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五輯

地理

七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七册目錄（總第127册）

遊記　紀行

平本定智 撰

日本歷代遷都考

寬文九年（一六六九）皇都（京都）刻本

據寛文九年（一六六九）

皇都（京都）刻本影印

日本遷都考

五帝三王不沿其都自周相攸于洛後世或都之者尚矣蓋夫以地利之宜其時宜其民乎我邦上古亦不沿其都然自桓武定都于平安城歷朝聯綿不動寶座彼洛者天下之中也我平安亦

國之中也可謂地利之宜且

以舊都既墟迹混禾黍星移物換其地經不可辨平本氏定智潜志讀書頗好

國史頃間纂抄歷史作日本遷都考間加私見詳記年數以備忽忘固便考證請余爲之跋於是遂書

寛文己酉秋八月日

十玉齋賀璋

日本歷代遷都考目錄

○和州　於和州遷都宮總計千一百四十[illegible]也。此中空位有十八年也。

橿原宮　於橿原建都宮七十九年。下皆傚此。

人王一代

神武天皇　居橿原宮七十六年外空位有二年也。

葛城高丘宮　三十四年

二代

綏靖天皇　三十三年

三代

安寧天皇　一年

片塩浮孔宮　三十八年

三代

安寧天皇　三十七年

四代

懿德天皇　一年

輕地曲峽宮　百三十一年

懿德天皇　三十四年空位有一年也。

八代

孝元天皇　五十四年居輕嶋境原宮。

十六代

應神天皇　四十三年外空位有二年。居輕嶋豐明宮。

掖上池心宮　八十四年

五代

孝昭天皇　八十三年

六代

孝安天皇　一年

室秋津嶋宮　百年

孝安天皇　百年

黑田廬戸宮　八十年

七代

孝靈天皇　七十七年

孝安帝百二年正月帝崩。同年十二月太子孝靈帝遷都於黑田。其故以孝安帝百二年施孝靈帝在位之中。如此下皆傚於茲。

八代

孝元天皇　三年

春日之地率川宮　六十二年

九代

開化天皇　六十年

十代

崇神天皇　二年

磯城瑞籬宮　百二年

崇神天皇　六十六年

十一代

垂仁天皇　一年

三十代

欽明天皇　三十二年居磯城嶋金刺宮。

三十一代

敏達天皇　二年居金刺宮。

纏向珠城宮　百五十五年

十一代

垂仁天皇　九十八年

十二代

景行天皇　五十七年

磐余若櫻宮　九十年

十五代 神功皇后 六十九年

十六代 履中天皇 六年

二十三代 清寧天皇 五年居甕栗宮

二十七代 繼體天皇 八年空位有二十年也居玉穂宮

三十二代 用明天皇 二年居池邊雙槻宮

遠飛鳥宮 四十一年飛鳥有二飛鳥共雖同地有遠近差別故分居次如左

二十代 允恭天皇 四十一年

石上穴穂宮 十三年

二十一代 安康天皇 三年

二十五代 仁賢天皇 十年居廣高宮

泊瀬朝倉宮 二十七年

二十二代 雄畧天皇 二十四年

二十六代 武烈天皇 九年至繼體居於列城京

二十七代 繼體天皇 四年

近飛鳥八鉤宮 三年

二十四代 顯宗天皇 三年

勾金橋宮 二年

二十八代 安閑天皇 二年

檜隈廬入野宮 四年

二十九代 宣化天皇 四年

譯語田幸玉宮 十年

三十代 敏達天皇 十年

倉梯宮 五年

三十二代 崇峻天皇 五年

小墾田宮 三十八年小墾田之中有豐浦宮是小墾田則豐浦同地異宮也

三十四代 推古天皇 三十七年雖古帝初十二年居豐浦宮後居小墾田宮

三十五代 舒明天皇 一年

飛鳥岡本宮 四十八年

舒明天皇 十二年

三十六代 皇極天皇 三年

三十八代 齊明天皇 六年

三十九代 天智天皇 五年

四十代 天武天皇 十五年淨御原宮

四十一代 持統天皇 七年

藤原宮 十六年

持統天皇 三年

四十二代 文武天皇 十一年
四十三代 元明天皇 二年
平城京 又曰奈良 六十八年
元明天皇 五年
四十四代 元正天皇 九年
四十五代 聖武天皇 二十年
四十六代 孝謙天皇 十年
四十七代 廢帝 五年
四十八代 稱德天皇 五年

四十九代 光仁天皇 十二年
五十代 桓武天皇 二年
○江州 七十一年
志賀高穴穗宮 七十年
十二代 景行天皇 三年
十三代 成務天皇 六十一年空位有一年也
十四代 仲哀天皇 一年
三十九代 天智天皇 五年 大津宮
保良京 一年

四十七代 廢帝 一年
○長州 八年
豐浦宮 八年
仲哀天皇 八年
仲哀帝二年遷居于豐浦宮同八年幸筑紫同九年崩于橿日宮殯豐浦宮
○攝州 九十九年
難波高津宮 九十八年
十七代 仁德天皇 八十七年
三十七代 孝德天皇 十年

四十五代 聖武天皇 一年
福原京 一年
八十二代 安德天皇 一年
○河州 六年
丹比柴籬宮 六年
反正天皇 六年
○城州 九百四年
筒城京 七年
二十七代 繼體天皇 七年

弟國京八年第 或作乙訓

繼體天皇 八年

相樂恭仁宮 四年

聖武天皇 四年

長岡京 十年

五十代 桓武天皇

平安城 八百七十五年

自桓武天皇延暦十三年至

今上皇帝寛文九年朝廷六十四代暦數

八百七十五年都平安城除治承四年

○土州 一年

三十八代 朝倉木丸殿 一年

齊明天皇 一年

○讚州

屋嶋城 三年

安德天皇 三年

南朝

○和州

吉野宮 五十七年

一代 後醍醐天皇 三年 北朝九十五代

二代 後村上院 三十年

三代 長慶院 五年

四代 熙成王 十九年 於北朝號後亀山院

歴代遷都紀年畧

○和州

二十三京暦數千二百四十年也

此中空位有八年也

○江州

二京七十一年 空位有一年

○長州

豊浦宮 八年

○攝州

二京九十九年

○河州

紫籬宮八年

○城州

五京九百四年

○土州

木丸殿一年

總計三十五京（除屋嶋吉野）

朝廷百十三代

暦數二千三百二十九年（自神武天皇元年至當今寛文九年）

○讃州屋嶋城

安德天皇

暦數二年

遷都考

○南朝

○和州吉野宮

朝廷四代

暦數五十七年

日本歴代遷都考

平本定智撰

和州橿原宮

神日本磐余彦天皇神武帝也諱彦火火出見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第四子也母曰玉依姫海童之小女也天皇生而明達意確如也年十五立為太子長而娶日向國吾田邑吾平津媛為妃生手研耳命及年四十五歳謂諸兄及子等曰昔我天神高皇産靈尊大日孁尊擧此豐

葦原瑞穗國而授我天祖彦火瓊瓊杵尊於是火瓊瓊杵尊闢天開披雲路駈山蹕以戻止是時運屬鴻荒時鍾草昧故蒙以養正治此西偏皇祖皇考乃神乃聖積慶重暉多歷年所自天祖降跡以逮于今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歳而遼邈之地猶未霑王澤遂使邑有君村有長各自分疆用相凌躒抑又聞於鹽土老翁曰東有美地青山四周其中亦有乘天磐船而飛降者余謂彼地必當足以恢弘天業光宅天下蓋六合之中心乎厥飛降者謂是饒速日歟何不就而都之乎諸皇子對曰理實灼然我亦恒以為念宜早行之是年也太歳甲寅冬十月丁巳朔辛酉天皇親師諸皇子舟師東征十有一月天皇至筑紫國崗水門十有二月至安藝國居于埃宮乙卯歳春三月徙入吉備國起行宮以居之是謂高嶋宮積三年間脩舟檝蓄兵食將欲以一擧而平天下也戊午年春二月皇師遂東方到難波之碕三月至河内國草香邑青

雲白肩之津夏四月皇師至大倭國與長髄彦戰於孔舎衛坂皇師不利五瀬命中流矢天皇憂之乃引軍還焉五月軍至茅渟山城水門進到于紀伊國竈山六月至名草邑則誅名草戸畔天皇獨與皇子手研耳命帥軍而進至熊野荒坂津因誅丹敷戸畔秋八月斬菟田縣魁帥兄猾冬十月擊八十梟帥於國見丘破斬之十有一月皇師攻兄磯城戰於黑坂擊破之斬其梟帥兄磯城等十有二月皇師遂擊長髄彦連戰

不能取勝。饒速日命。〔長髓彦妹夫也〕知天神殷懃唯天孫是與。且見夫長髓彦禀性愎佷。不可教以天人之際。乃殺之。帥其衆而歸順焉。己未年春二月。命諸將練士卒。是時有新城戸畔居勢祝猪祝者。各在三處。特其勇力。不肯來庭。天皇乃分遣偏師。皆誅之。又殺高尾張土蜘蛛。三月辛酉朔丁卯下令曰。自我東征。於茲六年矣。頼以皇天之威。凶徒就戮。雖邊土未清。餘妖尚梗。而中州之地。無復風塵。誠宜恢廓皇都。規摹大壯。而

今運屬屯蒙。民心朴素。巣棲穴住。習俗惟常。夫大人立制。義必隨時。苟有利民。何妨聖造。且當披拂山林。經營宮室。而恭臨寶位。以鎮元元。上則答乾靈授國之徳。下則弘皇孫養正之心。然後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爲宇。不亦可乎。觀夫畝傍山東南橿原地者。蓋國之墺區乎。可治之。庚辰詔有司。經始帝宅。天太玉命孫天富命。率手置帆負彦狹知二神之孫。以齊斧齊鉏。始採山材。構立正殿。所謂於畝傍之橿原。太立

宮柱於底磐之根。峻峙搏風於高天之原。而始馭天下之天皇。州創天基之日也。因皇孫命之瑞御殿造。供奉矣。故其裔忌部所居。今在紀伊國名草郡御本麁香二郷。〔其採材忌部所居。謂之御本。造殿忌部所居。謂之〕麁香。是其證也。辛酉年春正月庚辰朔。都橿原宮。摩即皇位。是歲爲天皇元年。

按神代。天孫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初天降日向襲之高千穗峯。爾來至彦火火出見尊鸕鷀艸葺不合尊三世。都於日州。鸕鷀艸子

神武天皇。出日向東征。後歴世都中州。

自神武天皇元年。至同七十九年。都橿原宮。〔神武七十六年崩。其後二年有空位。〕

和州葛城高丘宮

二代綏靖天皇元年庚辰春正月壬申朔己卯。神渟名川尊〔綏靖諱也〕即天皇位。都大和國葛城。是謂高丘宮。

自綏靖天皇元年。至安寧天皇元年。合三十四年。都高丘宮。

和州片鹽浮孔宮
二代安寧天皇二年甲寅遷都於大和國片塩是謂浮孔宮
自安寧天皇二年至懿德天皇元年合三十八年都浮孔宮

和州輕地曲峽宮
三代懿德天皇二年壬辰春正月甲戌朔戊寅遷都於大和國輕地是謂曲峽宮
自懿德天皇二年至同三十五年都

曲峽宮（懿德三十四年崩同三十五年空位也）

和州掖上池心宮
五代孝照天皇元年丙寅秋七月遷都於大和國掖上是謂池心宮
自孝照天皇元年至孝安天皇元年合八十四年都池心宮

和州室地秋津嶋宮
六代孝安天皇二年庚寅冬十月遷都於大和國室地是謂秋津嶋宮

自孝安天皇二年至同百二年都於秋津嶋宮

和州黒田廬戸宮
孝安天皇百二年庚午春正月天皇崩冬十二月癸亥朔丙寅皇太子（七代孝靈帝也）遷都於大和國黒田是謂廬戸宮
自孝安天皇百二年歷孝靈天皇至孝元帝二年合八十年都廬戸宮

和州輕地境原宮

八代孝元天皇四年庚寅春三月甲申朔甲午遷都於大和國輕地是謂境原宮
自孝元天皇四年至同五十七年都境原宮

和州春日之地率川宮
九代開化天皇元年甲申冬十月丙申朔戊申遷都於大和國春日之地是謂率川宮
自開化天皇元年至崇神天皇二年合六十二年都率川宮

和州磯城瑞籬宮

十代崇神天皇三年丙戌秋九月遷都於大和國磯城是曰瑞籬宮

自崇神天皇三年至垂仁天皇元年合六十七年都瑞籬宮

和州纒向珠城宮　景行帝改纒向日代宮

十一代垂仁天皇二年癸巳冬十月都大和國纒向是謂珠城宮

自垂仁天皇二年至景行天皇五十七年合百五十五年都珠城日代宮

江州志賀高穴穗宮　或作滋賀

十二代景行天皇五十八年戊辰春二月辛丑朔辛亥幸近江國居志賀三歳是謂高穴穗宮此以後成務仲哀相續居志賀

自景行天皇五十八年歷成務帝至仲哀天皇元年合六十五年都志賀

自神武天皇至景行天皇五十七年皇家十二代都和州景行天皇五十八年[illegible]都於江州志賀

長州豐浦宮

仲哀天皇二年癸酉秋九月興宮室於穴門而居之是謂穴門豐浦宮　穴門後改長門

豐浦宮雖爲行宮仲哀居之數歳仲哀崩御之後殯于豐浦宮神功皇后征三韓還[illegible]領群卿及百寮移于豐浦宮即收仲哀之喪由是觀之則難擬行宮乎故[illegible]備于[illegible]人列上州朝倉[illegible]

[illegible]考

和州磐余若櫻宮　或作稚櫻

十五代神功皇后三年癸未春正月都大和國磐余是謂若櫻宮[illegible]

[illegible]

自神功皇后元年至應神六十九年[illegible]於和州

和州輕島豐明宮

十六代應神天皇元年庚寅春正月丁亥朔皇太子應神帝也即天皇位。都大和國輕地。是謂豐明宮。

自應神天皇元年至同四十二年都豐明宮。在位有一年也。

攝州難波高津宮

十七代仁德天皇元年癸酉春正月己卯朔大鷦鷯尊即天皇位。都攝津國難波。是謂高津宮。

自仁德天皇元年至同八十七年都難波高津宮。

和州磐余稚櫻宮

十八代履中天皇元年庚子春二月壬午朔天皇即位。都大和國磐余稚櫻宮。

自履中天皇元年至同六年都稚櫻宮。

日本紀曰、履中天皇三年冬十一月丙寅朔辛未天皇泛兩枝船于磐余市磯池、與皇妃各分乘而遊宴。膳臣余磯獻酒。時櫻花落于御盞。天皇異之、則召物部長眞膽連詔之曰、是花也非時而來。其何處之花矣。汝自可求。於是長眞膽連獨尋花、獲于掖上室山而獻之。天皇歡其希有、即爲宮名。故謂磐余稚櫻宮。其此之縁也。

河州丹比柴籬宮

十九代反正天皇元年丙午冬十月都河内國丹比。是謂柴籬宮。

自反正天皇元年至同六年都柴籬宮。

和州遠飛鳥宮

二十代允恭天皇元年壬子天皇遷都於大和國遠飛鳥宮。

自允恭天皇元年至同四十一年

遠飛鳥宮。

和州石上穴穗宮

允恭天皇四十二年癸巳春正月天皇崩。同年十二月安康天皇即天皇位、遷都於大和國石上

日本歷代遷都考

上是謂穴穗宮。

自允恭天皇四十二年至安康天皇二年合三年都穴穗宮。

和州泊瀬朝倉宮

二十一代安康天皇三年丙申秋八月甲辰朔壬辰天皇爲眉輪王見殺。同年冬十一月壬子朔甲子（二十二代）雄略天皇命有司設壇於大和國泊瀬朝倉。即天皇位。遂定宮焉。

自安康天皇三年至雄略天皇二十二年合二十四年都朝倉宮。

和州磐余甕栗宮

二十三代清寧天皇元年庚申春正月戊戌朔壬子命有司設壇場於大和國磐余甕栗陟天皇位。遂定宮焉。

自清寧天皇元年至同五年都磐余甕栗宮。

和州近飛鳥八釣宮

二十四代顯宗天皇元年乙丑春正月天皇召公卿百僚於近飛鳥八釣宮。即天皇位。

自顯宗天皇元年至同三年都八釣宮。

和州石上廣高宮

二十五代仁賢天皇元年戊辰春正月辛巳朔乙酉皇太子（仁賢）於大和國石上廣高宮即天皇位。

自仁賢天皇元年至同十年都廣高宮。

和州泊瀬列城宮（泊瀬或作長谷）

仁賢天皇十一年戊寅秋八月天皇崩。同年十二月太子（二十六代武烈帝）命有司設壇場於大和國泊瀬列城。陟天皇位。遂定都焉。

自仁賢天皇十一年歷武烈至繼體天皇四年合十二年都列城宮。

山州筒城

二十七代繼體天皇五年辛卯冬十月遷都山背國筒城。

自繼體天皇五年至同十一年都山
城宮

山州弟國 或作乙訓

都山背國弟國

繼體天皇十二年戊戌春三月丙辰朔甲子遷

八年都弟國

和州磐余玉穗宮

繼體天皇二十年丙午秋九月丁酉朔己酉遷
都大和國磐余玉穗

自二十年至同二十七年都玉穗宮

空位有
二年也

和州句金椅宮

二十八代安閑天皇元年甲寅春正月遷都大
和國句金橋因以爲宮號也

二年都句金宮

和州檜隈廬入野宮

二十九代宣化天皇元年丙辰春正月遷都于檜
大和國檜隈廬入野因以爲宮號也

自宣化天皇元年至同四年都入野
宮

和州磯城嶋金刺宮

三十代欽明天皇元年庚申秋七月丙子朔己
丑[illegible]大和國磯城郡磯城嶋仍號爲磯城嶋
金刺宮

自欽明天皇元年至敏達天皇三年
合三十五年都金刺宮

和州譯語田幸玉宮

三十一代敏達天皇四年乙未是歲命卜者占
海部王家地與絲井王家地卜使襲吉遂營宮
於大和國譯語田是謂幸玉宮

自敏達天皇四年至同十四年都幸
玉宮

和州磐余池邊雙槻宮

敏達天皇十四年乙巳秋八月天皇崩九月甲
寅朔戊午用明天皇即天皇位舘大和國磐余
名[illegible]池邊雙槻宮

自敏達天皇十四年至用明天皇元年合二年都雙槻宮

和州倉梯宮

三十二代用明天皇二年丁未夏四月天皇崩秋八月癸卯朔甲辰炊屋姫命推古帝也與群臣勸進天皇崇峻帝也即天皇位是月宮大和國倉梯

自用明天皇二年至崇峻天皇四年合五年都倉梯宮

和州小墾田豊浦宮

三十三代崇峻天皇五年壬子冬十一月天皇為大臣馬子宿禰見殺十二月壬申朔己卯推古天皇即天皇位於豊浦宮推古天皇十一年冬十月己巳朔壬申遷于小墾田宮

推古帝初在豊浦宮十一年後居小墾田宮二十六年前後在都凡三十七年載在日本紀由是觀之則小墾田與豊浦其地異乎亦墾田在和州者明矣豊浦宮在何州乎想夫非宏門豊浦乎愚按舊事本紀曰大刀自連公小治田豊浦宮天皇御世為参政奉齋神宮然豊浦宮在小治田京之中乎古事紀曰豊御食炊屋比賣命推古坐小治田宮治天下[illegible]由是彌知豊浦宮小治田為同地異宮也神皇正統紀曰崇峻天皇崩癸丑歳推古天皇即位坐大倭國小墾田豊浦宮以在小墾田之地經故曰小墾田而不曰豊浦者乎日本紀曰朱鳥元年九月天武天皇崩十二月皇后持統帝也為天皇設無遮大會於五

寺大官[illegible]飛鳥川原飛鳥天武持統之皇居也故曰大官飛鳥也小[illegible]坂田寺夫齊明御宇災飛鳥板蓋宮[illegible]居飛鳥川原宮然則川原寺在飛鳥[illegible]豊浦寺在小墾田之中者乎故置川原寺[illegible]為寺之下豊浦寺於小墾田寺之下[illegible]舒明天皇紀曰山背大兄王居斑鳩[illegible]叔父大臣蘇我蝦蛦之病向京京者小墾田[illegible]也而居豊浦寺豊浦寺在小墾田之中則[illegible]浦宮亦[illegible]小墾田之中者無疑以小墾田[illegible]

之二宮并載於茲。

自崇峻天皇五年歷推古帝至舒明天皇元年合三十八年都小墾田豊浦宮。

和州飛鳥岡本宮 皇極帝又都飛鳥改號日飛鳥板蓋宮也。

三十五代舒明天皇二年庚寅冬十月壬辰朔癸卯天皇遷大和國飛鳥岡傍是謂岡本宮。三十六代皇極天皇元年天皇遷東宮南庭之權宮同二年月自權宮移幸飛鳥板蓋新宮或日皇極天皇元年十二月天皇移於小墾田宮。

自舒明天皇二年至皇極天皇三年合十五年都飛鳥宮。

攝州難波長柄豊崎宮

三十七代孝德天皇大化元年乙巳冬十二月乙未朔癸卯天皇遷都於攝津國難波長柄豊崎宮老人等相謂之日自春至夏鼠向難波遷都之兆矣。

自孝德天皇大化元年至同白雉五年合十年都豊崎宮。

和州飛鳥板蓋宮 附後飛鳥岡本宮

三十八代齊明天皇元年乙卯春正月壬申朔甲戌皇祖母尊 齊明帝也 重即天皇位於大和國飛鳥板蓋宮。是冬災飛鳥板蓋宮故遷居飛鳥川原宮。同二年於飛鳥岡本更定宮地起宮室天皇乃遷號日後飛鳥岡本宮。

板蓋岡本宮共以在飛鳥之中故并載於茲。

自齊明天皇元年至同六年都飛

宮。

土州朝倉木丸殿

齊明天皇七年辛酉五月天皇遷居朝倉橘廣庭宮。斮除朝倉社木而作宮。同七月帝崩于此。

世傳云天智天皇幸筑紫居豊前國上毛郡朝倉而作黒木屋於山中號木丸殿。置戍關故天智有木丸殿之歌後世見此歌入神樂歌此時天智爲皇太子

是以後傳云天智御宇居朝倉然釋日本紀引土佐風土記及神名帳曰土佐國土佐郡有朝倉社按倭名抄土佐國土佐郡有朝倉鄉而豊前國上毛郡無朝倉鄉今年正月齊明御船泊于伊豫則朝倉在土佐者無疑

和州飛鳥京

三十九代天智天皇在位十年之間後五年都飛鳥前五年在何州乎愚按日本紀曰齊明天皇七年秋七月天皇崩于土州朝倉宮八月皇太子（天智帝也）奉徙天皇喪至豫州長津宮冬十一月以天皇喪殯于飛鳥川原由是觀之則天智帝從齊明喪而至飛鳥京此後居於茲乎同天智紀曰天智天皇三年春正月有星殯京北是春地震五年之冬京都之鼠向近江移想失京者飛鳥乎天智還齊明之舊京故不曰地名者乎同六年三月遷都于近江是時天下百姓不願遷都諷諫者多矣八月皇太子（天智帝也）幸倭京同

年即天皇位然則倭京飛鳥乎初五年在飛鳥京而後五年居滋賀無疑乎具眼之人有所考則爲幸也

自天智天皇元年至同五年都飛鳥京

江州滋賀大津宮

天智天皇六年丁卯春三月辛酉朔己卯遷都於近江國志賀大津宮

自天智天皇六年至同十年都滋賀

和州飛鳥淨御原宮

四十代天武天皇白鳳元年壬申秋九月己丑丙申車駕還宿伊勢桑名丁酉宿鈴鹿戊戌宿阿閉己亥宿名張庚子詣于倭京而御嶋宮癸卯自嶋宮移岡本宮是歲營宮室於岡本宮南即冬遷以居焉是謂飛鳥淨御原宮

自白鳳元年至持統天皇七年合二十二年都淨御原宮

和州藤原京

四十一代持統天皇八年甲午十二月庚戌朔乙卯遷居大和國藤原

自持統天皇八年歷文武帝至元明天皇和銅二年合十六年都藤原宮

和州平城

四十三代元明天皇和銅三年庚戌三月辛酉遷都于大和國平城（平城者奈良也）

自元明天皇和銅三年歷元正帝至聖武天皇天平十二年合三十年都

平城

山州相樂恭仁宮

四十五代聖武皇帝天平十二年庚辰冬十二月癸丑朔戊午使右大臣橘宿禰諸兄經略山背國相樂郡恭仁鄉以擬遷都故也丁卯皇帝幸恭仁宮始作京都同十三年春正月皇帝遣使於伊勢太神宮及七道諸社奉幣以告遷新京之狀也

至同十五年都恭仁宮

攝州難波京

天平十六年甲申閏正月乙丑朔聖武皇帝喚會百官於朝堂問曰恭仁難波二京何定爲都各言其志於是陳恭仁宮便宜者五位已上二十四人六位已下百五十七人陳難波京便宜者五位已上二十三人六位已下一百三十人戊辰遣從三位巨勢朝臣奈氏麻呂從四位上藤原朝臣仲麻呂就市問定京之事市人皆願以恭仁宮爲都但有願難波者一人願平城

者一人癸酉更仰京職令諸寺百姓皆作舍宅乙亥皇帝行幸難波宮二月乙未遣少納言茨田王于恭仁宮取驛鈴內外印又遣諸司及朝集使等於難波宮甲寅運恭仁宮高御座并大楯[illegible]宮又遣使取水路運漕兵庫器仗乙卯[illegible]宮百姓情願遷難波宮者恣聽之庚申左大臣橘宿禰諸兄宣勅曰今以難波宮定爲皇都宜知此狀京戶百姓任意往來

自天平十六年正月至同十七年

月都難波。

和州平城京

聖武皇帝天平十七年乙酉五月戊午朔己未太政官召諸司官人等問以何處爲京皆言可都平城辛酉請集四大寺衆僧問以何處爲京僉曰可以平城爲都癸亥車駕到恭仁京泉橋戊辰行幸平城以中宮院爲御在所舊皇后宮爲宮寺也諸司百官各歸本曹聖武帝此十年中遷都宮數焉然不廢請都遊於恭仁難波平城之際不爲不多焉。

自天平十七年歷孝謙帝至廢帝天平寶字四年合十六年居平城京。

江州保良京

四十七代廢帝　大平寶字五年辛丑遷都於近江國保良冬十月壬子船王成親王諸王及公卿等賜稻各有差是以遷都保良也甲子帝行幸保良宮。

和州奈良京

孝謙帝天平寶字六年壬寅五月辛丑高野天皇孝謙帝別稱也與帝廢帝有隙於是車駕還平城宮帝御中宮院高野天皇御于法華寺此以後都平城宮。

自天平寶字六年歷四十八代稱德帝四十九代光仁天皇至桓武天皇延曆二年合二十二年都奈良

山州長岡京

五十代桓武天皇延曆三年甲子五月辛□朔丙戌勅遣中納言正三位藤原朝臣小黒麻呂從三位藤原朝臣種繼左大辨從三位佐伯宿禰今毛人等於山背國相乙訓郡長岡村之地爲遷都也六月己酉以種繼今毛人等爲造長岡宮使六位官八人於是經始都城營作宮殿壬子遣參議近衛中將正四位紀朝臣船守於加茂大神社奉幣以告遷都之由蓋此神以爲山州地主故也壬戌有勅爲造新京之宅以諸國正稅六十八萬束賜右大臣以下參議已上及內親王夫人尚侍等各有差丁卯百姓私宅入新京宮内五十七町當國正稅四萬三千餘

[illegible]其三年十一月戊戌朔甲子。天皇自奈良京

移幸長岡宮。此時皇后中宮有事故而留平城。

經日而到長岡。十二月詔賜造宮有勞者爵。文

忌寸[illegible]進役夫國今年田租。

自延暦三年至同十、十二年。都長岡宮。

城州平安城 桓武帝改山背爲山城

桓武天皇延暦十二年癸酉春正月遣大納言

藤原小黒麻呂左大辨紀古佐美及僧賢璟等

相山城州葛野郡宇多村新城之地。復奏曰見此

地[illegible]青龍右白虎[illegible]玄武[illegible]福處。

之[illegible]也。最足定帝都焉。同年。遷徙於加茂明神

及太神宮。帝光仁帝山陵。告遷都之由。六月命諸

國作宮門。九月遣菅野真道藤原葛野麻呂於

新京。分宅百官宅地。十三年冬十一月二十一

日。天皇自長岡移新京。謂之平安城。[illegible]山背州

諸蕃多建都宮。未有皆爲故。帝詔群臣商造八

尺之土偶人。令冑帶鐵弓矢。埋之于東山之下。

面西而矣。爲使其守護此京。故號曰將軍塚。

之。此京若[illegible]異變。必[illegible]於他州。國家[illegible]軍冢必鳴動

自桓武天皇延暦十三年。至高倉天

皇治承三年。朝廷三十一代。歷數三

百八十六年。都平安城。

攝州福原京

八十代高倉天皇治承四年庚子夏六月二日。

平相國清盛奉幼主帝。[illegible]遷都於攝州兵庫福

原。

城州平安城

[illegible]十一月二十三日。安徳帝[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訴[illegible]新舊二京[illegible]

[illegible]海歟[illegible]。公卿議及此。

自安德天皇養和元年。至

今上皇帝寛文九年。朝廷二十[illegible]

歷數四百八十九年。[illegible]

都平安城。凡八百七十[illegible]

年。

讃州屋島城

壽永二年癸卯秋九月安德天皇及平氏一族遷居讃岐國屋嶋城。先是平宗盛等爲木曾義仲被襲、奉安德帝出奔京師、遁赴筑前州太宰府、而後自豊前國柳浦乘舟赴讃州屋嶋城。阿波民部重能奉迎之、造内裡遂居於此。文治元年二月源義經赴讃岐國、攻落屋嶋城。安德帝幷宗盛等出内裡赴海、於是燒内裡。三月義經渡長州壇浦、攻平家、平氏遂敗。安德帝沉海、宗盛及清宗就虜、神璽所返納帝都。

自壽永二年九月至文治元年合二年居屋嶋。

南朝

延元元年丙子十二月後醍醐天皇逃出花山院、潜幸于和州吉野。楠正行等奉警衛之。先是天皇在叡山時、爲足利尊氏被欺而還幸于京師、蟄居于花山院。今月依刑部大輔景繁密策遷幸于此、以號南朝。天皇崩御之後、皇子後村上・長慶院・熙成王相續居吉野。元中九年（北朝明德三年）閏十月熙成王與北朝後小松帝及源義滿和睦、而還幸于京師、住于嵯峨、世稱小倉殿。諡號後龜山院。其後吉野遺族等奉南朝皇胤猶在吉野。後花園院長祿二年七月赤松族間嶋氏詐仕南帝、遂弑之、歸於京師。於是南帝皇胤祀焉。

自後醍醐天皇延元元年十二月至熙成王元中九年閏十月合五十七年居於吉野宮。

皇都書舗　上坂勘兵衛

藤原成烈 纂

詩仙堂志

寛政九年（一七九七）刻本

據寬政九年（一七九七）刻本影印

詩仙堂志序

夫顓考妣舍肉以感悟莊
則實祇孝也而反其接輿以
走矜發狐疑先登則何其勇
也吾徵士石川丈山其有侶於

浪速之役挺身挑戰銳氣勃々
不可侵犯則赳々武夫也既而
高蹈塵外揚確墳典與藤惺
窩林道春釋元政及明人陳元
贇等吟風弄月優游終身則

何多文也易曰謂君子豹變
其是之謂乎其遺跡在日枝
山麓堂曰詩僊樓曰嘯月其
地幽而兼有崖嶺茂林清溪
脩竹勝景凡十二記及詩悉矣

其所愛翫書画文物等歸
然並存四方好事者無不願
寓目焉江府藤原氏成烈往
歲京城祇役之暇圖之寫之輯
以為四巻披而觀之恍然如親

遊其堂也則徵士風流餘韻
可使懦夫立志也可使貪夫
廉也是其所以編輯之意歟
寛政庚戌孟夏既望
文章博士菅原爲德撰

詩僊堂志序

詩僊堂者石川翁丈山之隱居也丈山初
名重之仕為
神祖侍臣身長九尺膂力絶人大坂之役
單騎奪門橫貫敵城提二甲首而出氣蓋
前列既以犯軍令其功不錄遂以見黜乃
飄然遠引就洛東山作此堂以居焉選漢

魏至唐宋詩人三十有六人詩扁列楣間
日唫哦其下以自樂類不復知世所謂榮
辱者果為何物焉
後水尾帝聞而高之欲徵見之翁上和歌一
首以誓不渡鴨河辭焉
帝亦嘉嘆不強嗚呼以翁才武際於草昧風
雲使少貶其志則萬石之封未為難也今

一蹶乃棄而不顧使聞者灑然有脫塵之
懷又嘗戒子姪曰忠義所在上意有所不
顧亦足以見其志節矣可以廉頑興惰焉
翁既沒所謂詩仙之堂其門人安宅者繼
而守之後又僧住者二世今則尼姑燈宗
居焉中間守僧不謹遺物頗散亡隨又討
還粗如原數云以享保中

靈元院上皇嘗一臨幸遂列為洛東名勝焉
邦彥不肖景慕遺範非一日嘗閑放在京
月必一率生徒而詣焉嘯咏升降於月樓
梅關間誦其詩讀其書撫其遺琴斂扇拂
所謂六物者慨然永懷因顧而視尼姑乃
孤貧單薄將不任奉守焉惧賢者遺蹤或
終飈散為之顧戀徘徊泫然泣下後奉

幕檄而東毎煙朝月夕未嘗不往来於懐也幕僚有三橋君子弘者風流人也其志操有羿翁韻度入衛二條城亦嘗一遊賞摸取其手澤遺物成志四巻来索余言夫物成毀聚散盖皆有數焉雖以萬乘之力而有不能必之百數載之後者况此落莫者安能保異日必如今日哉今頼此志而

翁之流風餘韻将不墜于天地之間則可以少安余前日之懼也無其㬪索固将相助張之獨老病相仍公事紛集因循七年子弘沒其嗣子音能續父志欲梓以公之以工既成見促乃撥百冗以言此子弘諱成烈蕭然恬退博學善和歌子音名成芳剛直保保幕僚之望也三橋君父子其慶

身事國所得於翁者多矣宜哉於翁之事眷眷也彦之尸素于此既不能謇諤益國又不能高蹈自適苟然日又一日是又所以自慨也

寛政九年七月　征夷府侍問儒員栗邦彦撰

一乗寺村乃詩仙堂はいにしへ
丈山の古跡なり或日これにまかりて
寛文乃むかしを今に見るがごとく九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

うぶをつくりぬ竹の戸の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舊跡

明和七年仲春

滕孚

凡例

一堂中所藏三十六仙詩像原有二樣詩仙圖像四大字并序文摸藏于篋中者詩與畫像摸掲于堂上者使其互見不必複出

一扁榜及六物諸器圖略具梗槩既能旋三字字畫長大以九宮法爲縮凡堂中所有當世名流與後人題詠亦悉録取隻字弗遺毫髪不差盖欲使覧是志者如親造其堂目擊文采風流焉而已

一先生墓誌銘直打其石然碑文剥落字畫難整覧者識旃

天明八年戊申季春　藤原成烈誌

詩仙堂志　起集目録

墅逸丈山壽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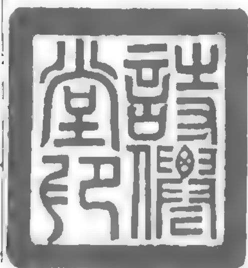
研意隱几緇褐烏巾
黙上齊貌昭上精神
交游造物涵養道真
八秩復虔三陽逸民
逸民謂誰六六山人
自書

詩

僊

圖

說



詩僊圖像序

余甫自十六七歲奉事
東照大神君不幾不久于狀見于
京城于關左于駿府
旌麾所移
乘輿所至無一處不扈從也矣
元龢乙卯秀賴叛於大坂
大神君自將而征焉臨攻戰囮竊
出　營中挺身前喻而交鎗被

創搏擊獲首自爾之後不出仕
矣所以冒軍令也大丈夫忘貪
首級之小功爲只爲立志所復
爾耳當時終身將隱母老家貧
不優色養屢爲朋舊所縱臾肩
游西州差肩陪臣者若干年也
是匪予情棠偏爲親屈也先妣
終死年決然旋洛師也寬永十
八年春適來此地誅茅葺宇爲
終焉之謀矣於是撰中華五詩

者三十六人左肖於蘇武尾於
陳太非右肖於陶潛尾於曾吉
文圖諸方版題詧絶其互排列
於壁間扁名詩仙堂事見其記
中首後東武羅山亦狃余之一
舉摹寫詩僊首為小詩以記其
側其餘復有武僊儒仙祖僊道
僊女僊等已數條是皆效吾之
曠者也此圖臻若丰貌體勢衣
冠紳笏者㝡由漢訖宋歷代古

匣三才圖會及職官志輿服志
文獻通考杜氏通典玉海稗編
等諸書以蔵事焉夫弗見於古
圖者辨驗其傳記搜索其履歷
間亦加意領而補其後察焉三
品以至九品之間服色紛采不
易論定或紫袍緋袍或緑衫青
衫或金帶鉅帶或象笏木笏各
有等差不踰矩矣不當其位不
應其官則一色一彩妄不施設

務蘽更互至三卯回汔可判丰小影已成雖然家史皆秖筆之比所寫與某氚禈氣骨者蓋尠庶幾好事後人綜核群籍所規模制度有攸賥於本品者幸潤色之

萬治己亥仲春辛丑六六山人文山書于凹凸窠

黄庭堅

次韻楊明叔
虚似同安守蹇足
信所便身中無水
鏡敢當吏部銓痕
此虛名在未脱世
糾纏夢似白鷗否
江南水如天

歐陽修

寄田元均
由來邊將用儒臣
坐以威名撫漢軍萬馬不
嘶聽號令諸蕃無事著耕
耘夢回夜帳聞羌笛詩就
高樓對隴雲莫忘鎮陽遺
愛在北潭桃李正氤氳

金山寺

吳客獨來後楚橈
歸夕曛山形無地
接寺界與波分巢
鶻寧窺物馴鷗自
作群老僧忘歲月
石上看江雲

梅堯臣

壽堂

湖外青山對結廬
墳前修竹亦蕭踈
茂陵他日求遺藁
猶喜家無封禪書

林逋

楚辭體

有人兮山陘雲
卷兮霞纓秉芳
兮欲寄路漫兮難
征心惆悵兮狐疑
蹇獨立兮忠貞

早行

垂鞭信馬行數里未
雞鳴林下帶殘夢葉
飛時忽驚霜凝孤鴈
迴月曉遠山橫僮僕
休辭險何時世路平

雁門太守行

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燕脂凝夜紫半捲紅旗臨易水霜重鼓聲寒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

玄都觀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韓愈

拘幽操

目揜揜兮其凝其盲耳肅
肅兮聽不聞聲朝不見日
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
無知兮爲死爲生嗚呼臣
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韋應物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
中客澗底束荊薪歸
來煮白石欲持一瓢
酒遠慰風雨夕落葉
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山中流泉

山中有流水　借問不知名　映地為天色　飛空作雨聲　轉來深澗滿　分出小池平　恬澹無人見　年年長自清

重陽

節物驚心兩鬢華　東籬空繞未開花　百年將半仕三已　五畝就荒天一涯　豈有白衣來剝啄　一從烏帽自欹斜　真成獨坐空搔首　門柳蕭蕭噪暮鴉

王維

終南別業

中歳頗好道晩家南山陲興來毎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値林叟談笑無還期

李白

古風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杜審言

終南山應制

北斗掛城邊南山倚
殿前雲標金闕迥樹
杪玉堂懸半嶺通佳
氣中峰繞瑞煙小臣
持獻壽長此戴堯天

謝靈運

登池上樓

初景革緒風
新陽改故陰
池塘生春草
園柳變鳴禽
祁祁傷豳歌

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
離群難處心
持操豈獨古
無悶徵在今

蘇武

別昆弟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

陶潛

雜詩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學劉公幹體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
龍山集君瑶臺裏飛
舞兩楹前茲辰自爲
美當避豔陽年豔陽
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感遇

聖人不利己
憂濟在元元
黃屋非堯心
瑶臺安可論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杜甫

歲暮歸南山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牕虛

孟浩

題虢州西樓

錯料一生事蹉跎今白頭
縱橫皆失計妻子也堪羞
明主雖然棄丹心亦未休
愁來無去處祗上郡西樓

岑參

長信宮

金井梧桐秋葉黄
珠簾不捲夜來霜
熏籠玉枕無顏色
卧聽南宮清漏長

王昌齡

海鹽官舍早春

小邑滄洲吏新年白
首翁一官如遠客萬
事極飄蓬柳色孤城
裏鶯聲細雨中羈心
早已亂何事更春風

劉長卿

漁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
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
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
綠迴看天際下中流
巖上無心雲相逐

柳宗元

王昭君

漢使却回憑寄語
黃金何日贖蛾眉
君王若問妾顏色
莫道不如宮裏時

人日立春

春度春歸無限春今
朝方始覺成人從今
克己應猶及顏與
梅花俱自新

井絡

井絡兲彭一掌中漫誇兲
設劍爲峰陳圖東聚煙江
口邊折西懸雪嶺松堪歎
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
真龍將來爲報姦雄輩
莫向金牛訪舊蹤

李商隱

宿東林寺

兲寒猛虎嘯巖亢
林下無人空有月
千年像教今不聞
焚香獨爲鬼神說

虛徹

首尾吟

堯夫非是愛吟詩雖老精神未耗時水竹清閑先據了鶯花富貴又兼之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被這許多閑捧擁堯夫非是愛吟詩

中秋松江對月

月晃長江上下同畫橋橫絕冷光中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沉沉臥綵虹佛氏解爲銀世界僊家多住玉華宮地雄景勝言難盡但欲追隨乘曉風

雪後

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叉

蘇軾

妾薄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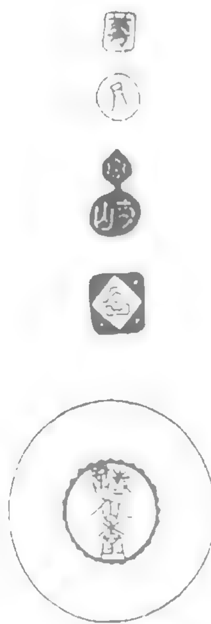
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陳師道

鄭簡道餉酒

煙雨昏昏二月梅全家避寇
寄城隈欲尋碧落侍郎去遂
沐青州從事來令我妻孥爭
洗盞楹谷佰仲正傳杯安能
鬱鬱久居此且傍
茶山松逕回

萬治二年
之日標軸了
丈山老人



詩仙堂志　兼集目錄

限山谷氏

凹凸窠十二景詩并序

台嶽坤隅有叢村謂之一乘寺南接白川北枕赤山無數里同里閑矣辛巳之春游獵此叢相攸斯地鋤钁株林草創茆屋帖石砥崖逕蒼蓺竹而吳帶曹衣於自西漢至南宋傳於詩者之最三十六人勝警拔乎像上環

列屋壁顔曰詩僊堂事見於記中至若伯鸞抑慕漢世之高士表聖亞圖唐舉之逸必或征頌言娛或爲文見志各適然其隱樂也非敢所以欲蹈襲二子之高躅以髣象邁軸春丘壑之情冊青之設兩峰決於方寸之間

餘二十年所親舊亦知也堂構已成爰袖詩來賀者卷中有凹凸之語怪問焉客曰幸昭合谷譚張睿父所著之典故也其虛諸予仍自起就架取書繙閱則鼎屈引楊慎所著畫記曰張僧繇畫一乘寺壁望如凹凸近視則平名曰凹凸花俗呼一乘寺爲凹凸寺又按李昉等所撰之御覽載建康實錄一乘寺凹凸花詳矣臻此道爾抵掌曰烏虖洵有是哉惟非中域有一乘耳吾名之與繪事三者備矣其儀不成蓋如剖符乎支曰俞意者

嶽神召我以移坐編地爲殺乾坤之靈兆發於前期得之自然鄉抑亦精誠感通祐於幽貞歟非歟匪亮之況施其孰能與此此可謂希並之奇遇也嘉祥也數之言妙雖思神莫測契於心兮焉燧於壞懷村呉璘於殺金坪其揆一也豈不懿哉溪坐不換王侯不侈之謂也磐敦汎濫潛虞沖素瞬息百年招搖兮遺世翫道卽爲終焉兮茲此樂不渝而迺坐名六六窠號凹凸六六準蒲詩僊之數而廬鴻所隱千子之所詠之處也凹凸追遜

遐蹟之名而揚慎之所稱崇脩之所用之者也是皆撲匪佳號也哉客曰唯唯自是之後攜擴十二之景致登來品題於林才翁及二難潤色六六山之雲莊春章凹凸窠之風物才翁謂若使樂山者靜且壽想弁詩々千歲陟降堂庭者共此樂耶於是四亦更謡巴燿并叙其尾端

寛永二十禩甲申抄春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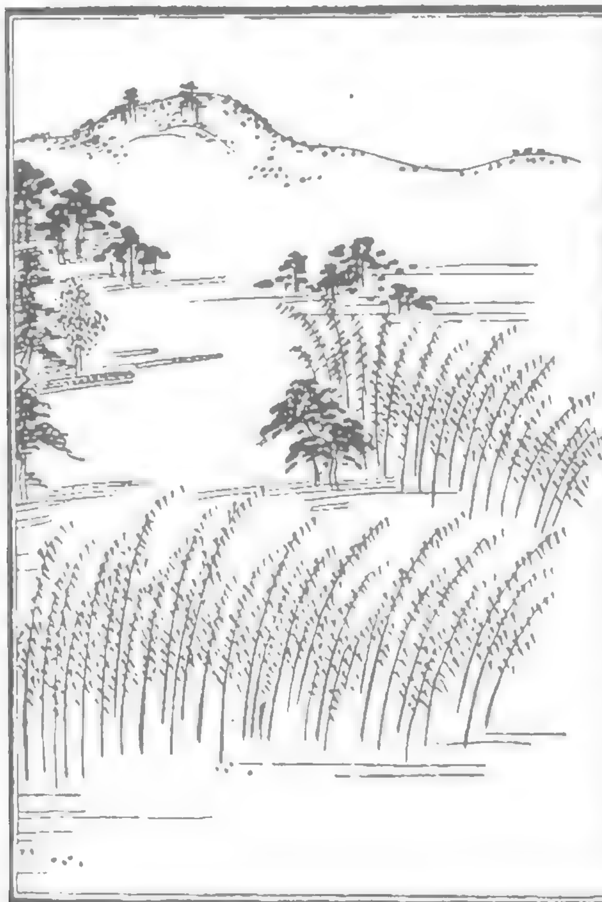
三陽之隱士石川丈山操觚於東溪詩仙堂

滿蹊櫻花

蒲蹊皆白櫻　想見杜陵情
細玉垂枝密　飛鱗轉地輕
揷雲挺林盤　綴雪映第衡
艷冠花無數　就中獨擅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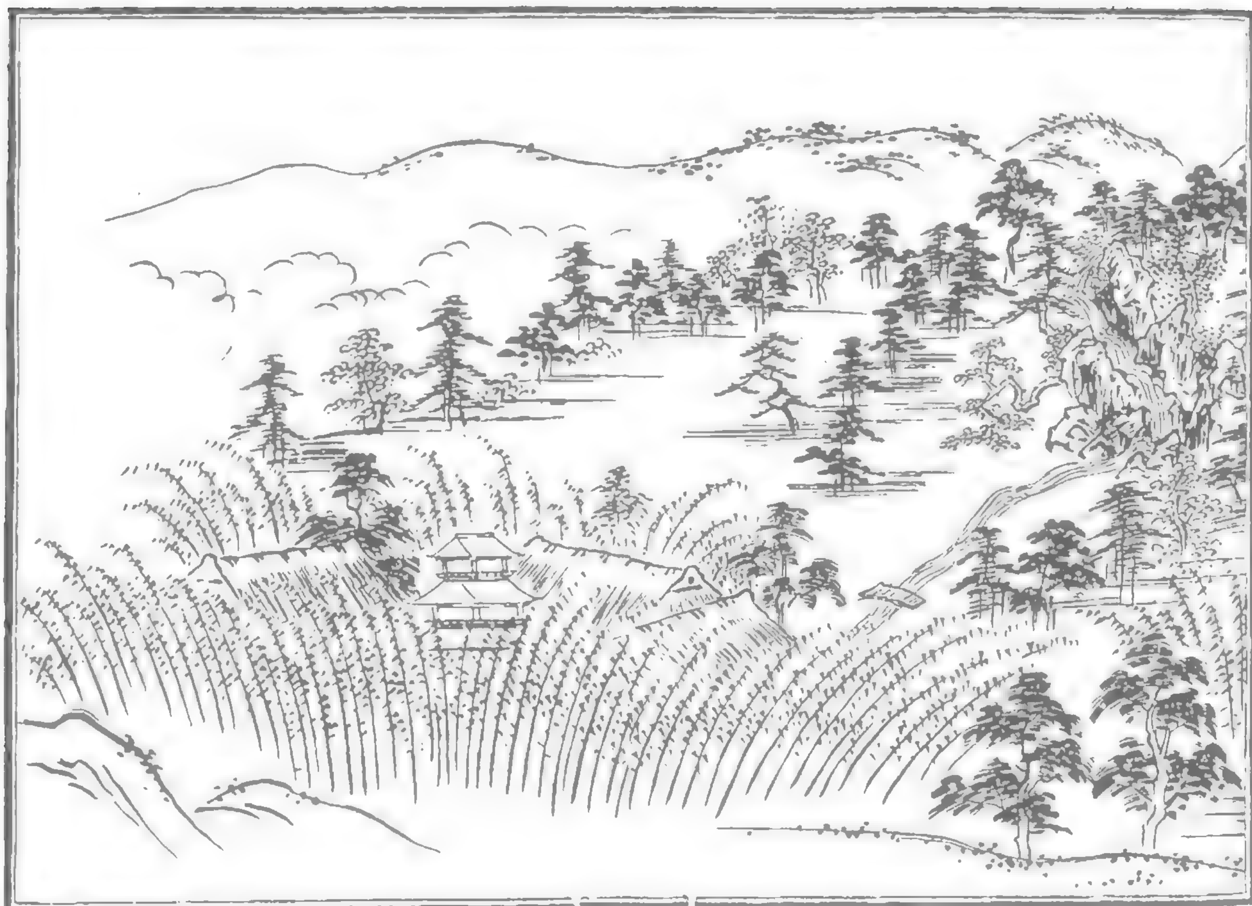
鄰村犁雨

把犁隴畝春膏雨徧宜民
注地生群物隨風濕廣輪
鷺鷥飛洗翅蓑笠涴藏身
既胥沐成望敢娛忘苦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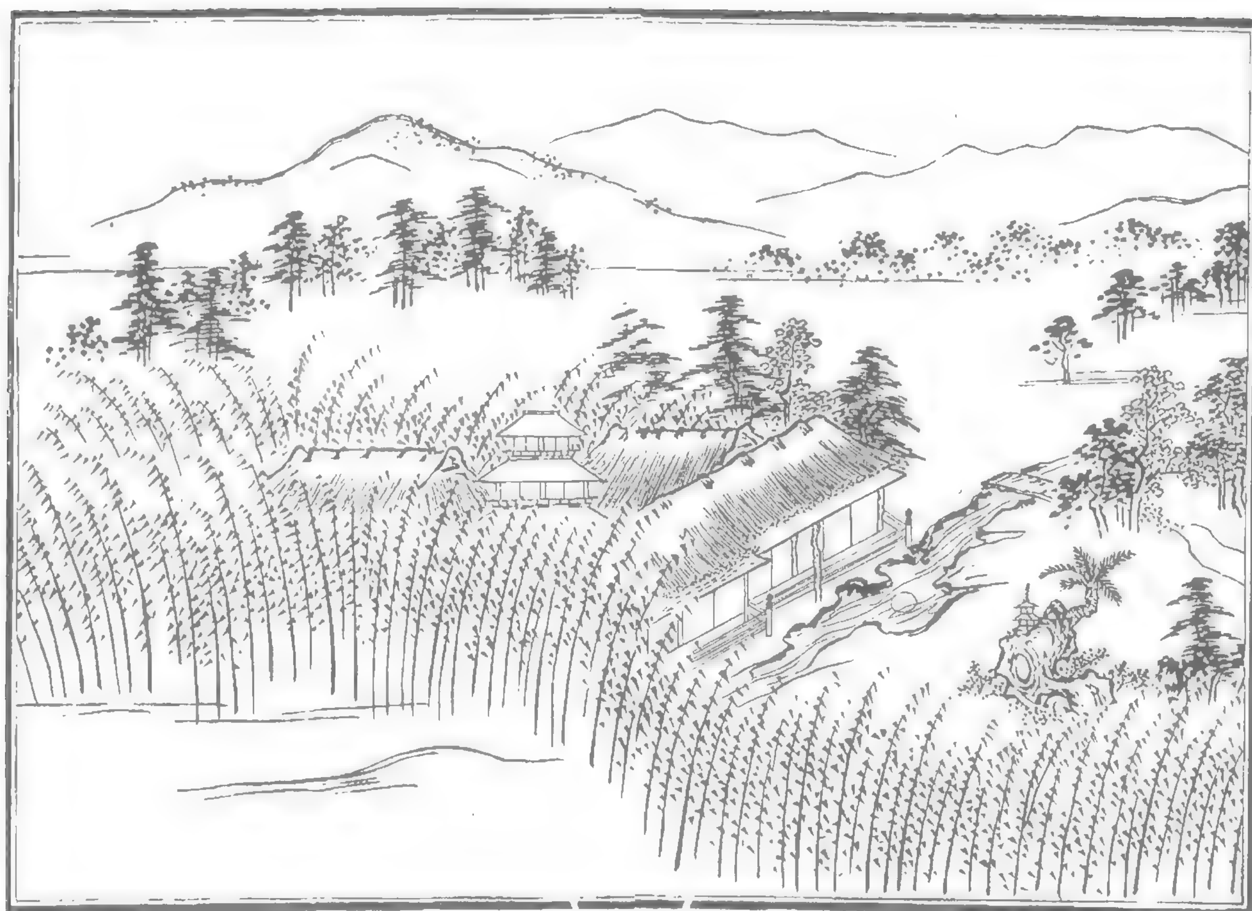
巖牆瀑泉

巖瀑韻嵌軒　泠然爽耳根
帯雲添四爽　濕溜泠乾坤
后出明珠碎　風来縞練翻
許瓢今尚在　養拙不翕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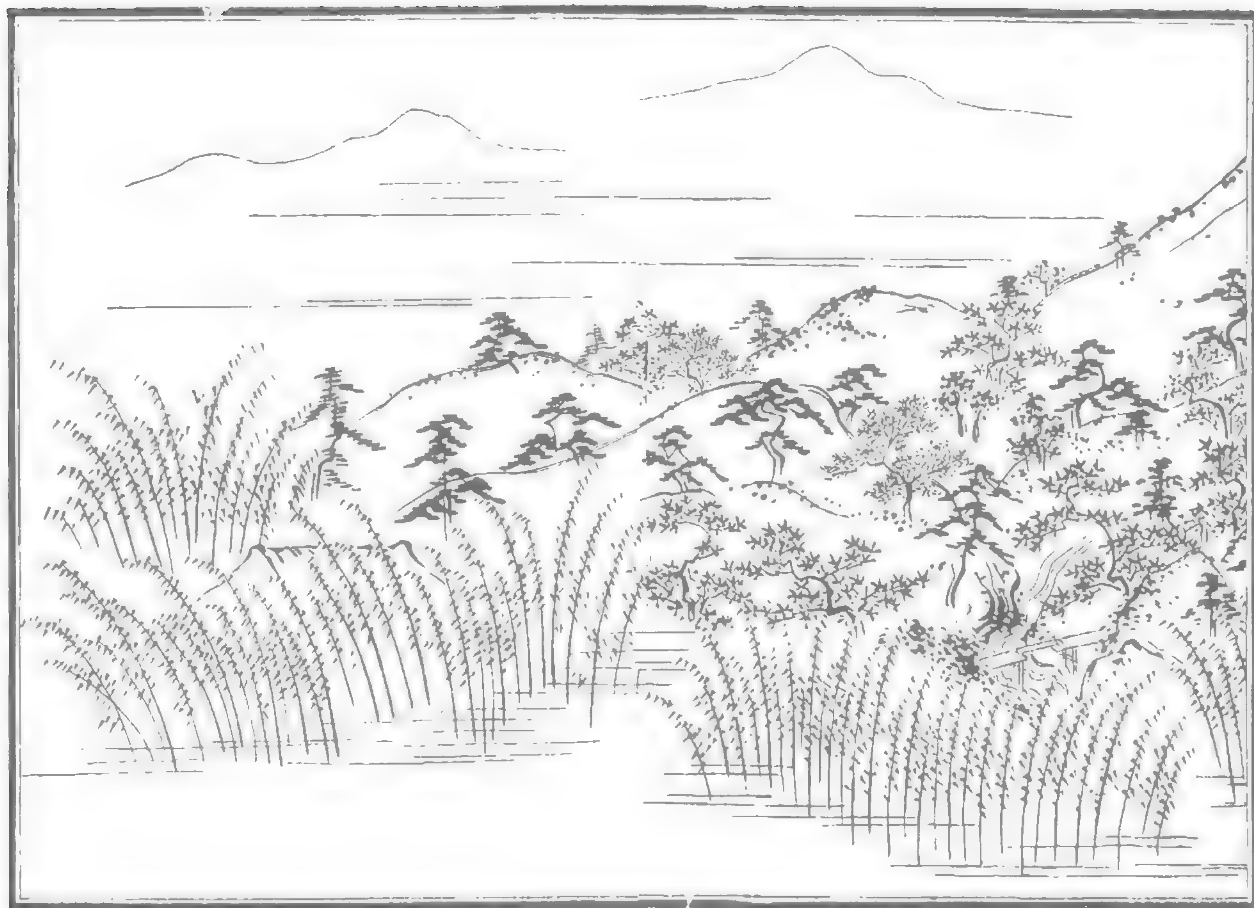
砌池印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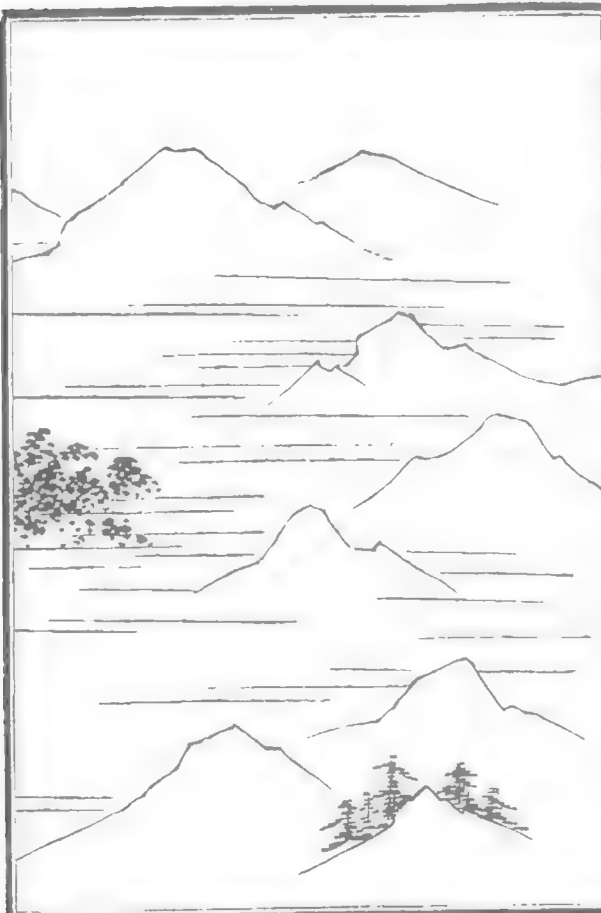
小池蘋小樓涼夜音悠悠
水浴开明月露御一色秌
玉毬飛碧漢盒蓋泛清流
影吐江湖景凭欄疑在舟



溪邊紅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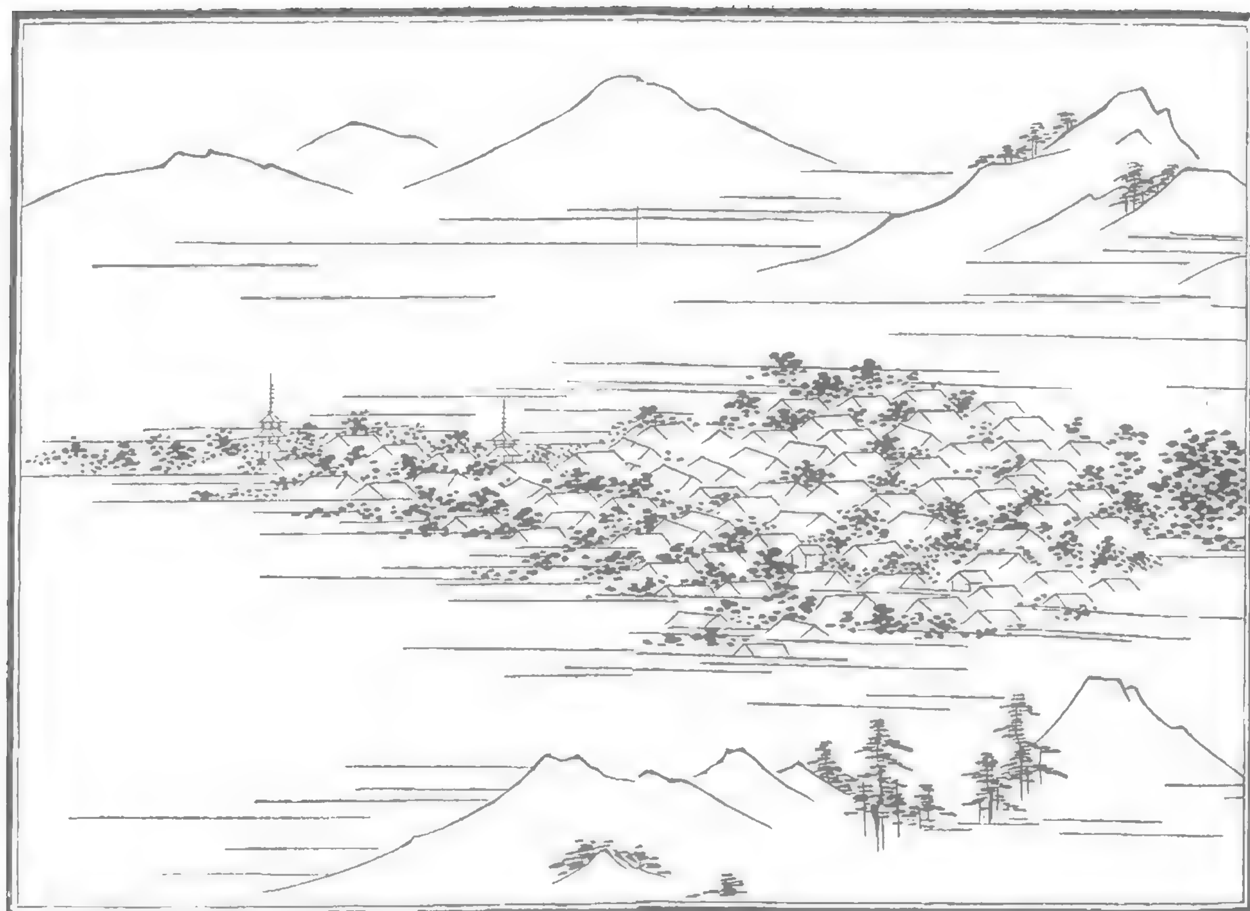
溪間靈籟起楓葉欻辭枝
高樹姝容早密林霜氣遲
寒山淋地血染水豔烟脂
非但粧苔逕飄零爲雨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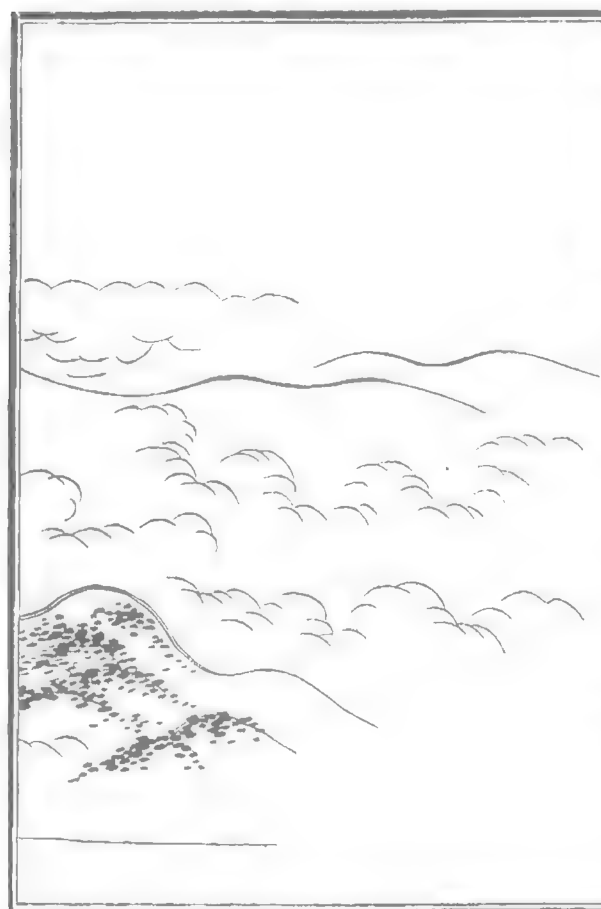




比山高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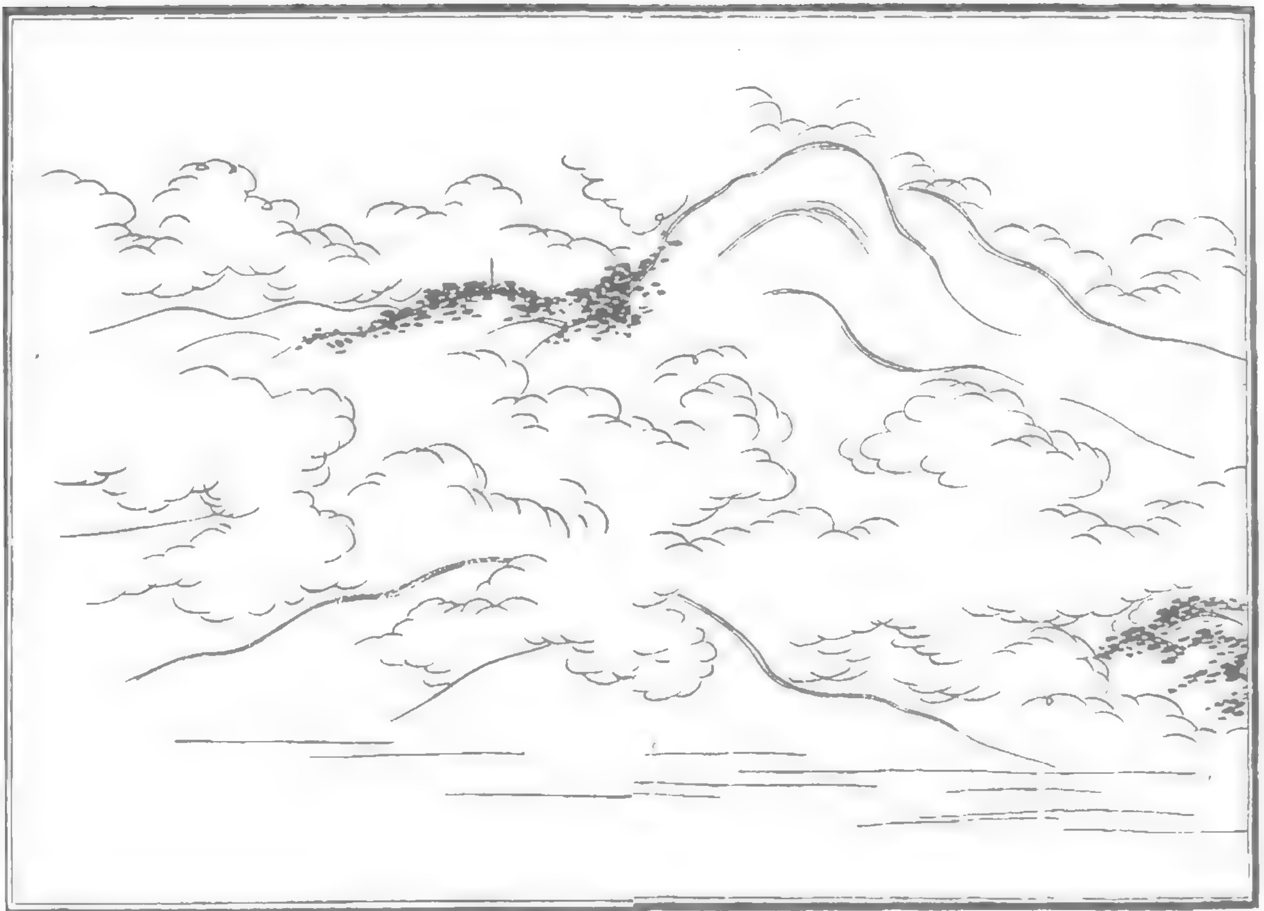
山雪高埋没晴望寒徹骨
圍郡衆罍連衡亢接羅屹
帝力移玉京鰲背擎銀闕
詩思不外求地爐對搰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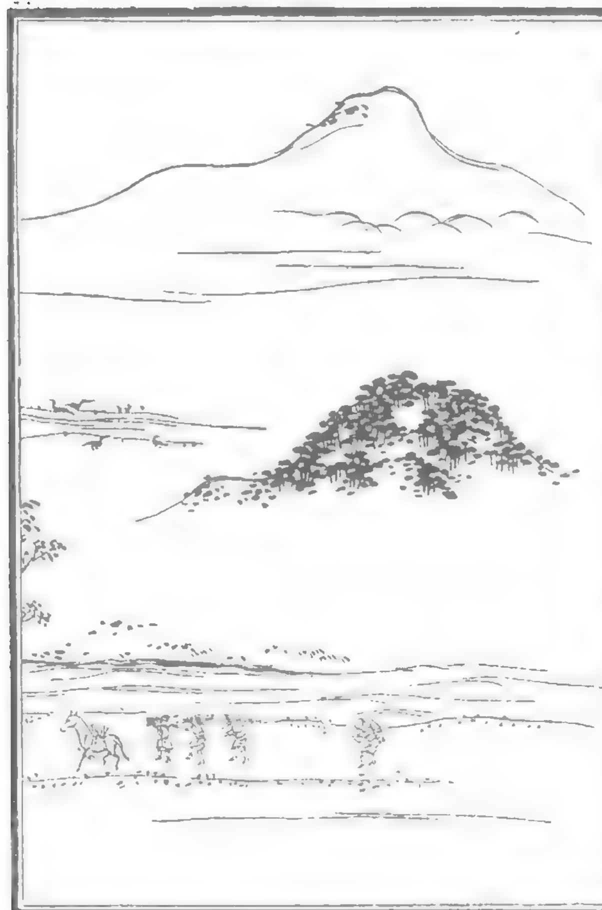




台嶠閑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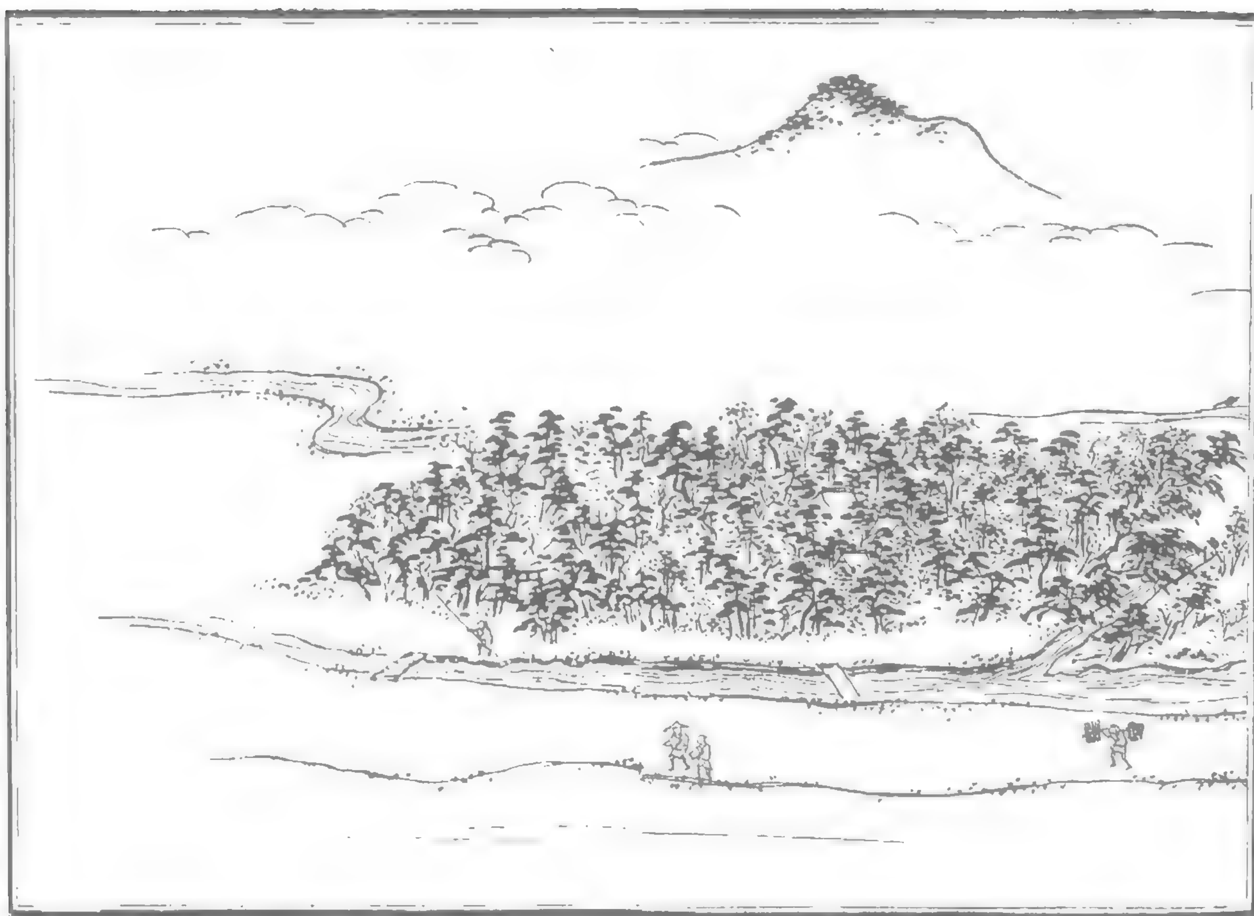
丛標孫綽賦寺據最澄基
觸石羊毛疊擁峰鵬翼垂
油油容未變曳曳意猶遲
潤氣絕凝礎晩來與雨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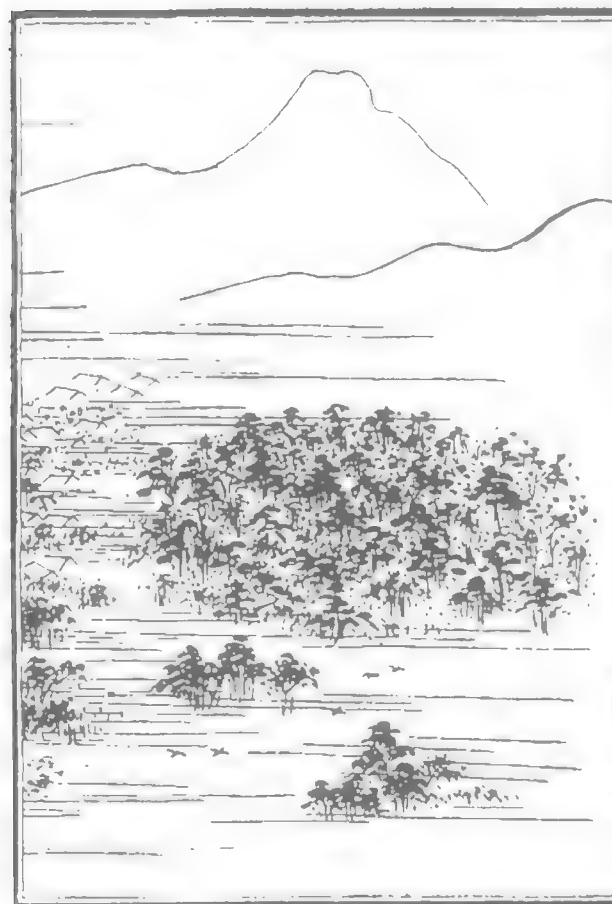
鴨河長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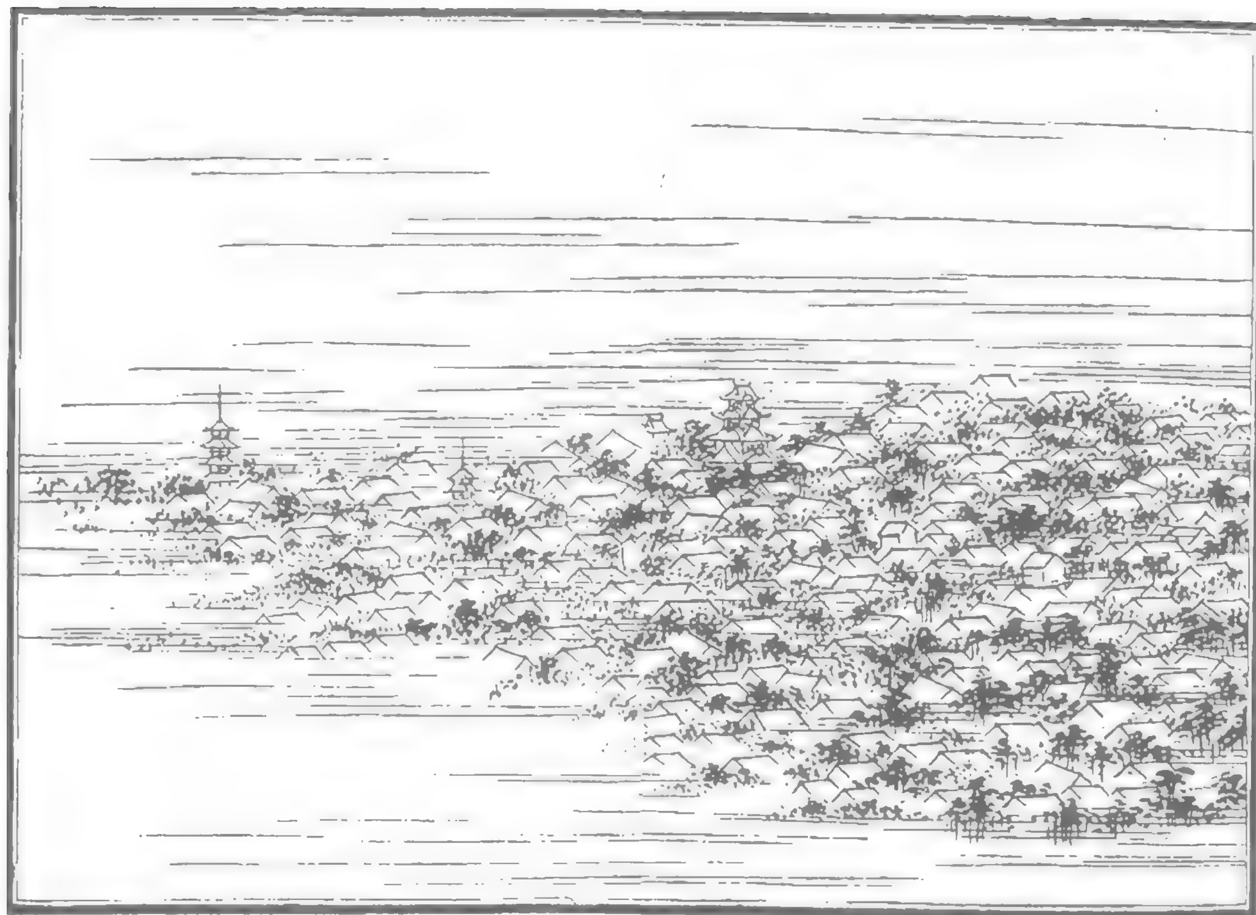
萬古一條水淺清不耐舟
遠遡台北出近傍洛東流
分派通雷社納涼傾帝州
何必詠歌太息鷺在河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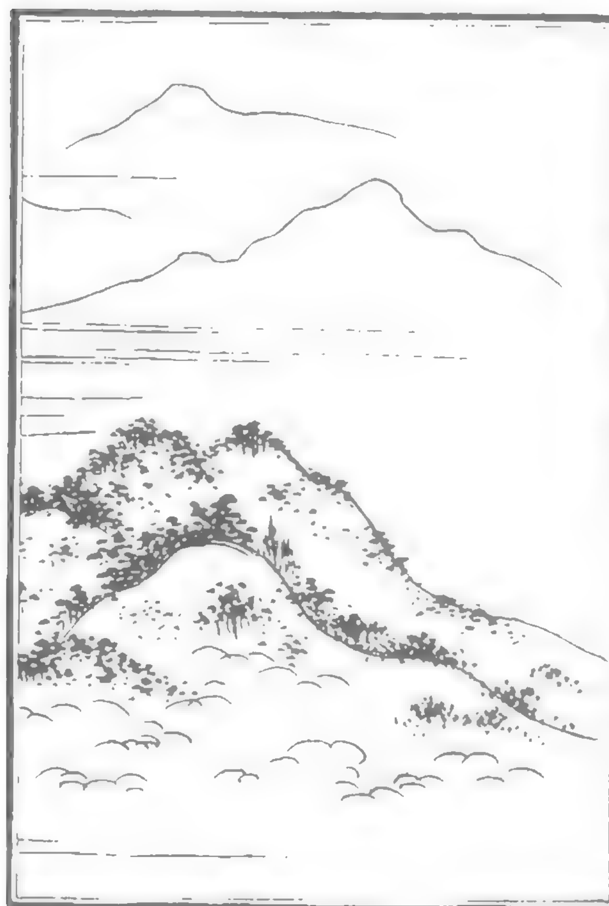


洛陽晩煙

風煙寰宇闊決皆弄歸鴉
斜影三千丈隷塵十萬家
浮光凝物色連地罩京華
幾起從危竈細縕奪紫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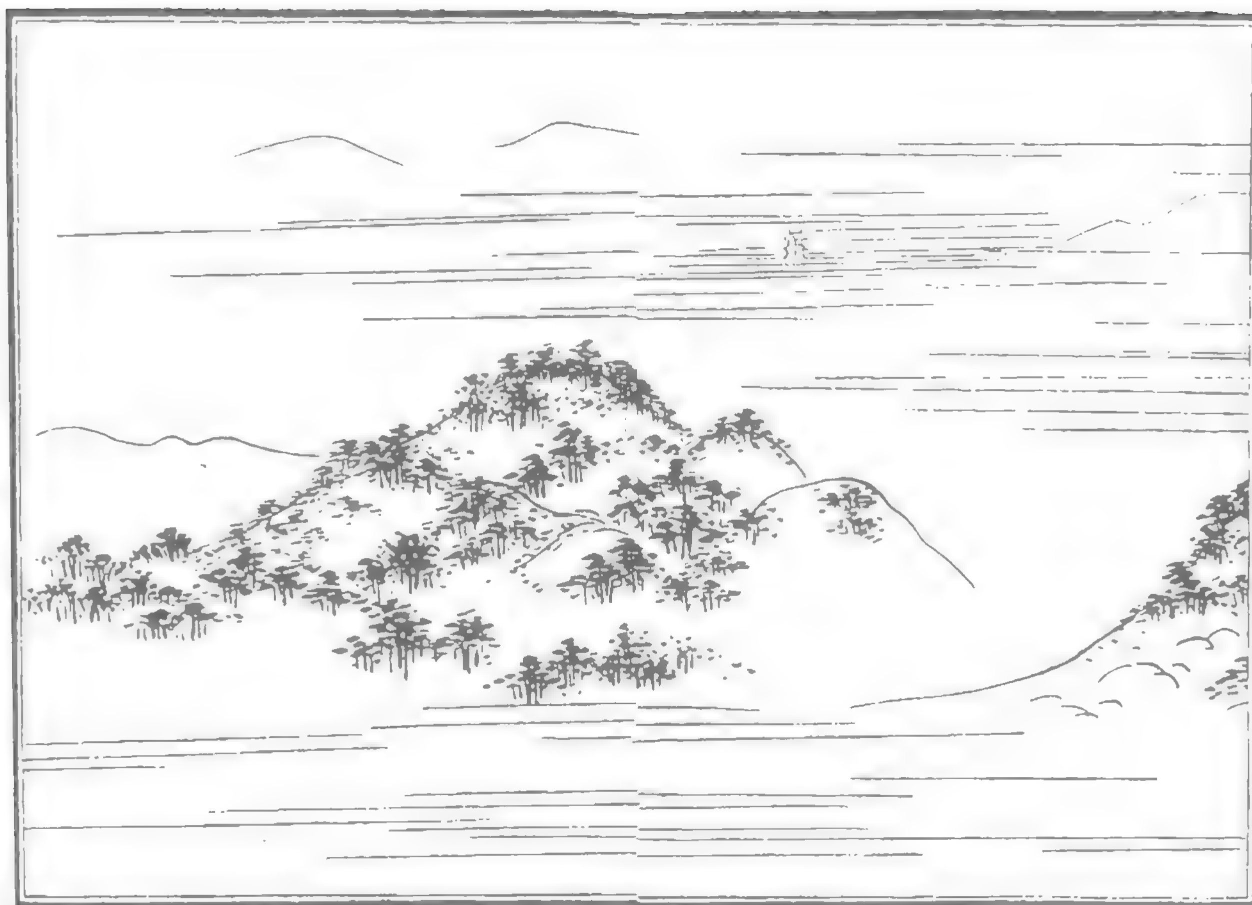






難波城樓

難波元獻鹹鐃鼓耳如聞
河水淥環郭城樓秀入雲
西兵枯萬骨東武立三軍
百緜垂丕緒鴻基肇我君



園外松聲

森立龍蛇勢　隔岸聳山雲
閣部麻鄗妻　卽溪避斧斤
淵明三逕愛　弘景一庭聞
風韻移琴瑟　蕭蕭盪世氛

鄰曲叢祠

不知何世廟賽祀到今飲
華表星霜古茅茨松柏深
孤燈淡殘夜群鳥話空林
昔勸治聲酒祝農共蒲酎

（以下缺二九～三八碼）

寄題

石川文人凹凸窠十二景

滿蹊櫻花

白櫻雲遶一蹊風冷笑桃
嬌杏艷紅山徑春來芽
不塞人心花氣共開通

苒畦犂雨

霈潤催畊不待雩前村
户户豈憂租誰令莘野
一犂雨滴到桑林天下穌

巖猫瀑泉

李白登壇醉不醒岩風吹

瀑眼終青龍綃織出天
孫手水是銀河石是星

砌池印月

庭池烁到月沉瀾只怯空
明移廣寒近水靈臺方
寸地影流太極一團丸

谿邊紅葉

晴嵐粧染晚穠山錦樹
殷紅映碧灣蓮社板橋
霜後葉色如彭澤有酡顏

四山高雲

環堂背山高深雪鳥斷徑

絶風景别四面六花我軍
寒自戰場中一寸鐵

台嶠閑雲

卷舒出沒散如毛一片閑閑
一片高天上白衣無所
染曉紅湿污最澄桃

鴨河長流

鴨水泛泛赤縣東一支
百里古今中近看如練
遠如帶猶受白河為巨派

洛陽晚烟

非霧非花天欲晴裏中

紫氣似蒸生太平有象
炊殘處簾外午過雲満城

難波城樓

迢々天府海西晴雉堞連
雲浪遠城梅似兵旗蘆
似箭淮淝報捷送風聲

園外松聲

松囲園外幾高低攪枕銀
涛聲不齊風入樹間聞
度曲時看別鶴共同棲

鄰曲藪祠

八大天王久穏坐聞説授

福不賣禍莫將壁後讀
書螢分與隣社誤孤火

夕顔巷叟

満蹊櫻花

我嘗聞諸郎罷曰花之開於
鶴林涵於玉露洛之牡丹蜀
之海棠不作名而称花
本朝之櫻花亦然中華何不
及此哉獨王荊公所謂山櫻抱
石映松枝之句二百年来禪林風

月之徒推之爲　本朝之花雖
然全芳備祖載收此詩於櫻桃
部則中華之所無　本朝之所有
可謂名花擅美

徑路對韶顏枝々櫻滿山飛来
芳野景花在白雲間

前村犂雨

田夫野老之所樂亦是堯舜之
道伊摯耕於莘野後世或問
其所樂答曰江上一犂春雨有
見解而無工夫果然乎不然乎可
不思之乎郎羅詩意及此故解
說之

一犂雨亦奇村戶務農時滴々
田千畝養公遂及私

岩墻瀑泉

瀑布之奇觀題詠者多々然古
来唯有謫仙詞蘇子已云尔
余何云々小詩猶贅

峻崖瀑布速泓々挂長川山被
佩刀剌石穿一泒泉

砌池下月

鑒水察地脉弄月觀天文
月不降水不升掬之於手々
中之文乎亦是文章之下乎
郎是水月感應之下乎

明月映漣漪清光砌下移臨池
誰試墨玉兎是毛錐

溪邊紅葉

林間之葉霜後之色餝韓
堂之錦歡鶊翁之醉縮
呉江楚水於此欲皐復信
明禹錫於九原何為尋夕
陽僧

紅楓數涧毛秋色一林高煖涧

詩仙醉葉如王母桃

四山高雪

四山之秀六花之堆勝狀盡於
此昔和仲在黄州畫之於四
壁後古写瀟湘列之於八景
丹青猶愛之况造化之妙乎
堂宇之间暮江之天猶玩之

况四山之秀乎　主翁之賞其
至矣然我窓前有士嶺千秋
之觀即是　主翁之所曽窮
千里之目也今以為如何

諸峯雪盈尺玉塵飛猶積埋却
一髮青華顛感戴白

台嶠閑雲

睿山新月冷台嶠古風清者
唐僧清觀之所遐想而作也
然則比山之面於中華者久
矣可謂佳境也　主翁今相攸
於此麓晨昏咫尺操筆得
山灵之助者多矣豈清觀之
比哉氣象万千獨揭閑雲

其閑可知矣蓋　主翁半
閑雲半閑乎
台山傳古風草創最澄刀片々
雲何在無心杉洞中
鴨河長流
瀬見小河之清也詠倭歌者無不
歎其流詩歌其揆一也然則賦

詩者亦宜泝遊乎若尋其源
而後浸濡涵泳則鳧鷖在渚
之詩亦在茲乎
鴨河帶一條長水綠逗々車馬
紅塵影第三第五橋
洛陽晩烟
中華皇都在豫州者謂之洛陽

在雍州者謂之長安雖有東西
兩都之名然同称京師　本朝営
大内於平安城並建東西京雖
擬長安洛陽皆在山背州　夫
天子以四海為家則天下皆皇
居也何必論雍豫之同異乎
西賓東主憑虛安處之同對何

必談鋒武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况王城乎五侯之家五鼎之食
九萬八千之竈早午殘爨晩烟
簇々不可不眺吟也
洛城廚食家烟靄満窓紗拂々
霏々際夕陽遠似花
難破城樓

関中之固孝公據之以霸子嬰奉璽於沛公長江之險大帝保之以興烏程銜璧於王濬所謂在德不在險　主翁其有感於難波頽乙卯之役主翁拔群進迫城門執槍奮擊手自得首級而揚勇名今

遠望之者宜哉先是再興此城爲畿内之天府當西海之保障列侯達伯士民商賈往來絡繹其繁華雖仁德馭寓聖武遷都之時不可過焉盛哉　主翁今既致仕解鉄衣着野服韜光晦迹高尚其事則慕陶朱留

侯之風豈若夫廉頗善飯伏波矍鑠者異日之談也

高壘固金湯雖波風不揚海西
千万里都會是津陽

園外松聲

松之乎風適然相呼不操五音不調六律可謂自然之妙

聲也　主翁其擁被聽之乎山居之樂洗箏琶之耳豈

喬松聲遠傳園外勢參天葉葉
有琴徽風鳴五十絃

隣曲義祠

此社未詳何神也里民崇称八大天王有疾病祷之得驗

傳曰民者神之主也信哉
陪祠松萬株俗称救民瘼幸接
詩仙境此神德不孤

去〻蒙　台命從郎罷上洛官事
之暇訪　石丈山翁於藪里村入
凹凸窠登詩仙堂　翁遂指四方

与郎罷議定十二景〻東歸之後
屢寄書求其題詠故所漫言如右
嗟乎去冬登覧之義不可忘焉
今見此題則如入其境唯態意
到句不到也　翁亦見此詩則亦
如遺吾曹乎雨地千里之隔唯
有方寸之通則神交何論遠近哉

甲申之春　向陽軒主稿

凹凸窠者何　四明山人扁其居也
山人者誰　石川丈山隠士也　山人
之履歴載諸口碑我豈費辭　山人
與阿爺執友者歴年于此去稔之
冬父兄赴洛一日叩其幽居山人
示以窠中十二景曰東歸之後駁請
題詠父兄諾焉余以居守摩江府之

壑故不得預其會遺憾甚矣余於
山人未嘗相識而其詩句之贈答既
及再三千里之交契最不膚浅何必
數面而已哉雖然面覿　山人裴回
乎詩仙堂相羊乎文雅場是余所願
也比日　山人馳鯉緘於余言及十二
景余何固辭乎乃灑墨瀋于紫潭峙管

城于白刃逐供　山人之電覽而為
他日盍簪之話欄詩之數十二體製
各異以附父兄之詩後沙汰尾隊之
嘲豈不醜乎哉

滿蹊櫻花　七言絶句

白櫻風外雪飄々特地山蹊春滿條
黃回娘家何足比此花尤物甲吾朝

前村犂雨　五言律

一犂春雨足快意憶元々滴看東西畝
油然南北村勸耕天賦賜潤物地敷恩、
農業從茲始艱辛不可言

巖牆瀑泉　七言排律

瀑布庭前一派垂苔牆乱濺更分披
奔流滴々幾多尺激沫瀑々十二時

鮫室珠從雲際碎天孫機向石間支
唱歎太白傳雄句爲滌徐凝題悪詩
廬嶽古來人所賞界圍今日世皆知
泉簾捲入吟囊底想與翠巖無盡期

砌池印月　六言八句

庭池湛々如藍変見蟾輪吐含瀲灔
最消俗坋虚明猶映晴嵐銀丸使活

鱗躍玉鏡任靈兎涵換得西湖在此
吟身何覓三潭

溪邊紅葉　五言絶句

前溪歇還涉楓染紅千摺滿眼錦繡堆
寒流石徑葉

四山高雪　三五七言

四山圍六出飛屑顛高屹々瑤影積輝々
塩虎忽飲李廣羽冥鶴又濡王恭衣

台嶠閑雲　長短句

九重城外數里許艮隅欝乎日枝山山在
淡海國冤阿鎮帝裏僧郎一開基崎嶇杳
難攀絶頂瞰山麓琵琶湖青一湾想得雁
蕩相隣接盤鏇一片陽中间司馬承禎
今安在劉阮一去不復還雲去雲來幾
千載本自無心出山顛出栖今隣近塵
俗不相関怡悦愛白雲窠中相對閑閑
淡是真樂世遅一何難雲中君兮意俱
遅彼視鷺侶與鵷班

鴨河長流　六言絶句

鴨河今古長流晝夜如斯不休雖有因防
衛使由來浸灌皇州

洛陽晩煙　四言四句

京城萬釜炊煙戸々暮山紫凝爐薰一炷

難波城樓　五言排律　乙卯夏　山人先進入城得百韻故尾句云爾

城雄欝蒼然難波水接天魚塩都會地
舟馬轉漕前仁德當宁古梅花開麗鮮
豐臣七國日竹葦圍喧闐組甲渾無数
幕營幾且千先登餘勇在炯々可長傳

園外松聲 七言律

鳥藤手裏後園行吟取蒼髯拔地生
錯奏雖非絲與竹清音猶類瑟兼笙
盤枝露重四時色直幹風高十里聲
愛翫慇懃懷往事山中宰相有令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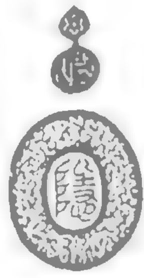
降曲叢祠 四言八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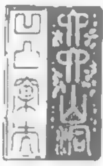
靈神肸蠁八大天王迺薦香火迺築祠
堂雲隣花隔林叢草長祝由愈疾不
藉醫方 閭里人有病祈於此即有驗未曾用藥劑故末句及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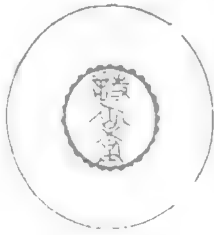
考槃邁澹庵

右這裡言二十年前與
林羅山偕所題詠凹凸
窠者也韞然文字細
小而不必慳須重装之
況幸摹於茲不易一字
如舊復爾云 昔
寛文三禩臘月望日參
州老隱丈山石川子大

馬齒八十一歳不堪凝
寒呵筆書破覽者勿訕
笑拙隸







詩仙堂記

詩仙堂為何而作也
石川丈人為辟世以遊而作也
丈人者参州泉莊産而累世
士林也嘗仕
大神君眷遇不輕余之爲遊也

每暇日讀書賦詩自励氣義
乙卯之役干令先登於難波城
櫻門刺擊斬獲以顯其名及
大神君振旅之日而後　丈人不出
而善仕　老母以養之遊事藝
陽者有年矣至於杯圈口澤之

氣存焉拋毛義之檄乃來洛陽
相攸於台林麓一乘寺邊伐惡
木剃奧艸決疏沮洳搜剔山脚
新肯堂揭中華詩人三十六
輩之小影于壁上寫其詩各一
首於側號曰詩仙堂余在東武

與　丈人詩筒手書千里而譚
其論詩仙數矣癸未之冬　余
因官命入洛會其來同共喜殊
甚一日幸應烟景之　招与春齋
同往　丈人屣履迎之即入御茅
到其堂直升其樓濇一路之空

翠洗九陌之市紅快哉振衣台
岳則杉嵐晴而自含輝濯足鴨
河則水月流而彌澄清西瞻鳳城
仰王澤之未竭南望鳩嶺敬神
威之如在四宮河原之亘左方也
憶鐔丸之銳塵埃二條天府之峙

右邊也知虎賁之嚀闕门況夫
王造城之在眺中也何忘我鷹揚
而雄飛彼烏合而蟻同哉昔爲宮
今爲要更其旌旗嗚呼江海之身
魏闕之心　丈人有焉爾乎四
顧多景難盡述也至若巖腹噴

泉溜為細長之溝雖可以流紅然
可欲濯無塵纓菊殘傲霜坤
裳獨不与衆色共裏杜庭纏風乎
陶籬見山乎德也惟鬱青乎松柏之
後凋也竹筠之有心也芳草之
不嘆愁也佳木之迎人也奇石之
如山者幾拳拳也皆是自地所
見也佳境得人而益佳乎堂後有
室其間架則藏書之房也一小閣
噦噦其冥則所寢息也室之背有
厨筵筥錡釜竈突井砌箕帚淨
掃厨外有一宇銀鹿樵童居焉

嘆則應焉指而使之吾儕崇朝
晤語具雞黍設茶菓不覺日之
暮也潭則楊中丞作東池之堂
選其賓戴簡以居之僉云離世
樂道者也山增而高水闢而廣以
地之勝得斯人故也然簡依中丞
而堂已莫矣今　丈人之營構
由己而不由人過簡遠矣然則其
離世而樂亦遠乎昔有一士禱久
矣一夕上帝憐之使神人降問
之請曰願衣食僅足逍遥山水
神人告之曰是上帝之所惜也不

可及也如富貴乃畀所求也今文人避世而遊則不求世俗之所欲而得上帝之所惜乎此談与詩仙共何容易哉其衣服形貌或考諸時世或彷彿設色斯舉未曾有之自此作古可謂奇観也固

是後世之流芳也以其所好知其所蘊就中見夫咽雪旃而凍餒不死非軀寿堅久乎生乎典午之世為無懐氏之民非長年乎有仙風道骨者一斗百篇飲中仙乎讀之如麻姑爬癢者聖於詩乎遊戯於斯文者託名於衡山道士乎餐食茘丹蓮黄于羅池者且其食蝦蟆乎梅花之寿不愧大椿者非返魂士之魂乎備元會運世于方寸者非死而不亡乎宋帝称呼奇才者非玉堂

香案吏乎謫在人間八年者老作艶詞何堕泥犁乎若夫寒山霊徹者金仙氏之流亜而仙釋同塵者乎其餘則欲使墨客具眼評詩如劉向葛洪之評神仙可乎有説於此唐僧皎然

詩品中有詩仙又宣宗帝称白
香山為詩仙然則此語蓋有所
據有説於此醉翁者一代之文
宗也何待劉葛之眼不然翁在
藏書集古琴棋酒之間自称六
一方今於三十六仙之間而添

文人則謂之六六一亦可也然醒而
不醉其技癢欲倩麻姑欲如麻
姑者詩仙之最乎夫詩者人之
言志也有正有不正能得其正則
興觀羣怨之意忠孝之至教誨
之餘至于動天地感鬼神惟夫

事君有力臨戦有勇養親不倦
遺佚不怨亦是　文人當知其教
也若推而揚之西山有採薇詩商
顔有採芝歌南陽有梁父吟
皆是避世而樂者也下視東池
堂以為蟻垤也山不在高有仙則

名今山以堂而増美堂以詩仙而
不朽不亦幸乎広幾其所好不
已所蘊愈篤則壁板之後素
為禮後山中之緑竹有斐君子
乎至是避世乎避人乎言未既
文人屢請為之記謀吾将書

之而夜癸丑与春齋共帰他
日　丈人復促之弗措詩仙之
數准
本朝之歌仙業已寿書言之故
今記所見所思以應焉

寛永二十年癸未之冬

羅山夕顔巷叟

詩仙堂志　轉集目錄

詩仙堂志　轉集　一

賀茂河をかきりて
都のうちへいつましき
よしよみ侍りける

わたらしな瀬見の小
河の淺くとも老の
波そふ影もはつ

詩僊

堂

寛永十九年仲冬望日

凹凸窠詩仙堂主丈山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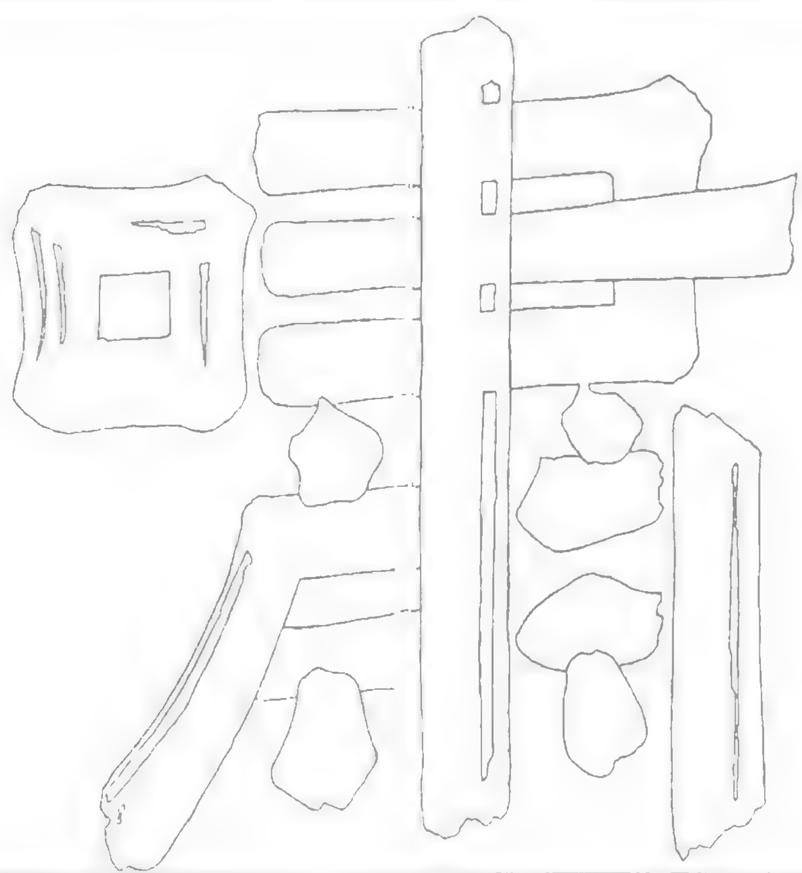
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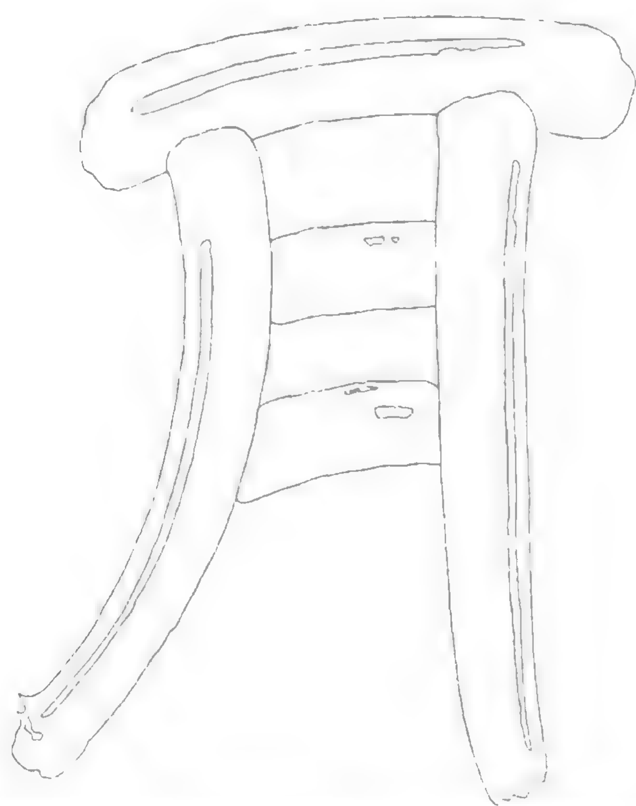
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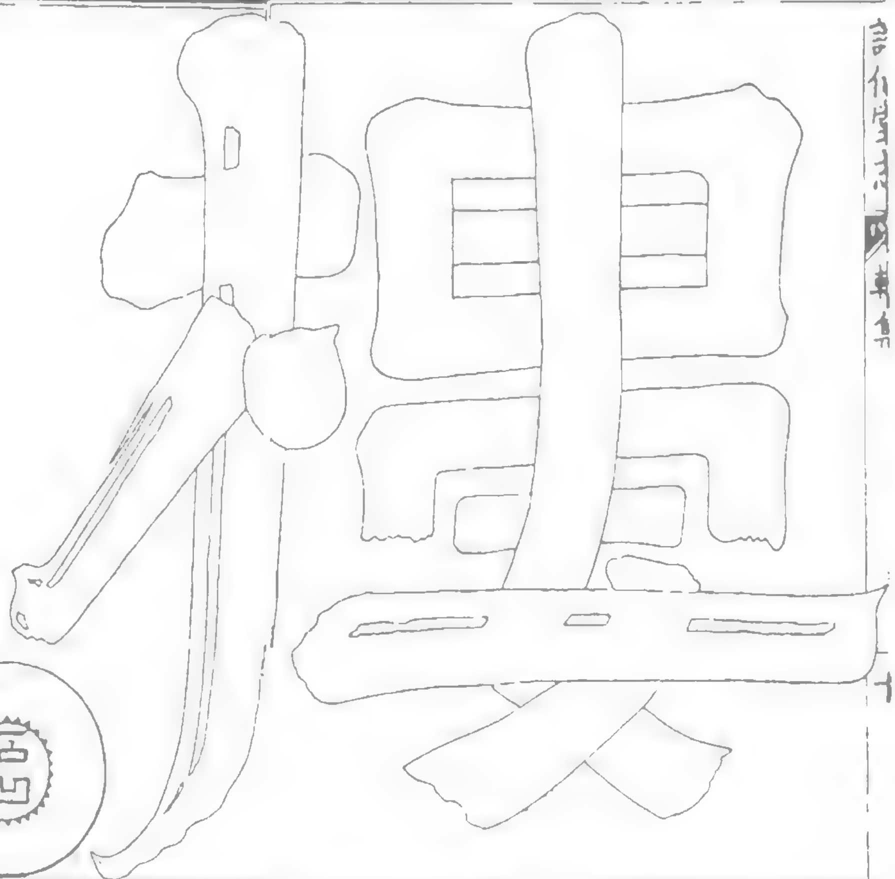
寛永十九年仲冬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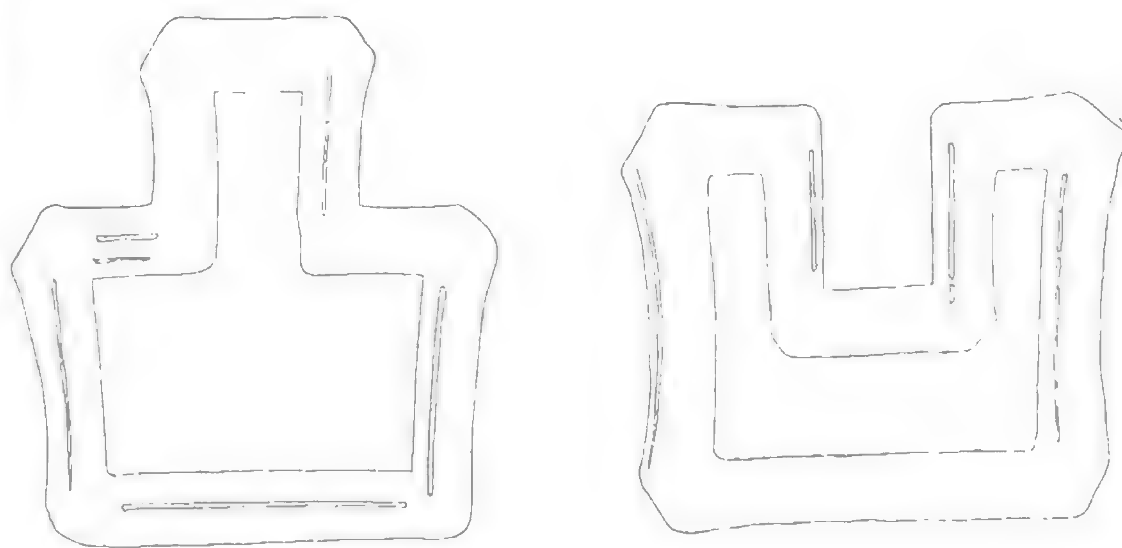
石丈山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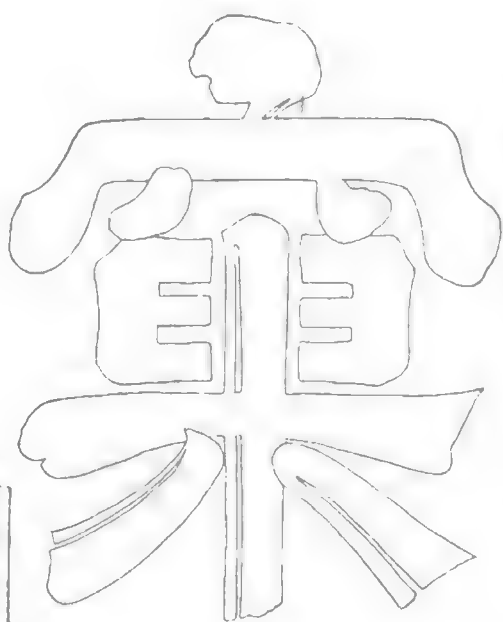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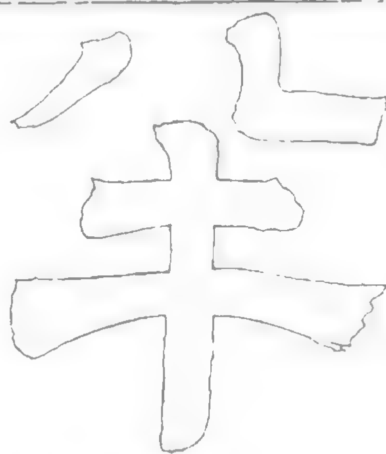

寛永十九年仲冬望日
石山書
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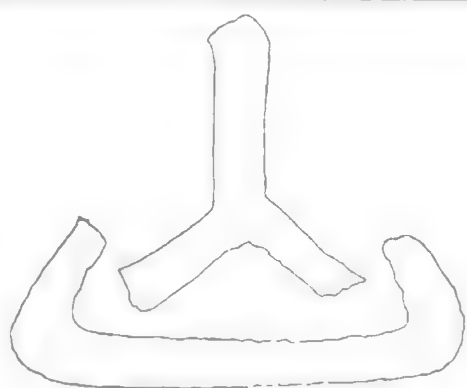




寛永十九年仲冬望日

至人丈山書





掬水臨三逕

蒲林見半山

雲巢浩然

小儁

床

坐此鞠凝

頑

過

軸

正保元年仲春既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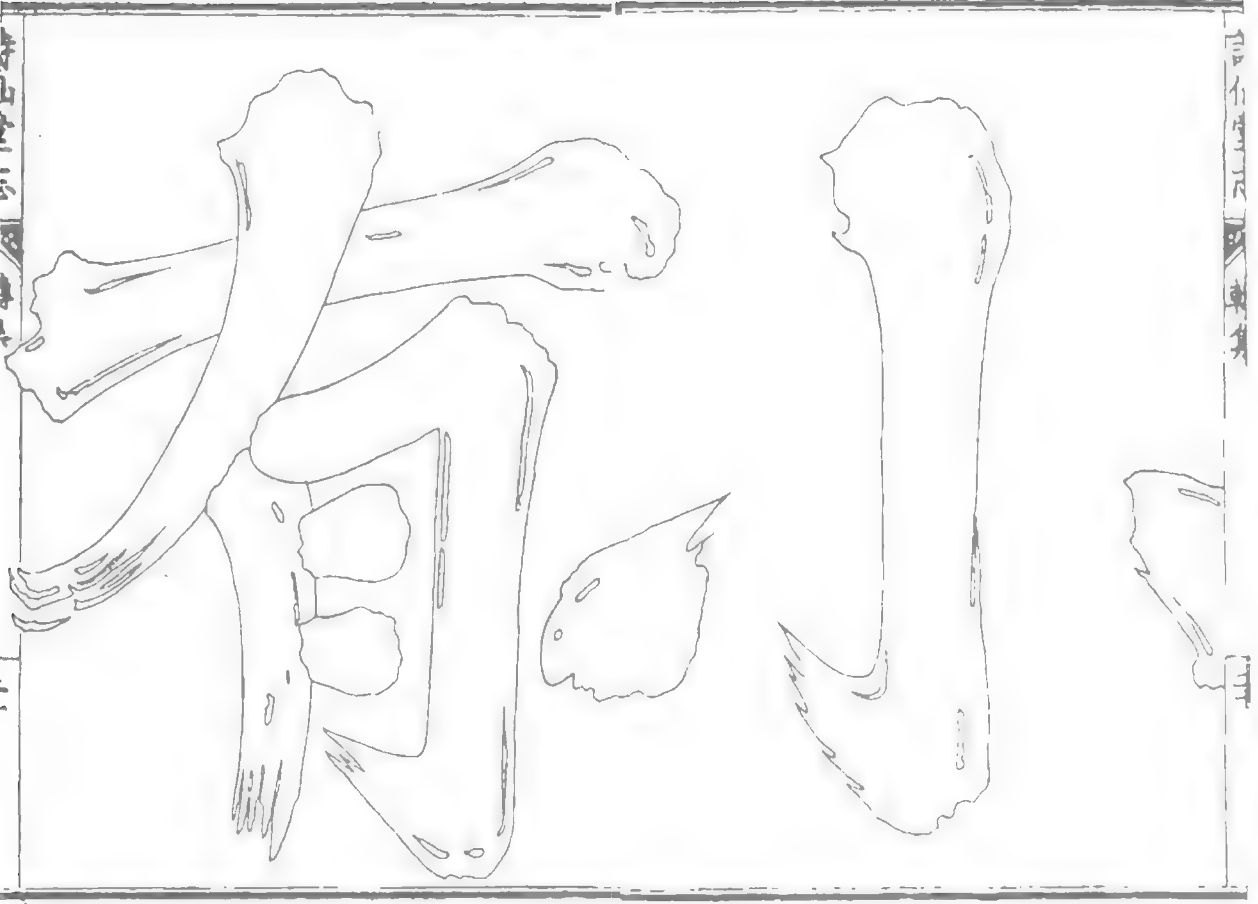
主翁木山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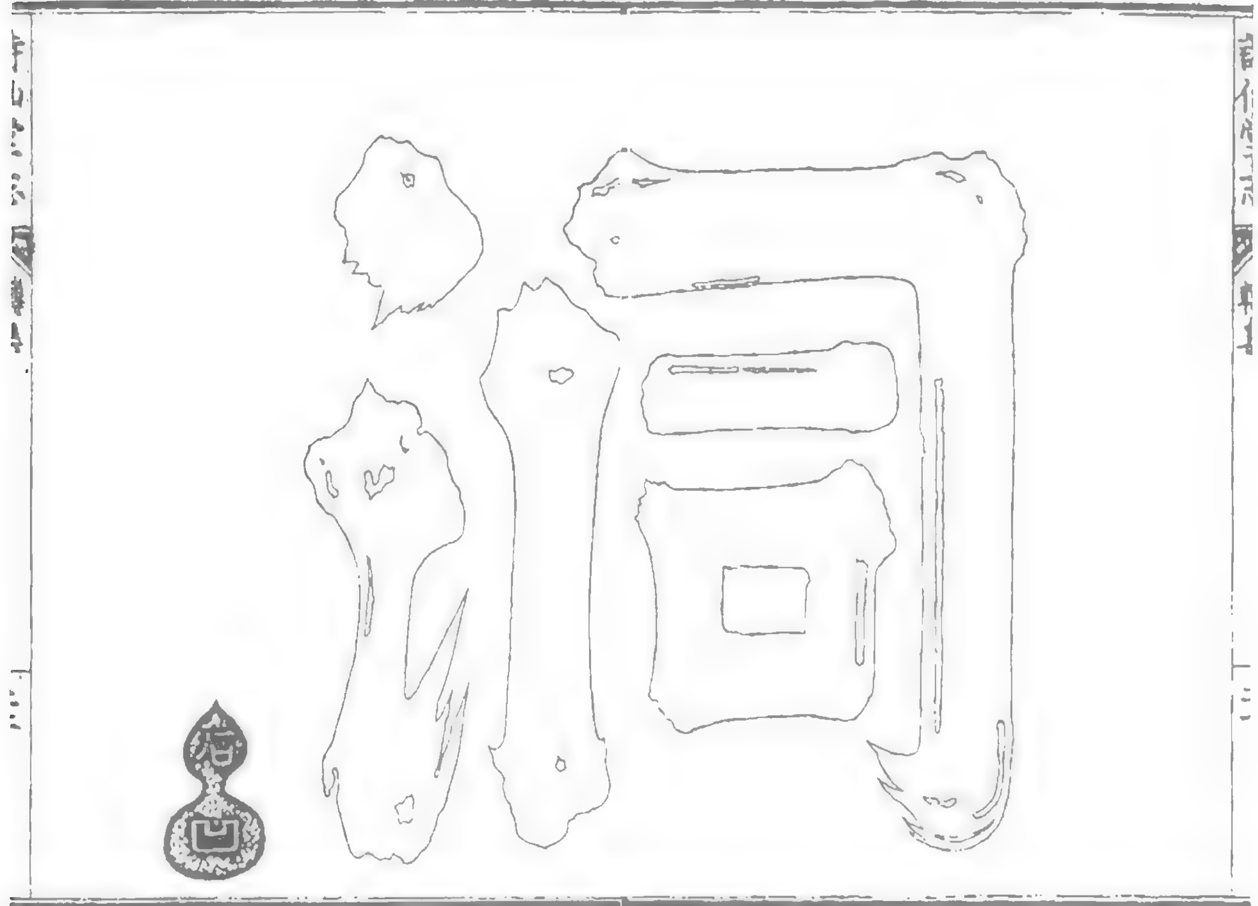
凹凸窠中俱十言二扁

至樂

樂

沿龔人生至樂狂讀書之
語扁余讀書堂以名至巢
巢參弼隱夫石川丈山操
笔於六六山前詩僊堂
于時正保元年仲春哉生明





慶安元年戊子秋七月芟薙竹林鑿開蓮池生一區以地爲遊憩以處邇池號玉井門扁小胥洞所云小胥洞隱窟十境以其一夕顧翁所題詠者也其詩不贅於茲

六六山長書于至樂巢

六勿銘

勿妄

丙王
勿盜

棍賊
勿戰

晨興

勿嬾

麋會

勿變

儉勤勿[illegible]

拂拭

縮字

[illegible]

縱九寸三分
橫一尺七分

飽

縦八寸六分
横一尺七分

正保三季蜡月作六勿銘遷侍童小善寫之并旨書既飽二大字以揭諸庵宇　石山

丈山

縮字

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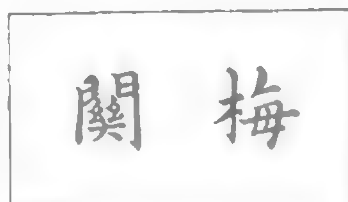
縦八寸三分
横一尺五分

寛永十九年仲春既望

主山丈山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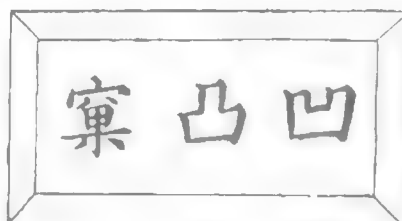
竪一尺
横一尺六寸五分

竪一尺
横一尺六寸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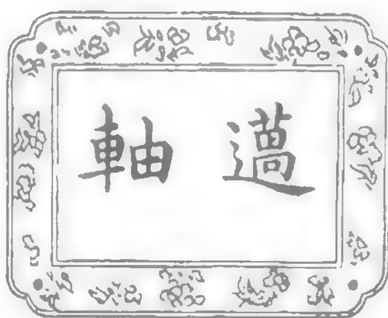


竪七寸七分
横一尺四寸七分

竪一尺五寸
横二尺三寸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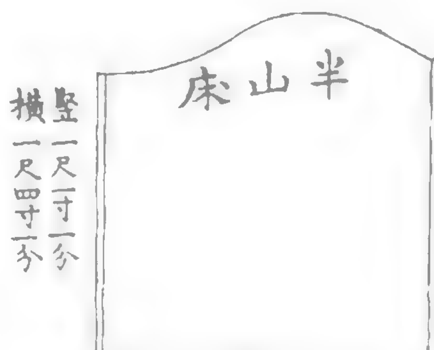


竪八寸五分
横一尺七寸



竪一尺二寸
横一尺六寸四分

竪一尺一寸五分



竪一尺一寸一分
横一尺四寸一分

竪一尺五分
横一尺九寸二分

頑仙祠

竪　六寸六分
横　一尺九寸三分

小有洞

竪　一尺一寸五分
横　二尺二寸八分

竪　一尺九寸
横　三尺三寸六分

裏　既飽

六勿銘

旋

一尺一寸
一尺一寸七分

題至樂巢詩幷序

家嚴正曰人生至樂無和讀書是以名吾文房扁至樂巢巢何哉取放翁之書巢景思之靈巢也三間茅亭壁於中間西曰詩僊堂東曰至樂巢扁

夫縈有幽水之僻見幽而來觀水而居兼因而不然幽兼時而不掬水棲丘飲谷二

十年於茲矣今爲是室也要木蔭翳石渠清淺瀑溜泠然深雪精神泛和出壽麻以

座冰壺朱明之文要居晏處昕夕撫几吟誦因輟糞墻由衷會枕叢鄭羽翼六物鼓

吹百民脫遺勢利之場盤礴竊圯之域而樂書於此終老於斯卽全平生之幽素焉

是廻所以至樂之爲
名也又俾緡累之有
由之暢景象于心澤
託懷抱兮泉石纓襟

祈之詩情擲王猶之
請蘆如此夫

其詩曰
靜勝披緗帙適然耽

考槃樹陰麻屋亭巘
瀑瀉蒼端巨石沿崖
峙清涼涵坐寒迅雷
疑遂雨病文怕凭闌

三伏消炎熱一瓢滌
肺肝丘園編篁頼流
水挹巖灘何用龍皮
扇追息然膽凡隔交

兼偕侶陋巷有芳蘭
韻調師陶杜文言宗
韓柳至哉讀書樂動
致迨癈餐

庚子萬治三年六
月十有七日
頑仙子題

詩仙堂志　合集目錄

殘月硯

圓徑五寸　厚七分餘

深六分

殘月

深三分

蓋背并硯背銘

殘月研

輪側寨兎旁

影梯端谿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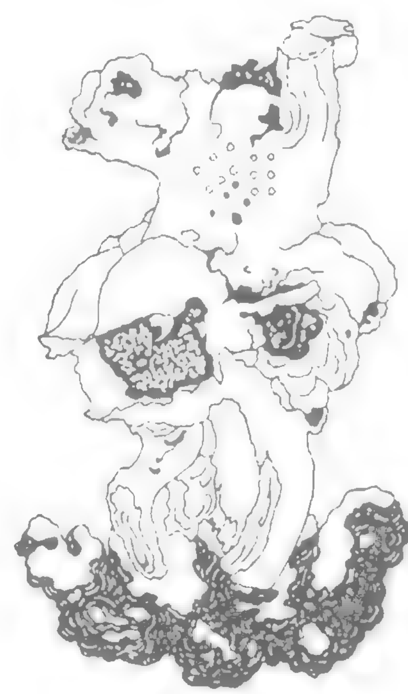
斜暉穿曉窗

炯然照文桉

詩仙堂

木崑崙

高一尺五寸



同銘

木崐崙

維勿崙
元櫚拙

黄圍
雲憘
發山

椶毛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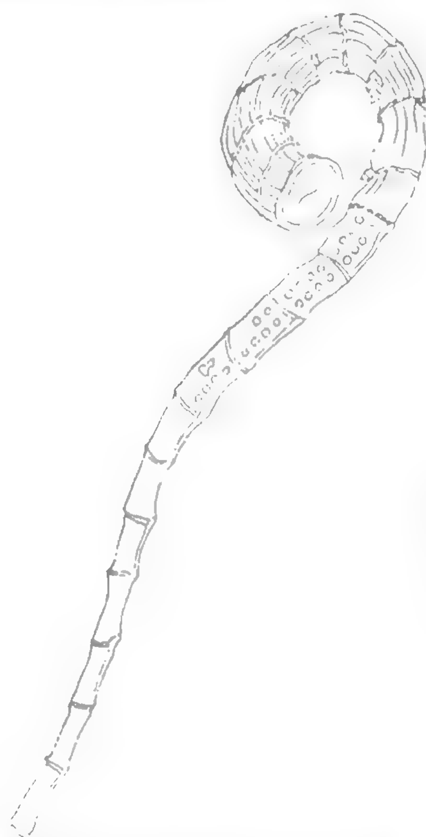
柄長一尺一寸五分
毛長二尺許

同銘

朴柄
椶毛
彊駮
遂進

竹如意

長二尺六寸九分
頭圍七寸



同銘

大龍

吁林而意　象鼻龍姿　儒雅所執　迷將亦持　中壺叩處　必了伊振　背銘

天造几

高九寸五分
長二尺三寸五分

同銘

几造天

攤書焚香　翹辟靠背　皴皮而波　形質侶朏　希代化工　天與吾黍

獅子榻尺七寸

高一尺七寸

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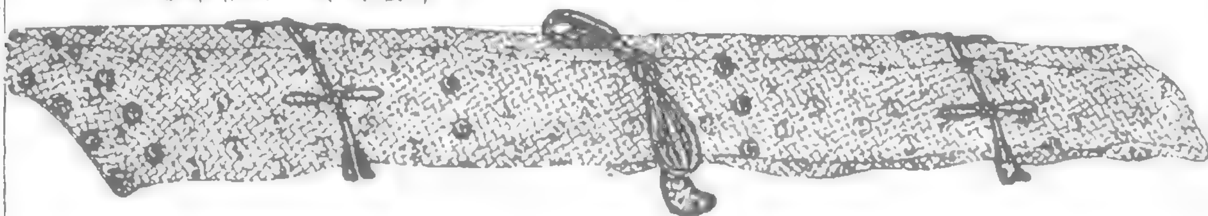
獅子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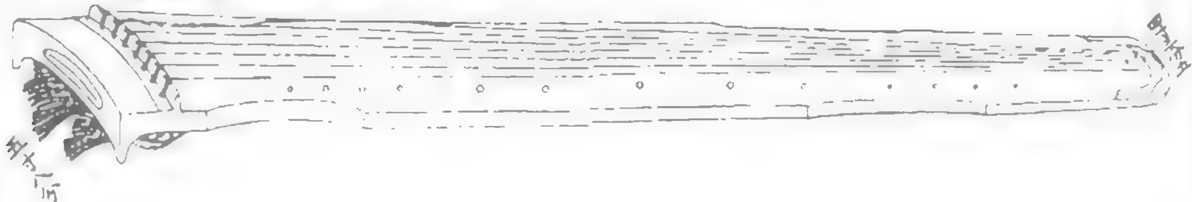
頭面回顧手脚輪囷
飽食虎豹變體驚人

詩仙堂

陳眉公琴

同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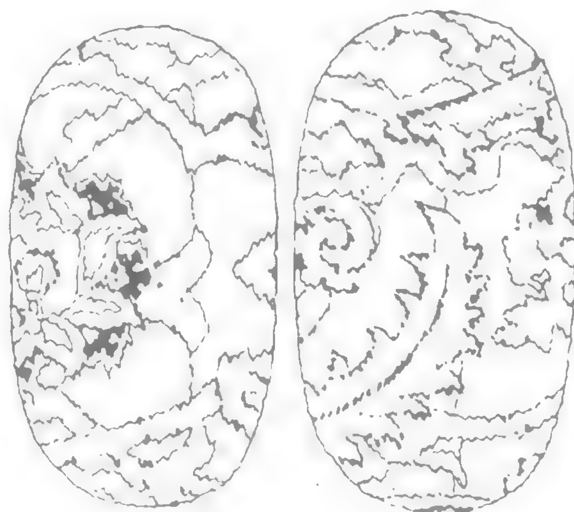




琴圖二 文証銘

四寸二分 六寸九分 上

三寸九分 六寸四分 下



古琴一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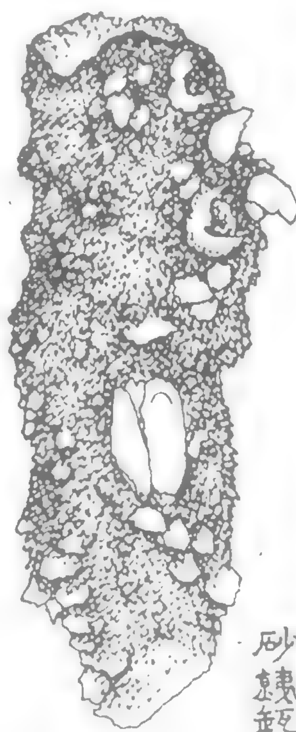
相傳明陳繼儒眉公家藏物也乃明人李西湖所携也

弁囊

享保十四年二月三日
太上法皇幸堂親手撫琴大悦厥后同十六年秋七月詔下琴入宮傳二月餘九月十九日琴返堂返之日賜今囊

件囊古錦製之筥中有此記文

花入同銘



爵同銘

香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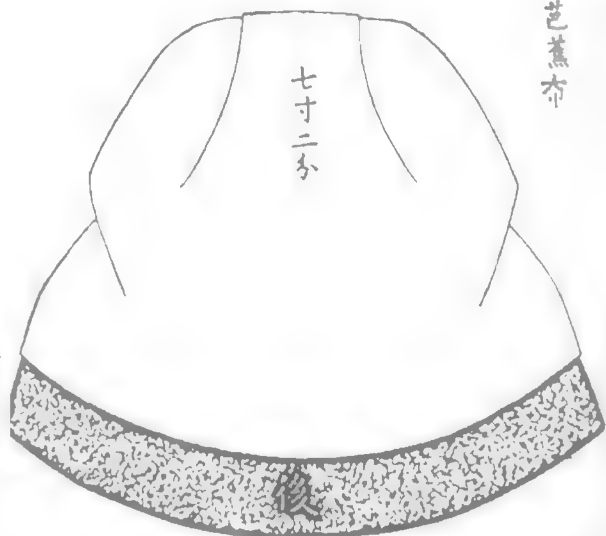
同銘

新鑄香爐以
備六六山人
廟前
江尚庸

寛文十二年
五月廿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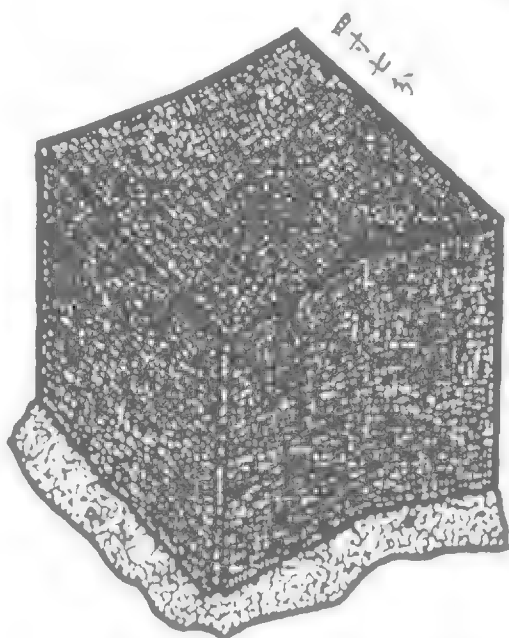
頭巾 茶色芭蕉布

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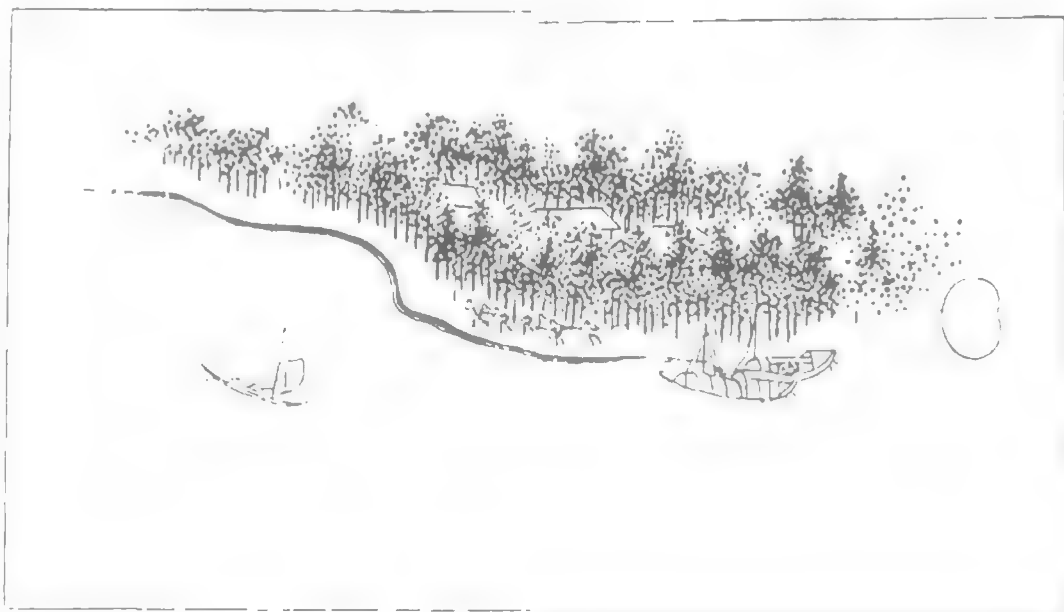
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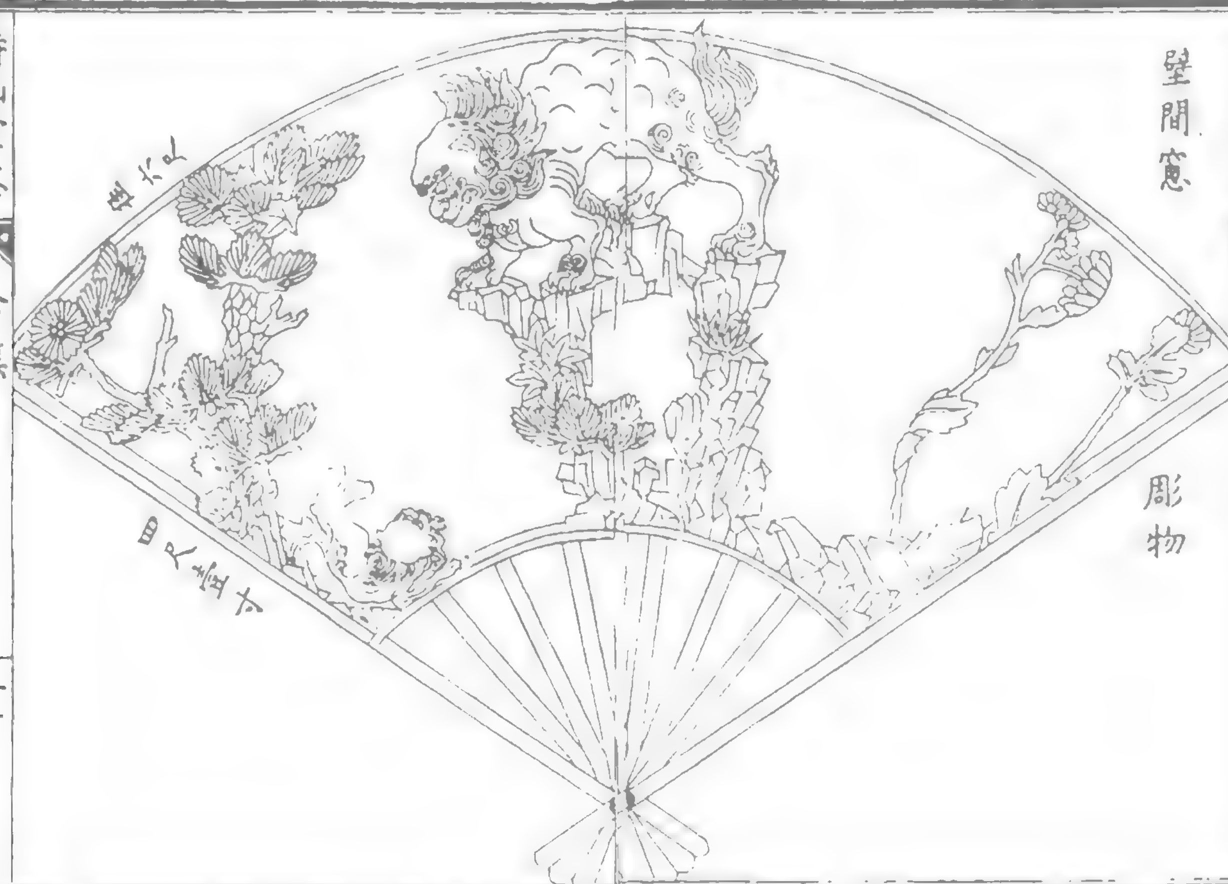
絲瓜巾



巾　黒緞子總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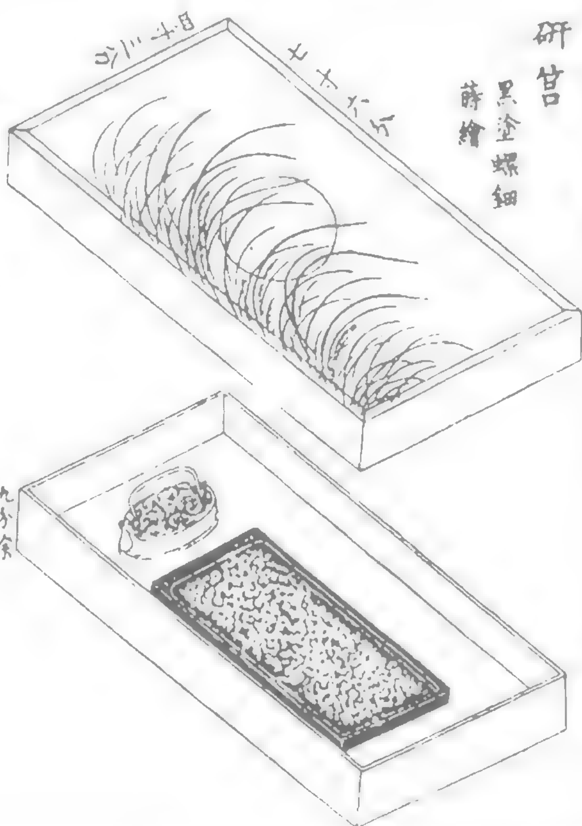
袋戸
押繪
二枚




壁間窓
彫物

研筥

黒塗螺鈿
蒔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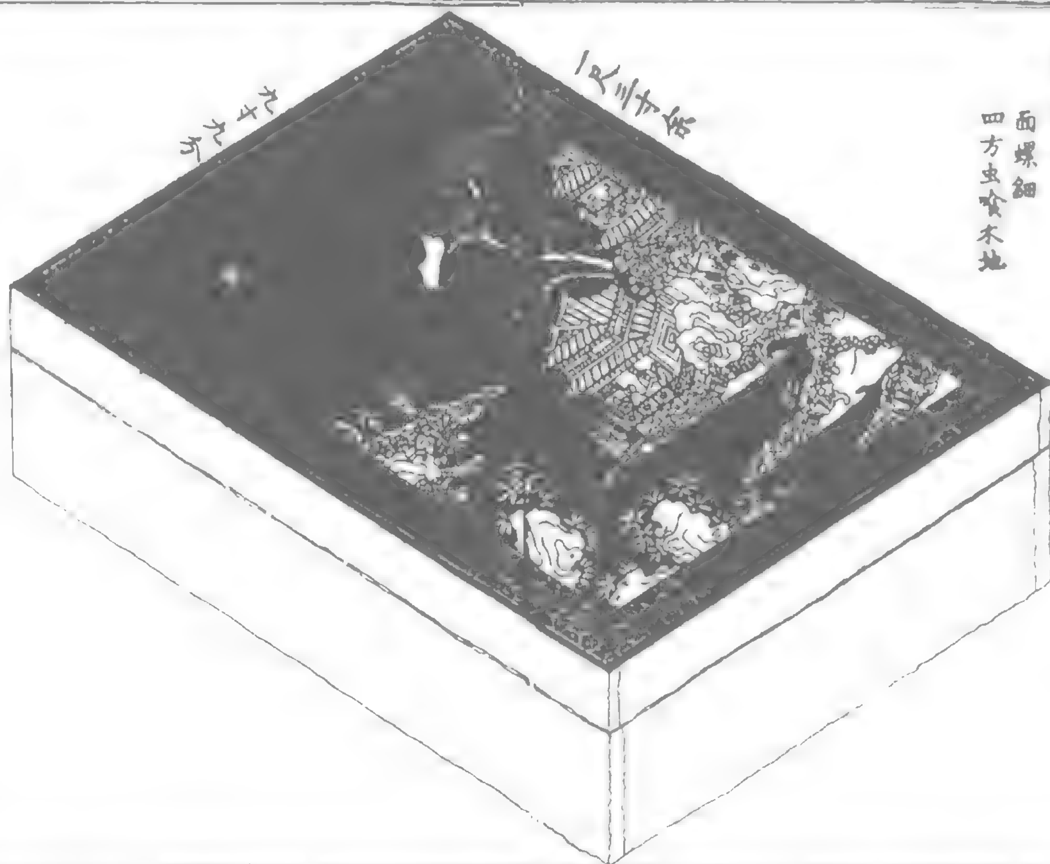


同蓋裏銘　以金銀蒔繪

[illegible]

料紙筥

面螺鈿
四方虫喰木地



高三寸九分但蓋深一寸二分

縮圖

石門君六六山人墓誌銘

高五尺五寸許
上巾一尺許
中巾二尺三寸許
下巾二尺六寸許

記文二十二行　字頭十七行　雁行五行

銘曰

君石六六山人墓誌銘

柳谷散人某子芭父識

石門君

六六山

人墓誌

銘

聘君石六六山人墓誌
銘　柳谷散人埜子
苞父識
公姓源氏石川諱重之始
號嘉右衛門後改左親衛

一諱凹字丈山六六山人
其別稱而世三州人也清
和帝七世孫源義家第六
子左兵衛尉義時號石川
是迺石川之所自出者也

義時十五世孫大炊助信
貞仕　源長親君　君者
東照大神君之高祖而信
貞者　公之五世之祖也
信貞生信治信治仕

神君之藝祖　清康君攻
尾州熊谷城而有軍功矣
子正信仕　神君皇之
考　贈亞相廣忠君與今
川義元攻三州安城而拔

焉正信先登　君賞之賜
長吉之佩刀而后奉仕
東照大神君戰死長久手
其子信定屬石川長門守
攻駿州田中城被衝左股

奪其槍矣信定有三男二
女長乃　公也　公幼而
岐嶷四歲而健步行道里
餘穎敏過人能知二歲之
時事十六歲而奉仕

神君常陪侍　左右　恩
遇異常元和乙卯夏五月
秀頼反　　神君至難波
自帥師征之　公至戰伐
之日而獸犯軍令竊出營

中而先登矣岡山之戰交
槍被創又至城門與敵人
佐佐某者及從者力戰遂
獲二人首班師之後屏居
洛汭與羅浮子杏菴玄同

等為騷雅之交而后親炙
北肉藤先生得聞聖賢道
學之風始學禪教後捨異
學而醇如誠卓乎非文武
雙才耶母老家貧遊宦西

州其臨將行謂羅浮子玄
同子曰此行也豈素志宿
心哉母終天年則身將退
不敢食言矣　公事老母
至孝居有年老母沒居喪

盡哀服闋而后捨官歸洛
遍尋名山而遂肥遯台嶺
之林麓一乘之邑凹凸窩
中築詩仙堂於其中撰漢
晉唐宋作者三十六人而

畫之揭之蓋擬諸我
邦之歌仙是迺詩仙之濫
觴也羅浮子爲之記園中
境有十景有十二羅浮子
洎向陽讀耕賦之詩而後

公味和歌而再再不渡鴨
河再不入京師頗彷彿措
門前桑之況又一生不近
粉黛亦無有妻孥人以比
諸元魯山三逕塵除半夜

燈閑閑淡寡欲一裘一葛
未敢取于人其行己也剛而
直廉而潔其嗜學也如食
芻豢四十年來杜門養痾
未嘗接俗士未嘗問俗事

所交遊者僅六七人余亦在其列洽聞博記搜討無遺特巧詩律而筆端高妙私淑唐體而得浣花之髓奚翅當世之宗工鉅匠而已

哉我　邦自有二皇子之咏以降言詩者數十百家數十百家之中不見出公之右者矣寛永丁丑韓客來　朝學與士權侙筆

語侙一讀其詩爲　日東之李杜有是哉外國之人之賞之也厚好之也深圖書堆案家無儋石宵宇廓然無所碍安貧樂道俯

仰無愧誠飄飄淳靜好古之隱君子也素能隸書羅浮子曰如隸書也者　本邦所未嘗見者也其平生之吟稿曰覆醬集行于世今

茲春夏之交臥床而不起
臨終謂其左右曰結纓易
簀之志未嘗忘焉其端正
如此嗚呼悲哉西山之日
已迫寛文壬子夏五月二

十三日日將晡而端坐而
逝享年九十歲貴介達官
識與不識共無不哀惜焉
歛了葬其處其地村民會
葬者百有餘人其平生之

恵之所及不言可以知焉
門生等來告而請誌及銘
不佞不佞忘年之交數十
年所何敢辭淨泣筆之且
係之以銘

銘曰
有器識　居林巒
安義節　泥蟬冠
懿哉德　天地寛

[illegible]

[illegible]

寛政六年のとし
睦月末つかた
平孝盛誌

題詩仙堂志後
詩仙堂志者先人嘗所編輯
也蓋先人為當劇京緣之冊有
咏詠於此堂之上書画及古器物者
採摭焉先人之每年正需日力
淹留于家為壽夷餌堂先人之意
乎因謀其善篁為剞劂哉公于
世亦是海内風流之士於此稿
有以觀不朽哉一播那以為跋
寛政六甲寅年季冬日
猪盛方謹誌

石川丈山先生三河人也嘗仕
東照大神君其佳名著于世不朽矣浪華之
役立先登功遂隱遁而終身云先生忠精
英烈讀書嗜學傍潛心於詩律始參清見
寺說心和尚授心印之證後從惺窩先生
受伊洛之道統嘗於此地卜築幽栖方丈
之堂揭古名詩者三十六人像題其詩于
上因號曰詩仙堂年九十歲没于此矣尓
来住之者遷轉無常荏苒及于荒廢寛保
三年癸亥冬我本師潛山尼禪移錫而住
持修繕成功遂為禪門之一刹余不肖相
續執香火既經四十餘載爰有三橋氏成
烈君者乃江府之武族而頃戍二條之城
有暇則来尋先生之遺蹤欽慕其幽居高
風與一二同志寫詩仙之像洎六物名器
書画之類悉皆圖寫無遺錄為起承轉合

四巻是欲使世人識先生之高躅遺愛歷
代不泯滅而住持相續者永世珍襲而不
散失也則我先師中興之功亦為不虚矣
余深感三橋君之志因綴拙語跋其末云

寛政己酉首夏　　　詩仙真光識

洛北一乗寺村

詩僊堂藏板

寛政七年乙卯七月官准
寛政九年丁巳十一月發行

剞劂　山本長左衛門

堀川通高辻上ル町
植村藤右衛門

書林
五條橋通高倉東入町
北村四郎兵衛

同町
北村庄助

堤大介 著

阿波國名勝記

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德島瑞章堂鉛排本

據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

德島瑞章堂鉛排本影印

德島縣知事正五位酒井明公題辭
同德島町梅園校主　堤新甫撰

阿波國名勝記

全部

同書肆　瑞章堂藏板

明治二十年一月十二日内務省交付

寄在

明治十九年九月

従五位勳六等酒井明

阿波國名勝記目次

正篇 阿波國名勝記

阿波國槪略記序

德島　堤　新甫　撰

夫阿波國也者南海道六州之一也北緯起三十三度三十分奇至三十四度三十分餘從西經五度十分余迄六度餘是以其氣和暖其幅員數二百里餘十郡六百廿八村戶數凡十三万三千四百餘寺院六百餘余大小社無算人口六十二萬三千餘也東隔縹緲海對紀淡南擁猶半土山西連碧岫際北並嶺嵬讚岑如是四方險塞要地也太古諸册二尊榮從生國土黎庶無幾天日驚命降臨是邦起民產業殖麻苧製衣服故呼麻植郡又牧牛馬勸耕耘因牧地之便出馬良名美馬先播植穀粟得美稱稱粟郡後更阿波也以有三好之登置三好郡也爾後國司藤原文山藤原基房其仁恕撫民也發和以前姑屬平氏其滅後源右府置守護追捕使到北條氏封建制中有郡縣之勢國內南北有十餘城又到足利氏遵策依舊爲其長三好細川氏也元龜頃天下騷擾英雄勃興強幷弱大吞小旣土州長曾我部元親固是支那秦嬴蘗種投化之裔性剛愎險悍有遠祖之暴起兵侵入我國陷城燬滅寺社民罹暴政方豐公起以書使促上洛元親以井蛙之見拒絶不肯豐公起師問罪秀長秀次兩將率三軍征于四國其屬將仙石氏等乘勢攻擊進拔諸城守兵四散逃奔獨和氣城將谷某固守保城後勸降竟伏罪奉國事定後天正中賜蜂須賀公治城置渭津今德島是也代代有仁厚之君視民如傷薄稅斂省刑罰倘有凶飢之歲速發倉廩救衆民道不視餓莩人仰仁風士特世祿多食土地也明治初年有王政復古之沿革奉還版籍有郡縣之政觀今日之盛也于沐優渥之朝恩無餬口之患彼許梅園私學校教育後進雖無朝夕之閑徒然就木以有遺憾忘拙劣之淺學有我邦名跡如此方物以爲使知世間好事家也己矣是全正記事方法於區別類聚貴方整潔淨則有缺則之事焉者竊竢四方之君子也

名藍記

夫藍也者有三種然我國產藍是周禮地官所掌染艸是也本是播之方物也寶永年間或其得其種傳于我試植以地性相應之故蕃息得宜且其色純靑染得布帛經其舊不衰剝矣人以爲奇是以波及于四方得其價金莫太無算得天下富國之名以有是品在也他邦之民慕其貨而相養覬迎取良苗倣慕雖用藝方莫能如矣是豈其勉拙失其養肥非不足也實於此品乎除我邦之外皇國中無相應之土也宜哉接境讚豫雖密邇之地同爲同生之物別妍媸之色出異等之品也況於其他固不足論也是以於舊藩蜂須賀家則以國產爲最賦課抽稅管內給之半也置公廨管轄官員許多孜々努力聽斷出訴處置刑罰殊販賣取扱方法致格嚴密苟不入他生偽有潛商姦曲則加重囚之誅也故於販賣場則德島間屋並大坂七軒之外堅禁止焉自餘戒禁之密不遑縷述也爰明治初年維新之際値無規解放之時冥頑姦商放恣橫縱走于四方傳乘藍秘法雖竭力造製其生物悉皆下品爲其價有倍蓰之差也彼宿姦伺無撿束製質物頻輸出他邦以休賓百方飛謀往々誑染戶貪一時之利倒從來原商招我邦之疲弊竟忘迫我邦之害是所謂國家螟蠹乎其後藍商材智之人如桑弘羊斷出甚力將張皇良法一旦縱弛頹難復古常慨然焦心全然是幹無幾回會盟計挽回以固結之意見愬縣廳爾後明治十四年二月酒井令公有振厲識明下甲第廿三号布達因玆藍商將起會議之際尙從縣廳命起艸委員其人廿四名今號爲其後衆議開會社定規則擇肝煎七名又置社司囑若林生從是關東賣並諸國賣場先主無混淆以結要約運署建條制學汲上下之利益締管出品是呼藍商取締會社也然後有奸惡之賈起反對會有彼此之巧是弗思甚也是以再議出京將愬農務卿藍商爲總代若林氏己戒行李綴其願書其文條貫旨趣巨細明瞭一讀三嘆今亦不記載矣人可以諒也是時令公出京故若林氏請大越大書記官細說其事由然而行止依違其後不圖農商務省品川

大幟有來縣之勞而省視鹽商之實況審察新舊之行法厚有斟酌
損益之明特大書記官百方幹旋無餘力可謂勞矣方此時幸令公
在京中万端與本省相議速得其認許已而下其布告也寔爲國家
主無遺利而遂挽回之考績大彰得起實惠之賜也爰以鹽商無論
訖細民皷舞雀躍歡聲震天是明治十六年二月也余以爲我鹽也
者固全國絕無之名品也我爲之不私也旣本年夏中有亢旱之偏
與野中富且四邑其外無慮出來甚小尙有葉虫之害尤太甚矣雖
然每段掘數金就中於美馬舞中島邊則藍園中等尋常之地也然
有不意之幸而一段三百坪收五六十貫葉得賣金數十金是沽葉之
民也又得床入瀬上之宜者有巨多之厚利也宜哉全國八十餘洲
於畠地一段得地價百金以上之土於我在焉是無他以藍生之故
乎不知他邦如何今以時宜之便於富田浦濱設建藍商取締會所
其結構宏壯顯美視以知愈於前古之日於日之榮昌也時明治十
九年之十一月也

大社諸石記

希夷造化二儀旣分元氣流形旣陶旣甄在諸册二尊摩經天人而
生國土黎庶其神子素盞烏尊以洪赫之烈謫於雲州斬伐妖蛇光
有神器其子大己貴命其功績振萬世庇生民天下所崇敬也爰明
治年間渴仰信者相謀遷於德島造營神祠赫赫壯麗翼々嚴々攝
茲盛則與此崇禮是以神德方顯日決月輝人諸以起敬拜以知尊
今茲碑脊記印三氏爲弊誘諸民置茲石其經營之奇特天長地久
神哉貞珉永傳無疆

蓍城山記

蓍城也者在名東郡渭津也天正以來蜂須賀公爲治城也臨水依
山形勝之地也金墉鐵甕輪奐宏麗無比結構絕口言也維新以來
以無爲聖世之政毁壞城郭爲不用物其後爲陸軍省管轄假爲公
園地衆庶許登覽也是以從驚門入進數十步有石梁架內塹其長
數弓涉之則兩旁石壁數仞是樓櫓之基址也聳駢屹立其間平敞
石逕左右荒原數百畝蓋植櫻樹爲游覽之場然人之所愛玩不在
于此有古池之勝曲岸疊石奇偉秀絕偏占形勝崔寨奇樹四圍繚
繞花氣侵人尤有可觀之巧是皆出古物師之心匠也四方游士窟
目繚繞起難離之情也又北行向城山懸崖詭狀壯聳特立其下通
危路踠踠難陟扶杖漸到半腹平地廣數十畝間是羅城望樓之址
也是跨絕壁東南斗出恰如機鋪其牙端買淋瞻望則紀峯嗔將響
淡海俯可掬南涉北瀉盡得江景之美眯眥艄旅舟無數出入于津
田港看而以推富市之繁華宜哉物盛人稠百貨富饒實是天府小
都會也此登臨之快何樂若之乎古之人有其禁而不得樂乎此今
之人何幸得此樂是皆王政開化之餘澤也從夫數百武陟於絕巔
四望一盡有無窮之觀不能悉記舍景喚酒豪飮無算醉舞高歌已
視夕日春園無香陽之力倉皇下山薄暮入我廬也

五百羅漢記

茲靈佛也者在板野郡矢武村莊嚴院境內也是寺也者四國靈場

第五番之巨刹也代々碩學知識之寺主所住而衆庶皈仰之淨界
也其後高邱安置五百尊其佛体凡長六七尺醫猶百方怒喜相貌
必有類我親一過茲佛場必受得道証果其功力如羅卜之拔母苦
那舍之濟父憂使考妣得二轉之樂果是以無所還不到稽顙膜拜
拈香散錢斷贖街身敬信供養欣勤不措尤哉有其故傳聞西天或
國王朝夕厲膳嗜雁是以一人獵夫日々獲而令飽其腹或日彼夫
携弓矢出視五百群雁度雲衝弋而落一雁數百雁哀鳴嗷々追慕
下集不避弓矢翺翔有欲獵夫之勢其時彼夫以爲寔此一禽空王
之庖廚得重罪失一命不忍殺茲雁放之衆雁擁而冲空飛去速皈
來覿縷述之待罪王愁然而慚悔念傷爲遯生之夠竟得佛果也宜
哉是大雁者如來覺王五百群广大羅漢并爲誘戒惡王之妄執已
開覺路令脫千劫之罪苦得圓滿寂淨之妙果是全茲靈佛之功力
也世人以精心之誠請祈不怠則早出六塵之愛海陟四德之高岑
豈亦不唐矣哉

鳴門記

阿之爲勝槩者不若鳴門之怪特也海面之狀巉巖怪石千巧萬詭蹙浪盪擊盤渦迅激其響激越起劈地震天之勢駈白馬走金駑其汎豚急湍突起南趨亘七十里爲航海之患其猛烈震威國所無於他或喚尾閭又稱沃焦其名不虚矣寔有以也余有緣常々游觀人生奇觀何以逾此只世人無間乎視與不視而聞其名而推爲勝退想冥捜賦其景勝好句妙吟載於諸篇也唯以危險之懼未嘗多遊是以盛蹟蕭然無與目褻之騷客蛋婦漁父慣習陋之余以爲獨造物者幸不幸有不能傳其技乎於物有之況於人我將疑焉倘韓柳之曹令在於此則往來惚怳以受此海之勝得茲遊之上崇其臺延其欄看玩在樂乎此而喜笑謦欬以其異態示爲我有而慙嶹南夸奇西山競秀之肥且以祁翁悟難爲水賈智其記文以奇益奇吐況物之秘說貽於千載使我曹一讀乃得鳴門之眞面目嗚呼其樂可既乎是亦聽海若之意見而已矣

日峯記

日峯離德島二里東南在海頭余或日訪之全非佞山嶽爲登望之樂買腕車走從中田村左折過田塍向林麓岐路將迷取決田夫就便捷而登其險似太山之懸崖跪咫悼慄少登示憩喉間如鋸不忍渴求水半椀斁蓮不强賓之貪宜哉汲井山足負荷而登推其勞賞價是尙廉喜而傾斁杯勞疲猶難留是以杖頭勝狀一不能窮焉因以爲以非敬神之行使我愧顧乎俛焉買勇益滋激厲漸到絶巓重疊怪巖其層數弓安小祠於其上四方絶壁目眩而不能臨視也其石罅只生松柏偃蹇屈蟠益奇愈怪使人驚嘆也植杖右盼小松嶼南天女沙皆奇岩特秀邈之外積水蒼茫風帆依微南溟遠隔塵蹤實如巧畫也寓目一時倘朝來之勞游賞移晷飯來燬前役就北路下則左右艸樹陰蔚視而可愛玩無一奇殊闃然不逢升降之客獨嶮勵影曰幽林寂寞無人訪却好流鶯弄數聲是只洩幽趣之情經千切山之麓渉津田浦晡時飯我家偃臥忘其勞倦也

櫻間池記

茲池也者在名西郡櫻間村故喚名焉傳聞往古池面數頃清澂如磨鏡其下流利萬物急湍冷々傳碎玉鳴絃聲四圍櫻樹芳艷濟奇陽春呼人是以延保之頃在京園位慕其名狀芒鞋竹杖獨歩到於此以名花好水皆入襟袖池頭留杖吐詠歌數首因是得西行名也池之美於是而彰其後源延尉討平氏赴於屋島路出於此玩其勝槩天以鍾秀措於還僻爲嘆其盛迹蕪沒爲芻牧之地徒傳其名耳往時文政年間國公峰須賀君方出京之時從駕廷有茲池之間遽起舂簣之功裝出土山斫植櫻松決疏汚泥復古池之美眞起可觀之奇也後因舍人勸說探大石于海部郡東由岐浦俗喚蛙石少似蟾蜍之踞也其重數千鈞撤運之勞莫大之鉅費其他功用措置前人之迹悉備矣世人之所知我今喋々不記載略焉其石屹立在池頭以添池景之勝萬代不磨之貞珉也

津峯記

津峯在那賀郡國中第一之勝槩固有瑰偉特絶之觀也是以自古騷客游賞詩賦悉其狀好句雅文不可勝計也其山南蒙干苔島東北跨見能方大原於兩地崔嵬禿兀峻如削成絶嶺全石不戴土也是以自古松老杉屈蟠盤根寄托巖罅皆是千年外物也偏宜其看玩供攀陟之樂不厭危險忘苦而進已到祠頭嚴肅廟社秩然崇信起敬神威洋々益有功德於庶民其靈自呼入日於日我曹忘忙癸假繼禱万福況於其他乎幸登臨之今日値明媚春天迎江面之美特紀峯全形聳秀雲瑞奇特有呼詩之象似知余有濟勝之癖矣南天連水万帆行重更難收拾者因逍海之廣而然最可愛玩也又點々島嶼角列散布大小奇絶各占形勝一寓目而盡得之嗚呼眞宰鍾美於此是壓滕王閣與岳陽樓之觀令不擅勝於海西乎獨以爲員嶠瀛洲之好徒有其名而古往今來未聞嘗接於耳目是亦不足擬矣然則茲景也者南閻浮提最勝境乎如何

羅橋記

祖谷山在美馬郡也西南接土州僻陋深山土俗朴實有太古之風也維新以來教化益洽有小學校之設知鼓舞之式讀書之聲動于窮谷民皆有厚喜於是我門生某爲教員祇役于彼以皈省時訪我話彼地形狀凡是山西東十余里南北七里祖谷川貫通中央西流下到川崎入吉川左右絶崖急湍溪身怪石偃蹇角列無溪風之便又揭跳固難是以土人相議於德善名因兩岸突出之狹編羅葛架于溪上繫兩端左右樹根通往來其長三十餘間如神施鬼設也方冬節恐雪壓纏羅尤疎是以涉人密備墜落横杖腰間無慣習者忽心驚膽破足如踏空怖不能進則左右搖動如瞰纏不能定而患傾覆匍匐捉羅俯視急湍噴白在數百尺下怔忪氣沮進退是谷乞哀樵夫受携誘之扶逃危迫之難其人面容異常似劉子出壙是長懼之所致乎其他因便施短橋所々在焉世俗有歌祖谷羅橋與君則渡丐落而死則諸共丐以鼓歌知其危險余只遊所聞未剋殫也

大龍寺記 附灌頂瀧

大龍寺也者四國八十八所靈場中尤奇特之道場也山似盧阜寺類頭陀寺古昔高僧空海師値名淵勤操僧正得聞持法而躋攀於此誦數百遍有感應道交之儀明星來影現悉地成就之瑞大劍飛來標薩埵之靈全是筆飛焰於鑽燧之實德也將石室大龍向壇低頭仰師德之奇異受得果期入南方無垢界變佛身其棲窟洞巖始穿朔如不容俯而進步則窈然幽邃數十步頭上巖面悉印龍鱗一々如齒尚有腥氣使人危懼沮喪不得以留倉皇出穴又進杖觀灌頂瀑銀箭一條清心洗耳傳謂大覺優游而示來迎之妙相也衆生到於此膜拜隨喜起勝因之善根誓悔昨非以行明是只願滿普法食如此有緣由空海師開域之名刹其功德異於他殊勝法力脫三有之苦源漸得涅槃之樂果晝日夜賽詣絡繹成群可謂盛矣

鳴瀧記 附土釜

余往日携三四踏生招搖曳杖訪之經數村巳到於貞光自街心轉角數百武進就山路絶險尤甚用力漸登猿徊有小店鬻醪酒各自雖備一瓢計前路遠先後與之貯先吸酒傾數杯其味醲酷雖無媚其口少釋其勞相共當登旆巡半里無所遊止左右松林繁茂榛莽蔭密唯於雲煙有無之際颯々之聲衆皆促其瀑之近快走爭先而進所到尤深因以爲好學之者汲々於名循々不勤而食其得實似此行也不忍其勞而不極其道中途將廢也相共告戒緩步移時巳得瀑之勝瞥視認其形之所存者水掛巖頭灑々迅濺其高數十丈迸沫隔數十步沾人袂中貫有通路状水數仞其下如倒天漢落其泓其響如雷响矣嘗聞値雨後水漲則忽變其象自瀑口離巖直下數十丈踰其路爲一條白龍躍泓淵其聲如天地之崩裂是以得其名也慣習之士入苟不驚停往來如嘗恰似二荒裏見之瀑只水煙蒼茫如在洞天玆瀑之怪特變幻因水之多少有妍媸之觀徘徊探討求奇處坐巖上而醉唫移晷又訪土釜屈曲危路進杖隔數百武洶湧之響傳耳底已到其上扳古樹瞰視其淵則四面全石依稀如釜水勢激越沸騰如烹電閃盪擊噬其涯潛洞腐鴻不能究其際只怪足下之震激耳其故如何土着樵商時々自茲上流浮樵木流到於此倘値河伯之咎則無數樵木淪沒釜底雖歷數日不能視其一木於是其主齋戒盥漱顧若莫清酌不問尊大小祟之密其祈祈誓投卑乃其尊三四回而沉水底否倏然空尊浮出其祈如荷軋沉木絡繹出流此其一奇也又自古遊於此認其狀而將圖之者喪其朔不斟矣世人所知也相傳國公臨覽於此則溪頭設機鋪坐其上俯而視之忽魍魎現全体拜服呪近諸士自公袖下瞰之不能匿其朔豈不大怪事哉嗚呼玆絶奇於全國中無所媲之物也到於此視之無盡有感無盡有懼若有一步之過既爲黃泉之鬼人々告戒子孫令不視而可也全非立巖牆之類余偶談而訪焉只抑畏戰慄苟無遺與之樂切思無恙而共胥訓告有皈乎皈乎之歎更忘引觴之遊只愁暮色蒼然之至不能窮其勝概慊然敗興共取便道三鼓入吾盧也

八阪八濱記

阿國第一要害直險在海部郡八阪八濱固是不啻於我阿全國中類于此北越不知親不知子乎其餘未聞在焉西南接續於土佐峨峨高山其嶮崖如削一步不能防實危險之咽喉也東蒼海渺茫洪波有傾激之暴路岸多瀉若少風起則來激擔人人知以駛走避害沙路山途相半邐迤上下亦因其便如是阻隘於古乎我國之寶也元龜年間長曾我部氏蹶起向隴到於此歎曰嗚呼是天下之至險而蜀之劍門豈及之乎阿人少用力于此我大事去矣今一人不防之阿讃已在我目中也遂置酒巖上行祝杯也如是險怪奇絕左右前後可愛觀亦多在焉於今從王政復古聖人出而四海敉寧一不憑險阻昌泰無風城隍無一所用又何問山川天下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之時也豈以是險全奔跨示於世哉以險中之奇起其記而已耳

三谷記

三谷村在美馬郡其縣西十里余從往古有小城北條支族據有焉元龜頃爲元親所滅天正以來屬稻大夫采地其幅員僅數里固接

小島東控尾山人戶二百山也畠相半薪蒸其外出鬻材其地肥饒產名藍其價不讓於他也南有嶮巒爭爲雄雌者殆不可數也有溪喚大谷其流屈曲有怪巖溫泉懸焉稱百百溫其水經々直下聯岩覩泓春雷吼夏雪噴淨蓄清澂含山色不碎影寞幽闇奇處也其側榛茂茅筱奇樹異卉特虎杖蓬生似賀茁也有鳥長喙短尾類鷸擊不知其名村叟傳他無之物其下流多小魚溪鯛丁班游泳翕忽上下悠揚得其所也余生其下日夜游玩爲之傾盆喚詩樂焉其西數百武堤谷棧々細流吞涸窨住焉故有此名魚只鰷尤僅々耳其景狀不有所記我爲之不私寔是谷之愧也委流合大谷流也又方其東有小谷喚才德門谷是固經流多以保彼口分地有兹名以是三谷爲村名也余每聽之山有莊栗剝削則感其氣而生特秀奇偉之人宜哉是僻陋掌大之地從來文武斬出世人之所知也吾容奔走于衣食已辭鄉三十年祖聞風俗移易之醇嚴乎以爲雖做出幽谷之樂以得忘故土之罪爲有所冥懷記焉

矢上楠記

予或日有私用獨赴於板野郡竹瀨村昧爽到於名田舟梁有人追蹤來視之市人也謂我訪矢上楠余詰曰彼樣樟所々多在焉彼有何奇遠訪之乎彼嗤笑曰君未視彼樹乎倘一望乃膽裂眞皇國無二之古怪木也一看可得驗柄切勸誘不措由是弃捐急要左折易路到其地視之則在神祠之旁而竹樹環合蔭蓊蕭條使人戰慄已進樹下共試絜矩其圍凡五六丈幹如磐石少無朽腐只多瘤癭似駿壁怪巖特秀偃蹇驚目之物也仰天料其高概數十丈枝條夭嬌拏空旁張客曰自古傳說欲究其圍脫屬一巡踏藊而皈其所則必失其屬然向其旁小社謝其罪乃得其物必矣自餘有怪異百端在奇驗悉難記余以爲楠木精變魑魅自古往々有之是其受氣之偏異于群木乎由是觀之玆老怪奇木有偏異之靈亦奚疑焉夏天遊于此鬱葱茫蔭雖得夏氣之涼起凄神寒骨之懼甚厭佇立强與市人別訪所志而辨措得宜快走皈其廬勞倦就寢夢不穩起挑灯記

大瀧山記

大瀧山也者在脇城山西也其爲勝概傳于世間其名尤彰矣余往年嘗作玆山之記固其巖樹山泉之美自在依然只寺社堂宇有經營易置之變也余今玆記阿之勝狀至洩此山有所不慊且人以容喙矣是以獨拾石級忽視一碣於巖上四邊鐵柱翼々嚴々圍之佇立誦之是明治解藩之後稻田家臣向意勤王次三藩竭力出群是以獎褒異數屢沐渥恩舊士猜忌益强出京企哀愬計事難就脫走皈國班爵凶校行放火犯殺數竟就極刑其子孫於今慰亡魂其孝心雖可哀恤固不足輕重矣只惜相與立私有妄說觸忌諱也於余豈亦奚咎矣從夫進步觀音祠闕眞珠庵浮圖益加修繕盡善美其外無文注祀大小新築是多不遑枚擧也東南最頂招魂祭標是蓋之西鄉氏暴起之時以征討盡忠殉國之曹吊祭慰亡魂也誠加此英士其精忠貫天地亘萬世與日月爭光所謂守道善死可欽仰之忠臣也因惟以罪躬刑死人斬列於一山甚哉薰蕕同器山靈何以

爲容乎將待雷震乎嗚呼如何

鰈瀑記

鰈瀑亦謂龍瀑也在海部郡平井村訪之進步石巡荒凉崎嶇艱難之危地也如是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多在焉漸到於其地欲窮其景狀河伯有捲水煙之勢而掩蔽愈密記之雖不能十一苟以所視擧其概凡從瀑口數十丈激箭射泓雪濤沸洶迸散濺沫飛煙空濛似鬖髿雨濕氣滴瀝榛莽層陰自迫人是以兩崖水蛭尤衆有嚙人患無其具而不能迫視焉瀑之左右荒巖似峭枝之屛泓淵之圓數十畝怒湍猛烈響震乾坤左右有怪樹之叢宛然有蛟龍飛騰之勢髻爾胆裂無登躋之與起戰慄之怕只促皈歟之嘆不能吐一詩豈不恐乎不恐乎因惟余自幼踏天下之半訪奇探怪尤愛瀑泉極遊賞然而怪特如此前後未嘗視眞是奇偉非常人間不在之物也然而以置僻境危險只爲山農樵父之弄觀是全眞宰造手之偏乎於瀑亦奚慳於人乎有之此余所以深嘆也

鶴林寺記

鶴林寺在勝浦郡生名村也歷刼不壞之古梵宮也　桓武皇帝創造而有緣由之淨域也然而朝廷有大事必下宣命使行法而祈也從夫經年　桓武帝延曆二年詔國司藤原文山而建立堂宇其後下詔使空海住焉進久之頃源右府深敬信焉寺領若干田加修覆寺樓其以來時々命守護地頭百凡准備無怠弛作崇奉以祈昌泰也自古每歲元旦從東方白鶴雄雌必翌々飛來集松檜或栖棟甍午天鶱翥沖雲去因玆得此寺名也余與富任有忘形之交躡往來躋道或日赴於彼攀于翠微登西方巖洞險削怪態如畫不可名狀於東方則前林掩蔽惜江景登探者以爲歎悄然進步半里到於山門回顧則山色江面諸勝莫得遯隱於是蕩滌胸衿更騁鬱結起倫閑養志之爲寔幽邃之寶地也獨怪客年催回祿之災喪寺樓堂殿失舊盛之形一視三嘆心驚目駭因以爲禍以來已過一年未視經營之事有緣衆生盍圖再建若以孳疏勸捨施則相率畚附惟恐後時以供養亟得再興之美必矣富主雖有德之爲人獨力更巨營辦雖世遠事異固往古天朝係開創巨刹殊從國公賜若干封戶邊豆四時加香煙朝暮燈之闕若今如此吾深所嘆惜是命乎如何

德島中學校記

阿之爲國也水土百物盜於四海黎庶饒富所無於他是以民志不堅自然皆疏於勸學事其力不能振未嘗視特秀人也幸頃者因坐運開化之盛從縣市外萬僻陬學校之設督課之密至於大備爲天下所不讓是以三尺之童譚天文推步議萬國之刑政其智使能諭親也是皆勉學不倦之力乎固吾邦無於古而在於今是也世俗好惡之使然其教之進有當然者乎余以殘喘之軀幸視千載一時之難遇後進賢士比肩騈出爲國家之用是全學校建設之功不其然乎不其然乎爰明治十八年中學校師範校移於富田浦其學舍校廨經營結搆連甍延宇輪奐宏麗劃壁法故翼々嚴々盡善盡美古所不在人不以爲侈已成而來學者數百員可謂盛也然而其必可感愛者全不在於此其爲教師人々天下傑出之能者而學究天人通萬國之事情古昔三代雖三老五更不足比擬也今玆以五月廿六日嘉落成之功特行開校式其日士庶縱覽令聽絃歌之音余雖非以塵露仰稗盛大之崇深之軀偏被優渥之朝恩幸以爲太平之民於幾不可默上進狂瞽之妄言而已矣

撫養記

玆地者阿之東北隅也最繁富之海港而其民匱乏者取貨於他船故自古有無窮民之謬殊無上國產有齊田鹽鳴門鯛石花菜海苔海帶海鹿舛波及于宇內因玆營生理者不尠矣民俗無他只考機利便是以情懸奔於貨欲之途忘本趨末多游食之人自有酒食之奢時風騷亂視而有所歎也古昔木津上浦魚鄉蚕戶於今變富市歌吹海人戶數千富于幾戶富肆頭西安于金毗羅祠百堵宮墻積翠爲林肅然示嚴威之靈是以詣人接續憧々沓至過四軒屋度岡崎右折訪淸少納言有小堂香烟不斷是人罹病患禱於此終焉以

躬患推人患其精爽不朽救人疾可謂忠恕之婦也其東北有妙見山雖山不高四方斷崖東南枕海西北市塵有海滋絕奇之觀因茲唫客時々登路不息在絕頂植杖蜉蝣囂塵之中起遊閬苑之情也從夫下東步白沙到於早崎米肥商船自二千石積以下數百艘碇泊窺物價高低數旬不動土着人有意外之利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從是距北泊一里余比屋連軒皆安其業無凍餒之民是全名港之餘澤乎如何

勢見山記

玆山也者慶雲年間之開創而神德昌盛衆庶之所皈仰也中路衰廢奇𣎴源平爭戰之時源義經從攝之福島度於阿波上是山懇祠頭簡撿從兵指令軍謀而後決成敗神閫是以喚勢見山於今逐其例於神前庶民探鬮以決禍福災祥白於著龜苟無齟齬余惟如義經英斷果明雄傑從臣忠勇俊才所謂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然後得成功也豈徒告之神取決探籌是鈌々好事者爲之乎雖然著

爲例我豈不敢間其事也先從大港陟則有石華表至於此想像丁令威其旁有石燈籠阿之名產藍玉大阪積出荷主之寄建物也其高大希世之奇物石階並左右玉垣悉皆不二之珍可觀也其側翼然有觀櫻結搆無論登望則紀峯淡海接于目睫歷視娛人大觀如斯世間希少也西有鐘樓報日夜三八之時將盥漱則潺湲清水吐龍口入水盤茲水値旱潦無增減實奇水也左右獅犬銅與石奇工盡妙宛然如生獅使人畏懼也向其本社肅然威稜顧若起敬棟宇宏闊不待言人以知焉其繪馬堂之臺樹架數十仞之壁端靠而瞰下途往來七尺男子如嬰兒戰栗不能陟視也率揭諸額名畫奇書自餘百凡不記載略揭又近頃其南設忌部尊神假坐當時經營中是亦大業未就是以不一言閣筆而已矣

高越山記

珠嶺高越山呼阿波富士在麻植郡川田村也西從拜村陟則崎嶇一里餘少無盤曲是以進步尤難矣山中處々亂石怪巖使人怡目少舒喘急聲賞州中之高山也神祠宮垣莊嚴各有光華松檜際天皆是千年外之物也四合隱然白日蕭條不可仰望而起蕭淨之意有所人情之難言而一詩以洩塵紛如洗絕閑却認得煙霞隱趣淸獨不堪留杖早就皈路到於中合得眺望之快西從池田東究德島富饒邑里華屋連甍勵惡宏壯驚人目也余注視嘆賞焉偶樵夫有藉艸憩谷余曰君只賞民居之盛不知烟霞好在之勝乎今所看岩津是也深淵浮淸淸瑩秀澂其色如黛深不讓四瀆而奇巖怪石就中最大呼京石頂上坦平四面且十畝其形象向京洛是以喚名焉每歲仲秋之夜佳士好客遊於岩上催觀月之興其傍龍石角列聳立爲奇狀者殆不可數矣殊有岐山添勝狀供險入盡屹然壯觀推衡巫也經耶馬溪岐蘇峽而山陽拙堂頻稱絕奇播於世間行文奇賞知彼不知是之過也且此吉川水涯詭狀異態絕口言也君只忘目前之佳境有天然之樂如何曰汝耽山河之玩不知世情之要今民敝文翁化蜀之澤無疾苦之嘆期屬太平也是以先視人民之盛

衰也彼無一言唱墓門之詩而去嗚呼是延潮薪人之類乎余無蘇門之見不卬其蘊而不能得歐二章憮然下坂而就芳川買船皈吾家也

吉川記

夫損招益益招損於是川乎有此變換也源發于豫土其流凡四十里余委遠至撫養近入于津田浦其支派皆以灌漑之便沾潤萬物令無枯旱之患其功尤博矣國之產品多出僻陬其搬運之勞費減約價之半幸有是流而無馱馬擔夫之煩於平水則二日達於德島方雨後水漲迅于矢一日程無論也如是有捷便而省其費耗是以沿流庶民有此川之賜撫育妻孥幾百千故豪商富農隨所在焉得天下豐國之名以有此水在也然則其有益巨多寔我邦至寶也又秋天積雨洪流暴漲潰冒衝突裂堤崩岸橫流散溢汨于地垠南北山際三四里許無處不水也轉瞬變爲淵天鄕亡傷人畜落害太甚矣嗚呼哀哉聽呼天哭泣之聲時々在焉因以爲所謂禍福相因之

川乎塞損益難相輕重也自古建水利防害之至道瀦疏施法微密撮其機要無所不行也可謂悉其術矣雖然暴流之烈如當今爲大患然則以其功費充堤防方其衝突要處堤址用巖石疊以塞半以上須厚板駢植然以土沙積塞則幸免崩潰之害乎只以沙土耳爲堤乎高雖如五岳激水之勢難於復止崩潰之衝冒破壞田産却而强無堤之水也然則各村之庶民輯和不間居邑之利害以土地形勢之便利修治堤埇以順水爲得計共黽勉不倦以是水爲暴寇從事痛捍廻謀慮避大害可謂急務矣假令雖出百白圭於此水則恐無其術矣於今察下情翕然以用木石皆爲主於修築之法而有其人也我亦何謂乎時明治十九年仲秋也

剱山記

剱山也者在美馬麻植兩郡交國内最高山也其神有令德屢救人之急難其靈驗愈著矣是以崇敬之信者世多在焉雖然自古有厲禁平日不得登只六月許數日之詣人々守炯戒於其時已到於取垢川入水源其躬陟容易裝危慄陟不動坂險路一里余有古刹曰龍光寺從來是社之別當司祀典於今不然徒安置不動尊耳從夫至祠頭經路卉樹少筆竹稠有天馬降食之說徵其葉形人折來爲土産也人得而以其葉和淨水服飲之則諸疾忽得復常也是以可推山靈之尊也已陟絶巓四方曠濶徹無遮掩因以爲無韓公衡山之禱一臨盡萬形之妙以悅目爲歡也忽就所其贍記所其聽也方眼下東讃志度屋島是源平爲永爭戰之地也 養和帝値蒙塵之厄其從士以三種之神器逃匿此山事定後營是祠安于其劔故留其名其後裔數家蕃滋在祖谷山於平氏寶器特赤色錦幟弓矢其他若干傳其家世人所視也其系統歷然賴氏比五家山之說有勝于彼確說也强而辨之苟以無其益只略記云云

立江地藏寺記

玆播池山地藏寺也者四國第十九番之名刹也在那賀郡立江村也固是 聖武天皇之創建也此本尊地藏菩薩也者養老年間依勅

行基菩薩爲太子降誕平産令雕造小像也故稱于安地藏衆庶所尊崇之靈佛也高祖空海大師有再造之勞作六尺大像以是小像合入肚裏爲合像也玆尊佛功德洪大得其靈驗男女無數也往々古只人々口碑空傳不足記載矣輓近得現前之奇驗而驚人耳目西播或某老媼實得適悅之最報也尋其由緣是媼旦夕無他向意禱此尊佛不厭奇驗之海無識不諳國家貧而乏路資乞借近隣以紡績之功質之更無怠弛積年日久是以有無福邪見之人頻起依佛無益之謗賠責藉々嘲罵更夷然不爲意故以止拜佛之行說其家人慫慂不措也或時家婦向姑曰無緣之衆生無論雖然得一奇驗懲戒是闡提則共爲出世之誘導令免沈淪之苦豈不可乎媼感婦言有其理或年春又辨行路之資已戒行李方出家向婦曰我是行不受最報之驗則如屋前之溪水誓結凜然立不拔之志其意以爲倘不遂念願而不能聞執佛歡則永爲地藏寺之鬼訪無量國之域拾十重荷値投記之春又不得罪滅之期而落無間獄出夜夢谷値羅刹之輩煎沸釜鉄火流喉我豈何厭求生活視惡棍略向諸親示其意告別飄然到於此寺請和尚曰姑借堂緣有所祈請其形色異常寺主毘慮以雖僧時々令伺察是媼三日三夜不寢食瞑目精慮渇聲讃唱之外無他稽首禮拜彼躬愈傯夢菩薩告曰汝感皈仰之誠心令得其貧蹟晨起盥漱撿四体有其驗則早皈國示隣里之衆生俱拔三祇迄劫之罪苦令亘三有之際則是全出汝至誠之誓願其功德不尠矣因玆昇得果法身苟不疑明日必就皈路於汝鄕家必有其信媼夢覺少左手覺其傷痛挑佛燈撿視有其異疾行以其由說寺主主起奇異之思撿媼之手則不思議乎於左手瞭然肉起地藏菩薩尊体其像如畫佛躰勿論迄持物具無些欠缺未曾有之奇驗也和尙始寺中人々感喜無量從夫媼盡數日之報禮皈國告其奇異之靈妙家婦又話同夜之夢菩薩立枕頭曰汝姑固是余應化身也時山陽之衆生慳貪以難度之故假媼躬化有緣之衆投結果期離二六之緣拔丙四之苦爲令得佛果也無何汝視其驗勿疑云云於

是益起隨喜之勝心且拜謁禮如居涅槃之淨界無俗塵之微風仮仰之曹日々群集履踵側肩禮敬崇信人只呼地藏願母尊以爲佛也得此最報其家益富昌是其奇驗一也又以惡種之因得重罪之果者或於地藏并前忍纏垂懸鰐口之紐彼拔脫髮貽懲惡之戒之羼多々是以隱惡之曹不得度寺前之橋人以所見聞也實有勸戒之名刹也余與彼代々和尚以文事有忘形之交深知其事由也固以腐儒之躬可排斥寂滅圓滿之說不待論也雖然得空海大師應化之賜故不顧世儒之嗤以所見之實況記載及之冀以俟佛之妄勿笑余拙劣云爾而已矣

童學寺記

童學寺也者在名西郡城內村也後則層峰削成茂林蔚薈前則大池浩汗淳滀緩藍平堤實我邦之勝地也往昔高祖空海師未皆髫齔之時游學出鄉來於此晨昏從事習字有是名也或年方亢旱有硯水竭乏時出後庭立大巖下以筆管刺其半腹倏然淨水涌出於今

雖値旱澇苟不增減用其水加持醫諸疾其奇特功驗益多矣是以無擅越之巨刹而其富盛不讓於他是全大師之道德也嘗聞往昔境內方廣于院列刹相望奕葉住僧師行嚴密陸法雲於貞際曜慕日於現當傳灯不滅之道場也豈料元龜頭長曾我部方四國基略之際燬滅寺社罹其禍害一旦爲灰燼矣是以大門址墟在數百武東下也其後或某法師苦心竭力再建堂宇追高規已與復逐日昌盛愈於前古其以來北山履軒其外諸氏昭德記功長短頌章輯錄祕爲一卷傳之無窮智秀師圓業行淳修學兼內外善文辭朝夕往來與余談經義適介于余請安積艮齋先生文使害城書焉不厭飩費遂採大石于鳴門刻以建傳於萬代實南海無二之寶碣也

藥王寺記

醫王山無量壽院藥王寺也者在海部郡也四國靈場中最靈異之名刹也是往昔行基菩薩因靈夢之告而有開創之道場也特聖武帝深有崇信之賜也高祖弘法大師方四十二齡訪來於此爲禳災除厄躬親彫刻藥師如來安置於本堂尙建七堂伽藍天長中淳和帝有勅使經營本堂附若干田畝又爲禳厄馳勅使賜寶劍錦帳也塞列聖歷代被洪惠之上寺也是以其堂塔經庫鐘樓山門其餘殿舍院建築修造尤爲宏壯矣文治年間後鳥羽帝有再營之詔益加麗飾莊嚴連甍烜赫巍煌屹然大道場也豈料寬永十六年罹祝融之災無虛燼矣乃者蜂連佛閣最極宏麗謂復舊構矣是皆國公蜂須賀氏之喜捨再建也於今五月每歲遠近之衆生無男女別除厄之詣客絡繹駢闐爲著例也余偶訪先住智秀和尙誘登高樓感窓外之好景賦一詩日暖風恬暮春天偶遊樓上眺窓前高低巒聳屛中列大小島浮鏡裏連綿蟀蝶飛帆影沒蒼茫魚躍水光鮮絕奇如此吾何貪淨隔塵中謝世緣是於今二十余年之昔也

德島新街橋記

夫新街橋者架新內街心也然而得玆名固新街富榮以愈內街俗爲稱号乎不可知也是度芳川廣而有橫空之勢往來人涉上下影

動西有眉山聳秀之奐東殘蒔城山之詠山色水光朝昏眺望有快人意之樂也特到夏天避市熱之夜橋上無數士女盡夜不散迎富川之凉領滌塵之風也躬非肉食之列飽夏氷之冽因以爲雖浪花二三名橋豈亦奚讓哉又東岸街頭有四層高樓兩店駢立皆肉鋪登之則東紀峯淡海西雲邊珠山有一瞪万景之看也是以游客不間肉味之甘苦接續登遊逐日富榮向夜天則軒端灯火數十光燿射人從橋頭望恰如烟火數點散空中也視而以感嘆矣近來許假店兩旁星店貨食餠師菓匠桃酒的尤多釀其外花卉賈人喋々街沽詨呵減買喧囂如雷也安有仁政之厚置変番所侯邏之吏嚴密撿覈是以雖無擧哄之輩時非無狗撲之須利是亦繁華群集之所致乎又設建電線局通万國之便一讀揭示則皇國之備出無論雖五大洲之信立刻了然其迅速可感可仰之事也又橋旁常開劇場演史曲師弄玉傀子幻師傀儡舞伎先開場從末內薄重沓之來客視聽投切投之伎喝采不措尤哉生且淨瑠之曹皆是富時艮巧雖

然是全無用之戲遊雖無一可採之事爲婦童少以有勸善懲惡之誡記以爲談柄也

脇町記

和氣街在美馬郡也永祿年間以來長曾我部氏勇臣谷忠兵衛留主此治城獨於國家之事惟是惴々竭精敝神無所不至固老軍事專贊謀議以帷幄之功食邑異他領三郡名聲藉甚矣天正頃豐公發大兵征伐四國諸將受命向茲城仙谷某提一軍當先而來城兵要擊于拜原河原放一矢斃仙谷騎馬殆將生獲從兵慌忙救其急僅脫其躬城兵引退固守以大軍每日來攻戰城中不出長圍不能拔仙谷愧前敗激厲諸軍朝昏打城谷氏盡壘壑之術幾回退敵且從間道赴於本城切諭皈順元親伏罪投降事定後此地稻大夫爲采地居守此城無幾何以桑村爲替地於猪尻構宦邸以居焉彼以有宦邸之旁陵和氣以呼脇也其城址置禪院曰貞信寺稻田代々香火院而九上寺也寬永中稻大夫爲城代移於淡洲本雖然緊殘繭儀光啓風采是以茲街之美與他殊軌芳流未歇市人嗜文武綜衆藝自有美風也編戸不滿千數有鳴鐘食鼎之賈也王政復古以來以公用之便設建諸官署聽四郡庶獄淸吏端正視民如傷是以仲公平之政人民出入百倍前時益爲繁富之地於今次縣市之盛一大闤闠也

箸藏寺記

箸藏寺在三好郡州津村也世傳西讃象頭山金毗羅之奥院也其神不知某名然神威不盡之靈加於海内外至誠敬信之曹日夜絡繹無遠不到寔皇國殊勝靈域而播名於四方也自東南陟其山嶮路凡十八丁櫻樹夾路花帶暖煙輕盈媚人看過忘勞到山門乃回顧則左峯右嶺青帳展畵屏芳水逶迤中貫銀蛇百里走使人應接忙崎嶇被役沮喪喰情徜徉進步東偏榛莽蔽掩西方闃寂懸崖臨不測之深壑有戰兢之恐擬是徐步已到棧橋頫視則危巖絶壑神漢激玉古松老檜蔚薈參天白日猶昏天狗群集有勸懲之

〇十八

爲而驚人也豁旁在石窟其底徑數十弓喚藏谷舊傳於象頭山以每歲行事所須箸除夜搬運藏茲巖洞方其時忽然一陣猛風激烈有其隧艸木披靡人知而以不往來因茲爲寺名也從大度西少登路側有工作場諸職人數十日夜斧斤鋸鑿之聲不歇可謂盛矣進杖數百武到祠頭悉皆石階左右小社無數皆以有名余愚不知也其本殿結構棟梁栱檻節梲破風虹梁諸獸草木雕刻盡妙鬼設神施聲飛輪奐絶口嘗也宜哉鉅費無算積十數年之勞已就所無於他也環視顧步覗繪馬堂先揭奇特之得加護消滅災禍以得福祥前後雖述妥西讚多度津領百姓某携姪赴於他探捷徑步田塍遇藩士來路狹難避姪誤觸刀鐺士憤怒瞋目將刃彼童伯父泥首謝罪吏不聽拔刀斬焉童忽消亡無其影時正午天殊曠野無所匿躬然如此彼士只呵罵去伯父疾走皈告其故擧家驚愕村民相聚祈諸神佛號告旻天各群爲列哀呼於四方更無音聞茲家積年敬崇是山神因以速使人走祈豈圖彼童憮然立祠頭衆感喜聞其由其躬不知恍焉在於此只院于如出壙中是全彼親精誠通于神明所逃大禍也顯々神德其應如此天下所敬仰蝙起他神所不及也其章於今七十余旬益起敬信之感每年祀日賽詣無怠人之所知也如是爲茲神所福饗固是誠信之所致乎到於此俯視境内則厚棟連甍五十余宇悉皆宏麗貴驚人目寺中常住緇素百余員憺忻玉食誠是神德隆盛威靈益加日逐昌盛如是余謭劣不能盡識只章々遵所視而略勸而永貽于後世也

切幡寺記

茲得度山灌頂院切幡寺也者在阿波郡也往昔高祖弘法大師擧所建營也其地絶無之淨界向東南陽地也前則曠野悠遠睇望超忽後則層峯鬱葱古木參天翠微靄壁有流水傳淸音也高祖始到於此天降五采幡于空中倏然兩斷一片翩繙西飛一片落于此山由是感不捨之壇速建堂宇以有是由緣爲寺名也又俗傳處女有抒抽之說余確乎不辨是非也奕葉住僧有德龍象昔弘六度導化

〇十九

衆生令得二輭之樂果是以渴仰皈依之信者日夜絡繹沐出世之最訓百十爲群一心敬信投米撒錢老少奔波喜捨供養因玆無窮進之勞福田自殖委積如山得有富之名也是以創造寺觀盡其善美境内堂塔樓閣連甍連軒金碧熒煌當時未有倫比也嘗聞曆應中三位足利直義深崇信是寺爲祈武運造建塔婆鄭重供養其尊師宥範阿闍梨也其願文於今永傳於寺也玆奸賊之事跡有無豈以雖不足爲輕重然是寺之功德其志可感愛也於此人猶如是有隨喜之勸況吾根爲信之曹作崇奉以祈福祥也亦可知矣特挽近歎天之信者最然此觀世音遙於處所專營堂宇結道衆自朝至暮敬信不怠讀誦務能化聽利益之理說有斷身以爲供養也是以可推根本蘭若之盛大也實是尊佛不盡之靈無信不應也或仲孫瘞或明盲聾其怪奇之驗世人所聞見也因惟尙唐張籍有今日則必不借師之高文而舍妄執偏固之說偏依此尊佛則復常患忘喋々倩人吐謟諛之調音免向人求藥之卑乎如何後諸家之鼎音斷我今日之惑者也

明神競馬記

是社也者在富田浦也相傳在板野郡板東邑祭某神也寬永頃匠彌吉者富田浦人也家貧而落然者日執其職不怠勤於彼地朝昏無他禱其神偶方修營其祠竭其力苟不取其直因玆得其應數爾或年九月廿二日入夜歸其家比及中途道具箱其重倍常獨以爲積疲之所致乎已歸到就寢夢有神託祭予於此明旦蚤起將就緒則有數寸神像箱底在歡喜抃躍速謀于里胥愬于公廨得官許建築神廟歲時禋祀矣以有其情由之緣人只呼彌吉明神也是恆好競馬聞有寄會忘業齎粮不問遠近東西馳觀游不倦也是以依已所好請南北馬主爲屬神意催競馬會以九月廿一日爲著例也方社頭南東開永埒北側如岳陵築長柵是以雖竊億老稺無危殆之患爽然而樂實國中第一之馬埒也特挽近有仁恕之政左右結竹以圍焉出邏卒禁止鞭辟不許出埒且備衛壁害人嚴且密矣到其日南北寶馬頭絡朱崇銀鞍玉鐙被綾紗羅紗諸色馬衣相競盡麗美飽米茶飲激藥騎驢磊落幾百匹騈集社庭於是其保甲合議計馬足優劣擬試選敵偶決勝敗于埒末以赤白兩旗每番揭識以報前後也其傍觀如堵墻內鞘鬨咽各自流汗屏息共待先鞭得占魁乎吶喊喝采聲如雷霆震乾坤也其馬競奇材如噓膝似乘旦疾駃追風吐沫飛雪可謂飛龍大馬也其爲馬主意氣揚々奔馳如狂擲金如塵先截無數手巾染印馬名家號被鼠負老若建數竿大幟荷赤尊數挺滿醉猥雜音頭放歌囃噪驚人耳目也又得輸則其主愁眉顰頻而其面赧赭敗意飲泣失聲有向隅入穴之意實不恐視也尤有以哉方振鐵基時舍其業踏遠路失鉅大之腰纏是以忘我馬之駑皈罪於中間論放馬之拙向人百方飾辭解說可哂之太甚也是固雖爲無益戲玩之樂於我邦自古爲觀游之秀絕也我不聞其是非只坐聞其集會之盛衰推其年之豐凶是以每歲期待明神競馬盛大之會而已矣

明治十九年十一月廿九日御屆
同　十九年十二月出版

定價金卅五錢

著述人　德島縣士族　堤　大介
阿波國名東郡德島町弐百十弐番地

出版人　同縣平民　錶崎邦衛
阿波國名東郡德島西新町四十八番地

印刷　德島中通町八十九番地　芳川堂

發兌　德島新町橋筋　瑞章堂

大坂備後町四丁目　梅原市三

書　大坂南久寶寺町　前川善兵衛

肆　大坂長堀橋南詰　眞部武助

長尾無墨　撰

善光寺繁昌記

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長野縣刻本

據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

長野縣刻本影印

天花筆下飛

我邦善國之繁昌也善光寺居第一雖西
京知恩長樂東京芝淺草無能及矣是
乃無墨先生所以有此舉也余甲戌之臘
遊彼土而饒識其光景今讀此書想
像舊遊非虚語也因題五字爲贈
時丁丑秋九月中浣也
鶴洲王廷章并誌

善光寺繁昌記序

只自歸無墨益出謙遜之
意焉耳此等著述豈樗
腹者所能辨哉然無墨
之無則好無矣而那須無
也辟之蜃氣縹緲之間
現出空中樓閣寸草思化
丈六金人來看行自照之
所謂似如我輩滿腔皆墨
積而不能化者所顧那
好有畢竟不過爲一區賊
無何其隨也詢何愧[illegible]

矣夫無墨先生一半生之文
字淋漓安發而不朝野而
然者爲天真爛熳咳
唾成珠玉必関於墨
之不無也然則無墨先生之
所以為無墨亦唯在其頭
腑也耳而已江湖之諸氏
著者宜做如是觀而又
有余竊為無墨先生所懼
焉嗟乎花之自地而癡不
情雲是之風流罪過淫科
之案極重矣不知如来之

大慈悲或憫其才子論度
之乎將償其色見所責
之乎無墨先生三世之債
果未易謂也先生其意之業
已識悔否及其請序之辭
書以贈之

明治丁丑天長節前一
日湖南紫爛漫叟投毫
識撰于信中松本之客
舍

善光寺繁昌記目録

初篇

二篇

三篇

善光寺繁昌記初篇

長尾無墨著

浴昭代之化而都鄙同有繁昌記著焉此地也堂々佛法起縁之靈場而縣治在廳之要地也故人民輻湊家屋櫛比妓樓之喧閙酒樓之熱閙幾髣髴於三都今遇此聖明不可無繁昌記也然無一人記之者何乎余也有感於此不覺肩背硬凝因招案摩師瞽人乍来攅々拍肩軟々揆腕瞽曰筋絡頗硬労心之所結宜徐々解之余問瞽何國人推其訛果北越々々瞽人来者何多乎瞽曰皆慕善光寺之繁栄而来也其繁華勝諸所聞瞽輩五百人皆以按摩業而日夜劇摩曽無空手在家者豈可不謂大幸乎余大訝問市街僅々一万餘戸而今置五百餘人業摩師多々益辦所謂韓威法界者嚮瞽轉白時曰旅舎常泊五千人本地之人五万併得五万五千人雖曰區小市狭亦所以紫广無一日之休暇也觀狎廁閙者而本地之繁昌可以證也余聞而不覺感慨曰嗟余也聞見狹窄才識謭劣而隨其所聞見漫採録之者斯善光寺繁昌記者以示之於江湖可謂瞽不懼蛇皆然則其瞽却非瀛法界者而所謂瀛法界者果在乎余矣

善光寺

欽明天皇十三年冬十月百濟遣使献如来金像曰是法於諸法中最為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福徳果報自天竺至三韓莫不尊敬渠遣使貢献帝大悦問群臣曰西蕃献仏相貌端厳所未嘗見是可禮乎大臣蘇我稲目曰西蕃諸國皆已禮之奈何不禮大連物部尾輿中臣鎌子奏曰國家恒祀天地群神一旦拝蕃神恐致國神之怒帝曰宜付稲目試禮之稲目大悦安置小墾田宅捨向原宅為寺已而疫癘流行民多夭死尾輿鎌子奏曰今日之災由禮佛請速廢之帝從之敕有司棄佛像於難波堀江縦火焼寺其後信濃國伊那郡宇沼村有本田善光者家貧無資性慈良而有志於佛乗嘗從前國司至京師推古帝十年任満歸本州偶過難波堀江見水中有光忽焉上善光之肩破膽視之如来金像也其長一尺五寸像告曰勿生恐怖我為汝待已三世矣汝在天竺名長者月蓋又為百済國王號聖明今生日域曰善光三世縁至於此疾還本州我與汝到東方利益衆生善光大喜奉如来而歸営殿宇而無力先安歩臼頭間後慮白屋當

業多不浄與里人計更擇清浄地営小宇而遷之如来
帰立旧頭如故如斯再三示時機之未熟也於斯供養
香華勤修精進自是四十一年皇極帝元年像告曰奉
我可遷本州水内郡柳原之庄芋井郷善光乃就誅地
創小宇安置金像霊應日新天皇有冥府之感勅建大
伽藍移金像揚曰善光寺壮飾極人工金碧壮嚴皇帝
大悦紫雲下覆天楽遥鳴帝詔善光父子以甲斐信濃
両州田租充伽藍建立之資云自是此寺日益繁栄至
令天下之謂佛者以善光寺為稱首

堂内

善光寺於伽藍乎卜地于大峯山之下自往古罹火九度
令之所締搆者元禄年間始興土功至宝永年間竣之其
堂宇壮閎魏々聳雲表金紋映射参詣人遠仰而知地
位之高本堂高十丈二重甍頭種木造柱百三十六本
椽六万九千三百八十四本蓋取於法華經文字之數
云四方有昇降口有石壇有木壇欄干繞之正面東西
之檐角釣洪鐘定香量時而撞之里俗曰堂何時太便
之下于一張幕三箇金燈籠入口曰妻戸置大香炉右
側置二太鼓左邊置花瓶挿百花右坐者為番人左坐
者為勸化司其後置一剣瓶常挿拂子曰親鸞聖人手挿

之而来迨其例毎月朔挿代焉劃擱齋腰平板并曰之
禮堂賽銭筥響鏘々不絶定香炉香煙裊々常熏閻魔大
王嶽冠端坐于高壇賓頭盧尊者踞踏如盡井高聳五
彩紋遠顯金燈籠五箇奉額百出張網者防鳩也其次
曰經之間西有彌勒東有觀音席鋪百疊以容千人参
籠為徹夜俗呼曰通夜雖厳寒之夜擁一布團而坐祈
念者陸續不斷也其次一壇高處曰内陣朱簾半巻紫
縦緌約之東方壇上安若麻績東人善光及長子善佐
妻彌生姫之三像前立一面之大鏡萬象盡映射内陣
壯乘金柱朱欄光彩射眼佛器梵品陣列左右就中長

明燈最美三箇並立昼夜遍照昔在善光伊那郡宇沼
村之白屋奢顔之際燈油盡如来放光明為照之蓋自
雉年間也依其嘉例至今不断取明夫西有十六善神
内々陣者則金堂瑠璃壇上奉安如来尊體七重戸帳
綾羅錦繍包之千燭万燈映射雖一日三回開扉只開
一戸帳目秘佛之尊靈可知也設經臺于西側衆僧誦
經鐘鳴而木魚次之大勸進来跪扉左右燭火中金
雲閃起仙靈如動光明赫灼丸眼生花参詣人頭自然
下実此情況非親拝聞帳者不可語也又知製生而唱
仙名披十念為之毎朝勸行賽容仰望于大勸進出雖

道俗摩皴擊南牟之聲相和内陣之下有戒壇仏伜
間傳教大師所創云東有一室常置宿直僧参詣之人
紙而乞靈符佛影印文及不浄除之符等人々奉戴之
皆合掌黙念怎生如来庇佑矣

境内

堂外寺域東西一百三十間南北九十四間面積一万
五千三百餘坪境内最廣松杉參差間雜花木有鐘樓
四周甃石碧甍聳雲嘉永六年癸丑七月建之傍有大
仏高壇鎮坐又有經堂護朽措雲古風可掬有萬善堂
門墻囲着壮閎可看北有一坊常開戸右牌曰血脉授

與會所大牌曰日牌月牌茶牌安置處黒門柱牌大書
曰中教院即說教場也期日人民群聚其他小仏龕無
數石燈竜水筝立于路左右得三百餘基矣其左右廣
處有楊弓店有俳優有傀儡師有滑稽師有弄珠師有
演史家有披楸師各設仮廠張天幕二絃錚々鼓吊揩
々以鳴評判貴仏影者鬻数珠者賣蠟燭者賣豚蹄者
皆起閧以呼参詣人巧占錢貫三門者寛延三年庚午
五月所建也巨棟高楹二層樓正面扁曰善光寺享和
年中歡喜心院宮華蹟也門高六丈六尺七分桁行十
一間一尺三寸梁間四間二尺四寸上欄置文殊四天

王之像依香期許人登覧佳眺無不盡絶構無不至眺
望亦極千里樓下石磴右側有一大屓覺尾映日寺門
極壮觀額曰大勧進掲曰大清乾隆五十五年清和月
上院敕底欽命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
糧餉提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加三級呉興閔鶚元書
一橋架濠達門左右植蓮花時如錦寺域於廣東西七
十六間余南北六十間面積四千六百余坪屋宇連接
萬善堂住職自東叡山比叡山等薦挙之以為善光寺
別当職領佛龕鎖鑰西方有手水甌清水滔々滅采手
怕閃々賽詣之人多嗽焉百肆千店両側並南得二王

門仏刹鎮護之關鑰而争域結界之咽喉也弘化年間
震後経十有六年文久四年始興土功慶應元年七月
成金碧交輝甍楹相接扁曰定額山延徳前閣内從一
位忠煕之所書也門之梁上掲大燈籠如東京淺草雷
神門之状門高五丈一尺二寸桁行四丈三尺四寸梁
間二丈五尺二寸仁王南面鎮脚石腕如竟力北面東
立者三宝荒神青體而白眼西立者三面大黒點軀而
含笑皆当時江戸佛工法橋秋山春朝作也門下露肆
賣豆行客買之與鳩群聴棲之石壇十層下處得巨刹
擬宝珠高指天金紋映日曰大本願南北六十二間余

東西四十一間余面積四千一坪牌門曰中教院又曰
血脈殿所往古以藤我馬子女為尼奉仕如来依其例
至今嫡宗地緇伸家女地任者為住職称之善光寺上
人毎日午時上人及徒弟勤行開扉賽客開十二時梵
鐘認香期蝿集喧鬧而見于大本願上人勤行
衆生接浄土法要之十念東方有正信坊法然聖人堂
照坊親鸞聖人旧趾併有霊験大勧進天台宗而大本
願浄土宗也近時有對等分掌併立命威権共盛也従
本堂舗石砥布直如髪達二天門趾而止両側百肆千
店有露肆有蒲席雑商櫛比毎戸繁栄争列新品競飾

奇貨沽安牀閙買飲食拍々焼団子軋々為魚鮓沸々
蕎油餅蒸々賣甘醴暑中割瓜研氷供客店丁争呼人
店婦笑媚客其間仏宇錯雑子坊末刹有四十六坊曰
衆徒曰中衆曰妻戸為之三寺中衆徒者二十一坊宝
林院常住院吉祥院福生院光明院蓮花院常徳院教
授院最勝院常智院徳寿院尊勝院本覚院玉照院世
尊院良養院常住院宝勝院威徳院良性院円乗院是
也又中衆者十五坊常照坊堂明坊行運坊正智坊向
仏坊白蓮坊鏡善坊浄願坊野村坊兄部坊正信坊淵
之坊常円坊徳行坊随行坊是也妻戸十坊者甚好坊

正定坊寿量坊常行坊遍照坊称名坊林楓坊蓮池坊
玄證坊善行坊是也山内寺域虽最広人家稠密争尺
許寸実無立錐之地其繁昌亦可證也

参詣

凡賽于善光寺者自日本国中不論山阻海隔三百里
外人店月橋霜鶏起鴉宿追慕如来之光徳者不可枚
挙成群来成隊去毎歳賽客春秋以彼岸前後蝟集蝟
屯概曰之彼岸道者況如此隣美濃尾張三河越後武蔵
甲斐上乞等之人一歳両三回来賽或有宿旅舎或有
宿子坊一意謝仏恩者三昧唱仏名者自東自西自南

自北来晝夜陸續曾無絶期嘻虽因仏法弘通然非由
本地如来霊験豈能致此繁昌乎彼岸将終百僧千侶
集額語團顱纍々多於市場西瓜相顧道頃摹参殆無
屠剣香炉之烟蝋燭瓦竈賽銭之雨撒儺鬼豆是我輩
之福田利益誰不賀彼翁彼嫗投日擲二円此婆此妻
納月擲二十五銭其他請血脈護符等者傾嚢而賽之
善哉々々多々益辯加之堂内三賽銭箱堂外二十二
賽銭櫃其他投内陣撒銭拾収之竹筐残尚堆々受于
萬阿堵物乎想去々年臺湾征討朝鮮葛藤参詣不多
況凡饉而少今年會西国乱虽良減比去年稍多何幸

之佑乎時、梵鐘報午後二時、皆曰、奇貨可省、戯先例
当息僧一人、大勧進代理一人、堂奉行一人、立合開鑰
綱収賽銭、曰、有笑有哭有奇、妙、頂、禮、如、来、之好、方便、滅法、
界哉、如、来、之妙、智、力、

翁媼遠跋渉嶮峻、青鞋布襪数日足傷、而不載車、體労
不雇馬、将而杖、幾行一日僅歩四五里程、遅々委蛇、恰
如蚰蜒之入唐、漸達善光寺、翁在家鄙吝無不至、積年
肘腋金不厭、罩九之冷、媼躁内貧惏無不施、多年臍蓄
金不知腰傴、翹首搖尾、以献祈一已冥福、虽不乏雇車
馬之資、不敢抛甘艱難而来、不凌辛苦亦不蒙利益、遠

方之賽者往々鳴此説云、曽聞、両三之老婆連袖而来
賞、標書尾州愛知郡中村某之字、曽信如来、自遠方来
雖軟脚大困、不上車、不乗馬、揺挺両脚、喘々来達善光
寺、通夜祈念、有所感、多年蓄財、傾囊上、皆曰清浄々々
還頭戒就帰途、過某宿、脚労足痛、一婆倒、二婆尋亦倒
不能進、虽欲雇車馬、空囊無資、曩賽銭傾嚢了、許已尽
不得止、以居村戸長證鑑、就通運會社、結借銭、先払之
約、僅通筍輿去、皆曰、我輩宿因、應有大厄、幸以虔事如
来之故、罹此小厄耳、多謝仏恩、南無阿彌他仏、余偶過
麻績駅、聞輿丁所話、頗生感慨、夫既擲了財、又得病、罹

此患、然而賽者不曽芥意、不咎不怨、愈加信心者、果何
等理哉、此話若果信、余将向如来問仏因、

夜賽

蒼曰、宛然百鬼夜行図

夜賽之容、虽厳寒風雪之夜、不断、就中盛夏之供花為
熱鬧、従薄暮到深更、満街之人、御恰巻潮来、近里人居
家者、少公々出、太々出、蕩子出、佳児出、和尚出、小僧出、
先生出、弟子出、伴頭出、丁稚出、猫杓子皆出、追夜涼於
善光寺境内、両側比戸開夜肆、安牀閣、張露肆、有紅彩
燈籠、有玻璃燈、光焔漲天、明暉鋪地、以地位高、不知者、
認之誤想、有火曳星、貨舗也、細緞店也、骨董舗也、置奇

貨列新品、各色相輝綺羅也、如星呼々招客、如東京夜
商与毎夕易地、昨夜所買、今夕不知其亡者不同、皆常
居之商也、故非繊瑣物巧欺君子、補敝衣妙因小人、皆
也物之精粗、人々看得知之、燈下金簪銀細鸚鵡釵簪
甲梳玳瑁簪珊瑚綰髻金銀戒環小粧鏡脂粉奩髮飾
本色者、夜分之徳也、一陣一排晃々映輝、使婦人足止
阿娘共阿三話、阿呀可看、那簪非玉耶、隣家阿梅娘常
所挿何等活溌、阿三曰、姐々宜乞情郎買、却阿娘曰、阿
三之口可忌、何有情郎乎、阿三返、宜無心于権助也、阿
三曰、我蓬髪何望十度轉生而玉釵可戴也、今晩之賽

[illegible]

畢竟此等之素顔也一笑去小偶舗西天神也達广也福助也假面也独楽也牛也馬也鹿也太鼓也笛也小燈籠也小團扇也皆列稚子之翫物而賣者也老爺拉痴児兄弟而過店頭児停立不去乞買該物爺不得不頷買之以与弟弟耐泣出曰阿兄天神与独楽[illegible]只雉子笛耳不与阿兄一般不承領爺困而又買[illegible]児以与児去蔵夏必需者團扇也故處々開店所謂東[illegible]歎而精製也為其繪也名優之似顔与妓之真影[illegible]紅揩紫正是織女雲綿紅箇々串竹掛之楣間光輝四映伴頭揚言曰近日東京送来請買々々夜賽之人争買

菱曰八世中如撮發之眼四字最妙

擬々取涼閑々歩月諸仏影幅金泥金抹斉相照映恰定紫雲靉靆天花將飄之光景俗夫倚杖念仏箇々投賽銭也道者撒法曰何投銭者仏耶者後有人歌曰[illegible]姿是不為四向還賽銭兮及魂香呉服店頭一堆錦繍世界彩雲暮巻紅霞夜燕硝礰簡々分照四隅伴頭五六僕坐位定而不定左顧右眄為撮発之眼酣氣四方待位分雜踏為[illegible]招客也照四間者曰御背高様徒尓未買者曰御客様許直不買者曰冷野郎也渠如客未則伴頭加般懃去則礼極疎者冷客之為冷也美人来則左右前後争先呼應曰可来于斯々々々如倚

菱曰痴老[illegible]得妙

菱曰為問娘子那边物品代價亦二銭八厘否

識曰[illegible]家之落魄

識曰妙々不得不倒

父則相接伴頭之外不費一言亦人情所赴然所漢弄痴為痴女買一禅衣将与痴女取撒亦老父亦老為老婆買一嫩衣不免老婆叱吒標帖大書曰二銭八重万物同價毎棚陳列店婆与阿娘坐呼曰何品買了一品二銭八重任客擇採娘頗有姿色舗面雜踏人々来買皆言品物已廉拝娘子亦不費賽銭廉式少年謁乖曰此店内物品盡二銭八重耶娘曰然須掌上一有少年忽握阿娘玉纖々曰然則阿娘亦二銭八重耶衆鬨笑去紅燈訌点心報團之字者賣西瓜也其噂[illegible]果子尻赤肉臕出下坐今年桃争桃太郎而實大也翻瓜也

延有詩曰[illegible]

識曰[illegible]

檎子也天狼也李也杏也棗也紅金燈也淡黄深紅五雜大者咸十箇價算幾何小者積一山價山幾何翌日看水菓店前荒涼之状各菓皮也種也撒布汙穢靈場見非法却官蒙可僧叱吒掃除為忙喝道叫京菓賣氷也過十歩有賣氷過二十歩又有一片氷僅投一匙則解相如渴又投二匙則医清盛熱盡自戸隠山中幽谷駄送原價乞低得此自在真与氷国一般二商併立高呼曰氷兮氷兮声々呼起一陣爽涼来客就甲欲買乙入嘴曰我氷斤重價廉客止甲向乙甲罵怒曰汝偸我衣食此潑皮奴乙生曰何這愚郎紙展我責我我自

貝曰水奴主浪自由皆論是百民描字之菘啼者乎

猫曰忽怪驅忽噗土筆端頭道変相之神通

生曰現出一截場層法一世地文筆之妙不可測

菱曰聞出震神寧男女赤縄串詩別手觸渕父之味或疑如来亦代理手出雲神乎

由様也互環弄百出両箇鳥𪀚偏袒振挙左右乱打怒
怒相觸桶覆杯砕査官郷声登然乍来鞫問之際可憐
擔店之清水変泥真是覆水不返盆之後悔群賽傅呼
有争闘々々々皆来立恰如見打野呵環視中窓婦認
情郎視袪指曰郎喜躍共悄々然脱去到堂外蓮門無
入処娘胸中悸々撫下曰昨約期夜賽相遇徘徊堂内
多時會月出不見君月高又君不来何欺騙人之甚娘
意思如焦不堪胸焔郎曰昨夜実欺掌無寸暇不知會
于鬼節之近撿薄合弄忙極繁極主人嚴手代僻及叫
更不能出令夕托招魂展墓而来不斗會卿何等喜躍

娘曰昨夕坐待君久祈誓如来果得此吉利君食言若昨
夜應蒙如来罰密語喃々手自相觸脚自相交将学鼠
露一場野鴛鴦時有提燈一晃見他夜賽帰誤認先所
見為巡吏乍破膽憂々刺々驚散失生路街狗嗥々嘶
逸于郡賽中不知其所在立團子店頭者口啣串立闘
酢飯壮闘者指代著摘鮨前飲甘醴者気々吹不飲偶
燗吞鼎頭食天麩羅者汚々滴来不能置手帕機帨師
御寺桟駒込之事蹟陳腐而不新奇掲臺湾征圖一々
口演聚観戯場弄猢猴等開耳項使洋犬為演枝夏晩
繁昌亦井前日也就中最為熱鬧者六月十三日十四

残曰好貼局

日有天王祭礼而善光寺群賽為山七月廿日則中善
光寺起縁日自古為供養為常例郷黨挙来照旧持蕎
麦餅為行厨参篭徹夜是所謂茶子道者也堂内繰百
万遍老幼環坐採大念珠出力繰之互挽之西傾東推丸
滾鯡動觸床其声鳴動与南無声遠聞蓋此夜参篭者
三世之罪障消滅云八月十二日夜為招魂盆會賽客
山動海湧両側夜肆焼燭張肆花枝也菓寳也素麺也
油鐙也燈明襟也花瓶也盆燈籠也念珠也線香也蝋
燭也塩薦也幹皮也蓮葉也蓮花也皆靈棚之具也叢
々嘈々買以達暁噫夜分繁昌之光景百倍白昼之観

余嘗漫記夜中繁昌者示不可白昼而看難免聽鳴伏
臘之誚也

旅舎

善光寺旅肆散布為営業者凡五百戸就中大門町最
為繁昌街道両側皆植花木風香撲人掲招牌書店名
東側者曰綿屋曰藤屋曰江戸屋其西側者曰藤屋曰
山屋曰池田屋屋宇共宏壮可容旅客千人店頭男女
六七個揚手呼人折腰相迎曰爾這何屋具請来請宿
賽客自四方照旧来者曰定宿聞新来者曰指宿譁々
雜々着時村翁婆十数成隊連臂来援手巾裹頭單衣

謙曰何者不東西南北人熟叙客見旅見拝神飛動

蔦曰左庸二百四十年間下而得此驗者十二善光寺如来一千餘年

[illegible]

旋曰可謂偕公非受施及衆生者

襲身草鞋竹杖行粧一色所謂善光寺講中也老壯數名披雨衫戴晴笠表郎唱名社盟也使婢一々齎了奉盤請沃撒行李收杖笠頃刻泥鞋疊積堆山旅客坐定已茶已烟已浴婢向各房裏叫声晚飧已具請各位就膳饗客便一齊下樓一字坐舉箸長幼周無序次斂筵有差使婢下循實不告飽喫飲既了亭主出拜叩頭道列官迎歳万福山河無恙奉祝々々客道主家多祥箕業益栄亭主道感荷官輩眷顧得看今日盛可不感戴乎客曰善光寺近况如何亭主曰佛德終始不易本国追分宿甲州屋次郎左エ門肯而得明上総国佐賀村十

治吐而謝遊後國住吉村藤吉躄而起各々蒙如来大悲大慈之庇佑也賽詣之功德必有靈驗利益皆宜信仰也時婢報賽賓又臨亭主又叩頭道少間乞暇請覧心安歎者壯年五六輩斷髮頭顱其打扮洋帽高於雞倉府公外舎長於塩谷判官擁帶便約幅布於八至時猴從容未投士歟商歟農歟不得辨識料想此少年賽詣名遊樂耳伴頭陽認叩頭呈媚曰列官將赴越海而出新鮮歟客曰今日詣善光寺散歩縦覧日既晡足亦勞因投宿於茲有可慰旅愁妓樂否伴頭笑曰是日宿堂景况尤盛声妓多従東京新橋之雛妓梅茶未發之前

旋曰試問日揮中臭氣如何

戯口白色戯如灰帶

旋曰坊末二字隱然含罵

傳春信於其房柳橋声妓桃紅排謝春色未老就其樓住宜叩之撿此地之春也乃是善光寺治金仙矣

宿坊

二天門亂東儈搆番所揭提灯二張書曰宿房案內所有兩三交番參詣之人就之乞導四十六坊分列郡各有所關六每房神儷煌盆添炭風爐沸湯以待賽客時有尊者未道有客々々一樣笠書何國何郡何村某一簑行李蓑衣卷載之杖音高響来者田舎信父連也又有一笠兩杖白褌半垂行縢委泥引鞋欲斷腰傷扶杖未者村落老婆也又見被獲搨書信濃國善光寺順

拜之八字行粧一般来者信心者也單衣外叢一採之風姿僊仏三昧来者新鋳摸如来影求開眼之徒也法衣輕卷檜笠深戴者草菴僧侶也婢迎視無恙早撤杖笠運行李浴盤洗足既上坐坊主出儀頭首高幡曰遠途無恙万謝貴臨照田謹謝々々列官一休而可寢如未觀循有志則供燈火若燒香若顯燭若香花唯意所欲内陣可迴于堂内可通夜于佛傍可持手告曰我輩供物自當齊各々積盛堂前日擇日俾皆無不附皆戴護符者拜仏影者投其價茶菓既出浴史畢晚餐之際一雛語嚶々甲生語乙生曰繁昌々々哉每歳投宿坊無

不顧道之目撰蒸宿坊之金与萬今賣勝部類殷之外
不啖魚肉。主僧又為長齊乎。乙生曰。不然。内園蓄腥肉
常喰而待客。以精進所謂坊主圓龜者也。丙生抑嘴曰
我来善光寺七度。能諳宿坊之事。那歳七種專者未泊
於福生院。一夜三百五十八。其贏多利。那歳之間懺自
於良性院者。一月千人受金殆千円。又不大乎。時貨導
者来促。日既暮。請参籠。一齊起行。廣場無爪揣的之隙
地。不亦繁昌乎
旅客去尽。籠宿坊静寂。主僧計婆曰。今晩之客尽参堂
為通夜。我宿剛旋省。煩勝算々々。本日之供物發包閲

善光寺繁昌記　初編　十七

之。前遠紙厚大政官。而百疋。前遠紙薄洋紙。米円通寶
何々相顧而喜。別有遠寺獲出他紙包。採而開摩太重
僧低頭開見。道昨夜婚擁結。花果必銀貨五円耶。將十
円耶。發外包。何思。掌中珠新鑄一錢數枚。耳口氣鼓舌
曰南無三寶壊矣

通夜

満堂通夜之人。如雲。晩鐘始鳴。自宿坊自旅舎燒跗堂
續以同國同郡同村之別。為群。一枚之席四人。交頭趺
坐。一張之布團五人。接臂。被之蠢々如蜂窩。老少同位
燈明光與信心。澄仏香烟與凡慮消。使人起真如月排

雲天。浮諷風之想。外廊尽鎖。只開東方一戸。日夜寒之
容。履声漸止。両側店燈良消。時聞二十八夜鐘。宿直之僧出
勤行。梵唄均。起参籠之人。俄然端坐而低首頂禮南無
之声。嘿起。翁閉目合掌。白佛言。我齢今年向古稀。望但
健康。更保百歳之壽。起千金身代而被導如来淨土。此
之志願畢矣。南無阿彌陀佛々々。老婆念珠一摩曰。今
年齢六十。賽善光寺。不厭風雨。不避寒暑。来候者六度
毎願不啻。分天下之貯。纏我腰。安樂往生而至極楽。儻
日歩金。贏而又生。人間界伏。仰如来冥助矣。新婦輒拜
曰。妾婚来為姑被憎。朝瞋夕叱。使役無度。所載真地獄

善光寺繁昌記　初編　十八

呵責一般。妾太難堪。願解煩苦。鬱歡情樂。開日月之祈
佛如有靈諒乎。下郷叩首曰。去年所卿郎悦。其過宗備
期密約。情義既鼻。早晩脱鮮羈。共耕壠圃而飽食芋栗
得放縦自由權。下奴頓首曰。與夜嫁有約。宗族皆謂奈
被騙詐謀。令争。蚊蝱淼々煩耳。願為除之。相思所結此
為夫婦。早止薪水之労。深山之幽居。又不厭提午鍋。又
然甘心偕老同契。死而有生命。老尼磕頭曰。我居村落
一草堂。日乞鉢。想佛因不淺。自青春不同枕席。下食粱
肉。頌無布施。獨守寒竈。偶賽善光寺。見本願上人之
盛飾。何頗未世為本願上人。為錦衣榮華。妓蹲片側曰

茭曰世態人情說得如此作者之非凡才化字々

我從齡十三習三絃、都門馳声誉于花千月纏頭堆前
青春易老、容光將謝、無復一顧者、徒渡苦界、仰顧假如
来化身、妙智力、染白髮、信屈背、消皺皮、再開二八之花
情願是望、寒士再拜稽首曰、僕生好武、馳馬試劍捻鎗
生呑六韜三略、講築城布陣之事、然而王政維新、解武
門特權、別設兵制、廢腰刀宝劍、不如菜刀、武士不如[illegible]
鋌、僕半生勤苦如屁、如烟、毫無益于國家、加之長男放
蕩難、祿券典、什具遶為天竺浪人、又無有援引如来示
惟無憐、余薄命老商告曰、連年養蠶損、声價居村為之
傾、産者多、卜我運、得損卦、今年糴米歟、將買材木歟、近

日其價踊貴、其利潤之多、非衆、如来庇佑、何見多利、爭
屬急遽、令夕参籠中夢想、靈告南牟如来々々、工匠稽
首告曰、今年有建造縣廳若学校若生糸場等新築塢
工、頃揀梁有入札、伏願要多利、聞懺悔滅罪、近日運搬
賭、偶出奇、叫奇出、偶所射不中、百物典盡、伏願以如来
一臂之助、中入札、是工匠之本願也、老農謝曰、朝耕夕
耘、終日無倦、連年無凶歉、全戸七八口皆安穩、[illegible]家功
德者也、無火災、無盜難、奉謝々々、我長壽幸視道維新
之浴華、伏願共子孫繁昌、終彌勒之世、浴太平之沢矣
満堂之人各々述私意、咸訴其哀賜、如来哉則惟飛中

茭曰大日如来以下作者妙智力

茭曰戒壇為怪國如何

與禍福於瞑々中、時見勸行之僧讀經了、退只見仏燈
輝々、衆人安坐、那翁與彼翁喋々話、那婆與彼婆呫々
語、皆説緣因、謝利益、夜色寒々、月落鶏鳴、駒声雷奥者
励精唱仏名者、逼渡立厠者、擦體捫蝨者、囈語者、伸手
者失屁笑人者、嘈々雜々、東天既明、大日如来紅光萬
道出現、来衆一齊額手、道、今朝又是好天氣

戒壇

本堂板屏下、有戒壇者、傳聞、弘仁六年傳教大師所創
置、所謂紀大幸戒而日本四箇戒壇之最初也、前築山
門令移之、内陣之下、東堂之端、有一洞穴、道甚狹、皆蹈

蹐行、四邊茫々、不辨寸歩、真夜國界也、恰是天岩門始
鎖、六合暗黒、三昧唱仏名者、如土中蚯蚓、一行爲隊、伍
者似出窠螻蟻、数四者、恭保五百戒云、堂外兩側之小
床、草履如丘、店婆揚手招賽客曰、請来々々、有戒壇草
履、穿之而去、賽客就買之、一意誓願者有一、四者有三
四者、遂懷此草履歸、謂收之棺中、果被導於極楽浄土
一山之僧侶、自一月一日一週間梵唄叩杖、爲迴戒壇
投其杖于下陣、授于賽者、死者收之棺、依其功力、縣草
履一雙、是曰金剛杖、翁媼從善光寺歸、少年憫労、祥然
恙、曰善光寺有靈響否、翁媼曰謝々仏恩、示履與杖曰

又曰大声不入里人耳千古同一感慨

尚遠戒壇草履彼則金剛杖我輩死則蔵之棺必以功
徳達極楽浄土少年串肩曰胡乱勿説聞安養界間無
十万億土路遠何一履一節而得達乎况非鬼節拐塊
毎年一度帰陽世乎未達之途擲倒仗何得達十万億
土之期乎翁曰汝勿挿黄嘴尚這善光寺和尚所説教
和尚則如来説宜也汝毀仏恐蒙仏罰抑於戒壇乎凡
壇之話極多那彼戒之旅僧田壇半途而為章魚未那
邪曲之一妄兕狙本妻田壇中衣帯為蛇彼老婆貪慾
悪嫉田壇中躓一塊物乍為犬那奸商哄惑人田壇中
為蛍可怕々々汝少年以猿智恵抗我看々汝為小猿

小年不信直登学校具語助教先生々々説文明排毀
不置自入戒壇人道如鎌倉勇士仁田氏入富士人穴
除妖氛之状意気衝暗入半途而探洋製之燐兒一擦
然之天地极屏光沢監人亦無一物先生曰咄本来無
一物

図絵説

萬善堂之絵説者預卜香期標示聴者郡老宗家婆誘
末家媼横町翁招新路爺新婦処女團案雜処尻與膝
接肩兼肩連並頭不異団子肆前二幅之絵図錦潢張
成掲正面法坐高床一漢上来非僧非俗解魔法師非香
頭似俗非俗褊袖窮袴紘撥天下立頭笈川様之形體
畸人傳中之行状人呼曰幸平先生々々執撥円我有
佛縁生此仏都何幸如之然而未讀仏経下知漢字自
幼好聞高僧之説教粗暗如来之一代記口雖下首為
結縁為斯絵説請信心之輩者進而聴之顛囬坐中欬
紗謦咳一声説起言下有十八地獄上有三十六天堂
地獄者閻魔大王之所治天堂者阿弥陀仏之所往則
是我善光寺如来也如来之本願欲救衆生起悲救火
上而受諸快楽乃令衆生発願信心者唱仏名必得極
楽往生恐惶々々此幅之畫者三國傳来之阿弥陀如

来霊蹟而我善光寺之仏也尚遠欽明帝十三年百濟
國王使使貢献如来金像図也遠圖天皇問群臣西蕃
献仏其貌偉麗下知可拝不乃使諸大臣窺議之圖也
此図曰何彼絵曰何執鞭毎図指畫番々説了聴衆感
激南牟之声異口同音或有呑涙而濁者
坐中一漢低語曰説法耶絵説耶為僧侶之職掌如他
木強人麁衣纏身驕慢高臭坐壇上恰如剥漆仏失霊
光况贅辯長談移晷倦聞也君不聞耶他高僧錦法衣
繍袈裟厳粛端正在高坐説起三條教憲三帰依之佛
法雄辯明快小人者小人君子者君子説明無不至使

菱曰辛平先生有上六

人感服，那說者饒舌，如白湯何無味哉。一漢子攪袪耳語道，否々所說實傳歟，反沁俗腸。請看那婆與其翁齋法下，指目際。曾婆痴翁抛錢錚々。翁先道，我天保錢壽而生，命逼且夕，死則願超昇於天堂而受快樂。曾聞地獄沙汰是金令，捐金錢者預種夙緣也。婆又道，我衰老頹後生，不外聞不厭，度無緣衆生，計之於未死，抛錢以欲結厚緣。身既荼毘，何如得帯錢遺子々，不信仙新婦亦不適意，不如傾囊奉如來，願後生也。說了，鳴念珠拜〻々。

貴官聞辛平之名，聘之酒間，欲聞如來圖說。辛平作色道，雖我是邊陬一小人，至如其說話係于如來尊影及当時天皇之聖蹟，不可敢言。豈忍讌遊間輒々說之乎。拂然卷幅，將收拾行李去。貴官為謝，再招之淨室，聞其所說云。

善光寺繁昌記　初篇　二三

授印文

善光寺宝器中最著名者，如來之印文也。蓋自雄五年正月七日出現，践其例，而每歳自一月七日至十五日，稱七種之印文者，為諸人結縁授之為例。每歳雜踏蹂践，倏至人死，故濺寒水而制之云。白衣冠之僧侶出司之。賽客群集，山動海湧，其繁昌不可名状。繁昌之地必

菱曰壮嚴眾忽為修羅道鳴叫奇妙無譬不可思議如來哉

娥曰好笑〻〻

有騒擾，都門多鬪闘喧嘩，可知也。明治十年一月七日，堂内有騒擾之事。大勧進者天台宗，而大本願者淨土宗也。並立互相角，蓋出励其宗。歟將出占佗刹黙状徒二十一坊及妻戸十坊，大勧進付也。中衆十〻坊，大本願付也。而子坊常有隙，互輕侮。当印文授與之節，争順序。両宗未判之子爭生，爭論々未涉，鬪闘相見。仁王突出，阿吽共批之。花和尚醉闊，五臺山群髡弄丸仙。踏散乱，梵鉦声咽，木魚長鳴，鐃鈸拳照頭來。土佐坊亀伏，欲攫罩丸，勝敗不决。忽空中大喝歟々々，盍憚如來靈前，且聞吾一言。両宗焦燥，怒氣為弾，如何捉耳左右，乱引衣裂體傷數尚，章魚芋區爭芋。一般看客喧傳新聞，恥声事不可掩匿，至聞于訟庭。或人曰，可惜今日賽錢為此騒擾有多少減却。或掉嘴曰，本日斯七日所謂七日說法屁一放。

善光寺繁昌記　初篇　二四

菱曰屁字愈出愈妙

娥曰虚無寂滅亦是那光頭社會之本事

菱曰細大不遺有條有理十方通融無碍光明無邊筆力如椽眼〻々

千家獻黄金
萬匠磨瑠璃

信之善光寺余舊遊之地也佛之靈詣按之繁衆聞見之熟此書雖未備其所記雖可知焉因書唐詩一聯以置巻首蓋海内名區可題此句者獨有善光寺而此書之所以名亦必在于此

明治戊寅之春　湖山醉翁書於題

蓑曰死仏因活仏顯明擅著往々花矣芝之茶店淺草之揚弓屋是其一證也

織日之字宜有手内

善光寺繁昌記二篇

堂園

長尾無墨著

維新以降天下之佛寺除名區靈場之外治屬今來朱樓銀閣變爲桑茶之園者蓋不為少矣獨善光寺不然宏壯依然賽客年增月盛加之縣廳所在之地而人民輻湊其繁昌殆可記也三門之下横街曰元善町此地素荒涼惟有石仙耳近歲起人家有酒樓有茶店曰濱松曰此花亭曰伊勢曰小粟曰高野曰紀伊明治八年三月官准妓之售技於是置妓呉姫越女摡其名曰某

曰某各樓絃歌海湧近聞極樂浄土之涅槃移枕籍於善光寺如來門嵜從客雜踏彼買醉於賽此引避賽是何等因緣予謂此樓々繁昌如此蓋活仏出現之其驗也

南天燭僅三尺屏内梧竹蒼々掩映柴門苔石參差蓮池可試有一室扁曰此花亭前院與後楼相對峙此街中白擘者也設浴室皆雅潔不似尋常混堂蓋且織冬暑之日尹凉可膚風雪之日可以融凍客未必浴々蓋不飲則不快遂飲々而無妓則不娯遂聘妓可謂釣遊客有手段矣尋常混堂不許男女同浴偶看妓於隣室

蓑曰僕曾與僧某共浴于品京茶町混湯會妓數輩來同浴其室氣相視不敢出湯池忽然問其僕警弁之出灌水稍時漸蘇問其赤龍則始於有怒気不聞其人主死古人有言曰死不怪其謂之乎

蓑曰不屈千年堀野郎其勝可愛而無屈千掘非優観角抵者豈舌敢問

延日最善智識何教救彼法寂叢哉

猶隔靴搔痒之想此則男女或同浴所謂内湯者而遊客貪不投錢而浴之廉且潔不知却有倒囊之機穽也曽聞一奇話爲看客博一笑一夕有客浴妓而三輩未同浴肌與雪肌軋脚與玉脚交丹黒可接緑草可摩妓須臾出客恍惚赤龍蹴波驀然有声無由出獨在湯中多時只嘆息已

一妓自東京來年紀二八㒵摡都風應接下敢踊纏亦田舎漢醉心挑之欲強折枝妓厭其鄙野拒之道咄何痴呆真膌下沸茶客聞此語忿恚去姐婆諭之道今時之藝妓以貨色脩飾衣帶彼人虽陋口持也如娘呼爲不適杭州風氣請少留意妓聞之頗怒道妾是藝妓非

娼我出吾税以鬻是藝何關他人姑寓此地者凌津如來預欲種仏縁也豈爲芋堀野郎纏頭爲這玷行乎遂收三絃他去

春闌稍種未下秋深收獲未終彼岸前後天善光寺賽客最爲多如未利四十六坊奇獲頗居多子坊俄冨僧侶乍傲故近傍之藝妓集此攜將擒蕊萌頓呈媚誘引旨一日壯僧悄々上楷妓領其意相對而踏相依而酌妓従客自理索紘上二下三以爪當撥低々鏗々水調風音歌曰要撰好婿須取口頭不費資金自蓄賤矣一

曲闌左手抱絃右手勸盃曰妾実愛僧侶頭円心亦円
是歌流波僧恍惚百八塵像頓発心作大気戯豪擲袈
裟脱法衣酣舌喋々又不憚他已而暮露抹摟々丁點
燈田頂移窓最在耳房下閙逖者田頭行窩狐聍鼠顯
者又田頭東影西影皆田真是田每月之光景
堂園之歌妓以接如来僅得小暇未嘗合掌黙念良久
六益平素所為詐譎貪婪罪案甚重故欲假如来之妙
智力光後不陥地獄（生命中既有地獄名）
自古遊善光寺作文賦詩者不為尠矣年月久湮滅不
傳豈可不惜乎今録所得示之薬王院者在堂園西竟

田鴫斎宮之其臥遊亭詩曰主人有癖愛臥遊更於人
間無所求嘗云何物是良策百年浩計在枕頭非看青
山非看雲臥中自有分外幽高臥一枕無塵事一枕高
臥尚戸候客来不迎臥相招去時也臥不強留但言我
臥右亦臥此中古来少匹儔客問臥中有何楽直聞白
眼不答酬遂臥酣酔則作富醒未更開白玉魔醉時則
臥醒時酔自知此計無遺籌一臥一遊志願畢一遊一
臥得自由不識此中又何慮堪笑神仙老瀛洲主人有
癖入膏肓自言此疾何年瘳世人不怪難学得然有後
来継者不棄王院之東隣者則光明院也僧豪公愛雅

士蒐友校詩歴者必来寓之故贈主僧有諸家詩文主
僧死散逸今得一二寺門静軒双翠園記曰居士西游
至播州観所謂尾上高砂等名松而還京師郷信適至
中有光明院主鴨札云信州丁未地震本院羅災翌戊
申正月照例建松于假堂前其実墜生数芽不幾皆長
今纔十年二株茂一則丈一則七八尺衆以為奇請贈
一言嗚呼予觀松還聞松事豈不奇歟乃筆双翠字併
書播州作證其奇詩云地入播州松易多就裏数根別
作家觀自手枕到高砂繁枝争奇各婆娑無日行人不
訪松絶賞老虬又騰龍木公生来天賦貴皇朝那受大

夫封高風千載傲霜雪四時不變影葱蘢夫不筆之於
江都而筆之皇京抑亦奇矣二松之奇以應五福之慶
為上人預祝大窪詩仏有詩曰善光寺裏光明院月白
風清夏日涼詩不能言畫難写満簾松影動生香大沼
枕山先生賞之曰満簾松影詩仏作松燋無影久寥落
春風一夜松根生孫子飛来定黄鶴劫古早秀吁亦奇
丈詩已有凌雲姿如龍護殿似々歳曾見梢月懸峯尼
又有善光寺仲秋之作曰東都北信路悠々擬首西風
憶昔遊照得墨陀江上例善光寺裏作中秋誰道僧房
幽更幽出門咫尺即歌楼粗叙也佐一宵酒不負天涯

三五秋、又有福田青霞山人之碑建于光明院庭上文
曰去歳八月余遊信之善光寺為客於光明院會足利
画師青霞生有此遊之志到此有疾亦寓於宮嵜氏相
距咫尺因得交驩時晶之以生之所志庶其能成業也
既而余帰東都而生竟不起以十月六日歿於寓舍時
才二十六宮嵜氏兄弟丹香清可勠力斂之葬諸善光寺
中追號曰青山烟霞居士此號即東都聞人南禪沙弥
所嘗用也生艶羨不措口屢言之及死之日沙弥推而
譲之以代挂劔令茲七月丹香清可與生之客中蒙庇
陰者光明豪公及巖下羣萬姑峯西川蕭生佐藤半山

笠井對山六人相謀欲樹一碑以圖不朽託南禪沙弥
寄生之郷人阿部錦洪所状行実求余為文余與生契
不過旬月雖然識之深且審誠莫余如焉余乃撮状曰
生名篤字竹馬稱傳太郎青霞其福田氏父兵衛某之
長子也生襟度蕭散外和内介小角好画得於法白川
泰隆古生於技精敏最長花卉盛古嘆賞其才且以生
之貌肖其師霞庄高翁将高氏之嗣還延未果生既逝
矣嗚呼精敏如生者而歩假年則西游之志可遂高翁
之業可継衝擅前輩藍之譽青亦未可知甚可惜哉銘
曰二竪奪志半途無禄扮繪長夜緇素同哭勿説脩短

勿論禍福良工苦心乾坤数幅天慳其才畫裏昌谷

仁王

仁王門浄域端界之咽喉也弘化丁未震災後経十六
年新築壹凌雲尾光與金数映恰如東京浅草觀音雷
神門之状仁王立于両側曰之阿吽一切諸法無不出
阿吽二字東立者開口大喝落霹靂左手持杵右手開
掌西立者閉口白眼左手拳右手掌露袒其身全体朱
般肥大長幹鍊脚猛然佇立如来之分身密跡金剛之
刀量又可知也長一丈六尺佛工法橋春朝之作也文
久四年八月十五日開眼云如斯大仁王雖京師古刹

稀所見故参詣之人仰看驚怖云田舎人始来乱視甲
言乙大哉仁王孰為妻孰為夫乎想夫婦交接肥腎抽
送阿吽、狎昵声、時鳴動、地屏撓、欲折、八分抜、三寸、轉沐
不可支乙曰果知弘化年間之地震
騷而沛然如萬瀑布群参乍散滑誓師默而遊壁者起
而走老翁唱南无阿彌陀佛倩第急行阿娘剥裳露挪
纏亦不厭将使仙人墮落恰見童子放学之時開共賽
客嘯集避雨于仁王門之下待霽之際嘩々雜々口噛
紙向仁王一気吹着其體落花斜飛々雪横撲有中有
外以欲得紙所貼之體力故全身紙痕作斑文放遊雅

嘈之中䶊屎漩一童子頂上群童哄笑又漩所笑一童子之口童怒曰叱敗屎䶊々々真箇屎䶊

賣豆

三門下一婆倚床設前于四脚之榻旁置槃子盛豆婆曰豆一盛價二重可餌鳩々々如来械之所愛而餌養之應受功徳請買請拋寒客買之拋之鳩乍群聚啄々乍尽一盆二盆盆々拋去如撒雛鬼豆羽毛各色有白有黒有彩有斑有間色谷々躍々賽客環有高躍者觸衆阿娘急叫避低舞者穿袖戲童竊欲捕悠々馴人而亦下驚乍看数升之豆賣了矣為鳩養全戸故呼鳩曰南

丰鳩頃有傳染病牛馬鶏犬頓死鳩亦罹其病餓死者兩三羽有人云皆傳染而斃婆大愁失我渉路愛鳥鳩猶過善光寺如来有如来而後有鳩所謂忘其本思亦者也不獨賣豆澆季世情皆然噫

賣繪圖

小店有賣繪図者棚帷涂出于当山御繪図之五字以為標望揩紅揩紫乍出一朶雲錦又張又懸賣者錊口呼人道請来請買境内繪図一葉而詳細善光寺縁起一枚而明覈又出一枚道如斯錦繪姑煩覧舌請閲箇這本国小縣郡有一婆婪慾而不信佛一日曝白布于軒下忽地有走牛角之婆錯愕追之不及喘々達善光寺時已黄昏牛遁于堂内牛涎書作文字髣髴認之有脱妄心入菩提之文婆熟視之起信心為尼是世謂破牛牽詣善光寺也説了又出一枚此是感後国住吉村藤吉為人和順與物無忤郷黨無不感服罹病遂為瞽自悲不可起請善光寺結草屋于其傍殆一年旃誓一七日通夜覚願了将帰国其夜病頓愈起能步藤吉音極而泣下説了而又出一枚曰肥前長崎人中村吉蔵者護妻子賽善光寺妻偶罹病死于大坂哀哭不置葬之其土欲弔其菩提于善光寺抱遺孤而行経信

南直到信北丹波島曾途于已妻抱子乳之吉蔵為奇異之想且泣且喜共賽善光寺戒壇回了拜詣至于三門下投小兒夫婿冉至本堂向香炉其形忽與香煙同消不知所在吉蔵感佛之靈德畫其図記其事販鬻之是等之類木一枚僅二重前為参詣者買却可知善光寺之靈験如何也

諺曰牛被導詣善光寺靜軒居士牛石亭記曰偉也哉一気所化萬物出機入機為人為星為牛馬為神仙是陰陽黙化之常奚疑矣且以身直変以物忽化是亦仙仙通力之常不可誣也信州善光寺街上原氏今主人号牖茶庭

中之石石而牛也不動已令予記之聞往時有一婆々住本州小縣郡釈尊寺側其性極頑慳吝貪欲不信神仏距善光寺纔十数里不曾未賽如来或勸之罵曰我不願後世何依仏之為一日臨渓浣布忽見牛至倒角掠布婆錯愕追之牛到善光寺而滅天既晩婆不得已入仏堂過夜宿歇中忽発起善心慚愧大悔頂礼而去帰則所失之布在釋尊寺本尊観世音手中蓋仏之通力使之爾其頑也事存口碑世之所知而牛之踪跡不詳下亦幟乎上原氏之石爽世傳之其状錯牛人唯異之而不省其家亦只珍之已予乃断曰是必当日所化

矣疑焉顧夫善光寺街个家不下万戸牛何擇上原氏而止豈無所由與可知先世冥福仏縁仙縁並得之而後世安楽今世壽考是不待言也某詰曰仏縁或然仙則何縁予曰聞老子者仙也騎牛滅迹豈無縁乎某曰諾於是乎記

賣花

三門二層楼下左右有賣花者一張蒲席一架盤百花爛熳草木枝頭緑紅相雑各々闘奇競異高士梅大夫松隠逸菊仙妃桂花美人海棠画眉柳君子蓮富貴牡丹傲霜楓幽媚水仙凌寒南天燭佳人蘭花其他紅白緑黄交錯四時莫日不開花緑葉錦繡織於席綾羅纈目清香四達村翁大声賣春賣秋曰請買々々採可供如来耶一束者價四厘此一結者價三厘須往官擇賽客止趾買了焉毎朝所運花積為丘乍看賣了麗花杳潔蕭疎紅飛緑散聞翁者横沢町人而全戸十口将賣花之資糊口云一月某日一貴客整粛将買花手操一朶問價翁曰是適寒中之梅花霜後水仙早畜花窖朝視暮撫太息者也故價高乞與十錢客曰寒中奇観何論價買之去野夫又来将買驚價不廉抛花去翁曰叱無銭衆生難度

蓼曰安知寒中買梅花者非熟罕先生

廷曰猗得有價

一童子竹籃盛花肩之自西来呼曰花耶花耶又一童子自東来曰花耶花耶紅白縦歩黄紫横行蝶追香蜂認影毎朝花童五六輩賣過余始来生疑團問里人土貨適花如所賣来耶将土人風流愛花多歟雖都門未曾聞也土人曰否当地仏地而皆安内仏堂如来之真影其信仰不尋常故不断以花供仏也無甚感慨有詩曰東阡南陌賣花頻請見仏都無盡春色即是空誰相感審々紅紫上揩新

賣蕃椒（トウガラシウリ）

賣古書画

垂楊下有高札高札下有一叟結假棚大傘蓋空置一

架。售七色蕃椒。袋面記善光寺御高札前八幡屋礒五郎之十三字。大袋小袋堆積左右。有筐分為七區。各分其味。以小匙盛之七味。加減任客好。叟曰請来請買。此是名物七色蕃椒也。一嘗七味。排雨濕。拂暑邪。快爽精神。助朝飲。助晩酌。一袋自金五厘至一錢。喋々與声辛説。切然其名播四方。客續々来買了。者朝積為丘。者夕散不剰一袋。年々除雨雪之外。無欠席来賣。翁漢辛世賣辛物家。為之富云。所謂苦生楽之基歟。蕃椒之声。宣傳世人無不知。二客来買。甲道七味雖好。只厭辛。乙笑道凡言與所謂柚子虽甘厭酸者之話一般。甲道開去々年

每犯罪人於蕃椒店前。加宮罪。看人如堵。真可厭辛場也

方今旅客大概買了。上戸向盤點酒。點下物。連飲十二椀。辛味猶在舌下。戸向膳點汁。餐飯十二椀。辛味漸消。酒食過多量。亭主呆然。與同盟議曰。七色唐辛之来也。厨算多損耗。宜醵百圓金。使他止専售。不忍坐視損失也。議叟。而計叟々不肯。故挙而憎之。蓋悪蕃椒而及叟者。憎坊主及袈裟一般

賣蕃椒之背。肆趺坐者。書画骨董師也。展一間。假棚干書籍数冊。画幅数幀。一個老漢。窮衣露胸腹。人呼小布袋。靖埏之。七須鼻毛刺。唇似痴漢。非痴漢。巧説書画妙品之。聖書野史。彙冊不帙。赤本赤褪。青表纖青変。所買者不問。亦買去。墨蹟有軸。有不軸。買者不知真偽。賣者亦不知。一休師言。讀者不知。况於書者乎。蓋其遺法耶。無墨之筆蹟。亦會落老翁之手。觀々掲在。或曰真贋虽不辨。有無墨名。嘆曰。曬風飄々。終年不賣。是何筆罪障也。余曰。半生親筆硯。好毀人項。又有繁昌記著。諸筆又毀人。其因果忽報来。及我墨蹟。於如来門前。蒙譴罰。青天白日曬於恥十字街頭。固其所也

書肆

堂園西側。有一書肆。曰松葉軒西沢某。下幌書扣漢洋書物。肆六字。間口六間。奥行二間半。四壁書架。一縦一横記書名。付番号。書棚満。及外。判頭丁稚五六輩。巻裹僅客。勝耳店外。人蝟集。率童妃之群。問折本及筆墨者。書家先生也。赳者七八人。閲教授本者。小学先生。伴門弟也。買舶来新本者。洋学生。誇洋学也。看和書與無錢。和学大人也。荊萱容之和尚。率小僧来了。竹風之医者。伴青衿立。伴頭認横文。丁稚諳表題。應他需。迅速辨之。一書生叩書目。百端伴頭曰有々。曰何曰何。相答如影響。試使出書冊。大概見之。蓋店窄。無置全部之處。每表

賦日何等批貶

題積一冊頗供他需客購則出取全部于本宅書庫一
書生嘆曰兒店產五大州中之書物所謂唯壹出現大
蛇者歟
客来道有善光寺繁昌記者否曰已有三篇客採之疏
視曰無墨居士如何人曰煙霞三昧賦詩寫畫悠々自
適者也曰繁昌記評判如何曰我以多費為贏餘毎本
羽化不少停也坐有一老先生曰其行文全當他稗史
之糟粕紙充筆紋枵腹貫此無用之雜然戯繁昌地而
無繁昌記猶流行薬而無能書是作者之微衷也可謂
拙此繁昌亦足以示後世夫無用却是有用文雖拙事
雖小亦使善光寺之繁昌轟鳴于天下矣客唯々讀數
本而去

賦口愈出愈奇

書生二人買數巻書冊包袱之出一生曰維新以降廢
仏之挙他方最多緇流墜地然而善光寺依然猶盛而
衆坊或畜妻妾飽酒肉吾輩究孔孟之学問詳邪蘇之
經文才学已如此而不有一妻一肉慰其心者抑是何
因縁哉今所攜包兒宜毎逢僧相替持之俗云之坊主
持過一町逢僧右折逢僧左折又僧持替為怪二生嘆
曰仏都哉
松葉軒之扁額佐藤一齋翁之所書而其記文静軒翁
之所記也記曰漢土之松與皇國所生蓋少異之以故
漢人別稱日本松且風俗之殊此方甚賞古松而彼則
似不甚然矣皇國中播州宜松所謂高砂尾上等古松
最多佗唐崎等所在之松人皆争往觀蓋出於題詠生
之意也予嘗謂松之賞寂在於葉根蟠枝蹴則不足
觀也枝雖多葉以則不足賞也葉繁而陰清〻〻而君
香濤声於焉乎起重蓋於焉乎張可以受月可以接觴
可以撫可以倚且使之不後衆卉之凋茲松木[illegible]其枝
幹斜曲與侶其勁節且譬之乎人葉猶毛髮使西施為
尼夫差豈惑溺使張氏為僧則夫何必愛大哉爰葉也
人徒賞松之長生而不省葉之可嘉貴因書為松葉軒記

大勸進林泉　博覧會　雲煙供養

門聳橋跨左右有清池游魚活潑浮亀潜泳北白蓮出
水南紅藕抽泥香遠益清左顧右眄最可納涼無墨有
詩曰門聳錦官城橋架香積里満目総是花看蓮不看
水門内有園茂林脩竹雜植花木有丘有坡奇巖位置
参差而池水漫々溢藍春之明媚秋之悽愴行雲斷霧
朝昏变幻莫不領畧有一草堂額曰枕流亭一路蜿行
右折而得書院掲無塵居之字于楣間款曰嘉慶辛未
孟春為信州善光寺大和尚法鑒穆城周学健書

庭園有花壇皆植牡丹有赤有緋有桃色有鴇色有紫
有黒有白有斑有紋有覆輪濃淡雜出古木六七尺新
株三尺餘保花昔向二百萼花時油幌掩天青簾遮後
錦繡含朝暾綾羅媚晩暉使人目迷心惲文人墨子俳
句云除落花外幕無塵從々十七字究然此園之幽致
錄以代題詠無墨有詩曰花下未欲折白迷幾團々簇
雨昏不見國香撲人寒怯此誦經夕煙紅透青紗帷
山晩鐘歇夕陽猶在花
去歳花時興博覽會於此無塵居看客蝟集焉甲與乙
話去歳博覽會実見天下珍物乙曰以何為珍物耶甲

曰三国傳来狐之尾珠八丈四面狸之睾丸噴壷出現
之蛟龍水虎之屍玉雷神太鞁赤鬼首級幽靈乾物其
他天下奇觀皆羸焉乙道胡乱休說甲笑曰豈謂常談
無出駒哉
方今文運之盛風流狭技者而不作書畫會世不言之
先生故大會小集比々有焉或為名或為利而人々耳
斷慣目斷熟耶慶蘭亭之會耶邊西園之集亦不須美
也今茲十二月十六日於本地大勸進無塵居有作雲
煙供養者以非尋常書畫會多取評判其會亦者為誰
淺井小白山人是也山人者西京人少壮有画聲往年

妄子産不測難而死會山人不在家遺憾不置追悼曷
堪乎本年為其三回忌辰令也幸遇此仏都因施設此
供養之事其擧將自画一千葉施行之一十人也先會
數日樹一大牌于街頭大書曰雲煙供養小白山人所
修本日揮毫供来客請四方君子来臨人々傳之仰而
讀之恰如掲示榜於是乎莫人弗知山人游趾本地者
掘指竢期本日山人早起上畫壇南廂之下置一脚浄
几掛紅氈安筆研凭椅子揮毫門人數位在傍磨墨押
印且取番號牌與之書畫者以防一人而獲二葉画也
已而四方来乞者摩肩累踵出牌與紙番々如雨門生

立欄干之下右接左應取而呼番号山人一揮只見紙
上龍走筆下鳳翥或疑腕中有鬼神以為此出沒變化
也觀者如堵圭薄暮揮了一千葉其速成亦可驚虽多
年習業使然者非信仰如来之厚不能為此千人供養
詢藝園之盛事斑仏都之繁昌者也
村漢得一抹西比炭塁乱軍見寸素書評疲角紫行列
恰如群盲評古圖甲生展畫曰與我且那寺和尚頗頑
如何乙生曰不知然則優村学教師歟曰不知居村之
戸長欤解繪事詢之而判作巻紙而去矣
本日有投觀金者則幹人與之勝牌使其人就食五為

芙曰余贈一偈曰願以此功徳多獲則筆戯與那法如來再結好因縁

賓主何遑献酬適意且酌且食客去客来数十枚勝冊漸尽時酒流殽崩壘場可觸山人亦収筆研来酔客喋々賀本日之盛事猶貪残酌不敢退幹人議曰晝不足夜請辞来客断人不得止而起而酔場無一殺風景之事誠如来之霊響也且本日得那快晴和氣如春而来客之多如来之功徳也至其壽金之多素不得不謂是如来之妙智力也衆放声曰南無雲煙供養好施献兜

山人曰拜

城山

善光寺東有一勝塏曰城山天文年間本國葛尾城主村上氏臣下擴山信濃守城而居焉其山頂有二塁眺望共佳構茶亭設浴室花木雜植游客来往不断扁曰四宜楼仁科索元有記曰大九四時之風物山水之佳觀備諸一處者蓋尠矣獨於斯楼也偃蹇常表而無比鄰飛檐郭如空翠扶振百花拂砌春秋納其芳夏則涼冬則温面臨二水堪洗滌心背安梵王以擁三宝朝可披法雲迎瑟日夕可出色相送冥月瘦浸為之散群積為之発實維仙都之鎮也地則爽塏而四垂坦々遠之連山環匝林谷杳窱其間則田園萬井村落碁敷髭然眼底望不可極況復若風色時華物象忽換非可勝説

汝何嫌其遠

也然而要之春ハ宜彩霞夏ハ宜新緑秋ハ宜紅葉冬ハ宜晴雪此則所以名勝也若夫藝苑之士登於斯也或淬筆鋒於墨池或樹赤幟於詞壇蓋弘斯文也優游之客會於斯也或挙瑞觴以歌月或舞嬋媛而酔花蓋暢其情也雖則志異為別其楽一也是故雅俗日到而無尽動則感来神往栄辱皆護覚徹先哲之識誰能憶帰路銘曰崛然高楼既高且祁保以佳景挨以四時節物一倡万客来照幽賞探情莚興従思臨帰其主永昌朕兹山水貢無量王頌號

有芭蕉翁碑刻曰月影也四門四州兮唯一兮此蕉翁登臨而所咏蓋言一望千里之状也四時異景朝曛改観月之清冷花之艶妖雪之鮮麗唯登臨者知之寓於吾拙筆可得而名状暫且記所見以示人且碧虚抽雲者善光寺三門也粉壁映日者縣廳也望火櫓也尾鮮砿峙者西方寺浮圖也如波浪漲南者市街之畳屋也烟筒指天黒烟勃々者為石炭會社推影高翻者師範学校也招旆低閃者商店之標示也市街尽處秋田渺茫南北亘三十里其間春紅夏緑秋錦冬白眺望無双之勝境也西界千渓峯所有姨捨山之名勝東則諸山連亘山脉走東北則達越後松代須坂飯山旧城址可

指有二大川。發筑摩郡者曰犀川、發佐久郡者曰千曲川。二川抱流、至中央合為一大川。呼二川間曰川中島。甲越兩雄之所酣戰、而葛尾西条茶臼諸山、都兩将之所據守。皆坐而可語也。実三十里内、形勢尽于寸眸。快不可謂也。天保年間大窪詩仏来游、有詩曰、五郡一望三十里、闌下高出半山雲。秧田碧處平於海、村落都如島嶼分。其筆蹟今為大勸進收蔵。余一日就見和其詩。燕尾川併鴨嘴流、水南水北幾村浮。請看眺望三十里、知是信中第一楼。天保甲申秋、詩仏再来焉。置酒清談、為主人書曰信中第一楼、掲之楣間。世傳以為佳話。今為境町上原氏之收蔵。筆力縱逸瀟灑。

家田虎號大峯、本地之人也。以儒被聘尾州。嘗侯名播四方。有過丹波島之詩曰、踰越信山千萬重、到来漸慰旅情慵。川途先渡丹波島、雲際遙看黒姫峰。流水高山無逆意、穠花嬌鳥不留蹤。前程直向郷園去、定額山頭響曉鐘。

古曰自在間子規之里。距酒屋三里、豆腐屋二里。此地始頗焉。却有酒肴應不時之需。頃創営浴場、人々来遊。其水汲山藤、可謂一滴千金。客到浴、則兩三少婢、茶色粧一様出應客。蓋茶客之謂乎。滿面白粉、巧埋痘痕。

川柳所謂畜生此下女獅子奥白牡丹者也。曰、尻軽振晩、轉可想嬌舌説諧頻侑。聘酒妓、蓋欲坐長也。一客既酔、而檄妓。々家在山下。其家近見、而路遠幾回。延頸𢭏待、客氣急哉。採時器問、胸哉頻々拍手促之。乍有春風傳芳信来。遥見翡翠飄揚、不弁何人。採双眼鏡視、果知狎妓下彩車来。客殆馳在彼手、不解眼鏡落下已。已家猫銜其空、掠盤有肴。客猶不省、一意顧盼。適婢送酒来、見猫大叱。客驚見之、肴核既尽、杯盤狼藉。茫然觀不知猫之所去。

遙眺楼

下城山左折三四丁、有花園。掲其門曰遙眺楼。其奇觀與城山一般。有一室、極華潔。扁曰花如海。是所謂槖駝師所居也。雜木扶疎、衆草婿嫵、四時無日不有花。就中牡丹蓄數種、菊又次之。錦繡爛、雨披羅飄風。盆栽陳于架上、千葩万草、紅愈紅、青愈青。培養可見。三寸石菖粘石、一尺蟠松添霊芝。梅花蒂作海棠環、作支那水仙、臥砂。新渡水竹抽苔蘭、抱太湖石。石擁依扶桑木、闘奇覓異。実文人韻士之清賞。佳麗香潔、使人目娯。余有花癖、漫題詩于壁曰、訪紫尋紅日々忙、身如蛺蝶笑吾狂。芳叢堆裏孤亭夜、人就閑眠夢亦香。客叱言、老漢之名挾

耳以何揮禿筆下唯墨迹拙詩亦生跡不堪觀無墨闘
之又題詩曰有花不州無名草有句聊題無味詩休笑
人生閑適意唯吾爲我與吾宜
一日菅野國手袖一卷來曰聞頃有繁昌記編成之挙
此記也亀田鵬齋遊此地爲須田氏所撰之供吟樓記
也宜揷篇中光其卿余就讀之則述山水奇觀之狀與
氣象人一日登遠眺樓俯仰之間想像其勝景未呼須
田氏其樓之眺望可推而知也因特揭其記曰信州芋
井鄉有一大伽藍焉曰善光寺山門外市塵鱗次民屋
櫛比凡一萬餘家亦信中之一都會也西北有高山峨

嶺而環之東南則平原沃田豁開分裂夏秋之交緑秧
分界淺深映發一望難窮也田原之東南有二大江焉
之一曰犀川其源出於岐蘇之山一曰千曲其源出於
甲信之間至此而相會北流入于越海兩河之間沙磧
數里強田河中島即往昔甲越兩雄决戰之地也而河
之南皆山也群峰衆巒囲繞如屏有突兀者有崔嵬者
有逶迤者有蜿蜒如虬龍者有蹲踞如虎豹者有蟠
地聯屬乎數百里之間其上有噴煙吐火者迺上毛淺
間岳也又有雲鬟霧髻翠黛呈媚者皆北越之山也望
之則碧翠疊疊映日而爲濃淡之色雲煙蒸霽含雨而

爲散漫之狀秋月映二江則皓皓爲白玉世界冬雪被
衆山則皚皚爲白銀層堆四時之間渾是縹緲瀟灑飄
逸清爽古澹之變皆足以醒双眸矣鄉有一醫生須田
子稷者幼好典籍又善近體之詩己巳之秋余遊信中
邂逅一人梅外島生生江戸之詩人也乃謂余曰吾
來于此與子稷游子稷善詩吾閱其窓課詩體頗具矣
巍巍者如高山峻嶺之聳天洋洋者如大江長流之無
極快濶廣遠者如高原沃田之不可窮望豪壯高邁者
如兩雄期雌雄於一戰也余聞其言大快之一日與島
生登子稷氏之書樓而觀之則四檻之外俯仰之間彼

巍巍洋洋及快濶廣遠豪壯高邁者皆聚而在於此樓
焉於是始知子稷詩料之所貯又知島生之言不誣也
嗚呼在此樓而善養之則渾是縹緲瀟灑飄逸清爽古
澹之狀亦可忍得之矣又何足怪乎子稷請余其樓并
記之余乃命以供吟二字蓋取諸黄檗山將軍愛山不
出戸借此翠色供吟眸云

演劇

都門之演技沙遣于田舍故曰會劇場之設也有依例
昔有諸時皆開戲多於社境寺域善光寺域尤貴人民
輻湊故每歲數回爲演技也舞臺看棚鋪席張幕草率

遣工劇場假成凡郷優本無専門者農商餘技所謂田舎役者宮芝居且郷村子弟請那役者未受訓誨摸倣演劇習之振附使人會得其姿態情趣也甲草不除撥由良之介厩馬鐵扮仕兒又不備本業也今我非復昔日官禁非本業者不令售其業頃恭造新場于堂園屋宇壯閎臺棚勾欄擬東京猿若坊明治六年遂延都下名優任開場之事再来酒肆飧舗與郷人謀先醵金若干稟官蒙准発起以為衡實之圖矣

戊辰之乱幕府頽旗下臧士女尽離散頗苦過活沉身于梨園戯且以為業皆曰之娘様芝居曰濱路曰亀治

曰何ト曰何以演劇遊歴于諸国曾至甲府開場濱路青春頻有姿色流名優之声于四方一商眷恋擲貲買技花顔一日之春必不可虚過尚連数句投財家産頓傾遂為身代限人呼此女曰身代限客歳来于善光寺開場大行令春三月開一新曲名曰善光一代記此地而有此奇技可謂妙案声誉喧傳田舎人早炊已往町家女児夜粧急走慶至陸續両側之棚欄挽将頽折臺面前有棚人頭鱗次亦足以觀其繁昌矣

臺上紅幕繍出善光一代記五字鼓鳴然次柝響幕開正面有大池波揚水清堤畔芦葦参差是難波堀江之真景也有一箇旅客一刀一笠孤征者即為本田善光也頃扈従前司交番上京操都下名勝行詣浪華天王寺帰途過堀江日既湮而四顧寂寞波面忽放光善光驚而欲走背後有声善光勿畏四顧則波間光線衝天作認金仏于水煙中金仏放声曰我一光三尊彌陀如来也與汝有機縁待久時漸至汝奉我應帰本国宜擠度衆生善光感激不置十合頂禮宿縁乍悟信仰頓起恭奉如来真影就帰路舞臺乍一轉景況全変

樹陰一道斜通有標榜書信濃国伊那郡麻績里宇沼村十二字傍有一草廬四壁荒涼貧婦守之鬢髪不梳

如持擲家争者則是本田善光之細君彌生姫也善光上都未帰守相如年長子善佐年十三歳母有孝偶罹奇病且夕将死薬餌無功村醫拋匙婦人哭之也扶彼想是心緒如裂或出戸外望夫帰或就病床而悲兒病時有門前登然来者乃善光負如来而帰也妻倒展迎之大喜善光詳告如来事蹟計熟可奉安妻曰可崇々々我家無長物浄只歩臼耳捧而安置之善光怪而問曰卿顔痩眼腫是果何状我婦妻泣曰兒有病旬日且死而其脉已絶其體猶温是何等之症乎善光大驚愴惶向如来訴寃曰聞如来大悲大慈而救無量無辺

果報恭奉我家然見此災厄伏請見變忽見如來放光
明照善佐之病得善佐遂蘇告其父母曰依我過去業
因墮落大焦熱地獄々鬼將鐵棒呵責逢途于如來放
大悲之光明鬼眩而不得進如來徐曰汝可避汝可扶
矣或疑假寐一夢歟將現在之仏恩乎親子相悅相視
泣合掌曰南無阿彌陀仏者客為浮下打鼓鑿々幕乃
下

夜劇

里人各有產業不暇白昼觀劇故多以夜開之看客頗
齊集劇丁開場之前日持太鼓揚旗連擊而過市街巧

唱其所演劇名為何使人心勃發近地藝妓酒間賺他
客勸看劇客亦樂之故演劇之起也妓樓属靜寂樓主
又歎之雖然人情所惡不得奪任客意所欲腕車載妓
轣々馳續々來茶店揭紅燈書店名以為標榜曰成駒
曰大和曰音羽曰滝野曰松風曰花堂曰小金曰土屋
曰何曰何曰之引手茶屋任客得意想店丁作誇使坐
看棚紅氈連接客拉妓有傲然意前誇人者或有手巾
罩頰跌坐中央者或有手加額潛後者幕未開之際顧
盼他看棚中甲携桜何窈窕乙拉梅何娉婷丙何丁何
評騭兜蕩指點之際柝響幕乍開

二客聘二妓在看棚幕未開喃々說春媚々待酒前幕
後幕共毋違情使人意動燈影暗處一客傍他膝頭一
客握他纖手恍惚如夢軟々與海鼠一般遂不知更深
乍驚放場起共歸就妓家而茶母問曰演技何幕乎甲
曰不知又問俳優誰最妙手乎乙曰不知相見大笑傳
所謂視而不見聽不聞者真此等之人也

地震

弘化四年三月廿四日善光寺厄于震火為一大患事
此月有開帳參市坊熱閙滿街所揭燈光漲空賽群衆
捲潮同夜亥剋地大震其響霹靂相觸一霎時寺院街

市尽壞壓死三千人余火四起紅焰漲天黒烟迷地堂
々佛都乍起大焦熱地獄之狀屋潰声火爆声風吼声
呼苦声求救声山聲為之裂適有脫死者狼狽遽剝孝
子不遑助老父慈母不遑負幼兒呼兄喚弟人相蹂践
物相搶突獨如來本堂全免蓋此夜参籠之人蝟集脫
震災者憑如來功德云大勸進半壞大本願諸堂及末
刹四十六坊其他市中三十九街屋宇乍灰七宝壯嚴
乍月烏有楊州繁華変為無何有之鄉皆走山野露宿
倒救屏地張席掩天雨敝水漏風觸屋倒者數回況十
日之間餘震猶不止俯仰無置身地仰給米受賑恤僅

今汽輪者亦不少矣載鐵軋之火車迷息熱之街上一般此夜攤堂遊里雖踏舞歌声裏地下震紐裾壓死幾百人偶出者七轉八倒驚奪眠波被低驚蝴蝶眠花與花覺三千紅鐶叫阿房宮裏女數百妾勝放王氏閣外吶喊都海呼蒼驚天人喘喉吐火馬困吻噴烟所謂一炬焦土然不慨嘆乎誰不戰慄乎嘉永年間靜軒居士賽善光寺開帳災爲作地震行詩曰乾坤究竟一大艦々内分割立城隅此有聖神彼有仙神仙所在民爲都天地有時発震怒無人無物不顛仆洪水大旱聖難免民方苦時神亦苦信洲地震弘化年坤脉起伏斷復連擢

陥発火善光寺仏殿依然恭山堅満堂賽客仰如来争抱仏脚說大災火燒熄時水又至逆流排山轉于限旅客饑出於刺史山主傾庫贍邑里父死子存兄死弟存皆因災亡者喜天降斯尊竟何意猶縁仏力乎不死仏皆可尤如天何神仏之德然可歌大災後経五年招地震壓死之魂立大碑於堂南圍刻曰地震横死之塚設大祭饗幽魂距今益二十一年也再来人屋日蕃月營加倍飾廢旧雑新以来置于長野縣爲新街増加人烟稠密八街四達商賈蝟集繁昌又加繁昌余欲記繁昌記見今繁昌也想當年荒涼状況遂記之使以有世人必所警戒

序

名花窮柳何地無之而人
不能愛之最爲可惜一旦
有名士才人詩之文之其風
流韻事甲唱乙和并稱之不已
終可以播于來者于後世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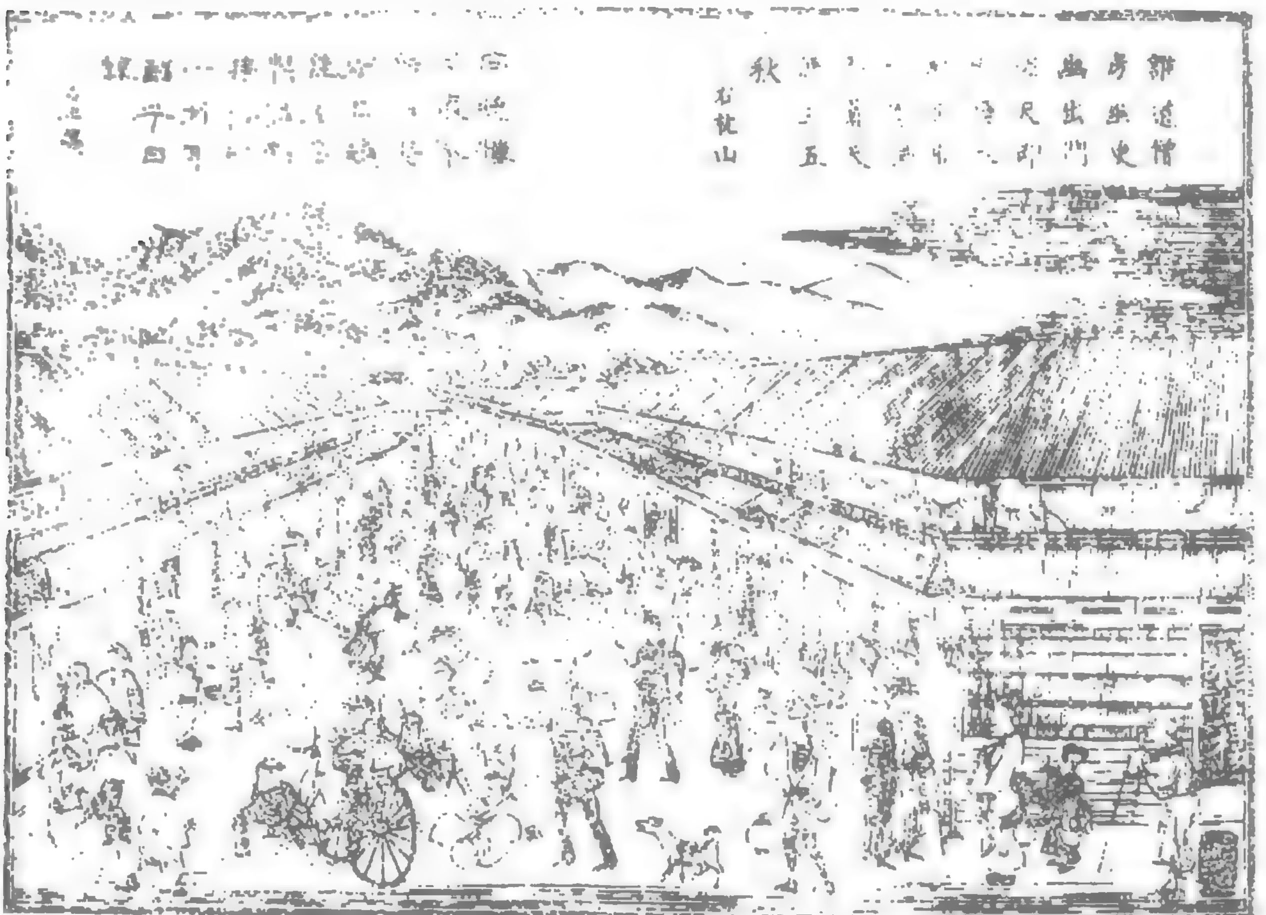
乘下有樊素小杜有吳宮鄭
旦見其一端矣故有花柳
而無名士才人則不能廣其美
有名士才人而無花柳則不
能寫其情要名士與才人與
花柳相因相依以並其名者

歟將花柳以名士才人爲之已
者歟蓋其間必有不可誣者
以吾墨士君善光寺繁昌
記之編并徵序余受而讀之
其花貌柳情隱隱乎現溢于
紙上恍恍乎使人如在紅新樓

老中身親見其窈窕婀娜者
其文其詩殆非筆之所思嗚
呼君亦名士才人哉已有此
名士才人而橙畫花艷柳價
可以播于遠可以傳于後矣於戲
乎浚花柳亦以君爲第一也

已矣也雖然余嘗之士爲知
己者死女爲悦己者容今也
嬖中算種名花算株窺柳
不復觀是爲君死且容者余
也特人不能見之死倘得能見
其容者亦幸矣然序

江州夢隠大吉龍併書



[illegible]

善光寺繁昌記三篇

權堂藝妓

長尾無墨著

距善光寺四五町東南之彎角有一市街曰權堂今改曰鶴賀村權堂之名最舊相傳稱光天皇（百二代主）應永三十四年丁未三月六日（去今四百八十四年）東門失火延及堂塔則奉佛像避于横山道場越八日始造假堂所謂永和三年所落慶金堂應永三十四年所供養宝塔至是與諸堂同時為烏有蓋横山即今横山村而道場之跡不可復考假堂之地即今權堂村是也古記假宮作權宮假堂或作權堂權堂之名蓋淑之有草堂傳以為往生院之舊蹟想假堂後名往生院亦七院之一也地舊有市街漸屬零落各家謀貯娼妓延遊客終以為繁華之場弘化四年震災後街劃為二西者二十六戸為表權堂南北百二十五間東西二間半余東者四十戸為裏權堂南北九十間南接田圃東西二間余兩側妓樓櫛比明治五年官解娼妓之束縛有解放之令紅裙四散權堂再静寂居人苦活計乞哀不已明治八年三月設證鑑收税之法再允妓之售技於是死灰勃發柳萠花綻樓々改觀絲肉嘔啞終朝徹夕其繁華超于往日萬々近來受證鑑者幾百余名而其妓無一人磨茶者今

夫地方之士族也官員也農也商也工也皆野拔村居常自謂曰天下不景氣不知有何人能遊此地而使為如此之繁昌耶果如來功德使然者歟抑女菩薩沾如來之威德乎不可思議光之名實不可誣也柳橋新誌曰歌妓近歳月増日滋或三十或五十今茲春夏之際則至一百三四十名之多人云未曾有之盛也今也權堂之妓殆有超越焉者豈不亦盛乎

東町南尽處有一溝水曰鐘鑄川劃断市街東流其南即權堂妓家比櫛曰倉田曰緑屋曰島田（街上）曰中屋曰都屋曰柏屋（街上）曰榮屋曰林屋曰柏屋（街下）曰五百藏曰竹屋曰中松曰萬屋曰永屋曰山本曰清水曰島田（街下）曰白木曰三竹曰冨士野曰永瀬曰中島曰碇屋曰藤丸曰笹川曰滝川之為表權堂曰北村曰小松曰戉屋曰中洲曰小川曰市川曰藤本曰山本曰駒田曰升水曰呉竹曰中倉曰黄鶴曰山海曰文明曰藤田曰若松曰紀伊曰二葉曰青柳曰小白曰藤嶋曰藤岡曰藤源曰山田曰永野曰一力曰玉川曰紀伊曰花房曰笹屋曰永代曰宮鶴曰山田曰間野川曰中根曰鶴本曰清水曰鳥野之為裏權堂乃表裏市街共妓巢窟也茶肆酒樓奠鋪菓店雜錯其間每軒揭燈書店名以為標望

忱曰人身典賣有國律而不異前日之隨習行諸所行衆生難度者乎

忱曰娼妓院章程之一歟一生凡一時間但多客之夕不在此限

遊漢治郎多從薄暮入來諸樓絃歌嘈々雜々海湧山翻塡就各樓檢玉簿大概商戶四分農家二分僧侶一分區戶長二分官員一分他方之旅客周旋于其間開一日落權堂之財不下二百圓算之一月六千圓一歲七萬二千圓十歲七十二萬圓噫亦大哉

權堂家々諸妓多爲外來寄身于其家者其受證鑑懸名籍于各肆稱爲其肆某女客過遊諸樓則主人聞其所命傳婢奴召之各肆々奴即趨報而催粧束携送之其樓詢侍席之早晚而去或半晌多時或全日竟夕隨樓主所斟酌之定限再來而促其歸客留之則仍前既

道之則辭去而就他樓之所請往來周旋不一而足矣而肆頭有監奴臨簿點檢以香柱爲刻限每出妓一枚即炷香一條歡酌枕席開春不容竟旋延晷刻者續至數十條席已散而諸妓各歸其家又轉赴別樓之招者新炷香一條原價金十二錢五厘終日擁花則香炷八條當一圓通宵擅春則香炷十條當一圓二十五錢是以名娃仙媛聲價躁一時者每月炷香五百條得六十二圓五十錢金貨亦繁昌之證也

一場遊仙窟長生法出斯仙窟不死藥出斯仙窟々々之廣大華潔者曰花房曰山本曰堺屋曰紀伊曰藤野曰柏屋曰林屋曰白木曰紀國曰島田曰中島曰藤田曰市川曰中屋曰五百藏修營競雄豪客貴紳之所往來而纏頭適多所謂客種上等者也其他稍下等者數十戶不違枚舉所謂客種之下等者也雖或無纏頭至如其賣花之數則陪上等之妓嬌前客眷後客亦無啻茶之日者何哉曾聞之人皆養置獅子（俗云獅子妓之醜者）面無態度反轉自由先其尻後其面客素好轉一字朝雲暮雨社燕來時邑笑塞鴻歸時鳴愁廟漢呆丁源々來旨々眈近世獅子盛五天竺所未聞也獅子素獸中之霸王每一吼百獸辟易然而獅子所恐者三尺棒之

來襲也當其宛轉之時若認一衾隻枕伏被糺私賣之罪更使出罰金若干獅子懼捧公罰雷狎奴西洋動物興果有此謀否呵々

妓家四五戶共一井使婢常來汲水阿竹與阿松語那家獅子（妓而似娼者）頃抱情郎服飾極美何騙術之巧也阿松道我家獅子攫山手大將而自供蔭埋姬黃如上林鬼女又有十七春我有書策就他宮婆爲獅子阿松道熱思阿三皺掌空費一刻千金之可憐宵者婢之愚也我所思符合近見獅子無技無才無姿與我輩一般然而紅裙翠帶錦其身又何等榮華可羨哉共臨井水照

芙曰奇觀奇文

是曰奇想矣筆

妓以般客男女同權之開明之進歩

影阿竹道我髮縮不伸阿松娘鼻低已似獅子矣不願爲獅子亦可哄笑而去

權堂坂街陰突腕車搖兀大困瞽按摩停立坂中央聞車聲將避之輓夫通衢消摩々々失足轉倒圓月印地畢丸朝天妓在車中啞笑消摩轉泊白眸口出沫道吁痛哉々々叱腐妓徐以臨轉之身避迎笑我轅鐵面皮可憎振笫叩地喋々罵不止車已轆然馳去

割烹家巨擘曰藤本曰玉川曰緑屋曰清水此等宜快飲者樓内幾箇使婢清聲呼應接客掌席者肴財主王前導下樹出記有名小牌而問客所嗜曰刺身曰茶碗

汁曰甘露煮曰光澤燒曰鳥鍋曰酢膾指揮如意忽聞盤水中之盃箇々相觸有聲鏗々錚々歷階捧至又酒又肉紛々送來客携妓而来則爲妓設其品饌與客一般故妓懇々請客侑登此樓或某發跡之祝宴或送別之祖會或社盟或無尽畫集此樓皆曰一等料理店一等高利店

川柳氏不曾云乎吉原明兮家乃暗兮是千古之金言而游蕩家之戒箴也今人繼寒此什作狂歌々曰明巷吉原之人決無使家裏黒暗之理也世愁一變亦可以證開化余也貧生不得熟悉何能辨之隨聞乃記耳阿

是曰數種名花未學一枝可恨也

無学曰此等妓名係其假號者有之俗有二名者如風氣皆存而削者原六名也

此曰比等繁華飲壓我祇園北街

金阿竹阿媛阿正阿花八重吉阿夏亀吉阿滝長松阿歌阿関才藏雛助小染冨次阿道阿仙阿瀧阿猪阿都世阿清阿益阿志津駒吉阿峯阿藤福助頓子松助阿和佐阿冨阿熊挑太郎阿佐久小春福松小六小金金太阿房阿角濱吉阿虎阿琴金八阿柳豊吉小千代奴梅吉金太郎阿茂茶歌治阿豆阿林阿島阿榮阿芳阿鐵阿留阿妻阿昌金六玉助達磨小糸小蝶小花小直菊松阿兼阿鐵三吉小紫峯松小清小三一六是等中等以上之妓也其優劣等級則人々見得識別矣安須私断其品評乎他如怪獣不羅歯者余亦不贅

土曜々預期日曜朝寐闌醉不辭更燭夜深者以官的之光臨也旅亭滞在若地籍若地券調査晩倦以盤珠外之資買一夕之芳宴者區戸長也事渉訟庭滞在數日乍思郷妻散鬱于妓樓者訟提也托御堂宿直半夜來突者子院之莬芻也糶糅券痲跡酒樓者舊藩之士族也秋山冬閑呼妻鹿意動遠来者荒村之農夫也春街偶見犬伉儷而情發直登樓者商店之厮丁也比栂戰獨學新登樓者近里之情竇開者也手巾覃頬若便面加頷者乘肩輿者載腕車者挈盤有者送酒壺者舒蝙傘者提毬燈者載帽者曳杖者執手者連袂者樓主

[illegible]

店丁使婢箱奴僧侶按摩揩夫財客冷客書中無什者例者無顯人微者猶兒釋氏往来絡繹不斷妓街素隘窄故偶有踏犬呆蹴馬失陷溲桶者皆溺糞戀通者也

諸樓宴飲之間嬉戲為招手令不一最多作藤八拳五文而呼奇妙其價廉近來鄙褻柳拳又流行焉柳橋之妓所創而藤八之變則也角觝甚几之歌唱倦南紀措舩歌亦罷殘樽未涸乾有猶香客追新流行而頻作柳拳妓笑曰官敏捷妾痴鈍多及每奔狂輸客々大欷稱無敵一妓星眼罩太白盛酒曰妙仇也以雪會稽之恥一往一来一叫一閃飄絮追風不可摸捉每戰皆北妓

道吸此爵盃客謝曰謹奉活佛如來之佛勅

蓬窓日録曰張敏叔以十二花為十二客支人某假以擊妓比之清客梅為小蝶貴客牡丹為小花壽客菊為小糸佳客瑞香為阿藤素客丁香為三吉幽客蘭為小直靜客蓮為福松雅客茶蘼為小紫仙客桂花為雛助野客薔薇為千八遠客茉莉為玉助近客芍藥為峯松又雛妓而有名者比七香梅為奴百合為達磨菊為金六佳為才藏茉莉為小芳水仙為阿雪梔子為阿里其他花幾枝未聞品評也官之所賜主之所給皆為那花神養錢費消也花那人賣花春那人鬻春買花乎花能

[illegible]

語愛春乎春惹夢無恙有詩云腸斷何来十二紅傍陀桃李立東風楚王宮殿今零落春老雲痴雨膩中

游郎與妓飲其欲結情者煩樓主及女奴輩之媒舌是常裕也以別出定情金若干更須辦衣服一襲之價又有自恃風流不假媒約欲相得而結情者多託言徹明之飲新川柳曰風有春意在故々難醉態其妓所喜者竊狎而不使他妓知不相喜者異親擁之決不許情事一夕一臥即竊得伉儷者風流游冶之所最誇也蓋權堂所以致今日之盛者即是頼慱一字耳無墨有詩云蝶去鶯來互問芳花朝月夕送迎忙橫波一注誰深淺

惱殺揚州薄倖郎

有一書生平素謹克讀諸子百家之書而暗時勢疎人情適親友來誘登樓生不可曰聞娼妓有黴毒恐他傳染慫慂再三說以不通士風生不得止共登已而妓赦友歌一坐取興生端坐叉手默然酒流更移將就寢妓喃々相話生多以漢語應之妓私思是所謂陳文漢者也不堪同衾忽起行厠不復来生終夕獨臥不眠唯聞廊下跫然與飢鼠走頂格聲月落烏鳴生早起促諸友歸或問之曰君亦被那妓愛乎生曰不啻被愛重敬僕如鬼神曰是何說生改色曰敬遠之而已

一客投其樓聘卿于此夕為其里社祭禮市街喧闐不孔眠相謀擇閑地就某旅店而宿焉會捧公檢投宿者姓名求他褻押聲徹于外捧公怪之排闥而入二人變一驚赤條々雙手掩陰陽跪曰彼則小官妹子中夜病發按摩之耳棒曰汝亦龍猶有躍淵之勢者何哉客謝曰然是暫欲試我針治之術也

甲謂乙曰我一聘權堂之妓日夜恍惚神往魂消比之鄉里之老妻月鼈不啻我亦不夢見本妻乙曰豈獨兄而已哉衆人皆然故所以致此繁昌反聞東京妓院有曰極内省者然則改稱我權堂曰之權妻堂甲悦服

養蠶之利　村落數萬金妓眼早注暴富一農宰其独迎入洞房執手招膝一杯互吸一肴同啄徐々將起曰前夕待君久何不來也有烏不鳴日莫夜不夢君顯為影依形君東則妾又東西則又西願為帶纒腰為神貼僻客道娘誠有意我決贖去田舍閑寂可忍乎[illegible]妾原生都下常悪喧雜買家于淺草閑地後不數月罹火災屋宇一燬[illegible]處然欲飢死纔受親戚之庇陰借些少錢寄寓歲暮此寺以祈冥助寄包田舍意思閑適不忍去今也無可養母不得已投我身于權堂售技不討蒙君一顧山盟海誓中心之喜不可謂也聞君家在千曲川畔果然乎否客道我日夕思卿宛轉不寐如何雙白歲且吝家道極儉即堪否妓道只樂與君老壟圃亦何難焉客曰春澤摘芹夏畦採瓜秋園打柑冬灶煨芋衆卿其有意乎妓道妾落籍已委身於君　甚眠林雙禽啄山苦樂共嘗日下所愁者眞毋在東京假母在此地妾償身上之負債使兩毋領其意在金於期未來縮之在金典衣他受之在金噫賤妾之脫籠何等巨額客道勿為念養蠶餘潤猶存明日必送致金若郎本志妓道然則君請可賜一證女子固多狐疑郎默不答妓啾々背燈

垂涙數行下戶外有人歌曰夜將七時不使郎返芋培將邊客曰芋々矣

有祭祀有祭祀人皆四走今茲十一月二十三日為武井神社正遷宮産子謀演出物雜戯權堂之妓亦議出治臺一車其新奇傳以為第一先祭三日諸妓打會演習見其打扮束髪擬俠男無紋振袖舊袴急裝鐵紗巨細黃綿下着三尺帶約領巻鎮火煙袋唱許邪曲通街頭以為一日晝錦行所謂學京欲汁車帥者而將張意氣也提日打賑昧爽挽出治臺一竿紅旗弁風為尊呉姫越女連袂為列移歩春風專芳信百花闘嬋妍二

人鳴拆二人曳鐵棒而前驅島樓小紫紀樓嶼子為首頭一声許耶歌高唱喚鶴掠月々欲鳴啼鶯穿花々如語衆妓襟纓紅手巾手飄牡丹扇而殿絳唇同音和之妙節卜行雲芳調覗雲月觀客自四方塡途似蟻群訪謗儲文道祭祀極豐極榮消魂々々耶妓金裳曳泥羅湿掃塵何等韻事眞山王祭禮江戸旧呼子之意氣一商道北里娼賤八文字那步妓謂二文字可也我六文不買也婆道呵呀那位小娘寸分不異孃様芝居之濱沿剖凡為二使寫眞師模其影他不可辨焉數牝一連指點低聲道那個太肥這個太瘦彼此調合便好那個鼻

低似三平二滿那個口天似獅子世間目妓呼獅子其名所因生歟相共袖角掩顔吃々竊笑書生四五輩任其讚合早歌妓移蓮歩來甲生意指喝采曰某樓親主々々妓為視笑生誇曰汝不知乎那美人者東京天降之罕品公曾會池樓悦僕過實今星眼波注我所謂落花無情流水有意者也乙生曰舍々散痴畢竟那妓視汝者偏視也笑汝者冷笑也自僕見之不堪抱腹也匪友容嘗曰那腐妓輩何等之醜狀其打扮馬車別當歟將郵便脚夫也徒行晒日香汗流鉛華出本色黒與火場發火漢一般想數日之狂躁淳費可推曾聞那姉那妹

本日裝餝四五十圓典衣質物之鳴呼算盤不充不景氣不藝妓眞武井祭祀

乞藝妓之從東京來也先就樓主借金幾十圓樓主之尊妓稱之謂主人々々命使作證書二枚其一枚文曰金幾十圓也有不得已之緣故今也敬借之然而返却之術無他以妾日夜賣技所獲華金折半之一以為妾衣食費一以還付于主待歲月子母當淨算其一枚文曰若有客請侍枕席主人以為可則妾決不論客之面貌醜陋又何問其老且耄哉唯主人所命是從耳余聞之公法家後之一證私約書而無出之法衙請裁判之

權然妓輩恐之不肯違主人之命亦可謂醜陋老耄者之大幸乎

客徴妓必與纏頭々々亦有二種曰正花曰紙花妓常喜正花嫌紙花蓋纏頭皆妓私有物而雖主人亦無奪之權云故獲正花則忽懐之可以拂借錢紙花則不然以本月所獲至翌月五日徴之樓主々々亦留其十分之一為己利依之觀之一夜勉強獲二十錢至翌月為十八錢其嫌紙花不亦宜乎

妓之有借錢猶商賈有物品商賈有物品而後可運其財可富其家妓有借錢而後可勉強其技可欺其客可

奪其金而客之浪費金錢以驅狐長爲第一蓋驅狐長
多投撰干冨豪中者而托懸用来宿人亦不怪故驅狐
長多爲愛妓辨淨樓主人所貸阿堵物有使其隨意賣
技者名之謂勝手勤余聞某院有議長我驅狐長亦謂
之妓長乎

田舍郎趺座破褌頭亀頭鄙語喋々馬飮牛飮不解意
嬾活潑之曲調藝妓清唱中默々傾杯耳妓早察無聊
忽止撥曰公須唱一歌藏久恐生黴郎曰我得意相撲
甚九也何待娘言唖々是耶拍手打々其大声淘可毀
密祖可蓋歌曰藝者々々兮活計不就邂逅要爲獅子

之技（俗呼娼曰獅子）妓曰公美音何如斯而何等悪口乍和曰
姑蘇城外寒山寺野蠻声到悄然

表口達本街裏口得横坊格子戸深鎖花竹參差出寸
黒板屏上自有小舩宿之趣鶯声止又啼蛺蝶去又来
一抹紅霞罩半樓日將午妓猶在紅閨如玉真専夜日
高眠主婆呼起一陣春風吹柳々無力一欠一伸景々
起身雲鬢稍亂嘗恨殘頥手支額出深閨如之昨夜嬲
戰宿酊未全醒者也使婢侍盥漱一朶海棠曉露洗花
淡紅將滴凭火桶炉立一膝頭採長烟管吹烟戸外履
音戛々請恕一声侍詔妥挾鋏匣来也日廻妓戸剃口

者也性極猾口極囂能論客貧冨細説妓美醜擬田舍
訛而鄙里人語嘗受饌餘瀝謂料理多驕隣家放屁論
無遺好爲情郎媒灼似京鴉非京鴉一種封間也妓亦
喜聞世間之風評與之臭蘭所謂同氣相求者歟日使
婆梳雙髻香露上擲芳雲繞指婆曰卿曾擒山手大將
近来車否妓曰婆又謂那大黨々々有魚心妾無水心
其交如水遂與泡消頃聞洩聲于他樓擁那妓妾寒盟
寧幸婆道川柳曰地球運轉乍得明信然大將之財奇
獲幾許卿縦令虽非赤心平素慮誕八百以賺掠于他
金而放遣那的嫉腕後生可畏妓開化也其爲開化哉

髻風亦變島田大倍十年以前之風髻已成請可一照
妓執一小鏡與前鏡合照曰誠佳好風可愛婆收梳具
洗手坐火桶炉下喰數片烟喫數椀茶四顧無人婆徐
々説起道卿容色實冠擢堂花顔一日春不可空過頃
興銀行干某坊北社員某依頼婆會羅浮山下將結趙
郎夢媒灼茲成謝金可充握婆而有謝金況於卿乎社
員錢痴也若要利卿宜擒焉妓聞金一字乍嚬笑曰諾
爲妾計之事成他日分福即今所愁者日夜閙的顧臨
也想輪流相支那的頗鐵公鷄而非仰恩顧者縦令沉
取千金給一月不下片手何足辨衣食妾在東京見髯

公大宰見地方事何窄雖然妾稼穡不通抗州風而嫌忌不能得阿堵物又勞無功也況樓主欲的如鬼神偶呵責妾不勤而其未及于懲賞五十四郡大守不如一卿寒士也然源々来昏々耽真恩蜂訪香痴蝶認花一般朝思破盟之議夕案鎖港術如何可也婆諒之説了泣下婆道有策々々我有反間謀那的之細君婆所知也邂逅過理髪未知的之心醉卿也婆直行説細君須起落花妬風之情細君妬心勃發不使那的出門宿約春寒誓盟朝破然則勾引社負情郎又何妨婆策成卿必設大牢以饗婆此時恰有人衝不意来婆吃一驚慌

善光寺繁昌記　三篇　十五

惶挿挽匣去妓道妓院禁男子自裏口来有何用一商開障曰貸本賈某過日所貸春雨文庫期日已過故起返數冊又道頃有新稗史否商道旭山胡蝶糸遊二篇發兌此書記權堂景況者也妓道今思出兮昨夜兩三之遊漢曰頃新著之半長記者能説人情甲品乙評想翻桂川之旧汁来者而為阿半長右衛門道行者乎商曰未聞半長記者果繁昌記哉繁昌記者無墨仙史所著細論該地景況妓道世間之醜態玷行皆記載之歟商曰先刻與女剃工所話之内幕詳記得者也妓閉口墨々然

一樓宴集聘妓夜闌醉興益豪樓婢来道那妓以爲迎焉一客採時規曰早々那妓公来時我嘗滿指一寸今見之四時五分前也此時間而不可爐線香二本果知折而杜之者也（折香杜絶時間妓許爲習慣）大概時規一時間焚盡香一柱香杜場監奴可罰妓笑曰可厭且的之[illegible]而客道畢竟厭我輩而非無蛺蝶擇花鴛鴦移宿之意果知妓公出時燧火我輩去後有撒鹽賜妓曰悪口之何屋輸出于幾荷饒舌来可厭可悪客曰我上口虽悪不敢爲害妓下口虽好能爲災

善光寺繁昌記　三篇　十六

田舎漢二三輩會飲某樓使婢乍来侍杯杓笑曰頃有新妓自東京柳橋来所謂砕天砂糖漬者也曰某曰某昨婢揭名虽春色稍謝艶容絶技[illegible]法招滑吉遁不止客心酔與衆議衆不能不領焉招之脈々春風怨送芳信聞障外請怨之聲開席先拜客曰今夕奉謝従容就座位置得宜其粧飾楚々小原鐵心嘗評三都之妓曰東京妓竹外梅花西京妓雨中海棠浪華妓月前梨花真有趣其意氣爽而不褻所謂柳橋之典型容素喜狐媚一座嚬蹙曰虽絃索鼓興杯杓不親宴席無聊斷々噤已燼香柱二條箱奴来而促歸客卑之令妓進時看彩車喇々来才子五六輩来聘此妓色藝共佳進

菱曰世傳小野小町無私所福松若似類乎故問

忌動止不失其節言辭應對不失其機客喜曬可擲
々、、與鏡花水月一般眞權堂之彩鳳也遂探懐投金
或解風流之徒也無墨有詩云花月豪華十二樓一声
水調萬纏頭柳橋々畔東風悪狼籍残紅落信州
妓之不遭招而在家謂之碓茶蓋其閑暇無聊可以有
擁臼碓茶之狀之謂耶無墨有詩云連夕綺莚不見賓
臙脂和淚易傷神隔簾忽有歌声徹認是春前夢裏人
蚩春夏盛閙之候尽有碓茶者况於三冬乎近藤野樓
之妓福松者頗有才藝抑損不驕予客到処被愛顧負
鼎連来記玉者無一日碓茶然未曾聞轉字而需游客

之恩露鐵中之錚々者也
妓街之樓主壯年輩無不擁妓者多比徹明飲遊客散
後取遊無五八無香價放遊占自由權者也所謂我國
中之花我得折誰謂不字故狎且久而分施者不断他
方財客虽挑源春深舟擢断不知洞天之趣也一妓妖
粧如花五夜街上跕立顧眄若有所待恰好有放歌過
者知其声為我情郎逐影早伸玉臂將捉郎驚一走又
街南秋葉社内壯年遊無夕便近社前妓擁着掀郎袖
谷恨欲言未語一滴紅淚潤郎手漸説起曰所以俟郎
者非他頃中重不常日嗜酸味絶不見月朔桃李春来

菱曰作者從大閱記十段目明智之事陳光秀之實然勝來

花開夏去結實噫如此肚裏何早被他汁指知妾與君
有盟声價日減撤迎絶迹郎亦何不一顧薄情々々眞
可憎嚢曰山盟海誓猶在耳何今見屏棄妾歸無所爺
娘面前無句可説壯年自若道（壯年未長妓街以鈔撈　顯動使妓組衣抽簪典）
贖不見自家所飼鶏乎妓道那鶏何大壯年道鶏與鶩
交接以生一鳥曰之間子卿所妊又非間子乎妓閃呈
眼道咄勿調弄妾固不侍他客裀席非君種何郎出舌
曰郷自東京来者睐客謀奇獲非歸東京者乎然則有
腹部奇獲可充土實也妓聞未畢下面發赬皓齒咬他
肩郎大叫曰呵痛々々捧公遇巡視聞其声叱吒其不

意来兩個吃愕驚走暗夜失生路誤投却裾花川堤塘
淘然有声幸水淺無恙郎起妓曰噫危殆欲践桂川之
正則
有時則媚尽則放是歌妓者流之開化也趣座助飲飽
財其利探富豪者欲結情而暱之常至有數箇情客作
認其落魄故搆出生厭心之計一意放遣嗤瀝不注落
花飄絮風縦不定近花月樓玉輔積多財曽有東京私
生之女今年登女學校勉勵賜賞牌云玉輔待宴所得
之金毎月遞送二十圓充學資云蓋未知其心術如何
其所為淘為美談亦情海中之女丈夫也友人某作小

傳比之名妓貞操文長不贅

一日開角觝場于權堂裏南隅観者如堵島田樓一妓曰三助自買曲中四五妓招飲相撲者十一個于其樓付與新様單衣十一張其氣慨喧傳満街蓋這在維新以前擧酒落者在維新以来㴞野蠻者而如費財千貲途不適文明時情者也識者或譏之頃師範學校落成其結搆追洋風廣園植樹木募名木閙權堂之妓三十四名連署獻金若干助其資云此賤女子而為此盛事妓街之榮譽曲中之佳話也

建久四年曾我十郎祐成與弟五郎時致殺父讐工藤

左衛門尉祐経而遂死是歳六月十八日祐成狎妓虎為尼来善光寺老岩石小路有遺蹟今曰虎石菴無墨有詩曰遠弔英魂入佛閑猶有越艶旧時顔相思常日千行涙雨々風々苔満山頃有一妓小龍者寓權堂曾在東京柳橋之日為旧幕府麾下之士畑某所愛顧為三世之約戊辰之亂某脱籍抗王師而走北越戦死于信州飯山小龍聞而追哭不止遠来善光寺然小龍自深秘匿敢不語人若果信則與虎尾一般心事近日作小龍小傳以刻石庶佳人之跡千歳不磨乎

衆妓淡粧濃抹衣帯衒新以賽善光寺為樂事有孤行有伴侶無行不買車不從箱奴手携其裙謂之左裙羅繖張霞跿履鳴玉必不媚佛託名行賽使佛像有靦[illegible]也村婆連臂賽善光寺會之途一婆道阿呀這箇真生活雛様肖魂々々一婆指着妓後背道那行大娘豈不似吾戸長殿嫁女様偶會春風起緞纈紅緋露那處皆曰難天之出現勝于如来開帳矣無㟴有詩云善光寺裏履声輕朝祈蘇賽無限情痴念還不後生願壯丹一朶可憐生

静軒居士評阿今（新吉原木亭島）曰妙齢春舞眉目如画贈以一絶云玉莢吹香別占春桃李畢竟眼邊塵三千粉黛

溷如光耀綺叢中第一人頃柳橋阿竹若来寓英樓曾台鼎官長某公千金以贖之公罹丁丑一月之震禍阿竹又被放逐而来于此地售技余一日瞥見評曰舉止閑都風格宛然芙蓉出水贈以一律脂粉不施楚々奥錦城歌吹擅絶倫誰知一顧百年樂何買千金半夜嚬李氏香魂園柳月楊妃酔態海棠春東風紅紫漫開落無限榮華属此身

妓之製新服也衣一襲帯一條長襦袢一領其費不大故要狎客以募其費狎客亦則不得不援其費歳首諸妓著新服（則無狎客者借之人）諸善光寺問途于愛顧佳客

笑曰今年一月一日西京画師浅井小白判所待光絹数幅為妓人数輩於画以墨梅墨蘭等其風致可見余知其妓未知其名也又曰無様衆生難度

廷曰読到此花郷真面實堪可見

誠曰一読絶倒何等快筆君使老猫知之必為彼八傷紫痕終生不可磨滅請少用意戯訳所枝爪痕紫今尚痕紅未来春色成此時

貽新潟手帕名潟妓永乞春顧之意也頃友人秀子合縫妓所贈之手帕箇々製浴衣自任歌曰縫為浴衣那妓輩為請着衣所贈手巾也其風流洒落美人治郎所賛也今玆一月小直三吉峯松小清奴一六小三雛助小紫数妓裁光絹為絆襟以水墨画蘭竹梅菊之図粧束一般新歳来而賀正其活発韻致為雅客所讃也無墨有詩云春自佳人過処生彩車轆雪響輿々手巾片々麦賀去誰是教坊第一名

妓三両輩擁火桶座喃々賛他服飾喋々説那態度戸外冷客窺立撐子以舌穴紙潜覘妓偏視曰長舌可厭

何等暴状客曰痴言勿吐叱孰与汝毒舌悩殺人

天心月高楼々客散杯盤狼藉妓在客席不酔飽強意勧飾客散則姉妹呼応連袖就残皿咨筋如雨品客都鄙論纏頭多少呶々話食々話亦放屁不咎員卒食不可看蓋都門之妓居田舎久品行随生跡梁間二鼠来覗甲道我将貪残有追臭馳腐妓既食了如何乙曰彼舐不餘糟粕我飢不可療其声忡々妓曰叱業畜矣鼠笑曰汝猫謎狐媚同一毛族耳何独歓視我也

酒妓候風楼主加枕看他郷人則百媚侍席一意航了秋波々上去擠陥奪財繍被綵暖錦嚢朝寒見以為常

廷曰阿荻妓中之才子不敢外飾也願得見此子於術于本石井生如何

械曰唐詩云世間結交須黄金々々不多交々不深嗚呼一千年前人情業已如此何独貴二賤女子哉

廷曰所白眉神不如押積財郎

械曰竹枝上来風調絶佳可上紋索也

新潟繁昌記曰少妓送客帰啼泣不已或解曰異郷之客一別万里山河長隔泣何及妓曰銭未尽猶遣他穿一好衣去豈不遺憾乎非変別也権堂妓有類似之話曰阿荻宇国曾与近郷豪上某親手段奪尽其金又裭尽衣服放遣敢不顧傲然曰金有則親金尽則離是妓閒化也猶釣魚人餌竭魚即散其人憎々焉財尽産傾而始悟焉譬如喫鴉片烟者甘其味不覚其毒遂以斃人呼此女曰阿虓々与荻国音相通

裏権堂北之角祀田面稲荷小祠占来何物託言為藝妓祭神無墨註曰祠在鐘鋳川頭所以叶心願也叶与鐘鋳

国音相通

猶西京祇園廟東京阿稲荷社其為祭不知何釵影履声絡繹不断心緒百端皆出私願果有利益云無墨有詩云身沈情海不勝春々雨朝雲賽幾旬阿母無知阿娘意貪心漫祈白眉神白眉神者娼家所祭之神出小説王翠翹伝

若毀若誉若罵若嘲若泣若笑愈出愈奇編中所謂茶人者乎敬服々々

丁丑十二月廿七夕　大音龍安評安批

快語解頤妙思泌腸毫端有多少之方便我輩夢想所不及也　海南　坂崎斌拝批拝評

余少年學聊聚文中事喜論歴代治革古今人物之得失文章唯喜放膽如滑稽等文未必作也昔讀静軒居士江戸繁昌記文章靡麗如入綺羅叢中吸薇露只恨居士與余異世矣無墨先生一日携一小冊訪余々寓見示更讀之乃所著善光寺繁昌記也彩筆一翻翻如灯中月鏡中花能操不能摹

之所睽野乘稗史無盡不文章美如春風之所至千林鋪羅綾射霧之沁深菜木張錦繡今讀其文還使人評論之不一大愉快事哉因加妄評返之明治十年丁丑九月中浣也

鶴洲王廷章識

桂洲漁長書

明治十一年十二月御届
同　十一年三月出版

編輯者
長野縣士族
長尾無墨
南第一大區二小區筑摩郡松本
南深志町五番丁三百番地

出版人
長野縣平民
西澤喜太郎
北第廿三大區三小區水内郡
長野町櫻枝町八百十五番地

竺弌蘇 輯　竹亭武敬 畫

多武峰二十六勝志

安政四年（一八五七）刻本

據安政四年（一八五七）刻本影印

読山二十六勝詩其
諸老為所賦毎詩有
題引毎勝有畫圖燦
然可觀也且釋發之

海内覧者誰不生欽
心譬諸金仙現億萬
身以度十方衆生其
益豈小ゝ哉且也此

山丈織冠藤公遺廟
所存余余欽之久矣
乃題数言以結他日
登山之緣

安政丁巳仲冬

藤澤甫識

一葊上人輯二十六勝
之名並附小序以充
詩題因爲之序其事
先輩之所爲也味
其文意以正詹記事
蹟之不要深也而理
斯〻能君子之之意
今也其詩亦佳集
而上木者四方騷人各
聘其述志之所以
可不重所學隆鴻生
乎之要詳其耳

河野通儀

多武峯二十六勝志

竺弌蘇　輯
姪如海　校

予之所輯勝名。有所異于他。以有勝之可觀者。與不可觀者也。畢竟為令後進。慕先哲之所作也。享保以来。多八景十二景名。皆與予志遠矣。冀四方君子亦一詠于此則是勝之又勝也。其勝目次。概略如左。

一　神山勝事。俗稱高岳是也。慶長中己往殊禍福示兆。山鳴谷應如鳴動記之所録遠望寛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藤原嘉瑞。山西去數百步。有邑名大原。其中有藤原。神誕舊址。有靈狐銜鎌之瑞。姓名之所由立也。西有飛鳥祠。又左右龍蓋寺八釣村村中有顯宗帝設曲水宴之古流。

三祠壇陽秋。松間櫻楓交枝。春秋擅美。有近衛某公及其餘和歌可以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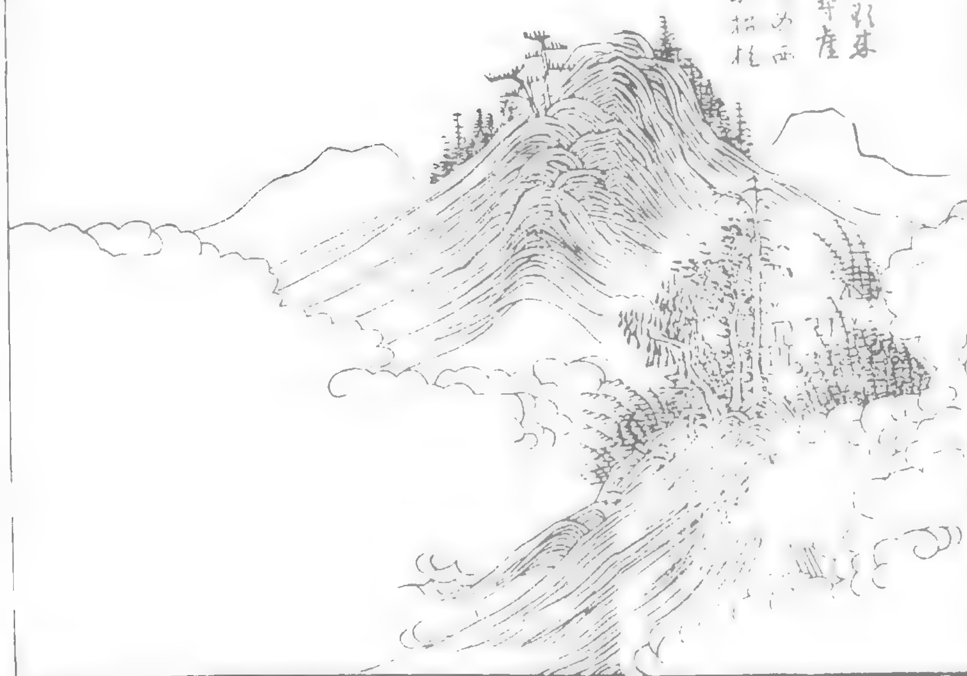
四松岡颪夕。俗曰松ノ尾。當吾山之東北。有大黒天及天一神祠。安永年間加叱枳尼天合祠。祈者必有應。冬暖夏涼。朝昏眺望有別趣焉。

五龍溪納涼。神廟西有澗。名龍溪。溪岸安輪蓋龍王祠。水烈風凜。冬不堪久立。此去數十步。西北有新塔址。眺望奇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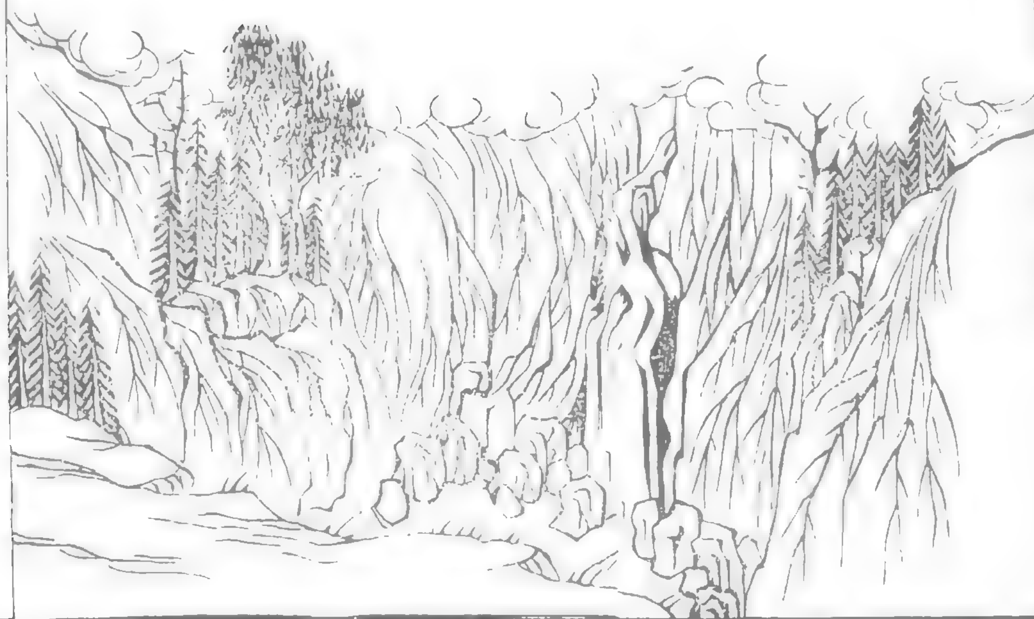
六涌泉擬珠。開山大和尚。講法華時。善女龍王所出現円摩尼泉。於今涌出迸珠。今古以爲閼伽。

七錦洞尚古。山之東南前谷曰多樂。紅葉洞支景也。有粉川寺觀音。所告素意法師和歌。可以徵開山大和尚歸朝植其所齋之菴摩羅菓樹于茲。而自安居焉。其樹今猶存。而枝葉扶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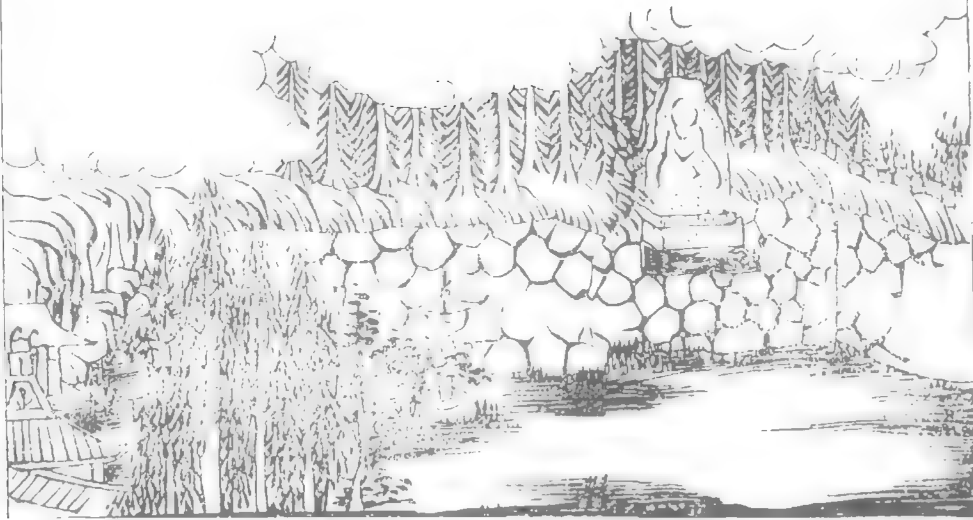
八南院返照。山南有岡。中興增賀上人。初結菴。扁曰遍照。後改作返遍益修夕日懸鼓觀之處。此去數十步。東有舒明帝陵址。其地曰瀧谷。見于日本紀。



九東岸瀑布。在昔有寺。以東門名焉。中罹兵燹。今唯有其址。臨前岸有瀑。宛如布兩段。上瀑曰華嚴。下瀑曰阿含。蓋後人之所名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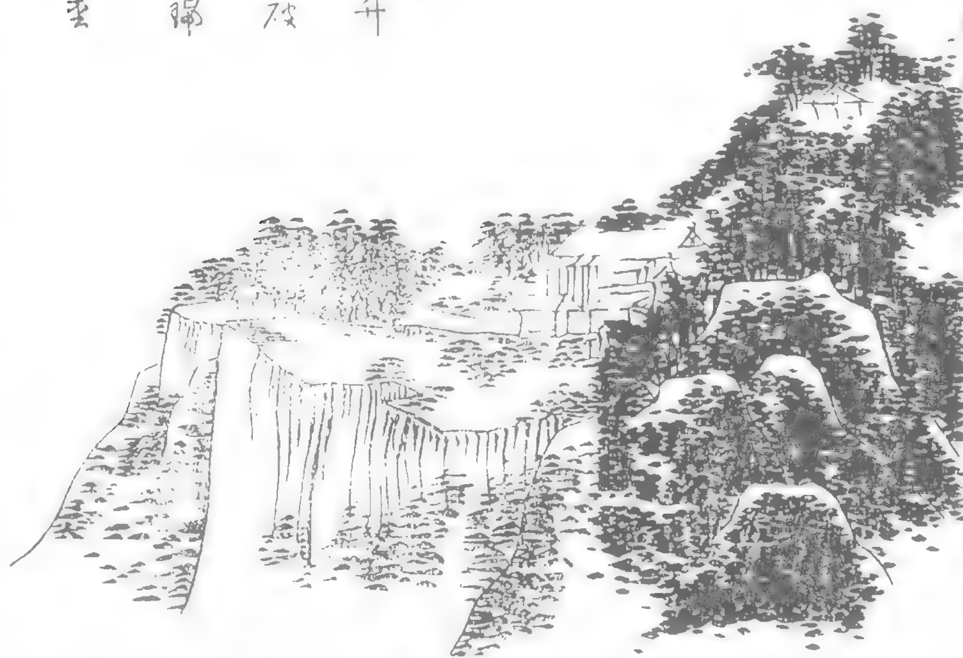
十西門流輝。吾檢校五祖千滿大和尚示寂之地。其北有石像彌勒佛。相傳自高麗國移于古元興寺。後又安于茲。夜夜發光。照千滿墓。墓亦發光照石像。其靈可想。



十一春井汲芳。自西門至紫蓋寺路旁有涌泉名春井。聖德太子誕生時。汲之以灌云。于橘寺東故命以春敷中間有五松原。而今無其松。多櫻樹。俗猶呼曰五本松。其下有春井街。街下有湯谷。昔有温泉故名焉。中世硫黄氣絶而不沸。其西北有釜谷邑。昔鑄釜工家于茲。其所鑄之釜及火爐之類現存于山院

十二上村逃禪。去春井及釜谷。西數歩有上邑。開山和尚隱遁。修止觀處。故寺號止觀。前有小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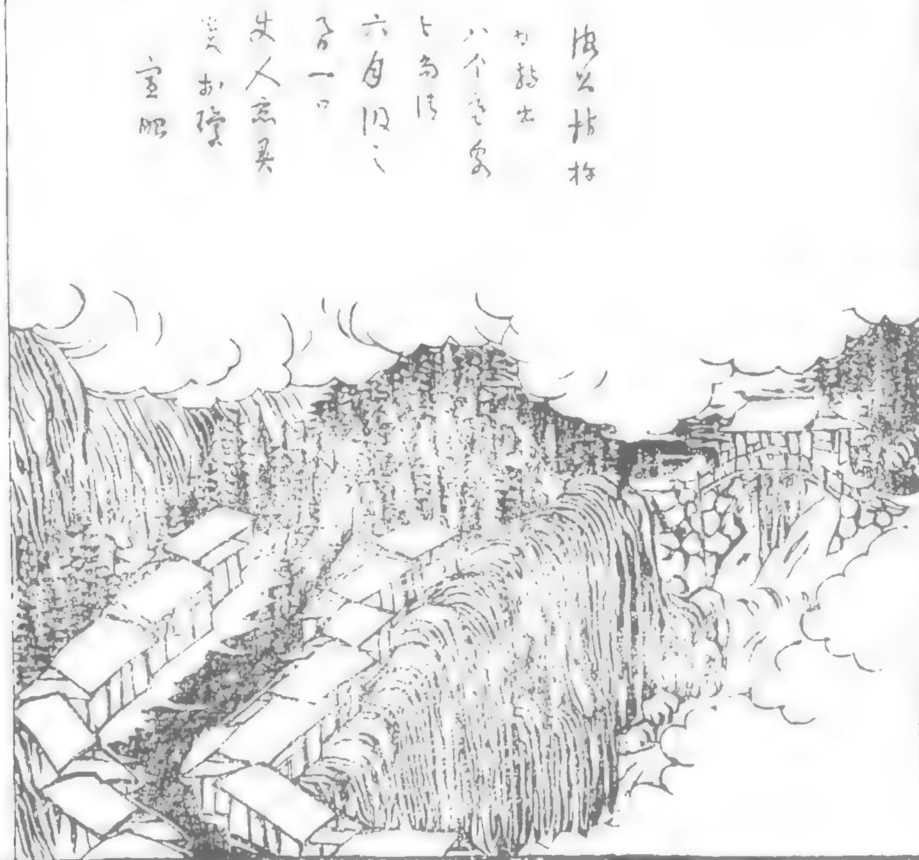
十三紫盖晚鐘。即三盖寺之一。三盖則絹紫龍是也德行法師。因增賀上人告。改葬其全身于玆。紫雲靉靆。故名紫盖。為念佛三昧道場。故又曰。念誦崛。齊明帝行宮之址。一曰两槻宮。



十四薮埜晴嵐。　薮字。土俗誤作蕐。更省作冬。地多
薮冬艸。故名焉。路自西門。方丁滑谷西。承安年間。
吾　神現光之處。後安千手觀音。靈異孔多。寺名
妙全。爲吾支院也。有茶店三五。在側。可以豁遠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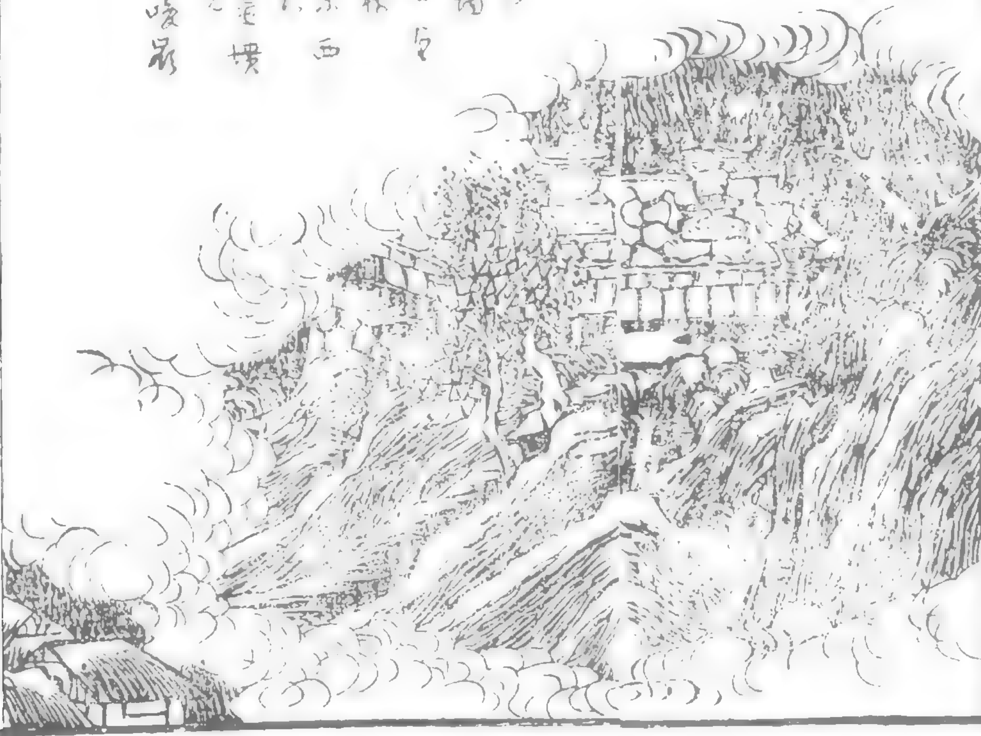
十五南淵祈雨。　薮埜數步。畑邑南溪有淵分雌雄。
上下相隔數十步。
推古帝之時。南淵先生所居。吾　神在日隨學儒
道云
皇極帝祈雨于茲。至今祈則必應。其流萬葉所謂
細川是也。土俗訛曰稲淵。

十六八井忘暑。弘法大師遊歷之次。所咒之井有八。故名八井。上八井内俗曰即吾東門外也。人家每夏無蚊蟲之患。後世說蚊蟲無患云。路東有谷。曰六萬谷。往時將軍地藏尊現六萬軍却安永氏兵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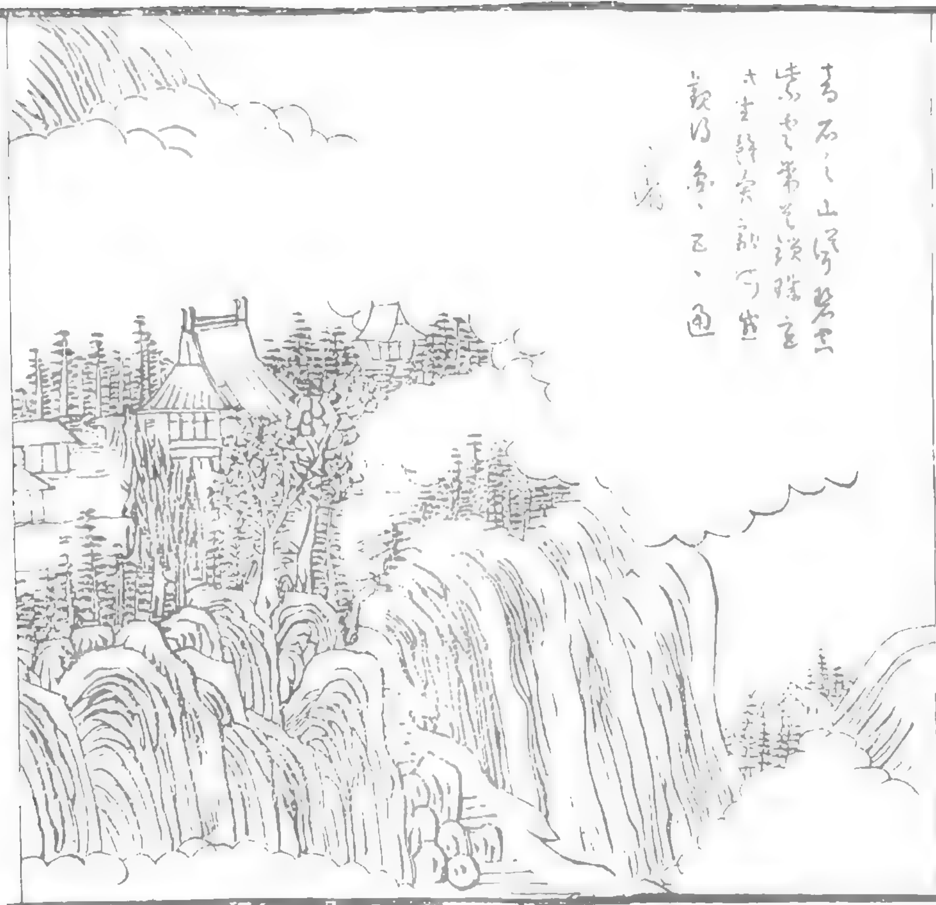
十七斗祠祭奠。山之東南去百步有岡。接滑谷坡。置北斗七星。平安年間。吾　神於日輪中現形之處。春時躑躅爛熳。三月十又三日。郷戦邑民。追薦祈福。亦是懷古之盛事也。

十八飯森香市。山東有邑。名飯森。爲高光入道示寂之處。其地高而多櫻花時望之宛如盛飯。故俗稱曰飯盛塚。每春三月十日、其齋忌也餘肄世世。奉祀不衰。



十九夢阪料撒。自飯盛至鹿路邑之阪曰夢阪。西行法師探勝之次、一宿于茲有望飯盛之歌詠。世之所知也

二十音石感通。　山之東北數百步有堂。安千手眼菩薩。勝寶元年。心融比丘感石上現。故具曰觀音石。山天長中。安部中納言國香改造寺名音法寺。在吾山之裔。至今猶多靈。自此右折有攀東軸峰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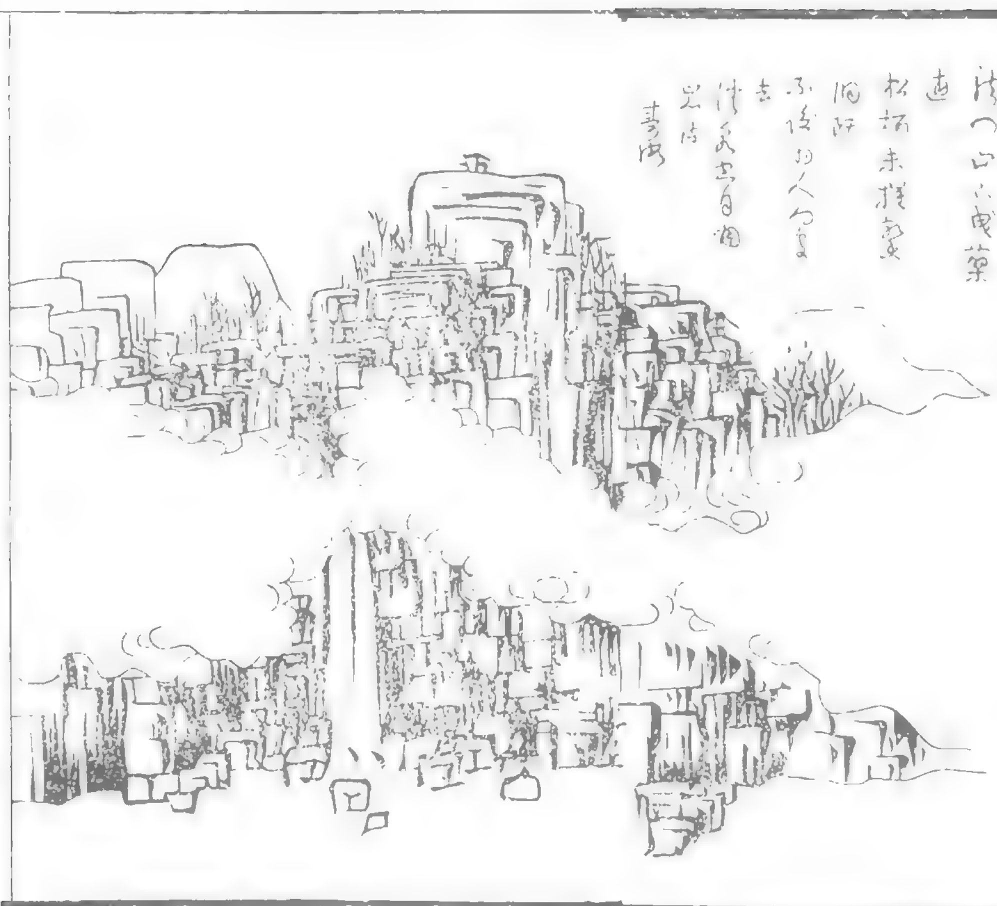
二十一横垣殘石。　山北有邑名横垣。俗呼横柳。柳帝皆在横。皇極帝命石工。将梯布留祠。閭民困而止之。其蹟猶存焉。

二十二椋橋朗吟。又北有邑。名椋橋。椋與倉國讀相通。故亦曰倉橋。藤原實方有咏杜鵑歌。世之所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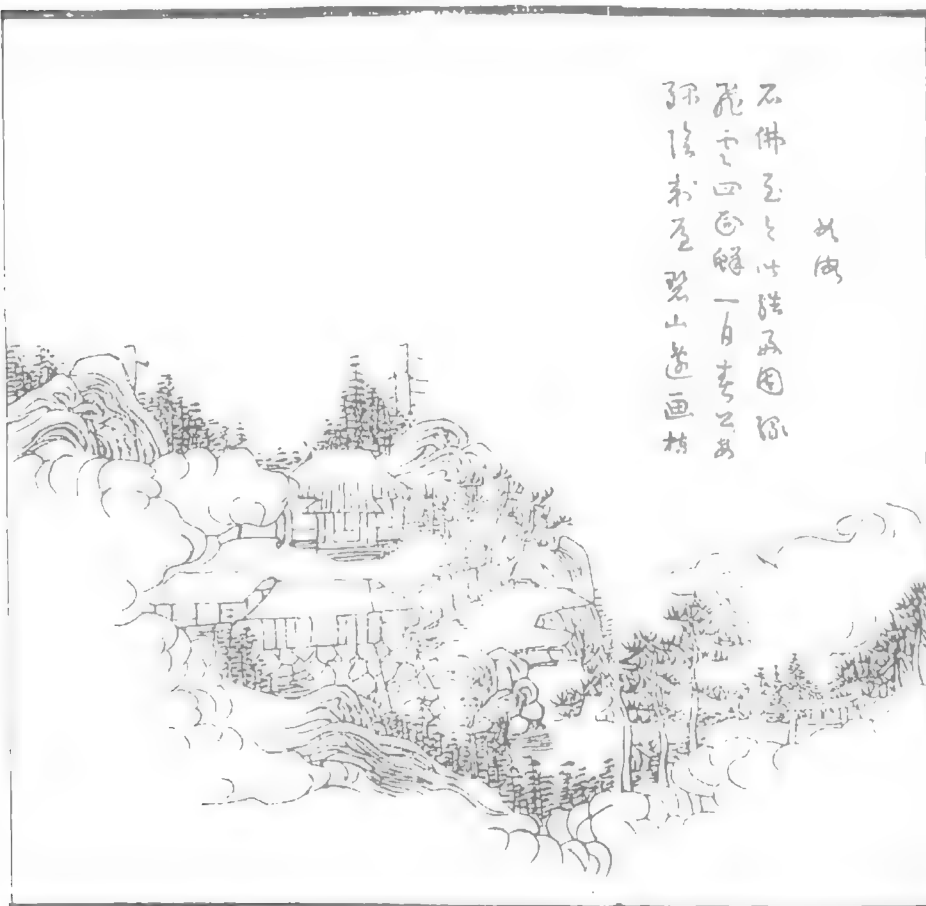
崇峻帝所都。曰柴垣宮。其墓在邑端。（邑與恩坂岸與）舒明帝陵相隔數十步。

二十三雲嶽晴雪。山東有三山。（雲嶽東軸音石）其中最高。宛如疊雲。雪朝望之。不異玉壁。傍有劍峰。有治道嶺。左右各有至宇陀之路。

二十四龍門仙蹤。自飯盛經東山邑則。龍門山也
有吾支院舊趾。久米仙所遊止也。山下溪瀧。形如
倒摺扇。俗曰龍門瀑。是也。



二十五聖林興復。椋橋下有邑。曰下村。村端有寺
號聖林。為吾支院也。隣柴垣宮。往昔仙客所居。享
保年間僧文春作吾　邦第一石地藏大像而安
焉。遂成一个香刹。北對天満岡。西北接上宮村上宮
太子居　及安部山。
于此



二十六牛石靈異。在妙覺究竟摩尼輪塔之下。其塔源順之所作 昔某侯欲檢吾山。乃雷電震動。護法善神現形于此石上。侯畏怖遂不果焉。蓋石形似牛故名焉。善神祠舊在東門内。中葉移置于龍溪邊。

法師一貓之人輯吾山勝名
引令善舉從事於風雅亦
是法門一助哉山家多幾
其勝之每勝詩集不肯終亦與
手數縉紳諸彥之詠亦滿也
不勝讃揚謹識於卷
末焉　峕
安政丁巳晩冬　如海

鎌田政舉 著　青谷散人 畫

觀瀑圖志

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三重淡水社刻本

據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
三重淡水社刻本影印

泉聲山

莊菊題

天外飛龍來白練無聞
綠樹概之其馳新圖畫
癖之迷添之痴昔向名山貴
請
歸雲隠士題

溪山幽夢

伊和之界下瀬貫之傳
多奇勝月瀬在其下流以

櫻花久擅於世其之瀑
及吉因清瀧寺名稱能
境幽邃尤為奇絶而佗
邦人不之識焉維古鐘西翔
甫嘉其佗在詳之

附以圖畫實爲闡幽之舉
余素愛月瀬[illegible]之山瀑
夢今於此巻因瀑山遊覧[illegible]
一瀑山也而一瀑一[illegible]其勝
不同[illegible]將植梨橘柚同

美而不同味[illegible]無細咀嚼
之[illegible]學者貫美矣
[illegible]延經見嘗知來[illegible]

伊勢[illegible]畫[illegible]士[illegible]

序

自古羽山水之秘者未嘗不待文人
之筆也雖乃文人足無所謂則亦率
終世不用爲文人之已有所賤者而
後云能乃羽名不者雖無人是以山
水之在僻遠者或經數千載而未嘗
彰也赤目瀑在我伊賀名張邑之
西南一里距邑二里不爲世志遠而生

觀者僅之可數也雖其奇絶時一
過焉男子其隱阻耳然顧瀑
哉鎌田翻甫世仕名張有文筆而
好山水之遊時觀赤目瀑者歲率
一再而居之余平之伊賀主翻甫
家翻甫嘗乎於赤目山歷觀諸瀑
而命副而出予後翻甫寫枝且採
又附以瀑隱甚於前渭而奇無從之

翻甫作之記分爲十二勝略者名
海屋圖之予照之所目擊詳悉其
書焉男子而未遊者可生也翻甫
欲梓以公於世乞請序於予之於
瀑雖識之半而未嘗全似乎寫
於瀑者雖然予嘗觀瀑年既六十
比之少壯者殊劣攀躋豈可以目觀
之爲少論以書之淺深哉雖而有

書男兒不悔乎是此乎之所以爲序
也
文久癸亥中元竹坡迂叟川村尚迪識
於依水園之晩晴樓

題赤目瀑記

君不聞香爐瀑布倒銀河一道
劈開碧巖幾又不停天台飛流
外覧布界星越盤翻白波孫賦李
詩耳徒瀑不知實地其如何
人説南國那智瀑陰雪舞大
璧全状星霧數里外浮雲或中
斷六大観非是何香爐天

台恐奴僕作呰建標詹遊壊耳聞
名未及精観赤目瀑奔州奇白波
懸注界嶽巘支派幾處指可屈直
下奔激各瑰琦縈危崖玉龍躍
晴天絶壁匹練垂下流古潭出深勢
旅不來勢移況復地靈出
僻意怪石奇樹翻秀云古洞空
虚宿宋巌林幽寂擁蕭寺

傳道羽人歸此山山有清虚府可
比山楓霜瞬時遊討人或覓蹊
隱或排惮險不顧幾每事鎌生
著先鞭記文可追那遊適生應披
吾興於傴仰自冷然謝屐御
風高岸激長川

伊勢巣松幽人小谷薫

勿齋生閲書

拳少年能赤目前後記附先跡　巣松
先生為我旅窂叙題岩窟歴指之
十年於今矣既續記後漢為圖卷
而彩併請针生寫　先生之墓本既於柔
不堅毛能雄今昔感之覺已邨然因
此道之拳奇穠或形於世則　先生
必將為笑於道也矣

萬延紀元庚申陽月　鏡田政擧謹識

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宋、端溪東坡[illegible]、[illegible]新而大之與
目觀其[illegible]、此其未可攘手臨也、又
況其小識、[illegible]見地[illegible]、妙之所
從得、[illegible]以是死矣、此精質
爲硯之石、[illegible]赴[illegible]帶而
得進[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不[illegible]物理

[illegible]當然者、[illegible]因凡[illegible]、[illegible]
此年一[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氏[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起
[illegible]雅[illegible]不如[illegible]子之

[illegible]
[illegible]

赤目瀑前記

鎌田政擧

赤目之山在我名張西南二里許。高三十丈。樹蔚薈石怪奇而閒泉懸焉為四十八瀑。其最可觀者曰行者曰千手曰不動曰靈蛇曰曳布曰龍壺曰纏藤曰栟竈曰横潭曰荷擔曰琵琶曰嵓窟而不動曳布荷擔琵琶最大。合而名之曰赤目之瀑。因山得名也。俗傳役小角之闢此山也。不動明王騎赤目之牛而現焉故得是名。其千手不動等目皆浮屠氏之所命而土人慣稱耳四十八亦為佛號之數言其多耳每歲七月近人來觀謂之賽瀑。縣有泉石之疾而居與山相近故屢來遊焉天保辛卯秋始作文記之始於行者終於龍壺此為前澗今茲萬延庚申秋究源而續記始於嵓窟終於纏藤此為後澗予夙愛此山水之奇欲公之於世久矣。乃請各圖及題篆於四方諸彥録記于其後如左。古人云山水有靈當驚知己於千古余文雖不足彰山水山靈或以余為知己乎

雪城澤俊卿書

行者濕
潭光明可鑑人影數
游魚側有盤陀石面
鐫行者書
旭莊

既出郊。遥見一峰聳于山隙。其容與凡山逈異。即為赤目之前山。歷諸村抵柏原村。溪水瀰〻。即為瀑布下流。度板橋過民家。而水再見矣。從是傍流而行。過長坂村水石磷〻。又度一橋。始入赤目之村。節屋八九。高低無次。前峰隔澗而聳。即來路所指者。欲瞻其巓。則笠擔着背矣。入寺。曰延壽院。出院而左。有櫻樹垂枝。側有二祠。一為觀音。一為不動。不動配以役小角。前置石燈龕。刻云德治二年建。又有石浮圖。在左林下。剥蝕奇古。蓋亦五百年前物。過此則山口矣。茅茷夾徑。境始幽絶。蒼崖列立。樹多挂艾蒳。毿〻若髮。行町許。有澄潭。其上巨石傾卧。水由石隙瀉出。為行者瀑。注下不越數尺。其鳴鏘然。已與神思。

濺滴噴雪

千手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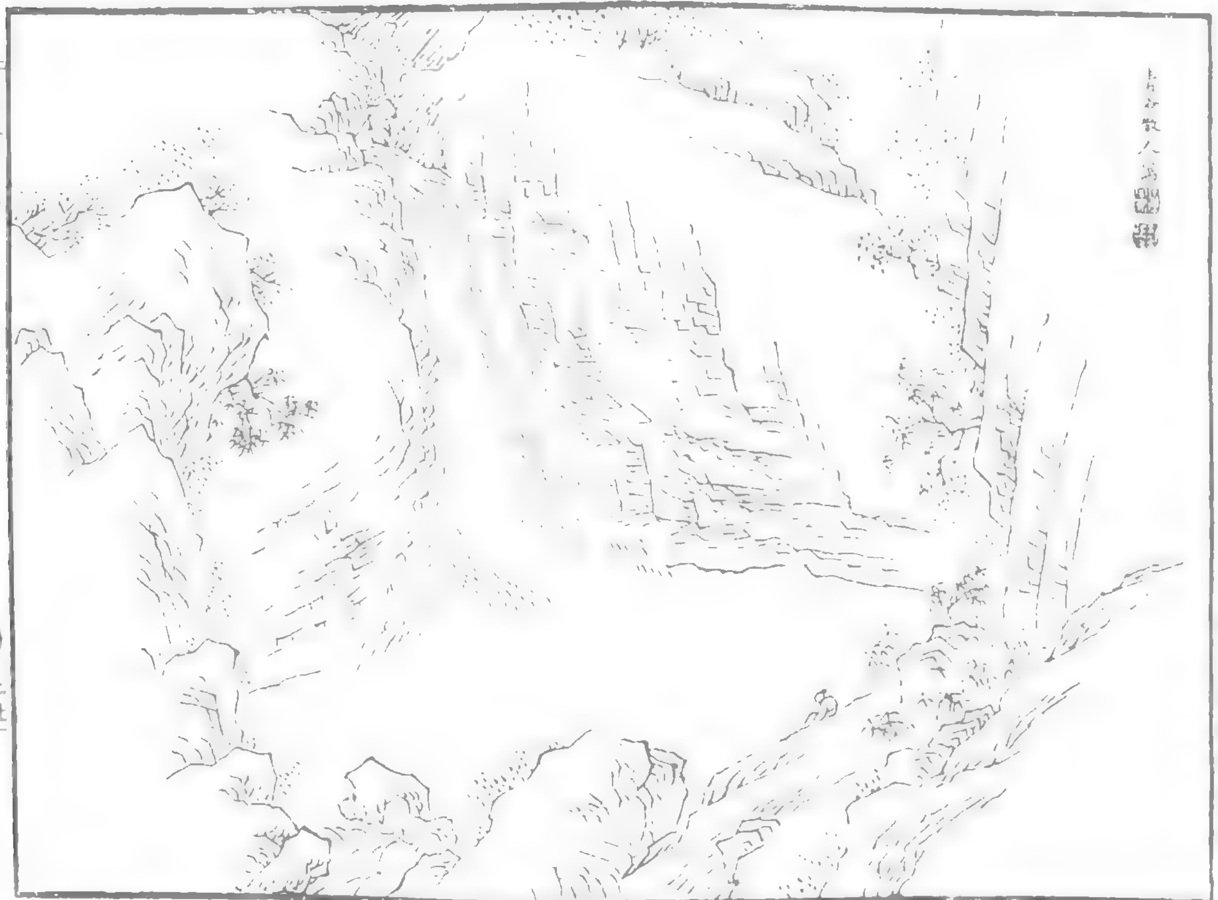
飛流激巖口散沫白紛〻萬點亂櫻花風吹不歸

旭莊

其上流多亂石。跳躍而過。數十武見懸泉。綫瀉可廿尺。爲千手瀑。覺然而出。滾然而下。有潭匯爲池。俗言瀑壺。廣可廿步。清徹見底。細石的皪可拾。垂臂下撈。則不及。甚凡澗水似淺而深。涉者不可不戒。

瀉空雲霧

不動瀑
太響搖坤軸高勢自雲中峭壁如墻之雪花翻夏風
旭莊



蹄其左肩三四十武。不動瀑呈矣。水從嵓首迸散。姿態變化。而旗靡、羽舞。玉躍雪翻。不可嚮邇。聲亦傾洞撼山谿。立崕望之。而瀑之所發高於眉。計當不下五十尺。漸近則飛沫成雨。衣袂盡沾。其潭正方。崖石四圍。泅而入之。窈瞑不得底矣。欲踰其右肩。揭涉下流。就崕下。巉嵓錯立。灌木蕨其隙。幾不可通。攀岩援蘿。蠼屈而登。俯視則潭

水之黒者。正當于足下、杜詩所謂一墜那得取者。自戒不復馳馬僅得踰徑稍平夷。心始定。

附

潑墨深潭湛不流重来自笑壯心休此行猶有當年友記否浮沈共勇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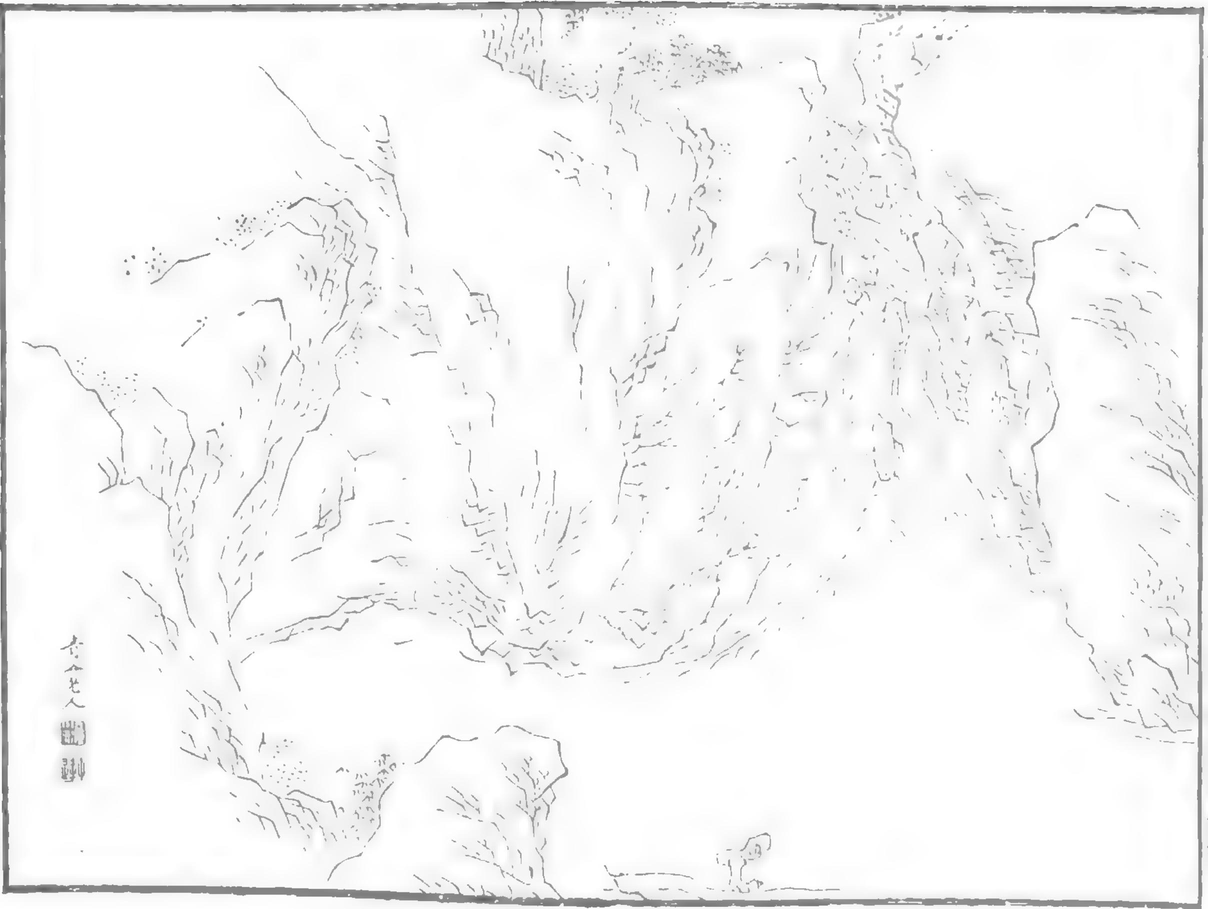
梁洲

百蛇坐壑

霊蛇瀑

細路依無葛澗雲纏
古松一多當巖嶮碎忽
感蔓白龍

旭莊



其上水布全石上者數百武極清泠巨石對峙于澗中相距丈許樹植其上皆蔚蒼隱然如城闕澗屢轉臥石旋流水或避或鬭擇石移步距躍焉曲踊焉不須揭涉有三巨石其一尤廣厚上可坐三四十人數十武右有巖洞大容人稱僧空海修護摩處更進得靈蛇瀑長倍於千手逆激略似不動但無奔放之態其巖胸腹窿然岐為

二流交互錯綜奇狀可掬也潭頗宏濶深碧如藍其上石崖對立右方特高數百尺而卉木蘙薈間廁楓樹垂枝俯潭如鑑水者有屹石挺然峙于瀑上稱魑魅所踞初遥見蚪蛟出頭角於潭中駭愕欲走漸近乃知朽木之墮潭嶄然露其端也

曳布瀑
均名曳布瀑吾伊勝
攝州者何平相國室
伴攝山游
旭莊

天曳素練

[illegible]

根[illegible]斷亦 根一捫 踏所恃者 根耳今讀之再宛身於其間膝滲股慄不覺暑熱之退也

曳布之瀑從龍畫而溢注將觀之不得不攀靈蛇左肩而險甚矣峻崖峭嶄無徑可躋但見樹根露出自崖延腹紛亂攢簇若衆小蛇結而復解亘於數十步頃舍此無由得登觀豈造物者靳其奇勝不欲使人觀之歟於是奮然猛進款仄而上手行足送恰如上梯後者捫前者所躡至上頭崖曲處無復可捫者僅捉崖角以防顛躓下

因遊橫澤者老樹指長攢參隔曳布者巨崖互[illegible]能接[illegible]于天作之妙

則靈蛇瀑濺濺響于脚底毛髮皆竦既登右轉而下者數十武又有水聲尤聳人耳但以巨崖突出潭涯繞窺一斑而未得見其全豹若欲正面之非越下流而就左崖不可益知造物者秘斯奇勝使人不堪技癢譬猶信佛者欲拜靈像龕未全啓帳未全褰而眼穿意渴也下流如渠幅六七尺褰而涉水至膝既濟石崖聳立有若屏若柱

[illegible]

者聳其下崖逬及潭涯則一條素布從崖頂垂下者十仞其水之結作挪捩狀酷肖曝布之一表一裏翩反不止其爲觀也如款驟如潮上如風掠密松而雨灑叢竹不動不厭水多曳布不厭水少蓋曳布貴其軟舒不動取其蓄激時者秋亦縮余尤見曳布之可貴也其潭卷起全石如大甓之蓄水廣亦倍於不動滄然不測崖上石立

楓楠大似靈蛇右崖蓋龍脉相通也左崖之石次第上殺首蹴相接顛搨若戾首與列數十亦奇抑猶之曳布瀑平相同所游觀名久顯矣余謂唯其名爲耳地之靈與實[illegible]恐不及此孰謂顯揚者必勝而闇晦者必劣耶

車輪流轉

呉策書

龍臺

古木陰々合迴風颯々
鳴蟄龍眠欲覺莫
近緑潭行

旭荘廣瀬題

取蹊於其左肩。亦極危險。陟降町許。其間俯窺曳布。益驚其長。艱辛僅通。見一潭。闊濰攬墨。即為龍壺。蓋數十步間。全石為地。坦々然有坎。受懸流潭。是已徑丈許。形圓類壺。但懸流不足觀。故潭得名。相傳以為無底。語云。鑱雷鑿石。豈水為石之錐。造此深潭歟。嘗聞村老云。每大旱望雨。土人相聚。亂投礫於此。則必風雨大作。拔木傷稼。

利不償害。以故郡府有禁。此與峨山雷洞禱雨其事相類。可不謂奇乎。過此已往。泉源渾浩。猶多可觀者。而山險步艱。世之游者止於此。故余之前游亦以此為限。經世年之久。始能究其源。游有前後。同人遂以前澗後澗稱之。其實一氣貫注。澗未始有前後。此世之續游者與觀圖讀記者皆知之矣。

赤目瀑後記

鎌田政舉

後澗六勝。余續游之日。取途于青蓮寺村。旋出瀑源。從上而降觀焉。記亦如之。今將刻分圖。前記終于龍壺。後記不得不始于絕藤。因頗改其文。別成次第。如後來屢次之游。以便觀者云。

誰決銀河瀉万丈崟凄然落氣逼人寒隔井瑤琴聽方寂激石驚雷地軸動作蟠蛇蟹珠崖縱日下淵大雨霧百武時乾山靈深祕神龍窟忽入重淵自在看

梁山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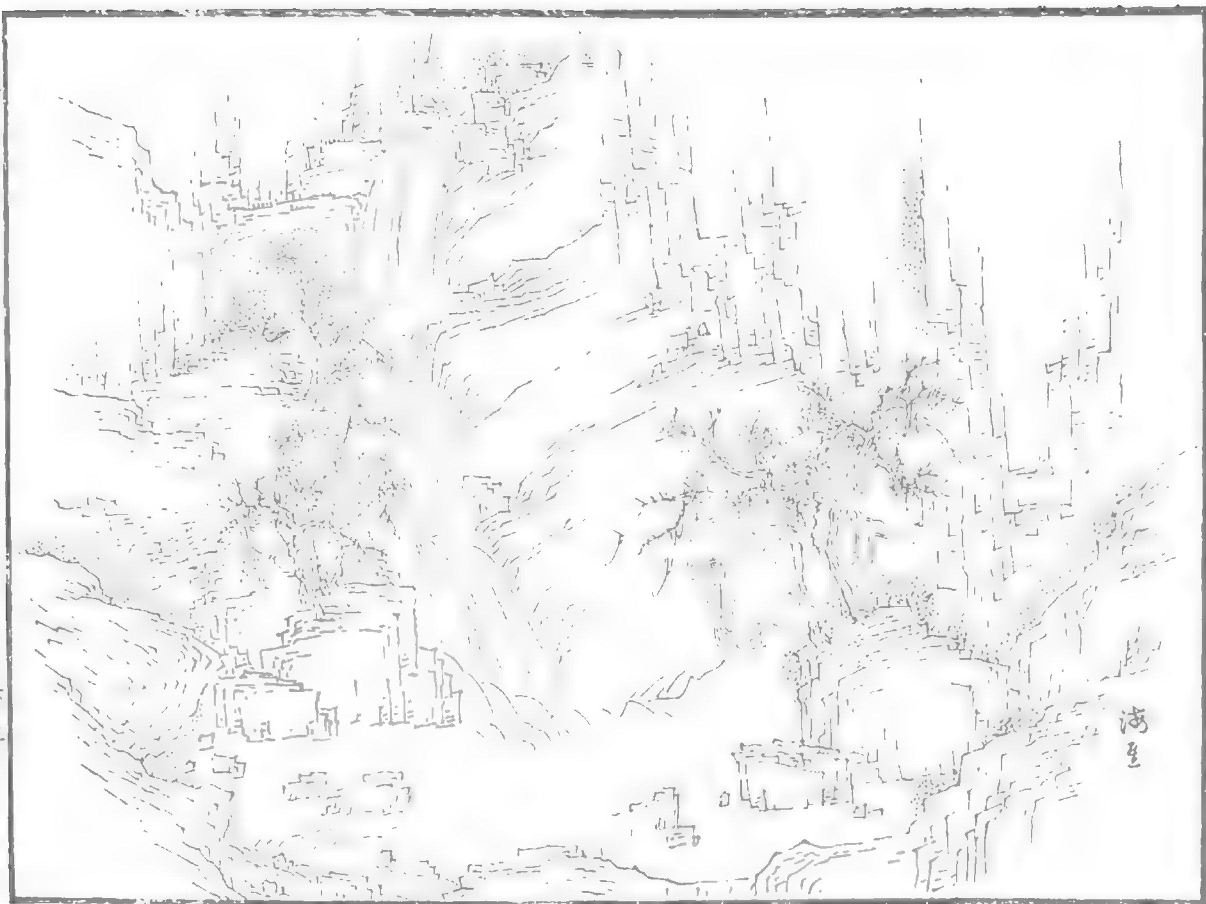
古藤挂月

北潛生呉榮

絕藤潭

嵓潭爭險惡游客瞻先寒行到邃窮處縋藤客得着

旭莊



既歷觀前澗諸瀑過龍壺而行町許有一潭曰斧潭。兩崕石壁劃然不可行。索蹊其左肩。唯有頹崖一道。廣[illegible]許。而頑石滿目。躡之滾轉。與他石和[illegible]激躍。以入水。有一跌不可止之勢。無復草樹可援。故兩手先援地。足審其可蹋者。然後敢上。前人轉石。必觸後人。既登不得不降。而亦險絕。陡崖峭立于澗上。其前土斷者丈許。無由措

凹無論道德事業大小技藝其中間必有險絕處下許凡人過反視於去日澗之所以判前後吾不無深慨焉

回入虎穴得虎子

足。但有架三小木為棧。諦視棧。半朽生菌。不堪腳蹈。乃手繼樹足踏。撲肩摩崕以降。復沿澗而行町餘。見一奇流。三四十步間。全石為底。紆餘而下。其水或躍或撞。或曲直要有三折之致。其落于潭。有石折其衝。水輒瀊渦旋退斂勢而後進。殊有姿態。無名可恨。潭有繼藤之稱。姑假此以稱揚之。

翠巖電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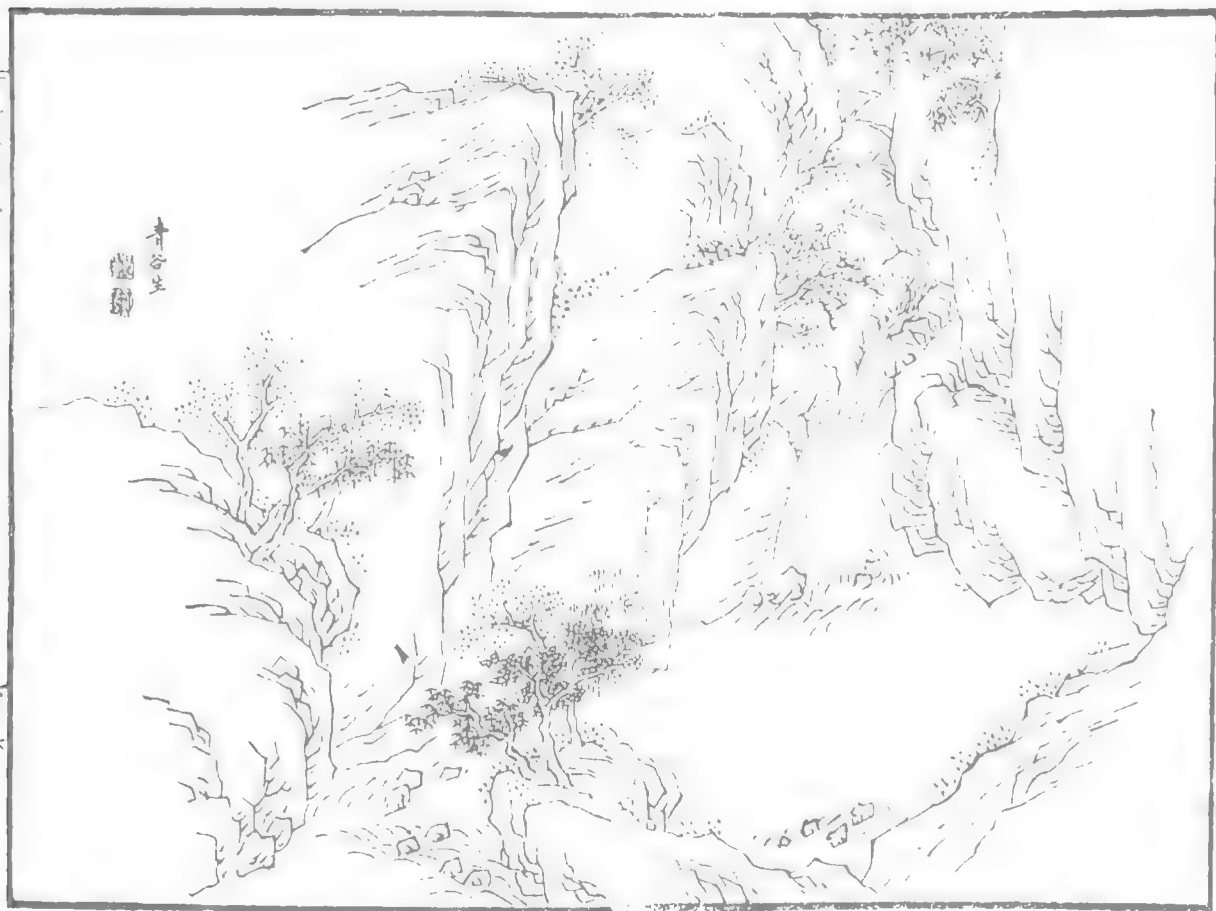
呉策隸古

淡水社藏板

柿窪

水象治秋映廻岩幽
且深想人帰已盡風
寿在樹林

旭荘



淡水社藏板

行数町抵拇窪瀑石崖環擁其左右右則直列若墻遶三四十歩斂皆大斧劈左則詭状雜出其整然者若胡揖欹然者若交椅頂圓腰傴者若僧結跏頂〻相抱者若蓮半開皆黙〻斑駁若豹文若两痕瀑從崕中央瀉其上分流為二至瀑之所裁復合屈折者三然後駿奔落潭〻狭而沈碧两崖多山茶右者皆傾植蔭潭瀑長不満

淡水社藏板

二丈而景致之具如此譬猶短小之人坐作進退整粛可観也。

国作者與該質首下而短小者未足作進退揖〻態人笑也

半潭松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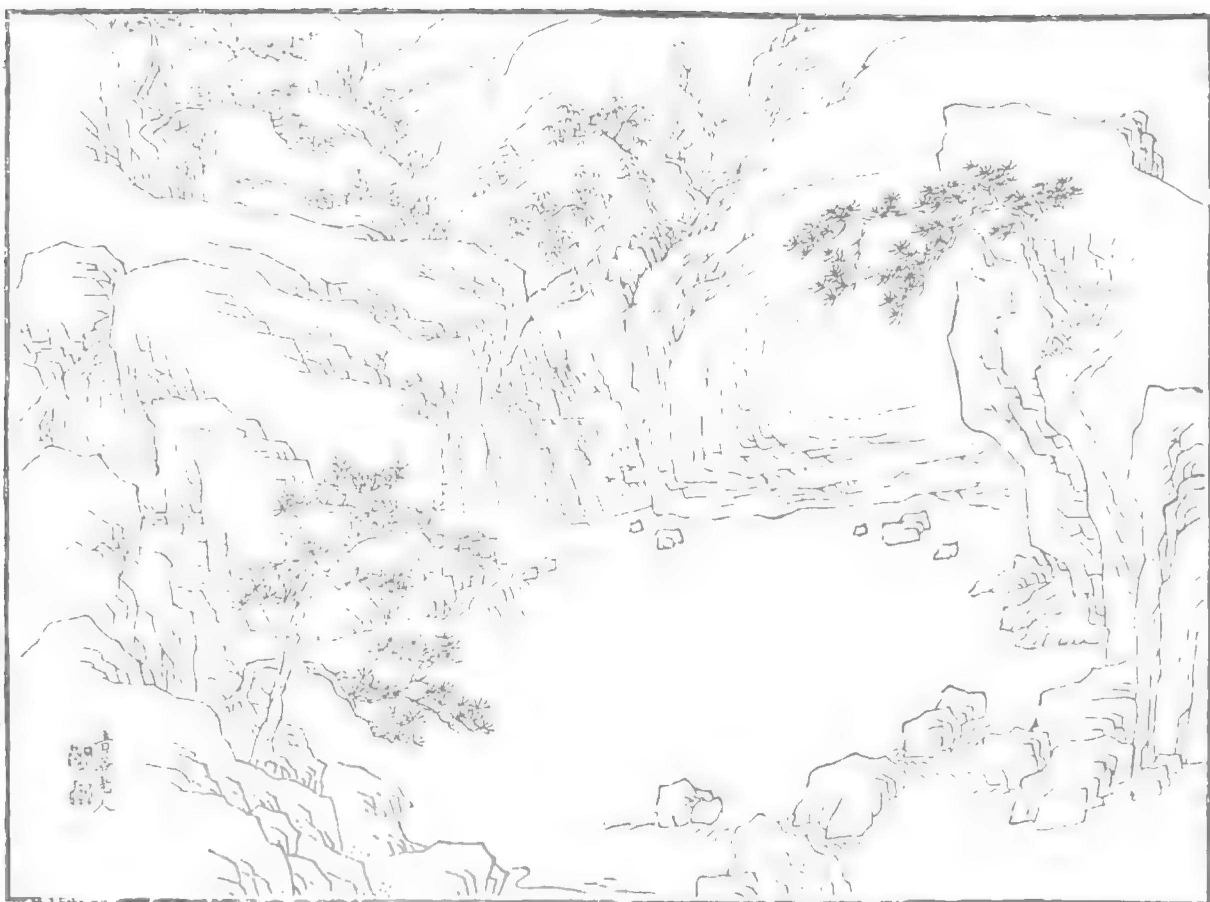
半谷復

淡水社藏板

横潭

横嵓㵎中断其下一潭字忽愕神龍現老松蘸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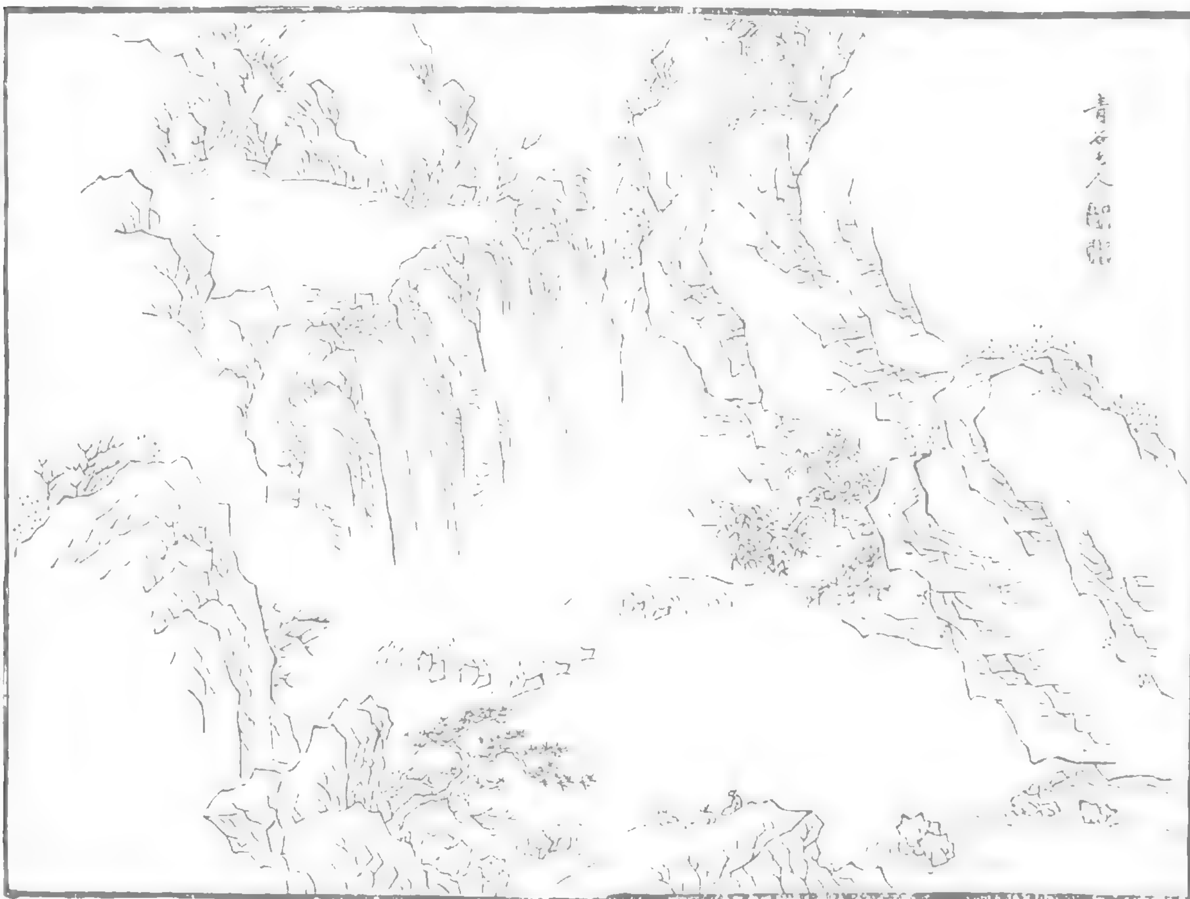
旭莊



行數十步巨嵓偃然横于澗中其下為横潭亦深紺嵓腹埡垷坳洼若攫而出若擠而隤嵓之斷處左崕接之相距數十尺突然似窖泉懸其間者丈許老樹横出覆之有蘿蔦縱下垂若蒼龍飲澗始至未見其全形而先聞珊然之聲崕以石為身以樹為衣類松類樅邦俗所云栂也皆有畫中趣境稍軒豁諸澗所無

爲觀瀑
上潭與下潭浪花散
漫集於仙蒙巖肩如
人荷擔焉
旭莊

[illegible]



圏瀑既詭奇作者於此最著筆力即下謂獅子搏象處

蹈亂石而行數町。一巨石峙于澗中。上生小樹。別又駕怪石。狀若胡僧座禪。又行數町。右見立嵓。数折而連者十丈餘。高七八文。根出地尺餘。有小石塡之。如堵墻之以石為基。間有嵌空。見其跗。其胸腹而下。乍退入二三段。痕跡截然。似斧斤劃殺。前亦見此類。差為挾小。而山霤雨滴嘗屢游。吾郡青蓮峡。湍峡。皆嵓。而未見一處類此亦

圏苦學矜之狀宛然在目

圏[illegible]角濱歷谷視嶺阪栖坦途湖南石脚峻其險可知

圏[illegible]先奇[illegible]會[illegible]雜由上望自[illegible]之入抑[illegible]懸[illegible]堅軍出之功八[illegible]字大美

鬼斧之弄巧者歟。荷擔瀑在其上流。不可沿水而行。蹊於左崖直上者百許步。膝衝頤。從半腹右轉而下。闞兩瀑並吼。潭應在脚底。脚為之酸。来路蓊翳。肩棘踵莽。登降皆艱。僅得降則出瀑之右脇。喜上眉端。是其大體也。上下皆潭。界以石崕。横亘全澗。長六七丈。高丈許。潭上皆懸瀑。崕中央穹然。如駝背。左右洼然。若渠。上潭之水。從崖

圏瀑之變態一至於此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之左右分溢而出。即為下瀑。左崖肩縮腰張。水勢且疊且迸。居千手靈虬間。右則壁立而三級。水或蹴或躍。雙〻競奇。如白龍將戰而迭翹首。上瀑隨其嵓勢。螺絲委曲至嵓腰。横舒消〻瀉下。別有細水詭流繞嵓合于潭。若初有隙而忽復相匯者。亦為雙流。併觀上下之瀑。四派兩層。而一緩一急。又為奇觀。蓋崖石隔上下潭。又挾左右

瀑。皆似荷物者狀。故得此名。上潭深於下。方而長。右崕有老櫻樹。欹卧于潭可四丈。花時可想。瀑絕奇。又助以此尤物。天將鍾秀於此耶。從右崖跋水而渉。幅不滿四尺。跨中間凸處。復亂渉三四步。幅六七尺。二處尤戒失脚。若其或[illegible][illegible]沒上潭則必下潭。因為之眩。諸澗危險。於斯為甚。既濟。數十步。一水自南澗来注。其相合處稍落會。

南澗亦有小懸水云右方之山茅花爲霄風來山搖其巔列奇石面面向人如待顧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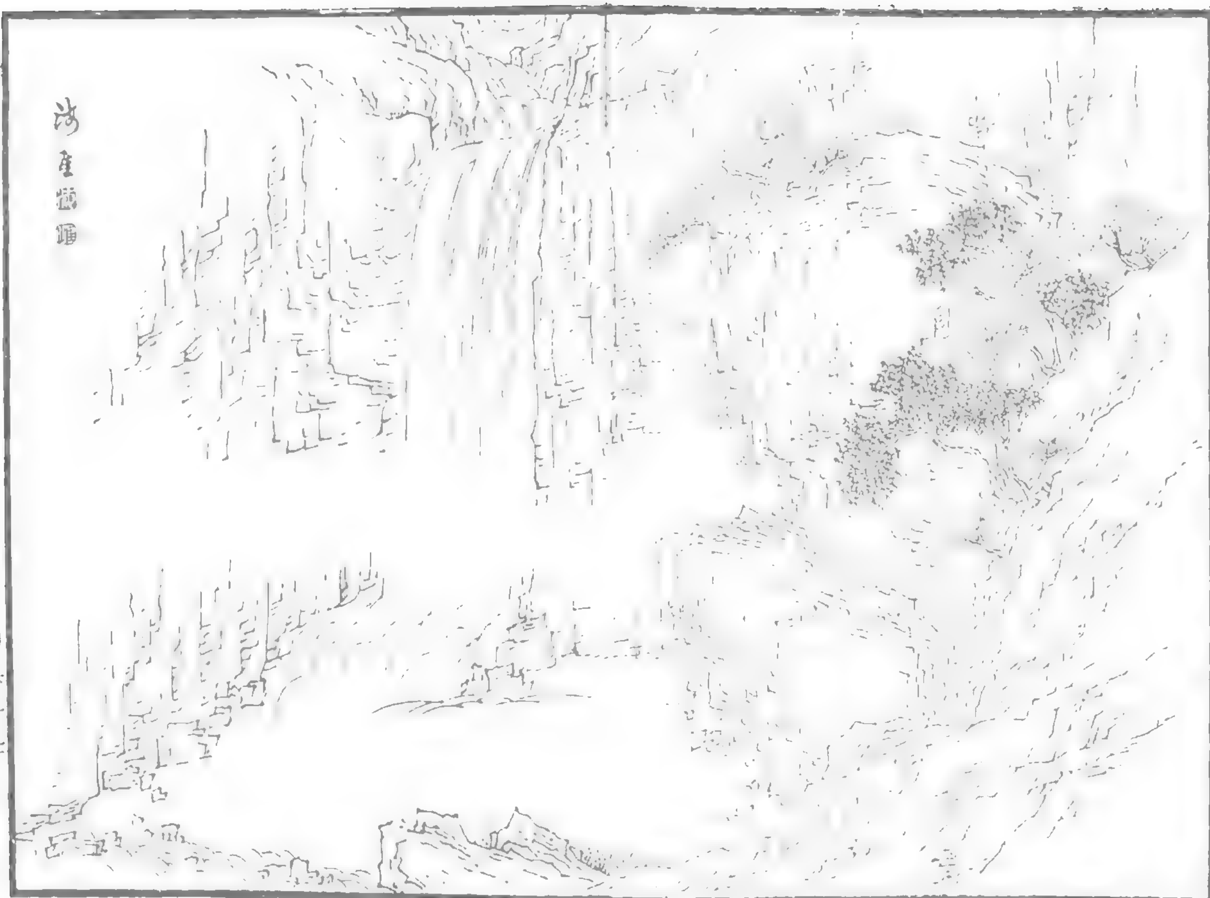
千丈珠簾

六十四翁吳策書

琵琶瀑

諸瀑多行餘斯境獨
直下混混數十尋亦
似銀河瀉

旭莊



沿東澗而行。澗底若甃。而逐次疊褶、大若階級。細若襞積者、半町許。水行其上。一舒一疾、極有致。又有闇潭者、上亦懸流數尺。凡潭之得名者、諸澗多有之。其揭涉左右者。亦不遑僂指。進得琵琶瀑。諸瀑非奔激則緩注。此獨淙然直下。有建瓴之勢。幅濶於曳布。長幾抗於不動。但不動奮迅可畏。地亦絶幽。此則清爽可愛。境差豁開。狀景雖異。其為偉觀則同也。以在澗奥、此獨罕乎無聞。瀑布亦有幸不幸耶。潭狹而長、色如濃墨。四涯皆全石。忽陷如井。蓋龍壺之大者。繫石於繩而試投之。下四丈有餘、無不吐舌者。右崖石壁起於潭中。嶄立數仞。頑青老瑠。鱗皴殊奇。背瀑攀其左崖可百步。既而降於澗潛。

四今得朔南之如果應無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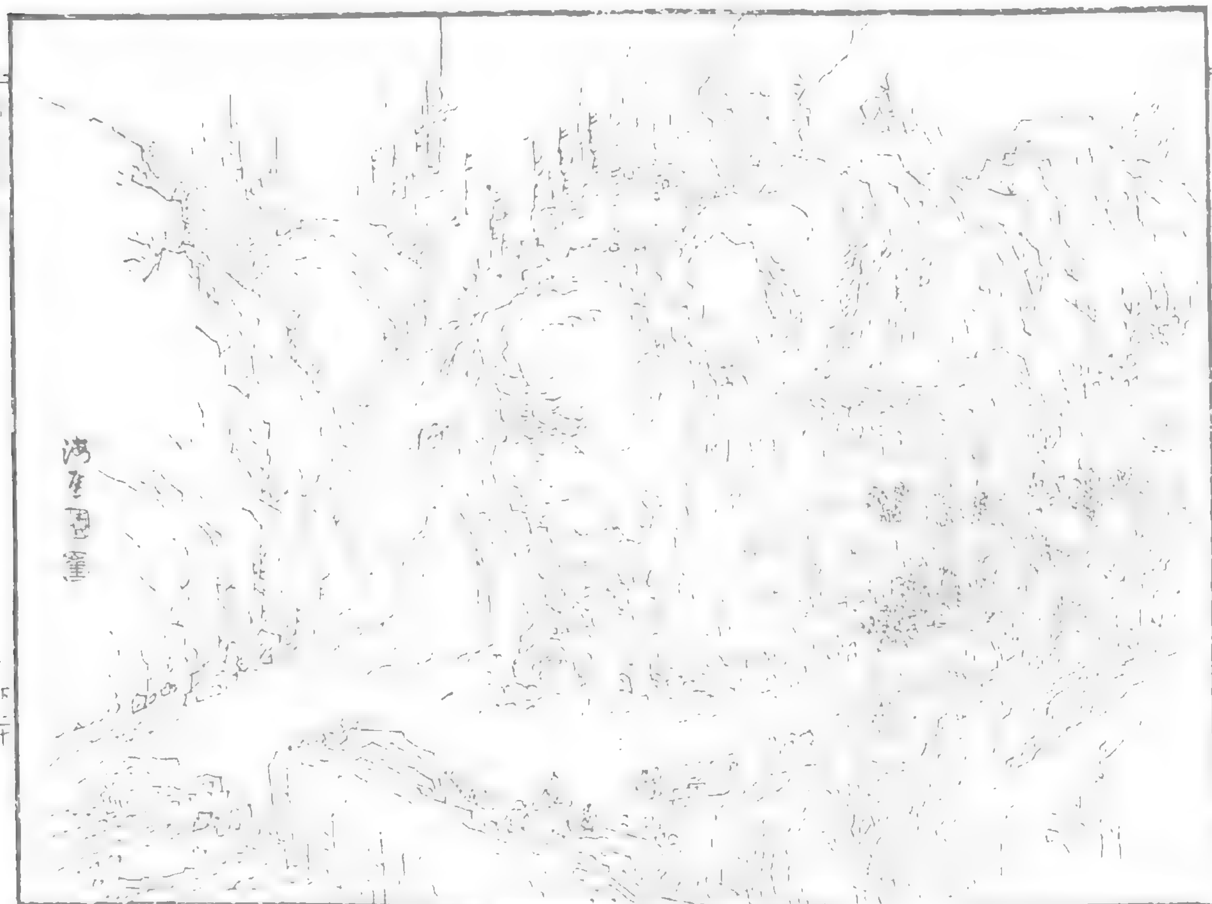
原泉混混

吴榮書

嵩窟瀑

巖窟噴飛瀑其高二丈強不知源所在雲木蔚蓊

旭莊主人題



數町。左方峭崖巍然拂雲。巔戴老松。腹挖颯及他卉。過此抵嵒窟。瀑以其右旁有嵒窟得名。長可二丈。初也直流皎然。至半腰逆欝轆錯。然亂射蹵濺。々然可狎玩。潭清淺有磯在前。可坐六七人。瀑之勝究於此。諸瀑非有深潭。則危巖。故雖奇勝可觀。其暢舒人意則未矣。至此則險已盡。潭水可汲於以傾歡。酒息疲倦。為宜。蓋奇勝之所始。游覧之所終。造物豈有意於布置歟。嵒窟頗深。潭在林中。其前如渓。而多石無水者。呼逆川。聞甚雨大漲之日。潭幅窄狹。不能容。則水旋四經此繞林溢出。合下流。乃有逆行之勢云。從是而上。潭漸狹。水漸細。源蓋不遠也。夫瀑之高者奇者。天下何限。然於一處不過五六。今如赤目。不止多瀑。又兼潭與地之妙。實為天下罕有。皆冠此

余之所以作記而導後人也。

拙堂先生評

前記　奇勝在目下。筆亦凡使人神遊於瀑下

後記　前記所載已奇。然人猶有歉之者。至於後記所載。逸前所未嘗載之文字。前後皆為破天荒。而後記之文更為奇。是可知其為絶奇之境也

讀觀瀑圖誌

山飛水立闢函奇。靈秘千年世未知。始破天荒緣健筆。拝名魚喋四方馳

篠石七十九歎慶

鞋行筆記西艱辛千古幽泉闢溝新且喜山靈無恙慚傾他奇勝付吾人

梁洲先人舉

餘音嫋然

半谷田可復書

觀大日瀑記　鎌田政擧

庚申初冬。余自津城歸與青谷宮崎君俱將親導觀赤目瀑而有故不得使人代導。其人回報曰不要瀑之上數百步右顧遙得一大瀑于樹隙其崇可仰。号曰大日瀑。宮崎君為之圖予嘗記諸瀑而獨漏之何也余笑曰諾要許是視之遺也十一月念三日拉其生徃而觀之山口有二徑左而

登其頂呼經壕少下則臨澗面瀑余驚怪不已。曰何相見之晚也蓋三層相承絕高無倫但以林樹遮其頭脚難認其全身耳。欲就而觀之下而向澗隈忽焉沒于林中目報而不得因謂余之屢游多循澗而上其由今之道者先幾況異游岡葉薜葱其不辨目下小也乎絕水而躋攀樹樹根攀援石狼籍徃々鎚步町餘乃達焉石巘

壁立幅可三丈色如積鐵。滿崖水瀉下。舒遲蕭爽水與崖色相映。如鐵板鎔銀。而崇歷曳布。崖趾有盤石承水激揚噴霧。飛沫之所及兩腋皆冰骨數丈。此為下一層。其上二層。不可復觀。蓋地勢使然耳。此瀑特以遠望併觀為妙也。初將躋。怪下流無可沿求至是始知流注數步而滲入于石罅。蓋其下伏流合于澗水耳。余顧二生曰。嘻。

使斯瀑有潭耶。諸勝皆在下風矣。生業醫乃曰無潭何妨。患頭風者暑月灌頂於瀑則愈。他瀑皆有潭可畏而此獨可抑。豈不更妙乎。余無以荅。返於村。回顧猶見其面目于杉杪益驚其崇高。土人云。夏日大雨洵為鉅觀。意必然也。夫未及入澗而先有此觀。似為諸瀑建標者。余洗耳於瀑聲者半生。而不知有如是之觀。乃被宮崎君拈

国十二記 首鷲山 大日退 與當作 …也

出是非我導人、實導我也。豈所謂察秋毫而遺輿薪者乎。予始悟應接之際不可恃一人耳目矣。瀑猶如此、況大於瀑者乎。

半谷田可復書

跋

我郷多佳山水、蒼然之色、瑩然之光、隨處可掬矣、而拔乎其萃者蓋亦曰瀑然、其名不甚顯於世、其顯於世、自吾梁洲先生始、夫山水奇勝之顯与不顯、亦在於人耳、其人何如、曰非有手足脚之人不能也、天下豈足無手無脚之人哉、然有手而不能擲筆、有脚而不能躡陟、則謂之無手無脚之人、曷為不可。但其有脚而無手者、雖能躡勝地而不能寫之、有手而無脚者、雖能記之、不過徒資諸浬摽之言、焉得其真乎。蓋有手足脚之人世不多得、此亦目之所以有待於先

生也　先生詞藻富贍脚力雄健
喜観山水毎有一奇勝輒必着
鞋載筆踰険阻渉激流夷然如
行平地雖壮夫亦不能及是以
莫険不踰莫勝不記踰必究其
奥記必寫其真宜矣此篇之能
網羅其奇勝也豈聞山水為霊
之氣必生偉人安知　先生非其

人乎哉
文久紀元清和月
門人　田中興謹識

跋

發一聲而衆應之拊髮乎而
宗歸之者惟由感動人心感觸
人以怪由知難知為難為吾於
友人猪田槑洲之記赤目瀑乎
見之矣夫大瀑之在海内亦何

不多而其膾炙人口者甚希
蓋以窮山絶壑嶮岨僻遠人
不能易至之境也如赤目瀑亦猶
今茲附不憚勞苦屢攀渉嶮
岨以闡其混沌是所謂志難成
者也遠之士近之靡未游此

瀑者不知其幾何人而未嘗聞有探其奧而記之詳且明備如果然所作者是所謂難為奇也及果然記出四方諸賢或賦詩或作文或畫景狀或書題字不遠千里而寄之此可

以見知雖世若難為者能感動人心矣嗚呼果然特一畢是儒生耳而其能感動天下人之歸之如水應之如響遂至使瀑聲轟鳴海内出於那智曳布之上於吾以亦獨不感動哉因書

此言以贅卷尾
文久三年癸亥陽月
伊賀慶齋小谷恒撰
靜山速水益書

明治十五年九月廿五日版權免許
明治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出版

著者　伊賀名張峡間故人　鎌田政擧
出版人　伊賀國名張郡名張本町十七番地　竹原吉右衛門
出版人　伊賀國名張郡名張本町六番地　岡村甚三郎
出版人　同國同郡丈六村三十九番地　藤森太七
出版人　同國同郡夏見村三十五番地　澤佐次右衛門
出版人　大和國十市郡櫻井村五百五十九番地　植田儀八

澤渡廣繁　著

松浦八奇勝圖

嘉永元年（一八四八）跋抄本

據嘉永元年（一八四八）

跋抄本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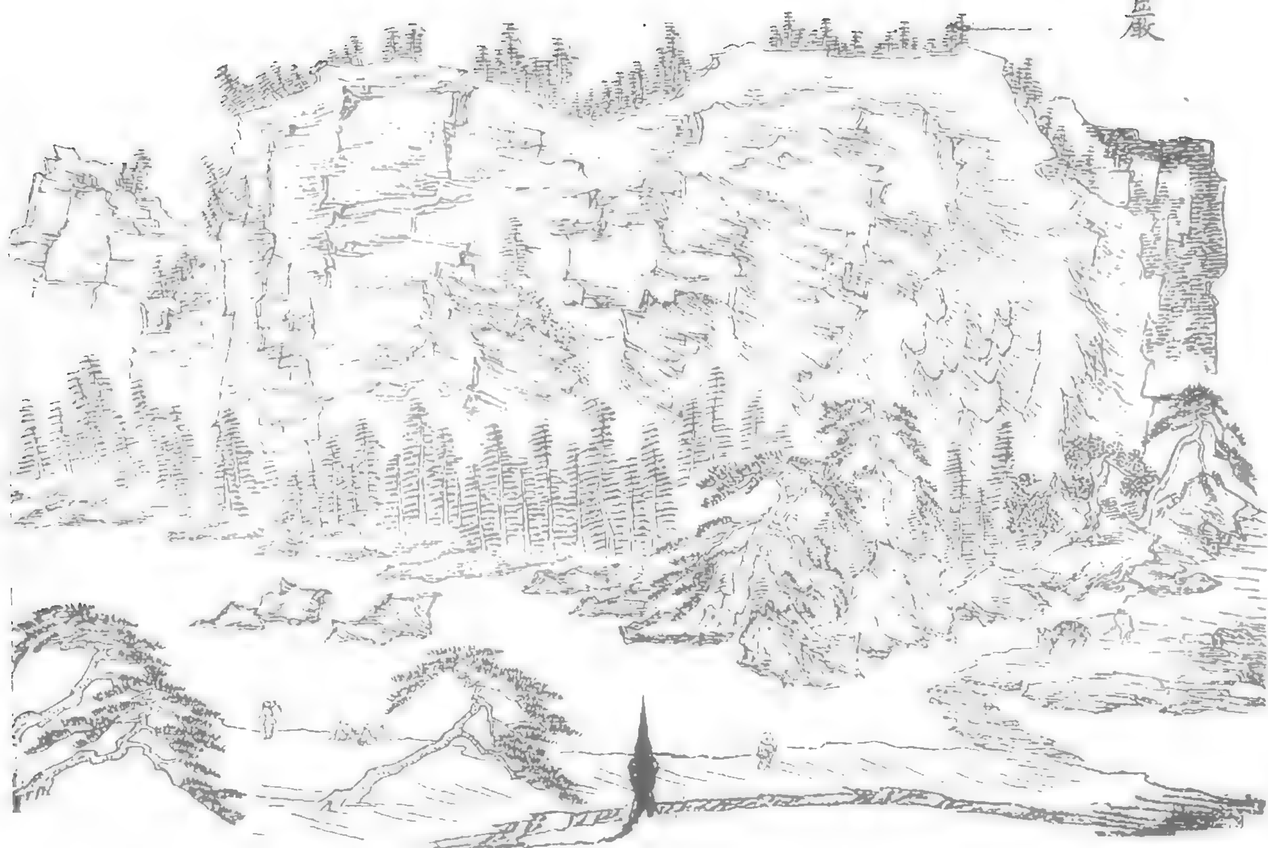
題松浦八奇勝圖

肥之松浦鎮西西角盡處而地之離而為島者為平戶為五龍為壹岐五龍係他封所謂八勝在　松浦侯之封內　侯之治乃在平戶島八勝並屬地方地方者謂不為島也而地僻境幽人非之治下莫出此途出此途亦非故探則莫過勝所之五龍及壹岐者自有津埠亦善出此途勝因不得題故遊瓊浦者接踵而未曾知勝之在途也畫史澤渡廣賴去年遊雲之松江踰年茲丁未夏上商舶抵下關遂之平戶見則老侯札齋公召見命此圖抑游客而遍奉

命者何也蓋以　公東觀之道當出于京廣賴因得謁侍　左右故也嗚乎勝奇如是而待　公始灝亦可謂奇矣其　命題言芭者何也以繡梓之　命廣賴歸京而從事故也芭曾見一夜話遊平戶觀捕鯨大羨其壯觀及游瓊浦歸塗出大村徒馳想於海雲縹渺之外不能追壯觀之跡今猶以為憾況知有其奇勝乎及閱此圖憾滋甚昔人有於十之歲猶為名山之遊者芭雖已老矣而可不甚結雲游良緣哉是所以奉　命不辭也

弘化丁未無射月　貫名芭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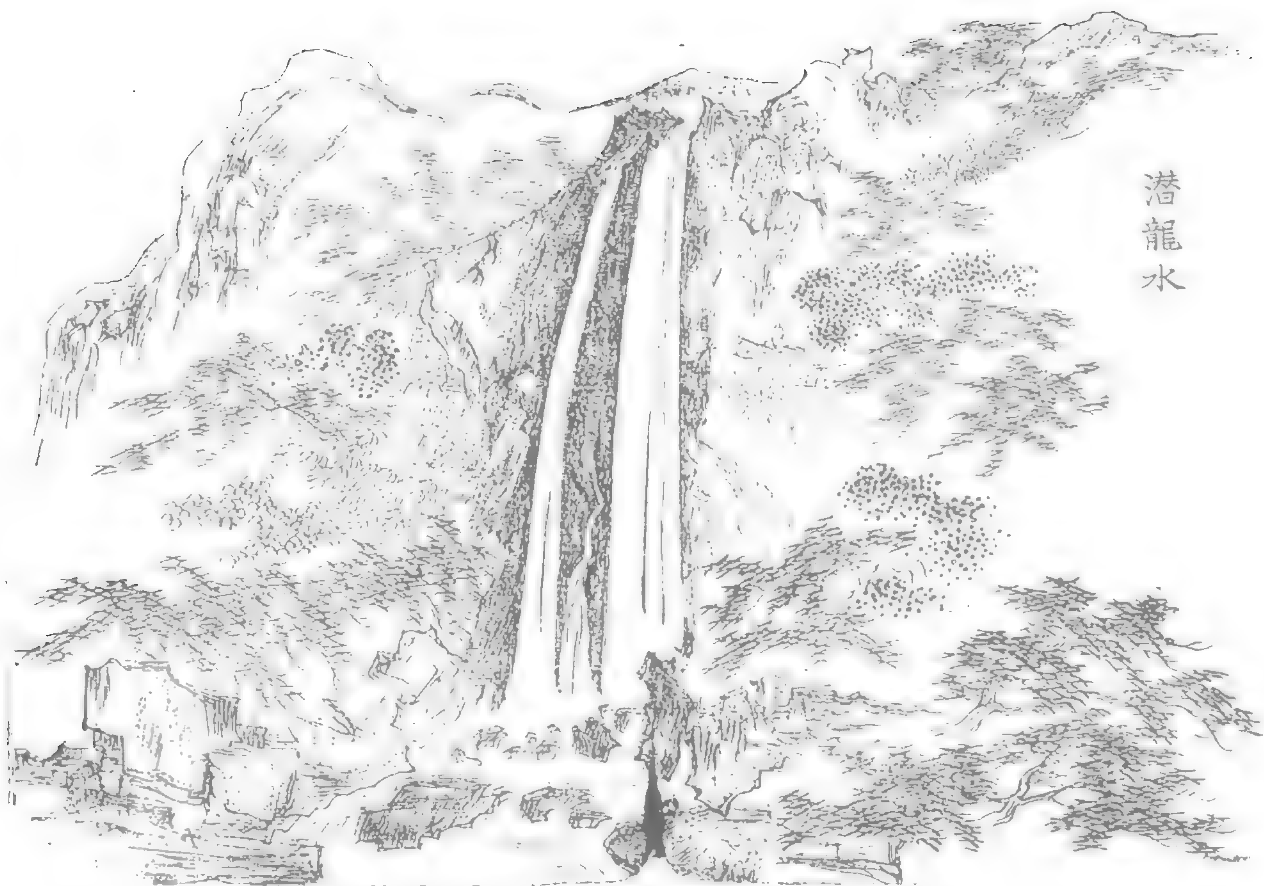
高巖



高巖 在下松浦郡長坂村 去埠三里

高崖壁立高状若熊畫所謂折帯皺也老松團繞下有清流可掬行旅到此莫不企望賞歎

高巖百尺瞰清流蒼壁嵯峨
翠靄浮汀表倚節何所堂
松風葉壑自蕭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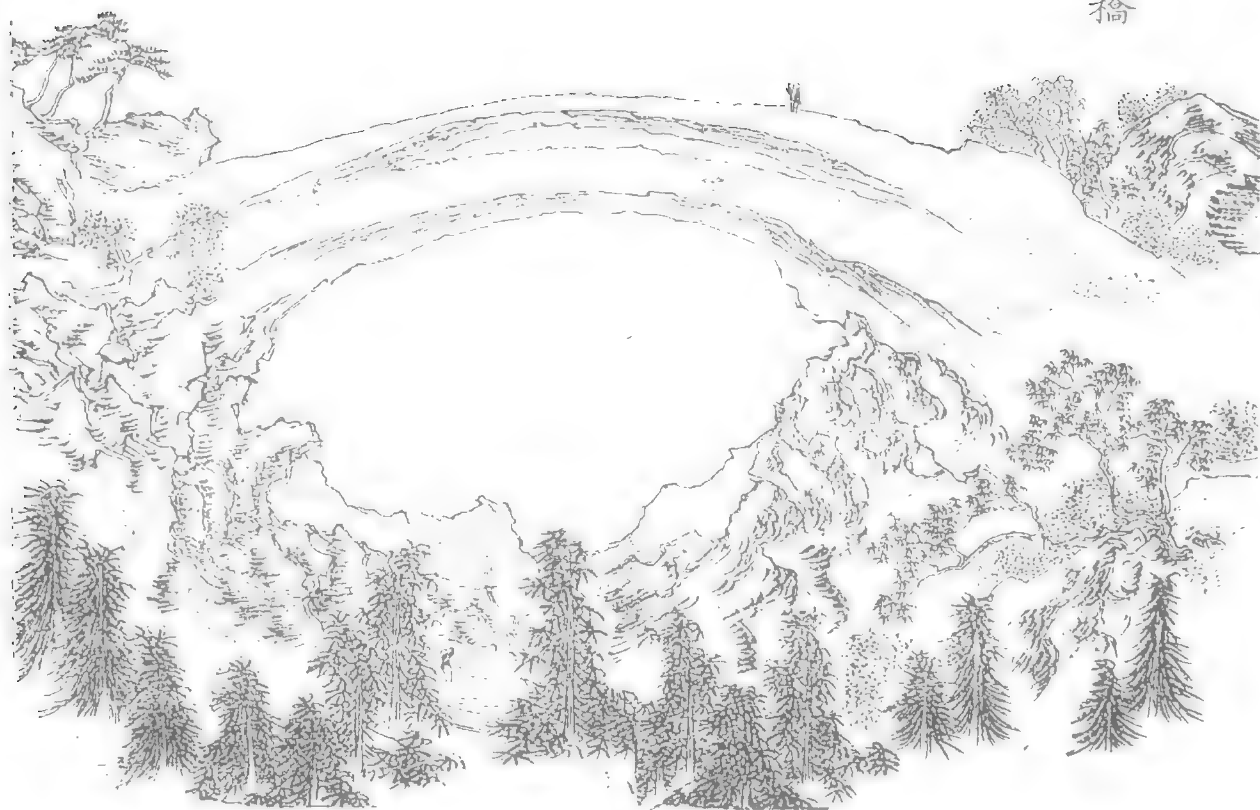


潛龍水 在猪調村

瀑布高凡七丈分爲兩條下多巖石清浅樹木蓊鬱蓋神龍之所潛伏而蘊蓄焉曰龍门

影竄劃劌探巖上有飛泉落九天知是神龍行雨日一時雲霧起深淵

石橋



石橋　在福井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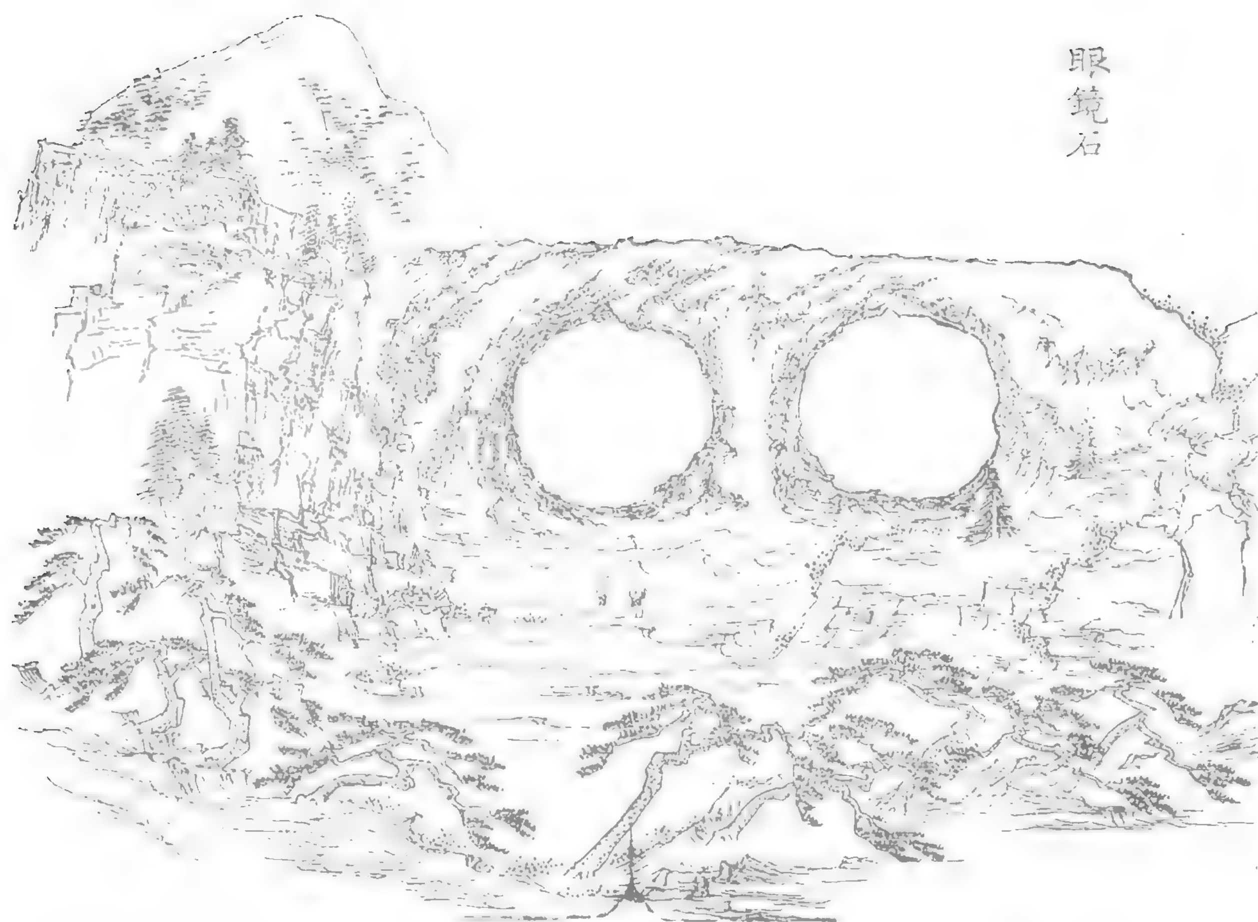
石橋凡長十丈廣二丈餘上砥平可往来實希有奇觀也下有觀音堂土人呼橋觀音

巨石跨空自作橋攀躋人似上雲霄恍然想見天台路五百應眞来此遨

大悲觀　在小佐々村

岩高殆六丈文政十三年秋
老侯乾齋公親題大悲觀三
字磨崖刊之上下一丈三尺
餘下安置觀音銅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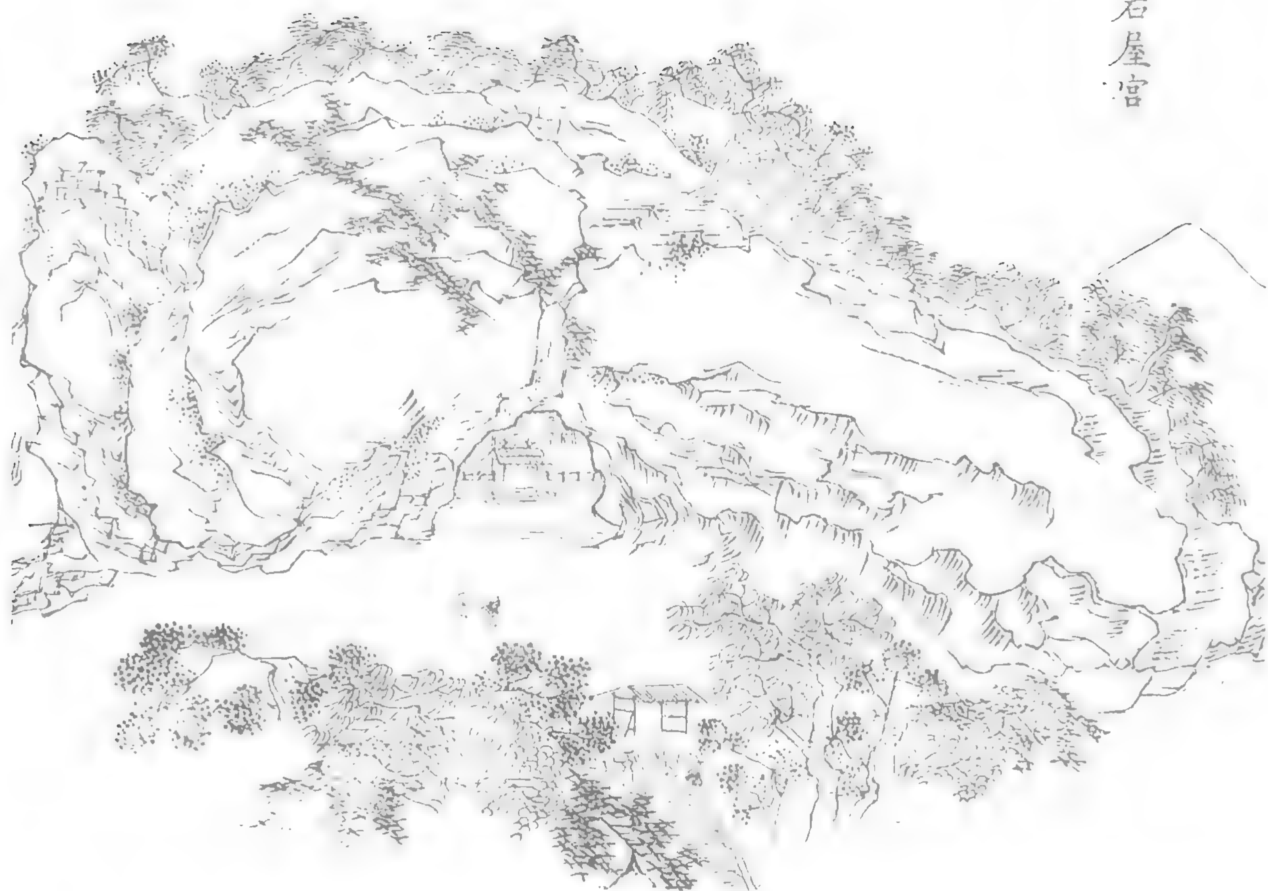
觀音功德本無量佛見慈悲
喜捨相福壽願齊　盤石
固羣黎拜祝泰寧長



眼鏡石在大野村從是南爲彼杵郡

岩高三丈四五尺眼竅可二丈八尺其上平受往来今所畫是過竅而所顧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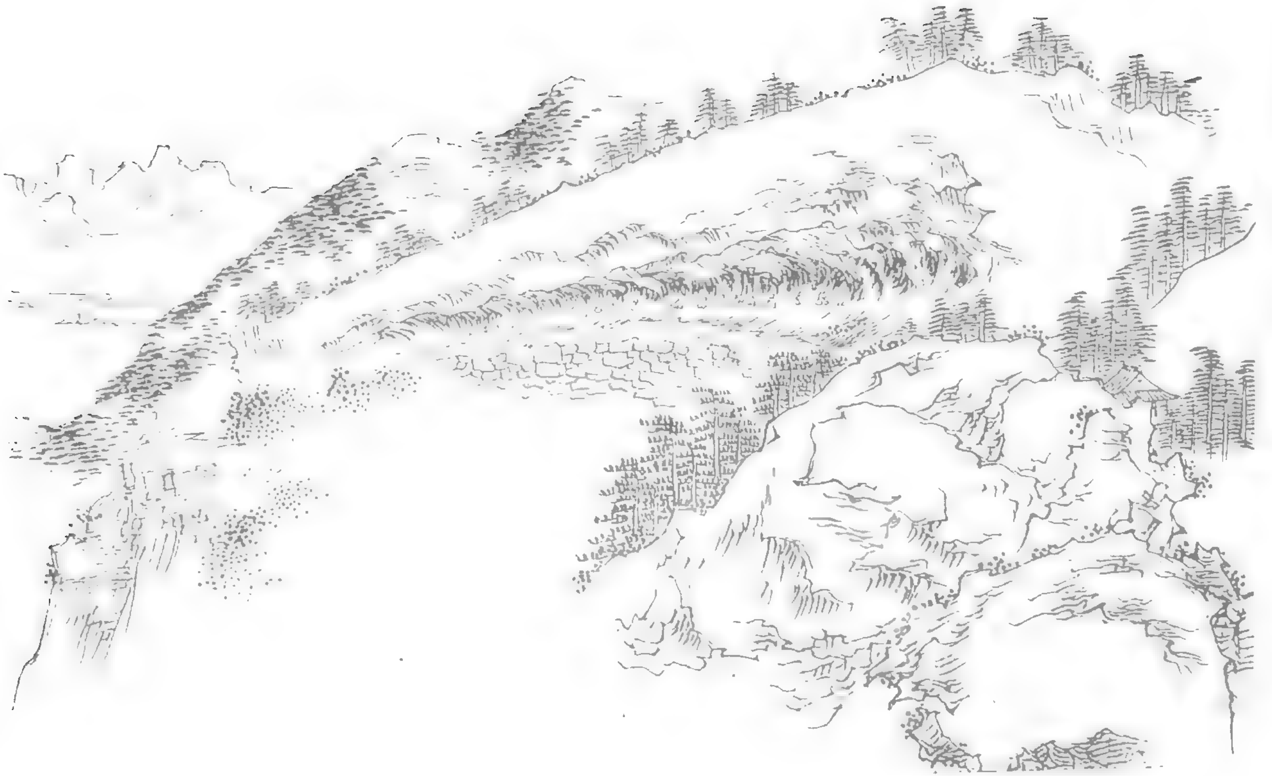
誰人不識個神工雙琢雲
根眼樣圓竅々乾坤知可瞰
似懸靈鏡洞然空



巖屋宮 在佐世保村

妙見祠在巖洞中 從叢裏百餘步其間老樹紆鬱窈然靈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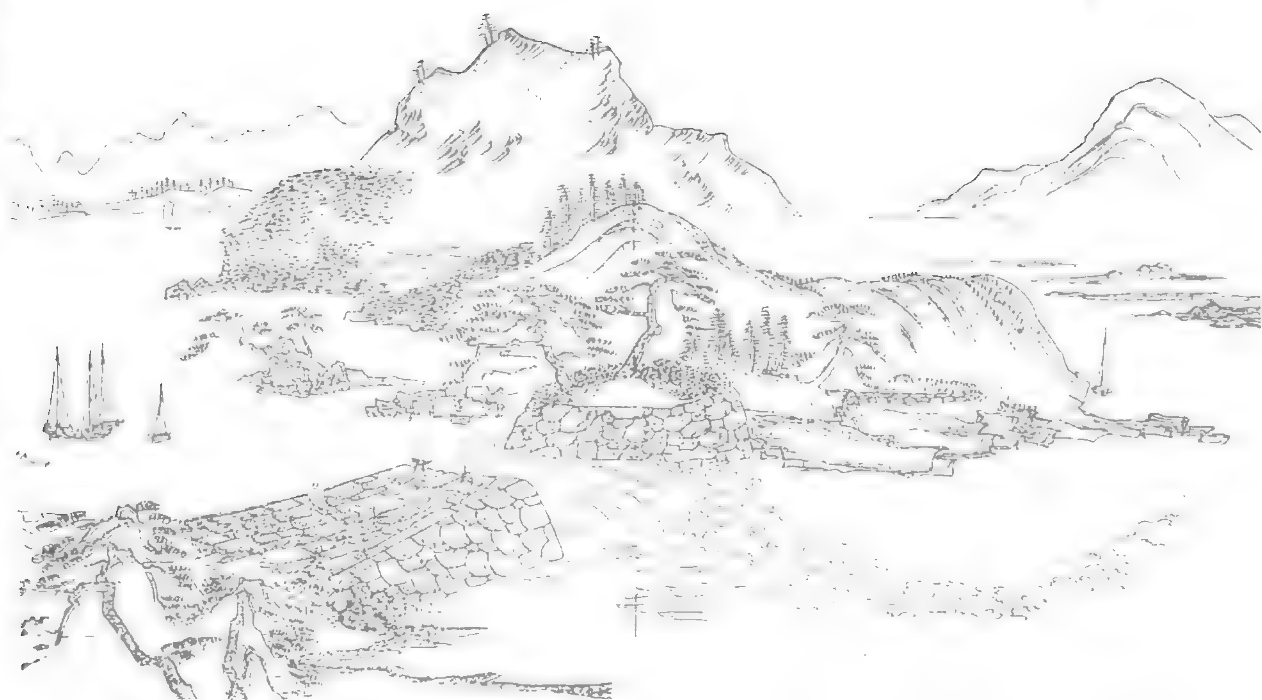
靈跡儼然洞壑邊雲歸嶺岫自聯 蘿森々林樾無人語奥 瀨響々奏巖弦



福石山　在日宇村

大石洞如殿廊有石像五百羅漢大石下置観音堂

洞窟如廊歴古耶　半千羅漢倭堪儔　自将相伴入禅悦　一喝一聲應點頭



潮之目 在早岐浦 去城十三里

浦口左右築隄釣潮以防汎
濫其間可五六丈潮進退
時至揚漲洶為怒瀧
浦距疊石對成門潮汐淌
千相吐吞激碎洶騰噴
白雪倏然雷迸又龍奮

右八奇勝在平戸侯封內地方半
在下松浦郡半在彼杵郡丁未
四月西遊謁平戸侯於家　老侯召
見因命繁與一二臣僚至其地畫
之詩之且記所在地名如靈巖石
橋之長短廣狹皆是實就隻尺
不敢增損也今茲剞劂成因記其
所由云

嘉永元戊申歳四月

平安澤渡廣繁書并識

生田精 著

畿道巡回日記

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東京刻本

據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

東京刻本影印

生田精著

畿衢巡囬日記

水竹書屋藏梓

天下萬事萬物皆託始於地察凡山川之夷险物產之區處民生之聚散皆與國之盛衰相關故曰善為國者莫善於治地地之如此其廣莫也萬事萬物之傳焉者如此其紛繁也必非不出戶庭所能周知故曰善誌地者莫善於記游古人誌地之書以三墳九邱為最古書皆不傳之者矣禹貢矣山海經皆身所經歷叙述聞見之書

也於自東漢以後詞章日盛山水方滋排日紀游之作自馬第伯封禪儀以下無慮數十家類皆模範山水雕鏤詞章誇耶鏗之美窮觴詠之樂其尤雅者亦不過流連舊墟考訂故蹟以供名流詞客之賞玩耳於如李文公之來南錄孫文定之南遊記蓋不可多得也余來日本知日本士大夫喜游天性又好屬文故所見游記實為

於大都文人習氣無益於用頃者生田水竹以藏道迴四日記見示書凡數萬言於所聞見能舉其大其敘事質而不俚其立論莊而不厲余乃不禁為之熟讀而三嘆也日本之為國獨立大海中生田子所未至者獨九洲耳於是蹤跡限於一隅乎今輪船鐵路縱橫交錯於五大部洲生田子苟無事何不裹數年之糧西窮島域南訪

占城交趾抵澳大利亞折而西泛舟過印度達麥西經波斯入歐羅巴中原歷俄德意法英諸大國於後越大西洋尋閣龍之所闢土而華盛頓之所都復繞太平洋而歸嘗以其山川物產民俗學於書必更有可觀生田子未老且有濟勝之具其亦有意於此乎嗟夫余備能屏棄百事周游天下舍生田子其誰從哉

光緒六年冬十月嘉
應黃遵憲公度序

序

余少時辭親西遊至長崎歸而東役江戶上日光再到長崎復來江戶已而宦於朝廷奉命航米國後叨承乏於左院正院元老院之閒在官之身固不可褁糧爲客而所掌亦常在法制不復有行役之命也生田君曩同余在左院當時遊跡所及已遠過於余而今又在司法省以搜訪各地慣例爲任官遊所到淹留數日居又考問俗察風暇則探山水名蹟凡其爲日四百一十九爲里三千二百五十餘爲州六十七而得輯錄慣例之書八十一卷日記三卷詩三百餘首嗚呼盛矣余讀其紀行詩文恍如置身於其境遊興勃勃不可復遏也蓋少時之遊亦不爲無所少得然血氣粗獷止覽都邑名山水自快而未能全收遊之益也四十年來更事多讀書多胸中積貯愈多而閱事潤澁者亦愈多客歲之春訪親戚於甲斐冬間又得官暇遊於上野沿途探訪得紀行各一卷此行旬日之遊耳然覺其得益倍蓰前日及閱此卷見君得益之多且大則余心蕩不能禁者可知也已方今公務鞅掌此志此事不知何日得遂之姑書卷首以返之云

時

明治十三年之春三月下澣

十洲居士細川潤

畿道巡迴日記序

男子生有四方之志者。是其人必卓然拔於流俗矣。然不有胸羅萬岑筆掃千軍之才。則雖探江山之奇。極登臨之樂。而竟歸乎寂寞無傳爾。乃有志矣。有才矣。而其人或沈埋于車轍馬跡之際。或汩沒于簿書案牘之間。無由以騁才思發志氣。則亦何能有所表見于世哉。必也夙抱四方之志。而又勵志學問。琢磨文章。而又其身世遭遇。宦游四方。觀風詢俗。不廢筆硯者。其有文采爛然。發見于大著作之餘而不朽者乎。余今於生田子精乎見之矣。子精少好學。壯而遠游。中年逢世變。備閱憂患。世故人情。無不諳悉。維新之後。奉命巡迴畿道。數歲之間。跋涉三千里之山川。吟哦七十州之風月。所至召故老。詢風俗。擧凡民間休戚利害。縷記成編者。殆百冊矣。又以其暇作此日記。山川地形。俗尚物產。莫不殫述。時發于歌詠。或附以議論。其意在于崇忠厚。獎節義。而其文辭自足名于世矣。抑余有所慨焉。子精之志與才。固有大異于流俗者。然自非職合其志。官當其才。亦不得成此好書也。昔者貝原益軒乞暇僑居京師。銑侯令著書以進焉。一部書以當一考

績故其著書得六十部二百七十餘巻皆有益于世者也嗚呼今人之著書或稿朝脱手而刻夕告竣往々不足讀焉雖其潦草可咎而亦坐于勞生之無遑也豈果無益軒其人哉如子精此書者有矣謂筑僊之遇之優今不可復見者余未信之

明治十四年七月下澣

敬宇中村正直撰

自序

余生于上野七歳移居石見十歳移居攝津十三歳又移石見十五六歳稍知文字毎讀古人遊記之文反覆不釋手常誦讀萬巻書行萬里路之語二十五歳周遊出雲石見之間三十一歳周遊山城攝津伊勢之間往江戸又周遊上野下野相摸之間三十四歳往京都三十五歳往周防三十六歳往出雲因幡安藝備後備前三十七歳往江戸又往出雲往來伯耆因幡美作之間三回三十八歳移居美作往備前因幡三十九歳往來播磨攝津山城之間三回往東京四十歳往來美作二回四十一歳移居東京四十五歳遊上野四十六歳遊伊豆要之足跡之所及不過二十七州而其往來多帯公事或晝夜兼行或通

覽一過。不違問風俗觀山川也。四十七歲。奉巡回地方之命。東西跋涉。為日凡四百二十日。為程凡三千三百里餘。除甲斐飛驒能登隱岐淡路阿波土佐之外。足迹遍及焉。其為事。就各州通邑名里。考問故俗。淹留或三日。或五日。暇則游覽近傍名勝。不啻悅心目養身體。觀感之益。有勝十年讀書者。宿昔桑蓬之志。至是果焉。所筆錄之故例慣習。係官印刷。已布世間。別記客中所見聞之事作日記。附以襍詩。其所記述。皆係實歷。直寫胸臆。固非欲以文字傳於世者。亦但供他日卧游之料耳。顧余雖老矣。聰明未衰。勝具猶健。他日幸得百餘日之間。經甲斐飛驒。到能登。航隱岐壹岐。遂及琉球。跋涉土佐阿波淡路。記其勝槩。以為茲編別錄。其為樂何如也。明治十三年庚辰五月。退養散人生田精。識於東京小石川水竹書屋東窓之下。

五峰居士高寬書

編者云篇中之評點大則鷲津毅堂藤野海南中村敬宇蒲生褧亭及清人黄遵憲諸翁也詩則大沼枕山翁也字句改正多從其指教者不一一揚其名者以皆師視之也

余亦二十年前宿此旅亭所見亦如此

畿道巡囬日記第一篇 明治十一年戊寅一月四日至四月十日

武藏 生田精子精著

一月四日。辭家。抵新橋停車舘。隨員伊藤江坂續至。買牌劵上瀛車。窓硝帶兩痕。四面無眺望。坐睡而過。抵横濵。投本町津久井屋。沐浴喫飯。尚未點燈。覆衾而卧。是日。行程八里餘。

一月五日。有事赴縣廳。點燈後携旅擔。投太田町今村屋。居室清潔。稍覺快意。

一月六日。散歩市街。人煙鱗疎。頗覺商車蕭索。往昔横濵之地。負山臨海。蕞爾寡大之一漁村也。安政中。為開港場。闢汗萊。築埠頭。變為萬船輻湊之地。戸數凡一萬八千餘云。居民皆四方流寓。以故無故例慣習之可記。

一月七日。大雨不出戸。作公私書牘付郵便。

一月八日。發横濵。雨餘路泥沽沽。没車輪寸前尺退。抵日野村。去年豪農某義擧。穿山腹。作數十間隧道。變險為夷。變迂為直。行客之喜可知也。出隧道即相摸之國。經山内。降小袋坂。抵鎌倉雪下。投三橋屋。今情素朴。市聲蕭條。自覺心寛體胖。戸數凡千二百餘云。是日。行程六里餘。

筆録是先生此行公事不厭屢書也

余亦曾拜土窟作詩弔王想先兄亦必有詩

寫景逼真

一月九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一月十日。詣鶴岡八幡祠。觀寶什。守者説來由。絮絮可厭。下壇訪祠官函崎氏。觀古書畫。古器物。古貨幣。主人愛客。淡泊可親。頗有歐陽氏集古之癖。日將傾。辭主人。迂路詣鎌倉宮。祠廟新築。洒掃甚清。松杉欝欝。溪水潺潺。拜頼土窟前。建武中興之昔。王抱雄志。憤死姦賊手。想見其縮頸嚙鋒之狀。令人毛立肌寒。出祠門。暮色蒼然。往昔高樓大廈之趾。皆為麥田。只留北條畠山等之名耳。歎不能已。盖相摸之為地。東方坂阜起伏。斗入海。對房總二州。為江戸灣之門鑰。南方稍平衍。諸水順下。地味肥沃。饒米穀魚介。風俗穏和云。

一月十一日。發雪下。抵大佛坂。日光微地。霜融泥黏。車不能進。歩而踰。抵藤澤。出東海道。道路平坦。車行甚便。西風大起。砂塵漠漠。目眯不能視。蒙毛布而過。薄暮抵小田原。投小伊勢屋。城市寂寞。無足觀者。戸數凡三千云。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三。曰藤澤。曰平塚。曰大磯。

一月十二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一月十三日。午後發小田原。入山中。石徑凹凸。樹陰

讀亦快適

凍皴字新奇

蕭森。空翠襲人。抵湯本。投福住氏。石造層樓新成。輪奐可觀。解装一浴。泉光沁膚。垢穢忽去。宦情塵慮。頓覺一洗。樓下溪流觸石。濺濺有聲。終夜不能眠。是日。行程一里餘。

一月十四日。發湯本。抵畑。路泥凍皴。輿夫艱立。節自畑至箱根。積雪塊堆。懸崖氷柱。長數尺。光瑩如劍鋩。寒氣凜烈。手足將龜。關門毀壞。礎石廢撤。黄茅叢生。回想往日關吏暴横。真如隔世。湖面啼鳥。只存舊觀耳。過驛即伊豆之國。抵三島。投靴屋。日猶高。是日。行程七里。經驛一。曰箱根。

一月十五日。發三島左折。沃野迤迤。路在田塍之間。平坦如砥。車行如飛。抵韮山。投宇野氏。午後散歩村中。茅屋數十戸。並列成街。無開肆成商者。戸數僅九十餘云。街西有負山一大廈。是前政府土著世襲代官。江川太郎左衛門之家。喬木千章。鬱鬱相圍。一見知為舊族。距街數町。有蛭小島。右府源公配流之處。今為田圃。建碑表其趾云。有公事不能造觀焉。蓋伊豆之為地。山脈來自相摸。為半島。餘脈入海。起伏成百餘島嶼。土地磽确。民俗質樸云。

一月十六日。曉起開戸。微雪片片。屋茅皆白。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一月十七日。將發韮山直抵下田。聞天城山路險雪深。不如舟行至松崎之路頗安也。乃命車復過三島。渡黄瀬川。即駿河之國。抵沼津。投虎屋。命明朝備舟之事。是日。行程三里。

一月十八日。夜來西風大起。海波洶湧。不能解纜。舟子來報。兩三日風必不止。乃謂淹留費日。妨公務。命車發沼津。出原里餘。過鈴川村。左折入新道。行松林間。出田子浦。渡富士川下流。直出蒲原。比於經舊道吉原岩淵。近一里云。昏暮抵靜岡。投東萬屋。是日。行

程十五里餘。經驛五。曰原。曰蒲原。曰由井。曰興津。曰江尻。

一月十九日。有事赴縣廳。歸路散歩市中。市廛櫛比。行人絡繹。亦一都會也。戸數凡七千餘云。靜岡之地。北負高山。南面大洋。氣候温暖。梅花盛開。蠶豆抽地尺餘。頓忘客衣之薄。久能山。三保松原。皆為勝地。以有事不得造觀焉。蓋駿河之為地。富嶽挺立北方。富士川貫其中央。土性黒磽。宜茶麥。瀕海之地平曠。有魚鹽之利。風俗和易云。薄暮轉寓兩替町鎌田屋。

一月二十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夜來

月散步前街。絃歌如湧。游客如織。大慰客愁。

一月二十一日。發靜岡。出安倍川。新橋長二百八十間。馳車而渡。抵宇都谷嶺。步而踰。自山腰至山腹。路為之字。便行車輪。其頂上最嶄絕處。穿隧道長數町。處處點燈照路。光焰不能達。濛朧僅辨人影。比舊道便近而夷。實近來之大土功也。在五中將篤征之古蹟。今不知在何處也。抵藤枝。投萬年屋。是日。行程五里餘。經驛二。曰丸子。曰岡部。

一月二十二日。荒驛蕭索。無慰人意者。戶數凡六百餘云。

一月二十三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一月二十四日。發藤枝。直抵大井川。川原杳杳。架橋濟人。無復裸跣舁人之舊態。又許輕舟來往。大為運輸便益云。過川。即遠江之國。踰小夜中山。西風大起。輿簾掀翻。抵掛川。市街連接。戶數凡千百餘云。投松屋。是日。行程七里餘。經驛三。曰島田。曰金谷。曰日坂。

一月二十五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鄰室有歐人挈舌人來宿。終夜喃喃。不能成眠。

一月二十六日。發掛川。抵天龍川。架新橋。長六百間餘。車聲轔轔。瞬間而過。佛氏以作橋梁為大功德。真可謂知言也。抵濱松。投花屋。結搆輪奐。架三層樓。器什清楚。衾褥溫柔。待客有禮。為東海道中旅亭之冠云。午後微雨瀟瀟。簷滴成聲。是日。行程八里餘。經驛二。曰袋井。曰見附。

一月二十七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薄暮散步前街。市店稠密。商況殷繁。戶數凡三千餘。本洲第一之名邑也。盖遠江之為地。北方一帶山脈。來自信濃。頗為深阻。南方漸平坦。大井川限其東。天龍川貫其中。瀕海。行沃多川澤。時有漲溢之患云。

一月二十八日。午後發濱松。驛西右折。行田塍之間。里餘。抵入野村。小憩。乘小漁船。過蘆洲之間。出洋面。船身矮陋。風浪大起。潮沫入舷。旅裝皆沾。薄暮達新所村。經山路里餘。即三河之國。四顧皆渺渺曠野。無茂林脩竹。矮屋兩三。隱見于黃茅白葦之間。過二川。戶戶點燈。松林夾路。石磯濛朧。夜半抵豐橋。投小島屋。饑寒甚。一浴喫飯。始覺蘇息。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二。曰新所。曰二川。

一月二十九日。散步市中。西風凜烈。市聲蕭索。戶數凡二千二百餘。頗為名邑。盖三河之為地。山脈連東北。渥美郡之地勢。如伸臂對尾張知多郡。共抱一灣。

有矢作太平豊川三大河。州以得名云。

一月三十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一月三十一日。發豊橋。入山間里餘。雪積數寸。屋茅樹枝。皆為瓊玉。路泥黏著。車行甚遅。三州之地。大抵山低水緩。多曠原平野。稚松老茅。離離相連。蓋地質磽鹵。為開墾之益。不足償其勞費也。御油赤坂藤川之驛。荒涼廢蕪。無存舊觀者。抵岡崎。投桔梗屋。妓樓相連。絃歌連曉。是日。行程八里。經驛三。曰御油。曰赤坂。曰藤川。

二月一日。道路泥濘不出戶。

忠厚之情藹於溢楮

二月二日。是日。舊曆元旦。家家盛大餅於盆。掛繩索於簷端。街市喧鬧。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二月三日。發岡崎。過舊城趾新道。墻壁敗頹。礎石亂離。有東照公產湯之井。嗟。公之功烈。載在史冊。固不待贊揚。上之撥四百年之亂離。下之開三百年之太平。今世之成丁者。不問種族。不論貧富。自乳養至志學。皆莫不受公之遺澤者。而其學淺薄。其識錯亂。媚時趨勢。評公為織豊二氏之流。多見其不知量也。出矢作川。長橋如虹。鐵欄齊整。往日之朽柱敗板。無有一存者。渡橋而西。風動雨來。乃覆油幕。鬱陶懊惱。只

雨中車上情狀寫得奇

恐得非金寶盃乎

見車夫脊肉動耳。自池鯉鮒至鳴海。途中有境川。即尾張之國。抵熱田。投紀伊國屋。炙衣揮泥。解旅擔乾文書。是日。行程八里。經驛二。曰池鯉鮒。曰鳴海。

二月四日。過熱田祠前。至名古屋。一里餘。兩邊人家櫛比。市聲喧鬧。列肆並店。百貨輻湊。戶數凡四萬餘。三府之外。第一都會之名不虛也。投本町錢屋。有事赴縣廳。廳新築擬洋製。宏壯偉麗。煥赫驚目。蓋尾張之為地。地勢平衍。木曾川繞其西北。有灌漑之利。東方一帶。受三濃諸峯之餘脈。岡阜起伏。突出南海。土質膏沃。米穀豐美。風俗温和。民能勤工業云。

當時多此感

二月五日。轉寓玉屋町笹屋。孤室蕭條。尤宜校文案。午後過城址。五層樓櫓。獨存舊觀。屋角金鯱。既為博覽會之列品。嗟。物之盛衰。時之變遷。豈獨此城乎。散步市街。詣大須觀音。賽者絡繹。香煙如雲。大士之威靈。今古如一。歸寓已點燈。

二月六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二月七日。發名古屋。經新道。七里抵前須。傍田塍。渡溝渠。眼界無一丘垤。築堤穿堰。新墾數萬頃。物產之盛可知也。僦舟下木曾川。是日。風恬日曠。蓬底吹烟。眺望最佳。濃勢之遠山。四面抱水。水色如藍。流為數

水郷之景寫出逼真

106

派。舟脚左折右轉。両岸枯葦老茅。叢叢生洲。茅屋隠見。皆棘樊荊扉。漁網曝竿。真足為江湖之想。連桑名。即伊勢之國。城壁毀壊。喬松枯倒。無復存舊観者。抵四日市。投帯屋。是日。行程十五里餘。経駅二。曰前須。曰桑名。

二月八日。發四日市。抵追分。左折出参宮道。道坦土硬。車行如飛。経神戸白子上野三駅。回顧舊遊。已為十八年之前。其水其山。皆如生面。抵津。投大観亭。亭在市街極東。林泉幽邃。臺樹清潔。殆忘身在逆旅。是日。行程九里餘。経駅三。曰神戸。曰白子。曰上野。

余亦識土井翁。画竹一幅奇甚。

幽致可掬

二月九日。有事赴縣廳。廳在舊城中。樓櫓墻壁。猶存舊形。不禁衆庶車行。歸路過西町。訪舊識土井隠居。談話移晷。主人作長古弁畫竹見贈。賦短絶為謝。

二月十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浄書。入夜春雨蕭然。亭蓄歌妓数人。供游客歓。天寒雨暗。客跡稀疎。乃演習其伎。或絲或竹。或鼓。隔数室聴之。旁潤飾筆録。尤足慰岑寂。

二月十一日。午後散歩市中。是日。紀元節。家家翻國旗。街形皆成丁字。戸数凡五千三百餘。蓋伊勢之為地。山嶽連亘西南。東南面大洋。土壌肥沃。最饒鱗介。

17

習俗便巧云。

二月十二日。發津。抵松坂。街市経災。新築輪奐。戸戸或出或入。街路不正。本居氏隨筆謂不知其故。亦可謂奇也。雲出櫛田二川。皆架橋便行客。近外宮数里。参客人来往如織。皆負菅笠曳竹杖。歌伊勢音頭而過。渡宮川。人家漸稠密。過間山。伐樹木平峻阪。路傍植櫻。新號櫻木町。於杉於玉之舊態。不可復観焉。抵宇治町。投酢久樓。樓臨五十鈴川。負鼓嶽。風光尤好。入夜乘月游古市。観栢屋伊勢音頭舞妓十餘人。聯袖翻翁。歩趨閑静。音節古雅。尤可愛也。是日。行程十

里。経駅三。曰雲出。曰松坂。曰本明星。

二月十三日。午後沐浴更衣。渡宇治橋。入神門。老樹千章。鬱々相圍。石蹊屈曲。白日猶暗。盥嗽拝額。肅然起敬。許諸人賽報。散錢如丘。繞祠後山蹊。出下向道。路傍肆店招客賣翫品。呼聲喧閙。夾路乞錢之丐人。今不在也。散歩抵山田町。拝外宮。舊日粉飾之観。今變素朴。與内宮同製。併宇治山田。戸数凡六千三百餘。蓋度會郡之地。舊屬神田。有豪族五十餘家。半治神事。半治民事。源右府之覇政。尚不能加其權。故有守護不入之稱。其地卒歸豪族私有。割租額少許。供

神殿修補料。人民為其貨耕。不受武門制度者。殆千年。王政革新之際。舊法皆廢云。

二月十四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二月十五日。發宇治町。右折穿田塍。出鳥羽街道。道路屈曲高低。過朝熊村。有朝熊山二見浦之道標。度溪踰山。數里無人家。踰土坂。即志摩之國。降松木阪。入鳥羽町。投土屋。寒風凜烈。早覆被而臥。是日。行程四里。

二月十六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薄暮散歩市街。人家負山臨海。城山突出東邊。引海水為

紀地勢山脈每每可觀此紀浙之尤有關係者也

濠。伐樹毀墻。只存石壁。港外皆山。海水如無所洩。而大舶巨船。陸續來泊。登高阜望之。如設假山盆水。名為海內第一之港。真不虛也。戶數凡千百餘。蓋志摩之為地。地脈來自西北。盤亙曲折。於海表抱灣港。為船舶必由之處。土壤褊少薄瘠。居民勉漁事云。

二月十七日。倩小舟。發鳥羽港。風靜潮穩。嶋嶼星羅碁布。到處異觀。漁村婦女。携籃摘海苔。如水鳥群集。抵二見浦。雙巖挺立海中。一大一小。掛藁繩以表之。巖形平凡不足觀。而施勝景之名者。不知何故也。內外宮舊神領之婦女觸穢者。必來禊。以故諸人來往

學柳吳彩可愛

不絕云。舍舟行砂濱數町。有旅店數軒。倩車而發。道路平坦。經川崎。出參宮街道。薄暮抵津。又投大觀亭。散歩觀音祠前。觀劇場。是日。行程十四里餘。經驛三。曰本明星。曰松坂。曰雲出。

二月十八日。發津。抵長野。乘籃輿。踰五十町之嶮山。所謂長野嶺者。嶺上即伊賀之國。飛霰時來。寒威砭膚。時候俄變。下嶺。抵平松。投伊勢屋。倚爐炙衣。早就寢。是日。行程八里餘。經驛二。曰片田。曰長野。

二月十九日。大抵伊賀之為地。群山萬盤。起伏重疊。竹樹深密。前面如無路。而山開溪田。忽又有村。路傍

余作偉人傳往往人傳每每慨嘆

方寸之地。無不開墾。抵上野。四望皆山。中有數萬頃田圃。城市在其中央。凸然隆起。土人皆謂其形如擂盆中覆一小盂。真然。投本町白銀屋。戶數凡三千云。亦山間一都會也。是日。行程七里餘。經驛一。曰平田。

二月二十日。召里老訊問故俗。筆録成。付淨書。此地寬永中。為劍客荒木助妻弟。殲仇家川合主從數十人之處。其寄寓之旅亭。今尚存。街西某寺。有川合墳墓云。其為事。掲史傳之。劇場演之。不復須縷述焉。夫復讐義俠之事。固非中道也。然而塗肝腦。斷腰領而不悔者。蓋至誠惻怛之所不能已。亦有足多者。今之

此弊老兄亦同於余之見余之徳不孤

人肯内有雖便引文飾義維容淡漠視等行路以為中行宜爾噫風俗之頹敗至于此抑世教之令然邪將異邦之弊習浸漸而然邪今復譬義俠之傳存劇場觀客為之感泣嗚咽有不異往昔者則秉彝之命脈猶存於冥冥中也必矣安得有力者激揚之是夜寒甚衾中瑟縮不能成眠。

二月二十一日。發上野。左折入小徑二里。過石打村。即大和之國。又行一里。抵尾山村。卸擔一農家。吟歩觀所謂一目千本之梅林。此間山深暖遲。枝頭僅點綴玉蘂耳。幹皆槎牙。枝皆横斜。而躍然含春。山之秀

文亦發揮梅花之精神

可惜可惜

拔水之清瑩。發揮梅花之精神。真可謂海内無雙矣。其詳在齋藤氏之紀勝。官游之便路。遭遇美人。亦天幸也。但恨不使萬斛清香留衣襟耳。尾山村在溪南。月瀬村在溪北。兩村皆賣梅實為生。而近年失其利。故伐梅植茶。今存三分一云。農婦爨團飯。貳以醃梅。喫罷。心腸清烈。出尾山村。即山城之國。過大河原。薄暮抵笠置。投木屋。是日行程八里餘。經驛一。曰大河原。

二月二十二日。倩舟發笠置。板上霜積寸餘。寒風透骨。溪流清駛。忽過數里。抵木津。水漸濶。山漸遠。川身多砂石。舟屢膠。篙夫左轉右折。過男山麓。達山崎。上陸直至停車場。會滊車自東至。乃忙乘載。出驛。即攝津之國。須臾達大坂。入茶店小憩。抵大川町。投北川屋。數日間滯留山中。忽入都會。愉快甚。是日行程二十里餘。

二月二十三日。得東京家書。封上有平安字。已慰客愁。午後散歩。

二月二十四日。發大坂。渡大和川。即和泉之國。過堺。市街方正。家屋美麗。物貨甚多。戸数凡一萬三十餘云。乘馬車。雨後泥路活活。不能疾行。路傍有高師濱

信太森蟻通神社。皆遠望耳。抵信達。會修築道路。禁車行。乃乘籃輿。里餘入山間。道路屈曲高低。過山中。農夫為群。伐石修道。渡堺橋。即紀伊之國。踰雄野嶺。抵山口。投日高屋。是日行程十二里餘。經驛三。曰岸和田。曰信達。曰山中。

二月二十五日。發山口。道路平坦。車行如飛。渡紀伊川。遠望城櫓。人烟漸稠。抵和歌山。投本町藤屋。午後散歩市中。人家縱横櫛比。巨川貫其間。舟楫來往。百貨輻湊。戸数凡一萬六十七百餘云。可謂南海之大都會也。遂遊和歌浦。海水為灣。如池沼。水碧天青。萬

筆端有画使人艶羨

象瀲瀲。一大巖屹立水中。巖上有二層塔。是為玉津島明神。巖石皆木質。蓋化石也。隔水山腹有紀三井寺。堂塔隱見於竹樹之間。眺望絕佳。土人拾牡蠣殼為業。沿岸有茶店。賣牡蠣飯。歸路行田塍之間。南國暖早。菜畦放花。蓋紀伊之為地。包擁大和之三方。突出海表。後瀰前鋭。狀如箕舌。吉野之山脈。來自東北。成熊野高野之諸嶺。熊野川貫流中央。紀伊川注其北疆。西北衍沃。田野大闢。海濱廣斥。富魚介。柑橙之產最饒云。過士族邸地。垣墻依然。而其中多墾為麥圃。余每過各州士族之邸地。不得無感慨。而獨發浩嘆於此地者。抑有以也。往時紀藩之士。頼德川將軍威福。傲然睥睨他士民者。常為三親藩之魁。今過此地。若不知有士族者。時勢之變亦奇哉。歸寓既黃昏。是日。行程三里餘。

二月二十六日。召里老訊問故俗。筆錄成。付淨書。以寒疾早臥。

二月二十七日。發和歌山。經堺。入夜抵大坂。投道頓堀抖屋樓。隣日本橋。市聲喧鬧妨眠。是日。行程十五里餘。經驛五。曰山口。曰山中。曰信達。曰岸和田。曰堺。

二月二十八日。終日擁被養疾。

僕尤憎此輩而此輩世稱曰學士何也噫

確論不磨

三月一日。游松島。觀傀儡戲。夜散步近市。行人絡繹。車行如織。兩邊張燈。陳貨賣食。可謂府下第一之熱鬧場。

三月二日。發大坂。乘汽車抵神戸。投海岸通町飯田屋。有事赴縣廳。歸路散步。街衢廣大。市店美麗。戸數凡二萬四千餘云。詣湊川神社。建築偉麗。周垣宏壯。旗亭觀場。陳列兩邊。嗚呼。忠臣楠子之墓。依然在東隅。回思往昔拜詣於春蕪茫茫中之時。如異其境。嗚呼。公所謂聖賢而豪傑者。蓋二千五百年間之一人而已矣。苟自非亂臣賊子。莫不仰慕其德者焉。十餘年來。學術壞亂。大道榛蕪。抗顏稱師之輩。或有以公比匹夫自經於溝瀆者。其意蓋謂徒死無益于國。不知從事農商。興物產。營貿易。開富國之基。嗟。是言為諭怠惰無能之士族。有激而發乎。若以是論公。猶以奴隷之事。望諸縉紳。多見其不知量也。倘使公背笠置之詔。避北條兵。朝就足利。夕就新田。如娼婦之賣謟。唯利是謀。則論者將稱贊之歟。萬犬吠聲。其害不淺少也。世道人心之變。可勝痛歎哉。然則祠宇雖美。祭奠雖潔。公之靈。寧饗于地下矣。遂詣生田神社。箙梅方盛。梶原之井。神功皇后之釣竿竹。皆存古蹟。

感慨筆氣似馬遷

老兄篇中過舊居地凡有三而此則其家之舊貫併此則四處興感慨抑亦詩中多事哉

余家本系菅原。久住此鄉。遂稱生田氏。載在家乘。以故每過此地。低回不能去。是日。行程十里餘。

三月三日。召里老訊問故俗。筆錄成。付淨書。午後發神戶。過一谷。卽播磨之國。抵加古川。投大坂屋。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一。曰明石。

三月四日。發加古川。左折入小徑。行田塍之間一里。抵高砂。人家稠密。倉庫連築。爲繁昌港。詣高砂祠。觀相生松。樹雌雄同根。交枝連幹。爲偃蓋形。可謂奇也。今所存者。豐臣氏時所植云。傍有尉姥祠。過市而北。入山數町。詣石寶殿。祠祭大國主少彥名神。有四角

一巨石。後面突出爲龜形。高三丈餘。濶準之。石根四設。水繞其根。如湧出者。水量增減從潮候云。可謂神功鬼作之境。下祠憩茶店。此間山骨皆石。石匠爲群。鎚聲遠近相響。曾根松尾上鐘。皆以迂路不果觀焉。抵姬路。市街美麗。人烟稠密。戶數凡六千二百餘。蓋播磨之爲地。攝丹之山脈繞其北。以界山陰。瀕海之地。大抵平衍。港泊至便。爲山陽之要津。土壤膏腴。田疇大闢。又有魚鹽之利云。投福中町米屋。是日。行程七里餘。

三月五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三月六日。發姬路。右折渡菅崎川。抵三日月。留僚屬代理公務。抵佐用。投江見氏。是日。行程十二里餘。經驛三。曰菅崎。曰千本。曰三日月。

三月七日。倩籃輿踰一峻嶺。卽美作之國。自土居乘車。抵津山。市坊東西相連一里餘。戶數凡四千二百餘。蓋美作之爲地。山嶽連亘四疆。爲洲界。南方地勢漸低。河水盡奔注備前。地味膏腴。米麥能熟云。投京町金谷屋。舊友群至。談話聞雞鳴。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二。曰土居。曰勝間田。

三月八日。舊友復至。續前話。或攜紙索書。來與一揮

真情真詩今讀者惻然

似讀蘇軾海外詩

家人父子之情溢于楮間

而去。過院莊。路傍有備後三郎白櫻樹之故址。抵久米上村。展亡弟石原常墓。遂投下打穴下村黑瀨氏。主人驚喜。款待甚篤。自丙寅至己巳。攜家眷寄寓此家。僅救饑渴。有夢慣別離醒亦早。淚經憂患盡將無。線針母老傷睛暗。井臼妻勤憫貌癯之句。追懷往事。感不能已。是日。行程五里餘。

三月九日。晨起展亡兒平次郎墓。遂辭主人。道路石多車艱。抵福渡村。投親族本多家。舅氏齒落頭禿。行步甚艱。其孫女已迎婿擧子。其他族人無一存舊貌者。追懷十年前事。情話綢繆。至深夜。是日。行程五里

餘。

三月十日。應嘱書大字數幅。

三月十一日。倩舟下高田川里餘。入備前之國。雨餘水高流急。舟脚如飛。達岡山。上陸。投中島町炭屋。遇僚属二子。議渡航四國之事。是日。行程七里餘。

三月十二日。散歩市中。人家建築宏麗。物貨富贍。為山陽道之名邑。戸數凡八千百餘。蓋備前之為地。東西兩大河來。自美作貫流州内。兒島一郡。抱海灣連備中。島嶼碁布。接讚岐。運輸甚便。北方山多。平地少。南方稍衍沃。居民兼營漁業云。入夜至江波村。待瀛

船至。擁被而臥。是日。行程二里

三月十三日。天將明。舟子來報解纜。蹶起不遑盥嗽。入瀛船。船室頗美。飲食甚清。午前達多度津。即讚岐之國。上陸憩日廣舍。倩車抵琴平村。徒歩上象頭山。石磴掠面而起。數百級。其頂淨境別開。神社新築。將成。偉麗壯構。建木標。揭記捐資助工至百圓以上者姓名。其不滿百圓者。別記建祠門外。祠官之寓意可謂隷也。各國詣人絡繹不絶。皆胷掛神符。如捧寶玉。大者數尺。小者數寸。包以油紙。表以金字。來者納舊。去者受新。山下市街。陳貨賣食。紛華繁昌。與伊勢山

田為伯仲。戸數凡千三百餘云。讚岐諸港勿論已。凡山陽道諸州。通舟楫之地。皆受其餘庇為生業。神之威靈亦大哉。抵丸亀。投通町和泉屋。是日。行程二十一里餘。

三月十四日。散歩市街。路狹屋矮。市聲蕭索。而幅員頗廣。戸數凡三千九百餘云。舊城中有鎮臺分營。建築宏壯。差強人意。

三月十五日。召里老訊問故俗。筆録成付淨書。午後發丸亀。抵高松。投古新町中島屋。是日。行程七里餘。

三月十六日。散歩市街。肆店美麗。百貨充足。幅員甚

廣。行人雜遝。戸數凡八千餘云。離市。至公園。周垣宏大。林泉幽邃。有食店。有憩亭。大慰人意。此園元係舊藩主別業。憶當時守衛禁嚴。雖藩士或有不得一瞥者。而今市童村婆。擷卉探艾於園中者甚多。豈可不謂王化餘澤之一端哉。然而人民有咨嗟之色者。各州皆同。豈其皆愚騃而然歟。抑有致之者歟。過市街。抵屋島。上山巓。瞰古戰場而歸。蓋讚岐之為地。南方負山。北面内海。群島繡錯。連三備。景勝之地最多。島民率舟居營漁業。州内陂池數千。宜灌漑。瀕海平夷肥沃。有魚鹽之利。風俗溫順云。

道後温泉湯名最久

三月十七日。召里老訊問故俗。筆錄成。付淨書。午後發高松。經丸亀。抵多度津。投花菱屋。待瀛船至。是日。行程八里。

三月十八日。午前乘瀛船。載客頗多。偶坐貪睡。夜半達三津濱。即伊豫之國。上陸。投久保田。是夜。風穩月明。山水如畫。徜徉沙濱。是日。行程四十里餘。

三月十九日。抵松山。投魚町江戸屋。有事赴縣廳。歸路散歩市中。家屋矮陋。街路狹隘。市聲屬蕭索。戸數凡七千五百餘云。但城櫓存舊形。蜿蜒於山上松樹之間。是可觀耳。蓋伊豫之為地。石鎚之山脈。連亘東

南。界截土佐。支脈走西北。横貫州中。北方島嶼錯列。接山陽道。西方灣嘴參差。對西海道。道後四郡。田野大闢。地味膏腴。米麥能熟云。是日。行程一里餘。

三月二十日。召里老訊問故俗。筆錄成。付淨書。午後命車抵道後村。投鮒屋。浴溫泉。泉帶硫黄氣。温度可體。清潔可鑑。膏有三層樓浴店。號新湯。建築清麗。供菓蓋茶。數囘連浴。至夜深而眠。是日。行程半里。

三月二十一日。最起抵郡中。乘籃輿而發。經中山。抵内子。投論田屋。此間相距八里強。層巒重嶂相連。道路險惡。或度獨木橋。或踰懸崖。輿中身震慄。而輿丁

南海春物之景如見

談笑如行平地。蓋習慣令然也。籃輿縣用輿丁二人為例。此間道路必用三人。路險可知也。是日。行程十二里餘。經驛二。曰郡中。曰中山。

三月二十二日。發内子。乘車抵大洲。穿市有川。曰肱川。至海濱三里強。通舟楫。頗便運輸云。又乘籃輿。踰峻嶺。度險崖。經卯町。抵吉田。投虎屋。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二。曰大洲。曰卯町。

三月二十三日。發吉田。抵宇和島。投本町居村氏。午後散歩。詣城北和靈社。地勢高燥。祠殿偉麗。可俯瞰城市。歸路過市中。魚店相連。巨鱗充積。不食既飽。城

臨海灣。泊檣林立。頗有富庶之姿。戸數凡二千六百餘。而市廛寂寞。物貨陳惡。無足觀者。蓋四國之極西。地僻而行旅少故也。此間之地。大抵山嶽居八分。田野居二分。山腹水涯皆植櫨。欝然為抱圍。居民製蠟以為生業云。到處伐木火山。隨地高低。為麥圃菜畦。海南暖早。菜花麥長。青黄錯雜。山山如被花氊。真奇觀也。是日。行程三里。

三月二十四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入夜細雨蕭蕭。與僚屬手談至三更。

三月二十五日。發宇和島。抵大洲。投本町津國屋。是

困苦可想

日。行程十二里餘。經驛二。曰吉田。曰卯町。

三月二十六日。自內子乘籃輿抵郡中。投米屋。大抵驛舍籃輿之製。建竹竿為四柱。編竹肉為屋。疵林版。藉以布團。薄硬如煎餅。輿身矮小。雖少婦不能伸首足。余軀幹長大。頷貼胸。膝高于頭。縮躬如毬。數日間經過險路。肩背疼痛。頗艱起臥。倩按摩師療之。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二。曰內子。曰中山。

三月二十七日。早發過松山。抵三津濱。倩尾道渡航。午後解纜。西風滿帆。舟脚如飛。入夜泊御手洗灣。上陸投宿村家。是日。行程十五里餘。

曉起覩意外之花旅中快事

三月二十八日。曉起開戶。滿山桃花。不知幾千株。紅雲漠漠。倒映海水。人面皆赤。午後解纜。僅過數里。泊峽陰。篷窓風冷。不能成眠。是日。行程五里餘。

三月二十九日。舟子勉勵。或揭帆。或操櫓。午前達尾道。即備後之國。市店清楚。舟舶輻湊。頗為殷富之鄉。戶數凡三千餘云。上陸投松榮樓。樓業割烹。居室清潔。大慰舟中鬱抑之情。薄暮微雨蕭蕭。點滴有聲。是日。行程五里餘。

三月三十日。召里老訊問故俗。筆録成。付淨書。午後命車抵福山。投船町備前屋。是日。行程五里餘。經驛一。曰今津。

三月三十一日。散步市街。人家矮陋。市聲蕭索。戶數凡四千五百餘。蓋備後之為地。群嶺聳北方。東南平曠。土質膏沃。有魚鹽之利。運漕之便。西北諸郡。民産薄瘠。多業採礦云。

四月一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午後又抵尾道。投松榮樓。待瀛船至。是日。行程五里餘。

四月二日。二更就枕。未結夢。忽有瀛船來港號聲。忙束裝。上船而寢。

四月三日。午前達宇品島。即安藝之國。乘小艇。泝河

水。抵廣島。投鳥屋町木原屋。樓欄臨川。眺望最佳。兩岸妓樓相連。絃歌拳戲之聲。遠近相聞。舟楫來往如織。可謂大坂以西之大都會也。戶數凡一萬九千云。是日。行程二十里餘。

四月四日。散步市街。蓋安藝之為地。層巒連北方。巨川分流南北。南方島嶼碁布。對伊豫群島。為舟路必由之處。港灣之地。百貨輻湊。商業頗盛。戶口亦繁庶。但田土磽瘠。不宜播種云。

四月五日。召里老問訊故俗。薄暮筆録成。此行問訊之事。至是全了。適值舊曆上巳佳節。乃買白醪酬酌。

清國何如壇亦悠賞行句不讀了山經譜水耕

公車筆録二十五冊之餘又有游記數卷何其盛也先生氣力可想

隅海五里。有嚴島。風景絶佳。為日本三景之一。時春光駘蕩。滿山花將開。有勸同游者。以經曾游。謝不往。

四月六日。午後乘小舟抵宇品島。上瀛船。薄暮拔錨向東。

四月七日。舟中微吟消日。藝備之海峽。島嶼碁布。花木隱映。人家點綴其間。山溫而水恬。恍疑入仙境。西洋人戀賞。以為世界第一之風景。蓋非溢美也。

四月八日。昧爽達神戶。投海岸通專崎氏。得微間乘瀛車游大坂。午後歸寓。薄暮上瀛船。

四月九日。舟過遠州洋。風波頗險。船身動搖。不可起立。擁毛布而眠。

四月十日午前達橫濱。投本町森屋。留啜喫飯小憩。乘瀛車抵新橋。別僚屬。薄暮歸家。是行。為日九十七日。為程七百餘里。接里老百六名。涉山川二十二州。作筆録二十五冊。

引異種之人柳詩之眾平衡巻第一置此首君之意太深矣

養痛堅氷至之意君精於易理

三世之翅不若年麥之長者歟

言情之詩隨圖之極所賞君若在當時則此首入其詩話憑使叡賞矣

附録雜詩 戊寅一月至四月

野毛山眺望

積雨初收淑氣新　村梅街柳欲回春
灣灣波穩群檣泊　多是天涯異種人

横濱客寓書事

死斷光焔路西東　行客語音皆不同
歌吹鼓中人未寐　閑呵凍硯録遺風

發横濱至鎌倉路上

枯樾蕭條村路脩　冬春野碓傍溪流
旅裝近日知逢雪　咫尺函山變白頭

巡回日記　第一篇附録　〇一

陰雲開駁夕陽曛　山送水迎風景新
南面溪梅花數點　清香自似遇佳人

鎌倉雜詩

古墳纍纍草萋萋　山水依然人不同
三世霸圖成昨夢　滿田牟麥動東風

憶稚子

言未分明歩未馴　弱齡纔過四回春
嬉歸啼哭應依舊　黄土爺行白人旅

發小田原入函根途上

山腰漸遠海濤聲　幾脈溪流激石鳴
官路輪蹄多喧

清逸潟芙蓉之仙趣感慨視之者淺乎

倒　鯨興却覺峻山平

湯本客舍即事

高樓人定旅眠安　松籟溪聲夜氣閑
夢裏恍疑風雨過　推窓落月在前山

下函山途中

荒茅短竹雪成堆　嶮阪降來村落開
知得林間郷校近　山童相逐挾書來

途上望冨嶽

村村霽景野煙濃　眼界岡巒宿雪封
四十年來幾經歴　依然天半玉芙蓉

巡回日記　第一篇附録　〇二

余昔歲當駿中時所養景遇着秧之官吏不見對花之村翁比君之游殊覺俗然

結句胸字之竟勝於雷技絶

余謂近歲新令過令村落建學校於此貧民亦命兒童入其校費多矣途之役食此詩含不盡之意為縣官者

駿州道上

松林盡處有人家　幾縷炊煙日欲斜
憐殺村翁殊解事　茅簷負暖看梅花

客舍即事

楚語齊言旅客盈　半堂燈火影微明
夜闌欲枕眠難結　欄外客他鼾睡聲

途上所見

粉壁青甍建築新　校門樹遠若無人
挾書童子相追入　多是襤褸不蔽身

濱松客舎偶成

積之工猛省矣

無有之字作乎并工爽

宋人所云看山則宜高着眼正此意

雨聲繞枕旅愁多。倦夢纔醒燭影斜。忽怪清香美人至。床瓶滿挿水仙花。

二川道上

陰雲開驛路黃昏。林外燈光覺近村。村落風寒行客絕。農家早已鎖柴門。

客舍即事

幾展地圖尋里程。關心夷險與陰晴。孤衾夢覺窓全白。庭竹無風雪有聲。

客舍偶成

身眠華堂口新羞。一日就途三日留。旅枕若無千里夢。此間富貴勝王侯。

岡崎客舍値舊曆元旦書事

呼雛群雀早離巢。料峭寒威透客袍。知是迎年行客鬧。前街霜逗屐聲高。

熱田客舍書事

滿驛紅燈引旅人。蕭蕭寒雨暗前津。四隣儺鬼呼聲大。始覺明朝是立春。

發名古屋道上

街塵滿面不堪停。匹馬衝寒向野坰。詩眼先於高處放。濃山是白勢山青。

非江湖在胸次者不得此語

土井翁風標蓋無俗氣以改勝乃知前詩已歸道以曾聞翁所內不披生果然乎否

鼓嶽鈴川的對近時名家作大篇之詩多為施句如此之聯神之助而成之者歟

舟中所見

水深只見櫓痕回。岸轉又逢村落開。忽訝芋萁搖閃閃。一一逢漁舩逐魚來。

勢南道中

野柳溪梅春未回。荒村行盡小街開。長堤一十里無松陰。送客寒風恣意來。

津客舍過土井恪賦贈

回首曾遊十八春。春花秋月跡如雲。壯心今日凋零盡。滿鬢霜華又見君。

客舍聞雨

遺俗流風費細評。南堂人散進燈檠。一篇文案添刪罷。靜聽前庭春雨聲。

拜內宮書懷

神影長於鏡面留。睡來人世幾春秋。覇權曾幾一千歲。王澤新沾八十州。鼓嶽高圍村落聳。鈴川縈抱市門流。皇家盛運今如此。始信當年熊襲誅。

鳥羽港晚望

海水彎環山若浮。曲灣烟鎖夕陽收。漁村卜得風潮信。閑捲輕蓬欲放舟。

上野客舍偶成

世人賞出梅之文村梅厭世梅之文以人之心豈測花之心乎

山驛蕭條宿雪堆。客窓坐待凍雲開。路離月瀬猶三里。早有梅花入夢來。

將月瀬村看梅

佳人久此養天眞。玉骨氷肌歷幾春。一自齋翁弄文字。溪村也被世間塵。

舟下木津川

四面吟眸不暫閑。樹移岸轉水彎環。八幡在左山崎右。指點城州舊識山。

過豐公城址

終古綿綿澱水流。依然形勢舊城接。擇臣適得黃常

庭聯李義山而歎消者

侍。生子不如孫仲謀。銅雀夢中春一夜。錦帆波上月千秋。英雄心事誰能解。枉使腐儒嗅沐猴。

舞子濱

十歳曾游夢未空。山光水色古今同。旗亭無復絃歌在。松影依然舞海風。

楊柳則月影青矣梅則月影白矣少丟臨水則爲青白矣作者之意會之

津山客舎夜歸

古城隱約隔烟霞。數里街頭醉步斜。初月朧山未臨水。照從楊柳到梅花。

宿福渡村旗人家

山村春尚淺。殘雪在梅枝。寺近傳鐘早。峯高吐月遲。

溪聲驚夢處。雲氣入窓時。情話無端緖。十年生別離。

退字不凡自杜之五律中來

備前道上

長塢放牛返。興藻殘日收。藤陰開小店。柳岸繫虛舟。山遠半無樹。村深多有樓。風煙如此好。不必憶鄉州。

岡山客舎

香蕨紅鱗旅飯清。眼中風物進詩情。翠光浮動水穿市。輕靄橫斜山擁城。芍藥欄前風有迹。薔薇墻外月揚明。客窓醉後人皆散。卧聽隣樓鼓笛聲。

舟到多度津

帆檣林立海成灣。商旅街頭往又還。宦路不嫌行役

遠。短筇始著四州山。

讚州道上所見

菜畦麥畝路彎環。渡艇無人繫柳灣。憐殺村翁還解事。燒痕不及有花山。

燒草而不及花樹村翁亦知人君子乎

豫州道上

松山西去路艱難。經宿層巒疊嶂間。淨面模糊青一髮。傍人指點九州山。

大洲客舍

古驛春風愜素情。綠楊陰裏杏花明。滿窓嵐影眠猶好。隴麥深邊曉雉鳴。

大洲爲百僻陋城市之勝似邨野者能以他表之

詩佛翁花明之十六情字覺則豪矣但不免輕浮此七字意而況望是其所以優乎

二十八字一幅曉行之圖

宇和島客舍

桃杏花開春雨餘。海城盡永校文書。不須長鋏歸歟歎。旅飯三田必有魚。

舟到尾道所見（尾道有四十八寺）

山巒起伏偏圍北。市店高低自面南。粉壁青甍春靄外。影浮四十八伽藍。

曉發所見

暗處松林明處花。綫煙一抹雞聲奢。前途知有早行客。侍渡柳陰燈影斜。

經城市書感

擬晚比之功一字爲可惜村翁不作詩可以評三四矣

朝權一自解封侯。甲換蓑衣劍換牛。到處市街春寂寞。夕陽猶照舊城樓。

書事

微吟曳杖暮春天。行盡花邊到柳邊。上巳佳辰知在近。家家人勝列紅箋。

備後道上

水色山光轉藹然。人家斷處樹林連。村翁不管春深淺。紅紫叢中耨麥田。

廣島客舍書懷（先塋在石州距廣島三十里）

半生飄蕩隔鄉關。寄跡紅塵紫陌間。西去先塋三十

尾句似勝隔水青山忌越約

第四句君善讀書故能觀山書

里。夕陽遙拜故鄉山。

舟過隱戶瀨灣中有平相國石塔

開鑿奇功駐大名。依然石塔海中横。千年猶似留餘勇。暮汐晨潮戰不平。

舟發廣島

十旬猶覺一年長。七百里程來往忙。恰是鶯花時節好。布帆無恙向家鄉。

舟中偶成

楚語齊言意不殊。吟哦逢處興何如。花開南北同觀畫。山變晨昏似讀書。三備烟光猶未盡。四州黛色欲

無餘。暮潮一道舟行早。指點燈臺照火初。

庚辰七月、例賜休暇、日就京處讀巡回日記、神動魂飛、不能自已、試採各州形勢沿革山川物產、各賦一律、意到筆隨、未二旬、得六十六首、但聲律之嚴、風調之宜、有不免遺其大而舉其小者、如其故迹殊俗山川物產、衆人不及識者、則分註各首下、如河内備中周防三州、雖不經巡回、以係舊游各賦之、如北海道札幌渡島二州之外、無一可觀者、故就其全道併賦之、其記列各州、從蓋東京足迹所及之便判州名下、分註

古人所云句句明白者

第二句一篇精神

鐵道明其山水脈理，不能從實際所過之順次，故不分之於三篇，綜記以為一篇別錄，蓋是亦自序所謂供臥游之料耳。

武藏　東海道下同

曠原昔日草粘天。霸府開基三百年。甲信雲青山不盡。相房烟白水無邊。最工興學圖公利。要害戰闘消武權。王澤豈唯中國遍。灣頭競泊五洲船。

常陸

東海雄藩事久傳。人欽義烈二公賢。豐碑花繞梅千樹。正史刻成書百篇。霞浦湖光明接海。筑波山色碧浮天。市街今日秋風冷。髣髴城闉月隱煙。弘道館記碑、為烈公所建、本州本無梅、公播植移西、今番茂為林、繞碑四面、○大日本史、起稿於我公時、近年刻成、

曠野練兵大湖捕魚此州坦平殊得地利

九十九里浮鰮魚之富歛收十萬石真為漁業

下總

刀川分派貫中央。瀛舶晨昏來往忙。原野新開練兵所。沼池久作捕魚鄉。廳南內裏草千里。千葉成樓春一場。偏水皇城纔咫尺。二州橋上夕陽長。習志野原、為陸軍練兵所、○印旛沼盛魚蝦焉、○平將門僞宮於廳南、○千葉氏本州之豪族、世居千葉、○府下隅田川以東、古屬本州、

上總

沙村等屋幾漁莊。百里魚磯連北總。鬼淚山頭鬼啼雨。虎眈崎上虎號風。數區茶圃晚烟綠。萬頃蓮田晨露紅。武相岬端呼欲答。湖通江戸港灣中。九十九里濱、為鰮魚漁場、北連下總、○鬼淚山、虎眈崎、皆地名、○山邊郡產茶、長柄郡產蓮根、○武相岬角、望海、為江戸灣之門、

之地而連村皆沙來往皆不用履屐是為最游之地讀一二之句恍然神往不得不記載韻

頷聯痛快感激

安房

沿岸巉巖畫不如。洋心渺渺布帆虛。一宗師祖誕生地。五世英雄割據墟。山骨東西多美石。灣身日夜聚嘉魚。州中十月無霜信。滿地水仙花欲舒。小湊誕生寺、為僧日蓮誕生之地、○里見氏五世領本州、武威大振、

相模

伊豆之助源氏如有地之靈為朝頼朝之後尊氏又據伊豆府得勝吁可怪哉

第三句善狀海晴好之景

函根擁翠勢峥嶸。餘脈亘延東海橫。山上湖充寒水濶。波間島影白沙明。彌權三世開新局。據險孤城安大兵。七百年來成敗迹。春蕪渺渺麥苗平。

伊豆

林巒攢聳少平田。山有良材水有鮮。百里長洋開要港。一村恒產沸靈泉。龍蛇棲息跡猶在。奴婢竄流名久傳。地勢綿綿展無地。飛為七島海中連。下田港為遠州洋之東門、○熱海村有温泉、浴客常盈、天城山有龍蛇窟、○保元之亂、流源為朝於大島、源頼朝於蛭小島、

駿河

紫陌紅塵擁大逵。千章喬木鬱城埤。海波瀲灧魚鹽

西土之石能言、東方之石能泣、洵為覺奇

富地貨膠黏茶楮、宜清見梵城吞十勝、久能神廟畫三葵、誰圖富岳中天雪、積在混沌未剖時。清見寺有十勝之名　○三葵、徳川氏之徽章、

遠江

曠野今為雞犬栖、幾村壯士把鋤犂、橋梁無跡海曾嘯、山石何心宵作啼、嶋岬參差難築埠、山巒深阻欲迷蹤、長流蝘蜓天龍水、每遇秋霖善決堤。三方原為士族開墾地、○濱名橋、明應中為海嘯沈沒、○小夜山中有夜啼石

三河

三川本是得州名、矢作豐川又大平、七瀑奇觀尤快絶、諸藩舊邑尚繁榮、原頭秋霽棉花秀、灣口日斜帆影明、誰料岡崎小城地、曾生海道一豪英。八名郡有七瀧瀑布、土人稱阿寺七瀑、○當時評徳川家康武畧為海道第一

撥亂之人出而富財之使存矣、昔何貴也今何吝也、其可妙者、金表之美陶器之巧焉耳

尾張

城市規模都府同、紅塵漠漠路西東、富財風俗如京攝、撥亂英雄出織豐、萬頃田膝山淡淡、五層樓櫓樹叢叢、陶稱瀬戸綿鳴海、物產佳名海內通。

神風鬼術狂於今日則猥瑣豈

伊勢

地負江濃面海門、一州南北異寒暄、郊村城市寓烟容、疏較介鱗人事繁、國號神風爵浪變、山含鬼氣怪雲昏、祭田自古嚴疆域、霸政千年憚併吞。神風、伊勢冠詞、○田打林呂、新鬼子鈴鹿山、○太神宮神田有守護不入之禁、

得入我邦乾

志摩之海濱風景妙佳而居民多貧猶如伊豆安房者歟

志摩

休言伊勢大繁華、僻地尤宜避世譁、山岳擁雲繞二郡、市街沿岸有千家、連灣群嶼圍遙海、投錨巨船來破霞、磽确元無耕織業、居民大半捕魚蝦。鳥羽港為舟舶必由之地、

伊賀

江勢城和山四圍、此中不見世塵機、林巒環繞雲成壘、城市疊層家接扉、滿地鋤痕荒野闢、隔溪斧響採樵歸、一條綠水無留處、百里長流入甸畿。伊賀川末流入淀川

芳野之櫻月瀬之梅、共為我邦之第一、是由神武創業之地而渇然者歟

大和

東伐功成始紀元、皇猷燕翼為仍孫、連山霧暖櫻千樹、滿澗風香梅數村、寺閣雲深藏御物、墓陵露冷斷人魂、南朝五十年宮址、今古忠臣灑淚痕。橿原、為神武天皇創業之地、○芳野櫻、月瀬梅、皆為名勝、

第七句與第一句都應答妙古

山城

遷都鴻業帝圖新、山水依然經幾春、精巧機場多錦繍、驕奢寺閣貼金銀、覆籠六六峯花木、風動三三條巷塵、一自東巡駐鸞駕、公卿第宅鎖荊榛。西陣機場多織錦繍、

法皆

帝宮將壘之址列於高丁之中茶山峰圖之雖論於不曉之山仰觀俯察豈無感於古今之變乎

○金閣寺銀閣寺皆為名勝、○東山有三十六峯、市街有九條、○

河內

女織男耕風俗淳。人心未染世間塵。狹山茶賤通三府、河內綿温利衆民。先帝宮墟開壠畝。忠臣城壘據嶙峋。平田難認二州界。近與攝津為比隣。反正天皇都丹比、○金剛山有楠氏城址、

和泉

翠秧谷露幾田疇。池沼元為灌溉謀。信、太、林、中、狐、跡、亂。高、師、濱、上、浪、華、堈。沙洲成岬吞南海。河水通橋界二州。蔦、斛、紅、塵、飛、不、到。鐵、蕉、一、樹、碧、千、秋。信太森、高師濱、皆為名勝、○妙國寺鐵蕉、名遍都鄙、

池田伊丹之釀能令天下醉、池鹿島之財能令天下足、約之於十四字中可謂備也

攝津

長柄高津又福原。遷都舊蹟至今存。豊家雄略觀城址。楠氏孤忠拜墓門。村邑釀成天下醉。市街富占國中尊。一條鐵道車輪響。直向西京瞬息奔。

沙門國三字雖新造而為古雅空海師住天堂惣甘受之

紀伊 南海道下同

八十里洋波淼然。汀沙漠々翠巒連。和歌浦水淨於鏡。那智瀑泉疑落天。三郡柑橙華富庶。萬家閭閻起歌絃。深山別有沙門國。千百僧徒護墓田。高野山、為空海入定之地、有寺院千餘、

帝陵神祠異宜跡而同感霊古也

讃岐

州內陂池開數千。市街到處總歌絃。帝魂雲蔽松山月。風艦風飄屋島烟。山擁神祠銅臭滿。海連島嶼電機傳。居民終歲忙漁事。併載妻孥住一船。崇德天皇崩松山、○安德天皇流寓屋島、○琴平神社賽人如蟻、○紀備前島與通電信、

伊豫

三分平野七分山。山劃土州行路難。灣腹數尋容巨舶。岬身十里遏狂瀾。滿川銅氣流沙赤。夾路櫨林紅葉殘。到處鮮鱗賤如土。屬揺劍鋏不須彈。佐田岬、斗出西南凡九里、○別子山銅礦最著、

播州為攝西第一之美國居民自古不知貧之句以之說而非於介藩之其小藩之士多好學接師者厚贈有禮民亦富然末句果非泛說也

播磨 山陽道下同

淡洲隔水近成隣。地控山陽占要津。潮汐分流連藝備。山巒横翠界丹因。舟微明石灣頭霧。松綠高砂浦上春。海有魚鹽田米麥。居民自古不知貧。

走字出於漢書溥古

美作

美醇訓義得州名。土質於今適稻杭。因伯數層山翠聳。備播十里海烟平。河川水遠通舟楫。城市家皆列畫甍。路走山陰車跡在。人多向出雲行。

備前

城樓突兀帶斜陽。街市烟塵橋影長。群島異姿山點

蕃山為通儒中之通儒有林呂為則十中之烈士陽々數百年而成對於詩中論調非切耶

點。二川分勢水洋々。蕃畬猶見通儒志。清纖何論烈士腸。文教如今消殺氣。人間不復說干將。海濱新田、為熊澤蕃山之所著。〇和氣清麻呂、本州和氣郡人、觸僧怒、改名穢麻呂。〇長船之刀劍、有銳利之名。

備中

大川滚滚貫原田。最愛中州風氣鮮。猴樹陰青街道直。秧田雨足桔槔眠。孫劉結好人皆逝。釜竈生蛙跡尚傳。銅鐵魚鹽輸出盛。灣々歌吹隱汀煙。以風氣新鮮、本州為山陽道第一。〇西疆田園、多備桔槔、便灌溉。〇毛利豐臣隆和議、以甲部川為界。〇豐臣氏以水灌高松城、取之。

備後

尾道繁華為備後之最近世茶山翁之詩詠此境而猶有四十伽藍之遺此句補茶翁之缺者也

頸聯亦坪翁之佳對

三備風煙欲盡頭。孤城據險扼汀洲。東西舟舶潮常總。四十伽藍塔似浮。鐵壙數區嵐氣冷。鹽田一面竈烟稠。山間又有繁華邑。百里長江到石洲。三原海峽、為舟船必由之所。〇尾道一邑、有四十八寺。〇三次距海十五里、頻為大邑、江川之巨流、發源于此。

安藝

鎮臺兵氣不蕭然。二萬人家擁陌阡。相國雄圖開海峽。大夫遺業見山川。連畦風白棉花圃。滿浦潮腥牡蠣田。鳴鹿戲猿皆保壽。人傳嚴島有神仙。平清盛開隱戶海峽、〇本州毛利元就剏業之地、時為大藩大夫。〇木棉牡蠣為本州名產。〇嚴島為日本三景之一。

周防

上國之人與家之人人物不對而句對矣作者雖詩意亦嫌乎

製紙煮鹽民產饒。秋風滿野長木苗。金光日徹金雞瀑。錦色虹浮錦帶橋。流竄公卿空朽骨。豐榮神社仰英標。海門群島如棊布。影接豫州山翠遙。金雞瀑、錦帶橋、皆為名勝。〇陶義清叛大內義隆、為流竄公卿。〇豐榮神社祭毛利元就。

長門

山陽第一舊雄藩。文武典刑今尚存。石見并山雲擁翠。豐前縮水海成門。蟹螯何事稱平姓。娼妓多情吊帝魂。西望玄洋天渺渺。流潮遠向九州奔。豐浦蟹螯、有平家蟹之名。〇赤間關娼妓、歲時詣安德天皇廟為例。

豐前　西海道下同

頷聯地類對實客

第五句所指西伯者竹田五岳其人乎對侯雖小亦有大器者其實多於十萬石余發此語以充此句之註

鷄唱犬眠魚稻鄉。彥山擁翠起中央。城池幾處簇喬木。祠廟千年存舊章。青黛如烟面南海。流潮似綫界山陽。怪來耶馬溪頭石。終古龍孫立不僵。宇佐八幡神車多存富儀。〇耶馬溪巖石真立如竹笋。

豐後

舟泊安便有埠頭。日肥帶影翠如浮。隔雲僻邑多雞犬。滿地温泉浴馬牛。山富烟嵐生墨客。地分疆域小封侯。內洋鎖鑰真天造。岬角成門對豫州。山中諸邑、民家皆富。〇遠見郡諸村、溫泉湧出路傍。〇州內舊藩侯甚多、而無上十萬石者。〇佐賀關對伊豫御崎、為內洋海門。

前聯以荒寥對荒僻、似非荒唐、可稱老手矣

日向

楮林夾路日光昏。地面東南風氣暄。波浪深邊通水府。煙嵐寂處有桃源。山巓自古戈矛立。郊邑於今宮址存。想見當年神武畧。携將劍璽向中原。宮崎不合村、崇祭。○有龍宮交通之古說。○肥後米良十四村、今屬本川。○霧島山絕頂、有天逆矛遺跡。○都城近邑、有高千穗宮總址。

大隅

佐多岬角扼南洋。霧島噴烟終古長。地僻隸氓難解語。山暄草木不知霜。敎村地適煙花圃。群島人安魚稻鄉。櫻獄却供他國看。如捐美姿什鄰郎。佐多岬角、為皇國最南端。○國府敎村多產烟草、為海內第一品。烟草又曰烟花。○種子屋久二島、物產甚多。○櫻島立鹿兒島灣正中、屬城市。島家壯觀。

薩州近時為勤王之首、而出憤王之士、第三句目以豪傑、蓋為薩頭之可謂悲矣

薩摩

藩治長傳七百春。皇恩今日及黎民。全州豪傑歸黃土。滿港工商屬旅人。據險廢城無舊主。對灣櫻島似佳賓。南洋屬島皆洵美。鬼界何邊有鬼神。本州之民無土地私、有戰沒之權、今分與其地子各戶。○明治十年、西鄉諸士戰沒、港市開肆、多京攝商賈。○鬼界、州南島名。

肥後

水利縱橫古制存。稻雲黃熟幾村村。高山吞吐中天霧。群島環為裏海門。熊本城樓遺將略。菊池祠廟紫

肥後為九州之最美、而郊原多戰骨、是指近歲之亂、末句令人追為悵望也。

忠魂。經災街市纔安堵。到處郊原戰骨繁。全州水利、存加藤氏遺制。○阿蘇嶽、為噴火山。○天草諸島環繞、為筑紫裏海之門。

頷聯十四字頭之、但言西國則人皆知為筑後也。

筑後

兩肥地脈挾西東。紫海成灣舟楫通。沃野沍沍山影遠。大河滾滾水聲雄。黃林櫨實多民業。絣布花紋巧女紅。一葉神符拯焚溺。威靈人信水天宮。筑後川、西海道之巨浸。○紋絣布、久留米名產。

近時詩人將于筑前、皆言宰及朝倉、蓋惜於國史之故者以

筑前

伏敵門臨玄界洋。颶風覆艦事茫茫。朝倉宮址星無影。宰府祠壇花有香。紫陌長橋連萬瓦。淡烟啼鳥泊

對宰府的而博雅矣

千檣。士人何管古今感。滿地機聲工業忙。齊明天皇帥師救高麗、崩于朝倉行宮。○唐織帶、博多名產。

吳人吳將之迹只留一國、而煤礦陶窯之器數于天下名甚、久利之歎、作者滿之於敘事中、可謂詩外史法矣

肥前

煤礦陶窯民產寬。因疇沿海地彎環。吳人情淚霑苔石。猛將威風撫劍鐶。島擁城樓各成國。山分支節巧圍灣。崎陽惟有存形勝。暮雨寒潮鎖稅關。領巾山、有佐用姬化石。○名護屋、豐太閤征韓之後、定營子。○平戶五島、皆有城郭。

頷聯說遠于肥前、近于桐絆之景、其工夫唯在雲樹二字

對馬

一州中斷劃西東。東角劈開灣港通。火海田頭雲羃羃。難林決昔樹叢叢。地形難隔城兼市。田制曾分私

頸聯斥說元弘罔知一個忠臣之名長傳於後以故伯耆雖僻地其國之光不讓中州也

頸聯天生出雲詩無復加矣

與公。賦隸徧傳崩御地。先皇豈是幸龍宮。（嚴原之地、編狹不設縣）

城郭、○土田之制、古有公私之別、略如周法、○上

郡、有安德天皇崩御之古址、土人過其側皆下馬、

石見（山陰道下同）

百里長江滾滾奔。山陰盡處古風存。山憑安藝如環堵。海面朝鮮不設門。沙磧曝魚連浦浦。溪流擣紙達村村。高津山上月明夜。誰弔歌神舊旅魂。（江川貫州中、為山陰第一之大河。○高津山、有柿本神社、公本州產、歌詠多及其山川者、）

出雲

海內山川誰抗衡。仙蹤鬼跡口碑明。封來蛇尾求神劍。較得鱸腮定地名。樹綠三千年社殿。霞浮一萬戶

湖城。尼家遺業今安在。賦隸猶傳七歲兵。（素盞雄尊斬大蛇于簸川、剖其尾、獲寶劍、○堀尾吉晴築城于宍道湖上、湖中之鱸、有樓腮、與具下松江所產同、故名其地曰松江、○杵築神社、祭大國主神、既建在紀元前、○松江城市戶口稠密、為山陰第一之大邑、○毛利氏攻尼子于富田、七年而克、）

伯耆

秋深錦海介鱗肥。城市歌絃倚釣磯。海驛風濤留帝跡。山城旌旆助天威。潮侵峽角聲如咽。雲擁山尖勢欲飛。隱島相離三十里。洋心一點翠依微。（有御來屋驛、元弘帝著船處、○名和長年迎帝于船上山、城頭建近國義族旗章、以助兵威、○境浦峽疊、如括囊、大山為山陰第一之高山、其頂常帶雲、）

三四曲曠而前半特格之州如因幡封疆矣

湯島生野其境皆有詩氣此聯亦富麗

因幡

熊蹊鳥路限封疆。不信士民誇富彊。草木無陰沙漠漠。波濤有響海茫茫。市街鱗錯連城郭。湖沼清漣闊水鄉。只有長川供灌溉。秋風十里稻花香。（湖山池、周回三里餘、多產魚鰕、○千代川、有灌溉之利、）

但馬

眼界茫茫北海瀾。州中無處不林巒。地含硫黃玉泉湧。山帶國光銀礦寒。出石城邊吟境窄。豐岡川上醉鄉寬。行程三日因州路。峻險難於蜀道難。（湯島溫泉名最著、○生野銀礦、採出甚多、○但因州界、有七阪八嶺之險）

鬼窟豈若仙蹤乎游于此國者尋天橋之勝則千嶽略之亦可也

丹後

丹波山脈碧千重。西走邐迤為馬鬣封。灣嘴參差如齧齒。嶋頭起伏似浮龍。窟烟鹽熱由良港。鬼氣風腥千丈峯。指點松青沙白處。天橋自古有仙蹤。（由良港多製鹽、○千丈嶽、一名大江山、有妖鬼窟、○天橋立、日本三景之一、）

丹波

地形隆鬱白雲平。林麓可樵田可耕。山勢邐迤連北陸。漢流屈曲到西京。烟嵐冷處四無海。原野開邊還有城。滿地秋香松蕈茁。村娘隊隊負籃行。（桑田船井二郡、產松蕈甚多、）

巡回日記　第一篇附錄　廿一

劉駿河嶽周近江湖之說紛紛於人口首唱之者敎御湖靈須加嚴譴也

近江　東山道下同

開辟州中作水鄉。天工觸處不尋常。波光一碧浮城市。巒影千層抵堵牆。百里飛航同海面。八區奇勝設祠場。可憐精衛無量力。欲涸湖心種稻粱。近江八景之名膾炙人口。○近年射利之徒有乾湖水為田疇之議。

金花可游養老可浴一聯中括美濃之美境

美濃

北陸東山路四開。蹄輪到處起塵埃。金花敗壘空喬木。養老懸泉釀洌醅。山脈斜連伊勢走。河流遠自信濃來。紙縑米麥饒民產。不用當年老李悝。稻葉山一名金花山。有齋藤織田之城址。○養老瀑布自古有名。土民釀養老酒。

信中路僻境不見極貧民語恒產寬之字可以知之

信濃

蜻蜊背上幾林巒。蜀棧秦關道路難。湖面冰堅狐有跡。田頭水淨月成團。山含雲霧良材富。人務蠶桑恒產寬。無數英雄骨皆朽。梵城終古佛燈完。古人以本州地形為全國之脊背。○諏訪湖冬月為冰。人可步而濟。以狐跡為徵候。○姨捨山下水田月光映射。有田毎月之名。○善光寺開基在二千年前。

前聯壯哉有老杜氣骨

上野

蹄輪日夜不能閒。都府通商爭聯閒。雲擁翠巒連北越。水穿平野抱東關。滿街絲市霜堆白。幾處機場錦爛斑。猶有民心崇大義。祠壇新築祭高山。幕政時人以利根川為東方要害。置津關。○繰絲織機為本州第一名產。○近年土人醵金築高山神社。祭彥九郎靈。

巡回日記　第一篇附錄　廿二

不怕勿來好對其山其關頗得詩人之用者歟

下野

榛林盡處有麻田。粉壁青甍擁陌阡。鬼怒長川舟運貸。那須曠野草粘天。山魈木魅避王氣。玉棟金欄存霸權。誰料南湖澄碧水。落為四十八懸泉。日光山奧院為天狗巢窟。○東照大猷二廟建築宏嚴海內無比。○中禪寺湖一名南湖。○日光山中有四十八瀑布。

磐城

長川百里貫州中。地勢高低路四通。城市烟塵存十一。海濱阡陌連西東。烟寒不怕山頭雨。花落勿來關外風。天厩元來貴神駿。人傳其北馬群空。阿武隈川為磐岩巨川。不怕山勿來關皆地名。○田村郡多產良馬。

讀第五句僅字會津戰後蠟燭亦為微微乎可憐可憐

岩代

磐州巒峰勢崢嶸。川走越州舟可行。針道蠶絲誰辨巧。會津蠟燭僅存名。山河經戰多無色。草木逢春稍向榮。湖水連年開鑿業。可倫多賀昔時城。針道蠶絲為本州之冠。○會津產花紋蠟燭。○戊辰之役。若松二本松諸城數大兵。○猪苗代湖開鑿之土功稍既緒。○寶字中築多賀城。為蝦夷備。

林子平與大藩之主御並稱乃非薄命也

陸前

田塍萬頃稻粱饒。滿地樓臺絲竹驕。林氏豐碑憐命薄。伊公偉業欲魂消。金花山上燈光白。北上川中帆

仙臺以北荒凉、如此城市紅塵、僅僅焉耳

影遙。松島風烟元特絶。足奴嚴島僕天橋。（公園地、有林子平紀功碑、○伊達政宗創瑞巖寺、寺中作御座所、蓋欲迎鸞駕以賀覇業也、○金花山、有不動白色燈臺、○北上川自陸中來、長流七十里餘、通舟楫、古人以嚴島天橋及松島偁日本三景、）

陸中

大道如絲沿翠林。仙臺北去氣蕭森。中尊寺尚伽藍聳。高館城唯草木深。陵谷變遷元有數。英雄生死最傷心。一州形勝盛岡地。城市風塵夾碧潯。（中尊寺係藤原秀衡創建、○高館城藤原氏累世所居、○源義經流離投藤原氏、蒙鎌倉共戰死、或云走蝦夷、）

陸奧

民風未脫北夷流。樵唱漁歌送暮愁。水底電機通北海。天邊巒影畫東州。溪回隴畝犬牙似。地僻郷音鴃舌侔。西界別開安樂地。津輕一郡稻粱稠。（電信經三廐海峽水底通北海道、○東山道地勢至本州而盡、）

犬牙鴃舌可比、嫌破花紀之荒、韻矣

北海道

開拓規模斬秩然。茫茫沃野起人烟。各州寺閣多新築。一府官廳占大權。林木炭煤山不盡。鯨魚昆布海無邊。運輸旨且稅關開。函館港如全道咽。

不經北海道不知此詩之切

羽後

短堠長亭烟火濃。樹陰夾路水淙淙。城郭自古號雄鎮。港市於今多素封。鱗介漁場湖海潤。金銀礦脈嶺

雲重。源家苦戰跡安在。黛色依然鳥海峯。（寶字中、築秋田城、以州守兼之、曰秋田城介、○酒田土崎諸港、多豪富、○八郎潟之大湖、沿海濱、漁業最饒、○院內山金銀礦、在深山出谷間、○鳥海山近傍、源家父子苦戰處、）

羽前

海擁西疆地勢雄。桑林到處綠叢叢。三山門立齊雲際。一水龍奔平野中。白壁青甍官舍美。架橋修道土功工。士家恒產眞希罕。比屋機聲盛女紅。（月山羽黑山湯殿山門立、多神蹤鬼跡、○最上川貫州中、入海、長六十里餘、○米澤舊藩士、以養蠶紡織為恒產、出藩祖鷹山遺訓云、）

米澤舊士時帶短刀手把長鋤、士而為農、其婦女以蠶桑為業、闔境無游手民、守藩祖之風者、由歷世有賢君也

越後（北陸道下同）

虛簷成路屋無磚。想像冬間積雪天。筒竹引光通火井。轆轤省力汲油泉。州分上下語音異。海接東西沙漠連。渺渺八千八川水。水烟散作萬家煙。（各邑人家、設虛簷為一條道路、屋上不葺瓦、皆備冬間積雪、○蒲原郡有火井、土人引以換燈燭、試論物、○各郡產石腦油、○本州疆域甚大、有上越後下越後之稱、風俗語音皆異、○荒濱之沙漠連十里、○新潟港、為諸川會同之地、有八十八川之稱、）

與如亭其調異、而成韻美矣

佐渡

金銀產出本源源。孤島林泉勝景繁。魚避潮流多入網。人追礦脈各成村。稻粱元足供民口。樵牧猶能吊帝魂。誰料北溟波渺裏。別開富庶一乾坤。（本州產出金銀、為吾

魚愚人智讀之、可以發一笑矣

邦之最、○雜太郡、有順德天皇陵墓、

越中

立山山脈似垣墻。墻外平蕪緑渺茫。村邑市廛無白屋。海川魚味有餘香。沙濱多設容船港。寰宇周巡賣藥商。一道河流駛於箭。繫將鐵鎖架浮梁。本州各邑、無不及千戸者、○鰤族之産、為北陸第一、○富山賣藥商之名、遍海内、○神通川架浮梁

三州為藩主三百年之提封、故恩及草木、無異種者、况人士乎

加賀

四郡山川風景濃。大藩基業見城墉。三州草木盡同種。萬井市街多素封。瀕海湖光成鬥足。突天巒影植刀鋒。洋心斗出能登國。絶似雲中臥黑龍。安宅浦、有三湖如鬥足、○白山、有劍嶽、如植刀鋒、

余謂福井九十九橋、可以對新潟八千八水、但其隔斷不能入一詩、可勝嗟哉

越前

耕織陶漁民利豐。田疇烟接北溟空。三河穿野通舟路。二港開灣似鬼工。先帝遺圖除水害。忠臣碧血灑秋蓬。桃花流水春如夢。九十九橋烟雨中。有三大河、便灌漑利舟楫、○阪井敦賀二港、北海之要津、○繼體天皇潛龍之時、疏開河道、除水害、○吉田郡三屋村、有新田義貞戰北之墓、○九十九橋為福井名勝、橋下桃林、相連數里、

前聯說海山天造之要害、句亦自然如天造

若狹

地接山陰北陸間。民風別占小區寰。岬身扼海同門鑰。山脊劃洲如劍鐶。二邑人烟塵斷續。三湖水色碧彎環。幾駄鱗族輸京洛。漁業晨昏不暫閒。小濱高濱、為本州之名邑、○三方郡、三湖相接、○鰤族之産、多輸西京、有若狹鯛之名、

[illegible]

議道巡田日記第二篇 明治十一年戊寅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

武藏　生田精子濟著

七月一日。拂曉辭家。抵神田淡路町旅運舍。隨貝山并氏。租馬乘馬車而發。路經宿雨。泥土黏輪。車行甚艱。御夫叱咤揮鞭打馬。馬騰走如飛。渡神流川。即上野之國。過新町。雨大至。四面卸油幕。煩惱甚。過岩鼻。家家點燈。抵高崎。投旅町越後屋。宿客充滿。臥隅室。夢魂不安。是日。行程二十七里餘。經驛十二。曰板橋。曰蕨。曰浦和。曰大宮。曰上尾。曰桶川。曰鴻巣。曰熊谷。曰深谷。曰本庄。曰新町。曰倉賀野。

燒麥經年不腐

七月二日。宿雨新霽。四山呈翠。壬戌之夏。携內人游伊香保溫泉。留浴連旬。榛名妙義赤城之諸山。皆為舊識。而內人去年亡歿。今日獨過此間。遙望諸山。今昔之感。不能已。入三國街道。道路屈曲高低。抵澁川倩籃輿。渡吾妻川。過橫堀。此間經前日大風雨。山崩水溢。倒家壞道。居民力役繁忙。乃倩馬。村婦負兒引繮。健步可驚。沿道村家。煮繭繰絲。紡車之聲。軋軋相連。號為天下養蠶之鄉。洵不虛也。抵中山。投北國屋。村中婦女群集。各左手把束麥。右手持炬。向穗頭放火。針焦殼拆。粒粒墜地。拾收為苞。謂之燒麥。其量甚

冒害識云

二十年前過此地有似去滿地粟花衛兩行今讀之慨然憶昔耕花冗紀事之妙不讓古人

減。其味最壽云。蓋連旬淫雨。失風日乾曝之期也。農家之生計可憫哉。山中猶寒。浴後著外套。不張蚊帳而臥。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四。曰金古。曰澁川。曰金井。曰橫堀。

七月三日。發中山數里。山深路狹。四面皆栗樹。老幹偃蹇。枝頭花盛開。異香冉冉醉人。秋實之收獲。以谷量云。下桐窪嶺。有數十間棧道。兩邊巉巖直立千仞。令人戰慄。抵三國山下。雨至。冷甚。沿路樹林蒙密。空翠滴滴。客衣皆濕。過猿京。山愈高。樹愈深。巨木良材臥路傍。如蜿蜒蟠踞。匠人無顧盼者。路傍紅躑躅盛

一積塊徑三尺

開。山皺猶留宿雪。遠望宛如青氈上織出白紋。踰嶺即越後之國。抵淺貝。投三條屋。日猶高。作鄉書付郵便。是日。行程十里。經驛五。曰塚原。曰布施。曰須川。曰相俣。曰永井。

七月四日。踰二居芝原二嶺。抵關。山漸開。路漸平。村家櫛比相連。家皆有樓。以板葺屋。石塊壓之。門戶必作別屋。其狀如所謂玄關者。蓋冬間雪積丈餘。道路高於簷。窓戶不能開。乃就屋中作階級。以便出入。且取明於樓窓云。抵六日町。投目黑屋。居室清楚。待客有禮。家瀕魚沼川。偶獲大鱒。乃命膾之。皿中敷雪塊

盛肉紅玉相映新鮮可喜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五曰二居曰三俣曰湯澤曰関曰鹽澤

七月五日乗舟下魚沼川舟底觸石戞戞有聲乗客填咽膝摩臂推臭穢可厭十里餘抵川口村信濃川來自左河身遼濶水色變黄冬初水涸之時僅成青色云急湍波高水浸舷端篙夫戒客卸逢端防之舟通小出小千谷也村婦成群突入舟中賣酒肴餅菓強顔多辯逐之不去令人困頓達長岡上陸投渡里町外屋是日行程十六里餘

七月六日乗脚艇下小渠里餘登瀛船河身益濶艇横漲流或為丁字或為十字八千八川之稱不虛也河身最濶處至八町餘四望平遠如無山田閭樹連人家點綴其間舟楫來往物産運輸之便可知也蓋越後之為地土壤廣衍物産富贍民巧機織生理常優云抵三條憩止此間為市者皆魚鰕之友菱芡之徒耳又移別船駛行薄暮達新潟上陸投古町通五番町秋田屋浴後點燈紙影暗黒檢之則蚊蛾來集也娉子展臥床不張蚊幮問之則曰蚊蛾不傷人及就寢果然是日行程十七里餘

水郷光景可想

余越人也而蚊不傷人之奇所未曾聞

七月七日轉寓古町通六番町梛屋乗閑散歩市店稠密街路修整溝渠四通物貨輻湊妓樓最壯麗頗為殷富之地戸數凡八千餘但家屋構造除公舎社寺之外皆板屋麁製無足觀者屋外更設數尺廡簷作一條通路避雨蔽日甚便行人越後各邑大抵皆同蓋防積雪埋路之患云離市望海佐渡在左粟生島在右遠翠相映港口彎曲為淺斥巨舶不能泊大欠運輸之便近年官民相謀捐巨費為疏鑿而功未訖云

七月八日有事赴縣廳歸路詣白山神社游新潟游園逍遥市中遂至西濱松琴亭小酌林泉幽邃魚肉新鮮頗慰客愁縮布絹紬為此州名産買一二端作郷書付郵送

七月九日拂曉乗瀛船再溯信濃川川經宿雨水大流急舟脚甚遅點燈後達長岡投渡里町渡邊屋是日行程十七里餘

七月十日午後散歩市中戊辰之亂城池毀壞兵燹蔓延士民第宅悉延燒市街皆係新築道路修潔物貨輻湊旅店最為繁昌蓋長岡之地位越後中央瀕信濃川水陸四達以故致此殷贍也戸數凡五千餘云

七月十一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七月十二日。曉發。渡長生橋。橋架信濃川。長數町。係六七年前新造。過橋。原野廣衍。會修築道路。禁車馬通行。乘籃輿而過。踰妙法寺嶺。嶺上有十餘石腦油井。皆以藁作屋。架轆轤。數人相扶汲之。其色殷黒。黄泡浮動。盛之桶。籠裹之。駄而輸市。井深各數千仭。俯瞰不能窺底源。越後之地。產石腦油有數所。而此間最多云。如法寺村有火井。以道遠不能造觀焉。抵妙法寺。倩馬出驛數里。山遠田闊。眼界皆稻秧。青色相連。如展方十里之青氈。近海數里。沙路漠漠。進寸退

尺。馬行甚遲。抵栢崎。投天屋。是日。行程九里。經驛二。曰宮本。曰妙法寺。

七月十三日。散步市中。市坊沿海。人家稠密。東西相連。魚店最多。戸數凡三千二百餘云。頗為名邑。此地為伯父國秀君全家罹禍處。有里老加藤者。能記其事。乃請為導。折市而左。至火葬場。崖上有圓石碑。彫題六道能化地藏尊號。是瘞其遺屍之處。當時有所忌憚。不表其名云。乃排草萊跪拜。掬露供奠。加藤細談往事。令人益悽然。遂訪諏訪祠官樋口。樋口祖父某。築君學徳。招待周旋。以故藏君手書甚多。覽閲數

封建之世才子壽命每每如此噫

大塩平八郎一流人物其事亦奇可收拙著偉人傳中

田。談往事而歸。君通稱篤。號東華。為人慷慨好義。少奉藩制。研究朱氏學。識力傑出。兼善翰墨。妙詩歌。後讀平田篤胤翁著書。恍然有悟。專修古道學。竊行東脩。翁喜其篤志。誘掖特異。未數年。占高第首坐。最精古易。翁常以吾易目之。君慨藩學之固陋不適用。遂上書駁其非。有司怒其不遜。放逐除藩籍。君携妻挈赴江戸。後移居此地。下帷教授。天保八年。天下不稔。餓莩横路。人民連署乞賑恤。有司不納。衆忿恚。謀逐有司。發倉廩。推君為参謀。六月朔日。襲治所。不克。中銃丸而死。其妻香取氏有志操。獄中絞二兒。從容自

殺。鄉里傳為美談。里人請其屍。合葬之。距今四十一年也。君為吾家嫡長。未承家蒙罪。故先考以弟為嗣襲。後數年藩赦君歸省。余六七歲時。君歸省。手賜朱軸筆一枚。容貌魁梧。頗有威望。今僅記之耳。嗚呼。先考逝。亦既經十八星霜。墓在石見。近日巡行之路次。將展拜。今昔之感。攅胸臆。

七月十四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入夜大風雷。濤聲驚眠。

七月十五日。自栢崎至椎谷數里。沙漠渺渺。没馬脛。海濤洶湧。雪立數丈。自椎谷以東。沙漠捎淺。行人多

沙濱行旅實況

踏潮痕而過。狂濤驟來。時濺馬腹。鞍頭寒心者數回。此間沙濱。經昨夕大風。海藻堆積。漁村婦女。裸裎成群。携籃拾之。渾身蒙潮水不動。黧面如鬼。蓋細選以作雪花菜云。經出雲崎。市街一條。相連一里餘。頗為名邑。抵寺泊。投住吉屋。日猶高。詣白山媛神社。地高樹深。右望彌彦山。左望佐渡國。洋面夕陽將沒。紅彩爛發。令人忘羇旅之情。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四。曰荒濱。曰椎谷。曰石地。曰出雲崎。

七月十六日。拂曉入舟。洋面風收。海水如油。篙夫五人各動櫓。船上不設艙樀。炎日下徹。張絹繖而坐。流汗如雨。午後風來波動。篙夫忙揭席帆。迅行如飛。達赤泊。即佐渡之國。上陸。投淡路屋。是日。行程十六里。

七月十七日。自赤泊至新町五里。踰山度水。蹊路崎嶇凸凹。樹園石出。頗為險道。降梨木嶺。俯瞰則土壤平衍。萬頃稻田。翠色相連。西南地勢。漸窄縮為一大灣。漁艇來往。如點木葉。號為魚稻之鄉。真不虛也。自是東北四里。有夷町。亦為一大港。加茂湖水流貫市街。風景最秀美云。以道迂不得造觀焉。自新町右折。入山十町餘。有順德天皇祠廟。拜顧數回。懷古之情不能已。承久之亂。天皇罹逆臣毒手。幽囚多年。吞恨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北海孤島有此盛秀境造物之妙不可思議

不為倩人為金石者耶

以崩。爾來數百年。武門弄權。前狼後虎。無復有講大義知名分者。當時士人哀之。安石以表其蹟云。王政革新。首遷神靈於西京。以慰在天之靈。築祠廟於此地。以表追孝之典。嗚呼盛哉。出新町數里。道路平坦如砥。沙明松青。國府川流其中間。山水明媚。宛如行東海道中沼津原之間。行吟緩歩。路上草細石稀。屐齒無聲。不意絕海孤島有此平衍佳景之餘地也。自澤根右折。踰山一里餘。抵相川。投下京町石井。家在崖上。俯望大洋。風濤險惡。令旅客心寒。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三。曰新町。曰河原田。曰澤根。

七月十八日。轉寓味噌屋町藤井。午後散歩。市中人家。延亘崖上崖下。石磴高低相連。戶數凡三千云。市店皆醜陋。物貨陳惡。旅舍之設尤麁鄙。蓋地僻人陋。不知愛旅客。居室衾裯。皆不潔。使人不堪久留。但産出金銀。為皇國之最。居民業鑿礦。以故致此輻湊也。金銀礦之數。凡二十餘。有礦山分局。以管理其事務云。

七月十九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將暮過前市。買名產瑪瑙製玩具一二品。遂出海濱。眼界皆細石。被潮汐吞吐。廉角銷刓。圓滑光瑩。五色錯雜。

帆影如画

危險令讀者驚心

如展一面色紙。任波浪進退。戢戢有異聲。佇立多時。拾美麗如玉者數顆而歸。

七月二十日。早發抵澤根。倩漁舟而發。灣中風便波靜。離二見數里。顧望金北山。則陰雲微黙。長虹飲水。須臾洋面波高。澎湃洶湧。如萬仭雪山。舟身掀翻上下。或浮雲霄。或陥奈落。篙夫相戒曰。宇禰利起。須注意。宇禰利者。盖巨浪自遠至之謂也。故向波頭進舳。巧操櫓楫。僅達堂鍛浦。倩牛載行李。踰山一里。抵小木。投丹後屋。北海風波之變幻。真可畏也。是日。行程十里餘。

巡回日記 第二篇 九

想見米氣灰氣惱殺人

七月二十一日。舟子來告風波未定。淹留無事。散步街上。市店多賣船具。或製家具。有妓樓。有魚店。人家稠密。戶數凡七百餘云。遂出海濱。城山斗出南面。左右各成灣港。港形深奧。皆可泊數十巨舶。為北海有名港云。至港南演劇場。場係新築。觀棚無障屏。大洋可眺。偶演袖萩雪中唱歌之曲。後有海風。前有雪景。頗宜納涼。足慰半日之閑。

七月二十二日。風潮未平。望越後諸山。以佇立耳。

七月二十三日。舟子來告解纜。忙束裝入舟。舟中堆積米糠石灰。起臥無地。篙夫抽篷底藁苞數個。以為

容膝之處。宛如土窖。吟文天山正氣歌自慰。午後風便波平。入夜達寺泊。上陸。投藤田屋。是日。行程十八里。

七月二十四日。過出雲崎。倩馬。驛舍主人年近六十。問余姓氏。視余容貌。談及伯父國秀君之事。問其故。則泫然曰。僕本栢崎人。十二三歲時。親師事尊伯君。君歿後數年。為此家養子。追傷君非命。四十年于茲。今日見其親姪。為灑涕。因留饗酒飯。磨墨需書。乃解旅裝抽筆。揮灑而去。亦可謂奇遇也。抵栢崎。投舊寓天屋。旅客填咽。不堪偶坐。散步前街。燈光四徹。客跡

巡回日記 第二篇 十

見海岸疊石聳立之狀畫山谿巖石被水齧盡者屢削陸平海最則愈疲愈飢豈水甘潮鹹之所使然乎

如織。頗慰寂寥。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四。曰出雲崎。曰石地。曰椎谷。曰荒濱。

七月二十五日。拂曉舟子來報有柿崎便船。乃乘焉。微雨時來。東風徐生。舟沿岬角。行危巖怪石之間。有類鳥獸者。有類仙佛者。有如宮殿樓閣。開戶穿門。欲迎人者。有如蚖蠶蛟龍。動几張吻。欲吞舟者。或有壁立千仭。不可望其頂者。或有巨石横臥。無枝露根。庇蔭魚貝者。皆被潮汐磨礪。肉剝骨存。嶄然截然。手僅觸之。即見血。其奇形異態。駭目奪膽。不可名狀。達柿崎。上陸。雨晴道路平坦。米山在面前。渡新川橋。橋上

戊霸業公夾者凌駕千古耀史來不游闢功名短也噫

望一丘。屹然雄偉不凡。問之。則曰。是春日山也。有松數株。以表其趾。此間田野中。多有壘壁遺礎。蓋當時將士第宅之故墟云。春日山南負峻嶺。北俯大洋。沃野萬頃。長川流其間。灣港可泊巨船。可謂越後中第一形勝之地也。嗚呼。不識菴孤身蹶起。未數年。睥睨三越。顧盼八州。至無與之相抗者。史稱其行軍如雷閃過。可不謂希世英雄哉。雖然。其喑啞叱咤。血及畧地。畏服一世者。亦一時之游戲耳。使後世史家之剩案。文人之閑筆。亦何益。因思。佛氏以濟度衆生為教旨。苟利世益民者。殺身為之。彼空海日蓮親鸞之徒。孤身勇敢。跋涉深山大澤。排榛莽。作橋梁。遐陬僻邑。愚氓蠢隷。至今皆以大師上人尊崇之。表古迹。傳德澤者。抑何故歟。諺曰。道德長。功名短。蓋謂此也。方今王政革新。絶英雄割據之迹。無復以兵革博功名者。而以學藝工業。博功名者。或將踵興焉。是可喜也。薄暮抵直江津。投松屋。市街縱横。人烟稠密。妓樓最為美麗。戸數凡千五百云。偶聞小瀛船明朝拔錨向越中。乃命買牌券就寢。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三。曰柿崎。曰濁町。曰黒井。

七月二十六日。早起出海濱。風濤如山。徒跣侵潮。乘

脚艇。掀翻欲覆。僅登瀛船。船係新造。客室清潔。但開航始于十餘日前。舟中無紀律。招客貪多。拔錨違期。風濤益高。船身如舞。乘客半嘔吐苦呻。臭穢甚。余亦覺胃中小不快。因絶飲食。瞑目而臥。午後。風濤少收。開船窓左顧。則巉巖直立千仞。山麓水涯。僅有一條砂磧。以通道路。每一二里。有數十戸村落。風景荒涼。波濤或至蹴道路。没山麓。巖腹有巨洞。為行客避潮處。以免其溺没云。真北陸道中之絶險。俗稱親不知。蓋父子雖相愛。不遑相救之謂也。今有瀛船之便。免其跋渉。可謂天幸也。夜半達東岩瀨。即越中之國。上陸。投魚屋。是日。行程三十里。

七月二十七日。發東岩瀨。行田塍之間。左望立山。屹立群巒之上。山頂嶄截如鋸齒。雲烟蔽麓。直立凡五千尺餘云。過富山。人家稠密。物貨富贍。市店相連。城池今廢。為學校病院。新築輪奐。戸數凡一萬千五百餘。神通川貫流其間。流勢猛駛。横列舟六十四隻。鐵鎖繫之。布厚板以便通行。風景爽快。頗慰人意。四野平衍。稻田如海。道路平坦。松林相連。不讓東海道中。過高岡。市街修整。人家殷贍。喬木蒼鬱立其間。蓋富商大賈之巣窟。戸數凡六千餘云。離市數里。稻田中

耶然乎吾輩亦為史所欺常以為峻嶺之想是等處乃歷游實地之功蓋史之欺搆也此類蓋多也

有濃緑高層者。是菅草也。土人刈其莖。曝烈日以作笠。為物産之一。蓋越中之為地。山巒圍東南北方。沿海之地。皆平衍。四大河貫流其間。有舟揖之便。灌漑之利。土宜無所不贍云。此間會修築道路。禁車行。倩馬徐行。炎熱如燬。抵四十萬。投香崎屋。開窓戸而臥。猶覺渾身發汗。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三。曰富山。曰小杉。曰高岡。

七月二十八日。過今石動。上礪波山。山不甚峻。喬松夾路。翠陰落落。抵絶頂。即加賀之國。四山皆搣揉。最宜眺望。加越諸山之餘脈。斗出北海。為蜿蜒之形者。

是能登之國也。有茶店賣餅。經倶利迦羅村。抵竹橋外降凡三里云。或云。屬越中國礪波郡者。謂之礪波山。屬加賀國倶利迦羅村者。謂之倶利迦羅嶺。往古木曾冠者用火牛之策。破平氏大軍之處。史稱死屍塡咽溪谷。水不為流。蓋假想險峻。以形容大捷之狀耳。自今石動至竹橋。遶山麓經水涯。新開一條平坦道路。竣切在近云。美擧可喜也。捻金澤。投今町田島屋。居室狭隘不通風。而一家愛客。款待甚至。大慰旅愁。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四。曰今石動。曰竹橋。曰津幡。曰森下。

吾輩亦曾往其無閑人領憬慕

七月二十九日。有車赴縣廳。歸路遊公園。地在城東南。高阜相對。俗稱辰巳御殿。舊藩主別業也。山上平坦。有一大池沼。可泛舟。喬樹千章。蓊蔚相圍。宜避炎日。有割烹店。備酒有待客。林泉幽邃。眺望絶佳。可俯瞰金澤市街。城櫓石壁。皆存舊形。今為名古屋鎭臺分營。山麓有瀑泉一道。落巖墻之間。令人肌膚粟立。其規模宏壯雄偉。伯仲東京吹上御苑。可謂盛也歟。步市街。市店櫛比。物貨輻湊。車馬絡繹。紅塵迷離。戸數凡三萬四千六百餘云。戸數之多。除三府之外。名古屋為第一。金澤為第二。但家屋皆麁製。無瓦光壁

彩之觀美。蓋冬間雪深。瓦屋則恐雪迸。粉壁則恐凍剥也。從前國老巨族第宅。今為數百戸市店。晩游殿町大川亭。樓臺美麗。飲饌適口。頗有西京之風味。

七月三十日。晩游淺野川大橋。河身多砂磧。簷簾設席。掲紅燈招客。游客雜遝。宛似西京四條河原。

七月三十一日。早發。市街相連凡二里。出市門。松林夾路。平坦如砥。過松任。有千代尼塚碑。因思金澤藩提封百二十餘萬石。冨有三州。占國主大名首坐。而三百年間。不聞有以武術文藝顯于世者。豈藩治尊道德。而不屑藝術邪。將藩域深奥廣漠。雖有焉。而不

府之爍不能辨臣士務思報首以速禍若此

焱燈于世耶。獨使一孤婺十七字之短歌成名于後世。亦可怪也。自粟生右折。出海邊。渡手取川。沙路如雪。左望白山。雲煙瞰鍵。只見其麓。此山為北陸第一之高山。直立凡八千四百尺。跨越前美濃飛驒三州。夏日尚有積雪云。右望安宅浦。為三湖流注之處。青松白沙。點綴相圍。頗為絕景。過月津。望篠原古戰場。有齋藤實盛墳墓。蓋加賀之為地。白山之脈。分走左右。乏平原廣野。地質磽确。物産不饒。風俗優柔云。抵動橋。投舞坂屋。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六。曰野野市。曰松任。曰栢野。曰粟生。曰小松。曰月津。

八月一日。發動橋。雷雨驟至。冷甚。馬上披油衣。過大聖寺。入新道。踰一丘。即越前之國。抵牛谷。下馬。轎滑足逸。顛倒墜地。撲傷脊骨。行步甚艱。乘車過九岡數里。渡九頭龍川。橫列舟四十八隻。為浮梁。係柴田勝家所造云。去年撤之。新架長橋。今存船橋驛之名耳。抵福井。投照手上町佐治氏。家南臨足羽川。九十九橋橫東面。眺望絕佳。水風透肌。居室美潔。衾裯清楚。主人欵待甚至。聞余撲傷。速招醫貼藥。疼痛稍痊。蓋福井隨員山井之鄉里。預送書親族。以選留寓之處云。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五。曰作見。曰大聖寺。曰牛谷。曰丸岡。曰船橋。

記中不可少此等證明語

八月二日。屏居養傷痍。讀地誌。閲韻礎。亦旅况之一適也。

八月三日。自前宵大風雨。山影沒雲。河身一面。洪流猙駛。舟楫皆廢。橋上無行客。坐簾而卧。

八月四日。倚樓欄而眺望。南面有山。蜿蜒田野中者。曰愛宕山。其頂上有老松一株。豊太閤征柴田氏之時。立牙營處也。柴田氏所據北莊。即今之福井城也。東面隔山三里餘。有一乘谷。朝倉氏累世割據之故址也。福井城池皆廢。汗萊荒蕪。無足觀者。市街道路廣濶。溝渠流其中央。市店修整。物貨充足。足羽川貫街衢之間。有長橋。曰九十九橋。長八十八間。舊製半係石造。半係木造。世稱奇工。而其石質脆弱。不堪受車轍。今皆改為木造。只橋欄橋脚。存其舊形耳。戶數凡九千三百餘云。其規摸雖不及金澤。而山水溫秀。市店殷富。大足慰客愁。余以為北陸七州之冠冕。

八十八而曰九十九者何也古延而今縮者乎又曰此橋并甲州猿橋防州錦帶橋稱日本三奇橋今如所記則不足復煩大手筆如評日本三景下大斷案乎

八月五日。召里老問訊故俗。薄暮。里人相會。擧烟戲於河原。樓欄相對。恰宜觀望。橋上觀客充滿。頻聞車夫辟人之聲。至夜深而罷。

八月六日。添削筆錄。付淨書。醫師至。貼蛭針。疼痛稍

輕。晩來無事。讀東京新聞紙。郷情勃然。

八月七日。買名産奉書紬一二端。作郷書付郵送。

八月八日。疼痛大愈。應宿囑書數幅大字。亦慰閑之一策也。

八月九日。散歩前街。遂詣足羽神社。喬樹深深。白日猶昏。社後有碑。記繼體天皇潛龍之時。浚三河。鑿阪井港。治水害之事。蓋逸史也。山上有楊弓店。山腰有酒樓。游客嚮至。亦足以表人烟稠密。

八月十日。水樓無風。晝熱如燬。偃臥消日。公事既了。疼痛亦痊。便命明朝發程之事。

新田公之忠誠而猶有顯晦況他乎噫

八月十一日。發福井。行田塍之間一里餘。過三屋村。弔新田左中將戰歿古趾。今稱藤島神社。列別格官幣社。祠廟未成。以竹柵爲繞圍。祠官監守之。嗚呼。左中將勤王之功績。雖有如小讓楠氏者。而至其志操終始不貳。斃而後已之大節。則曰爭光日月可也。然而湊川神社。建築宏壯。祠廟煥赫。既成於十年之前。豈地勢有顯晦。人情有好惡歟。抵阪井港。投上町鶴田屋。至晩散歩。街衢負山沿水。鱗次稠密。家屋多朱甍粉壁。市店縱横。貨物殷賑。戶數凡二千二百餘云。到港口。日野足羽九頭龍三大河。會同于此。河身濶

四町餘。南岸曰泥原新保浦。人家高低相連。竹樹補綴其間。中央有道實島。汐見町。湊橋架之。商舶輻湊。帆檣林立。風景秀美。爲北陸中無比之勝地。但河身爲彎。港口沙淤堆積。巨舶不能入。今官派遣吏員。鑿河身。浚港口云。港之北端。有安島崎。巉巖横海七町餘。又有雄島。相距二町餘。其間奇巖怪石。碁布星羅。頗有足觀者。以日沒不造觀焉。遂游通仙樓。觀三國踊者。素撲可喜。有女校書能勸酒。醉臥至曉。是日行程五里餘。

八月十二日。自港口乘滊船。洋面無風。船室暑甚。倦

臥消日。晩達敦賀。上陸。投富貴町米屋。晩雨一過。凉月破雲。快甚。是日。行程二十里餘。

八月十三日。轉寓橋町近江屋。家業割烹。樓閣宏壯。飲饌有味。南北通風。頗忘酷暑。晩散歩前街。街上噴泉湧出。清冽可飲。街路方正。市店櫛比。人烟稠密。頗爲名邑。戶數凡三千二百餘云。東南西三面。山巒相連。北面開一大灣。灣腹方一里餘。水深數十仞。大船巨舶。可近岸碇泊。爲北陸第一之良港。聞官有延京都鐵道線。及此地之擧。可謂盛也。蓋越前之爲地。東南帶山。西北皆平衍。土壤膏腴。五穀皆宜。人民勉耕

松露必有異香

余作耕雲齋傳。載偉人傳第四編。今讀高文。其憎幕吏殘刻。起痛快。與愚說暗合

織物産甚多。有阪井敦賀二大港。舟楫能通。運輸甚便云。

八月十四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浄書。午後游西松原。老松數千。蓊蔚成林。林中一面。平沙如雪。方八町餘。春夏之交。産松露最多云。可謂一勝區也。林外有武田耕雲齋及水戸藩士三百餘名之墳墓。丘上立墓碑十五基。勒其姓名。木柵為遮攔。不得近讀焉。嗚呼。武田氏之罪狀。雖不知其輕重。而不加一訊斬之。亦可不謂慘刻哉。世稱幕吏為惡鬼羅刹。非無故也。噫。此輩安知不為今日車夫隊中之儕乎。抑

余聞之。耕雲齋率全軍八百十三人。降某藩軍門。陳情哀訴。決死求免流賊之名。夫窮鳥入懐。獵夫不殺之。幕命雖嚴。幕吏雖暴。豈無保庇之術乎哉。斬三百五十餘人首。視如胎凡。茫茫白沙。變為紅雪。何其無情也。肉食之徒。不知人痛癢。古今皆然。豈特某藩哉。感慨數時。一拜而歸。

八月十五日。發敦賀一里餘。踰關山。即若狹之國。山脈錯峙。道路屈曲。磽确齒車輪。戞然有聲。過三方。右望三方湖。三湖相接。周四各二里餘。多産水族云。抵小濱。投新堀川八原屋。全街釣燈籠。表盂蘭盆會。讀

讀之亦有風塵外之想

經念佛之聲相達。兒童携紅燈。唱歌成羣而過。喧噪甚。是日。行程十二里餘。經驛四。曰佐柿。曰三方。曰倉見。曰日笠。

八月十六日。得東京家書。知全家無事。大慰旅情。午後轉寓今宮町鍵屋。晩散歩市中。人家稠密。街路平坦。戸戸有噴泉。溝渠清潔。頗洗炎熱。渡橋而東。城池汗莱。只存礎石。士族第宅。多為商店。遂出海濱。港口彎環。商船碇泊。漁舟來往。紅鰈甚多。若狹鯛之名。不虚也。戸數凡四千餘云。自越前敦賀以西。婦女服飾語音。皆摸西京。家屋倉庫建築。総有都様。與北陸諸

州。如異世界。蓋若狹之為地。頻海岬奥錯出。除小濱之外。無一港灣。巒嶂重疊。疆域狹隘。土質磽确。物産最乏云。

八月十七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浄書。

八月十八日。早起乘舟。達和田村。上陸。三里餘。踰吉坂嶺。即丹後之國。日暮抵市場。乘舟而發。山脈散布。巧抱海水。小嶼點綴。如一大池。山腰漁村。篝燈相連。蘆葦叢生。游魚跳躍。涼風徐至。頓忘煩熱。須臾缺月離山。光華映水。沙禽夢驚。喈喈呼侶。宛為仙境之想。夜半達舞鶴。上陸。投新町茶屋。夢魂猶清。是日。行程

十二里餘。經驛三。曰高濱。曰吉坂。曰市場。

八月十九日。轉寓平野屋町烟草屋。晩散歩街上。溝渠穿衢。舟運甚便。灣浦屈曲。山巒錯出。風景最美。而市店矮陋。街路不潔。城池毀壞。大道生草。戶數凡二千餘云。

八月二十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八月二十一日。乘舟發舞鶴灣。旭日未上。山風滿帆。舟行如飛。左望神崎由良二濱。皆製鹽竈烟靄裊。由良川貫流其間。風景最美。古歌。曰由良之戶者即是也。舟達中村。上陸。踰山一里餘。抵宮津。城池毀壞。今

為道路。投本町三重屋。是日。行程六里餘。

八月二十二日。曉起倩小舟。遊天橋立。周遊松林之間。遂詣橋立神社。橋立者。與謝郡江尻村之沙洲。長二十八町餘。闊三十二間餘云。南端對文珠村。僅隔一町餘。東横絶與謝海。西抱岩瀧灣。青松一帶。抹立白沙之間。蒼蔚如畫。日本三景（陸前松島 安藝嚴島）之一也。呼渡航達文珠村。詣智恩寺。寺域廣大。建築宏壯。額堂揭天橋詠歌頗多。遂沿海濱入市中。人家枕灣。街路修正。市店櫛比。物貨稍足。戶數凡二千六百餘云。可謂丹後第一之名邑也。午後轉寓魚屋町京屋。家近

海濱。能通風。薄暮詣太神宮。地據高阜。四面受風。游客雜沓。有賣餅菓者。有鬻絃技者。頗慰寂寞。蓋丹後之為地。丹波之山脈散布州內。舞鶴宮津之二灣。幽邃屈曲。風景絶佳。而不便碇泊。地味磽瘠。乏平田廣野。土民能務蠶織云。

八月二十三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八月二十四日。乘舟發宮津。穿天橋立文珠村之間。達岩瀧。上陸。行田塍之間數里。此間村家皆織縮緬。紡織之聲相連。為物產之最云。踰厚江嶺。即但馬之國。連山生雲。驟雨大至。渾身沾濕。大覺快意。抵出石。

投柳町日野邊屋。終夜聽雨。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三。曰岩瀧。曰岩屋。曰中山。

八月二十五日。朝起推戶。出石川流其前。樹木幽翠。雨撲綠葉。滴滴有聲。氣候甚冷。散歩前街。四面山高。平地狹隘。市店矮陋。人烟蕭索。近年罹火災。減戶數三分之一。今有千二百餘云。溪水產香魚甚多。旅店割烹供客。新鮮芳膩可喜。

八月二十六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八月二十七日。發出石。過長堤。穿村落。道路平坦如砥。抵豐岡。投宵田町三木屋。街衢東沿豐岡川。南北

相連、有舟楫之利。市店櫛比。物貨輻湊。人家多製柳行李。四野栽杞柳。整整如麥畦。戸數凡千二百餘云。蓋但馬之為地。連山重層。少平地。東邊河流縈紆。資灌漑。民俗淳朴。存古風云。是日。行程三里。

八月二十八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浄書。余嘗聞湯島温泉。在抵因幡便路。欲入浴治撲傷。乃命車沿豊岡川。抵湯島。投西村屋。是日。行程三里。

八月二十九日。暁來入浴數次。肌膚洒然。湯島之地。両山迫蹙。街衢僅通一條。戸數凡三百餘。居民以麥莖作玩具。精巧美麗。炫耀人目。両邊旅店櫛比。浴客充滿。路傍設湯槽十五所。許隨意入浴。但日中三次。垂幕禁雜客。延上等客。婦女送迎。侍灌澡。號曰由那。蓋湯女之謂也。海川皆近。魚鱗新鮮。酒菓菜蔬畧足。只欠游歩之地耳。

八月三十日。浴餘校正官私文書。以消間。

八月三十一日。疼痛大愈。身體覺輕。

九月一日。散歩市中。日數回。以養身體。

九月二日。詣村東藥師堂。祈温泉切驗。

九月三日。乘舟游瀬戸村。上日和山。眺望北海。布帆點綴。漁舟來往。甚慰羇情。遂渡橋抵津居島。飲三木

氏亭。薄暮歸寓。

九月四日。應囑作書數幅。

九月五日。發湯島。踰峻嶺。嶺陡切霄漢。阪道隘者纔六七寸。菅茅掩兩邊。只見行人笠尖。下嶺抵求塚。路稍寛。度溪踰險。薄暮抵香住。投久代屋。家臨北海。風濤驚夢。終宵不寐。是日。行程六里。經驛二。曰森本。曰隼人。

九月六日。發香住。山愈險。溪愈深。無尺寸平地。村落荒涼。樹木陰森。抵居組。日將没。無一旅店。至戸長西崎家。乞留宿。逆旅之艱苦。至是極矣。是日。行程七里餘。經驛三。曰餘部。曰久谷。曰濱坂。

九月七日。聞但馬因幡之國界道路險惡。有七坂八嶺之稱。神悸體憊。乃倩小舟而發。風霾未定。波浪澎湃。舟身小於葉。掀翻上下。其浮也見飛鳥之背。其沈也與鱗介為伍。舟子巧操櫓。達羽尾浦。始為蘇生之思。曾讀橘南谿東西游記。其中記行旅之三戒。曰舟。曰食。曰色。夫行旅之久。孤衾寒涼。獨枕孤寞。每過花柳之地。不免有攀折之情。連日往來寒村荒驛之間。乾菜糲飯。僅療飢餓。忽出通邑大市。則不免有饕餮之念。踰峻嶺。度險阪。跋渉連日。神倦體憊。見海上風

（頭注）單往計記游漆宿次亦有此變　南谿實徒之語因而文傳于世　是南谿之語乎其能然事情也　余少時聽游海内嫉紀此三戒瀕沉者數合讀高文界然殆深

肖

便布帆快走之狀。則不免有倚小舟航大洋之念。今經過實地。知其言之有味也。余於食色。既謹避之。而忘小舟航海之戒。過佐渡堂鯀之高浪。又過此艱難。書以為戒。上陸。即因幡之國。自是道路稍平。始覺出人間界。自細川至濱坂二里。沙漠茫茫。不生一卉木。蓋沙塵為風飛揚。高低變其處也。沙漠之廣大。謂之日本無雙。亦可。下濱坂。眼界豁然。湖山池水光如浮。千代川縈田如帶。皆舊相識也。抵鳥取。投追廻町柳堀。家書至自郵便局。見書上平安二字。大慰旅愁。是日。行程六里餘。經驛一。曰細川。

快適可想

九月八日。散步市中。城櫓存舊形。矻然於青松間。市街縱橫。物貨稍足。不失巨藩城下之舊觀。戶數凡六千餘。蓋因幡之為地。瀕海皆平沙。無港灣。東南山嶽層累。中央沿河之地。稍平衍。土質磽瘠。乏物産云。新町有醫師木下者。相識於十年前。訪其家。則本年一月下世。墳墓生草云。愴然吊遺孤而去。午後轉寓新藏町内山屋。居室壯麗。家具清潔。甚有京樣。頓忘荒驛寒村經宿之苦。浴後倚樓。月影布地。清光如晝。

九月九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晚步月至新地。妓樓歌吹。觀場鼓笛。四面相連。游客雜沓。為一大閙熱。蓋係五六年前創基云。人情之遷避。都鄙皆同。

九月十日。發鳥取出海濱。此間街道十年前往還數回。山容水色。皆所熟知。踰長和瀨坂。即伯耆之國。過泊道路稍平。抵長瀨投千田屋。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四。曰湖山。曰新町。曰湖津。曰泊。

九月十一日。是日值中秋。到處村家休業擣餅。相會游戲。祝稻田豊稔。近御來屋數町。有別格官幣名和神社之標。相距蓋十五町云。過御來屋。驛中有元弘帝著船處。建碑以表其趾。嗚呼。元弘帝著船之時。四

古今人有學識純駁之甚如此。眞不勝同概但叙言未巧可惜

面皆賊徒。名和公獨知大義。奉帝拒賊。遂成回天之業。始終勤王。斃而後已。宜矣今日受別格官幣之寵榮也。余前過攝津。拜湊川神社。過越前。拜藤島神社。今日過伴公神社。因有所感焉。近年王政革新之際。勤王之士輩出。忘家殺身。開千年未曾有之大業。其才畧。知有遠出元弘諸公之右者。可謂偉矣。然而身罷官去位。則非不能守其志操而已。或怨望携貳。提矛弄戈。甘心為叛賊。抑古之勤王者愚而不移。今之勤王者。智而善變邪。將古之名分。純然粹然。而今之名分。厖然雜然邪。古人云。朝廷可百年無才能之士。

余持論亦如此

姑擧一事一段刑答似可蓋此章非必田舍小民之事以債所關本邦風俗如此不拘都鄙

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言雖渉矯激。頗有其理也。抑余又有所重感焉。人情之厭檢束就放誕。其勢駸駸不可遏焉。猶東漢之名節。變為晉之清談。其間不容髪也。非獨都人士為然。雖陬邑小民亦然。余之接里老訊故俗。里老僉曰。十年以來。民間敦厚之風拂地。以人陰險詭譎為貴。姑擧一事證之。古之負債者。其券面有償還誤期則可受嘲笑於人前之語。蓋以食言為絶大羞恥也。故負債重累。傾産付與債主者。衆目曰分散人。至絶其姻親放逐其里閭。今之負債者。則不然。其券面貼印紙。捺實印。苟證債主之信者百方

物從淘然

無不營辦。而償期迫督責急。則隱匿其蓄貨。笑俟審聽判決。望街頭公示之判文。其七八屬傾産。車嗟率天下不為盜賊者幾希。余經過實地。知其言之非誇也。夫刑律有不等破廉耻之罰。政典有孝子義僕之賞。而不免有良民含冤。奸人得意之弊者。嗚呼。豈無其故乎哉。抵淀江。投川岡屋。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四。曰由良。曰赤崎。曰下市。曰御來屋。

九月十二日。渡日野川。抵米子。投立町米屋。是日。行程二里餘。

九月十三日。曉起散歩。衢街相連凡一里。溝渠貫流

蓋善形容者

接中海。舟楫相通。市店稠密。物貨稍足。鱗次最饒。戸數凡二千九百餘。蓋伯耆之為地。大山挺立中央。支派分走東西。州之西北稍平坦。屬沃壤。一角斗出海中。對出雲擁中海。最有舟楫之便。居民多種木棉。為物産之最云。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九月十四日。乘舟出中海。烟雨濛濛。灣中無風。雲伯之山。隱見出没。眺望奇絶。不憂舟行之遲。伯州夜見濱。蜿蜒抱灣。雲州美保關斗出防大洋。相聲如括囊。灣腹周回十六里餘云。漁舟點綴。或垂釣。或撒網。鰯為魚介之良田。真不虚也。數里舟入長川。即宍道湖

經實際有感者詩之情亦切

悦中猶感有餘皆

之末流。兩邊皆稻田。翠色相連。城櫓挺出樹上。市店挾水。粉壁相映。達松江大橋。上陸。即出雲之國。投宍原町鐘築屋。是日。行程八里餘。

九月十五日。散歩過市街。出湖上。丙寅之國難。流寓此地。自秋至春。有跼蹐天地之悲。賦秋懷十律。湖光山色。皆為涕涙之媒。杜翁所謂花濺涙鳥驚心者。真實際語也。距今茲戊寅實十三年矣。王政革新之際。身列朝官。拋青紫殆十年。罷官後蒙觀風問俗之任。足迹將過海内。真可謂幸福也。今日再游觀湖山之風色。過城市之繁華。皆足悦心目。蓋出雲之為地。山

嶺重疊防北海。如屏障東連伯耆擁中海西挾宍道湖松江在其中間市廛鱗次湖山映帶舟楫能通鱗次甚冨戸數凡八千六百餘云。道路之平坦山水之秀美市店之繁華舟楫之輻湊物貨之富贍無一所闕者。非啻為山陰第一之勝地謂之海内少比類亦可也。但地僻在西北隅海路險惡陸路峻阻欠行旅運輸之便耳。

九月十六日。有事赴縣廳告將航隱岐。縣官告以時屬秋候風濤猛惡渡航遷延月日。且孤島人情頑愚風俗醜穢少故例舊慣不足來訪。乃斷然絶念渡海。托縣官以訊問筆録之事。束裝倩舟。發松江出宍道湖。東風習習。帆腹如弓。蓬窓倦臥。聽船朐破浪之聲。愉快甚。點燈後達平田。投坂本屋。是日。行程六里餘。

九月十七日。發平田。道路平坦。車行甚便。沿簸川行長堤。眼界皆稻田棉圃。所謂一日六万石之鄉也。抵杵築。投森屋。午後整衣盥漱詣大社。自市街之半右折。行松林十町許。祠廟適係營繕。工人蝟集。竹柵圍之。遙拜而去。祠左右有千家北島両國造家。今廢國造號。列華族。比二十年前之舊觀。結構稍覺蕭索。市街多業旅店。戸數凡千八百餘云。風雨淒烈。不能散

一語形容能悉賣氷之趣

歩。容窓煮茶消日。本州之民。語鈍音濁。曖然與隣州異。大抵五十音中。志為須。比為不。利為留之類。最其著者也。蓋太古風化未開之時。鈍朴如此。而此州獨存其遺俗者乎。是日。行程四里餘。

九月十八日。發杵築一里餘。出沙濱。俗稱三里濱。沙漠茫茫。潮汐高如山。自久村入山徑。屈曲高低。上波根嶺。即石見之國。余三十年間生長之地。山容水態。自有綢繆之情。抵太田投清水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三。曰久村。曰口田儀。曰波根。

九月十九日。抵大森。舊識熊谷迎至其家饗食。踰九良嶺。有銀壙。今休業云。自黒松又出海濱。抵淺利。投淺野屋。是日。行程九里。經驛五。曰久利。曰大森。曰西田。曰福光。曰黒松。

九月二十日。早發渡江川。水源發于備後。長流凡七十里餘。山陰第一之大河。有舟楫之便。此間沙濱土民常乏食。享保中舊政府代官井戸平左衛門者憐之。獲甘藷於薩摩。授民教耕種法。連年蕃殖。其後凶歳。無一餓莩。土民仰其澤。每村立碑。勒其諡號。歳時祀之。以報恩。香火不絶。俗稱芋代官云。古語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夫功澤及民。歴年益久者。非聲音

誠應然

有功德於民者祀焉井戸氏之功德被十載宜其至今香火不絶也

何其多幸。君懷爲大慰

見實況

是何其相反也。惟有此反照。故予懷則大慰

是晴日亦應凄切。沾衣使何況風雨感愴之狀可想

詩人動賦黍離。然眞個有黍離之歎者。孰若吾兄哉

笑觀之所能得焉。以誠實心。行誠實事耳。自都野津左折。抵跡市。訪舊識澤津。話舊談新。遂留宿。是日。行程五里。經驛二。曰渡津。曰江田。

九月二十一日。發跡市。沿溪田山。出長澤。望三階山。爲顔如熟友。秋晴抬華之林。雨中垂釣之川。歷歷在眼界。抵濱田。投舊識河上家。主人喜迎。款待甚至。家係新築。輪奐清麗。墻外皆稻田。眺望幽邃。故舊踵至。盃酒獻酬。魚味新鮮。割烹適口腹。是日。行程四里餘。

九月二十二日。早起盥漱。整衣。詣妙智寺。拜先考清齋君之墓。墓域方一丈餘。洒掃如拭。香花皆新。蓋先

考德澤及人。拜詣者不絶也。追懷十八年前之事。不勝哀慕之情。細告國難以來身所經歷之顛末。替顧數田。顧視滿山故墳。皆門閥大家。而榛莽没碑。墓間無人跡。子孫之零落可知也。余不肖頼祖先之餘慶。得保守先塋墳墓。眞可謂大幸也。排荊棘攀石蹊。拜親族故友墓。是日。風雨凄烈。衣裳悉濕。出寺門。過舊城地。四望皆稻田麻圃。余宅址亦不知在何邊。黍離之歎不能已。過市街。人家係八年前地震火災。皆新築美麗。大改舊觀。戸數凡千九百餘。物産商況稍屬蕭索。蓋石見之爲地。南方峰巒相連。海濱低鹵。不便

摹寫巧甚

想見退庵先生忠厚之風

運輸。居民多製紙麻。以爲生業云。

九月二十三日。終日接故舊。作書數幅。此地距市街一里餘。有唐鐘浦。其岬角處。巖脊出海方十餘町。扁平無汙隆。小溝縱横爲界畫。如鋪數千席。土人稱疊浦。疊猶曰席也。水通其溝。魚鰕棲息。可手捕之。每席巖脂點起。如杯樽如盃壺。海藻綣綣繞之。其狀如設酒食待客來者。又有猫巖犬巖。雙峙於水中。皆似以形名焉。其狀如立手折足。昂首迎客者。其腹底空洞通舟。其西則波浪一碧。只望朝鮮如直之雲影耳。豈馮夷爲有時會客。設此場邪。將造物者展石丸巖豫

教人間會延之方邪。春夏之交。風恬潮退之時。尤宜游觀焉。其奇形異狀。他州之所希見。記以告世之好游者。

九月二十四日。散歩游公園。是舊主之游園。丙寅之秋。與僚屬數名。負舊主。避難發舟之地。過彼林樾。沿此池沼。歷歷存舊形。追懷往事。不堪悽愴。過街市。赴俵氏招宴。舊識數名來集。情話團欒。

九月二十五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九月二十六日。携主人全家。往劇場。觀忠臣藏數齣。夜深歸寓。

即是觀劇之情

其人可想

真能執義

公論出敵人

九月二十七日。明朝將發。故舊麕至。為張別宴。至鷄鳴就寢。

九月二十八日。拂曉辭主人就途。不堪綢繆之情。故舊數輩。送抵長濱。酌瓢酒為別。過周布。此間往昔尋花嘯月之地。山川皆如故友。薄暮抵益田。投舊識右田家。主人白髮如雪。狂喜迎待。酣暢淋漓。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一。曰三隅。

九月二十九日。朝起上勝達寺山。拜從兄山本知新墓。知新通稱半彌。為人謙虛恬淡。最好學。文才超等倫。余少時日夕過從。每蒙其指導。如真兄弟。知新以

門閥。夙仕要職。中年有悟于陸氏之學。辭劇就散。日誦象山全集。其妻遺二兒而歿。終身不復娶焉。其父久在顯職。家道頗饒。知新性好賑恤。遺產為蕩盡。而自奉如貧書生。一藩知與不知皆懷其德。舊主將大用之。而西討之軍起矣。丙寅七月十七日。知新率一隊士。來護幕府軍監三枝。出師於此。戰起不意。三枝中銃死。知新愧護衛失職。遂自殺。諸隊散亂。而知新所率之士。來殉難者頗衆。敵人義之。特立墓碑。致弔祭云。今年適值十三回忌辰。里人追悼。供塔婆數基。嗚呼。知新累世積德。子孫當享餘慶。而其子去年早

世。雖孫煢煢依人。血統不絕如綫。天之報應。果何如也。低回數時。入市街。溝渠流中央。人家稠密。物貨稍足。戶數凡七百餘云。

九月三十日。發益田。渡高角川。詣柿本神社。社據山。祠宇美麗。街市相連。有津和野舊藩主所建碑。記柿本公之履歷甚詳。出三里濱。沙漠茫茫。自飯浦入山路數十町。踰佛坂。即長門之國。道路不甚險。抵須佐。投柘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二。曰飯浦。曰田萬。

十月一日。發須佐。山高路險。有玄翁坂大狩小狩之峻嶺。抵木與。僦舟。風便潮順。洋面島嶼羅列。形皆扁

平。如巨舶之碇泊。晚達萩。投西田町中屋。前街有絹帛商大家二戶。構店壯麗。貨物堆積。購客麕至。頗有大都之風。街燈照路。車行絡繹。大慰寂寥。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三。曰孫郷。曰宇田。曰木與。

十月二日。早發過市街。凡一里餘。市店鱗次。百貨輻湊。神社佛閣。皆宏壯偉麗。阿武川分流東西。有舟楫之便。灌溉之利。戶數凡一萬千四百餘云。可謂關西之大邑也。蓋長門之為地。山脈來自石見。橫界周防。地勢磽确。西南稍平衍。五穀皆宜云。此州無名山大川足觀者。而方今開皇基參廟謨之英傑。多出于此

地。豈天地清淑之氣。不鍾于山川。獨鍾于人歟。自萠木右折。道路屈曲高低。度水踰山。抵河原。投叶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三。曰明木。曰繪堂。曰秋吉。

十月三日。自吉田出本街道。道路平坦。電信柱相連。車行如飛。抵赤間關。投外濱町川崎屋。樓臨海水。隔灣有角島引島。人家高低。歷歷可數。豊前之諸山。夕陽相映。眺望絶佳。大舶巨船來往如織。帆影相迫。欲蔽水。可謂海内第一之巨港也。入夜乘月游稻荷町。飲對帆樓。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四。曰城原。曰吉田。曰小川。曰豊浦。

十月四日。詣赤間神社。阿彌陀寺。過街衢。上海濱八幡祠。祠宇壯麗。喬樹蓊蔚。有茶店賣飲食。最宜游憩。市店負山臨海。地形窄狹。通一條街路。物貨充足。舫容出入。頗為殷贍之郷。戸數凡七千六百餘云。午後乘舟渡大瀬戸。潮汐交替。流勢如矢。離大里。逆浪拍舟。掀飜如舞。乘客或有嘔吐者。達小倉。即豊前之國。上陸投船頭町宮崎屋。家書至自郵便局。知一家無事。大慰旅情。是日。行程二里餘。

十月五日。散步前街。街路方正。市店稠密。魚介最饒。戸數凡二千二百餘云。蒲生川貫城市之間。入于海。兩岸旅店稠密。待航客。舟揖出入頗盛。盖與赤間關隔一綫海峡。呼吸相通。以故致此殷贍。但港口淺斥。不便巨舶出入云。

十月六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午後發小倉。道路平直。車行甚速。抵大橋。投島屋。是日。行程六里。經驛二。曰苅田。曰行事。

十月七日。早發出海濱。四面山開田濶。稻花正黄。黄雲萬頃。路傍多種櫨。翠陰落落。霜後之紅葉可想也。道路廣濶平直。如東海道中。輕車來往甚盛。渡大國山川。抵中津。投江三竹町三舎屋。日未至正午。是日行

程八里餘。經驛三。曰椎田。曰松江。曰八屋。

十月八日。散步市中。出海濱。人家稠密。街衢縱横。百貨稍足。戸數凡二千五百餘云。但海濱斥鹵。無港灣。市聲稍屬蕭索。盖豊前之為地。山脈分走。東西為筑前豊後之界。州之北角。僅隔海峡。對長門。為西海道之要衝。地勢平衍。土質膏腴。五穀皆宜云。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十月九日。發中津。抵樋田。山漸迫。水漸急。聞耶馬溪之勝在近。舍車而歩。崖腹有隧道。長一町餘。穿方穴取明。出隧道。即耶馬溪。崖上奇巖矗立。拔地如筍。松

耶馬溪瀕山陽
泚文盛頭先兄

記文亦為馬溪增色
究力摸寫形勝
依文想像宛然
在目

竹。薜蘿。橫生倒植。岌業相倚。雲繞其缺處。勢欲飛動。崖下溪水。縈回色如靛藍。河身皆巨石。鋸立嚙水。瀧瀧亂人語。有茶店數戶。供遊客休憩。山陽先生寓宿之處云。此間為豐後日田之街道。牛溲馬勃。臭穢塗地。頗害風景。距此數里。有羅漢寺。寺據山。山骨皆石。鑿山作洞。架橋梁狀。安五百羅漢。亦為絕勝云。以道迂不得造觀焉。道路沿溪。屈曲逶迤。兩邊多奇石。路窮處穿隧道。便行旅。十里餘無一峻阪。抵守實。投中野屋。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三。曰樋田。曰回林。曰宮園。

巡田日記　第二篇　三十七

十月十日。發守實。入山里餘。度一小川。即豐後之國。山深樹邃。下石阪數十町。出田塍之間。抵豆田。山遠田濶。人家數百。為街市。頗為名邑。離市沿長溪而行數里。踰一丘。即筑後之國。山漸開。稻田萬頃。眼界皆黃雲。抵吉井。投布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一。曰豆田。

十月十一日。早發自驛中右折。渡筑後川。流勢猛駛。水色如藍。達東岸。即筑前之國。兩邊櫨林相連。黃實纍纍。甘蔗連頃。翠陰蔽馬。過二日市。右折抵太宰府。投和泉屋。盥漱整衣。詣太宰府神社。祠宇輪奐壯麗。

為菅公闡俗說
痛快明暢知公
含笑于地下

賽者絡繹。祠外兩邊。店戶成列。賣飲食。老楠數百株。盤根相連。翠陰落落。梅樹數百株。皆短小。不足觀。有池沼。架橋二。水面鳧鴦浮游。鯉鮒跳躍。甚有幽趣。市街屈曲相連。除旅店數戶之外。皆頹舊敗屋。戶數凡六百八十餘云。嗚呼。菅公當年之遭遇。實為破格。夫破格拔才。相家之所忌。讒口鑠金。豈待一時乎哉。世傳。公冤鬼為震雷。擊讒人。是所謂婦人觀場之言。讀公遷謫後之詩。綢繆發君之情。溢詞表。無一毫志憤之氣。風雷之變。則天譴耳。於公何關哉。公薨未百年。朝廷崇其位號。厮隷仰其盛德。遐陬僻邑。無不建祠

巡田日記　第二篇　三十八

其依豈其然乎

廟。雖豎牧童。拜為文字之祖。豈不盛哉。方今朝綱振張。廢攝錄門流祖府之臣。多出于草莽。憲法公平。萬機取輿論。無復讒口蔽聰明之弊矣。使公有知。應感泣於地下。是日。行程九里。經驛三。曰甘木。曰山家。曰二日市。

十月十二日。發太宰府。道路如砥。抵博多。投橋口町石田屋。有事赴縣廳。午後散步市街。那珂川貫福岡博多之間。又分流貫博多之市街。其中洲曰中島。市店最稠密。物貨輻湊。頗有殷富之景象。但河身水淺。沙泥堆積。不能通舟楫。併福岡博多。戶數凡八千七

撫古今慨然

百餘云。兩地皆受港灣。島嶼錯峙。防玄界洋。漁船帆檣。出入不斷。甚有運輸之便。號為西海道有名之都。蓋筑前之為地。豐前之山脈。南來至西北。沿海之地。岬磐島嶼。參差相錯。東有遠賀川。南有千年川。灌漑運輸。兩得其利。土壤平衍。穀物皆宜。民工紡織。物産頗盛云。是日。行程四里餘。經驛一。曰雜餉隈。

十月十三日。轉寓福岡下名島町油屋。逍遙博多町。渡石堂橋。行松林之間里餘。抵箱崎。詣八幡宮。祠廟美麗。老松相圍。樓門顏敵國降伏四大金字。蓋係延喜宸翰云。殿庭一面。鳩糞狼藉。不可坐拜。出祠門直出海濱。波浪一碧。遙望大洋。往古神后之出征。蒙古之入寇。皆在此地。掲四大字。懾伏夷蠻者。亦不為無用之事。然而物換星移。今之夷蠻。非古之夷蠻。講文修武。求好於我。廟謨大革舊套。斷然開港。許通商貿易。此地徒為漁樵之鄉。嗚呼。時運之變遷。眞不可以人智臆測也。

十月十四日。雨窓厲冥搜文書消日。

十月十五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月十六日。自博多南折。經二日市原田。踰三國坂。即肥後之國。過田代。入筑後街道。出筑後川。頗為巨

浸。水流發自豐後。吞諸水。至久留米界肥前。西南流入海。長凡三十五里。濶五町。稱西海第一之大河。渡川。即筑後之國。人家漸密。樹木漸喬。抵久留米。投通町水田屋。浴後散步逛街。市店美麗。百貨輻湊。人家多織絣木綿。為筑後第一之大邑。戸數凡三千八百餘。蓋筑後之為地。山嶽亘東南。洪流繞西北。沿河迤南。土地平衍。五穀皆宜。兼有運輸之便。但不免洪水氾濫之患云。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四。曰雜餉隈。曰二日市。曰原田。曰田代。

十月十七日。自久留米至瀬高數里。沃野渺渺。穀實黄熟。菜蔬嫩碧。萬頃相連。謂眼界無山可也。過原町。山漸迫。田漸狹。踰一丘坂。過外目村。即肥後之國。抵南關。投米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三。曰羽犬塚。曰瀬高。曰原町。

十月十八日。早發抵坂下。人家未開戸。過高瀬。人家稠密。魚鱗充積。頗為殷富之地。渡菊池川。行堤上數里。過木葉。此間去年官軍與賊劇戰處。多軍人墳塋。踰田原坂。木梢燒爛。崖腹一面。有彈丸痕。其狀如蜂窠。坂上有倉庫。一面受彈丸。粉壁有無數黑痕。苦戰可想也。抵植木。全驛係兵燹。燒木爛石。狼藉街上。離

驛。至熊本三里。兩邊皆壘壁。青草蔓生。蓋加藤氏之遺制。使敵人外客。不觀望城外之地理云。抵熊本。投新町高塚屋。是日。行程十三里餘。經驛二。曰高瀨。曰植木。

十月十九日。過段山町。遶山麓行里餘。石徑峪谺。抵中尾村本妙寺。登石磴。詣加藤公墓。墓外圍以石欄。中有豐碑。記公官位姓名。左邊立大石。記公治國之功績甚詳。詣人絡繹。燒香供花。誦七字題目。擊鼓鼛鼛。喧雜可厭。下石磴。癩叟躄嫗。坐列兩邊。向行人乞憐。臭穢不可近。茅店露床。賣畫像。鬻飲食。嗚呼。公生前之事業。皆磊磊落落。行軍治國之大者耳。而都人村氓。尊信其遺靈。祈以巫毉之小者。亦可謂奇也。歸路過街市。四面皆係兵燹。新築稀疎。焦瓦爛礎。枕籍相連。車夫細說當時戰狀。歷歷可證。城櫓屹然立中央。石壁嶄然。高低相繞。以賊兵之兇勇。三月不能拔。蓋官軍之防戰。雖得其宜。而不得不謂地利之助居其半也。新築之街衢。皆廣濶。而兩邊植樹木。形勢甚修整。過二三年。則街市之壯麗。必當為都府之亞。方今併村部之街市。戶數凡一萬二千餘。蓋肥後之為地。位九州中央。西方天草群島。錯峙為肥筑裏海之門

雖有明智不有此勤勞何以有此功此公之憂民厚矣夫

鑰。河流徧州內。水利甚宜。土壤膏沃。民物繁庶。嘉穀之產。冠海內。但海濱淺汙。欠巨舶碇泊之便云。夜訪舊識臣。談話至三更。

十月二十日。舊友野[illegible]來訪。相攜游水前寺。是舊藩主別業。林樹幽清。泉水澄澈。深不盈尺。末流為大渠。流勢迅駛。舟楫來往。蓋此間滿地皆水脈。湧出不絕。以為此渠流。水中淺渚種萊蔬。蔚然蕃茂。號水前寺菜。味尤美云。出園門。上水亭小酌。供鮒鱠鰻炙。芳膩適口。

十月二十一日。余素欲待便船抵長崎。適聞長崎激疾流行之報。乃決志赴鹿兒島。束裝消日。

十月二十二日。發熊本。道路平坦。車行甚便。阿蘇山雲氣依依送人。川尻松橋宇土八代之驛。皆人家稠密。有殷富之象。渡球磨川。川為二流。水色深碧。自水源凡二十四里餘。至人吉十六里餘。通舟楫云。本州之地。水利甚齊。到處屈曲設堰。縱橫開闢。備旱乾水溢。加藤氏草創之。細川氏修飾之。民到今受其賜。於五畿八道。未見其比焉。聞加藤公之治土功。不委之屬吏。匹馬往來。不避風雨寒暑。常為里老率先云。慶元之際。英雄輩出。乘風雲博功名。僥倖傳富貴於今

慶慨源矣德元先生張目撫髀擢大書書之

日者何限。然而問其國是。則不過厚貌人民。而養驕兵也已。噫。是盜賊之雄者而已矣。獨加藤公異其撰。守可守之義。行可行之事。德川老公之多智有力。尚畏憚之。見其死生。而卜意匠成否。嗚呼。豈可不謂之布世之豪傑乎哉。然而墓木未拱。國除家亡。只存治蹟之一二於此地耳。比之彼盜賊之雄者。其應報果何如也。謂天聰明。吾不信矣。抵日奈久。投大津屋。有溫泉。硫氣撲鼻。是日。行程十四里餘。經驛五。曰川尻。曰松橋。曰宇土。曰小川。曰八代。

十月二十三日。倩舟而發。右有天草群島。青螺點綴。左有佐敷太郎之高山。蓊蔚蔽海。午後逆風大起。舟身掀翻。不能達米津。日已沒。乃達水俣。上陸。投佐數屋。是日。行程十里餘。

十月二十四日。發水俣二里餘。渡一小橋。即薩摩之國。荒村蕭條。四面皆黃茅白葦。所蕃茂者。只甘藷耳。過野田。有士族第宅。竹樹成垣。各設門扉。標記姓名。以別平民。儼然猶存舊構。自是到處村落。皆有多少士族。從事農工。以營其生云。抵阿久根。投柳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二。曰米津。曰高尾野。

十月二十五日。發阿久根。沿海濱而行。山禿赭之林

遊田日記　第二十篇　四十三

快舉

木。石離離骨立。右望大洋。烟波渺渺。無津涯。路上不見一寺院。蓋明治元年。薩隅二州皆廢毀云。神社皆矮小。無足觀者。農家婦女。腰結細帶。髮無膏沐。力役代男兒。過水引。出川內川。自水源長凡四十六里餘。至太良十六里。通舟揖。此川及肥後之球摩川。筑後之筑後川。世稱筑紫三大河云。渡川抵向田。投高味屋。市街縱橫相連。巨商成家。頗為名邑。是日。行程八里餘。經驛一。曰西方。

十月二十六日。自向田至市來凡四里。道路稍平坦。市來海濱。有鹽田數千頃。居民煮鹽為業。竈煙裊裊。甚有雅趣。雨甚。旅裝皆濕。抵伊集院。投上床屋。炙衣乾旅擔。是日。行程八里餘。經驛一。曰市來。

十月二十七日。發伊集院。朝暾初上。人馬生影。草露如玉。快甚。抵鹿兒島。城市經兵燹。四面皆焦瓦爛柱。市店假築開肆。光景荒涼。投大黑町波江野屋。是日。行程四里半。

十月二十八日。有事赴縣廳。歸路上淨光明寺山。賊將西鄉桐野等墳墓相連。香火薰蒸。紅白旗飄風。皆題慰靈大字。陰雲滲淡。殺氣逼人。嗚呼。西鄉朝為大將。夕為賊魁。榮枯得喪。倏忽易地。何其遽也。佛氏以

遊田日記　第二十篇　四十四

以嗔恚斷西鄉邪念未當

嗔恚為五戒之一。亦可謂知言也。下石磴憩茶店。灣口一面。瀛船帆檣。縱横碇泊。市街東西相連。皆可俯瞰。過市街。詣照國神社。社係元治元年創建。祭島津氏先考。殿宇美麗。祠域甚廣。出灣頭。人家稠密。新築輪奐。倉庫墻垣。多以石造之。戶數凡一萬餘云。近來灣口。舟揖出入甚盛。余知不數年必為西海道殷富之都會。蓋薩摩之為地。東北群巒環擁。界肥後日隅。地勢循海南走。又勾屈拱東。對大隅為一大灣。山脈斷續。散布州內。西方一面。大小洲嶼。遠近錯峙。沃野甚乏。五穀之產。不足養州內人口云。夫本州地質不

評得的當以識力實為識論可

以文比者韓之外不覿貼僕謂長如柳肥如老蘇

此俗漸將消磨為之地嘆

厚。山川不美。而勇敢質直之士輩出。翼賛皇猷。討滅叛徒。世稱中興元勲。有薩長土肥之目。余未經過肥前土佐。雖不知其山川風土之形勢。要之。薩以氣魄勝。長以智慧勝。土以膽畧勝。肥以識力勝。皆得天地之間氣。秉皇運之盛旺。肝膽相投。水魚相依。棄私利圖公益。其揆則一也。譬之韓柳歐蘇之文。長如蘇。土如歐。肥如柳。各擅其長。不能相兼。而薩如韓之規摸浩博。壓倒三家。是以薩之功業。常占三藩首坐。朝廷倚以為干城矣。蓋七百年來。家系連綿。不離本州。專以勇敢尚武為教。士心不貳。風俗不移。薰陶之久。般

是實可嘆

心如一。以捐軀為家常茶飯。以制人為傳家衣鉢。以故堅忍不拔之氣節。凜凜震動天下。負朝野之望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方今治教偏遠隅。風俗將歸同轍。為美則美矣。然而一旦緩急。欲得此種人物為干城。將何處求之。古人取狂狷。蓋有深意也。

十月二十九日。早曉乘小瀛船。發鹿兒島灣。大隅櫻島横其中央。周囲凡十里餘。其嶽噴火。高三千六百餘尺。有二峯。曰南嶽曰北嶽。其絶頂有三池。池水盈虛應海潮。山腰有二十村。戶數凡二千百餘。產果實菜蔬甚饒云。舟中望之。宛如開摺扇倒懸之。繞島而

北。是日。北風大起。波浪如山。舟身動搖。不可静坐。達福山。上陸。即大隅之國。投立元屋。是日。行程十里餘。

十月三十日。轉寓街東川畑屋。海驛荒涼。無足觀者。距此五里餘。有霧島神宮。祭彥火瓊瓊杵尊。今列官幣大社。祠宇存古色云。道遠不得造觀焉。蓋大隅之為地。東北西三面。山嶽環拱。南方尖長。横出海表。西抱裏海。遥與種子島屋久島相望。澗壑雖深阻。氣候温和。草木能暢茂云。

十月三十一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浄書。余所接之里老。多一鄉望族。所謂庄屋名主者。言語可

此敘老兄職務上之事考據尤精核

聽。容貌可觀。是日。來集者。皆衣服醜穢。言語侏離。須戶長譯始辨。僅得筆錄。因有所感焉。薩摩大隅及日向之南部。屬舊鹿兒島藩治者。農家皆矮陋貪窶。殆如乞丐穹廬。蓋其土地皆為藩主所專占。賦課農民稼穡。收其租額。如他州所謂小作者。無典賣貸借之權。王政革新之後。猶仍舊慣。去年賊徒伏誅。始從人民私有之權。稍就恒產云。按幕府憂農民就末業。寬永中。發令禁賣買耕地。倘不得已典賣。必立年期。不得過十年。然其實皆暗許賣買。於私有之實。無所少損也。余經過各州。問其慣例。里老或有能不知此禁

此禁之令非令諸侯則承而布之封内國主外藩則不相關

封建郡縣利害得失可想也

薩之士強民貧職有以

令者焉。然則幕府之禁。亦施行之於所屬地耳。非公令於天下也。蓋中古武門割據之時。以攻伐為名譽。舉國力養兵士。不知愛養民力。比比皆是。無足怪者。爾來項斃劉興。無有傳其家法於今日者。獨島津氏僻在邊隅。不墜箕裘之業。尚武力振士氣。為諸藩之冠冕。豈不偉哉。然而三州之地雖大。魚鹽之利雖饒。歲入之額。固有定數。益是則損彼。亦自然之勢也。故尚武則不得不厚兵士。厚兵士則不得不薄人民。然則其薄人民者。非故虐之也。嗚呼。秦皇之坑儒生愚黔首。自有多少妙理。非腐儒之所能解也。

十一月一日。發福山。踰峻嶺。頂上一面曠野。短棘黃茅。離離相連。山脊成路。無屈曲高低。村落稀疎。只見甘藷蕃茂耳。過五十町。村即日向之國。山漸開。地漸平。抵都城。市坊相連。人烟稠密。頗為名邑。家家多盆栽蘭及萬年青。蔚蔚可觀。鴻荒之世。天孫御高千穗宮三世。其址今在近郊宮丸村云。都城之名。蓋基此也。投高野屋。是日。行程六里餘。經驛一。曰通山。

十一月二日。蓐食發都城。板橋霜白。左望霧島山。東西分二峯。共跨大隅國。直立四千八百尺餘。上古天孫降臨高千穗峯。即此山。多靈跡神址云。自山口至

學木四里餘。峻嶺峩峩。樹影陰森。白日尚暗。滿山皆櫧材。抱圍為林。如立長檣。無他雜木。日向櫧之名。不虛也。過學木。路稍平。路傍茶梅。白花盛開。巨大蔽屋。抵清武。投矢野屋。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二。曰山口。曰學木。

十一月三日。發清武。過山路一里餘。田野漸開。山影漸遠。抵宮崎。投上町中村屋。午後散步。大淀川貫街衢之間。巨浸洋洋。長流凡二十五里。闊三町餘。漕船泝六里。本州第一之巨流云。市店稠密。百貨稍足。巨舶縱橫。碇泊河身。頗為形勝之地。戶數凡二千八百

餘。蓋日向之為地。地形長南北。沿海之地。委蛇轉折。亘東南。多平田沃野。山脈繞西北。南走支脈散布州內。西境尤峻與云。適値天長節。與僚屬酌酒。遥祝聖壽。是日。行程二里餘。

十一月四日。散步消日。

十一月五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浄書。午後發宮崎一里餘。左右皆曠原。短松椎棘。一面相連。無村落。抵廣瀬。投村上屋。是日。行程三里餘。

十一月六日。發廣瀬。道路泥濘。自高鍋以東。石径崎嶇。樹深村稀。平野渺渺。只觀櫨林霜葉。柿樹紅實耳。抵美美津。人家多製紙。漫楮皮於河水。両岸連竈。蒸烟裊裊。為物産之一云。投近江屋。家瀕大洋。濤聲霹靂通宵妨眠。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二。曰高鍋。曰都農。

十一月七日。曉起聞簷滴。懊惱甚。乗馬而發。踰山出海濱。波濤猛惡。過冨高。雨小歇。山温而樹秀。田野闢。村落連。沿溪田山。道甚平坦。渡五箇瀬川。頗為巨漫。日向之地多巨川。美美津川大丸川一瀬川皆長流二三十里。漕船泝五六里。巨舶出入海口。水色如藍。抵延岡。投南町平野屋。就火炙衣。是日。行程九里。經

驛一。曰冨高。

十一月八日。朝暾入窓。快甚。午後散歩。五箇瀬川抱城市。為南北二流。河身皆濶。漕船來往。形勝甚佳。人家沿水。為數條街衢。鱗族最饒。戸數凡千二百餘云。道路石多。市店矮陋。物貨甚乏。無慰旅情者。

十一月九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浄書。

十一月十日。發延岡一里餘。沿長溪小径宛轉屈曲。抵熊田。倩籃輿。輿夫用六人。前伊豫中山之險役三人。而此間驛路則倍之。其最險可知也。過鐙村。半里。即豊後之國。踰赤松嶺。去年剿戰之故址。砲柵猶存。樹木焦爛。僵卧地上。此間三里餘。無一人家。山迫蹊邃。風箐露篠。叢生于両崖。嵾嵾觸笠尖。猿猱戯樹。雉兎驕人。或有豺狼蚺蟒之害云。抵重岡。投内田屋。寒村荒涼。僅療飢。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一。曰熊田。

絹磴深阻之状可想

十一月十一日。自重岡至小野市。道路稍平坦。雲動雨來。乗籃輿。張油幕。懊惱甚。上三國嶺。升降五里餘。豊後第一之高山云。道路甚窄。輕輿觸崖石。欲覆者數四。絶頂有賊兵戰死者墳墓。訛傳有窅明壁行之靈驗。諸人絡繹。有茅店數戸。賣飲食香花為業。人情好怪。一何至是。抵市場。投橋本屋。是日行程七里。經

驛一。曰小野市。

十一月十二日。發市場。抵犬飼。倩小舟下大野川。水深流急。岸行山走。兩崖相嶔。如開閉。舟到忽開。岸樹紅黃相雜。稜層可愛。水邊土民繫舟岸樹。兩邊架水車。磨穀粉之。其數甚多。自水源至海。凡三十四里餘。豐後第一之巨川也。是日西北風大起。凜烈砭膚。舟身無蓬。凍餒甚。抵鶴崎。日已沒。上陸投帶屋。就爐火。啜茶羹。如受大牢饗。諺所謂苦生樂。樂生苦。蓋至言也。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一。曰犬飼。

十一月十三日。發鶴崎。道路平坦。車行甚早。抵大分。

投大手町外屋。有事赴縣廳。廳在舊府內城中。城小溝深。石壁甚美。散步市中。街路為十字。平坦如砥。市店美麗。物貨輻湊。舟車相通。頗有殷富之象。戶數凡千六百餘。曰有蕃殖之勢。蓋豐後之為地。豐前之山脈。自北來。綿亘屈折。劃西南二方。地勢險隘。肥瘠不一。少沃野平田。而東方岬灣相錯。有港泊之便。佐賀關近對伊豫御崎。為內洋之一海門。民產頗富云。是日。行程二里餘。

十一月十四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一月十五日。發大分。過市街出海濱。風濤甚高。抵

別府。投若松屋。小憩浴溫泉。泉質含硫礬二氣。宜療疥癬疾。有湯槽三十餘。每槽皆可容十餘人。近村皆出溫泉。泉脈之盛。海內無比。市街屈曲相連。妓樓最多。娼婦之多數。自古為例。往昔源右府將獵富士山。遣梶原景時於肥後。就阿蘇大宮司問其故典。歸路過此地。大召妓女數百開宴。載在舊記云。灣頭築埠立燈臺。舟舶碇泊。瀛船出入。頗為繁華之鄉。戶數凡九百餘云。是日。行程三里餘。

十一月十六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一月十七日。發別府。寒風凄烈。自豐岡至野原。峻

山延亘。外降凡二里餘。過向野村數町。即豐前之國。山漸開。田野平闊。抵宇佐。投田中屋。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三。曰豐岡。曰野原。曰立石。

十一月十八日。詣宇佐神宮。大道一面鋪石。老樹蓊鬱相圍。敗葉覆地。履底如綿。屢躓藤根。欲仆者數回。祠宇三殿相駢。皆同製。桷楹塗朱。金碧煌煌。舊例每甲子歲。發奉幣使。改築祠殿云。今列官幣大社。為海內八幡神社之冠冕。按史。神武天皇甲寅歲冬十月。東征進至筑紫菟狹。菟狹津彥菟狹津媛。造宮於菟狹川上。饗天皇。即此地也。舊大宮司到津宮成二家。

皆二千年餘世襲。蓋莵狭津彦苗裔。今並列華族。到津新任大宮司。社域甚廣。有蓮池。有松林。幽邃閑靜。市街一條相連。烟火稠密。戶數凡五百餘云。

十一月十九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畔後發宇佐。風恬天晴。冬暖如春。車行甚便。抵中津。投江三竹町三倉屋。是日。行程五里餘。經驛一。曰四日市。

十一月二十日。發中津。路傍櫨林飽霜。紅色如錦。此間道路四十日前所經過。山容水色如熟友。抵小倉。投搞本町鞆屋。是日。行程十四里。經驛六。曰八屋。曰

松江。曰推田。曰大橋。曰行事。曰苅田。

十一月二十一日。乘舟抵赤間關。上陸投西南部町北柿屋。滊船未至。淹留消日。是日。行程二里餘。

十一月二十二日。散步港邊。海天陰雲解駁。寒風凄烈。市聲屬蕭索。買名產紫硯數枚而歸。

十一月二十三日。旅窓鎖雨。吟哦消日。夜就寢未寐。滊笛有聲。蹶起束裝。乘滊船。須臾出玄界洋。倦卧聞風濤之聲。是日。行程二十里餘。

十一月二十四日。曉達博多。出入航客。又出玄界洋。滊力强盛。快駛如飛。過平戶灣。薄暮達長崎。即肥前之國。上陸。投外浦町野口屋。是日。行程五十里餘。

十一月二十五日。有事赴縣廳。因問航壹岐之便。縣官告以壹岐無滊船之通。航海費月日。乃從隱岐國例。托縣官以筆録之事。午後散步諸諏訪神社。游公園。園開山腹。高低屈折。作石磴。樹木蓊蔚。噴泉清冽。洒掃常新。箒痕如梳髮。不見一落葉。有茶店。便休憩。崖上可俯瞰市街。青甍粉壁。鱗次相連。高山迫愛。平地甚少。港口萬檣碇泊。漢洋相接。水光激灔如盆水。風景絶佳。下山。過市中。地多高低。道路鋪石。市店美麗。物貨充足。存三百年來爲互市場之景象。戶數凡

八千餘。蓋肥前之爲地。東北負山。東南帶河。地勢分二支。西南斗出海。其西北一支。爲平戶島。連五島群嶼。其南方一支。更分兩股。左抱鯛浦。右擁佐賀灣。灣之北方平衍。土壤肥沃。冠九州。物產頗饒云。

十一月二十六日。過外國人居留地。地刻山填海。石室重層。最爲美觀。晚游丸山花月樓。觀其珍寶鶴枕。紫檀櫝盛之。蜀錦囊包之。尚以絹網中心機關。不許窺見。指腹纔壓之。便發群鶴之聲。蓋唐明皇宮中遺物云。有諸名家題詞。褒然成冊。嗚呼。天寶距今既千有餘年。帝家革命殆十世。當時舊物。不可復觀。而此

物宮扱一𢼂具。遂渡波濤。為娼家珍藏者。蓋有數存其間也。

十一月二十七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一月二十八日。午前乗瀛船。夜半達福江島。是日。行程五十里餘。

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前拔錨。夜半達嚴原。即對馬之國。上陸。投大手町古谷。是日。行程五十五里餘。

十一月三十日。巷邊四面山巒相廻。街衢宛轉屈曲。僅通數條。路上多石。人家半據崖腹。戶數凡二千五百餘。垣墻皆以雜石作之。苔蘚薜蘿相繞。甚有雅趣。

市店矮陋。物貨稀少。只有鱗介之新鮮耳。蓋對馬之為地。位日本海之西北隅。島形狹東西。長南北。中央穿開。成一大灣。可容大艦巨舶。島內峰巒重疊。地質薄瘠。不宜播種。居民仰穀內地。抹利於海。以朝鮮互市。為營生之主云。

十二月一日。終朝風霰撲窓。寒威料峭。不能出戶。蔣陶消日。

十二月二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二月三日。本州上縣郡某村。有安德天皇之山陵。土人過其前者。皆下馬。證憑甚確。縣官進奏其事狀

宗盛恐是重盛之誤。宗氏家譜為重盛之後。其實惟宗姓為宗氏。近時則冒稱安德帝之後。安德帝所謂帝之山陵者。恐亦出于妄撰耳

此類則實多

云。按舊藩主宗氏之祖。平宗盛之子。避難來奔。冐母氏稱宗。後終為地頭。天皇即平氏所出。潛奉以來。終以壽崩。大有其理。蓋當時憚源家之威。稱入水以滅其跡也。史家之所傳皆據之。爾來霸權橫暴。各利其家。無有問皇統之盛衰者。方今皇運中興。皇靈追崇之典。山陵肅祭之儀。無一不舉者。則天皇晏駕之跡。發見世上也必矣。居修史之任者。添削舊史。修述新史。亦可謂多事也。夜訪郡長松尾家。談論移時。為作如風齋記。

十二月四日。散步近街。

十二月五日。應囑作書數幅。黃昏瀛船至。夜半乗船。

十二月六日。早曉拔錨。風波甚高。困臥不出室。

十二月七日。曉達長崎。上陸。投外浦町野口屋。午後訪舊識小曾根家。觀古硯古書畫。

十二月八日。發長崎。石徑屈曲。度峻阪。抵茂木。投薩摩屋。待瀛船之便。是日。行程二里。

十二月九日。瀛船未發。乃乗帆船。是日。西風便便。帆腹如彎。抵大江。風轉天陰。舟子操櫓不能進。乃上陸。投中村屋。漁村荒涼。僅療飢。是日。行程十五里餘。

十二月十日。傭村夫負行李。沿海濱而行。石徑崎岈。

噴火山之暴烈可畏

漁屋農家。櫛踈相連。此間屬支道。無一行客。有家深江之二村。稍爲聚落。路傍皆櫨林。土民多製蠟。爲生業云。抵島原。投萬町荒木屋。是日。行程七里餘。

十二月十一日。午後散步。街衢長南北。狹東西。市店稀寥。物貨甚乏。路傍小溝引流水。清潔可盥漱。城池毀壞。石壁獨存。規模頗宏壯。士族第宅。環城址相連。戶數凡三千八百餘。寬政年間。前山破裂。市街村落多覆滅。死傷凡一萬人餘。地形變換。土石飛散。成無數島嶼。今舟船所碇泊之地。稱湊者。即是也。城地獨存舊形。山顛半面。如大斧劈之。青白陸離相間。作披麻皺。不生一卉木。盖溫仙嶽之脈絡。連亘相通。噴火餘勢。爲此災害云。

十二月十二日。召里老問訊故俗。午後抵湊小憩。湊之爲地。嶋嶼點綴。防風潮。灣形屈曲。碇泊甚便。人家負山。一條相連。市聲殷盛。百年前之災厄。變爲人民之幸福。造物者之手段。眞不可測也。乘小滊船。入夜達茂木。上陸。投天草屋。是日。行程二十五里餘。

十二月十三日。抵長崎。投外浦町野口屋。是日行程二里。

十二月十四日。散步街市。

[illegible]上等紀行之本體

十二月十五日。奇寒透肌。薄暮風霰至。

十二月十六日。午後乘滊船。夜半拔錨。玄界洋風濤甚高。

十二月十七日。曉達博多。夕達赤間關。港亭主人皆舊識。來敍萬福。夜過防州洋。

十二月十八日。午後雨晴。播磨洋風浪甚柔。上船脊閒步。赤石須磨在眼中。黃昏達神戶。上陸。投海岸通佐野屋。凡旅館之待客。授一室。室中置臥具燈檠火爐。一浴二飯。飯之貳。不過所謂一汁三菜者。其價通都邑。以圓之五分一左右爲例。謂之宿料。而此地之宿料。過圓之三分一。盖東西航客。必由之港。故致物價騰貴也。余經過各道。通覽旅館。居室清楚。飲饌美潔。而宿料最廉者。以東海道爲第一。攝西之各國次之。自長崎行程百九十里餘。

十二月十九日。乘滊車抵大坂。投大川町北川屋。居室面南。燠煖如春。薄暮訪舊友河辭家。情話綿綿至夜闌。是日。行程十里。

十二月二十日。家書至自郵便局。披閱慰旅愁。

十二月二十一日。散步近街。商況殷贍。不減舊觀。

十二月二十二日。乘滊車抵京都。投三條橋東大和

屋。比九年前舊觀。頗覺寂寥。是日。行程十三里。

十二月二十三日。有事赴府廳。訪舊識谷家。詩句贈答。談不及風塵。頗消鄙悋。

十二月二十四日。泥路沾沾不出戶。蕭然消日。

十二月二十五日。抵大坂。投舊友河鰭家。談話達曉。

十二月二十六日。抵兵庫。薄暮乘滊船。

十二月二十七日。紀州洋遠州洋。風濤頗高。倦臥船室。

十二月二十八日。曉達橫濱。乘滊車歸家。恰聞正午號砲之聲。是行。為日百八十一日。為程千五百七十里餘。接里老百四名。涉山川二十五州。作筆錄二十六冊。

通篇心語口占也

附録雜詩

過高崎書感 戊寅七月至十二月

携妻昔日過斯間。勝境名區偕盡歡。山水依然人已沒。興餘難掩淚闌干。

上州途上書事

養蠶車罷又分秧。村婦艱辛生事忙。知否都門絃妓輩。身纏錦繡口膏粱。

踰三國嶺

能蹊鳥路絕人群。嵐氣沁膚風捲裾。三國嶺頭天送雨。馬蹄踏破越山雲。

賣者太熱鬧者太寂

自長岡至新潟舟中作

蓬窓終日養詩腸。人世炎涼付兩忘。樹影如浮山影遠。方三十里水雲鄉。

新潟雜詩

街頭雨後不揚塵。暑熱猶遲北海津。徒跣村童來往急。滿盤雪塊賣呼人。

衆涼醉客幾徘徊。闤市溝渠十字開。橋上燈光明似晝。輕車頻載美人來。

沙濱首寸前又過之苦只宜雨

海濱所見

浩霧連日不成晴。洋面無風瀨始平。路濕輕鞋痕尚淺。沙濱宜是雨中行。

行也

起句聞處駐舶結句

長岡客舍作

窓紗紅映石榴花。午睡醒來日未斜。娘子慇懃能饗客。一盆越雪一瓶茶。越雪菓子名長岡名產

妙法寺嶺所見

竹樹圍蹊綠影稠。四邊無地放吟眸。山間寂寞鈴聲近。群馬馱來石腦油。

托不動尊則烈也托地藏尊則慈也烈慈雖異同一智慧

栢崎詣伯父國秀君墓有作

露流霜結北邙原。里老長思一字恩。知是旅魂歸有處。墓名假勒地藏尊。

寺泊距佐州十數里若余短視者自非海洋鏡固不可散瞥燉也

寺泊晩望

人家斷續海成灣。倚盡樓欄晩望間。峯巒密皺皆可數。夕陽紅映佐州山。

赤泊所見

越山浮碧影依稀。沙鳥啼飛向釣磯。料想漁舟獲魚夥。檣痕一帶截波歸。

相川客舍偶成

秋風孤島始經過。到處山川秀色多。獨怪通宵旅情淡。夢魂難度北洋波。

濤聲霹靂夢難安。起坐推窓對翠巒。知是金銀精氣

孤村人少況於有文乎其村皆寺僧或有文字時字可味

半思民苦半思詩之類

親不知之險不知者也

上。滿天星斗夏猶寒。

北陸道中作

茫茫沙漠欲迷津。萬里秋風吹客巾。半月更無無雨日。孤村時有有文人。濤聲攪夢夢常短。嵐氣入詩詩益新。自覺鞍頭髀肉瘦。馬蹄遍度七州濱。

書事

山川風景勸文詞。父老言談記口碑。憐枝筆奴無寸暇。半供官事半供私。

小木港淹留偶成

孤島風潮絕渡航。灣頭待霽獨彷徨。米山彌彦皆[illegible]識。隔水越州如故鄉。

米山、彌彦山、皆越後名山、

乘瀛船過親不知所見

巖石嚙鞋波打衣。一條險路細於絲。船窓聽起吟眸爽。指點越州親不知。

越中道上

渺渺稻田千里寬。西風動處起波瀾。鞍頭回顧如觀海。猶作舟中一様看。

金澤客舍

城市紅塵避暑難。客窓獨坐不堪閑。滿籃雪塊賣街上。言是伐來於白山。

背字無限嬌態

以九頭之龍當有登九重天之想筆氣縹緲

黑夜因燈認橋是深幽字條字句中之眼也

三高嶺七大河之對氣宇高大

水邊到處客成群。四面山巒篝火雲。料想北陸文化遍。街頭鐸響賣新聞。

金澤大橋

石瀨涓涓月影殘。貪涼橋上到更闌。花顏雲髻良家女。立背街燈啖雪團。

渡越前九頭龍川

川形宛似九頭龍。蜿蜒繞來山幾重。鐵鎖繫舟成昨夢。新橋已印馬車蹤。

福井客舍雜詩

對岸桃林濃綠堆。幾層臺榭擁山開。河身雨急行舟

絕。只有絃歌度水來。
鄰樓歌吹亦何妨。獨坐思詩占夜涼。月黑橋身何處是。燈光落水幾條長。
樹影模糊山影空。桃林數里綠叢叢。輕蓑弱笠行人少。一道長橋現白虹。

望對岸桃林書感

想像春風妖艷姿。來看恨不及花時。綠陰今日無顏色。紅顆纍纍子滿枝。

北陸道中作

雨透笠簷風捲蓑。茫茫北陸已經過。四時雪積三高

亦如其山水矣

山水爲伴自佛妙理勝於讀數

嶺百里源深七大河。行旅無期憶家小。淹留有日閲人多。山陰西海途猶遠。欲賦秋光奈獨何。越後米山、越中立山、加賀白山、皆夏日有雪。越後信濃川、越中射水川、神通川、常願寺川、黒部川、加賀手取川、越前九頭龍川、世謂之北陸七大河

客中偶成

嶮巖砂漠路綿綿。嚢底常儲備馬錢。談話親來皆故老。烟嵐拾盡入新篇。品山評水元無罪。問俗觀風獨有權。到處應門加禮待。始驚身是列官員。

福井客舍養疾

客窓養疾一旬餘。且喜門前剝啄疎。山色水光來作

鬼之言矣

午時厭心有葛粉碗酌當有抹殺之矣

頷聯寫景頸聯引喩七八顧視第一句章法井然

伴。吟眸背却案頭書。

遊阪井港通仙樓醉臥有作

歌吹聲中燭涙連。海樓酒冷夜蕭然。誰知孤室人沈醉。紗帳終宵抱月眠。

小濱客舍

幾道噴泉街上開。風前無事午眠催。跫然小婢來呼夢。磁椀堆盛葛粉來。葛粉、若狹名產、透明如水晶、

客舍中元書感

蹤跡自憐如轉蓬。中元酌酒幾西東。稚松梢短未遮月。垂柳絲長能引風。官海波瀾身易溺。雲林猿鶴夢

紅燈賣西瓜燈火亦含涼

難同。田恩二十年來事。総落高人冷笑中。

到丹後舟中

越山能水已周游。亂蟪聲中樹欲秋。滿路炎塵如隔世。輕蓬載月入丹州。

舞鶴客舍

前山日日火雲堆。客舍坐期風雨來。暇影侵床避無地。微吟弛筆立徘徊。

宮津客舍

彎彎烟鎖繫輕艇。山拖街衢日易斜。浴後涼欄吟句坐。紅燈照路賣西瓜。

淨鯰魚可大醉浮香魚可小醉微字擬香魚

山家曉起之時往往見此景況

天橋立

青松一帶欲浮空。十里沙洲宛白虹。暮汐晨潮摧不得。千年横絶碧灣中。

出石客舍

溪水一條穿市陌。山巒四面擁城壕。旅窓恰好謀微醉。正是香魚上網時。

曉起

雲氣團檐客夢闌。床頭燈火滅明間。曉來起捲樓簾望。失却前朝所見山。

但馬道上

書湯戸而與生人湯槪熱實如積首余故言之瀑示其也

秋風吹雨送新涼。萬頃稻田花氣香。隔水街衢市聲鬧。長橋渡盡是豊岡。

豊岡客舍

背却前街車馬塵。樓欄好與水禽親。滿川暮雨揚陰暗。只見投竿不見人。

湯島客舍

釀雨濃雲咫尺橫。靈泉浴罷客眠清。曉來推戸呼奇絶。四面山巒一夜生。

東隣西戸客常盈。一語覩來抵弟兄。路上相逢便相揖。只知面貌不知名。

圍棋於嵐光帆影之際豈爲十分愉快未徹而氣已爲看也

游津居山水樓圍碁

巖外嵐光動。欄前帆影行。手談猶未盡。夕日到楸枰。

發湯島至因幡途上作

怪禽奇草不知名。雲氣翻從鞋底生。險阪纔過未收汗。顏頭已有峻峯迎。

因州道上

滾滾長江流勢斜。烟籠城市幾千家。天工折半全州地。一作青山一白沙。

鳥取客舍聞舊友木下公彬下世。愴然書懷

生別終為死別離。難追文酒十年親。峩洋秘曲憑誰

與漁洋之詩同用西風之字而押花但異明兩耳便日之字發二經之缺

奏。天下知音少一人。

伯州道中

幾條溪水繞村家。翠樾穿來又白沙。到處秋晴田野闊。西風一路木棉花。

村磁野碓夕陽陰。古驛炊烟暮色深。隴畝屋茅高尺許。連畦避日種人參。

米子客舍即事

山陰山水半周游。留寓秋風錦海頭。鱸膾明朝應勸醉。隔灣青嶂是雲州。（錦海米子灣名　鱸魚松江名產）

雨中渡錦海

風不搖三字呼起三四之句

雲山已近伯山遙。十里長灣風不搖。柔櫓聲中眠正好。一篷煙雨畫蕭蕭。

松江客舍。憶兩寅流寓之事。愴然書懷

湖畔流離賦慨歌。我衣半歲不思家。再游今日身猶健。又見秋風上菊花。

舟度宍道湖

粉壁青甍轉首空。布帆便便飽東風。蓬窓洗盡人間熱。宍道湖心烟雨中。

拜先考墓

慙謝墳前留額跡。十年流落立身初。家門猶有餘慶

人家有讀書見故易而固難只過數年可以報先考矣

思舊之轉使人凄然

忠臣藏俗謡入時即誰來由其

在、兒輩雖、童解、讀書。

書懷似石州諸友

人生休後歎零丁。要以芳名照汗青。衛鶴乘軒非、願貴。秦松得爵豈加齡。書耽姿態終無骨。詩寫心胸始有靈。眼界風雲皆是學。不須腐史與殘經

展故舊墓

碑頭時見舊題書。屈指年光幾度除。累、累荒、墳多、故舊。滿、籃花、草、神無、餘。

過濱田城市書感

山皆濯濯水成支。海口唯存舊日姿。十二年前兵燹迹。滿田黍稷自離離。

觀劇、行、似石州舊友、

醉、歩、踉、蹌、蹣、欲、僵。衣袖認得雙巴章。邂逅舊像饞攫肉。故君忌辰恍如忽。癩啞變貌猶容易。嫋酒謀雠豈尋常。劍身、鏽蝕、紅、欲、腐。誰、料、心、膽、百、錬、剛、泥飲卧床齁齁睡。歌絃纔絶夜未央。劍鐔暗號響鏘爾。攀手髦兒避短墻。夜音高低表醉態。啓函懷書語匆忙。妃剔簪燈密一讀。女流文章數尺長。樓上美人牀下賊。一顧愕然滅燈光。吾性堅忍目無淚。瀕死臨飢心未傷。別有一片痴情在。好觀演戲忠臣藏。雙眶紅腫笮肝

華之雅忠也人、謀之則成狂詩矣

今聊無君臣如是而過十數年則後人視前代優憂之古實爲狂且亂矣也

今世刀劍業廢況於弓矢乎弓矢只爲童人此二句可以儆士氣矣

三四直混入洧南集中

涙。涙滴千行又萬行。世波滔滔逝不返。上下名分屬荒亡。犯上作亂人不怪。名奔利走世皆狂。嗚、呼、君臣、大義、今、已矣。獨有、音、容、存、劇、場。

石州道中

沙濱度盡又嶙峋。樵語漁言日日馴、路到山村天忽黑。茅花墻外似招人。拾啄成羣雀語頻。田禾刈盡曝秋旻。村翁不敢抛常慣。弓。矢。添。威。立。藁。人。

展從兄山本知新墓

人世浮沈感慨多。墳前憶昔涙滂沱。村氓猶識崇忠義。墓旁如林立塔婆。

長州道中

村、家、斷、續、路、西、東。牛、犢、年、年、獅、暮、風。萬。頃。蕎。田。花。似。雪。畔。頭。斜。穗。雁。來。紅。

織出南阡孫北阡。農家扃戸畫蕭然。秋晴到處耕牛鬧、鋤起稻田爲麥田。

宿河原驛即事

破、窓、風、冷、月、揚、明。烟火蕭條欲二更。知、是、村、家、人、未、寐。夜、舂、聲、接、擣、衣、聲。

赤間關所見

文字関頭潮勢平。彌陀寺畔晩烟横。東西飛舶航行閙。瀬留晨昏不断聲。

通首自然高古嗒

赤間関客舎値重陽

離家已過十旬強。暑穫晨昏将履霜。蠻雨瘴烟行役遠。山陽盡処値重陽。

途上書事

辨義論權得喪分。訟庭人跡乱如雲。街頭掲示知何事。多是某家傾産文。

舟到小倉

征路恰逢蘭菊秋。秋風不用動郷愁。豊山筑水如迦我。柔櫓随潮到九州。

一結悠然

過耶馬渓

怪石奇巖妙入神。雲烟濃淡変昏晨。山霊猶似粧顔色。斜把紅羅繞剝皴。

品評自入頼家詞。耶馬渓名天下知。游覧只須呼妙絶。奇巖簇簇出雲時。

妙絶三字古人所云喚奈何之意

守實客舎値十三夜

十三夜月不堪涼。豆栗勧盃秋味香。誰料遠游千里外。豊山深処賞清光。

余四十年來賞中秋於山實十三夜蓋不缺其缺者子在深山而値此夜就其賞往沿海

自豊前経豊後筑後至筑前途上作

耶

峻阪多於州界聳。急渓旋近海邊平。水通山迫十餘里。両筑二豊終日行。

謁大宰府神社書感

紫海范范月隠煙。輿論誰不惜忠賢。徳薫中国古姫旦。名遍異邦今楽天。鴎鳥塩梅功半秘。文林華實車多傳。遺霊千歳応瞑目。無復當年外戚權。

余亦以伊周為對而傾倒矣

筑前道中

攏林蕨園地成隣。市近蹄輪来往頻。父老従来何所禱。村村立石刻庚申。

立庚申石不必禱神以及岐路也父老之態可掬

箱崎

伏敵門頭落夕暉。松林一帯擁苔磯。沙濱欲問征韓事。潮穏漁翁猶未帰。

博多眺望

歌舞楼臺待泊船。灣灣暮色転蒼然。満街知是新材之。屋上風飄石炭烟。

筑後途上書感

梅雨分袂北陸州。游踪経夏又経秋。自驚千里離家久。西海道中看穫收。

途上所見

鎌影縦横映夕暉。穫收時節雨痕稀。農翁不禁兒孫

筑後紺木綿之佳織亦不亞薩摩者歟

公之徳如彼大而愚夫婦等唯誦妙法華良有以也

細川藩士衣皆描君家之章而其心不背者也

學。挾冊遥從郷校歸。

久留米雜詩

眼界豁開村野連。長流一帯界肥前。満街到處機聲盛。織出花紋紺木綿。

過田原坂戦地

田原坂上路横斜。亂後風烟感慨加。戦血猶留生氣在。枯楊老杏孕狂花。

詣加藤公墓所見

石磴層層樹影遮。壙前日夜盛香花。癩翁躄嫗拈珠數。撃鼓歌來妙法華。

熊本雜詩

城壁巍然存舊形。經災街市轉零丁。高眸濶歩知何者。衣背多描九曜星。

連街樹木蔭人行。日夜蹄輪不斷聲。傘影屐音來往鬧。女兒服飾學東京。

薩州道中

度水踰山三日程。畬田薯圃路縦横。可憐章服文裳女。徒跣能擔薪炭行。

敗屋頽簷村落荒。松林十里雨茫茫。路傍標石知何義。楷字彫來石敢當。

東京之兒童近年大嗜縞紺花藉爲下等末代買也

結句奇而壯

名刀之靈不堪不平而爲魚於光旋自射乎

鹿兒島雜詩

爛柱焦甍路上横。幾條街市半經營。橋西果店兒童集。不買霜柑買蔗莖。

南國殘炎蚊陣多。夜涼好向水邊過。放歌街上人來往。不省聽門違式科。

訪舊友山崎家賦贈

花晨月夕競詞葩。宿昔雄心事易差。今日官遊蹤跡遠。蜻洲畫處醉君家。

上浄光明寺山

新墳累累表其名。面面香花洒掃清。壯士猶留餘憤否。満山殺氣動銘旌。

大隅海濵多獲長身魚。其形如刀身。蒼白有光。俗號太刀魚。偶然有作

長身尖首綵玲玲。三尺寒光似發硎。壯士腰間今廢棄。旋於鱗族見遺形。

宮崎客舎

水近樓臺暮色清。一痕過雨月微明。沙洲認得燈光動。烟外何人喚渡聲。

旅窓燈影滅還明。水驛蕭蕭夜幾更。知是満街人早起。曉來破夢桔槹聲。

昔者僕踰關嶺辛苦雷光飛瞬今者坐想以電線物達靠大幸哉

延岡雜詩

水、抱城、山、流勢雄。長橋二、道、似、飛、虹。急湍風冷香魚老。早有漁郎歛釣蓬。

日豐國界山中所見

澗經重重降又躋。犬鷄聲絶野猿啼。一、條、電、線、標、郵、路。幽、谷、深、山、道、不、迷。

大分客舍即事

經歷山川跋涉難。海城駐杖有餘歡。客窓先講綿衣計。風雨凄凄送驟寒。

私犒公文費細評。孤窓寒雨徹晨鳴。凍衾自是眠醒

平戸亦爲雄藩而屹立於海中其城市規模嚴整其謂稱平戸島畫風流也

早。卧聽廚人斷菜聲。

別府雜詩

山脈綿延灣港開。滿街無處不章臺。誰、知、泉、質、硫、礬、外。別、混、佳、人、紅、粉、來。

舟過平戸灣所見

水勢彎環潮不平。幾條街市負山横。甍、皴、壁、鉄、可、明、辨。夕、照、斜、懸、平、戸、城。

長崎港所見

風寒灣口水澄澄。忽怪螢光落又升。知是泊船能守令。檣頭面面上舷燈。

十分感慨唐宮而使廢胡塵霊千載之上興亡之感不得不然也

游支那無感而游朝鮮有感朝鮮不開化乎

游花月樓、觀鵲枕書感、鵲枕者、唐明皇宮中遺物云、

宮掖曾勞夜夜鳴。章臺好是托殘生。漁、陽、鞞、鼓、今、安、在。黙、聽、他、樓、絲、竹、聲。

發長崎到二島舟中作

肥筑豊皆車轍平。薩隅日是馬蹄傾。九州游遍未歸得。又向雲烟二島行。

對馬雜詩

孤、島、風、濤、送、早、寒。微、吟、立、盡、夕、陽、灣。游、踪、難、復、踰、疆、域。決、眥、朝、鮮、百、里、山。

朝鮮之古將猿耶抑虎耶

峯雲常繞侯家舘。潮水如浮漁父門。孤島恰逢霜信後。滿山紅葉映朝暾。

兜轉市街重嶺回。潮烟雲氣滿樓臺。料、知、山、外、有、村、落。牽、馬、頻、馱、新、炭、來。

客心日夜待歸船。風霰敲窓晝寐散。獨喜亭翁慣航海。慰聞子細說朝鮮。

島原客舍

孤亭客散暗燈殘。筧水涓涓不斷聲。夜半眠醒疑雨至。滿窓缺月未收明。

偶成

二句說不安而及安字法甚密

三四本於姜笠前

税税此喉病昔通甚則税銘而特死今世之人皆枉为而文人獨免之於文人亦屡税地犯在税税之中也噫

梅花之清苦及貼楠公用意可見

自古商途多蹟倒。於今官海易沈淪。世間誰識安身地。翰墨林中常有春。

舟發長崎

周遊三道幾山川。行役匆匆已半年。萬里西風吹不歇。船頭始向故鄉天。

舟中作

夕發長崎朝馬關。舷窗風動倦眠間。一篇詩句添刪半。已過四州三備山。

書懷寄如意山人

虎嘯風兮龍駕雲。滿朝俊傑偉勲新。他年青史編成日。隱逸傳中纔有人。

京都雜詩用前韻

山川依舊藹祥雲。民俗儉勤工業新。街市今無無税物。徵求獨免賣文人。

兵庫客舍

客心寂寂向誰開。海驛寒風春未回。記俗文書添又削。憶家潸涙拭還來。寒濤岸近疑搖屋。飛雪窗昏怯損梅。多少感情無慰處。楠公墓畔獨徘徊。

[illegible]

歐道巡回日記第三篇 明治十二年己卯七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九日

武藏　生田精子精著

七月二十二日。薄暮辭家。抵淺草廣小路千里軒。命明朝賃載馬車。投竹田屋。夜散步前街。過東橋。車轂推人。肩摩賣氷與果。燈光四達。可謂都下有數之熱鬧場也。

七月二十三日。蓐食乘馬車。曉霧濛濛。瞰影未外過千住。出田塍道路平坦。車行如飛。爽涼適體。傾忘城市褦襶之熱。眼界無山。其高者林樾。低者田秧也。渡利根川。即下總之國。茂林夾路。松陰落落。官道如髮路末窮窅。望白恭子微動。稍近則行客戴笠也。抵野木。即下野之國。東望筑波山。突兀林表。日光之山脈起伏於西北。遠雷送雨。路塵不颺。抵小山。下馬車。左折渡思川。田野甚碎。穀苗蕃茂。溝渠水清。修竹圍村。抵栃木。投穀屋。是日。行程二十五里餘。經驛十一。曰千住。曰草加。曰越谷。曰粕壁。曰杉戶。曰栗橋。曰中田。曰古河。曰野木。曰間間田。曰小山。

七月二十四日。有車赴縣廳。市街長南北。短東西。市店鱗次。物貨充足。頗為美麗。大和町中央。通一條溝渠。清潔可掬飲。長川貫流街西。下流入利根川。有舟楫之便。戶數凡千餘。蓋下野之為地。山脈界西北。西方最嶮峻。至日光極其秀。扱州之中央。地勢平衍。官道如砥。鬼怒川貫流之。居民多製紙漆。種苧麻。布帛之產。與上野為伯仲云。午後發栃木。道路磧礫。戛戛嚙車輪。土民刈苧麻。蒸之曝之。滿地皆麻稈。如展莚席。僅通一條車路。沿道農家。建築甚美。或有宏壯欺寺觀者。蓋農產之饒。致此富庶也。抵鹿沼。投木村屋。是日。行程六里餘。經驛四。曰合戰場。曰金崎。曰楡木。曰奈佐原。

七月二十五日。曉發離市街。山漸近。路漸高。車行甚遲。兩邊老杉千章。數里相連。翠陰隔其。抵日光。投大野屋。市街一條。高低相連。比十九年前之舊觀。甚覺寥落。戶數凡七百五十餘云。是日。行程七里餘。經驛三。曰文挾。曰板橋。曰今市。

七月二十六日。上日光山。拜東照宮神殿及奥院。神殿之精巧美麗。奥院之幽邃深嚴。海內無比。人人稱之。圖書傳之。不復待贅述。今列別格官幣社。舊有百餘寺院。十年前皆毀壞。基址縱橫。青草離離。滿願寺獨存焉。會米國前大統領克蘭篤來寓。門揭彼我旗章。過二荒神社。詣大猷廟。建築規模。皆摸東照宮。其

霧降瀑之奇[illegible]
高山[illegible]

製稍踈而小也。其修繕之費。恐非其子孫之所可能辨焉。方今政府尊護舊物。則於其永遠保存之法。既有成算也必矣。舊政府之時。有神田一萬三千石。以領給社司僧徒伶人等奉仕者。其修造之費。則又屬別途支出云。午後。倩導者。折市而右。就捷路。度石穿草。喘喘惟導者之足跡是視。炎日赫赫。流汗如雨。有樹陰必休憩。過水流必掬飲。抵一岡阜。遙望白練懸於山腹。即霧降瀑也。路傍有歌人蓼太咏歌碑。藉草而坐。東面山脈起伏。一峯獨秀者。筑波山也。平野迤邐如掌大者。那須野原也。長流屈曲。如曝布者。鬼怒川也。大抵山宜遠望。水宜近視。余欲觀瀑身。促導者入溪。路細苔滑。捫蘿側行。犖确貫耳。神往足疼。顛躓者數回。遂到潭上。瀑勢依山骨。層層注下。一層潤一層。每層成皺缺。暫蓄餘勢。山骨位置極巧。平舖水量。令無濁處。其厚不過數寸。可步而橫斷焉。高凡三十丈。濶過十五間云。飛沫如霧。瀉聲如雷。導者說勝景。只見吻動。口耳相屬。始辨其言。脫衣一浴。身世俱喪。日光山中多瀑。其數過四十。而華嚴裏見般若布引等。最著名。皆在中禪寺街道。雄奔猛烈。如英雄豪傑。當要路。耀其功業者。而此瀑僻在東隅窮山之中。

瀑泉有君子人
間關無英傑

植物學不可
不知

韜光畜德。如耻與彼諸瀑爭伎倆者。蓋瀑泉之君子者也。清冷不可久留。攀細徑而上。路險石秀。舉足高于胸。咽喘舌焦。十步一憩。僅到頂上。極困頓坐此。不厭泥土。嘗草露療渴。須臾。雨大至。踏舊路而歸。到旅寓。衣袂下滴。更衣呼酒。氣息復常。入夜。新月侵席。快甚。

七月二十七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七月二十八日。欲赴中禪寺。沿路觀華嚴裏見等瀑泉。會雷雨大起。輿馬不得進。蓋日光之為地。山巒四圍。樹木深鬱。至夏月。無日不起雷雨。爽涼如晚秋。甚宜避暑。吟詩消日。

七月二十九日。自今市左折。數里渡鬼怒川。川經宿雨。水勢猛駛。漁人網獲香魚甚多。此間屬支道。村家稀踈。行客甚少。四面山林甚美。嘗聞諸識者。曰凡林木之類。分為二種。伐幹輒枯朽者。謂之針葉樹。松杉檜之類。是也。其用適家屋之材。伐幹輒萌蘗生者。謂之廣葉樹。櫧櫟檞之類。是也。其用適薪炭之材。針葉樹。不經二三十年。則不盡其用。廣葉樹。經七年或十年。則盡其用。皆人生必用之物也。故養針葉樹者。必蒔其實長其苗。不可欠繼植之用。此間農家。皆種其

小說多寫境況此篇寫前身與今實境合不遺毫年

苗。整整如麥畦。可知用意之厚也。過薄葉村。出那須野原。青草接天。渺無際涯。至岩代州界。有二原。皆東西六里。南北十里云。因記。十九年前。文久辛酉之九月。孤杖過此地。當時齡二十八九。意氣昂昂。有暴虎之勢。深秋晷短。過薄葉村。日全沒。四面茫茫。只見茅花動風。如招人耳。哀蟲咽露。夜氣淒冷。尋一條細徑而行。到路線支分處。踟蹰低回。出所携磁盤。眡星光。取方位。時望燈光出於林間。喜有人家。急步就之。則忽滅不知其處。蓋鬼燐戲人也。夜半得出街道。今回思其情況。恍如夢寐。嗟。百万頃之平地。棄為荒蕪。真

武人政治之世惰貴權食祿者觀論不說爲田圖且知桑茶數書之亦可播而且利矣吾人活職經濟豈架法數他

可惜也。或云。土淺近砂石。不可播種。或云。穿井難得水。不可棲農民。余視地質。漆黑輕鬆。固非沃土。而近村之區。墾闢種桑麻。播黍稷。皆鬱鬱蕃茂。可知有多少收益也。夫桑茶宜砂石之地。或為桑田。或為茶園。或播種薪材亦可。且東有箒川。西有那珂川。發源於那須山。導之疏之。以貫流原中。豈無其術哉。蓋土地濶而人口少。不遑及焉耳。余前經過西國。視穿山為圃。塡海為田。寸地無不著鋤痕。感不能已。晚抵太田原。投岩井屋。是日。行程十三里餘。經驛六。曰今市。曰大渡。曰舟生。曰玉生。曰矢板。曰澤村。

七月三十日。曉發。大霧四塞。不辨山河。官道甚闊。磧礫滿地。或高或低。車行甚遲。抵白坂。即磐城之國。距此四里餘。關山之上。有古關道址云。抵白河。投本町柳屋。晚雷送雨。過涼欲襲衣。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四。曰鍋掛。曰越堀。曰蘆野。曰白坂。

七月三十一日。乘閑散步。城樓毀壞。石壁僅存。市街屈曲。烟火蕭條。無足觀者。此地當陸羽孔道。又南走常陸。北走岩代越後。為四通之衢。封建之時。三陸兩羽磐岩七州之藩主。陸續來宿。殆無虛日。旅館四十八戶。列簷並棟。壯麗相連。明治以來。時勢一變。且經

賢人之所爲小事亦傳

五年前火災。今屬衰敗。戶數凡千八百餘。蓋磐城之為地。山脈南走。連下野。又向東支出。界常陸。地形與岩代。犬牙相錯。阿武隈川貫流之。西隅接陸羽之大山。山谷幽邃。地勢隆汚不一。磽确居半。瀕海一帶稍平遠。有魚鹽之利。而港灣淺小。不便漕運云。

八月一日。乘曉涼。游驛南南湖。繞山圍水。綠陰相映。周四二十町餘。有茶店二戶。煮茶待客。幽邃清冷。山上有故藩主樂翁名勝咏歌碑。花時霜候。最宜觀游云。召里老。聞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八月二日。發白河。道路多丘阪。下車而步者數回。過

矢吹。山漸開。道漸平。抵須賀川。即岩代之國。市街清楚。頗為殷富之郷。沿道人家。紡繭繅絲。卷為束。光瑩加雪。又養夏蠶。摘桑翻落。婦女皆蓬頭垢面。如不知暑熱。山脊洲背。植桑樹。嫩緑欝然。四望如雲。盖横濱開港以來。養蠶之利大開。人民勤勉就恒産。安達信夫伊達三郡。最為盛大云。抵二本松。投本町扇屋。市街跨山曲折相連。戸數凡三千餘云。是日。行程十七里餘。經驛六。曰小田川。曰矢吹。曰須賀川。曰郡山。曰高倉。曰本宮。

八月三日。過清水町。降長阪。四面稲田萬頃。阿武隈川。來自西。貫其中央。風景闊然。渡信夫橋。抵福島。投十二町目藤屋。樓開北面。信夫山在眼中。清風習習。借枕一睡。始忘毒熱。是日。行程五里餘。經驛二。曰松川。曰清水町。

八月四日。有事赴縣廳。廳在舊城内。因襲舊築。大茅屋。喬木四面林立。如山中豪農之家。儉素可喜也。市店鱗次。物貨稍足。頗為殷闐之地。阿武隈川繞其南。有漕運之便。戸數凡千九百餘。但家屋麁造。或茅或板。傾欹醜陋。其青甍粉壁。不及十分之一。獨娼家甚壯麗。有過郡下游郭者。盖若代之為地。陸羽之山脈蜿蜒來自北。一西折轉南。界羽越。又欝積接二野。一南走貫州中。入磐城。其東阿武隈川北流。通漕運。猪苗代之巨浸。同衆水注西疆。亦便漕運。河干之地。大抵廣衍。宜蠶桑。風俗樸摯云。午後轉寓同町上野屋。

八月五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午熱甚。寒暖計殆上百度云。

八月六日。發福島數里。道路無磧礫。山低樹平。抵越河。又入磐城之國。過白石。楮園桑田。欝欝夾路。渡白石川。長橋加虹。抵金崎。即陸前之國。山漸遠。田漸闊。四望豁然。沿阿武隈川。抵岩沼。投玉屋。自發東京。旬餘經過山中。頗厭菜蔬。此地近海濱。魚鱗甚饒。旅飯有味。是日。行程十六里餘。經驛十一。曰瀬上。曰桑折。曰藤田。曰越河。曰斎川。曰白石。曰刈田宮。曰金崎。曰大河原。曰船迫。曰槻木。

八月七日。蓐食早發。田稲含露。残月在地。光輝相映。眼界皆田塍。道路如砥。蹄輪絡繹。抵仙臺。投國分町安藤屋。午後散歩。過市街。游公園。花木陰映。甚有雅趣。西望舊城樓。今為鎮臺兵營。園中有林子平功徳碑。叙履歴甚詳。罵高山彦九郎為泣癖。可謂奇男子也。城市方一里。市店櫛比。物貨充足。戸數凡一万二

千餘云。蓋東山道之大都會也。然而家屋矮陋。除大町國分町之外。蕭然如荒村古驛。街路不潔。磧礫害歩。豈人情素樸。不求觀美歟。將懶惰乏進取之氣歟。蓋陸前之為地。山脉連亘。西北劃陸中羽前。南連岩代。北方二郡。狹長沿海。牡鹿一郡。曲出東方。抱港灣。松島羣嶼碁布。其西南及中央。土壤平衍。阿武隈川限其南。北上川來自北。有運輸之便。米穀之産。最饒云。東京古諺云。仙臺不饑。則江戸百萬之人口。忽有菜色。蓋非誇言也。是日。行程五里餘。經驛三。曰增田。曰中田。曰長町。

八月八日。折市而東。行田塍之間。抵鹽竈村。詣鹽竈神社。社在村北山上。殿宇壯麗。老杉圍繞。蟬語與濤聲相和。爽涼襲人。村南有神代煮鹽大釜四。積鏽剥蝕。水成赤色。其形偏平如皿。蓋奇物也。倩舟發千賀浦。島嶼星羅碁布。或小或大。青草蒙茸。其巔生松。有疎者有密者。其腰嵬巖削立。潮痕如帶。貝殼貼之。其腰空洞。從罅隙。可望他島嶼。最奇觀也。如靴者。如冠者。如鳥啄者。如獸跪者。千態萬狀。無一俊筆。天造之妙。非意想之所及也。南自千賀浦。北至磯崎。大小凡四百餘。舟中所觀。其數四十八云。舟子一一說其名。

巡回日記　第三篇　九

[illegible]六十州不能下[illegible]

不遑記焉。羣嶼錯出。為大洋之屏障。水淺波平。薄暮達松島。投觀瀾亭。亭故藩主之所築。舊稱月見御殿者。今為旅亭之有。屋宇宏壯。屏障皆貼金。揭兩奇晴好偏額。係舊藩主某筆蹟云。地在高丘。東南豁然。縮島影波光。為眼中物。水風侵席。過冷欲襲衣。主人剖鮮勸酒。快甚。恨欠月夜之觀耳。世併稱安藝嚴島。丹後天橋立。為日本之三景。余經過實地。知其評之不倫也。蓋嚴島為美則美矣。天橋立為奇則奇矣。而其規模褊小。一見即盡。豈如此地之遊觀連日。猶不足盡其勝哉。雖以嚴嶋為妾。以天橋立為臣。可也。是日。行程七里餘。經驛一。曰鹽竈。

八月九日。詣瑞巖寺。寺係舊藩祖伊達政宗創建。結構偉麗。堂宇宏壯。別設御座所。蓋政宗蠶食東北諸州。向中原賈餘勇。欲迎鑾輿於此也。顧遇豐臣氏之英邁。德川公之老練。翻然改其圖耳。明治九年今上天皇東巡。偶以此寺為行在所。政宗之遺志。成於三百年之後。可謂奇遇矣。村家瀕海。屈曲相連。戸數不過百。為蕭然村落。而車馬來往不絕。蓋仙臺與石巻港之通衢。致此輻湊也。近村之地。多鑿山腹。取石材。以其洞中。為蓄室。可謂至便也。薄暮風動雨來。嶋嶼

[illegible]而勝[illegible]萬

又曰想見英雄[illegible]迎

巡回日記　第三篇　十

奇景寫得歷歷在目

又曰退從先生亦多情

落烟中。或隱或見。不可端倪。漁舟收網。東西來歸。水禽喈喈。去無踪跡。十里烟波。不見一點黑子。日暝天晴。漁火遠近相連。其中斷者。蓋島影隔之也。留連至深更。

八月十日。將發松島。繾綣踟躕。如與美人別。屢顧眄而去。又抵仙臺。投國分町伊勢屋。雷雨一過。炎熱如洗。是日。行程七里。經驛二。曰利府。曰原町。

八月十一日。自仙臺以北。道路石少。行山坡之間。連驛荒凉。行客甚稀。抵高清水。投中村屋。是日。行程十四里。經驛六。曰七北田。曰富谷。曰吉岡。曰三本木。曰古川。曰荒谷。

余亦同論

世固有此說不謂之蝦夷人難組得遺蹟或爲元主祖之說亦

八月十二日。過有壁數町。即陸中之國。抵磐井。市街殷贍。為形勝之地。抵衣關村。過中尊寺山麓。喬樹鬱鬱。道路晝暗。寺係藤原清衡創建。當時有堂塔四十餘。僧坊三百餘。今存堂塔二十餘。僧坊十八。其實藏有義經自殺小刀。辨慶立往生木像云。蓋九郎間關流離。從辨慶等數人。易服變形。來依於清衡孫秀衡。及數鎌倉之兵。主從戰死。史之所傳如此。余謂九郎強恐膽智。決非恭默授首之人也。世傳蝦夷地方。有九郎故蹟。安知不主從為伴。北走蝦夷。為後圖。猶乃叔八郎渡南島。留將種哉。其小刀木像。皆係後人摸造也必矣。方今北海道就開拓。政化適通。其土人中。安知不有傳九郎之系譜者哉。自平泉至衣關。山迫地狹。衣川貫流其間。亦一衣帶水耳。其形勢。非鎮守府將軍。陸奥出羽押領使。開府治之地也。豈山川亦因古今變其形歟。抵水澤。投大泉屋。是日。行程十六里餘。經驛八。曰築館。曰宮野。曰澤邊。曰金成。曰有壁。曰磐井。曰山目。曰前澤。

八月十三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晚來大風雨。冷甚。

八月十四日。終朝雨甚。過黑澤尻。見巨浸。即北上川也。發源岩手郡。長流至陸前石卷港。長七十里餘。川身最濶廣。過六町。有舟楫之便云。自花卷至盛岡。十里餘。大道如髮。松林相圍。無一丘垤。兩邊田野茫茫。山巒延亘。距離遠近。皆同。抵盛岡。北上川貫流街衢。長橋架之。曰明治橋。漕舟數隻泊其下。形勢甚偉。投六日町古川屋。是日。行程十七里餘。經驛四。曰金崎。曰黑澤尻。曰花卷。曰郡山。

八月十五日。有事赴縣廳。廳在市街北。中洲川貫之。渡長橋。有公園。有勸業場。紡織之業最盛。堰河水為

奇喩妙喩

溝渠。水清流急。城櫓毀壊。基址獨存。喬樹鬱鬱。爽氣逼人。岩手山突兀雲表。風景絶佳。市店櫛比。街路修潔。或有建築驚目者。其規模雖不及仙臺之半。形勝則過之。戸數凡四千二百餘。蓋陸中之為地。陸奧之大山脉。分二岐南走。其西者劃羽後。東者鬱結中央。北上川貫其中間。全地原隰曠遠。多磽确。盛岡以南。稍為沃壌。聞伊九戸二郡。瀕東海有魚鹽之利云。

八月十六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八月十七日。自盛岡以北。道狹山多。而土砂平硬。猶可行車。險處下。平處乘。頻煩下上。猶春雀搴尾。村落

稀疎。民俗醜陋。老婦眉長齒黄。頭髮蓬蓬。一見難辨男女。踰中山嶺。即陸奧之國。抵一戸。投西村屋。是日。行程十七里餘。經驛三。曰澁民。曰沼宮内。曰小繫。

八月十八日。侵曉霧而發。四面蒼茫。幾出曠野。而路漸險峻。樹漸深鬱。旭暉破霧。身已在深山。此間山巒横疊。澗谷深阻。驛亭之外。絶無人家。欲乞水火。不可得也。山腹稍扁平處。徧著鋤痕。稼栗蕎麥。蕃茂甚美。過耕夫問其家。則遥指谷底。溪路迂回。來往殆費半日云。民力之勞可知也。抵三本木。投中島屋。是日。行程十四里餘。經驛七。曰福岡。曰金田市。曰三戸。曰淺水。曰五戸。曰傳法寺。曰藤島。

八月十九日。發三本木。四面平野渺茫。青草粘天。南北四里餘。東西八里餘。東邊谷地頭村。有牧社。牧牛馬凡三百頭云。原中見馬羣嚙草游戲。抵野邊地。出海濱。波濤洶湧。眼界豁然。可望北海道之山影。過漁村。路上鋪海扇貝殼如雪。其肉如餅。割而串之。抹鹽鼓為炙。味甚甘。其殻大者可為鍋。抵青森。投濱町田澤屋。是日。行程十九里餘。經驛四。曰七戸。曰野邊地。曰小湊。曰野内。

八月二十日。有事赴縣廳。市店多新築。縦横開街。物

貨稍足。店前皆造虚檐。便人行。備冬間積雪云。離市一里。有鎮臺分營。粉壁青甍。為儼然構造。此地本蕭然一漁村耳。函館開港以來。四方人民來住。稍為聚落。戸數凡三千餘。蓋陸奧之為地。東西二隅屈折。相拱容海。隅津輕峽。對北海道。山脉起中央南走。支脉西折劃羽後。東方曠野相接。多磽确。西疆土壌稍肥。民勤耕種。兼漁獵云。家書至自郵便局。

八月二十一日。乘漁船。薄暮達函館。查吏數名至。薰藥氣。注藥汁。始許上陸。蓋防疫氣也。上陸即渡島之國。投東濱町若島屋。樓臨海面。泊船麕集。舷燈照射。

水面光彩相映。如金龍飛躍。市聲繁盛。甚慰旅愁。夜半大風雨。抜屋毀滴。終夜有聲。是日。行程五十八里餘。

八月二十二日。有事赴開拓使支廳。函館之地。山嶺環拱抱水。水深數仞。大艦巨舶可近岸碇泊。街衢南負山。北臨海。平地甚少。東西連亘。高低為層。市店美麗。百貨輻湊。物産輸出之盛。海内無比。為北海第一之都會。戸數凡六十五百餘。日有蕃殖之勢云。游東公園。築山植樹。未及成功。地位高爽。最宜眺望游歩。有小博覧館。列北海道物産。大抵磐岩三陸之地。

其困可想余亦尤憎此二物

晝苦蠅。夜苦蚊。及渡海。総忘此苦。豈地質令然邪。抑人事致之也。蓋北海道之為地。渡島南向陸奥。其状如伸頸張顧。宛折迤東北。為膽振後志。直石狩負脊之要。天鹽北見日高十勝。排南北。為左右翼。釧路為其臀。根室之地。岬角相望。為其股。千島曳尾其後。石狩十勝之二高山。對峙全道之中央。支脈四布。諸大川大率發源于此。衆水分流。西為石狩川。西北為天鹽川。北為常呂川。南為大津川。土民業漁獵。石狩十勝之原野曠漠。土壌肥沃。而耕稼未開。風俗鄙朴。言語衣服皆異内地云。

八月二十三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浄書。往昔北海道之地。曠漠無人。函館福山之外。成聚落者甚少。明治之初。置開拓使。生歯日繁。而問其聚落戸數。則福山四千四百九十餘。江刺二千二百三十餘。小樽千百三十餘。札幌七百五十餘。石狩三百六十餘。室蘭百五十餘。根室百四十餘。而四方人民來寓者。居其八分云。以故無故俗之可記者。

八月二十四日。逍遥市中。観劇場。

八月二十五日。乘瀛船。是日。天氣朗晴。風恬波靜。猶徉船脊。快甚。薄暮達青森。投安方町新木屋。是日。行程五十八里餘。

故俗略具林子平三國通覧

八月二十六日。發青森一里餘。原野就墾闢。穀苗蕃茂。眺望甚美。過新城。山谷連亘。津輕坂横絶其間。道路甚險。抵浪岡。田野渺渺。稲花薫人。岩木山突兀西北。張翼數里。其状如倒懸摺扇。世稱津輕富士。宛然富岳之兒孫也。但黒髪鬖鬖。未及戴白耳。抵弘前。投本町永井屋。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三。曰新城。曰浪岡。曰藤崎。

八月二十七日。此地市街屈曲。道路高低。本町一條。市店美麗。絹舗陳簪。頗有都様。其他街衢不潔。溝渠

臭摠。家屋矮陋。無足觀者。街北城址。喬樹鬱鬱。青草沒壘。戸數凡六千九百餘云。仙臺以北第一之大邑也。産出米穀。其額巨大。輸出北海道。利益甚多云。

八月二十八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八月二十九日。發弘前數里。行田塍之間。抵碇關。倩馬。此行騎馬是為始。馬苦蠅虻。狂躍欲倒。馬夫勸制甚謹。上矢立嶺。老杉鬱鬱。不見天日。斧斤之聲。遠近相答。踰絶頂。即羽後之國。林木益美。下嶺。田野開。村落連。穀蔬蕃茂。林樾點綴其間。道路甚修潔。抵大舘。投加賀屋。是日。行程十三里餘。經驛三。曰石川。曰碇關。曰白澤。

危險果如是乎富士川桂川之上流下岩間舟子在舳與楫倒下然亦其險不及此

八月三十日。倩舟下能代川。川發源陸奥。過陸中。至能代入海。長二十五里餘云。水勢或緩或急。清澈可掬飲。老楊夾岸。稲田相連。設堰河身。蓄水供灌漑。中觖一角。通舟。水勢奔放。如懸瀑。舟子請客上陸。以油紙掩貨物。一人在首。一人在尾。各操楫。倒舟而下。水怒浪立。餘沫呑舟。須臾舟浮中流。舟子全身皆濕。到緩流處。約水載客。危險不可名狀。如此者二回。山漸開。水漸濶。舟行甚緩。晩抵鶴形。上陸。投小林屋。是日。行程十三里餘。

八月三十一日。發鶴形七里。山路崎嶇。抵森岡。乘車。有大湖。曰八郎潟。一名琴湖。東西三里。南北七里。水濱皆稲田。漁村相連。過大久保。出海濱。沙路漠漠。車輪半沒。過土崎港。泊檣林立。人家稠密。為繁華之郷。會惡疫流行。官吏醫員奔走為豫防之計。入夜。抵秋田。投大町沼田屋。是日。行程十七里餘。經驛九。曰檜山。曰豊岡。曰森岡。曰鹿渡。曰一日市。曰大川。曰下虻川。曰大久保。曰土崎。

九月一日。有車赴縣廳。市街短東西。長南北。人家列棟。板屋義麗。物貨輻湊。両羽第一之大都也。戸數凡七千五百餘。蓋羽後之為地。山勢來自陸奥。劃東北二方。鬱結中央。産材極多。能代川注北疆。御物川貫南方。男鹿山突出西方。擁八郎潟。地味磽确。不宜果穀。沿海頗有繁盛之區云。是日。有疾。招醫服藥。早臥。夜半監獄火。市民喧噪。

九月二日。發秋田數里。田野大開。道路甚平。自境至刈和野三里。山巒羊腸。刈和野以南。道路大修土功。削高塡低。變曲為直。可謂盛擧也。抵大曲。投鹽屋。是日。行程十三里餘。經驛八。曰豊島。曰和田。曰境。曰上淀川。曰刈和野。曰北楢岡。曰神宮寺。曰花舘。

經濟要旨

或有山理

九月三日。道路平坦。終日行田塍林樾之間。西望鳥海山。突出雲表。直立六千四百六十尺餘。両羽第一之高山也。抵下院内。投齋藤屋。是日。行程十四里餘。經驛四。曰六郷。曰金澤。曰横手。曰湯澤。

九月四日。發下院内數里。上雄勝嶺。路甚險峻。有穿山腹作隧道之擧。土石脆鬆。易崩壞。今廢之。別經營鑿開新道之擧。此地有金銀壙。採堀甚盛云。踰絶頂。即羽前之國。過及位。又踰峻嶺。驛馬痛。馬夫疲。休憩者數回。中田以南新道漸成。削山塡谷。巧作平路。過頑石。火藥摧之。令不阻車行。蓋人民之富。生於物産之興。物産之興。生於運輸之便。運輸之便。生於道路之平。縣官之用意。其在於斯歟。自金山乘車。雨大至。衣袂沾濕。冷甚。抵新莊。投中島屋。三陸両羽磐岩之七州。土人言語。古稱難通。余經過磐城岩代陸前陸中。驛路旅亭。不復苦對話。蓋由置縣以來。人民交通。智識漸開也。至陸奥羽後。則纔辨里程物價大畧耳。今入羽前。語言又通。因思風俗言語之異。非由地形然。由政治爲之區畫也。今王化徧及遐邑僻陬。乃知風俗言語。海内歸一。蓋在近矣。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三。曰上院内。曰及位。曰金山。

山形縣廳之土木最有名者

九月五日。發新莊數里。有酒田鶴岡之支道。行客漸多。路傍茶店。賣餅鬻果。楯岡以南。田野大闢。多種烟草。摘其葉。曝之簷端。比屋皆然。青黄錯雜。晩抵山形。投旅籠町後藤屋。是日。行程十七里餘。經驛七。曰船形。曰蘆澤。曰尾花澤。曰土生田。曰楯岡。曰六田。曰天童。

九月六日。有事赴縣廳。街衢通溝渠。水聲淙淙。市店屈曲相連。長一里餘。大抵茅屋醜矮。而學校病院官舍之建築。結構巍然。摸洋製。庭園樹木。蓊鬱甚美。猶群鷄之一鶴。殊驚人目。戸數凡四千百餘。日有蕃殖之勢。蓋羽前之爲地。山脈綿亘。東南界岩代。連越後。最上川左右。頗平曠肥瘠相半。田川郡獨有漁鹽之利。民多業蠶桑云。

九月七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九月八日。曉發。行田塍之間。入置賜郡。山麓水涯桑樹鬱鬱。幹皆老大。蠶事之盛。可知也。赤湯以南。山開田闊。大道如髮。抵米澤。投荒町宍戸屋。日猶高。散歩近街。人家矮陋。市聲蕭索。戸數凡五千餘云。過士族居地。家屋儼然。機聲相聞。絹帛之産。爲東國之冠。其授産之法。出於舊藩主上杉鷹山遺澤。士族至今不

墜其恒產云。方今天下士族之窮已極矣。窮斯濫者。人之情也。其放僻邪侈。無所不為者。或將蹶起焉。安得有如鷹山其人。而統理內務之任。舊識目賀多來訪。相携遊今町酒樓。是日。行程十二里餘。經驛七。曰上山。曰川口。曰中山。曰小岩澤。曰川樋。曰赤湯。曰糠野目。

九月九日。曉來大風雨。以車馬不進淹留。往街南劇場。

九月十日。發米澤右折。入若松支道。舟坂綱木坂皆險。上檜原嶺。路益險。樹益深。雲霧四塞。只聞前人語

聲。有石倚焉。有水掬焉。雲入襟袖。瀏瀏有聲。渾身皆濕。清絕殊。入仙境。上絕頂。又入岩代之國。躋攀近二里。無尺寸平坦地。蓋陸羽第一之險路也。絕頂有民屋二戶。夾路相對。製木器為生業。四壁皆以繩聯抜。不施釘。蓋便遷徙也。凡深山有村。運輸無路之地。窮民寄寓。製杯捲盂盆雜具。負戴出市。謂之木地師。村盡則易處。猶太古人民逐水草遷者。蓋農家傾産流落者。多從事於此云。其婦迎客語曰。冬間積雪丈餘。絕無行客。猪鹿之聲。高在屋上。饑猿或爪抜鬮等隙。兒輩慣聽。嘻嘻相笑。不復覺其岑寂。人生不凍不餒

山中有此邨道賢者免疎於陵之弊亦不過此

則足矣。比之豪農之患水旱。富商之憂火盜。官吏之驚寵辱。則甚安矣。余聞其言。憮然曳杖而去。下山。道路汗穢。搆梁圯壞。僅通人行。回顧羽前全州。恰如出堂廊入泥塗。過漢間一里餘。抵檜原。投大和屋。自關町以南。驛店無輿馬之備。有牛僅駄物貨。以故徒步踰三峻嶺。疲困甚。是日。行程七里餘。經驛二。曰關町。曰綱木。

九月十一日。發檜原數里。石路凸凹。泥土活活。換草鞋者數回。自熊倉以南。山影漸遠。田野大開。始覺出人間界。過鹽川。乘車三里餘。抵若松。投榮町清水屋。

若松少一概何也

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三。曰大鹽。曰熊倉。曰鹽川。

九月十二日。此地市街長東西。短南北。茅簷抜屋。櫛比陳肆。人參。蠟燭。漆器。銅器。為本郡之名産。戶數凡四千八百餘云。四面山岳重疊。如圍屏障。晚訪舊識狄月。談話至夜。

九月十三日。終日陰雨濛濛。簷滴不斷聲。

九月十四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九月十五日。發若松一里。上瀧澤嶺。磧礫滿地。路甚險。籃輿傾倒。是行。乘輿是為始。抵赤井。傭馬。馬苦地熅。狂躍不堪鞍。步而過。此間支道。行客甚少。驛店蕭

條。抵三代。投高砂屋。是日。行程七里餘。經驛四。曰赤
井。曰原。曰赤津。曰福良。
九月十六日。蓐食踰勢至堂嶺。曉涼透衣。冷甚。泥濘
活活。屐齒皆沒。過飯土用村。又入磐城之國。入夜。抵
白河。投本町柳屋。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四。曰勢至
堂。曰江花。曰牧野内。曰限戶。
九月十七日。發白河。雨始晴。官道闊大。車行甚便。過
白坂又入下野之國。蘆野越堀之間。有二十三坂之
名。比之若松支道。稍平坦也。抵太田原。投岩井屋。是
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四。曰白坂。曰蘆野。曰越堀。曰
鍋掛。
九月十八日。發太田原。路傍皆原野。蓋那須野之餘
裔也。喜連川前後。坂阜重層。抵阿久津。自是下舟。直
可以達東京云。渡鬼怒川。水為二派。中生大洲。此
邊大抵原野茫茫。村落稀疏。抵宇都宮。投傳馬町白
木屋。氣候頓異。脱袷換單。尚欲用扇。是日。行程十一
里餘。經驛五。曰佐久山。曰喜連川。曰氏家。曰阿久津。
曰白澤。
九月十九日。詣二荒神社。地在高阜。可俯瞰全市。市
街延亘山谷。高低屈曲。倉庫皆以石造之。市店物貨。

皆做東京。旅亭善待客。飲饌適口。余經過陸羽地方
已五旬餘。苦旅店矮陋。飲食不潔。至是。忘逆旅之苦。
此地當陸羽大道。西走日光。東走常陸。路岐甚多。擔
客馬車。東西相通。旅客輻湊。頗為繁華之鄉。戶數凡
三千餘。罹戊辰兵燹。建築未復舊觀云。家書至。自郵
便局。
九月二十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薄暮
雨至。暖甚。老蚊通人。
九月二十一日。朝暾入窓。束裝乘車。自街中右折。行
原野之間。自栃木以南。田野大闢。道路平坦。過佐野
左折。渡渡良瀨川。即上野之國。田疇萬頃。黃稻如雲。
抵館林。投谷越町龜屋。是日。行程十四里餘。經驛七。
曰安塚。曰壬生。曰栃木。曰富田。曰和泉。曰犬伏。曰佐
野。
九月二十二日。散步過舊城中。余本生此地。宅址今
為櫻園。而廢壕荒壘。尚存舊狀。五六歲嬉游之跡。宛
然在目。憶父母之劬勞。風樹之感。不能已。詣谷越町
大道寺。拜顧祖先墳墓。衢街南北相連。市店殷贍。物
貨稍足。戶數凡二千餘云。訪舊識臼井。至夜而歸。
九月二十三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市

民及知先人者。陸續來訪。皆六十年前之人。白髮種種。座上如設尚齒會。

九月二十四日。發館林。行田塍林樾之間。過太田。出舊例幣使街道。道路平坦。驛店甚美。境町以西。桑樹夾路。紡織之聲。村村相通。抵前橋。投本町中澤屋。主人。即隨員山井之舊識。迎待甚厚。居室靜幽。衾裀清楚。大慰旅愁。是日。行程十三里餘。經驛五。曰太田。曰木崎。曰境町。曰伊勢崎。曰駒形。

九月二十五日。有事赴縣廳。市店縱横櫛比。建築美麗。物貨充足。蠶絲市場。最為殷盛。赤城山延亘東北。

此間有妙義山與那須湊桂林為三奇絶頗山陽耶馬

利根川環流西南。形勢甚偉。戸數凡三千餘。日有蕃殖之勢。蓋上野之為地。山勢來自岩代越後。連信濃西北。最重疊。利根川發源極北。衆水會同。為洪流界武藏東下。東南夷沃。饒蠶桑。民長織勤商估。為繁富之區。風俗健黠云。

九月二十六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九月二十七日。發前橋。渡利根川。水量猶淺。流勢猛駛。嚙石。架船橋濟人。過高崎。市店美麗。物貨輻湊。可伯仲前橋。松井田以西。路漸高。遥望淺間山。烟氣騰上。如在咫尺。過坂本。上碓水嶺。三年前新開大道。繞

登覽者至長崎川十洲揚於我邦耶馬者已道路見耶而惜乎不探於我州佳山

山沿渓。變險為夷。大得運輸之便云。躋攀凡二里餘。時候頓變。晚風凜凜。踰嶺。即信濃之國。抵輕井澤。投龜屋。依火炙手。是日。行程十二里餘。經驛五。曰高崎。曰板鼻。曰安中。曰松井田。曰坂本。

九月二十八日。辭食乘車而發。板橋霜白。曉霧茫茫。不辨咫尺。寒風撲面。耳朶欲斷。須臾朝暉紛發。山尖皆見。霧尚纏繞其腰腹。如湖心聳島。過追分。驛店壯麗。驚人目。蓋以為中山北陸二道之咽喉。致此殷盛也。自驛西右折。遶淺間山之麓。雲烟鞍韉。全身無髮。位地之高處。為本州第一之高山。過上田。市店美麗。

商業繁盛。為山間名邑。戸數凡千七百餘云。離市街。南面山漸遠。野漸闊。道路平坦。車行甚便。北面山巒攅蹙。壁立千仭。如立屏障。山身稍有肉處。皆墾種桑。蠶事之盛可知也。出千曲川。川原濶處。七町餘。本州第一之巨浸。至越後州界。長凡六十里云。渡川數里。至犀川。兩川之間。稱河中島。不識庵機山兩將。接戰之地。村家多賣古戰場繪圖。兩川皆架船橋濟人。薄暮抵長野。投裏權堂花房屋。自追分以西。驛店村家相連。行客絡繹。道路甚闊。人家皆美麗。係十四五年來之造營。無有敗簷頽壁。陸羽地方所未嘗見也。蓋

横濱開港以來。蠶絲蠶卵之利甚夥。人民勤勉。致此殷富也。是日。行程二十里餘。經驛十。曰沓掛。曰追分。曰小諸。曰田中。曰上田。曰坂木。曰下戸倉。曰屋代。曰篠野井。曰丹波島。

九月二十九日。携旅擔。轉寓舍第興津僑居。樓南面田塍。市塵不到。旅情甚安。詣善光寺。伽藍壯麗。佛體羅列。喬松為林。寺域凡一萬千四百歩餘。天智天皇御宇創建云。地位高爽。南面恢濶。眺望甚偉。出寺門。地形漸低。兩邊市店櫛比。陳列百貨。戸數凡二千餘。蓋信濃之為地。山脈起自東北。南連武甲。起中央者。南為二脈。西南至木曾諸山。最峻奧。產良材。北陸東海二道之大河。皆發源其間。分流南北。可見地勢之最高也。河中島一帶。稍平衍。土性磽确。民多業養蠶。為本州第一之物產云。

九月三十日。晚辭興津家。又投花房屋。是夜。値舊曆中秋。月光如晝。絃歌甚盛。

十月一日。曉發自篠野井右折。過稲荷山數町。南望姨捨山。山下稲田環繞。稱為賞月之勝地。土人云。田有高低。水滿映月。背月下瞰。每田印月影。古歌所謂每田月者。是也。中秋之候。稲禾未熟。好事者。或有擲

金買散區稲刈之觀每田月者。而車屬冗奢。未易與也。歳之四五月。田田蓄水。秧針未插。方此時。人人皆得與此觀。故稱中秋觀每田月者。概屬誇誕。此言似有理。昨宵適値中秋。賞月之客。陸續來歸。抵桑原村。乘籃輿。上猿馬場嶺。風雨凄烈。肌膚生粟。升降凡三里餘。自麻績至青柳。路稍平坦。可行車。上立嶺。嶺上日全沒。烟霧蔽月。僅辨前路。磧礫嶮巇。轟轟有聲。升降凡二里餘。抵會田。投米屋。是日。行程十二里餘。經驛五。曰丹波島。曰篠野井。曰稲荷山。曰麻績。曰青柳。

十月二日。發會田一里餘。上苅谷嶺。升降凡一里餘。此之猿馬場立二嶺。稍夷。謂之松本街道三嶺。信州之地。除東南一二郡之外。皆不產竹。或有小篠竹。扶疎不成林。以故。壁骨用蘆莖。墻身用麻稈。桶工之箍材。多自上州駄送。越後地方亦然。蓋地質不適此君也。余性愛竹。數日不接猗猗之色。心思憮然。抵松本。市街殷賑。物貨充足。戸數凡三千餘。為本州第一之大邑。投南深志町六番町樹屋。是日。行程四里餘。經驛二。曰苅谷野。曰岡田。

十月二日。自松本至洗馬。四里餘。道路如砥。出中山

道。過本山。入木曾道中。石蹊屈曲高低。不能行車。過奈良井。上鳥居嶺。升降凡一里餘。嶺上西望御嶽山。雲烟縹緲。自是溪流向南。為木曾川水源。蓋山脈横絶東西也。抵藪原。投河上屋。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六。曰村井。曰郷原。曰洗馬。曰本山。曰贄川。曰奈良井。

十月四日。發藪原。山逾深。路逾險。抵福島。市街殷賑。為木曾第一之大驛。距驛數町。有木曾冠者之故址云。過木曾棧道。有歌人芭蕉咏歌碑。絶壁之下。水流潆洄。成碧潭。土人泛刳木舟濟人。甚奇也。此地為御嶽山街道。近來信者醵金。架大橋。如長虹飲水。過寐

覺床。詣臨川寺。觀浦島太郎舊跡。溪水成潭。紺碧如藍。怪石聳立。上有一小祠。為太郎寐覺之牀。對岸樹林蒙茸處。為太郎垂釣之跡云。雛僧迎人。絮絮説來由。可厭。抵須原。投栢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三。曰宮越。曰福島。曰上松。

十月五日。路傍有官林標榜。檜樹蒼翠。鬱鬱蔽天。皆百年以上物。至飛驒州界。其幅員過五里餘。海内第一之官林云。木曾山中。村落皆汲山泉。無一穿井者。蓋林樹蓄水氣。山脈皆湧出清泉也。抵落合。即美濃之國。山漸開。田野恢濶。自洗馬以西。經過山腰水澗

土人說示路徑往往有此假作亭長始羽之類蓋欲使行人知亦有此徑耳

三日。至是。始出樊籠。抵中津川。投森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五。曰野尻。曰三留野。曰妻籠。曰馬籠。曰落合。

十月六日。曉發。抵大井。自前宵雨甚。驛長說下街道平坦。車行甚便。余數日經過山中。頗厭跋渉。便乘車左折。行田塍之間。雖無大峻嶺。石蹊凹凸。不免下車徒歩。路屬尾張支道。驛舍荒蕪。始悔不就本道。過多治見。村家多製陶器。竃烟裊裊。晩抵池田。投和泉屋。是日。行程十三里餘。經驛四。曰大井。曰釜戶。曰土岐。曰高山。

十月七日。聞有到岐阜捷路。倩導者負旅擔。自驛中

何不懲昨日之悔

右折入山徑。路細如綫。草髭勒鞋。上花立嶺。左望名古屋城櫓。三里餘。不見一人家。過今井村。即尾張之國。抵犬山。市街殷賑。望城櫓於山松之間。青甍粉壁。不減舊觀。出木曾川。源流來自信濃。過伊勢入海。長凡四十六里餘。濶凡八町餘云。水勢猛駛如箭。中流築大堰數十町。大小青石。重疊為楕圓。如巨蟒聯背。蓋壓水勢。供灌漑之用。係近年土功云。隔堰東西。備渡艇一隻。水勢不能穩。自石罅湧出。淙淙如懸泉。甚奇觀也。渡川。又入美濃之國。過各務野。東西凡三里。南北凡一里云。出中山道數町。又右折就捷路。行原

[illegible]

野田膳之間。大抵信濃之山。秀抜而多木。猶壮士擬髭髯。美濃之山。逶迤而無木。猶老翁撫顱拜跪。造物者之手段。不可測也。抵岐阜。投常磐町壺屋。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一。曰大山。

十月八日。有事赴縣廳。廳係新築。洒掃如拭。市街東負稲葉山。西沿長良川。屈曲相連。人家美麗。建築有西京風。道路修整。物貨輻湊。戸數凡三千餘云。出木曽道中。忽抵此地。如入大都會。稲葉山一名金花山。樹木翁鬱。峻巌壁立。有伊奈波神社。天正中。齋藤氏據之。稱稲葉山城。織田氏奪之。亦據之。稱岐阜城。天

我邦城制有天主者。以此為始。耶蘇教師之所教。故曰天主云。

守臺之跡尚存。長良川末流。有河渡川墨股川之名。入木曽川。自水源長凡三十二里。濶凡六町餘。有漕運之便。蓋美濃之為地。東北山巒連亘。更南走入三河。西北山脈來自越前。為江勢之界。中央及西南。多平原。木曽川貫流。有灌漑之利。地味膏腴。五穀皆宜云。

十月九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余將抵飛驒國。問其民俗。縣官告以舊政府置郡代統治之。民俗大抵與美濃同。便託縣官。以訊問筆録之事。

十月十日。發岐阜一里餘。出中山道。渡河渡呂久二

川。河渡深而緩。呂久淺而急。皆通舟楫。過高堤長數十町。有河水氾濫之患。可知也。左折入田塍之間。抵大垣。投俵町安田屋。是日。行程五里餘。經驛二。曰河渡。曰美江寺。

十月十一日。乘閑散歩。市街斜曲為衢。家家皆出噴泉。清洌可掬。溝流貫街衢。有漕運之便。市店美麗。道路修潔。伯仲岐阜。戸數凡二千三百餘。為本州有名之地。召里老訊問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十月十二日。發大垣二里餘。出中山道。過關原。山巒漸變。如開關。此間元和古戰場。土人製繪圖賣之。過

大井川之為州界。近世之制也。

今須數町。抵一村落。即近江之國。所謂寐物語者。是也。凡各州之經界。必有大山巨川劃之。相模伊豆之於箱根山。駿河遠江之於大井川。比比皆然。而此地。列簷合壁。為州界。美濃近江之人民。可臥而相語焉。自栢原右折。行山間。上觀音寺坂。湖光如帶。延亘南北。甚奇觀也。抵長濱。投船町破屋。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三。曰垂井。曰關原。曰今須。

十月十三日。此地人家櫛比。縱横成街。建築皆新。地瀕琵琶湖。漕運甚便。瀛船來往。晨昏送響。湖濱皆種

桑。鬱鬱成林。縮緬之製。古來有名。機杼之聲。通衢相達。戸数凡千八百餘。為殷富之鄉。召里老訊問故俗。筆録成。付淨書。晩發長濱。過湖濱山麓之間。過鳥居本右折。踰切通。山上俯瞰彦根城市。瓦屋駢布繡錯。粉墻隱映。風帆烟楫。出没於湖波冥茫之中。觀望甚美。入夜。抵彦根。投土橋町米屋。是日。行程四里餘。經驛二。曰米原。曰鳥居本。

十月十四日。此地城山突兀。瞰湖水。樓櫓挺立於喬樹之上。形勢甚偉。人家縱横成衢。市肆殷贍。百貨文足。本町河原町最盛。風俗語音。宛然如西京。本州第

一之大邑也。戸數凡六千百餘云。轉寓職人町遠藤屋。主人好文事。藏近世名家書畫幅甚多。展覽消旅愁。

十月十五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十月十六日。欲乘滊船達大津。到湖濱。昨日來風雨凄烈。波高不能拔錨。乃乘車過市街。出中山道。道路無磧礫。沙軟土硬。車輪無聲。抵武佐。投錢屋。是日。行程五里餘。經驛二。曰高宮。曰愛知川。

十月十七日。過草津。出東海道。此道經十餘田往來。山容水色。如過舊識。憩姥餅店。旗子勸餅。甘美如昔。

大抵近江之地。道路加砥。而處處有高阜。阜上即河身。窪然成路。砂礫乾燥。無一滴水。其高過於樹梢。過霖雨。則急流氾濫為患云。蓋山瘠而樹木少故也。渡勢多橋。左折詣石山寺。僧坊夾路。樹林深鬱。堂塔立於奇巖怪石之間。紫式部着書之室。開而不閉。出崖上。湖光橋影。為眼中物。風景絶佳。前街旅店數戸。臨勢多川。列筐相連。樓臺皆美麗。晩抵大津。投川口町松坂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二。曰守山。曰草津。

十月十八日。有車赴縣廳。廳在園城寺山中。假用僧坊。樹林蓊鬱。積翠欲滴。山中堂塔甚多。僧坊相連。寺

城七萬五千餘步云。為有名之古刹。其南端最高處。建塔尖状紀功碑。築砲墩状礎石。周圍作池。噴泉如霧。蓋衆庶醵金。弔慰西南戰死兵士之靈云。有休憩所。任遊客觀覽。東北瞰琵琶湖。島嶼點綴。所謂八景者。可一望而盡焉。湖大亘十一郡。南北十五里。東西五里云。為皇國第一之大湖。滊船數隻。日夕來往。笛聲不斷。市店數條。櫛比鱗次。建築美麗。百貨輻湊。有都會之趣。西南山巒為屏障。東北空豁。水光連天。形勢甚偉。戸數凡四千九百餘。蓋近江之為地。山勢來自濃越。東西分二脈。各南走。為四隣之界。大湖居則

伎倆在制器道最為永世之策備也

之中央。漕運甚便。其地控畿內。當三道之要衝。土肥民富。風俗怜悧。長商賈云。

十月十九日。過粟津。詣義仲寺。義仲墓傍。有歌人芭蕉墳。植芭蕉數十株。秋風破葉。風景荒凉。英雄與隱逸同墓域。可謂奇也。義仲遠裔某。立一大石碑。林氏撰文中。叙其履歷與項籍相似。甚允當。余嘗有詠項籍詩云。大澤路窮騅不之。楚歌四起夜聞時。憐君勞力同鸇獺。敺爵敺魚終為誰。嗟。義仲粗野不學。雖有驕暴之罪。而其中心正直。毫無姦雄竊權之迹。以愚罪之。則可矣。以逆罪之。則甚矣。世之為鸇為獺者。徒勞無功。而為叢為淵者。坐擅其利。古今同轍。可勝慨歎哉。

十月二十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月二十一日。發大津。上逢坂山。山腹穿隧道。功將成。鐵道職工。奔走就業。過走井。鐵道線既通。削高填低。土功甚巧。抵追分。即山城之國。車馬來往。絡繹如織。抵京都。投木屋町栖亭。樓臨鴨川。東望三十六峰。積雨新晴。水光山色。嬋娟媚人。足慰北海東山跋涉之苦。有車赴府廳。市街清楚。物貨鮮麗。逍遙至黃昏。家書至自郵便局。

華族逸遊放蕩[illegible]不思之甚乎

把筆[illegible]開態讀自足冷汗

文情[illegible]

聞訊形況周悉叙此是不可少

十月二十二日。冬晴如春。偷閑散步。拜故宮。訪舊友。山水之明媚。寺觀之壯麗。市店之修整。民俗之勤儉。海內不見其比焉。同舍有久寓一華族。不知其名氏。召妓數人侍左右。夜則絃歌助興。拳戲勸酒。揮豪燿奢。醉呼狂叫。至三更或五更。晝則正午出寢。携妓出游。余在其樓上。連夜不能寐。而一榻之外。固無禁他人鼾睡之權。因謂。為華族者。大抵生而富貴。概以不學無術。執銓衡。治戎事。及皇猷大定。剝其權。制其祿。而尚優遇特異。尊其位。護其產。使之優遊歡樂。度歲月。嗟。人生為華族。何其幸也。余貧窶一士族。常依俸金。僅養妻孥。其行役也。所齎官金。嚴限區域。皆有定額。車馬之資。旅舍之費。或有超其額者。尚何得存買一宵歡樂之餘贏乎。即有餘贏。亦不得其餘暇也。大抵到一地方。直赴官廳。請撰里老。其居或在五里七里之外。急發喚狀。多隔一日而來焉。來則出問題。把筆錄答述。應對數次。務要無差謬。緊費半日時間。去則夜以繼日。叙其言。修其文。作草稿一篇。命隨員淨書。付郵送。或偷閑散步。亦非漫然慰心目也。觀察土地。家屋。林木等分界之景況。供訊問一助耳。嗟。人生為貧士族。何其不幸也。雖然。近世贊襄非常皇猷者。

縣。不在福澤之華族、而在憂戚之士族。是又何故歟。張横渠云、貧賤憂戚、玉汝成。嗚呼、為王者、抑又苦哉。出寢几坐。挑殘燈記之。時鷄鳴報曉。

十月二十三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晩東裝馳東。過伏見。渡觀月橋。點燈後、抵宇治。投菊屋。家臨宇治川。水聲涓涓。夢魂甚清。始免達夜不寐之苦。是日。行程四里餘。經驛一。曰伏見。

十月二十四日。詣黄蘗山萬福寺。寺域廣濶。巨竹千挺參天。堂塔清潔。不留一塵。扁額多係隱元木庵筆蹟。其韻致不愧晋唐名人。古人云。書。心畫也。又云。心正而筆正。蓋心術邪僻、品行粗鄙者、未嘗有傳其筆蹟於後世者也。僧坊有讀書之聲。琅琅隔林。踟躕徘徊。心思欲禪。渡宇治橋。山青水清。白沙翠竹。點綴其間。風景幽美。令人欲賦范蔎。村家一條。東西相連。戸數凡六百餘云。市店甚少。詣平等院。有三位源頼政墳墓。藏其遺品數種。皆不足觀焉。出門堤下有扇芝。石欄作圍。立碑表之。邦俗稱結縷草。曰芝。三位自盡之時。藉扇而坐之處。其形如扇。埋木之歌。膾炙人口。蓋源家再興之勲。不得不以三位為嚆矢也。田圃多種茶。枝幹揃芽。概高不過四尺。而周圍及丈餘。根皆

讀來經涉出于奇數者多頗娛人意與行歸盡入桃房而轉入信州已至於此行殊若圖從丹波盡經北陸山陰之日遺之旅讀者問必之識為奇性天產得足後用字天下其目所外無更者

作溝。灌糞料甚多。製茶之品。為海内第一。余性嗜茶。傾囊買絶品。歸寓喫之。幽香穿鼻。清味沁腸。快甚。

十月二十五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午後。發宇治。過伏見。出竹田街道。自七條左折。抵樫原。投鍵屋。山驛荒凉。旅情覺寂然。是日。行程六里餘。經驛二。曰伏見。曰京都。

十月二十六日。發樫原。道路崎嶇。踰追坂。即丹波之國。外降凡二里。山中霜早。林梢皆紅。抵亀岡。投新町鳥屋。是日。行程三里餘。

十月二十七日。此地街衢狹隘。市店寂寞。城壁毀壞。衰草没徑。戸數凡千餘。產烟草甚多。其品在上等云。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十月二十八日。發亀岡數里。山蹊崎嶇。落葉滿地。車輪不成聲。村家多種木賊。青青如麥畦。田稲收穫懸架。數里如堵墻。社鼓喧闐。蓋祝豊稔也。抵篠山。投上竪町丸屋。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二。曰埴生。曰福住。

十月二十九日。轉寓二階町油屋。城址宏大。溝渠水清。市店一條為街。瓦屋茅檐。錯雜相連。戸數凡千二百餘。距海濱。南北皆十六里餘。地位山脊。寒氣殊甚。蓋丹波之為地。山脈來自近江若狹。縱横分布。地形

高隆。南北諸州之水。多發源於茲。東北樹稠谷邃。西南稍平曠。地質肥瘠不一。民俗樸陋。耕樵雜業云。

十月三十日。名里光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月三十一日。發篠山。田野大闢。黄稻如雲。過古市左折。踰秀坂。即攝津之國。過三田。市街屈曲相連。頗為名邑。入夜。抵神戶。投海岸通佐野屋。是日。行程十六里餘。經驛五。曰古市。曰三田。曰道場。曰結場。曰唐櫃。

十一月一日。朝起開窓。海光旭暉。煥發相映。蹄輪絡繹。瀛笛送響。快甚。勉乘瀛車。抵大坂。投大川町北川

屋。

十一月二日。連日冬晴。溫暖如春。散步消日。蓋大坂之為地。平野開東南。疊峯連西北。淀川橫貫其中。海灣抱擁其外。城市當海陸之衝。百貨輻湊。人民富庶。為中州之樞紐。風俗優柔。好奢靡。戶數凡八萬云。

十一月三日。是日。值天長節。滿市揭旭旗紅燈。閉店遊戲。晚有烟火之擧。街衢士女絡繹。足表富庶繁華之態。與隨員酌酒。遙祝聖壽。

十一月四日。抵神戶。晚乘瀛船。

十一月五日。記州洋遠州洋。風波甚穩。

十一月六日。拂曉達橫濱。直欲赴總房。以囊金之衣服破。暫歸家。妻語兒啼。猶為客舍之想也。

十一月七日。八日。九日。在家。料理公私事務。

十一月十日。抵新大橋。乘小瀛船。出利根下流。河身甚濶。水色如藍。達行德。上陸。即下總之國。自前宵寒雨濛容。路泥如漆。過船橋。人家稠密。頗為名邑。出海濱。沙路散布貝殼。車行甚便。抵千葉。投梅松屋。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四。曰行德。曰船橋。曰馬加。曰檢見川。

十一月十一日。有事赴縣廳。廳係新築。洒掃甚清。街

南有千葉氏之城址。其盛時。第宅市店一萬二千戶餘。及其滅。為蕭蕭一漁村。置縣以後。四方人民來集。稍為聚落。第棟瓦屋。錯雜開店。戶數凡八百餘。日有繁滋之勢云。盛衰之理。豈意想之所能及乎哉。街北千葉神社。建築宏麗可觀焉。蓋下總之為地。州內無山。原野居四分一。利根川分派。界西北二方。巨浸灌之。漕輸頗便。而沿河之地。時被水患。其土赤墳。五穀皆宜云。晚訪舊友谷田貝。入夜而歸。

十一月十二日。發千葉。道路皆沙。車行甚遲。村家皆設噴泉。清洌可掬。土民磨甘藷。製澱粉。白色如雪。渡

一小川。入八幡。即上總之國。山漸近。樹漸稠。過姉崎。出海濱。海藻交積。沙磧渺渺。舍車而步。潮汐平穩。波色為黃。布帆點綴。如白鷗浮游。抵木更津。投伏見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六。曰曽我野。曰濱野。曰八幡。曰五井。曰姉崎。曰奈良輪。

十一月十三日。此地人家瀕海。數條成街。地成灣港。舟船出入。旅客甚多。市店連簷。物貨稍足。旅亭酒樓並美。戶數凡九百餘。蓋上總之為地。南方負山。北方平衍。接下總之曠野。東方一帶。海磧亘三郡。九十九里濱。連下總。漁業最盛。地質塩堅。有斥鹵之壤云。召

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一月十四日。發木更津。村家多種蓮。殆與稲田半。遂根方熟。掘之洗之。積如丘山。為物產之一云。出海濱。晨潮未退。車輪截水而行。奇甚。過佐貫。人家稠密。為一名邑。房州街道。行車止於茲。此邊山身皆砂。屈曲通小徑。砂土脆鬆沒屐齒。抵湊。投松屋。是日。行程七里餘。經驛二。曰貞元。曰佐貫。

十一月十五日。渡湊川。行海岸。路窮處鑿山骨。僅通行人。亂石倒懸。勢欲壓人。洋面遙望伊豆大島。噴火騰上。焰影如雲。相州之山。延亘起伏。其海濱人家。畧

可辨睞容。過金屋。踰山角。即安房之國。海溢萬石起伏。當東南風濤之衝。日刓月剝。為奇形異狀。此岸即鋸山之所起。峭壁萬仞。純骨無肉。石匠麕集。伐為材。鎚鑿之聲。遠近相響。沙濱積如丘山。其色蒼灰。其質脆鬆。易施工。以價廉途近。輸送東京。供建築之用。其量不貲。土人多以鍥工為生計云。鋸山之脈。居州內八分。山骨皆石材。可謂造物之無盡藏也。山腰水仙簇生。或有放花者。蓋鋸山清澄小湊之諸山。劃斷北方。致氣候溫暖也。過市部。踰木根嶺。升降凡二里。過那古。道路平坦。乘車抵北條。投伊澤屋。是日。行程十

一里餘。經驛五。曰竹岡。曰金屋。曰本鄉。曰市部。曰那古。

十一月十六日。北條之市街。連館山長須賀。延亘二十町餘。人家或有可觀者。安房第一之大邑也。戶數併千餘。館山有里見氏之城址。夫義實以羈旅之身。唾等取本州。畧二總。威震關東。保富貴九世。亦可不謂一世之英傑哉。距此三里。有安房神社。列官幣大社。祠廟古樸云。有事不得造觀焉。蓋安房之為地。北方一帶。山脈橫亘。為州界。支脈走南。貫州中。為半嶋之地。地勢險阻。西邊稍平曠。土壤肥瘠相半。民業雜

亦一頓挫亦一波瀾

農漁。鱗介之產。殊饒云。
十一月十七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一月十八日。午後乘小漁船。船滿載鱗族。腥氣撲鼻。倚舷遙望房總地方前所跋涉。歷歷可指。鋸山之頂。橫亘為起伏。剣峭鉏鋙。如列鋸齒。清澄小湊諸山茲茲落雲烟。舟入江戶灣。新月破雲。嬋娟媚人。夜半達東京湊町。上陸。投行德河岸二葉屋。家在咫尺不歸。有夏禹過門不入之想也。是日行程二十七里餘。
十一月十九日。蓐食到新大橋。乘一番瀛船。達行德。又入下總之國。自船橋左折。道路平坦如砥。數里過

有是乎

陸軍操練所。短松枯茅。離離相連。東西凡二十五町。南北凡二十町。明治六年車駕親臨。賜名曰習志野原。距此數十町。有小金原。開墾就業。牧羊甚盛云。過臼井。左觀印旛沼。水光瀲灔。布帆來往。東西凡二里。南北凡七里。有漕運之便魚鰕之利云。抵佐倉。投有町駿河屋。自房州北條至此地。三十里餘。道路險惡。徒步跋涉。可費數日。今海路經東京迂回四十里餘。而費日二日。路資減半。足不踏地。舟車之便行旅。亦大哉。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四。曰行德。曰船橋。曰大和田。曰臼井。

十一月二十日。轉寓中町水戶屋。此邊地形起伏。城市在阜脊。左右埊下。屈曲為街。城址為東京鎮臺分營。溝渠通印旛沼。建築宏麗。形勢甚偉。市店皆茅屋醜陋。無足觀者。戶數凡千二百餘云。
十一月二十一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一月二十二日。過酒酒井左折。行田塍之間。荒山枯林之中。有農民宗吾墓。墓上茅屋數間。陳列佛器。揭宗吾靈顯字。詣人絡繹。買護符。有供養堂再建之擧。斧斤就業。門前旅店。連簷賣飲食。可謂盛也。佐倉城北將門山。有宗吾祠。此地則葬其刑屍之處。後人

尊崇。香火如雲。凡為訴訟者。禱必有應云。近世歐米各國交際大開。民權之二字。始上人口。窮措大以是資口舌。操觚者以是弄紙筆。其設心。槩不過妬政府榮耀。羨官吏僥倖。尚何敢望有利民愛物之術哉。嘗聞諸識者。曰。民權之實。以身命財產為大。其使用之。要十分自由。無一毫為他人抑制之義。彼宗吾者。傷暴吏橫奪民權之甚。不勝利民愛物之情。哀訴數回。不顧其身之為犧牲。併其妻孥被慘刑。可不謂民權家之鼻祖哉。彼以民權求名謀利之徒。聞宗吾之風。或可愧死焉。中古以來。勤王之徒亦多矣。而知有王

推尊宗吾甚乎

家。不知有自家者。楠公之外。無其人矣。愛護民擁忘其身者。舍宗吾其誰乎。楠公之忠君。如孝子之於親宗吾之愛民。如慈母之於子。皆可謂空前絶後也。過山路數町出成田街道。路傍林木甚美。係護摩講者寄附。建碑石表之。蓋供護摩永世之材也。抵成田。投大野屋。小憩喫飯。詣不動堂。楼門堂塔。皆宏壯偉麗。有勝東京淺草寺者。詣人浴寒水。解髻徒跣。走廊廡。其狀如狂。經藏廡下僧數人袒衣擧刀。削護摩材。堂東有花園。植花樹數百株。篇痕如髮。不留一塵。櫻樹或有放狂花者。觀游甚適。過新勝寺。廄車有數十人。駢坐製護符。其狀如都下活版印刷所。信者之夥。可知也。市街一條相連。旅店最美。明王之威靈。亦大哉。

是日。行程一里餘。經驛一。曰酒酒井。

十一月二十三日。發成田。道路多軟沙。過滑川。山漸開。田塍連天。見布帆於翠樾之間。蓋利根川之末流也。抵佐原。投上中町角古屋。午後散歩。街衢長南北。短東西。川流貫其間。通利根川。有舟楫之便。滊船之蹄笛。晨昏不斷。市店殷賑。物貨充足。戸數凡千四百餘云。為本州有名之地。離市街一里。詣香取神宮。門外人家數百為市。樹林欝欝。神殿稍就朽敗。詣人甚

少。神武天皇十八年創建。今列官幣大社。距此數里。名古屋村。有贈太政大臣文貞公藤原師賢古墳。土人稱公家塚。前年内務卿奉勅建其碑。里人相謀。築祠廟。號小御門神社。落成在近云。有事不得拜諸焉。嗟。元弘之變。公之精忠大節。與萬里小路公相伯仲。而一蹶幽囚。以病薨。世人多不知其名者。今建祠廟。追崇其靈。人情之好義。有不可誣者焉。是日。行程八里餘。經驛三。曰荒海。曰神崎白大井戸。

十一月二十四日。轉寓横宿町江戸屋。午後乘閑抵津宮。倩舟渡利根下流。河濶如海。洲嶼十六。點綴河身。蘆葦環生。中開稻田。縦横通小渠。農夫來往。皆用舟。當初有七戸。今繁殖為數十戸聚落云。水雲渺渺。行舟穿蘆葦。出没無踪跡。為水滸傳中梁山泊之想。過洲嶼。對岸即潮來。屬常陸行方郡。人家稠密。妓樓相連。為殷賑之地。水路三里餘。達大船戸。上陸即常陸之國。抵宮中村。詣鹿島神宮。殿廡偉而古。殿前老樹千章。大可蔽牛。幽翠襲人。係神武天皇紀元辛酉之創建。今列官幣大社云。前香取神宮創建十八年。皆有數之古蹟也。隔水對峙。距河岸各十八町。蓋有神秘也。距此十町餘。有要石者。出地四尺餘。而其根

深通坤軸。昔人試堀之。役工丁數十人。連七日夜。終不能探其根云。俗傳固不足信焉。會日沒。不得造觀焉。就舊路。倩舟東。夜半歸寓。往來十里餘。疲倦甚。

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午後發佐原。抵押砂村。投佐原屋。是日。行程三里餘。經驛二。曰大井戶。曰神崎。

十一月二十六日。發押砂村。行長堤一里餘。即常陸之國。過幸田。入山蹊。土質堅埴。植物皆宜。道路無峻陂。抵木原。倩舟出霞浦。南風便便。布帆如彎。筑波山在面前。雙峰對峙。西曰男體。東曰女體。直立二千二

百尺餘云。霞浦為本州第一之巨浸。亘四郡。末流及下總。東西七里餘。南北六里餘。下流為浪逆浦。入利根川。產魚鰕甚多云。蘆洲鬱鬱。不見際涯。舟入河口。泊船敲水。達土浦。上陸投川口町伊勢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四。曰阿波。曰古渡。曰佐倉。曰木原。

十一月二十七日。轉寓本町松屋。市街北負筑波山。南瀕霞浦。蜿蜒相連。形勢甚偉。人家美麗。商況繁盛。舟楫不出海。直達東京。漕運之便。可知也。戶數凡二千餘云。

十一月二十八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十一月二十九日。發土浦。行林樾原野之間。道路平坦。車行甚便。過石岡。人家稠密。物貨輻湊。為繁華之鄉。過長岡左折。原野茫茫。短松枯草。離離相連。是為新道。抵水戶。投上市泉町鈴木屋。是日。陰雲閉駁。北風凜烈。手足皆龜。一浴喫飯。始得蘇息。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七。曰中貫。曰稻吉。曰石岡。曰竹原。曰堅倉。曰小幡。曰長岡。

十一月三十日。離市街數町。詣常磐神社。社祭舊藩主西山景山二公。建築猶新。殿宇清麗。其樂堂。有陣太鼓。徑五尺餘。背鐫。震天動地。起雲發風。三軍踊躍。

進思盡忠。十六字。描金。係景山公筆蹟。隷體飛動。令人肅然起敬。嗚呼。應仁以還。皇威墜地。僧徒掌文字權。雖有一二以尊王藉口者。要之不過為自家營利之資。西山公天資英特。慨皇道陵夷。編國史。纂禮典。為諸藩之率先。景山公繼述其遺志。興學厲士。以振起皇道為已任。水戶學之名施海內。以故。被幕吏猜忌。謫居數年。終不得大展其材。齎志以歿。未十年。尊王之士所在輩出。如雲如烟。甲艶乙奮。贊揚皇威。撥亂反正。定千年未曾有之大業。固雖天運之令然。而不得不謂西山公播之。景山公培之之華實乎。然。而公

基草未長。明黨之論大起。其所敎育之士。相鬩相鬪。殺傷殆盡。終使弛藩士觀感而興起者。反收其成功。可勝慨痛哉。雖然。尊王公事也。二公忠臣也。不問其成功。出已與出人也必矣。今列縣社。受衆庶尊奉。其在天之靈。亦可以無憾矣。出門數町。游偕樂園。梅樹成林。幹皆生苔。枝皆成態。園中有一茅宇。曰好文亭。有樓臺。有茶室。造營素樸。其後。則喬木巨竹。鬱鬱如山。其前。則田塍池沼。豁然相連。清雅幽邃。覺入仙境。英雄之創意皆不凡也。今為公園。縱衆庶游觀。又入市街。街衢濶大。市店清楚。過城外弘道館址。弘道館

者。景山公所創學校名也。係五六年前災。其所存者。今為縣廳。四邊梅林鬱鬱。有種梅說碑。係公之撰書。其中有言。常陸之地。少梅樹。撞其實。移其苗。遂鬱然成林。其花則可賞觀慰心。其實則可醃為兵食。其立碑。在天保庚子。則公園及梅林。僅四十年來之物也。縣官立牓。禁損傷其花實。遺愛之所存。宜加保護也。林之中央。有八角堂。中建弘道館記碑。方一丈二尺餘。其材用白斑石。亦公之撰書。篆刻精巧。字畫如浮。布世之大碑也。城山突兀。喬樹鬱鬱。樓櫓猶存。郛郭宏大。東海雄藩之名。不虛也。過下市。市街層層。人家殷贍。商況繁盛。車馬絡繹。水戸之市街。別為二區。城郭在其間。西者曰上市。東者曰下市。其距離殆一里。戸數併四千四百餘。蓋常陸之為地。磐城之諸山。分岐南走。那珂久慈二水。劃之東流。筑波山突起。其東南。山勢北迤。連下野諸山。南方多平原。衆水西來。滙為霞浦注海。地味宜桑楮。海濱廣漠。富魚鹽。民俗勇悍。褊固。乏淳厚之風云。

十二月一日。有事赴縣廳。

十二月二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

十二月三日。發水戸數里。岡阜起伏。高處為林野。低

處為田圃。其最高處曰和尚塚。下塚。即笠間城。櫓立於山松之間。市街數條開肆。有富庶之象。自笠間以西。田野大闢。道路平坦。村家殷贍。迤望筑波山後面。皴皺縱橫。頭髮半禿。不似前面青黛之美。渡鬼怒川。又入下總之國。點燈後。抵結城。投大町三村屋。是日。行程十七里餘。經驛六。曰大足。曰笠間。曰加茂部。曰本新田。曰久地樂。曰下館。

十二月四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録成。付淨書。結城之地。市街數條。在田塍之間。市店荒涼。茅屋敗簷居半。細木綿為此地之名產。戸數凡千二百餘云。午後

蘐結城二十町餘。又入下野之國。過小山。出陸羽街道。過野木。又入下總之國。抵古河。投二町目大黑屋。是日。行程六里餘。經驛三。曰小山。曰間間田。曰野木。

十二月五日。折市街而右。渡渡良瀨川下流。入武藏之國。田野平曠。麥針抽綠。渡利根川。抵行田。投北谷町中島屋。是日。行程八里餘。經驛一。曰羽生。

十二月六日。此地市街長東西。短南北。城址毀壞。不存一木一石。市店雜遝。馬勃堆積。戶數凡千五百餘云。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是日。寒雨濛濛。不能出戶。

十二月七日。侵雨而發。新泥沒輪。車行甚遲。過鴻巢。舍車而步。右折行田圃之間。渡荒川及入間川。此間屬支道。道路汗漿。泥濘如漆。深及脛。鞋尾破綻。泥痕滿衣。抵川越。投本町綾部屋。是日。行程七里餘。經驛一。曰鴻巢。

十二月八日。川越之為地。街衢濶大。為四達。市店美麗。物貨充足。布帛之產甚多。富庶殷贍。為山間之大邑。城址滿壘。存舊形。草漿沒路。無足觀者。戶數凡二千八百餘云。

十二月九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至是。公務全畢。歸心如矢。雇健夫二人。馳車。入夜歸家。是日。行程十二里餘。經驛六。曰大井。曰大和田。曰膝折。曰白子。曰下練馬。曰上板橋。是行。為日。百四十一日。為程。九百八十里餘。接里老。百十一名。涉山川。三十州。作筆錄。三十册。

杜宇昔者為天子今者爲野鳥而不解行旅且知旅客行之樂耶

附錄雜詩

將赴東山北海二道書喜　己卯七月至十二月

六道山川已著鞭。又探東北幾林泉。人間清福吾全領。長與烟嵐結好緣。

發東京途上

山迎水送馬蹄飛。城市炎塵次第稀。杜宇豈知行旅樂。聲聲頻叫不如歸。

武州道中

村落盡邊林樾濃。平蕪莽莽遠連空。眼中百里無丘垤。惟有火雲高作峰。

余嘗聞中有豪又何所見余曾麻菁耕之麻新類

野州道中

溝流如帶繞人家。翠樹陰森石徑斜。知是村村農事閙。青秧插了種青麻。

日光道中憶舊游

老杉夾路蔽朝暉。綠影層層駐舊姿。不似先生衰態早。頭顱成禿鬢成絲。

飛鳥青雲壯志全。寥寥書劍度山川。山川依舊人將老。屈指曾游十九年。

此山雖蘇蛟無嫣而不免敢歌之閙偶見光評

日光客舍

山氣壓窓宵悄然。疎燈明滅照愁邊。蚊雷無跡絃歌

無之但水聲樹聲其淸爽奪眠亦不為害也

斷。惟有溪聲攪客眠。

泉聲嵐氣遠茅茨。人世炎塵總不知。飽雨一痕天欲暮。出山新月細於眉。

霧降瀑

水冷魚生少。樹深人到疎。素簾垂又揭。白練卷還舒。不雨身皆濕。無風汗忽除。吟詩如有答。餘響谷中儲。

余茲見光圖寫敬白欲賦照公之廟而神威之嚴威逸天興以可寫豪放國業八二律無一句之不切無一

謁東照神廟書感

老樹蒼蒼擁碧岑。宮前皆頼感情深。織豐之際見頭角。駿遠以東推腹心。鎖港百年培國本。偃兵當日慰宸襟。非唯金殿朱樓美。赫赫功勲照古今。

字之示佳可以照神威之嚴武搆之大矣

彫欄畫棟映朝陽。官幣於今慎禘嘗。訟獄民謳三奉行。干城敵愾四天王。千年典籍開新版。百度科條率舊章。累世恬熙恩澤久。蒼生誰不仰餘光。

那須野所見

曠原何處覓村家。草色連天山影遐。多少行人誰折去。路傍開遍女郎花。敗醬草俗言女郎花

尾句清爽雖虎狼亦不能遍此間也

白河雜詩

虎狼病勢更强梁。都下人心怯欲狂。誰想東州秋到早。白河關外月如霜。

清泉一道貫長街。街路蕭條絕點埃。殊喜晚天雷雨

過。一痕新月破雲來。

偶作

學費何須課稅賦。姑將敗寺換鄉黌。笑他新築祝詞例。競賣新聞紙上名。

游白河南湖

宜花宜雨又宜秋。山有茅亭水有舟。遺愛百年存勝景。人傳寬政白河侯。

磐城道上

婦女街頭呼賣柴。數馱遥向故村回。可憐稚馬無韁勒。落後嬌奔逐母來。

岩代道上

荒村古驛路灣環。穿過稻田桑圃間。林表破雲青突兀。人言安達太郎山。

途上作

牽牛花接鳳仙花。滿路炎陽傘影斜。一掬涼風如拾玉。每逢樹陰暫停車。

書感

蠶桑稼穡事艱難。樂歲猶憂飢與寒。堪笑世間窮措大。案頭容易說治安。

曉發所見

嘗時學寮學資實不若假敗寺今各村村黌新築雖美而盛且其祝詞虛之虛者也結句冷語極妙

破字中有月讀者宜作如是觀

第一句兩個景可喜

恭賀饑饉尙不能說國安況稽大不安其身且調國之安耶容易說之者為糊口之計而免一日之飢耳可笑可憐

一路鷄聲欲曉天。村家猶未起炊烟。農翁好事亦隨令。區劃稻田栽白蓮。

客舍書懷

古驛何邊慰客情。貪涼遠背市門行。山巓掛月如無力。林杪含風僅有聲。占得烟嵐閑富貴。博來文字小功名。萍蹤鴻跡兩隨意。只為求詩心不平。

福島雜詩

客窓思句句難成。庭樹如眠風不鳴。街上何人驚午睡。疾呼急走賣氷聲。

發福島到仙臺途上

山腰斜向海邊走。水脈遠穿州界來。野闊村連三十里。一條大道達仙臺。

仙臺雜詩

四達大街高屋甍。啼輪絡繹路縱橫。花明樹綠公園地。誰說當年林子平。

松島雜詩

留連經宿水涯村。驚覺多年舊夢魂。松影如松浮不動。波光似鏡碧無痕。雲烟生處疑將逸。潮汐來時恐被吞。本是扶桑推第一。品評何用費謏言。

陸中道上

農家亦好事可愛此州金澤之朔區劃復來大成風景甚太美皆好事為後金澤之足也

松影如松最新奇

名家皆住三部 似賞賞樂大癖 大詩之時聲暮 用樂步

荒村一帶繞高丘。喬樹森森寺欲秋。休説英雄生死事。衣川依舊水悠悠。

偶作

雖有烟光嵐氣饒。深山幽谷覺塊消。客心酷愛繁華地。何事文人喜寂寥。

賣花兒纏亂地 賣賣花詩

盛岡雜詩

曉霧茫茫如隔紗。鷄聲喚夢幾千家。村童結伴侵朝露。兄賣茄兒弟賣花。

郵大儀時模村 在不識時模樣故

戲書事

政柄民權同一歸。官員何用表嚴威。異容却被村尨吠。高帽長靴故蓄髭。

吠帽靴而堅者 余恐開化之過 而村落亦幾時 樣也

途上所見

峻阪降來石徑斜。溪流一帶有村家。連旬晴景表豐稔。到處稻田皆吐花。

不以蕭條介意 而續所得之詩 真個詩人

偶作

烟火蕭條人語稀。旅亭飯熟上燈遲。微吟倚柱成何事。欲續途中所得詩。

客況

田頭雲影隔京華。北海東山征路遐。萬里秋風客衣冷。不知今夜宿誰家。

函館北諸港則 領航則亦從闢 者也

函館雜詩

街市層層枕碧灣。繁華非復古夷蠻。萬檣蹤容守航則。百貨新陳盈稅關。釣艇歸維秋霧浦。棲鴉亂點夕陽山。半窗燈影眠難就。檣響車聲不暫閑。

發函館到青森舟中

風雨淹留北海灣。飛航今日向南還。眸中忽作故人想。雲白陸州相識山。

擔頭插花好種 稗

弘前雜詩

稻田十里翠雲堆。萬縷炊烟城市開。村婦成群爭賣菜。擔頭故插野花來。

街上蹄輪來往蹤。高樓避暑午眠餘。清茶一椀詩初就。恰好隣翁來乞書。

莊後則漁陽莊 代則山陽也

舟下能代川

垂柳蒼蒼兩岸秋。長川十里向西流。炎塵不到蹤蓬底。細雨斜風下羽州。

架木亦是治地 機之詩意

羽後道上

屢喚車夫問地名。語言重濁不分明。路傍賴有木標立。細記村區又里程。

翠擁黄茅村幾重。稻田四面露華濃。群山遠近皆環拱。青黛高浮鳥海峯。

第一首第二句不出戰後而只象目是戰後矣

秋田客舍值中元

中元夜月滿輪秋。大半雁聲霜欲游。盃酒今宵誰共賞。秋田城外獨憑樓。

若松客舍阻雨

山巒四面似圍屏。客舍淹留不出扃。秋雨連朝何所見。滿城草木尚青青。

層雲漠漠欲無山。鳩語蛙聲伴晝閑。勿怪幽窓貪懶睡。夢魂容易到鄉關。

板簷連日雨聲綢。山驛何由慰旅愁。窓外胡枝花爛漫。旁旁露重不勝秋。

若松文閣村童亦解讀書也

街頭泥濘客來稀。兀坐詩成小酌時。携紙村童來索字。墨痕帶濕易淋漓。

發若松途上

山脈綿延走向東。荒村古驛雨濛濛。秋原到處無人影。只有茅花動晚風。

第二句用事語不露骨

短杖輕蓑雨未晴。濕雲縷縷伴人行。山蹊十里為茅塞。露冷秋蟲晝有聲。

發白河入野州即事

鞍頭髀肉欲肥難。經歷蠻烟瘴雨間。今日秋晴官道坦。輕車徐入白河關。

宇都宮為東京以北之一大繁華驛[illegible]者也是乃分路之處也

過宇都宮所見

疫勢東西將作患。村村鐘鼓禱平安。官員獨講衛生策。衣袂皆沾石炭酸。

宇都宮雜詩

沉波黑髮擘東西。街市幾條高又低。陸羽總常分路派。滿街日夜鬧輪蹄。

過館林城址憶幼時戲游之事有作

某水某山存舊姿。田思竹馬紙鳶嬉。自憐斑鬢蒼顏態。猶是當年豎髫兒。

館林客舍

小樓聊此避喧譁。敗屋蔽窓撒影斜。滿室秋香何處到。隣庭開遍木犀花。

尾句古雅可喜

上野道上

桑林缺處有村家。車跡縱橫路作叉。野店無人茶竈冷。葡萄架上繫匏瓜。

前橋富於蠶桑貨殖文人之所下流也

前橋雜詩

粉壁青甍屋欲浮。樓樓歌吹不知秋。街頭聚得全州富。雪白蠶絲積似丘。

將發前橋赴信州偶成

此去東京廿里程。蹄輪來往日轟轟。南望不免歸心

佛法之久殆比帝業是故雖有[illegible]佛之善光[illegible]矣

養兵爲[illegible]養蠶爲利世界不貴[illegible]而貴農商也

動。却向群山萬壑行。

上碓氷嶺所見

碓氷嶺上似昇空。上信風烟一望中。知是深山霜信早。松間蔦葉已成紅。

善光寺

巍然堂塔俯平蕪。侵險東西人拜趨。香火烟傳二千歲。山間長作一名區。

長野客舍值中秋

松青孤佛開基地。水白二髡流血場。萬里秋天如咫尺。山巒高處賞清光。

過河中島書感

腕力爭雄夢一場。人情今日貴農商。養兵孰與養蠶利。風動滿原千樹桑。

踰華表嶺

華表嶺頭雲幾重。樹林掩路少人踪。此山知在最高處。南北溪流各背峯。

木曾道上

旅餐數日絶葷羶。山氣溪聲護獨眠。非涉木曾幽閒境。人間何得說林泉。

古驛蕭條冷旅餐。棧雲峽雨進征鞍。斷崖果熟猿聲

石碑刖不勝於項王之印矣

[illegible]

[illegible]

近。細徑茅枯狼跡殘。喬樹累山山益聳。急湍嚙石石皆刓。短衣敝帽前途遠。日夕秋風送早寒。

岐阜客舍即事

閑閑旅擔曝朝暉。雨點泥痕子細揮。只爲烟嵐滲襟袖。好晴未忍濯征衣。

觀音坂所見

濃信儘多山水奇。小觀未足入吾詩。觀音坂上頻呼快。萬頃湖光落日時。

江州道上

高處川原低處村。村閭防水石成門。眼前誰省秋霖溢。車跡鞋痕沙上存。

石山

紫氏書牀鎖白雲。滿林落葉絶人群。誰圖山月松風底。寫出當年古麗文。

客中書懷

行役離家幾葛裘。山迎水送路悠悠。舟車載夢三千里。花月留詩七十州。綠酒紅燈新港市。寒烟落日舊城樓。郵書電信邊陬遍。久客何須賦旅愁。

木曾義仲墓

功勲赫赫旭將軍。形迹誰憐列叛臣。寂寞墓田分一

金剛至來相渇而會子

大原女喩妖態如娼新矣

半芭蕉風雨伴歌人。

京都雜詩

公卿第宅作荒墟。禁闕畫廊禽語疎。霜樹不知人去盡。梢梢飾錦舊皇居。

樓樓無處不歡娛。妓弄金釵客撚鬚。誰想西郊村老婦。深泥忍凍拯慈姑。

危水樓頭暫寄蹤。九街猶見瑞雲濃。長橋寐寐蹄輪響。黛色依然六六峰。

曉眼恍疑秋漲來。欄前數里白皚皚。染工卜得終朝霽。一面河身曝布田。

集于茶園群斬吊三位墳看好古判然自別矣

宇治雜詩

翠竹晴沙水劃村。長橋一帶映斜曛。茶園幾處客群集。誰吊林間三位墳。

城州道上所見

婦在先行婿扈隨。長堤傘影夕陽移。肩頭擔得兩籃子。後載菜蔬前幼兒。

西山途上

京城歌管酒三籌。苑道林泉茶一甌。數里西山行欲盡。霜林高處是丹州。

丹波道上

經念峠家書語亦新兒啼亦新可以入詩矣

山巒擴邐路將窮。林樾茅家西又東。幾處田園黃落裡。凌霜木賊綠叢叢。

篠山客舍值十三夜

去年今夜在豊前。耶馬溪聲伴客眠。山驛良宵扃戶早。不知明月上霜天。

歸家書事

兀坐南窓暖似春。閑閑旅擔換新陳。柔綿輕帛向誰獻。堂上今無垂白人。

桂玉營生渾不知。歸家猶有客中思。水聲竹影來為伴。妻語兒啼亦入詩。

三四有見黔奴在泥中之狀矣內白道大白愈見矣

房州雖小亦出一大物而不模

南總道中

萬頃水田沿海濱。鷗聲鷄唱互為隣。村村冨庶饒魚稻。婦刈黃禾婿網鱗。

木更津雜詩

滿街到處分鱗葷。酒店歌絃客倚軒。憐殺村童身漆黑。泥中結伴洗蓮根。

房州雜詩

海深山聳客蹤稀。漁唱樵歌難入詩。一自椑家揮大筆。全州形勢世人知。

英雄事業落茫然。佐貫稲村名僅傳。誰料孤僧生誕

說里見氏僅十字工妙

館山余嘗將之地然無一句又青峯魚余讀此句恍余少年間景物之趣也

地。一區大刹簇香烟。佐貫船村里見氏城址小湊有僧日蓮誕生寺

館山晩望

灣口移節晩酌餘。漁村遠近上燈初。輕舟環繞盡收網。沙上成堆青串魚。

舟發房州到東京有作

海路騎來半日天。房山總水落雲烟。過門不入忙公事。旅店治裝又上船。

佐倉雜詩

霜樹叢叢擁古城。兵營高聳粉墻明。酒家餅店誰來往。聞得軍人劍履聲。

一條大道不留埃。茅店連檐街市開。不動伽藍知在近。行人多抱護符來。

起四句中行軍之儀衛與吾之竿號可謂今儼現矣

詣義俠宗吾墓慨然有作

儀仗肅肅嚴喝道。道上不許動一草。橋下躍出君休驚。竿頭擲疏訴情抱。決志進退自從容。運籌終始不潦倒。至誠感天豈偶然。二百餘村解倒懸。將軍之威猶可霽。峻法難觸酷吏權。解人倒懸以身代。身向七尺磔柱挂。妻裂星眸睨城樓。兒泣匍伏向吏拜。由來苛政猛於虎。殘殺無辜如鱗介。幽庭月暗雨蕭蕭。城中夜夜見怪妖。搶貫兩脇血蒙體。形影濛朧拂不消。

余嘗有遊成田作五色雲之句此尾句同樣雄壯并之可以壓余句矣

君不見暴君汚吏悖欲驁。春秋蘋蘩謹時祭。總山逝遶竹樹深。吾來憑吊立碑陰。香烟靉靆人絡繹。追想英風淚滿襟。屈指二百餘年後。民權二字上人口。控訴上告達四聰。審理公明如苗莠。嗚呼宗吾不幸生彼時。一家血肉紛離披。若使宗吾生今日。孳孳應務耕稼術。借問筆舌民權家。評論宗吾果如何。

成田

峩層堂塔自巍然。人海梵音銅臭傳。鐘響如雷驚曉夢。滿山漠漠護摩烟。

發津宮到潮來舟中

樹影沈沈屋欲浮。一洲洲盡又生洲。農家不用耕牛力。垂柳門前各繫舟。

水村中之田園雜興

聞小御門神社落成感賦

丈夫生世果何為。扶植綱常不敢墜。頭可斷志不可奪。排難解紛何足異。況又爵祿荷朝恩。玉食錦衣飽且溫。鷄能報晨犬防盜。君子自古耻素飱。東海慘淡風雲惡。決志慷慨參帷幕。七道將士渾鬼魅。滿朝公卿驚風鶴。大義名分久墜地。劍璽一朝向誰託。實是元弘第一年。戲旬陰風月隱烟。袞衣鸞駕赴賊陣。為玉碎不為瓦全。南枝未足蔭帝座。御衣濕露夜凄然。

全之古口能取義心思營利比比者是此其削至于笑痛耻名節世風不足建武之時和如此古北人比於世足以救此弊也

村村馬上亦管景其勞可感

人衆勝天非戰罪。君臣消息隔烟海。君辱臣死本常理。刀鋸鼎鑊亦何悔。西向再拜涙難乾。孤島風浪君猶在。憂憤成疾命何薄。建武中興不相待。原野茫茫荆棘稠。留葬雖免汚靈丘。公家塚名僅留蹟。慘雨凄風六百秋。明治天子斯赫怒。錦旗東西披雲霧。地擇形勢遷大都。褒功酬勞不忘故。總州距都咫尺近。罷祭早及其墳墓。人情好義古今同。新築祠廟寓欽慕。地下今日應瞑目。史編一段姓名馨。岸樹蒼茫刀水白。雲烟驟鏈房山青。山青水白有時渇。忠義之名不可滅。士風近來甚凋喪。心如敗絮面如鐵。趨炎避涼計利便。冷笑廉耻與名節。嗚呼聞公風無乃心斷絶。嗚呼謁公廟無乃面綻裂。香取郡名古屋村有贈太政大臣藤原師賢古墳土人擁公家塚前年内務卿奉勅建其碑里人相謀築祠廟於小御門神社落成在近云

常陸道中所見

田畔堆堆遺穗橫。村家幾處爨烟生。農翁騎馬唯休脚。坐藁藪頭綯索行。

舟渡霞浦

布帆風滿曲如彎。十里湖心半日間。渺渺蘆洲行欲盡。雙峰現翠筑波山。

土浦雜詩

押無字古來多害句此語亦然者

賢者不返梅寒花獨返塊令人悵然

行田四畔平田絶無餘山巍然之入東京中是子

北望高山南大湖。青甍粉壁挾街衢。輕蓬鱗次舟爭泊。一面河身水欲無。

水戸雜詩

君臣遭遇古來難。才學終爲國步艱。無數英雄相食盡。百年誰復定忠姦。梅樹萋萋園大碑。園中憶舊立多時。當年曾受栽培惠。花落花開似不知。東海雄藩名永存。滿山落葉鎖城門。昔時人没無窮恨。萬樹寒梅獨返塊。

途上所見

老梅枝痩蕾纔綴。晩菊葉枯花尚存。路上霜融晴日美。輕車負暖過村村。

川越客舍即事

恰喜冬天終日晴。塵煤掃盡旅窗明。閑來默坐非無事。細數山茶花落聲。

行田客舍

文書校訂坐深更。聽盡寒窗點滴聲。鄕夢獨無官事累。先吾隨意入東京。

歸家有作

連年行役度風塵。世味嘗來足苦辛。數幅雲烟新購

老杜北征之詩有楊升菴審看極須細閲此篇傚之者也余少時嘗誦北征不誤一字今則太半忘之懸閲此篇愧闇于模倣杜者云

得明窓好作卧游人。

懷前游有作、用杜翁北征詩七十韻、別足三十三韻、

戊寅一月初、卜日恰遇吉。經臘雨雪甚、寒風滿書室。
拜跪別慈顏、豫告歸來日。城市已遥遥、車窓認蓬蓽。
函關尺礎石、芙蓉天半出。東海雖熟路、山川多忘失。
尾城又驛市、淹留守四勿。月瀨梅信早、不禁游情切。
迂路度漢水、暗香夢恍惚。春暖知歌浦、逍遥費佔畢。
攝播風光好、吟眸不蕭瑟。讃海風帆穩、豫山足出血。
春水浮島嶼、花柳幾明滅。藝城增富庶、四面絃歌窟。

歸航如飛箭、遠洋浪濺溢。上堂奉歸遺、命妻補衣裂。
庭樹鎖蛛網、門巷無車轍。故人來滿座、盃酒供歡悦。
花飛新緑深、霖雨撲榛栗。又向北陸往、泥塗如膠漆。
經宿山又山、村梅未結實。布帆度北溟、孤島民俗拙。
金礦人烟簇、帝境荆棘没。北越山澤潤、積水來木末。
耕織土産饒、民家多金穴。沙漠又巉巖、行旅勞筋骨。
白山遥相迎、立山看未卒。能山如掌大、來為眼中物。
水天無際涯、不見青一髮。百萬雄藩址、人烟自凝結。
九十九橋水、石湍日夜咽。客路暑如爕、誰信丈餘雪。
天橋松林翠、白沙没布襪。但困路險惡、顛躓屢傷膝。

松江湖畔秋、黄花不堪折。丙寅國難時、孤身無全褐。
飢寒四星霜、豈知有今日。隱島不可渡、風雲轉凛慄。
山陰行欲盡、石州山岳列。衰態逢故舊、短髮不堪櫛。
北邱拜先塋、碑文宿苔抹。十年離郷關、瞽顏謝契濶。
馬關絃歌叢、京醪沾口渴。灣鑿如括囊、潮汐常怒喝。
一葦到鎮西、舟中人語聒。耶馬溪巖石、奇怪不可説。
賦詩誰相和、路上多馬卒。筑水勢猛駛、汰埜四開豁。
秋風萬里寒、天半歸健鶻。田原新戰場、鐵蹄幾馳突。
攻守能投機、將畧無倚匹。老幼忽安堵、廟筭甚明决。
水利欽藤公、遺靈庇癃疾。鬱鬱肥薩界、險峻氣先奪。

覺城半焦土、櫻島尤奇拔。日隅民俗陋、觀風少啓發。
瓊浦水如盆、四山列碑碣。對馬人烟踈、風靄氣肅殺。
舟路向東天、歸家方臘月。二豎犯慈幃、侍養心愁絶。
巢餌不奏功、宛然為死別。王事不得盬、哀情兩端析。
書畫購數幅、愛翫勝褒妲。半年親筆硯、文詩學先哲。
疫勢來自西、都門將酷烈。蒦劔向東北、旅情自潑活。
赫赫日光廟、雲霧鎖門闥。民俗須拾遺、法典要補闕。
磐岩山鬱結、海邊一角缺。僊城擁平野、大道四方達。
東面灣港闊、島嶼巧連綴。松緑而水白、絶景係鬼設。
北上水澎湃、岩手山嶻嵲。驛舍甚陋醜、行客苦憩茇。

言語多不通。士民皆缺古。函館貿易盛。泊船常稠密。
岩木山容美。宛然富山孽。両羽道路好。車行少顛跌。
鳥海拔地高。琴湖沿海溢。東陬民情朴。夷蠻俗未脫。
上信蠶利盛。人家皆義潔。山間銅與蒸。大利安古佛。
岐樋幽邃境。早寒征衣徹。濃野過蒼莽。江湖望渺渤。
舊京山水美。瑞雲猶鬱鬱。商車推浪華。街衢人鬧熱。
航海到房總。鱗族如丘垤。香取又鹿島。神宮倚林樾。
刀水成兩派。渺漫流不歇。筑波臨霞浦。青黛自秀傑。
極目総田塍。霜餘麥針出。勝區必著鞭。民事盡探閱。
己卯十二月。行役車全訖。不省衣裳綻。囊中護輸札。

入門嬾上堂。坐白人已歿。稚子繞膝前。老妻語剌剌。
盆梅梢返魂。奔走歲將竭。乘蓬宿志成。旅愁何用述。
七十州吟哦。三千里涉跋。足迹遍海內。此車聊堪伐。
紀行不詳悉。閱歷由草猝。雖知剩語多。愛情不忍割。
盤纏有餘資。捐欲付剞劂。

君奉 官命問舊風遺俗足跡遍海内古之行基空海姑舍是獨有溪以後蓋一人而已南溪好奇故其游記往々涉怪誕君則不然自山川脈絡以及汊港紛歧物産多寡戸口增減其所目擊一々筆之文字質直不事藻飾讀者足以憑信實世間有用之書至此爾歟余足遜色焉

明治十三年仲夏

僚友[illegible]評

書畿道巡田日記後

維新之初。余與子精俱在大學。余承乏博士。子精以丞掌學政。及改制議典。丞與博士異議。至學為之閙。當時余實未知子精有文學也。春來於收芳文社。復會子精。每月一會。見其為詩著文。攪筆立成。始驚其敏。聞其議論。亦本經合道。於是益歎服。以為余今而後知子精。幸免為拒温失王猛之帰。而十年間疎此益友之憾。不可復追也。此編記事周匝。叙景有姿致。興感抒懐。則主道徳帰忠厚。每州必論地理。形勢具悉。足補地志闕。旬日間。瀏覽數過。殆使我臥遊六十州。其受益不亦大乎。所惜者。猶未詳各地故事沿革。然公務有課。往來有程。蓋無復探古蹟訪往事之閒也已。一年有半。跋渉三千三百里。而作問風習書百冊。可謂勤矣。聞又別有詩數十百首。則為此三編記行。亦已多矣。非才敏筆健。孰能及此。吾輩獨見此編求備。則妄矣。

庚辰歳冬十二月　　伊豫藤野啓拜讀

跋

退庵生田先生嚮在史局。與余同僚。默然端坐。終日執筆。余服其為人謹厚樸直矣。既而先生轉任司法省。奉命巡視諸州。召故老問俗。作筆録數十卷。以便司法施政。又作茲編。詳其所經山川風土。里程戸口。習俗物産。使人恍經其境。而用筆謹嚴樸茂。如其為人。與尋常文士虛飾紀遊。徒供談欄者。迥別矣。往昔羽倉蓬翁巡視南島。作南汎録。其用意用筆。頗與先生同。嗚呼讀其書。可想見其人矣。余掛冠既久。作近世偉人傳。今茲辛巳五編刻成。先生辱跋其後。今先生茲編刻成。余亦謹跋其後。

明治十四年八月中浣

褧亭蒲生重章拜具

後序

昔者澤君屡撰述文章。至語條暢。其記精細周而一覺然。不及全國。且至意之所適。則詳之。其意之所不適。則略之。矣每

後五

讀之。不能無憾也。今者生田君撰述詩。一國一律。遍乎海內。或理之意之所不適。亦略詳無所可以見。疑新一新。之地理誌。何其精而詳也。

矣。則至於細之。可則。君游對高之時。不讀乎。能辭其情讀。以君詩鎗之動情。於文祿之誌。將以七篇遺書。亦仍歡乎元降一面。可以登。不大快乎哉。

後六

而君懐之云。明治辛巳季秋之月。槐山文淵書於下谷寓之堂中。

明治十四年八月九日版權免許
同　年九月刻成
定價金壹圓貳拾五錢
編輯兼出版人　生田精
小石川水道町五拾五番地
發賣人　木村源兵衛
神田松永町貳拾貳番地

伊東茂右衛門（竹山）著

間行録

明治三十七年（一九〇四）東京鉛排本

據明治三十七年（一九〇四）
東京鉛排本影印

北海紀行序

可謂豪傑士不待文王而興者矣

伊東竹山介赤尾虛舟寄其所著北海紀行乞余點竄及序余未識其人虛舟略述其行實曰通稱茂右衞門南豐速見郡立石人往年來東京往于大窪爲人有才幹嘗寄于豐前中津市學校明治十年上京遊鳥尾得庵門客猶亦屬望後來不敢尋常書生視也且竹山克通諸藝讀漢籍解洋書斷數理傍能漢文能和歌能俳句能種樹而最長乎貨殖餘僅踰强仕赤手特起富累巨萬宛然爲都下一奇頓余聞而異之日有斯人哉有斯人哉今時讀書者往々爲文

天下古今通病

字所使役而不能使役文字屑々焉尋章摘句以終其身一無所成而籍口顏原日貧者士之常也一身且難於糊口況周他人之急乎今竹山識見卓然雖讀書弗注目於文字之末唯領其大意有古傑士之風乎居自奉儉素身披綿衣不靡財飲食一家親睦曾無反目閨牆之累宜乎特起能致巨萬之富也余閱紀行不避雨雪不怕波濤跋涉間關足跡及乘人所未到日記其所歷覽細大無遺尤用意財政蓋欲展力於彼土也余壯歲亦有志于經世而才幹不能堪之終爲文字所使役以老愧於竹山者多矣虛舟

所注目超群

反應有委曲

語余曰竹山謂吾國廣二萬坪種雜井數千株將欲俟楓樹飽霜之候邀先生於園中携酒紅葉爛然之間觀聽北海之語不亦一快事乎余惡得不樂而序之跋

明治二十九年九月

七十五翁梅山川北長顧撰

借他人語成此好文辭何等藻思何等欽羨

九月初六　南摩綱紀拜讀

間行錄卷之一　北海部

伊東竹山著

余遊寓東京四年于玆、聞北海道山海之利及開拓之狀、欲歷覽之尙矣、而未果、頃者由利公正翁遊於彼地而歸、語以民情風俗及山海之利、於是北遊之念愈切、不能自禁、謀之福澤先生、々々大贊成之、因急治裝告別諸友、與菅横井二氏、以庚辰八月十四日發、馳腕車抵品川驛、乘滊車至横濱、時旣卓午、乃憩茶亭、會滊船高千穗丸將北航、因乘之、船長五拾間、積載壹萬餘石、最爲堅牢、黃昏拔錨、過相模航房州海、風軟水波不起、少焉月出、夜色淸凉、忽忘夏熱之苦、

十五日　黎明、船截波駛進、激浪盪船、如有物衝枕、驚起上甲板、東則渺乎大洋、水色接天、無有際涯、西則總常之原野、瀕海數十里、不見一高山、遙望犬吠崎及銚子浦耳、船客多菜色、執著喫飯者纔不過十數人、然無暴風之虞、乃移船路近陸、漸進抵磐城洋、夕陽沒西、各室點燈、船客皆病臥、不病者上甲板喫烟、有一婦人來、査船客也、一洋人亦來、與彼婦語、半

以英語、携入其室、他客相共語曰、西洋人者船官、而婦人者私窩子也、航北海及新潟之船、搭載如彼婦人者多矣、醜風亦可悪、

十六日　未明、又上甲板、遥見雲霧中、有熒々如星、爛々如電、如動如靜、火光懸於空中者、或曰、金花山燈臺也、金花山則東國名山、北遊之客多寄船於此云、又以彼山爲自横濱至箱舘之中央也、須臾雲霧稍散、山巓漸現、船愈進、山愈現、乃把望遠鏡覗之、距陸數百歩、屹立於海上、而奇峯怪巖老松參差、一々不可名狀、怒濤激于山麓、碎如綿、散如花、乍生乍消、

倏忽變幻、來搴手呼快、頓忘船中之苦、既而微雨至、北風起、寒刺肌、病者嘔吐、船官巡視客室、問安否、余熟視其船官、同窓井上某也、別來六年于茲、何等奇遇、携余入食堂、呼酒命食、閑談數時、

十七日　細雨霏々不歇、船首稍指東北、應過北緯四十度、乃至四十一度、冷氣愈加、船客皆穿袷衣、聞抵歐洲、航海五六十日間、寒暑忽變、余去東京、僅三日、而氣候如此、眞可驚矣、午後天霽、漸近北海道、則大霧四塞、數歩之外不辨島嶼、因屢小泊、或曰、北海雲霧常深、航海屢苦焉、已而廻藤石崎入海峽、[illegible][illegible]

群飛、蔽天、知海中小鮮集于水面也、日晡霧散、山色
分明、漸過鹽首崎、至箱館港、從橫濱至此、海程五百
三十一里、經三晝夜、船客相與上陸、就濱武藏旅館
宿、結構壯麗、而樓上盛土築假山、種奇花美卉、客皆
賞之、自樓上望港灣、檣林立、不見水面、皆輸出北
海道物產於諸國之船舶也、其製甚堅牢、而多三桅
船矣、蓋五開港中三桅船之多無如此港者也、港口
廣里許、漸入則益廣、號曰巴港、蓋由灣之屈曲似巴
字得此名也、所謂天然良港、而爲北海道之咽喉、凡
來此地船舶、必寄此港、々之東箱館山矗立、街屋櫛

比、往來雜沓、人戶以萬算、頗爲殷富、又有砲臺、嘉永
年間、幕府築之以備洋艦云、戊辰之役、幕臣榎本大
鳥等、據此以抗王師、彈痕今猶存、西北沃野數十里、
有村落、此地生禾麻菽麥之類、又產菜蔬最適蘿蔔
云、
十八日　遊步市街、去歲十二月有火災、將改市井
以防延燒、經營未畢、故無建築者、公園土地高燥、下
瞰市街、奇木異卉、所在列植、怪石纍々、略類偶人、其
形皆異、有如搖手而招者、有如背兒而行者、如仰望
天者、如俯拾物者、有化石、有鳴石、千種萬類、一々不

可名狀、又築假山、植以松杉、蓋此地不生松杉、有號
蝦夷松者、其質殆類樅、又遊博覧會場、本地山海之
禽獸蟲魚、悉陳列、然豺狼白熊海獺鷲海豹貂之外
無足觀者、
十九日　拂曉乘火輪船發函館港、經矢越岬、過白
神岬、見松前城、樓櫓壯麗、屏壕嶝々、映帶海水、港中
碇船十數隻、聞往時封準十万石、領蝦夷一圓、其實
當四十餘万石云、卓午抵奧尻島、周圍五里餘、亘南
北戸數四十余、皆爲土人居住、日暮經後志國高島
岬、距・箱館百三十餘里、是日晴天、水波不興、船中無

病者、抵小樽港、艀舟十數隻、蝟集競引客、叫聲囂々、
恰如雄蜂侵入蜜巣、置槳於左右舷、兩手執之以行
舟、殆如西船脚艇、相傳文治之役、源廷尉自津輕航
海入蝦夷、時激浪折槳、拔佩刀代之、爾後土人作槳、
必摸刀劍形云、廷尉入蝦夷、遂入滿州之事、諸書所
載異聞甚多、今不贅、上陸宿逆旅、
二十日　遊觀小樽市街、人家據海岸岡阜建築、故
巷衢一低一高、無平坦、輓近起工開鑿新路、以通車、
戸數凡一千三百、人口壹万五千餘、概寄客而未編
貫者多云、

二十一日　買船抵錢函、既卓午乃小憩茶亭、居民
五十三戶、概業漁、間有驅馬運物以爲生業者、凡本
地馬丁、一人馭馬七八頭、自騎馬爲導、餘馬魚貫而
行、夜則皆放畜于原野、冬春四五月之間、全地積雪、
道路梗塞、行人跡絕、皆放之於牧場云、牧場有數所、
牧馬最多者及千四五百頭云、馬骨格雖小、能負重
致遠、頗省人力、聞開拓使頃者有改良全道馬種之
舉、余曾日開化之源謂在牛馬此舉最賛、自錢函雇
馬車抵札幌、道路多石、驅馭銜轡、痛徹腦髓、蓋此地
則石狩國、東西四十有餘里、南北凡二十里許、無一
山岳、北海道中最平坦地也、中有大河、每歲三四月
之交、氷雪融解、忽然水溢、泥淤滯塞、不涸數十日、余
於是乎有感、夏禹之治水也、盡力乎溝洫、歐米講水
利者、擲數千万金、浚河川以防汎濫洋溢之害、今此
地、亦起工、浚河鑿溝以防水害、則開拓之業豈少益
乎、

二十二日　訪長谷部堀二氏、長谷部氏越前福井
人、爲開拓權大書記官、堀氏薩摩人、亦嘗爲開拓大
書記官、因病辭職、今結一社、號大有社、置支店於小
樽及札幌、運轉貨物、又私設牧牛場及製油所、以爲

永久之計、邸內多種葡萄、是日暑熱如燬、日晡漸覺
清凉、星斗爛然、開窓就寢、隣樓有吹笛者、餘音嫋々、
使人有太白寒山秋浦之想、
二十三日　觀麥酒製所、棟宇頗宏壯、受醸法於獨
乙人、因謂之獨乙製、地中築氷室六、設戶於左右、使
外氣不通、執燭而入、寒如嚴冬、醸造額每歲六拾餘
萬罎、味最美、又觀製網所、十數人列坐就業、製網如
山、以地產麻等製之、價額每歲五万餘圓、然不過給
管內漁業所用三分之一、其餘悉自他縣輸入、漁魚
之盛可知矣、此地多產大小麥大小豆麻等玉蜀黍

粟稗萊菔蕪菁馬鈴薯、麻等最適地味云、
二十四日　早起到工作場、先入器械舘、以水車機
器、運轉圓鋸、截巨材蓋米國製也、一鋸要二十五馬
力云、運轉鏘々、瞬時截數尺、使人驚絕愕倒、入細工
舘、製障子椅子簞笥等、甚極精工、次入鍛冶所、製鋤
鍬鎌等之農具、日晡遊招魂場、祀十年西南之役屯
田兵戰死者也、余正襟仰見碑、篆額曰屯田兵招魂
之碑、西南役總督有栖川二品親王之書也、碑文則
陸軍中將兼參議山田顯義之書、而廣瀨群勳所錫
也、蓋屯田兵者、爲北海防禦置之、而皆住於琴似發

寒山鼻江別四村、置交番所於岑似江別兩村、管理事務、又設學校、以教育子弟、人員男女二千三百五十六人、常從事開墾、其既所墾闢之地、據明治十一年調査、二十万一千七百坪産桑麻菽麥蘿蔔甘薯豌豆等、札幌所釀麥酒、概用此地麥也、

二十五日　油然雲起、大雨傾注、民大喜、前是旱殆七旬、河水乾涸、草木將枯、及晩霽夜氣清凉、不聽蚊聲、

二十六日　遊偕樂園、々在于札幌區西北之隅、大約二万坪、雜植和洋花卉、有綻蕾者、有結實者、旁有

十三

十四

魚卵孵化池、育鮭鱒香魚之類、周以甃石、植以嘉樹、逍遙此間者、宛如入仙境、

二十七日　暴雨霹靂、恰若水晶簾自中天垂、徹夜不歇、

二十八日　微雨、

二十九日　天晴、大覺秋凉、二十七日之大雨爲夏秋之分界乎、蓋此地晝間雖熱如燬、至夜半清凉、暑氣僅以二三十日間衰云、菓蓏皆晩熟、今日李杏葡萄胡瓜漸熟、頗爲甘味、

三十日　早起、遊博覽會場、園中樹木繁茂、蔚蒼覆

天、旁有池沼、其面積大約七八十坪、前年放鱒卵、今已尺餘、人唾則群魚自嵓下出、能馴人、館內則羅列全道山海產物、有鮭青魚鮫鰈蚫鯆膃肭海獺鯨海膾海猿猨狐狢獺猴熊羆鹿馬牛鷲鴫、及佳木鑛物之屬、又有家具農工衣類弓箭等、將出館、有客失色逡巡者、余問其故、答曰、飼猛熊於檻中、檻甚疎、其勢如將捉人、不可行、余大怪、往而視之、則以大熊皮製模型、其容如生、令人驚愕、傍有說明書、明治十一年四月某日、夜半侵入札幌市民家、嚙殺老幼三人、開拓使欲令屯田兵探而殺之、撰其人兵中適有兄弟

二人、特請其撰擊斷巖絕壁、入深林幽谷、捜索五晝夜、遂獲之、因剝製之云、蓋全道中每年猛獸害人數十馬牛數百頭、故前年設制獵獲狩猿一頭者、賞以金七圓、獲熊羆一頭者、以金五圓、然千林萬岳相連數百里、人跡未到之地多、故其害民未能免云、

三十一日　早起與菅氏乘馬車、再之小樽、途中大風卷沙、余等擁被伏車中、馬佇立不進、更加一馬、僅抵錢函、已午時小憩茶肆、風漸止、日又晡、乃僱小舟順風張帆、疾如飛、抵小樽、上陸宿客舍、澡浴飲酒、殊覺愉快、

八月一日　訪郡長北川氏、北川氏東京人也、維新之初以公幹來此地、後遷郡吏、管轄小樽高島忍路余市古平美國積丹七郡、頗通下情、又明地產、使晉吏覊導觀量德學校、々據一岡阜臨海、左右連原野、結搆甚壯麗、可容生徒三百人、見敎頭淺野氏、曰、此校爲七郡十校中最大者、因分敎則爲二科、一爲小學科、一爲速成科、小學科者通常小學敎則而敎育兒童、速成科者擇各校生徒俊秀者敎育之、成業之後爲各校敎員、大巡視各敎堂、觀生徒勉學之景況、比之府縣小學生、有優無劣、蓋學生皆質朴、辭校歸

十七

十八

家、遊戲道傍、遇人必爲禮、其擧止眞可嘉矣、

二日　三日　雨、

四日　山鳴谷應、風雨齊至、暝々晝晦、漁人稱之神風雨、曰、自小樽至札幌、敷鐵道妨人民往來、且掠奪私有漁場、神起風雨毀鐵道也、及夕風雨止、散步海汀、海帶爲激浪所漂、集海汀堆積如岡阜、有拾之者、余問曰食之可乎、曰、可、然質不美、東北海岸亦如此、未曾爲商品也、

五日　淺野氏來乞余輩演說、開席于裁縫場、々在芝居町、屋宇廣大、聽衆三百五十餘名、菅氏演文學

說、余演鐵道說、余聞有不喜鐵道數設者、故演此說、
自六日至廿四日　在小樽、時出遊近郊、徒不過遣
旅懷耳、一日登後山、怪石層累而成、迂行出其後、則
有白色小石累々成塚形者、號曰蟻塚、有雙蟻出入
其窟、其最大者長五六分、或有生羽者、然不能翔、自
蟻塚西折而下、漠々曠野、葡萄薇蕨之類最多、行到
一溪澗、奇石怪巖、所在參差屹立、清水潺々自石罅
中流出、洞中有聲如琴筑、琅然清越、不可知何由作
此聲也、又有一喬木、偃蹇爵蒼、蔽方三十步、土人崇
爲山神、過溪澗得峻峰、遠望兩峰對峙、近視之如一、

號曰夫婦峰、山嶺有一大巖窟、々上蓋一大石、如架
橋、號曰仙人橋、實如仙境、日暮取前路歸客舍、
二十五日　發小樽過手宮、西折躋山而行、半腹眺
望南方則漠々平原、而半則開墾、半則荒蕪、聞榎本
海軍中將所有地也、目今地價騰貴、方壹步値數十
錢、全價不下十二三万圓云、行壹里許、道路平坦、左
右曠原、渺無際涯、路傍有湧泉、如鑑、余將汲之、馬丁
止曰、此泉俗謂毒水、無飲之者、余笑曰、毒乎藥乎、今
幸試之、余故鄉亦有如此泉、一日見旅人氣絕、余驚
駭呼之不應、診之有脈、然施療無術、近傍有毒泉、意

不飲之亦死、因試濯手巾注倒者口、忽蘇、問其所以倒、答曰、路上渴甚、至此俄覺如彈丸擊腹、忽眩暈不辨前後、今以口中濕、始知我矣、自此飲之無死者、毒泉之稱遂絕、既而、語未畢、有客來將飲泉、告以毒水、客曰、余前日已飲之未死也、因共與飲之、如有鐵氣、故土人誤爲毒乎、入忍路郡、路傍有店小憩、鬻梨子葡萄麪菓、梨子一顆價三百七十文、其他可類推、揭一小溪、途遇旅客七八人、聯騎而過皆婦人也、穿行滕戴菅笠、宛然男子、嘗聞北地行旅皆騎、婦人亦然、抵鹽谷村見村吏、會津人也、曰自移於此地、已十有

二年、當時居民纔二十三四戶、近來繁榮至百七十餘戶、每歲漁鮭及鯡、其價格概二十二三万圓、村中有富家、家產五六万圓、僅七八年間、致此富云、觀學校曰鹽谷學校、敎員亦會津人、生徒百餘名、敎則據小樽量德校、自鹽谷村騎而發、出村則鹽谷嶺、度羊腸上嶺頂、下馬小憩、東則隔小樽灣、増毛諸山戴雪屹立於烟靄之間、西則群山蜿蜒、有如牛羊成群而赴水者、有如老猿人立而浴泉者、南則多奇巒秀峰、山腹亦有怪石、如龍蟠、如虎踞、各異其形、北則巨濤澎湃、水天相接、不知其際涯、實可謂北海大觀矣、復

騎而下駿阪、回顧徃年遇一谷鵯越之喩、亦莫過之
也、阪盡地漸平、衍、道傍所在生午房、馬夫曰、昔時土
人住居之跡必有之、日晡又登坂、突然出斷巖絕壁
之上、下瞰不知幾十丈、俗謂底無、一失足墮深谷、不
知所底止、使人惴慄、余欲下馬步、又自愧其無勇、遂
信馬去、々而顧其後、唯有如縷小蹊耳、夜半抵忍路
郡忍路村宿、村吏來訪、談話數刻、約明朝再來辭去、
二十六日　早起視地形、村突出海岸、山巒屏立東
西、東山有水洞、玲瓏如玉盤、有奇岩、如駱駝、如象鼻、
駱駝者蓄撮土於背上、生薄茅、號揷花石、象鼻者苔

生兩孔、衆鳥栖息、號集鳥石、西山則灌木陰森、晚花
幽草、掩蔽巖壁、江水遶其下而流、眞奇景也、食後村
吏來乞演說、設席學校、村民咸會、余演人民結合之
必要、午後發忍路、踰西山過蘭嶋村、民戶七十三、皆
以漁爲業、漁獲價額每歲不下七八万圓云、鑿山
腰開隧道、長十五步許、有小川爲余市忍路二郡之
堺、至余市河凡一里半許、過海濱白砂甚深、步行甚
難、上流有黑川山田仁木三村、黑川山田兩村、係明
治二年會津藩士移住、仁木村昨十二年阿波人民
移住、戶數凡二百、皆開墾沃野、作大小麥大小豆、然

其利甚薄、故間有輟農爲漁業者、余以爲漁業之利厚、而開墾之利樂者固矣、然各有季節、可并行不可偏廢也、漁農并行、則北海道之富饒可必也、渡余市河、有人家十四五、路傍有漁稅取調所、倉庫五宇、皆以小板葺之、載石其上、以防風害、四壁皆以厚板爲之、不用土、此地家屋概此類也、戴星抵余市村宿、

二十七日　遊歩村中、人家凡六百餘、宛然一都會也、東西殆一里、村之中央有川、曰村中川、沿川有小徑、行可十六七町、地皆沃饒、所種大小豆及黍稷、皆頗豊熟、路傍荒地艾草沒人、其沃饒可知也、

二十八日　欲買小舟艤古市、自黎明微雨、至午時風起、不果、午後豊田氏來訪、談論數時、與觀學校、明治十一年所築、頗爲壯麗、學生百二十餘人、夜山田氏亦來訪、爲吾語曰、村中有殷富者、信耶蘇教、近者傳教師來設會堂、頗妨教育、無賴之徒、爭托名教會不入學校、村吏不敢諭之、學事爲之不振云、

二十九日　雨、小飲于酒樓、

三十日　晴、解纜、波靜如行平地、距余市可半里、海岸峭壁、高數十仞、半腹有奇石疊立、高八九尺、幅四寸餘、舟人曰、是樹立櫂、不知何人所作、余怪以望遠

鋧覵之、只一奇石矗立耳也、其西數十步有瀑布、飛散落海中、舟過其傍、衣袂皆濡、行數百步巖下有人家二戸、以撈石決明爲業、舟人曰、東方一戸屬余市郡、西方一戸屬古平郡、故號曰堺家、過之一巖直立海中曰蠟燭巖、高凡十五丈、周圍殆十丈、眞奇巖也、亦以此巖爲自余市至古平之半途、鷗鳧群集、見人不驚、舟人曰、鷗鳧欲食小鮮、故不去、取棹逐之、始飛散數十步外、日夕抵古平郡濱中村、上陸宿逆旅、人家沿海灣搆築、凡五百戸、頗富海產、每歲鮮漁額概四万石、其價殆四十万圓、夜雨徹曉不歇、

十月一日　郡吏某二人來訪、曰、此地幕府之時有代官所、開拓日久、且輓近得火輪船之便利、益繁昌、然頑固之民、不喜新奇者亦多矣、昨十二年費數千金、新築小學校、未至開業、請爲頑民演說、余適有病辭之、因遺一書、其畧曰、興學校無學生、或有學生無學校、皆不可也、今也有學校有子弟、而不敎之、是則無父兄也、爲父兄者可不留意乎、午後雇嚮導者發古市、山逕崎嶇、一步一喘、汗流浹背、僅抵山頂、披草小憩、翠嵐可挹、草木繁茂、群蠅襲人、折樹枝驅逐而行、余甚怪之、是得無非蛇虺之所蟄處乎、入溪澗清

水消々、沿溪有小聚落、又取小溪而登、左右皆奇石
怪巖、峰巒矗々、蹲攀甚苦、僅至絕頂、北則臨大洋、巨
濤澎湃、怒號如雷、西則斷崖絕壁、攀耳而行、使人心
悸、又小石磊々、其艱險不可言也、夜半低美國郡厚
苦村、投逆旅、隣室有客、徹夜飲酒、婦人泥醉談笑喧
嘩、使人不能眠、

二日　早朝徘徊村中、村東北負山、南臨海、爲天然
良港、々廣數百步、可碇泊大船、村中央有大河曰美
國河、源出美國岳、々多喬木、及春季氷雪解、河水暴
漲、投木材從流下、頗省人力戶數百三十三、概業漁

魚、皆近今移住者、而十年前僅不過八九家云、鮮鮑
鰑及蝶螺最多、鮑鰑及蝶螺多輸之支那、每歲價額
數千圓、合鮮漁一歲價額不下五万圓云、見村吏、與
之至學校有教員二人、生徒七十餘人、午後發美國、
曠原渺々、沃野千里、馳馬最可、行三里許、有人家窯
茶菓、下馬少憩、親子三人須行旅住此、然旅客之過
僅夏秋而已、積雪塞道、人跡杜絕殆半年、有俗稱熊
笹者、圍屋東西凡五百步、南北三百餘步、宛如千頃
綠波、過此則菅茅長沒人、時花方開、似黍稷抽穗、旣
而入林鑿石塊基布、中有二怪石、相對矗立、如二人

相携行者、又有巨石如蹲蟆、清流從其下出、日已沒、
乃抵積丹郡入船村宿、有一大家、築造規模頗大、蓋
幕政之時、徵收漁稅之處也、就寢、濤聲洶々、響枕上、
不能安眠、
三日　發入船村行里許、有人家六七戸、日野塚村、
見藏船陸上、蓋爲冬季避巨濤也、循海行、風濤浩然、
水烟如霧、瀕海積丹岳聳于雲烟縹緲之間、溪谷四
時雪不消、山腹多班竹、然土人之外、不能得之、余得
之土人爲杖、其美不及支那產、蓋世界中生班竹之
地甚少、吾鄉限山亦生之、然不及支那、支那班竹質

美且大、其最大者周八九寸、一節之價三四十金、不
過好事者玩弄耳、午時抵來岸村小憩、戸數二十家、
皆以漁獵爲業、鮑鯧及蝶螺尤多、鮭漁之時自福山
及津輕來漁之、其價額每年不下十二万餘圓、自來
岸過古宇岩內磯谷歌棄經壽都瀨棚之諸郡、抵福
山、崇山峻嶺斷巖絕壁之勝槩、及民情風俗物產之
景況可觀者多、余有歷遊東南諸國之志、故自此復
取前途返、又宿入船村、
四日　早發、霜威凜然、宿古平郡澤江村、夜郡吏來
訪、五日、風起不得行舟、因雇嚮導者、取道東南、踰山

涉溪行一里半許、沿溪南折而上、兩岸屹立、路愈嶮、岸愈高、水聲淙々如弄箏篴、抵山頂、群山蜿蜒、皆如赴水龍、山腹石路崎嶇、不可措足、仰見北峰、峭壁如削、又有一溪、水流平亂石之間、南方巖穴水滴玲瓏如玉、涉二溪踰二嶺。自古平至余市之半途也、披草小憩、飲所携壺酒取微醺、午時降雪、此地每年十月上浣始降雪、至翌年四月止、其間道路皚々人跡絕、居民皆圍爐消日、故每家各室皆有爐、晚宿余市、

六日七日　風雨不得發、

八日　晴又騎馬行、自余市至小樽道程六里半、前年開鑿新道、抵小樽宿菱五舍、主翁供家釀清酒、味甚美、

九日　與客舍主人遊菓樹園、々栽杏李梨柿之類、柿梨已熟、無蜂蟲之害、外形頗美、然其味不若都下之美、

十日　雨至十三日不歇、

十四日　雲起雷轟降雪、此地雨雪必雷鳴、風土之異可知也、

十五日　雪、

十六日　倉橋落合二氏來訪、皆第四十四國立銀

行職員也、聞貸金收息、通常月爲百分之二分半、甚則至百分之三若四、而借金者自四月中旬至十一月下旬乃止、寒中金銀貸借殆無之云、

十七日　開宴於某樓、會者二十餘人、皆此地之紳士豪商也、稱親睦會、每月一會以爲例云、

十八日　訪山田某、々小樽第一豪商也、

十九日　猪飼氏至自東京、余益友也、今爲三菱會社職員、相與唔言終日、晚相與飲于某樓、

廿日　訪岩崎彌之助氏於某樓、猪飼肥田淺田諸氏隨行、日視察本地實況、

自廿一日至廿八日　微恙、

十一月一日　早發小樽、將歸東京、管橫井二氏送余半里許、時降雨小憩路傍茶亭、嗚呼我三人相携遠遊此地、飲食遊戲同骨肉、今則雲散、不亦悲乎、期再會告別去、晚抵錢函宿、雨徹夜不歇、

二日　微雨雇馬不得、海汀砂深風多、徒行甚難、抵石狩郡石狩村宿、村北則瀕海、西南則森林數百里、東有石狩河、河幅可半里、東岸多蘆荻、發源於石狩岳云、戶數百六十、即今鮭漁之秋、漁夫及商賈輻湊、極雜沓、號日石狩魚市、晚入浴室、男女混浴甚不潔、

遂不浴而去、
三日　早天買小舟泝石狩河、凡五六里之間、所在
漁鮭、一網獲數百尾、漁夫競爭如狂、漁法有二、一曰
立網、一曰挽網、立網者張網三方、開一方、見魚之羅
擧之、挽網則曳自東岸至西岸、又自下流至上流、擧
之如斯晝夜自九回至十一回、其中一回爲漁夫之
賃、每歲漁額二万餘石云、晚宿石狩村、
四日　雨、
五日　冒雨騎馬發、抵茨太村、道路泥濘、馬甚苦、村
東南有川、曰茨川、蓋石狩河支流也、岸上有官庫、聞

泝石狩河運米穀於札幌、非小舟不得溯、故築倉庫
貯藏、行壹里許、有渠、長十有三町、明治七八年間、計
運漕之便起工、堀之、然不成而中止云、日晡雨止、抵
札幌宿逆旅、北隅有清人歸化農一戶、種以菽粟之
屬、夜半工藤某來訪、工藤東京人、嘗遊米國、脩化學、
今爲農學校敎師、
六日　訪佐藤書記官、我交詢社々員也、
七日　騎馬而行、涉豊平河、架板橋、長數十步、宏壯
無比、蓋效西洋法也、過足別村、抵島松、憩于茶亭、主
人曰、自一昨十一年、爲鮭布卵保護、諸河上流特禁

捕鮭、民皆苦之、因屢請解禁未允、故住上流之民、益至衰微、蓋上流則多土人、土人捕鮭及雜魚乾之、以充冬春之食、今俄禁之、則如奪其食、保護鮭卵固可矣、然奪土人之食最可憫、則更設贍食之法、而後禁之亦未晩也、抵膽振國千歳村、有人家十餘戸、村西北隅有湖、日千歳湖、周廻八里半東西延長、水清見底、夜半抵美々村宿、食鹿肉、味最美、北海道物産、鹿肉裝鑵者蓋出此地也、毎年獵獲數千頭、裝之鑵一頭平均得二十五鑵云、又産蕈類椎蕈、只取櫟木自然生者製之耳、若加人力製之、則其産額可極盛大、

是日行程十三里餘、

八日　發美々經勇拂郡勇拂村、抵苫小牧、有人家三十戸、小憩茶肆自札幌至此凡二十里、其間道路平衍、喬木森々無間隙、始見南海、午後急雨傾注、袍衣皆濡、晩抵白老郡白老村宿、路傍有人家十二戸、

九日　阻雪不能發、日晡天霽、散歩海汀、至土人一聚落、以茅茨結廬、男女皆散髮、男養髯尺餘女黥眉及口邊、手腕亦連貫玉鐶掛頸以爲飾、衣概皆穿鹿皮、間有穿熊皮者、聞着熊皮者爲酋長、履氷雪跋渉山野皆赤足、其疾走不讓鹿云、嘗聞世界中、多毛人

種、以我北海道土人爲第一、而其風俗殆似米國土人云、

十日 味爽發白老、馳馬而行六里許、午時抵幌別村、憩茶肆十二三歲土人負小兒來、余與燒酎飲之、喜而飲三合許、然顔色自若、不見其醉、聞土人性嗜酒、然童子而如此者少、因意人之好酒性也、村西有河、日幌別河、廣百二十餘步、是日渉河前後四、皆無橋梁、晩抵室蘭郡室蘭村、宿逆旅、戸數百二十、多産海帶鮭及鱈、輓近有製海栗醢者、味甚美、又有貝細工頗精巧、亦足以爲一物産、

十一日 欲至森村、無便船、

十二日 黎明乘火輪船發室蘭港、々口有二島、曰蛭子、曰大黑、風致最佳、水面無波、須臾到茅部郡森村、航程十二里、聞此海上常多風波、故冬時往々破船、瀕海有室蘭、有殊、虻田、山越、茅部、五郡四十一村、居民皆業漁、聞室蘭郡、舊仙臺藩片倉小十郎家臣移住、大從事開墾、有殊郡則同藩藤五郎家臣數百戸移住、亦從事墾闢、大奏實効、有素封之名云、虻田郡有製氷所、自海上望之、棟宇頗宏壯、又有湖、曰白湖、周回十有五里、延長東西、中有島、四邊喬木森立

不見水、山越茅部兩郡、皆負山、有駒岳大川岳、兩岳之間有湖、周圍十有餘里、多鰻鱺、
十三日　發森山行二里許、有湖周圍不下二里、有枯太多倒、牛入水、狀如龍蛇、生筍菜蕈、因號日筍菜湖、有茶亭、小憩、進蕈味甚美、又行攀山、遙望湖、烟雲杳靄、不見其全面、聞亦長東西、似瓢形、其首多蘆葦、冬時水落如二湖、抵渡島國龜田郡峠下村、始見田圃、農夫皆蒔麥、憩道傍農家、野老曰、維新之際、爲幕軍陣營、居民甚苦、又行一里、有自馬車中呼余者、則猪飼氏也、與岩崎石川兩氏遊七重開拓使試驗場

云、約晩間來會而別、抵箱館宿、逆旅、夜半訪猪飼於谷頭葛餅屋、猪飼氏前日自去小樽、與岩崎淺田兩氏遊根室、余亦欲遊根室、無便船、遂不果、猪飼氏曰、去月二十九日、駕火輪船發室蘭、三十日至釧路國厚岸郡濱中村、三十一日馳馬循海汀抵根室國花咲郡花咲村宿、是日行程十有五里、途上雜艸繁茂、海汀激浪如山、氣候愈異、雲靄最多、十一月一日踰花咲嶺抵根室郡根室村宿、居三日、發根室六日到箱館、航程概二百二十里、冬季航海殆絕、根室北海道一都會、置開拓使支廳、管轄隣國、居民皆以漁獵

四十五

爲業、鑞裝鮭肉專出此地有國後島對根室、與擇捉
島隣、皆屬千島近海漁業最多、又獵膃虎於此、每年
自二百頭至三百頭云、昔年有高田屋嘉兵衛者、開
漁場於東島、以防外冦、且主張國權即此島也、當時
微嘉兵衛、東島悉爲外國之有亦未可知、苟有愛國
之志者、誰不感歎乎、今略擧其傳於左、
高田屋嘉兵衛、其先稱高田孫八良、尾州人也、永祿
年間移住淡州鮎原、孫八良八世之孫、稱彌吉、々々
生六男、長即嘉兵衛也、嘉兵衛少抱大志、不謹細行、
磊落不羈、破家産、後與諸弟俱抵攝州兵庫、千辛万

四十六

苦以營業、漸得百金、造大船積貨物航松前、鬻之得
大利、俄致殷富、當時幕府以有北蝦夷外冦之虞、普
令海内、募明地理熟航海者以防之、嘉兵衛聞之、慣
然應募、冒怒濤航國後島抵擇捉島、開漁場十七所
亦撫育土人、敎漁法、土人服之、乃到福山、稟其景狀、
幕府遣使出張國後、嘉兵衛爲嚮導、享和元年幕府
賜以廩米、又令嘉兵衛督北海往來官船、嘉兵衛愈
感奮謀報効、開支店於松前、轉運物貨於諸島、吏民
日繁殖、漁業逐年盛大、文化三年九月十一日、魯西
亞船艦來國後、水兵百人餘、上陸急襲番兵屯所、時

松前藩戍卒、過半避寒歸國、捕殘卒四人、掠奪米穀而去、幕府大怒、復命南部大膳大夫增戍卒、益備寇、以嚴諸島之守、文化八年、魯國王、遣各羅引力骨兒禿姥兒等、測量蝦夷諸島、各羅引等上陸國後、乞薪水及米、戍卒忽捕各羅引姥兒等七人、送之松前下獄、力骨兒禿恐懼遁逃、深憂之、謀因前年所捕五郎次以求解免、九年力骨兒禿率兵船來國後、使五郎次齎書請各羅引等放釋、戍卒怒往年侵掠我邊乃令五郎次持書、僞言四皆被誅、力骨兒禿見書憤懣、欲出戰、見我有備乃止、既而疑其書非眞、得一日本

四十七

人欲質之、奪一蝦夷舟、乘水兵覗我船往來、嘉兵衛適自擇捉積捕魚向箱館、路過國後洋、賊乘蝦夷船來、連發小銃、嘉兵衛驚急脩守備、事起不意、舟中援亂、遂爲賊船所捕、嘉兵衛神色自若、力骨禿知其非常人、心敬憚延之上坐、欲有所陳、言語不通、出一小册示之、書以我國字、中有遣國後書、及五郎次書、嘉兵衛始知五郎次歸國後、又察彼所以捕我之故、乃以手態論各羅等七人無恙、力骨兒不信、招嘉兵衛於自室、懇問之、嘉兵衛以實答、力骨兒禿始悟其書之詐、大悅不知手舞足蹈、至葛撫沙都加、上陸就館

四十八

四十九

舍居月餘、舍有兒童、爲人慧敏、頗解文字、嘉兵衛厚遇之、習彼國語、又教以我邦語、經數旬漸互相解、某日覩力骨兒秃不在、探索與魯政府往復書翰密使兒童讀之、得以知外間情狀始安堵、一夜至力骨兒秃枕頭、計兩國調和、力骨兒秃蹶然起、改容曰、是我所日夜焦思苦心、欲與子共謀之、獨無奈言語不通、是以遷延、今子幸解我言、因請嘉兵衛囑以還囚五月力骨兒秃與嘉兵衛倶、發葛摸沙都加、抵國後、嘉兵衛取力骨兒秃謝疏、直詣番兵屯所自陳事之始末、因上力骨兒秃謝疏、明日嘉兵衛受命、往授嬪和書於力骨兒秃、遂交換所掠武器財物、反所虜之七人爲兩國調和、自是無復魯寇、明年三月官復嘉兵衛於職、賜金若干賞之、晚老于鄕里、國公召見、其功賜祿、文政十年四月病死、年五十九、無子、以弟嘉造子某爲嗣、嘉兵衛貌狀魁偉、眼光射人、言語明晢、曾不讀書、然略通大義、擲財赴人急難、又救恤貧者、里人至今爲神祭之云、

五十

十四日　乘火輪船、午後十時發箱館港、

十五日　天宇晴朗、海面無波、爽然覺快、船人曰、航北海如此日稀矣、

十六日　過金花山、復覺殘暑、

十七日　午前六時到橫濱、是行爲日百有餘日、初秋出初冬歸、不爲不久矣、蓋遊北海道者年幾百人、概皆自箱舘至小樽及札幌而返、余幸得觀遊客足跡所未曾到、欲詳記之、恨筆不如意、復奈之何、唯記其概畧以備他日參考云爾、

明治十四年夏記

明治丙申九月　七十五翁　梅山長顯閱了

聞行錄卷之二

鎭西部

伊東竹山著

鷺聲曰起法爽利

余離鄕二十餘年每二三年一歸省今不歸者十年于茲矣歲十月五日家報嚴君病乃治裝將發忽値暴風雨自沼津至富士川鐵軌數凌夷復修未竣因謀自横濱以航神戸十一日抵横濱求船而乘客滿矣幸賴所識船員力周旋以得乘船中客有鈴木梅四郎者邂逅相遇共談舊濶遣船行之辟翌日風起船動搖甚婦女皆眩男子亦無就食案者午後三時

鷺聲曰氣充辭[illegible]

梅山曰紀行中此等之事最不可不敍世人往々不注目此間乃爲無文字

達神戸港由山陽鐵道抵播州舞子投龜樓々濱海在松林中對淡路島眺望絶佳爲都人士消暑避寒之地凡明石須磨十數里間宛然都會北背山南面海三冬不知寒盛夏不知暑眞養痾之勝境也

十三日 快晴早發舞子一線山陽鐵道自車窓瞬望自播州至備前此間仲秋暴風雨被害最甚今猶有田畝浸水渺漫如湖者或有颶風卷地盡爲不實之鄕慘狀可愍乘客曰仲秋以來大風雨者三山陽諸國收獲不過十之三近歲不擇米質貪收獲好植晩稻今年晩稻被害最甚余見其地形田面低河底

竇齋曰古朴簡老敍事得法

高。故。一。所。決。水。沿。涯。漲。溢。被。害。至。此。固其當也、厥後治水之方可不講乎、抵廣島、與末延道成、松本重太郎、同車、道成東京人、重太郎大坂人、皆山陽鐵道會社董事、午後十二點鐘、達德山、與道成別、與重太郎下車、乘滊船、航門司、赴鎮西者、自是取海路、爲便、自山陽鐵道至九州、有連絡滊船、而航豐前門司港、晝夜往復三回、其便可知也、

又曰日本人多用炭字煤乃適當

十四日　午前五點鐘、抵門司港、憩茶店、蓋此地、昔時一漁村、近歲開港埠、當九州豐州兩鐵道線道、商賈輻輳、高樓櫛比、變爲一都會、海汀一里間、積。煤。成。

又曰簡意能盡狀何等健筆

堆。筑豐煤、自此而稠載輸出、勢力能左右東洋諸港煤價云、發門司、過小倉二十哩餘、抵行橋、自是分兩線、一線田川郡、一線宇佐郡、田川線、主運搬煤、宇佐線、即豐州本線、近時煤礦益盛、大其利、出本線之上云、午抵宇佐、此爲豐州鐵道北終點、雇腕車、渡驛舘川、過長洲町、人戶千餘、民皆殷富、然文化未洽、慢禮節、言語風俗頗粗野、故隣鄉嘲曰、長洲唐人、二里經田口、入山間、禾穀豐熟、農夫曰、本年海濱多不豐、山村皆如此、山中不受風害、故然、晚達立石、親戚舊故出迎於途上、恍然如隔世、不解裝上坐、謂家嚴病甚

危篤、言語不亮、見余泣涕、余不覺呑聲、百方慰病苦、
十五日　曉起侍坐、已不辨人面、僅爲氣息而已、想屬纊不遠、國風凶服忌褻神、因詣村祠天滿社、々在城山麓、相距僅六七町、爲此間大社、按舊記、齊衡中豊後介、山口宿禰所創祀、物部天神、後世誤傳、爲菅神、境內清潔、稍有風致、夜不見蚊、故宵間多納涼遊客、社前拜殿閎壯、右有神樂堂、二百年前物、外觀甚粗、然木工來、見用材方法、爲模範、
十六日　邑中傳聞余歸鄕、來訪者多、殆不暇應接、
十七日　拜先塋、歸路過延隆寺、展山田蘇作先生

墓、請寺僧讀經拜奠、先生肥前人、初事五島侯、後來長崎、爲譯官、有罪因於江戶、弘化中經官裁、命錮之立石藩幽居二十年、元治甲子十一月二十二日病歿、齡七十一、余八歲入門受業、先生歿時、余齡十二、先生通蘭語、能漢籍、能書、又善箏笛雜技、導弟子、懇懃如子、余性頑鈍、先生諄々教諭、得領語孟大義、言猶在耳、過老僧隱宅、此僧好探金鑛、出示所得砂金、或鑛石、頗有所見、且曰、老境艱起居、頃者付鑛山於人、以絕俗事、
十八日　家嚴危篤、午後二點鐘逝焉、齡七十有四、

家嚴娶妻、經十年無子、以余爲母弟、乳養爲子、後四年生男、又四年生男、余齡二十二、讓家二弟、寓居他鄉、今已二十有七年、中間每二三年、必省鄉、此回不省鄉、殆十年、而歸侍僅三日、見捐舘、何等不幸、悲悼不能措矣、

十九日　以佛式營葬於先塋、會葬者無慮若干人、余慟哭不禁、手巾拭淚、不欲復接人、

廿日廿一日　親戚故舊來吊、

廿二日　晴、期三里抵宇佐、訪姻家吉成、拜祖先之靈、抵八幡宮、訪宮守某、坐見一知人、相共語今昔意

七

八

頗懇々、出幣錢囑代拜、按神名式、宇佐郡三座、有八。幡。大。菩。薩。宇佐宮比賣神社、大帶姬廟神社、並大帶姬廟神社、祀神功皇后、比賣神社、祀是思姬命、市杵島姬命、湍津姬命三神、八幡宮祀應神天皇、八幡宮緣起所說、頗屬奇異、要皆訛傳臆說、不足置信、新井白石神書曰、神功皇后征新羅、還幸時、留御幡八流於對州、詔曰、朕精靈所憑、後土人築神殿、安之、稱八幡宮、此近得其實矣、和銅五年、敕始造神殿於小山田、養老七年、移今之菱形山、廊廟營搆極盛大、實爲海內第一大社矣、往昔改築、以六十一年爲期、而官

千仭曰、余亦一拜宮廟、親睹今猶在目、以佛祭神、瀆神大甚者、唯廢兩部書法以來、千年古社皆毀壞、此亦可慨者

助其費、附祀田五千石、以充常費、宮司禰宜以下、掌祀事者、八百八人、維新以來、改此法、政府不復給修營費、故漸歸壞廢、可惜也、菱形山、占大本山麓、大樹鬱蒼、四周鑿濠、如城址、西南有河、日寄藻、架家形橋、名吳橋、細川侯所架、營構堅牢、蓋三百餘年前者、過橋人家稠密、爲市街、製飴者最多、此地名產、過吳橋、訪時枝重明、欣然出迎、請留宿、以有他約辞去、訪堀某、老歸善和歌、師海上胤平翁、二里抵宇佐停車所、駕瀛車、四里抵中津、舊爲奥平侯城下、地占高瀨川下流、民皆殷富、人戶四千、豊前第一都會、余少時遊

學於此、殆五年、今也過校地、校舍已廢、邸屋歸奥平侯之有、家屋徹去、園邸荒蕪、其存舊景者、纔老樹與廢池耳、懷舊之念、不能禁、隣家爲中野松三郎邸、松三同學友、忻然延座、倶語今昔、遂宿、

廿三日 陰、詣公園、訪湯谷基守、園爲奥平侯城址、近歲建設勢廟遙拜所、基守掌社務、餘暇修國學、能和歌、與邑有志者設歌會、請海上胤平翁點劇、此日會日、村上、橫井以下相會、余延座、快談至晚、訪姻家鈴木力、不在、家人款待、乞留宿、以有約辞、訪和田基太郎、基太曾遊學東都、能英學、管奥平侯家務、名望

甚高、出迎叙濶、情意極懇、老婦亦能和歌、談至四更辭、歸宿逆旅、夜雨傾盂、

廿四日 曉晴、將遊耶馬溪、腕車早發沿山國川里許、至高瀨村、堰水廣十數町、袤一里許、渺漫如湖、稱日三口、水門有三、度水量開閉增減、盛夏灌漑一仰堰水也、又行里餘佐知村、道傍一酒舖、埋壁列宇、可知其爲富家也、門標日佐知兼次、余識兼次於市學校、投刺請見、兼次喜迎延座、閑談移時、約皈途再會辭去、行二里、過樋田驛、山間一邑市、復行十數町抵青村、自此地勢一變、逕沿山國川、奇巖怪壁、矗立千

仞、山巖下、穿崖壁爲隧道、壁間所々開牖取明、出隧道、日曾木村、連山群峯、競奇爭姸、楓樹掩映松間、人之遊耶馬者甚不爲異、蓋爲耶馬支流矣、憩道傍孤店、釋所佩食籠、店婦煮黃魚以進曰、耶馬名產、味優他產、更行數百步、有一溪東來會山國川、架板橋稱耶馬橋、渡橋沿溪流行半里、山腹一寺、曰羅漢寺、磴道十町許、達寺門、扁額書曹光宗三字、知其爲曹洞派、門左岩洞稱無漏窟、安五百羅漢、及千體地藏石像、更登數十步、抵摩尼殿、豎絕壁、設半面堂、東有東照宮、石爛室、指月菴、說夢堂、皆係數百年前建設、專

鷺客曰筆力更雄健

主堅牢、不甚精工、小慜摩尼殿、寺僧出見進茗、慇接不似山僧、蓋常慣遊客也、賴山陽、曾遊此、至羅漢、不賞之曰、山不得水不生動、石不得樹不蒼潤、余之所以賞馬溪、而不賞仙巖、至於羅漢則人工耳、秋谷面雍耶馬溪眞趣圖卷序曰、余意奧山陽異、何者山脈蜒蜿數十里、至羅漢寺、爲山之尾、極力一棹而全身俱振、故其奇拔乎諸勝之上、且其峰巒幅起、嵬峩天造、地設、非人力之所能點綴也、此言獲余心、余生豐後、遊此數回、今亦來遊、諦視之、山陽論羅漢寺面雍論附近巖壁、余試合全勝而論之、夫。羅。漢。地。勢。後。有。

梅山曰竹山君具觀山水之眼眞爲馬溪知己

鷺客曰歷古人更振毫非有力者不能

千仞曰山陽與山國爲耶馬溪已不成義頼口林爲屈智林恠亦甚徂徠好改地名用雅字亦恐不爲此恠

枯。峯。項。前。臨。溪。流。東。西。村。落、羅。漢。山。突。起、占。勝。地。東。有。大。嶽。瀧。上。山、樹。木。森。蔚、奇。峰。錯。出、西。有。會。木。山。幅。起。蜒。蜿。槎。牙。瘦。秀、宛。然。如。倪。黃。青。丹。圖、耶馬溪亘數十里、探之者、多自山麓仰見過去、故眼界甚狹小、凡耶馬全勝、眼界之廣遠、以羅漢爲第一也、下山過多志田、地勢開濶、田疇相接、川南村曰平田、遠望風致甚佳、里許抵口之林、道傍有逆旅、遊者多宿於此、過此山勢忽迫、群巖層出、溪流中貫、晚達柿坂、地形稍濶、有高峰聳雲間、曰都々伎嶺、怒起岩嵱、刺天、左嶺傲寬、怪巖突出、如狻猊、如鷹龍楓拍紅黃、雜以綠樹、

如油繪然、山陽見此勝、歎賞爲不可狀、俗稱曰肇拾
山、有旅舘、投宿、十七年前所宿、舘翁見余呼名、余驚
其强憶、
廿五日　晴天、舘翁曰、探耶馬之勝者、大抵以柿坂
爲第一、然耶馬之勝、不盡於此、可歎賞者猶多、若欲
遍探之、則要十數日、今君欲見最異境、則盍探深瀨、
深瀨自是五里東北、達玖珠郡森町、係新開道路、自
鳴良二里、至鹿倉、巖峰最奇、此間往昔人跡不至、雖
獵人知之者少、新道一開、車馬往復、殆爲一仙鄕、余
聞之、遊意勃々不能禁、因托行李旅舘、輕裝而發、距

十五

柿坂數百步、一溪來自東北、合本流、一路沿川道傍
有標示、曰右日田道、左玖珠道、取左道行里許、得一
峻嶺、中腹以上絕壁如削、壁下老杉蒼翠、其景甚雄
壯、曰鹿熊嶺、此爲耶馬溪最高嶺、踰嶺地勢忽開、有
村、曰山移、行里許、抵物部、地勢愈濶、人家錯落、桑紆
而進、抵馬場小憩、取望遠鏡、締視衆峯、怪○嶂○絕○壁○松○
樹○蟠○生○壁○頂○生○檜○青○紅○參○差○實○爲○佳○觀○始○知○羅○漢○口○
林○柿○坂○諸○勝○不○過○山○麓○之○一○勝○境○耳○又行半里、抵鳴
良、忽然溪山窘逼、地形一變、嶂壁漏起、怪石角列、更
行、溪曰深瀨、山愈秀、流愈駛、一步每一步皆奇、抵回

十六

柿山曰馬溪之勝至山陽始顯于海內竹山君乃謂其崗山靈亦應心一降

黨聲曰始極力賞羅漢轉筆記深瀨異狀顯于筆端山奇字奇蓋得柳文之法者

顧望、夕陽將沉、前程猶遠、恐至夜行、付之明日、疾步
而進、比達山頂、日已歿、黑暗不辨、忽得墜道、水滴為
聲、心竊疑懼、暫憩石上、裂手巾為繩、點火取明、皷勇
而過、艱甚、出墜道行五六町、有三四村家、曰鹿倉、請
宿不可、又行里許、抵森町、宿大有軒、始為蘇生之念、
憊甚、一食就寢、枕衾穢汚、而為錦繡之感、所謂渴而
不擇飲者、此地為久留島侯舊城、人家三百餘戶、今
則山間一驛、旅客罕至、
廿六日　訪加藤仲太郎、仲太、為中津學校同學友、
別後既二十年、驚喜延座、然面貌非舊、昔紅顏美少

十七

十八

梅山曰久別之感在目前君皆如此況僕乎

年、今○則○面○貌○老○蒼、頭○髮○帶○霜、纔○知○語○音○耳○、此地同學
者不少、問之、或死歿、或離散、其在鄉者某々數名、寄
語而辞、將賃腕車、館主曰、森町僅有七八輛、故不
豫約之、則無有、乃步發、途見故友井上某、曰深瀨南
溪有古梅樹、圍數丈、枝幹蔽天、余奇其言、迂路過見
之、樹蟠山谷、幹圍三丈、曰花香馥郁、薰數十町、收實
不下二十石、村人嘗將伐之、森藩儒官村上某惜之、
以麥一斗五升購得之、結廬樹下而住、某死、販村保
護之、余往年遊那須野、僻村看梅樹丈餘、同遊南一
郎平曰、海內第一大梅、大和月瀨、相模小向、皆梅樹

數萬、然未嘗有如此大樹、謂之海內第一、亦何不可
也、而余近鄉有此梅、而始知、其爲海內第一物之顯
晦亦有命也、午至鹿倉、經前夜所雖之壁道、長七八
十步、南口有石橋、號之字橋、以曲逕類之命之、過橋
忽入幽谷、爲別乾坤、前日已晚匆々過去、及此每接
一佳處、駐杖停看、巖端石角、可觀者、凡六十七、爲瀧
者十四、架橋者十二、一路沿溪、小澗支流不可勝數
矣、爲程二里、有此瀧此橋、此溪每觀異其趣、峭壁怪
嵓、皆其畫家皴法、山中松最多、又如楓梨櫨已紅葉、
甚爲壯觀、溪。間。石。隙。生。大。樹。高。數。丈。如。不。着。根。於。地。

十九

寶慶曰奇絕有奇樹異蘚全勝略肇之法

者。余。始。疑。其。不。爲。大。風。所。倒。蓋。此。間。岩。嶂。壁。立。圍。繞。
重。複。如。列。屛。遮。障。風。力。宜。不。爲。其。所。倒。也。而岩罅雜
樹、橫生倒植、古雅幽邃、窮其奇絕、非復筆舌所能狀、
余嘗讀文人騷客之登富嶽記、想像其壯快、明治丙
申仲夏、誘友人坂田實登嶽而探其勝、愈登愈奇、則
記行所狀、不及十之一、如斯景、豈文字所能盡乎、每
遇樵夫、問峯名及岩號、曰此間古來人跡不至、未有
其名也、近鳴貝有一大溪、水勢甚激、曰品垂、新路開
設之時、屢蹈測此溪、其景廻出深瀨之右、然至森町
甚迂、廻、余聞之、觀奇之僻、復起、而欲往探之無道、竟

二十

又曰旅行之趣在目前

梅山曰似柳記

絶望、晩達柿坂、舘主問深瀨之景趣、余曰、絶奇、子言不誣也、山陽嘗見柿坂之勝、驚而投筆、今余探深瀨之景、腰脫髎落、舘主大笑、余曰探耶馬之景者、至此誰不魄飛氣絶矣、中津新報記者、書之新耶馬溪、余謂新字未當、改爲深々幽深之義、稍當、

廿七日　快晴、雇導者、登都々伎嶺、山國川架大板一枚爲橋、々下深潭、水色如藍、過之橋板掀擧、疾步而過、導者曰、前年有測量之者、深二十餘丈、投。石。水。面。吐。泡。凡。五。分。時。其深可知、潭之下流、兩山相逼、水勢迅激、爲洑、輪激岩角、聲如雷霆、過之爲淵、川身入

岩洞流勢復急、行數十町、路漸峻險、羊腸而登、松柏隱蔽、不見曦景、宛如過隧道、導者曰、此奧有村、人家三十餘稱樋口、有寺、曰淨眞寺、因稱淨眞寺道、最爲僻村、蹤峻險得一溪、田圃植檜、時見兎糞、如植實、導者曰、兎害植物、每年獵之不盡、自此都々伎嶺、排茅踏巖而登七八町、達嶺上、取望遠鏡回眺、宮園中摩、藤本、守實、口林、多志田、戸原、平田諸村、在咫尺間、遠而彥山、及豊前濱海、瞭如掌紋、一一不可名狀、益藤本有大石、平面二百餘丈、中摩有瀑布、高數十丈、宮園有奇巖、爲橋狀、里俗名猿橋、皆爲耶馬溪之勝區、

驚聲曰、記耶馬之勝四日、此長文中不見一之贅言、更引他之勝結文、簡老紛披

二十三

而探勝遊客、以山路峻嶮、至此者少、導者諳地理、指示數十里間之勝境、無一遺漏、然嶺上寒甚、不能久居、取來路而歸、歸則館主詢勝、如何、余曰、耶馬之勝、峭拔奇峻、但余不偏遊諸國、雖妄下評、然就所紀而見之、雖巴蜀峩眉、龍門廬山、諸勝、恐不出我耶馬之上也、

廿八日　陰、將發、主人請書、揮筆數紙、問宿費、曰請以書充之、此間文人騷客、有爲書畫者不受宿費爲慣習、訪佐知兼亥、夫妻懇請宿、以耶馬之遊多費日子辭去、抵中津、宿松風館、樓扁福澤先生千客萬來四字、俗言却見先生眞情、比之騷客漫然俗字、却有趣味矣、館主爲福澤先生親戚、又余知人、余宿時不知之、相見大驚、主人曰、豐州銕道開通以後、辭官開此館、比之齷齪下僚却優、余甚賞之、閑談及四更、將就枕、婢陳綴子枕席、詢其所以造之、主人曰、曩日岩崎彌之助君投宿、爾時所調、近時旅客一般好絹布衾枕、余聞之嘆息、奢侈弊風、一至此、

二十四

廿九日　野依層三來訪、層三開書店起產、爲此地屈指商家、余遊學於此、屢購書、以故相知、晚與商家七八名相謀、邀飮余於忘言亭、亭搆三層樓、甚壯大、

爲中津城第一酒樓、膳食皆摸東京、非復昔日中津也、余酒量不過三蕉葉、客皆質問方今經濟上之近況、余擧所見答之、談論如學舍講議、婦侍酌者、欠伸曰、如斯宴席、未曾有之、曆三日、近時宴會、盛饌堆盤絲竹滿堂、吾聞君不好華美、因却之、然酌婦皆藝妓、來自浪華者、樓婦接客甚野、故使之代侍、此地藝妓殆以百數、酒宴必召侍、余在此已二十三四年、前唯有六七名妓而已、時勢變遷亦可知也、

卅日　三重惟長來、惟長舊立石藩宰臣、維新後官縣廳、今則養老於此、携至自性寺、見大雅堂圖畵已

千仭曰、自性寺曾遊之地、行天下快人目、有此大雅而已

抵寺老僧祝古稀、以有客不見、寺原稱萬松寺、延享年間、改自性寺、中津侯香花寺、爲臨濟派名刹、九霞寓此三年、從僧學禪、僧就九霞學畵云、九霞居室今尙在、其室四壁襖屏皆九霞筆蹟、適婉淸雅、蓋其得意之筆、抵金谷堤、高三丈餘、長數百步、吾遊學時所散策也、西仰八面山、東臨廣津諸村、爲中津城第一勝地、堤南一川稱古川、築堤時決本流於東北、故存古川之稱、汀沿多藺蒨、仲夏過之、實爲壯觀、午後鈴木閑雲、和田基太郞、山口半七來訪、閑雲爲此間長者、齡已垂古稀、氣慨不衰、壓倒壯者、爲余開宴於忘

言亭、余請其談舊藩理財、閑雲喜說之、一坐傾聽、余
得實學、裨益不少、
十一月一日　訪田原春塘、春塘立石人、以醫爲業、
晩年喪男女子六人、爲之憂欝、近時棄世事學畫、自
遣、示其近作、筆力雄健、不似晩學、余請一二葉辭去、
二日　發中津皈立石、欲見推谷瀑布、雨甚不果、歸
舘河上流、瀑布有二、二十年前一遊、一日東椎谷、一
曰西椎谷、其東者三面峻壁、々頂松檜楓柿差生、巖
腹淨潔如拭、直下四十丈餘、勢如奔馬、有風觸之、飛
散如驟雨、如薄霧、萬變無極、潭亘六百歩、其深莫測、

近之則冷徹肌、盛夏思挾纊、西者爲裏亘河上流、水
量倍在東者、而高不及之、中間崖角突出、瀑觸之電
擊、其聲殷然震里外、望之銀河倒瀉、懸巖壁、四面古
樹環合、淒神寒骨、愴愴幽邃、其境過清、不能久停、來
觀者、魄褫神悸、極爲奇觀、此游不果、他日難期、實爲
遺憾、
三日　胡麻鶴岩八來曰、今日天長節、開祝式於邑
學、校員學生及有志諸士皆參列焉、敢請臨爲鄕
徒有所演說、乃往、會列者三百四五十名、校長擧式
禮、拜今上皇帝皇后兩陛下御影、樂人奏樂、學生諳

君賀世之歌、參列者順次拜禮、交進讀祝文、述祝詞、
已了、余進、演說教育大意、塞責、校舍在舊城址、營構
堅牢、皆係有志者醵金、講堂旁室、列作文及裁縫物、
頗有可賞者、近時教育普及可賀也、晚岩八、輿稜部
亮平、三嶋三十郞、阿部武左衛門、以下數十人邀饗
余於谷舖、酒間語舊話今、酩歡而散、
四日　梅田、胡麻鶴、諸子來、開碁會、
五日　霜色如雪、告別親故、半里至鳥越村、拜稜部
文盟先生墓、余少學山田先生、先生歿、學文盟先生
三年、先生以醫爲業、通漢藉、能書畫、涉揷花、造庭、雜

二十九

三十

技、爲人溫厚、敬讓接人、八十八歲而逝、遠近悼惜焉、
訪孫亮平、亮平屬祖父碑文、過金山村、々有舊金鑛
二百年前出金、云、行五里、抵杵築町、爲松平侯二万
七千石舊城、舊名木付、正德中松平豐後守重休封
此、改作杵築、建長中、大友支族、木付肥後守親重所
築云、市街據海濱岡阜、訪姻家莊野諸平、舉家欣然、
出迎、乃宿、
六日　諸平修茶道、誹徊、皆得宗匠名、又好書畫、藏
幅甚多、此日出示二百餘幅、皆古今有名大家筆蹟、
余愛書畫、唯以目憊神、倦辭之、晚招渡邊小畑小酌、

醉後爲諸子作書、錄近作、余詩書拙劣、書畢欲寸裂、
被衆奪去、
七日　訪小畑某、示畫幅、竹田、草坪、石谷諸幅、皆難
多得者、竹田岡人、石谷、草坪、杵築人、皆爲一世名手、
八日　訪前田利功、余唯知其以茶事有名、出示其
畫、筆力清閑、秀麗、足爲一家、又出示骨董數品、皆古
代珍器、古硯唐宋物、尤爲名品、宅占舊城趾、北西竹
樹凋谷、惜猶屬荒蕪地、訪故人十市王洋、王洋以畫
著、專倣唐宋筆意、筆力猷健、禽樹草木人物無不爲
畫山水最秀、昨年病歿、家人出博覽會出品幅、一見

使人悲悼不勝情、致吊詞而去、一里抵森江港、投瀛
船大和丸、船中見一老僧、談話懇懃、問其姓名、現住
鶴崎法眞寺、阿部日厚、法眞寺余鄉延隆寺本山、故
寺僧往來相熟、日厚能詩、示近作、爲余揮數首、余詠
和歌贈之、別室有一禪僧、爲八幡濱禾山老僧侍者、
余知禾山、故一見如舊、不意船中得此談友、
九日　黎明、抵別府港、宿米屋、此地以溫泉有名、市
街稠蜜、每戶搆浴室、其便可知也、午後從一僮、謁朝
見八幡宮、宮在朝見山麓、大友能直所創、宮東有溫
泉、其色透明、最適胃病云、泉傍有園、小憩、園主田邊

叢筆日自蹤入細自細亘蹤筆力縱橫此篇數日記細事爲余開知見者不少

耕、肥後人、出見日、嘗辭某官、卜居此殆十年、近創設旅館、來客日夕不絕、邸中小舍數棟、或草葺、或瓦葺或小板葺、環屋植竹樹、引水爲池、池中有噴水、騰起丈餘、水尤清冽、日光下徹、視遊魚若乘空、又蓄龜數十尾於別池、時方接尾、雄追雌而騎、雌背雄而走、主人曰、龜自晚秋至孟春、必絕食焉、秋後絕食接尾、逐騎不擇水與陸、故設別池、園成自然之勝、頗有風致、爲一區佳境、

十日　遊濱脇溫泉、海渚有二浴塲、一號西湯、一號東湯、東湯者、帶黃青色、稍透明、而臭氣甚、西湯者、暗

黑如炭、然臭氣不甚、皆癒僂痲質斯、貧血、濕疹等、諸疾云、海汀皆發湯氣、余觀浴客、堀砂瘞全軀、以代浴、躬親驗之、其快却優浴矣、皈途過楠湯、往昔有大楠樹、以得名云、附近多妓樓、遊客爲群、男女混浴不可媟近、過野田、不老、高札等、浴塲清澄無臭氣、蓋與海濱異泉源者、

十一日　遊觀海寺溫泉、自別府北西一里、山路崎嶇、旅舍九戶、皆依丘阜構樓屋、每戶大樓容數百人、其上朝見山聳起、溫泉自山腹巖罅湧出、引以開浴塲、泉色透明、湯底可辨纖芥、絕無惡臭、曰含多量炭

酸性、內服有淡尿發汗之效云、小憩樓上、望豊後洋、洋左有大神岬、岬北有鹿鳴越嶺、嶺麓有日出城趾、城外小邱、松樹叢生、有村、有田、洋右高崎山屹然凌雲、楓松枏楠椮樣蓊欝、山東有畜稲溪、溪多老松、松間有大分町、々南沃野數里、自是東、地勢開豁、山亦小縮、遂至佐賀關牛島、則眼界不及、繞丘有溪澗、清湍激石、戛然鏘鳴、溪北爲石垣原、岩石突怒偃蹇、牛沒草棘、爭爲奇狀、原西湯嶽峻拔、巉巖累疊、實非筆墨所能狀、觀海寺北一里、有堀田溫泉、皈途迂道、過之見湯口、熱湯自岩罅噴出、硫黃氣衝鼻、不可久停、

三十五

三十六

其下鑿巖、設浴場、治梅毒、濃疱瘡、癩疹、鉛汞中毒者、不勝醜穢、一見掩鼻而去、晚抵別府、帆足、赤松、田邊等來訪、皆此地有志者、

十二日　和田善三郞、永田壯三來訪、善三此地警察署長、壯三二十七年前同塾于中津學校、酒間請書、我國鄙人、見貴客請書、不論巧拙、尊其人之意也」

十三日　此地三面負山、東擁海、溫泉湧出、比他鄉甚暖、三冬積雪甚稀、殆不知氷凍、從一僮遊鎮輪、少憩一旅館、此地逆旅十五戸、搆造壯大、然未改舊觀、甚粗陋、浴場二所、其大如池、游客混浴、春秋農隙、浴

三十七

客往々數千、漸次謀浴塲改良、旅舘更築、以招都會
遊客爲最要矣、山路行十六七町、抵柴石、引山腹溫
泉開浴塲、透明如鏡、又有懸爲瀑者、立浴注灑肩背、
甚快、惜兩山窘束、搆屋無餘地、僅有三四小屋耳、出
浴開瓢、獨酌醫渴、更行十町許、道傍有泉池、廣百餘
坪、深不知幾百丈、泉色如朱、俗稱號血地獄、熱甚、不
可下手、自是地勢開豁、又行十二三町、達海汀、有聚
落、日御越、海濱所在、皆溫泉、每戶設浴塲、里俗呼日
豐後溫泉、一里半、經石垣原、歸別府、盖石垣原、皆爆
原、慶長中、鶴見嶽噴火、山石突出、海濱漁村、鑿井數

三十八

丈、往々出陶器、噴火前物云、余明治十四年東遊、過
猪苗代湖、大亘四里、大同二年噴火、地陷爲湖、埋沒
十八村云、箱根湖底、今猶多大樹、不可下網、稱神代
杉、亦往昔噴火所爲、火發之變、誠可恐矣、
十四日　早訪山田三郞、不在、途邂逅辛嶋虎之助、
虎之助字佐人、父祥平、以蠶糸業有名、與弟龍吾移
此講蠶業、繼先志、誘諭邑民、謀其盛大、導余別墅、墅
號日紅葉舘、南西對鶴見高崎二山、霜樹紅葉、尤爲
佳聘、因有此名、紅葉舘扁額、伊藤春畝侯所書、今春
侯漫遊此地、眺望四達、盖此地第一佳景、龍吾隨來、

語今昔、情頗懇、請余記、約他日而去、午發過高崎麓、三里抵大分町、投堀川街水野氏、大分舊爲古國府之地、大友氏累世城于此、後早川長敏、福原直高、亦城于此、維新後置縣廳、比屋鱗次、商買輻湊、極爲繁富、港名菡萏、航日向、四國、中國者、皆自此登船、物產出米、近來青蓮業盛開、輸出海外、價額達百萬圓云、夜宮村三多、小畑小吉來、皆縣會常置員、

十五日　訪後藤直彥渡邊芳一渡邊郁次郎、皆同學友、夜津田純一下村御鉄三宅大三郎來、純一中津人、爲中學校長、御鉄宇佐人、爲漢學教授、大三郎

東京人、陸軍大尉、休職在家、爲體操教授、皆不好飲、飯後圍碁、深更會散、

十六日　豐州新聞社員長野松太郎、大分每日社員前田多三郎來訪、話地方情況、食後雇車、詣柚原八幡宮、宮在柚原山頂、天長七年、營築、天台宗僧剛藏院全龜所開基、以二八月、行祭、遠近賽者爲群、石磴傍有香楠、周圍二十餘尋、中央呀然爲洞、入而驗之、徑二十四尺、其大可驚、蓋千有餘年物也、房州鹿納山麓、有大楠、世呼日日本第一大樹、事見馬琴八犬傳、余嘗往見之、其大未知與此樹優劣如何、午後

抵中學校、校長導余、縱覽校內、近時所建設、學生三
百餘、距市十町南一丘、大友氏城址、東南帶大分川、
海部直入群山聳起環立、北西擁市街、隔街豊後灘、
舟楫往來日夕不絕、眺望絕佳、空氣淸潔、最適校舍、
距校南數百步、道傍岩壁刻佛像。大者丈餘、按豊後
史、韓人日羅所刻、日羅奈良朝時入朝、事見史傳蓋
爲當時之物、惜湮漫無完全者矣、夜與下村會飮津
田氏、宴終圍碁、及四更、所謂下手妄好、眞爲可咲、
十七日　內田孝太郞來訪、發大分三里、抵戶次、山
間一市街、民戶殷富、往昔過臼杵佐伯者、皆取路于

此、近時瀛船一開、往來者皆取海路、故非昔日之盛
云、訪帆足助作、助作業釀酒、爲縣下豪商、以書畫骨
董有名、喜余訪問、延坐饗飯、意頗懇、二里抵芳野村、
見天滿祠臥龍梅、老樹數株、枝垂到地、就地蟠根更
植、繁茂、實爲奇樹、周圍環垣、有孝女傳碑文旭嶂毛
利晩散先生所撰、晩抵犬飼宿、在大野川上流、舊幕
時、國主中川侯覲江戶、自此登舟、五里出鶴崎港、乘
海船、往時有假殿、代官邸、倉庫等、亦山中一市街也」
十八日　寒甚、霜色如雪、早發經原田瓜坂、四里抵
岩戶憩小店、姥給粟飯、此地水田甚稀、以麥粟爲常

食、產烟草椎茸麻乾柿輪四方以自給云、行十五町許、見沈墮瀑、高五十尺、巾四百尺、大水激岩石、水煙飛散爲雲霧、日光返射之、現虹霓、洵爲奇觀、相距五六十步、有一瀑、高六七十尺、掛谿間木末、自高直射、潭傍仰視、跳然快然然水勢稍弱、遠不及沈墮之觀、俗稱之女瀑、稱沈墮男瀑、葢別其大小也、路傍休一農家、主人曰、春夏洪水之際、極爲壯觀、今也晚秋、水涸石出、不足賞也、自此曠原、曰中瀨原、數十町間不見耕地、時見群牛逐原草、豊後東南山間、產牛、每戶大抵養四五頭、多者養十四五頭、然泥舊不謀改良、

故小弱而體形甚尫、晚抵岡町宿、此日行山路十餘里、腕車不通、雇一僕擔行李徒步、僕病脚、乃自荷行李助僕、困甚、

十九日　出視市街、戶數千餘、家屋搆造甚整、舊時岡藩、待他國人以恩、故市民多係移住者云、見城址、在山頂、西北南三面、斷崖巨壁、東一面通市、稍平夷周圍環河、甚急流、四塞險要、可謂天然城郭矣、文治中、緒方惟榮始爲壘、後大友能直第八子能鄉、修壘、廣大之、稱岡城、世居此、天正中、豊薩之役、大友氏敗績、棄城而去、文祿二年、中川修理大夫、從播州三木

移、封于此、子孫世襲、至維新、明治十年西南之役、薩黨據此、構兵、舊藩士多應之、官軍苦戰、累日、薩黨彈丸盡、走且降、乃守安以險城之故也、過田能村竹田墓、在市南丘上、竹田世業醫、畵名震一世、蓋爲我國南宗泰斗矣、鄕人慕其德、祠里社云、又抵件丈祠、件丈以木匠有名、今時諸工所用規矩、丈之所發明、故俗間有件丈尺之稱、鄕人尊祠、亦有以也、自此山行三里、過音生、地勢愈高、望直入大野諸山、爽氣滿天、烟雲時起脚下、里許憩笹倉村店、食蕎麥、此間人煙稀、眼界數十里、皆原野、道傍村家、夏季產蕎麥黍豆

叢潭曰能論地勢文晉得法

類、春種菜蔬蕎麥及黍、爲常食、菜蔬賣之市、以貿鹽油云、過坂梨峠、曰並野原、地質腴沃、滿目茅蘼、高丈餘、而不見耕地、若拓墾之、必見其利矣、自峠南腕車不通、徒步二十町許、抵坂梨驛、自是肥後阿蘇郷、阿蘇郷在山間、東西三里、南北七里、平坦如砥、地味豐沃、田圃相半、徃昔號七萬石、民俗質朴、有大古之風矣、晩抵宮地宿、海魚味美、余問產地、來自臼杵及鶴崎、南豐海濱、距此二十里、山路崎嶇、行通不便、而不變味、可異也、

廿日 晨浴冷水、謁阿蘇神社、氣象肅穆、木材皆用

檜木、不渉華飾、專主純朴、蓋我國往古宮殿粱造之
制也、大樹環植、境域蔚蒼、境門外、則市街、人家三百
餘、皆仰神社而食者、雇導者、登阿蘇山、見噴火口、發
宮地一里餘、過菩提寺、自是山路、多曠原、艸叢燒灰
矮生、取杖揮拂、則灰塵如烟、導者曰、東風之日、燒灰
眩目、不能登、今日幸西風、無此困、午抵本社、支坊有
觀音堂、堂左有明神社、休社傍小屋、茅圍四面、以代
牆壁、僅凌雨露、更登十町、達山頂、此間不復生艸木、
全地皆燒石、所々積石、爲路標、以便登山者、頂上數
十町、四面漠乎、沙原如海濱、沙土每步沒踵、行二百

四十七

四十八

梅山曰不入虎穴不獲虎子亦殆哉

鵞峯曰壯觀在筆外

步、抵噴火口、臨瞰深數百仞、南北二百間、東西數千
間、斷巖絕壁、不可攀、接西北岩穴、黑烟噴騰、達數千
尋、烟中見火光、有時飛石、聲震山谷、如聞雷鳴、倏忽
黑烟坌涌、不辨咫尺、無幾飛散、復舊、其倏忽變幻、無
一定時刻、余欲逼視之、導者曰、見境口、近年間事、往
昔山常鳴動、發火無常、登山者甚爲寥々、下山則買
酒祝無事、近年不知噴火可畏、登山者年數百人、噴
火異變不可測知、恐有性命之虞、勸速下山、取道東
南、行二十町許、有平原、稱千里野、東自田日山、西至
杵嶋嶺、平面數千町、步則如成於人工者矣、過此東

西望見遠山於雲烟之際、大快心目、下晩路里許、抵湯谷村、熱湯自岩罅噴出、蓄爲一大池、流爲溪間、數十町間皆硫黃氣、傍有三戸泉舘、病瘡者群浴、汚穢特甚、小憩逆旅、嫗曰、往昔湯口在西山岩罅、二十年前、一日忽變、生東山崖下、湯量亦自此一倍、距浴場十四五步、有山邱、全邱噴火、吐黑烟、樹木皆枯死、亦近時之變也、自湯谷行四五町、有一旅舘、就而宿、有三浴場、皆異其質、其効亦異云、

廿一日　曉發、殘月在山、過長岡高鹽二里餘、抵立野、是爲自熊本至阿蘇之道、小憩道傍民舍、時驚風

雨大作、居民云、瀑布也、乃往觀之、双瀑觸懸崖、注絕壁、層崖相承數百級、右爲須賀里、左白糸瀑、須賀里發源扇鼻山、經内牧過狩野、至此、合阿蘇川、白糸起源湯谷、合諸溪澗之水、奔流頗爲壯觀、自立野乘馬車三里、抵大津驛、熊本城東北一都會、四望豁然、輿山漸遠、自立野至此、道路石多、馬車簸兀、乃棄馬車就腕車、五里、晩達熊本、宿洗馬街、發大分數日間、不見新報、命婢購見、始知神戸市黑痣病流行、京坂人恐傳染、嚴修豫防法、聞此病害毒劇甚、余歸思頓動、

廿二日　市南小山、號花岡、腕車往觀、有觀音堂、自

鷺屋曰、僅八字盡其狀、何等健筆、

是山嶮不通車、步而登、半腹稍平、望市街頗快、距城址僅六七百間、十年之役、薩兵據此、砲擊城兵、城兵甚艱、種田少將以下死於神風黨者、墳墓累々、行數町、過法華坂、有武官會集所、曰偕行社、傍有佐賀臺灣覺島四役戰死者之碑、高丈餘、記戰死者名數千、又有熊本縣人死難之碑、係有栖川熾仁親王篆額、中將谷干城撰文、工部郷山田顯義書、維新以來諸縣誤大義、或黨賊而仆、或殉義而死、獨熊本縣、兩黨交起、暴骨原野者最多矣、自法華坂西行數十町、謁加藤清正廟、廟前有拜殿、左右老松環圍、風致可挹、

鹿門曰、今所遺者宇土城天主閣、清正乘行正之虛略宇十城遷之日

按非之則不能御嶋津氏豐公賜肥後以清正之力足禦嶋津氏清正亦知非據險城則不足禦嶋津氏也十年之役有此城始能抗薩兵英雄所見驗于二百年之後有如此者余在熊本日歷覽城櫓慨然有所感于此

境東有廟碑、文化中府學訓導大城允所撰、然苔蝕不可讀、又有朝鮮人金官墓、清正征韓時爲導者云、出門寺院挾路、皆隸廟者、茶亭列宇、婢爭呼客、乞丐尾客可厭、不憩而去、過城址、十年之役、樓櫓殿閣盡罹兵火、尚存一重閣爾、壘壁之搆、濠塹之設、今猶完備、城據天然形勝之地、而營搆之規摸壯大、備禦周到、眞可驚人目也、午後欲觀出水神社、聞社地舊爲藩侯燕遊之地、藩人就而祀細川氏祖先墳、社境爲公園、道過白川板橋、名安已橋、十年之役、官軍自日奈久而上陸、先署八代地、北進狹川與賊兵決戰、遂

通城兵、故當時稱爲安已之決戰、即是也、行十町許、
有松林、即出水神社、入門清泉爲池、廣袤數町、群魚
遊泳、奇石錯峙、過石橋有神社、棟宇峻起、此祠細川
氏祖先者、蓋全境風致據湧泉而布置、松林中有旗
亭、小憩、饍味川魚、不用海魚、來遊者陸續、皈路巡視
市街、兵火後、區畫道路、改革市坊、分人道與車路、左
右植樹木、以爲火防、大體仿西洋都會之摸形云、
廿三日　霜華如雪、寒甚、駕汽車十里、經宇土、一客
日、宇土山中多貝殼、土民燒之製石灰、以供肥料、一
異聞也、自宇土至八代七里、海濱起堤防潮、以開田

五十三

嚐、或曰、加藤清正所計畫、午抵八代、九州鐵道限于
此、下車視城址、荒廢僅存壘形耳、有八代神社、祀懷
良親王、係維新以後之事、親王爲後醍醐帝之皇子、
菊池武重奉之、與少貳賴尙夾筑後河、交戰、親王重
創而薨、城爲小西行長所築、淸正甥加藤馬之助修
理、以鎭熊本南方、舊幕賜加藤領地細川氏、細川氏
使重臣長岡氏守之、熊本封內爲咽喉之地矣、十年
之役、薩兵遂棄熊本而走、以官軍首取此地也、市街
人家三千、邸宅植橙橘、頗繁茂、植寒竹以代垣、甚有
風致、晩皈熊本、肥後地勢平西循海岸、北隣筑前沃

五十四

野、東南疆豊日、南北三十里、東西十餘里、盡皆原野、地味腴饒、百穀無不產、最適禾穀、田陌四開、民皆殷富、古來鎭西有事、熊本必當其衝、十年之役、亦然、蓋以地理當要衝之故也、

廿四日　滊車發熊本、過植木、地勢漸窘迫、多高隴、十年之役、激戰之地、隴東二十町、有田原坂、兩軍對壘、砲戰六十餘日、彈丸雨飛、樹木皆禿、山皆兀然、今尙存其遺蹟、當時之慘可想也、夫爲官軍、爲賊軍、覩友死于此者多、幽魂無依、其誰弔之、東拜合掌而過、至長洲驛、鐵道循海濱、隔海望溫泉嶽、聳于雲間、黒

烟焦天、乘客皆拍手、呼快、達大牟田、地勢復廣延、見烟筩突立、曰三池煤礦、三池爲九州第一炭鑛、近時皈三井氏有、採掘歳額數千萬噸、輸出海外、我國起礦業、僅々廿年、以肥前高島爲嚆矢、今也跨筑豊豪估大商從事此業、遂成一國巨產也、洋人某曰、歐米諸國開明、全有鐵與煤耳、蓋自人智發達、利用煤鐵益多、如鐵道及造船其尤者、近作橋梁及家屋、而製鐵不可無煤、有煤而始亨鐵之需用、有鐵而始資邦之殷富焉、兩者欠一則不可也、顧我國奥羽諸州在所有鐵山、唯未有製造之法耳、向後以九州之煤至

製奧羽之鐵、其神益愈可大興也、午抵鳥栖、下車小憩茶亭、此間人烟隔絕、山中孤村、茶亭皆鐵道布設以來所創設、自熊本至長崎、自長崎至熊本及福岡者、至此下車、乘別車、三線聯絡於此、故乘客輻湊、爲一市街、發鳥栖、過佐賀、見烟筩突兀、亦煤礦也、乘客中有數名藝妓、車中屬目、抵北方下去、客曰是亦稼煤礦者、衆皆哄然、俗稱勞働爲稼、經川棚、迂廻行浦潊數十里、或沿汀、或循山、奇觀可喜、然屈曲傾斜、進行遲緩、至大村、夕陽春海、飢甚、傾所携取火酒、傍客有美色、仍觴之、大悅曰、始蘇生、是亦逼飢餲者、八點

鐘、達長崎、宿外裏街福嶋樓、

廿五日　訪莊田平五郞、不在、平五郞三菱商社造船所長、余聞此地造船所、當擴壯盛、器械完備、爲海內第一、欲往觀、不果、抵福濟寺、寺占山腹、下臨港灣、棟宇堅牢、扁額皆明淸人筆蹟、與奈良西京古刹、異其趣、支那名刹却不如我邦之盛、聞支那佛法衰廢寺刹亦無足觀也、午後觀外人居留地、途見淸人葬式、建白黃赤旗數十、書音容宛在碩德流芳等之字、皆其親戚故友、頌其功德、所贈也、旗前後、有樂隊、一奏洋式、一奏淸式、繼樂隊以僧、繼僧以柩、繼柩以送

者、皆着素衣、非佛葬、非儒葬、又非洋葬、葢一種混成
俗式矣、或曰、清人費巨資於葬式、非我國之比、是亦
清國弊風矣、長崎三面皆峩々峻嶺、灣口曲折、地形
甚狹小、無平地、萬戸構居宅於丘岡、無復尺寸空地、
道路布石、兩側水道、家設鐵管、分用水、清潔可悅、聞
維新後、一時衰頽、無以營生計、臺灣之役、海陸二軍
屯此、頓致繁榮、近時鐵道開通、景光倍舊、如地價俄
增十數倍云、
廿六日　遊郭、日丸山、花月樓鶴枕、爲世所豔稱、往
觀、以樓主不在辭、某日、花月樓妓樓子不買妓、故不

許觀、余嘗一見、以竹造之、意匠雖奇不足賞也、遊客
弄爲現具耳、樓始得之昌至今日、故樓主寶視之、
廿七日　寺見喜一、與新報記者一來、喜一以郵船
會社員管浦鹽斯德港支店、港冬季氷結、不容船航
阪、至明年四月氷解之期、赴任例云、
廿八日　滊車曉發、晩抵筑前福岡宿、
廿九日　出視市街、比家新建、街衢整然、景光非復
昔日之比、葢煤業盛興之所致、訪友人鈴木千卷千
卷以明治生命保險會社九州支店長、住此有年、頗
通時情、曰、近年煤業勃興、諸國人輻輳、或爲逆旅、或

爲酒樓、極其盛昌、然煤價下落、市街諸商生計窘窮、
輿外觀大異、余謂煤價下落源因、在供給者過需用、
今也設採煤業組合方法、制之亂掘、以不使煤價下
落、爲第一急務、否則礦山隨荒、[illegible]下數千尺煤層亦
歸湮沒、煤業興廢係工業之盛衰、不可一日緩之矣、

卅日　滊車抵門司、小憩、買船渡德山、駕山陽鐵道、
抵廣嶋宿、

卅一日　黎明、滊車過岡山神戶、各驛醫員一々檢
査黑痣病、規則甚嚴、直行乘夜、抵東京、家族迎門、孩
兒嬉笑、此遊已亘於若干日、

明治卅四年六月記

寫情寫景、入畫入化、山水險奥、文境古奇、讀是文
者、如歷其地、其米老之山水圖乎、其莊老之奇幻
筆乎、令人不能揣其妙、古有作者、必推斯品
後學　馬驤聲拜讀

明治三十七年二月十日印刷
同　二月十四日發行

定價金貳拾錢

著述者　東京府豊多摩郡西大久保四百三十八番地　伊東茂右衛門

發行兼印刷者　東京市麹町區内幸町一丁目五番地　多田三彌

印刷所　東京市麹町區内幸町一丁目五番地　惠愛堂

賣捌所　東京日本橋區通三丁目　丸善書店

細川潤次郎著

毛游紀程

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東京刻本

據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

東京刻本影印

明治辛巳冬鐫

毛游記程

吾園藏版

毛游記程

細川潤 著

今夏依例賜暇諸官。潤與同僚數人。方查覈徵兵法案。早朝晏退。日不暇給。議長二品親王。深憫潤等勞爲奏請本案議定後。特給暇如夏日例。見允。至十月而議決。乃擇游涉之方。以爲上野有妙義金洞之勝又多温泉。可浴以療疾。且聞多古碑古墳。可以資考古。而近日官建紡績製絲等局。講經濟者。又不可不知。遂決意於上野之游。二十六日修家祭。將以二十七日發。會大雨。二十八日雨止而曀。二十九日晴。乃

發。家慈與内子。送至板橋驛別。予與兒順坐一車。併載一皮箱。貯衣服雜具。車任不爲太輕。而行頗快。路之坦可知也。此路舊諸侯伯所經。而客歲聖駕北巡。今夏皇太后幸于伊香保。共由之。洊加修理。故雖經雨而不壞也。四顧皆菜圃。萊菔尤多。其葉茂密。根抽土上數寸。肥白如腕。農力之勤可知。下隴有志村。多泉眼。人家設木槽。槽底穿竅。通竹筒。水自筒口噴出汩汩有聲。水影與日光相輝映。念使此地在城中。則權貴人當不慳重價購之。今在二三里外。則無人顧之者。惜哉。村之外大率稻田。然間多白葦。蓋近河之

地不可悉耕。過戸田橋。是爲荒川。即墨水上流也。經蕨驛抵浦和驛。即埼玉縣署所在。驛口右旁老樹森鬱。中有祠。榜曰調神社。延喜式所載舊稱月讀宮。而實不知祭何神。近有考古者。始知其爲故調神社。蓋以調與月同訓而訛也。祠傍地今爲公園。園中方設勸業博覽會。不暇往觀。驛中有縣學書庫及醫館。巍然高聳。亦不窺其中而過。大宮驛有官幣大社。稱冰川神社。又稱一宮。武藏第一大社也。驛所以得名。故祭大巳貴尊。今則奉素盞烏尊。據予所聞。則大巳貴爲正。午飯于天神橋。人家多賣鹽醃番椒。經上尾桶

川鴻巣諸驛。有久下村。即久下直光舊邑。比至熊谷堤。日既崦嵫。日傍雲如鍍金。秩父榛名赤城日光諸山。映作赭色。富岳遙立左方。上帶白。而下則蒼鐵色。荒川沿堤縈紆。急流方受日光。如一條金蛇。堤右平楚迢曠。秔稻方熟。黄雲瀰望。大月已在東天。猶爲日光所壓。如白金未磨。比堤盡。萬象皆墜烟中。是日所見。此爲最佳。恨不使工畫者寫之也。投熊谷驛舍而宿焉。

三十日。朝食方畢。土人竹井氏来。誘予見熊谷直實遺物。即倶至街中久三寺。寺爲熊谷寺支院。本寺前罹災。故其所藏皆移在此。主僧開陳其舊物。有直實手書戒子孫者。語氣頗樸直。大意謂勿失家傳文券。勿惰武備。而辜所事。法然上人手書心法。及迎接曼陀羅。宜加崇敬。是三件之外。任汝輩取捨。又見其所謂上人手書者。筆勢清利。不類世所傳上人書。而直實云爾者。似可疑。迎接曼陀羅一幅。紺紙泥金描之。工細如刻。非拙手所能辨。有平經盛贈直實書一幅。蓋直實將敦盛屍及遺物送經盛。而經盛謝之也。書辭悲愴。爲世所傳誦。案直實本平貞盛之後。又嘗仕平知盛。而一谷之役。勢不得不殺敦盛。則雖剛腸男

子。其中蓋有不忍焉者。寺記亦言。直實既鬪敦盛死。又想經盛夫妻哀傷。欲爲出家而未果。建久三年。與久下直光爭邑界。直光有口才。梶原景時判之。右直光。直實憤惋。因以刀自截其髮。逃入伊豆山中。後入京師。從僧法然受戒。大日本史及其他書。以直實出家。爲起於爭邑界時。未知孰是。又有直實所用兜鞍鐙鐔杖鉢及笈。皆不足記。惟鐙刻木造之。略用鐵具。此爲異。已觀畢而出。抵竹井氏別墅。墅在驛西。池中清冷。有黒赤白鯉魚及香魚數百頭。池中有小嶼。古木叢生。下有一亭。設榻。可凭以觀魚樂。池上即熊谷

堤。堤下出泉。泉滙爲池。池之中又有泉眼數十。細砂爲水勢所掀翻。飛舞而下。水不爲濁。流貫驛中。驛中人家。飲食灌漑皆資焉。抵熊谷寺。其規模本宏敞。災後就廢址假築審廳。而僧廚免災者。今爲郡衙。入門少左。有小祠。安直實木像。久三寺亦有直實木像。共非近日物。祠後有石搭。以瓦屋覆之。爲瘞直實骨處。直實之死。據寺記則在建久二年九月四日。年八十四。據熊谷氏家譜。則在承久三年。大日本史則曰承元二年九月十四日。注引黒谷上人傳。亦爲建久二年。按平氏之亡。在壽永二年。而直實死時。年八十四。

若其死在建久二年。則直實殺敦盛時。已爲七十四歲老人。在承元二年。則猶爲五十八歲。在承久三年。則爲四十五歲。熊谷氏家譜之說似可從。且直實與久下直光爭邑界。果在建久三年。則寺記之爲建久二年死者誤矣。寺記又云。直實久從法然遊。東歸後。作一菴於子直家宅傍而居。今之寺。即其菴所在。再至竹井氏而宿。閲其所藏古書畫。有大般若波羅密多經第五百二十六卷。末署曰貞觀十三年三月三日。檀主前上野國大目從六位下安倍朝臣小水麻呂。書法遒美。原慈光寺所藏。僧不善守。多散佚者。然猶有三百卷。上野多羊太夫古蹟。土人曰。羊太夫即安倍小水麻呂也。以附會多胡碑。碑文中給羊之義。竟無確據。此夕又借觀萬吉村斷碑。其文字可辨者。曰金吾小野好。而其下則斷。蓋似指好古。而其建碑之故不可攷焉。村距驛可半里。有觀音祠。相傳田村麻呂所奉祀。有古碑十餘。上刻梵字。下刻年月日。有延曆承和康平建治正應乾元德治元德應安應永嘉吉等年號。不知何爲建。清水濱臣都文山日記云。慈光山中多古塚。中有青石。上刻梵字若蓮花。下刻姓名年號。蓋俗所謂板佛也。引川越僧篠光房言曰。武

藏國多板佛。以薄石造之。上刻梵字。北條氏時。元人所船載而來。其下文字係邦人刻。疑亦其類。然其年號有延曆承平康和等。則又非北條氏時物也

三十一日。飯罷而出。深谷驛外普濟寺村。有岡部忠澄墓。行數町有岡部原。忠澄所生處云。昨過熊谷驛。今又過此地。憶源平興亡事。作詩。午飯于本庄驛。驛中有鑚神社。亦見于延喜式。鑚訓加奈佐奈。驛傍有鑚村。亦有鑚神社。是爲故社。在驛中者。蓋後人所建也。驛西有武田氏古墳。不往觀。新町驛觀紡績局。局係明治十年創建。凡繅繭。初多粗糸。不中用。出蛾之

繭。亦不可繅。今煮之熟。而漂蕩。而拍擊。而爬搔。而剪截。以爲極細之線。再績之。可化爲精絲。織成各色衣服。美而耐久。不異常絹。只線少帶毛。且較乏寶色。然服之。愈久而愈光。初邦人不知此法。洋商常以賤價買粗糸敗繭。官察知其術。以此地富蠶。設局於此。現役工女凡二百人。有大機器二個。一用水力旋轉。一用火力。千百小機器。皆得此力各効其能。臭腐化爲神奇。人智固無涯哉。夜宿藤岡驛。

十一月一日。將觀白石村落合村等古墳。及山名村池村古碑。路極迂曲。非有導者不可。郡書記井上某。爲余前行。先至白石村。憩于村中學舍。戶長某携兩函來。示古墳中所出土偶鐵劍馬啣金環鏡玉等諸物。土偶一雙。葢擬一男一女。男戴帽而有鬚髯。女頭上有雙髻。而兩耳懸環。因知古時之俗。殆與今之歐米人相同也。垂仁天皇二十八年。詔禁以生殉死。三十二年皇后薨。帝諮之野見宿禰。宿禰召出雲土部一百人。取埴造人馬衆物形。帝大喜用之。名曰埴輪。又名立物。下令曰。自今以後。陵墓必立是物。無傷人焉。大哉王言。而宿禰亦可謂善用仁術矣。今所見想即其物也。墳在村中小岡上。石室南向。口窄而中廣。

可傴僂而入。三面以石疊起。下廣上窄。覆以大石。土人云。上世豐城入彦尊孫佐太公封于此。稱爲殷賑區。其市街稱猿田町。隣邑落合村亦有猿田町。猿田之訓與佐太同。由是考之。葢葬佐太公之地也。石室所在。雙岡相連。狀如横瓢。土人呼爲孿山。此地古墳墓之形皆同。予聞陵墓之制。前方後圓。豈孿山之制爲之祖乎。路數折抵落合村。有宗永寺。又貯此地古墳所出物。亦不過鐵劍馬啣及土器碎片。而別有小扁鐘。僧云百年前所發。閱寺記一卷。中有慈光寺所藏大般若波羅密多經斷簡。乃寺僧以此地有羊太夫古蹟。乞慈光寺僧而得之者。寺前之山特出。處處安五百羅漢石像。山頂有怪松一株。自根上分爲七枝。俗稱七枝松。或稱七輿松。山下亦有七枝松。而今枯。相傳羊太夫獲罪。逃於武藏。其家眷七人。各輿至此。爲追兵所躡。皆自殺。乃合葬于此。故有七輿稱。地勢又成雙岡形。似白石村孿山。而規模更大。雖不必佐太公。念亦古貴人之墓也。上岡而望。其北則鏑川與鮎川相合。隔川遥見倉加野高崎諸驛。人家粉壁。點綴林薄間。聞春時人多携酒來游。此間一勝地也。岡與寺之間有小邱。上有古石棺。寺所藏諸物。皆出

入下脫兩字山下脫之間一字

自此中、棺以二大石造。上下相合。共鑿其中而空之。外則斲而圓之。其在上者。左右前後各留石不斲處數寸。蓋便把以搬運。古建眞利根命。造石棺獻之垂仁天皇。賜姓石作大連公。如白石村石槨。則可見古人穴居之遺製。而此石棺則或是石作大連之遺法也乎。又數折抵山名村。而碑之所在。雖井上氏亦不知。乃雇一村吏先導。路左有八幡祠。祠宇宏壯。香火頗盛。過祠前而左。入山沿東涯。行可半里。人家稀疎越一小溪。更沿西崖。崖上峭絕少樹。類古城址。右折而上。路右敗屋中安古佛像。丹青剝落。身首異處。又

毛遊記程　八　嘉園藏版

有圭形碑。石薄而色青。上刻迎接彌陀像。下刻曰建治四年正月日。亦板佛之類也。自此以上層磴一百三十六級。其上稍坦處有石室。傴僂而入。深五六間。廣可旋馬。蓋古石槨也。中安石佛三面六臂。蓋阿修羅像也。石室前故有觀音祠。罹災而燼。石室左有天然石古碑。即世所稱山名上碑。碑面刻五十二字。雨淋日炙。模糊難辨。予嘗見諸書所載譯文。然亦不可讀。推其文意。佐野三家云云。似司佐野屯倉者系譜。而放光寺僧記之。首曰辛巳歲集月三日。或以爲白鳳十年辛巳歲十月也。年號始於大化。中絕於白雉。

而再起於白鳳。東國人未知有年號。故惟記干支。三碑考從此說。或謂天平十三年辛巳歲。好古小錄。金石私志。共從後說。按今佐野村有一僧菴。稱放光山天平寺。碑文中稱放光寺僧者。當是。而寺以天平年間建得名。則辛巳從後說爲是。沿原路返。午飯於祠前人家。又西行里許。抵根小屋村。捨車而步。左折入山。沿小溪數折。右入密箐中。殆無蹊徑。躡導者後而進。上可一町。得丈餘平地。又有一天然石碑。即世所稱金井澤碑。金井澤者即碑所在地。又稱根小屋碑。然碑所在實屬山名村。或稱神龜碑。以碑文末有神

毛遊記程　九　嘉園藏版

龜三年丙寅二月廿九日字也。碑石比山名上碑矮而肥。面多窪隆。然文字則較明。其義則亦爲難通。推其意。似司屯倉人一門男女。誓盟爲一社之文。又沿原路返。右折渡鏑川。抵池村。觀多胡碑。碑傍之地拓爲園。築土壩。種花木。爲遊者設一小亭。碑在大樹下。繞以木柵。榜禁人近之。此日先令人告村吏以予將往觀。至則柵門已開。乃得熟閱碑文。予固已見其搨本知之。今親觀碑則恍然驚矣。蓋石質太粗。又在樹下。爲風雨所泐。搨之則黑白漫漶。絕無精采。而觀碑則大書深刻。蒼老之致。經千餘歲不泯。不與搨本所

見同也。三碑中只此碑書法可學、而文亦雅馴、可以意逆讀、蓋和銅四年三月九日。弁官符、割上野國片岡郡綠野郡甘良郡内三百戸爲多胡郡者。續日本記曰。和銅四年三月辛亥。割上野國甘良郡織裳韓級矢田大家。綠野郡武美片岡郡山等六鄕、別置多胡郡。實與之符合。此碑久不顯於世。寶曆中下仁田人高橋子啟。與源鱗同觀之。源鱗大悅、摸而鐫之於木。以須同志。碑之顯自二人始、然先是伊藤長胤輶軒小錄盍簪錄等書。既載之則非無知此碑者。至近日則與東奥多賀城碑。下野那須國造碑並稱。以

爲日本三碑。物之顯晦亦有時哉。時日將晡。乃疾馳抵吉井驛宿堀越氏。吉井距藤岡僅三里。然是日迂路觀二古墳三古碑。所得不爲不多也。

二日。井上氏謝去。新井氏爲予先導。抵福島村。有額部井。井在路右田間。不須桶若甃。水涓涓自淨沙中湧出。無他異。按和名抄甘樂郡鄕名有額部。古書中又有額部庄。而今此井以額部稱。古所謂額部庄者。豈在此地乎。遙見一僧寺。據路右山腹。即得成寺。寺藏小野小町像。相傳小町所生。小町之事散見于諸書中而今不可考。渡鏑川。抵富岡。觀製絲局。是日以

日曜止機器休作業。工人皆外出。局員延予見局中各部。觀畢而出。抵郡衙。郡長小林氏。出酒款待。請留宿。予將以明日探金洞之勝。苦辭而出。保阪小澤二氏請同行。乃共發。抵一宮驛。謁貫前社。閲神庫所藏物件目錄。抵南蛇井村日暮。路漸入山。捨車而步。其阪曰小阪。頗峻。然路不甚惡。以二人挽一空車。越阪而下。衝暗疾走。抵下仁田驛。南牧諸村之一也。投旅舍。戸長櫻井氏來示佛法僧鳥枯乾者。云黒瀧山中所拾得。羽毛太美。又示高橋子啟墓碑文。河世寧所撰。子啟名克明。稱道齋。號用九。又號九峰。澤元愷漫

遊文草所稱九峰山人。安積艮齋游記中所稱高克明。即此人也。業農而兼商。父道喜富累千金。家僮數十人。子啟少嗜學。師井蘭臺。善詩古文辭。旁嗜臨池。築觀瀾亭於鏑川上。引客講論。所著有辨孟論李滄溟尺牘考及家集若干卷。寬政六年歿。無嗣。河世寧幼時養於其家。爲女婿。以女不悅世寧離異。子啟曰。我給子以遊學之資。請子一意於學。世寧乃去學於江戸。卓爲一家。富山侯聞而聘之爲學官。事有足稱道者。錄以備邑乘之缺。

三日。將發。櫻井氏示古書畫數幅。共非贋鼎。此地僻

在山村。而人解雅趣。且有鑒識。非有子啟。安能至此。文人之澤。亦遠矣哉。出旅舍。路左折。小阪村戸長里見氏来謁。與櫻井氏共請同行。一行七人。車聲轔轔。山間人誤認以爲縣官巡行也。趨于里見氏。壁間多礮痕。元治元年十一月。水戸人武田耕雲齋。與其黨數百人。自那珂港奔上國。方至下仁田。高崎藩兵襲之。爲武田黨所敗。中礮槍斃者三十餘人。走入里見氏自刄者二人。路沿一溪流。稱西牧川。至下仁田。與南牧川合爲鏑川。隔溪之山。石骨漸露。峰頂多尖。知其爲金洞諸山之脈。一峯如玉笋。問其名。土人皆不知。只言上有石尊祠。予爲名之曰石尊峰。至採礦局。觀銕坑。舊小幡藩人所開。後屬某商會。昨年始屬工部省。是日以天長節。止機器。局員命工人長爲指示其用法。遂入坑中。礦丁點火先導。捫石壁示予曰。近日不採銕。先除石。石盡則皆銕。如此處是也。然壁爲煙氣所薫灼。不可辨是石是銕。如礦丁說。則礦固旺矣。自坑中出。沿崖而上。見一鉅嵓黑色。銕釘數枚懸而不落。工人長曰磁石也。磁石亦混銕礦。鎔鑄可爲良銕。凡銕礦一入爐熔之。再搗碎而熔之。而後純銕成。然銕質每從火候不同。銕又可煉之爲鋼。局中方

講煉鋼術。而未成。且費炭甚多。故少利。出局。午飯于中小阪村旗亭。亭臨水。兩崖及底皆石。水清而樹老。一佳處也。路又北折。行見路左山丹崖百尺。同行者曰採砥處也。又見一峯。峰頂參差如筆格。亦無名。予又爲名之曰筆格峰。抵廣河原村。從此至金洞。路不通車。乃命車夫。自別路直往妙義待。路漸登。地漸高。而下仁田諸山已落背後矣。已而抵金洞。與他一路合。眼界始豁。西南望信甲諸山。遠者如黛。近者如浪。最近者。爲金洞諸峰。岝崿刺天。其最突起者曰大目峰。下有武尊祠。而大黒天等諸祠。及祠掌家皆據崖腹。大抵山多石而少土。土盡而石出。石之高者爲峰。而石與石之間。則深壑杳然。不知其底。無一平地。只故巖高寺所在稍坦。然亦疊石築土爲之。非天然也。就祠掌家雇導者。且買山中圖。據圖探討。蓋金洞有東西岩之勝。西岩以曠勝。東岩以奥勝。各不相下。然以奇論之。西岩遂不如東岩。而東岩之勝。又以石門爲第一。然而探討之序。則自西岩始。先到武尊祠。祠前石垣半崩。石磴亦不全。而千尺鉅嵓欹於其上。如將墜者。繞其下而左。見開山道士長清碑文。高橋子啟所撰。不遑卒讀。攀石角而上。一長石横亘於兩嵓

之間。其下玲瓏。是爲石梁。經過梁上。如蹈馬鬣。繞一嵓而左。又入兩巨巖間。僅可容身。足蹈石角。以背倚一方。屈而又伸以出其上。是爲擦鬼鬚。擦鬼鬚之上。即大日峯。謂昔有石人像。近爲地震墜。立而四顧。兩岩之勝萃於一矚。令導者指諸峰而呼名以心急不能太了。沿原路而下。未盡而右。至天女祠。排艸菅而下。出於大黒祠前。越板橋而返。過祠掌家。繞山角而左。行可四町。見金雞天燭諸峰峭拔其右。而左則怪嵓林立。勢阻而幽。所謂東岩也。左折而上。得第一石門。而不見蹊徑。導者手持木挺。打開荊棘。乃躡其

跡而進。得第二門。又行數町得第三門。時日既崦嵫。衆亦疲。然聞第四門景色絶佳。不可不往。乃皷勇復進。險愈甚。越僵木跨危巖。遂至第四石門之下。下瞰絶壑無底。而前面奇峰突起數千尺。其上有石橋及嵌空之石。又有岩勢似飛舞於空際者。而異態之樹。綴其罅隙。導者勸往。予言是則仙山。可望而不可近。其實怕歸路昏黒。割愛而回。直下山。疾走荊棘中。足不遑擇所置。蹪欲蹐。乃捉樹枝支住。誤攫棘刺。掌流血。因相戒不再捫。然將踏則又攫之。復爲棘刺所傷。益勢已急。不遑審思。而天已昏黒。樹之有刺無刺。亦

不可辨也。予與導者先出于原路。而衆不繼。待之久而後乃至。衝暗而失路也。從此將至妙義。而苦無炬火。乃令導者前行。躡之而歩。路久不修。雨水衝激。爲礫礰底狀。圯橋亦多穿。少不儆則陷。右顧金雞天燭諸峰。屹立於夜煙中。而其孰爲石門石橋。則不可辨。車夫先行在妙義者。持燈来迎。金洞至妙義。稱一里四町。而每歩向下。意一小時宜到。而比達於妙義街。夜已九點鐘矣。

四日。抵妙義祠。祠右有廣廈。故輪王寺法親王退院後所居。今稱曰晨光閣。祠雖不太宏敞。而丹青爍目。

故祀僧尊意。尊意又號妙義法師。所以有此名。中興後禁神佛雜處。故今撤去尊意像。更祭菅神。新釘金色梅花徽號。余謂本邦列聖重敬神之教。神之與佛。未始相混。及僧行基。創立神佛同體説。最澄空海。又傅會以本地垂跡之言。曰佛本地也。神垂跡也。必先有此佛。而有此神。自是神佛始混。然其所由来既遠。至今其本爲神爲佛。已有不可知者。何必拆之。祠傍有破胡曾神社。按三代實録。貞觀元年。元慶三年。同四年。並有授上野國波已曾神位事。上野國神名帳。亦載此神。蓋所謂地主神也。妙義山一名白雲山。蓋

以妙義祠名為地名。山腹有大字巖。凡至妙義者。皆上之為快。乃令妙義街戶長先導。路險甚於入石門。且多大木。少灌木竹箭。不可攀援。又多焦石。天明中。淺間山所噴出。每一投足。簌簌崩下。疲執甚。予著洋風衣服。體熱覺重。乃脫外套。掛樹枝而去。已而猶覺重。乃復脫袴。導者折樹枝授予。予杖之而上。行十八町。將近巖。則杖亦不成功。只以手懸石吻。以足蹈石角。蒲伏而上。大字巖直立數百尺。立而顧眄。前則上總平野。蒼茫無際。左則榛名赤城諸山。右則金洞金雞稲含御荷鉾及甲斐諸山環抱層疊。而背後石壁。

高倍於大字巖。好事者嘗懸鐵鎖引客。而今則朽敗云。總之妙義與金洞金雞。一脈而三峰。其有詭態異狀。則粗無不同。其實妙義不及金雞。金雞又不及金洞。且金雞之與妙義。大概在伯仲之間。而金洞則足當白眉之稱矣。但金雞未有蹊徑之可上。故遊者絕跡。金洞則宜遊。而其名為妙義所掩。蓋土人稱金洞為妙義奧院。遂以妙義為此間總稱。而妙義祠距孔道不遠。廟宇宏麗。祈者有驗。其名特顯。故世人惟知有妙義。不復知有金洞也。賴山陽初稱妙義為天下第一。後觀耶馬溪。變其說。蓋亦不見金洞故耳。妙義之勝已不及二峰。而險則過之。然踞大字巖頭。眺望東北山野。則亦覺名下之不虛也。乃相率下山。下路之難甚於上路。予從巨石下。足不得屆地。地又無平處。急捉一樹枝。以全身力托隻手下垂。而手指轉捩。為之大痛。乃以臀貼落葉上。與焦石共下。遂至晨光閣。守者延予等於其正堂。喫午飯而出。閣之下有道士長清墓。不及往見。與同行諸人別。獨伴新井氏。取道於田圃間。左見松井田驛。經二軒在家村。渡碓氷川。路少上。是為鄉原村。經安中驛。抵板鼻驛而宿焉。

五日。發板鼻驛。抵高崎驛。驛中人煙稠密。街衢修整。

蓋有三千餘戶。聞喇叭聲。知營兵方操演。已而兵來。魚貫蟻附。連數町不絕。其營在高崎街西。繞以土壩。上駢植松樹。故大河內氏所城焉。距東京二十八里。於上野為中央地。當中山北陸二道之衝。西南北劃以連山。東控武總。有括囊之勢。宜其分東京鎮臺兵而扼之也。憩於郡衙。即昨年聖駕北巡日所駐。衙傍有安國寺。藏繡畫涅槃像一幅。高廣各六尺許。人物禽獸水雲草木。皆以各色絲繡之。諸色已褪。而金線獨爛爛射眼。信濃國善男女所納。不詳工人姓名。只幅背書曰。始於安永三年。終於天明三年。中間經十

年。則其用力亦勤矣。又有大信寺。寺有德川忠長墓。繞以石垣。後有一長松。其下建石塔。忠長德川家光弟。封於駿河。任大納言。稱駿河大納言。恃父秀忠寵。不遵教令。家光奪其封。安置此地。亡何賜死。葬於此。後幕府給近村田租百石。爲茶湯料。至中興後止。返郡衙午飯。借閲福田氏所藏琴棋書畫圖四幅。無款。相傳松雪道人眞蹟。故爲東台寶庫中物。中興時東台罹兵燹。幅歸於高崎普門院。而僧不能守。遂又歸於福田氏。意此幅必爲宗元間物。然其果爲松雪與否。則我不能知也。將之澀川驛。迂路過營前。聞故城

址中有源賴政祠及古墓。皆不及見。從街中北折入北陸路。所謂三國街道者是也。經金古驛。赤城山聳其右。伊香保榛名諸山聳其左。子持小野子二山當面而起。赤城之下。匹練明滅於林杪者。爲利根川。川之源自赤城之西子持之後来者。爲其經流。自伊香保子持之間来者。爲其支流。稱吾妻川。川之上。人家可五百。爲澀川驛。暮投旅舍。堀口藍園来訪。

六日。訪藍園。共語久之而出。路漸入山。不可車。然以是歲皇太后幸於伊香保。拓路加修整。故用二人力。且推且挽。則車亦可上也。里許有一二人家。爲芝中村。路左建石表田子正兄弟墓所在。往而觀之。予從藍園聞田子正事。蓋此間學者。嘗墾艸萊。構屋居之。兄弟耦耕。逾年村人從而移者漸多。地漸闢。而弟子登先死。子正亦以其翌年死。而村人亦遂散。今則灌莽遍地。敗葉沒踝。爲之愴然。又行里許。有一茶亭。路與他路相會。過之則遙見人家鱗接櫛比於山腹。而煙氣升騰。其爲伊香保浴場。不問可知也。投木暮氏而宿焉。是日北風刮面。雲氣抹山。出家以来。無此氣候。既而雪下。一望皎然。不久而止。主人曰。今年始有此雪也。

七日。雪晴而寒。撿寒暑規。汞降四十三度。急入浴槽取温。温泉從竹筧瀉下。宜承擣肩背。槽之廣可容十人。泉不太熱。游泳久之。覺心神和暢。主人出示田子正所撰仁泉亭記及武田北條諸氏文券。據記所言則温泉不詳始顯於何時。然伊香保之名。見於萬葉集延喜式諸書。則村名所由来遠矣。温泉見於書。則以連歌師宗祇爲首。宗祇已浴於此。命千明氏亭曰仁泉。仁泉亭址在街上山谷之間。即温泉之源所在。是爲千明氏舊居。元龜中。村人相謀請於官。移家於今處。引泉設浴場。遂爲街。天正四年。武田氏分此地

賜七氏。七氏者。木暮氏岸氏大島氏後閑氏望月氏島田氏千明氏也。七氏又分爲十四戸。每戸各有一槻。而千明氏世管槻政。且有泉源之地。云伊香保之地已歸於十四戸而賃其地者逐年愈多。現有百六十餘戸。前年三月罹災。不餘一戸。聞皇太后臨幸。急促工作。新居粗成。潔淨可喜。其家人亦慣待客。掛壁幅。插瓶花。皆有略解趣處。且自春至秋。客太多。喧猥不可堪。而冬則寥闃。得占踞上席。是爲幸。然北方連山。雪色如銀屏。望之肌栗。溫泉雖溫。恐不可久駐耳。藍園與其弟貞敬及狩野生來訪。既而皆辭去。乃與

主人出觀伊香保神社。社亦燼於去歲之災。假作小祠。社名又作伊賀保及伊加保。見於延喜式等諸書。舊祠也。下而沿崖到泉源之地。諸峰合沓。亂石縱橫。泉眼無數。白煙勃勃然。皆溫泉也。泉脈大者。以槻引之至街中。支分入各戸。小者合流爲溪。街下人家承槻泉餘流爲池。蓄鯉鮒類。魚活潑與在水中無異。其傍有水車。設機舂米。亦承浴槽餘流。每車輪旋轉。煙氣四散。其下流灌漑田圃。植物肥美。溫泉之功多矣。而人亦可謂能盡其用哉。

八日。新井氏辭歸。予父子乃將之榛名。僦一竹兜子。交迭乘之。從街中左折下崖。越溪又上。有一酒亭曰六勝亭。從亭後左折而上。可二十町。路太峻。輿夫喘喘之聲不絕於耳。路稍坦。予下兜子而步。時雪未消。得日爲泥。濕浸鞋襪。殊覺不快。路左雙峰並峙。俗呼爲二岳。二岳之下。見有四五家。是以蒸浴爲業者。蓋火脈之所通。有焰氣漏發於焦石之間。作槽於其上。人踞牀而承其氣。氣蒸發汗。醫濕瘡之功。勝于浴溫泉云。五六年前。火氣頓熄。土人怪之。掘地數尺。只見焦石。至昨年火氣又發。不知何故。行數町路益坦曠。原上茅花如雪。有伊香保榛名分界標。一峰起於路

左。曰黑髮山。山之西。一怪巖有空洞處。曰標岩。路右有大小富士山。更右有烏帽子山。前見一泓澄碧。即榛名湖。湖周回可二里。其大固不及箱根中禪寺等湖。只湖上之山不太高。又無喬木。曠而不奧。自是一格。湖一稱榛名沼。或曰。古稱伊香保沼者即是。沿湖左折而上。是爲天神嶺。西南遙見妙義金洞及甲信諸山。而反顧則湖上諸山亦無遁形。此間最佳境也。路盤旋而下者十八町。沿溪多老樹。又多怪巖。有葛籠岩者。尤奇。如累箱而卓立。比至祠下。巖勢愈奇。祠上有瓢岩。岩高數丈。中殺而上豐。欲墜不墜。其下又

有石柱直立如削。出祠而下。右有石壁。壁有洞。左隔溪見石橋曰鞍掛巖。金洞石門之具體而微者也。入街憩於一宮氏。會主人不在。他祠掌導予到社務所。觀古文券二卷。建久元年者爲最古。元龜天正之際地屬箕輪城主長野氏。長野氏亡。屬武田氏。武田氏亡。屬瀧川一益。又屬北條氏政。後屬井伊氏及某某等氏。諸氏文券皆有。再登入祠。觀古鏡數枚。中有弘安四年物。又有圓形銅板鐫佛像者。與在吉井驛所見者粗同。有二霹靂砧。長殆二尺。又有諸氏所納劍數口。其他如信玄馬標直政鞍韉。共久用而敗者。可

見戰國諸人之勞。祠前鐵燈籠一基。款曰元亨三年。謂新田義貞所寄獻。本社未詳祭何神。後上野志云。祭彥湯支命。即古伊香保神社也。上野名跡考。西遊行囊抄二書。與之同。共以今伊香保神社爲若伊香保神社。若者。如老少之少。言新也。按伊香保沼數見於古歌。而今伊香保村無沼。其指榛名湖已明。則其說或是。或曰。本社稱滿行宮大權現。祭群馬太郎滿行。滿行嘗爲上野國西七郡領主。或云古有南部三郎滿行者。被冤而逃。入伊香保沼死。後人祭其靈。或云。滿行蓋佛之尊稱。猶滿行大菩薩之類。非人鬼也。

若以本社爲古伊香保神社。則固是神祠。而中變爲佛寺。見建久文券。明稱榛名寺。亦可以知神佛之雜糅。其所由來尚矣。相傳舊有三千六百支院。香火之盛可想見。德川氏時。以此地屬東台。尚不失其盛。神官別當併有六十餘戶。而別當位神官上。中興後復爲神祠。而神官掌祠事。是此祠沿革大略也。出祠而返。天已際晚。至天神嶺上。湖上之山。得日光純紫。湖水亦與之相映成紫色。比行曠原中。日全沒。山中冷氣侵肌。乃下兜子疾走。既怕寒且怕路益昏黑難辨也。使導者馳去。携灯來迎。將近伊香保。果持燈來。得

不復大苦。

九日。下山。車如轉丸。須臾達於澀川。藍園有約。過其家。遠近人。聽予至。來訪者數人。遂留宿焉。夜雨。

十日。雨未止。乃又留。藍園樸學質行。與之談。纚纚可聽。予出家以來。未嘗阻雨。今在藍園家過一日。不覺寂寥。亦一幸也。

十一日。始晴。將發。過伴松菴。菴事見于漫遊文草中。到則山門巍然。石垣如削。殊不稱菴名。蓋元愷作記時。只有一菴。後剏建此寺。稱良珊寺。非復菴也。山門前。萬竹森挺。竿碧如拭。伴松菴不多見松。而竹則多。

名實共變也。寺後之山陡絕。以奇石矮樹。粧點成小
景。天造人工。合而爲一。水從崖石間滴下。淙淙如雨。
滙而爲池。可鑑毛髮。想與颯夏消暑爲宜。崖上楓樹
三四株。殷紅如灼。與蒼松翠竹相映帶。冬景亦頗可
觀。與藍園別。貞敬送予。路沿利根川。行三里抵植野
村。憩於福島氏。福島氏住此地最久。其先世某。慶長
四年建議設閘分引利根水。灌漑田圃一千八百町。
前橋藩侯。命世掌閘事。至中興時。始解其任。祖父某。
文政中。嘗鑿村中一岡。遇有石槨。中有白骨數片。銕
劒金環勾玉石弩之類。藩侯命納之於官。今爲東京

博物局物云。主人導予觀石槨。其地在田圃間。雙岡
環抱南向。各有石室。室之戶太隘。可俯而入。入則可
立而伸手。廣凡一丈。各以三大石覆之。略如白石村
所見。而加大且堅。岡之南。有地名大屋敷。三王國分
寺等者。論者謂。上野國多古墳墓。而此地在國中央。
且最沃。所謂大屋敷者。或是古親王邸之所在。而三
王者。亦豈由親王三世在此而得名乎。古國分寺多
在公廨近傍。則古公廨蓋在此間。故古貴人墳墓亦
自在此乎。岡上有碑題曰豐城入彥命。刑部卿藤原
貞直所書。當時斷以爲葬豐城入彥命處。或謂植野

古作上野。以植與上訓同而訛。史稱彥狹島王命。葬
于上野國。國恐岡誤。而上野岡即指此處。然則非葬
豐城入彥命處也。其爲豐城入彥命。爲彥狹島王若
御諸別王。則吾不得而知之。而其爲古貴人之墓也
無復可疑。過惣社街。渡利根川。又越一橋。橋下即利
根支流。稱樋利根川。水清駛。貫注街中。投前橋旅舍。
其別室在樋利根之上。無雜客。水瀧瀧鳴於座下。縣
官招飮于一酒樓。夜分始散。
十二日。訪縣官於縣署。觀勢多郡大室村古墳圖。同
郡堀下村人家庭中所出石刀數種。及吾妻郡山田

村人家庭中所出古磁瓶。又去觀花桐社及勝山氏
繰絲場。蠶絲爲近日貿易首貨。而此間之絲。得市價
常貴者。由有此等設。第花桐社專用人力。以水力助
之。繰絲爲大圈。以機交互其絲。令不紛。以故善售。勝
山氏則全用水火力。機器之力居多。得絲最精。此日
縣官又要予。宴於樂水園。園在前橋街西北。臨利根
川上。爲故藩侯別業。其構造不太精。而景色則曠如
也。亦以夜分散。
十三日。伴山形長谷川二氏發前橋。將過大室村。而
先過產泰社。訪鯉登氏。觀大屋村古墳中所出。土偶

磁器鈴鏡勾玉之屬。又有一瓦片。只認陽文國字。蓋爲古國分寺瓦。或謂古公廨與國分寺始在此間。後遷於植野惣社之間。或然。而其址遂不可知也。過大室村人家。觀古墳中所出古器。又觀古墳所在。其地北方連山。而三墳各成雙岡。繞以乾隍。中央之岡。規模最宏。然未經發掘。中岡北岡之間有一沼。稱御靈沼。沼上有岡。岡上安一小龕。稱御靈祠。北岡石室。與前所見者粗同。而左右後三面之石較大。其所出有祭器二種。金環五六。刀鐔馬鐶之屬。及齒牙十箇。南岡石室。深入十間餘。分界爲三部。每部以巨石爲閾。

第二閾。本以巨石鎖之。今去之。其上猶有一石。橫插左右石壁中。石上下亦皆巨石。間劣盈尺。不可入。有一人蒲伏而進。携燭數條。點火揷之數處。得由以窺其中。謂此中有祭器鐙鐶之屬二十餘種。凡上野國古墳墓。前是經發掘者。搆造之精。器物之多。無復及此者。昨年村民發之。相驚傳語。以爲古貴人中最貴人墓。亦不爲無謂。聞傍近之地。有如古宅址者二處。村人稱爲故城。又有御門山大門原等地。蓋亦古貴人之邸。而御靈祠恐祭古貴人之鬼者。且以古瓦片徵之。古公廨之在此間。亦未可知。若果爲古公廨始在此。而後遷於彼。則此間古墳。比植野爲最古。近日縣官某。著上野國古墳考。曰中岡蓋葬大御諸別命處。村名大室之訓。近大御諸別。蓋省而訛者。南岡蓋葬豐城入彥命處。凡上野國神祠。所祭多人鬼。有祠則有墳。墳之鬼卽祠之神。而赤城社已祭豐城入彥命。則是爲其墳可證。北岡則蓋葬豐城入彥命孫子。而植野村古墳亦同。此說似可取。姑錄以待後人考。此中所出。又有青色圓形玻瓈三百顆。其質與今玻璃同。可見本邦昔時能造玻瓈。其法或出於支那。而支那之法或又出於大西諸國。按前漢書西域傳顏

師古注。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釆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蓋其製傳於支那亦已久。而本邦昔時與支那交通甚親。故又傳其製。非待近日洋舶之來而始顯者也。經伊勢崎驛及境驛。入世良田村。投長樂寺。予在前橋。聞此寺多藏書畫文券。故來觀之。主僧不在。促守者出數幅。燈下展之。有鮮于樞書歸去來辭四幅。書法太美。第憾絹絲之質全壞。而墨痕獨留。精神已耗去太半。意雙鉤爲墨本。則庶乎少延書

性命歟。僧日觀葡萄陸復墨棋雙幅共可觀。無名氏畫鳥及古木最佳。佛像中無準像有無準贊者最佳。蓋此寺祖師榮朝。在支那。從無準受業。寫其師像索題。無準乃題曰。頭髮鬅鬙。手骨崚嶒。開口觸諱。鬼惡神憎。舉四天下尋討。應無箇樣村僧。他如巨勢金岡山水。琢磨法眼佛像。固自古畫。然其果爲金岡爲琢磨。則又不得而知之也。此寺以德川四郎義季爲開山大檀越。以榮朝爲祖師。而榮朝之學。該台密禪三宗。寬永中。德川氏以僧天海爲主。天海陰助政事。有黑衣宰相之目。不遑躬來此。使其弟子晃海代掌寺

毛游記程　廿八　吾園藏版

務。寺由此爲台宗。藏古文券。裝爲卷者五。源君美悉加考訂。

十四日。又觀書畫文券。畧畢而發。過村中某寺。觀新田義貞像。經木崎驛。抵太田驛。驛中連檐數百家。其北則金山。山勢廻環。不太高。疎松如畫。類畿甸之山。是爲新田氏城址。山麓有大光院。係德川氏所建。而開山祖師則僧吞龍。吞龍受德川氏寵甚渥。會一士人殺鶴。當時法殺鶴者死。士人奔入寺求救。吞龍以爲不宜爲一鶴殺士。乃匿之。而追捕甚急。吞龍與士人逃入信之淺間山得免。由此寺無主而荒廢。後五年觀智國師爲請德川氏赦之。吞龍乃復還而死。吞龍生時。已多異蹟。及其死也。人祈之多應。遠近進香火者。晝夜不絕。庭中有卧龍松。蔭數十間。傳言家康所手植。入一旅舍而憩。將去。郡長來致街中父老意曰。將以明日行高山神社遷坐式。且作煙火戲。請駐而觀之。乃從其言。有藏新田氏遺物者。來示予。其物本由良氏所藏。而今傳於其遺臣之家。鎧甲刀旗皆備。文書成卷。大如束筍。見其徽號。多用三葵葉。按其家譜。新田氏從古衣服用三葵葉。而旗則用二畫。遺臣老者曰。用三葵葉。昉於源義家。義家幼時冠於八

毛游記程　廿九　吾園藏版

幡祠。據三巴圖稍變其形。爲三葵葉。源氏之用三葵葉已久。而由良氏所傳則謂成繁居金山城。城中有池。生葵特滋。成繁悅之。爲徽號。蓋亦在天文前。由此見之。未必昉於德川氏。而世言。本多正忠獻盤肴。藉用三葵葉。清康視之悅曰。自今當以此爲徽號者。誤矣。

十五日。午後過大光院。縣令楫取氏來談。頃之而出。造高山神社。社祭故高山彥九郎靈。彥九郎夙唱尊王大義。幽憤至死。中興後。官追褒之。客歲聖駕北巡。又遣使祀之。上野人亦爭出金建此祠。忠義之動人

固宜如此。而土人慕之。其志可嘉賞。祠官數十人。共行遷坐式。誦祭文。薦水陸諸品。奏樂至夕而畢。郡吏招予就幄室中。觀煙火。已而晴雷殷殷。火光冲空。群龍躍。萬星燦。喝采之聲動金山。歸大光院。遂留宿。酒間寺僧示空海所書心經及最澄所書經。最澄書最美。

十六日。與縣令別。將之桐生。郡長令一書記導予。間足利距此僅里許。乃先之足利。路繞金山之麓。見山上有瓦屋粉壁。問之則曰。是新田神社也。祭義貞。亦前年土人出金營之者。祠之所在。即其故壘云。路右

折。里許抵渡良瀬川。爲上野下野分界。越之則足利街。街上之山稱兩崖山。爲長尾氏城址。街中人戶頗整。與桐生諸村。皆以織爲業。而足利織棉布。桐生織縑帛。其所獲之利則兩地略同。抵郡衙。又觀故足利學校。校久荒廢。而未全傾圮。近將葺補。工人方來執役。上堂瞻孔像及四子神位。右有小野篁像。左有德川氏十五世神位。前有支那僧心越彈琴几。江戶人某所納。他無足見。校中本多藏書籍畫幅及雜具。今虞其散佚。而移之於戶長許。學校不詳始於何人。鎌倉大草紙曰。承和六年。小野篁爲上野國司建之。九年轉陸奧守。路過足利。更建學舍。和漢三才圖繪曰。篁嘗建議建學校於諸國。安孔子及十哲像。後世悉廢。只存此一所。或曰。篁初讀書於此地。後人因建學舍。或曰。藤原秀鄉曾孫某建之。或曰。足利義兼建之。或曰。足利尊氏建之。以上諸說皆未有確據。且篁以承和六年正月除籍爲庶人。流隱岐國。事見于文德實錄。則鎌倉大草紙之說謬。近有下野人川上氏著學校考一書。大意謂足利學校古州學之遺制也。以集古十種所載足利學校印文曰野之國學證之。蓋都賀郡本有國府。并有州學。而後遷於足利者。說似

稍勝。然則學校剏建在天智天武之朝。而王化陵夷。文風不競。至元弘建武之亂。幸而此校僅存。應仁元年。上杉安房守憲實。捐貲重葺。多購典書納之。招圓覺寺僧某教生徒。時天下大亂。士子不復講學。受業者不過僧數人。亡何學廢。藏書移入武藏金澤文庫。僧三要亦齋校中書。如京師一乘寺。寬永中。德川氏又重葺之。或曰。重葺者禪僧快心。而憲實以其地將軍所由出。付以爲學田。又多納書冊。或曰。重葺者足利義兼。而掌教授者爲僧理真。理真爲密宗。後掌此校者。以僧相承。至德川氏末。而用臨濟派僧。中興後

其僧亦去。是其沿革大略也。出校至鑁阿寺。寺足利氏所創。多藏足利氏遺物及古文券。有大日如來祠。其像亦足利氏所奉。又至戸長許。入庫中。一閱宋版諸書而去。惜冬晷太短。不遑閱他諸物也。出街行里許日暮。冥行三里。抵桐生而宿焉。

十七日。森佐羽二氏來訪。午後共出觀織縑帛。桐生傍近諸村。每戸以繰與織爲業。不知其始於何人。然據里人所記曰。德川家康在參河日。獻縑爲旗。又曰。關原之役。獻旗料二千四百一十匹。則其所由來已久。後又多出素綾綸子縐紗之類。至近世則用染色

及花紋。中興後。官銳意勸業。器精手熟。愈出愈巧。獲博覽會賞牌者不尠。然世人悅價賤。貴者不售。勢不得多用蠶絲。工人以各色染料混糊中。糊絲令肥而織之。入眼太美。用之太易敝。近日里人欲矯其弊。相結成社。作各色印紙。每匹貼之。紅色爲上。黃色爲中。青色爲下。印紙上又記機戸姓名。防姦詐。且令買者易辨品等。洵良法也。然此法未公于世。如有姦商。棄撤印紙販之。其佳惡恐不可復辨識。歸路觀人家用水力轉繰車。凡桐生諸村。引渡良瀨川爲渠。渠水湍迅。戸戸設水車承之。一軸轉而數繰車軋軋皆動。一車之力。可當六七人。而一婦人掌之。是以繰絲之費少於他處。皇國中織業尤精者。以京師西陣爲首。而其不及桐生處。只繰絲用人力也。此間女兒上机。夜深不息。紙窗內燈火熒熒。女伴嬌歌聲。與机聲相應。蓋以歌驅其睡。予一夜眠纔覺。已聞机聲。抗首視窗紙。未生微白。織婦之勤可知。予嘗聞。織婦上机。每日不下十二時間。又有更多者。予過新町驛紡績局日。問工女勞役時間。曰每日十時。夜學一時。富岡製絲局則曰。冬天日短。以九時爲限。二局猶有土曜日曜安息。前橋繰絲諸局。則又率爲十時。上野中婦女之

勤。大抵如此。而桐生諸村爲最。且男子賤者勞役。無及十時者。而上野婦女。雖家道稍裕者。猶不厭十二時之勞役。可嘉也。

十八日。閱市。桐生街每月作市六回。是日恰值其日。過佐羽氏。縑帛山積。賣者與買者麕集。論價已定。則牙保給賣者以券。令買者持其物去。賣者他日持券來換金。而買者亦來償金於牙保。蓋貨物已多。授受又煩。固未遑悉以眞貨交易也。牙保收貨價之若干分。以爲己利。所收太小。然積之成大。牙保之業久而愈盛。而於賣者與買者。未嘗有所損云。上野每歲所

出蠶絲。可値五百萬圓。而桐生五十四村之縑帛。亦可値五百萬圓。繰織之業。共成於纖纖之手。而其利則鉅矣哉。此夕郡長小關氏。觴予於其寓樓。樓主人富收藏。夜出古書畫。燈下鑒賞。此地多富者。又解雅趣。故都下書畫之佳者。逐年移於此。而不復出。收藏家固不止此也。

十九日。發桐生。森氏送至渡良瀨川上而別。渡良瀨川出櫻花石。石色紫黑。有白斑類櫻花。故名。桐生川又出奇石。色紫白相間。質堅緻而大。可以飾庭園。囑森氏各購其一。他日送致東京邸。四里抵太田驛。路自驛中南折。顧見金山漸遠。地亦漸坦衍。古戶村渡利根川。見風帆疊疊。白砂平鋪。川至此分爲二派。初越支流。再越經流。其中則沙洲。多植桑樹。上岸則爲妻沼驛。夕抵熊谷驛。又宿竹井氏。

二十日。乞書者多。不得輒發。發時已十一時。比至板橋驛。日已昏黑。微雨又至。予於此行。頗有晴緣。至此而雨。亦不惡也。此行往還二十又三日。車跡及武藏上野下野三州。而上野除利根吾妻二郡之外。勝地古蹟。搜討略遍。如上所記。其風俗人情。亦散見於其間。約而言之。上野之地。西北皆山。東南平衍。接武藏

下野。近山之地多磽确。平衍處亦不及武野二州之沃。然人率以養蠶爲生。到處桑樹爲林。縑帛之用日廣。而開埠後蠶絲卵紙出港。逐年愈多。養蠶之利已旺。繰織之業隨而倍盛。加之官建紡績製絲等局。以獎勵之。婦女之勤。相沿成風。男子亦不得獨惰。農勤於農。商勤於商。是以民多富者。又多讀書識字者。重法度。尚氣節。苟不中意則爭。是以健於詞訟。又好械鬪。多強盜。此爲其弊。然治之者。不必事擴清。亦可以漸薰陶之於教化之中。則愈於夫民生凋敝風俗淫靡之地遠矣。此爲觀風問俗之大略。併書以待輶軒之採。

游記動輒易虛誇。纔値山川佳者。皇張記之。如無復可加者。且極筆力能寫其狀。亦何益乎讀者。此篇著著惟記實況。尤用意於故事沿革地理物産等。故事則附以考證。鑿鑿有據。異聞亦不尠。是雖云由君用心之非凡。抑非其官位名望有素顯。安能得所到人爭延之以發其秘如是耶。此吾儕卒所不可企及也。

辱知生藤野啟拜讀

毛游記程畢

毛游記程　三十六

吾園藏版

明治十四年十二月廿七日　板權免許

東京府士族

編輯並出板人　細川潤次郎

神田區駿河臺北甲賀町一番地住

定價三拾錢

細川潤次郎著

峽程記

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東京刻本

據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

東京刻本影印

明治壬午春鐫

峡程記

吾園藏版

峡程記

外兄西村鹿吉氏。官於山梨外母山岡氏以昨年十二月卒於寓室。予将與内人上其墓。而以有職守不得。即往。故事以病浴温泉者賜暇。山梨又有温泉。會官事稍暇。乃請湯浴而往上墓之次搜勝地。訪遺跡。排日記之。題曰峡程記。峡即甲斐國。今山梨縣也。唐人韋莊著有峡程記。今同其名。而事則全別。

四月十四日發程。前日大雨。想郭外之深泥没脛。大車不可行。乃僦馬車。夙起視天。天有繁星。喜甚。待乘明。促内人及兒源次郎上車。行見曙鴉散于晨煙中。東方紅霞抹一線。已而日光横射膝上。同車人相顧吁快。出郭。經高井戸布田五宿等驛。夾路新緑色鮮如洗。櫻桃之花點綴其間。田疇彌望皆麥。生意勃ゝ然。間有菜花方盛開。風力不強而其香来撲車上人。十年前過此。時方秋。四顧蕭條。與今日所見。殆如別路也。只憾一路泥濘如海。車如舟。坐立傾欹。不少徹則同車人頭與頭相觸。不得坐弄烟景。且今朝早起。體倦思睡。殆不可忍。而車陷深泥。激而出。則臀與席離。亦不可睡矣。午飯于府中驛。驛ゝ有六社。又稱六所

明神。今稱大國魂社。不入而去。從此路多粗礫車輪輿之相觸。多摩河之近可知。車之搖蕩減於前所經之路。而其衝激則更甚焉。涉河而行。又涉淺河。々出於小佛嶺。有時山水暴漲。泛溢之害尤甚。村民方編竹為粗眼籠。填石其中以捍堤。經日野。抵八王子。是日土人作市。街上百貨闐集。而蠶絲布疋為其宗。下車閱市。街上人家粗如十年前。而區役所裁判所及學校。則係近時創建。戶々機聲繰車聲耳所會聽。而比前殊覺其多。入驛館憩多時。猶覺全身如搖。不異乘舟過風之後。

十五日早出驛館。街盡左折。茆荻夾路。士人家約有千餘。所謂八王子千人同心者。是本武田氏遺臣。德川氏待以客禮。當時此地未經墾闢。故令居此耕種以自食其力。後定祿額以臣之也。路入山間。涉一溪。即淺河上流。隔溪之山。松林蓊鬱。為中山氏城址。中山者北條氏裨將。守此城。為武田信玄所襲而死。山後之村曰故八王子。今八王子民。多從此處徙。駒城嶺舊設關譏察。今廢矣。溪山之間。悉墾種桑。行與車夫語。因得種桑法。錄以備一說。桑已大者。就根邊截去。傍生數條。悉踐之入地。待其生根乃截取。是為桑苗。苗截其末。深堀土而植之。且就地上二三尺處折之。令氣不得上達。折處乃生數條。次年春又折其數條。則每條又生數條。第三年方可供用云。抵小佛驛。代車以輿。從此路始險。輿夫當聲不斷於耳。盤旋而上者二十六町。數憩以達于巔。是為武藏相模分界。巳而直下。下路比上路更險。見山下人家如在脚底。而非費多時不可到也。經小原四瀬諸驛。涉桂川者再。桂川入相模為馬入河。午飯于吉野驛。即徂徠所謂美稻驛。舊有小猿橋。近撤橋。鑿崖通路。路險而遠。聞驛中舊妓者。欲人必由驛。故相謀作新路。竟不及

舊路之便。微雨至。輿施油辟。行里許。雨益甚。涉境川。為相模甲斐分界。抵上野原。再賃籃輿。會渡邊氏從駒飼驛遣輿來迎。予嘗聞沿道之輿夫。而駒飼驛人多慣舁輿者。乃預囑渡邊氏雇之。乃徙坐其輿。々夫比前所雇更健。甲斐路比相模路亦濶。且鋪粗砂。無滑倒之患。共可喜。涉寉川。亦馬入河上流。數里抵犬尻驛。々館有待予者。以貪程不留而行。輿夫言三谷阪宜望岳。是日四顧混茫。無由徵其言。大目驛憩于峯角一店。覺呼吸皆是雲氣。天亦漸昏黑。無所見。行二里半。蟄扃輿中。項背皆痛。而上漏下濕不可堪。欲

促輿夫疾行。然亦恐其跌不敢。比至猿橋驛。夜已十點鐘矣。

十六日。天晴而風。以昨夜不視猿橋。往而見之。橋下水極湍悍。兩崖皆一面大石。光滑無縫罅。橋不可施柱。以巨材沿崖架起。愈上愈出。兩端相距漸近。乃架以横梁。々上鋪板。左右設欄。構造太奇。材亦堅緻。世言昔人乏機巧。如此橋豈無巧思而能乎。或云。猿王所創故名猿橋。怪誕不足信。出驛數折。右見一山聳石。輿夫曰岩殿山也。有七所權現及大士龕。又有井及土壘。為古城址。武田信玄所築以備北條氏。後屬

小山田義國。織田信長以計離間武田將士。義國遂誑武田勝賴。以都留郡叛。出降信長。以為已且得封矣。而遭信長之誅。真令千古笑齒冷也。將近大橋驛。左方兩山缺處。芙蓉峯獨見其全部。雪色與朝日相輝映。其皴可辨。有一路通吉田。蓋距岳麓可五里云。初狩驛中。又左見岳。亦恰當山缺。其山高且大。故岳小且低。然比前所見距離則近。蓋三里許。此間所見與峽中紀行所載不符。其所謂將近花咲驛見岳者。似予在初狩驛中所見者。而大橋驛外所見卻不載。未免為掛漏。且其始見岩殿。在大月橋上。則岩殿既落背後。駝背槖之狀不可見也。午飯于笹龍驛。路入山間。是為笹龍嶺。與小佛嶺俱稱二險。而此較夷。滿山栗樹。未生嫩葉。枯枝多寄生。有箭立杉。大七圍。嶺盡而下。多松樹。樹皆有姿態。路與一溪屈折而下。即日川之源。下流與富士川合。而嶺東諸水。則皆與馬入河合。可見山勢之劃斷東西也。下阪則駒飼驛。相傳豐聰耳皇子秣駒處。古有巨石。當溪水之衝。享保中山水大至。漂沒驛中人家。衆謂此石激水之所致。乃碎其石去之。別建一石。題曰駒飼石。渡邊氏迎入其家。渡邊氏予門人伯父也。遂宿焉。將以明日遊天

目山也。

十七日。早與內人別。內人直適甲府。而予則遊天目山。主人遣弟為導。乘藍輿出驛西。右折渉一溪。亦日川上流。夾溪兩山環抱。山梨八代二郡。犬牙相錯。經川窪水㘴諸村。行見數十黄茆倚山。即田野村。景德院在焉。寺門扁曰天童山。入寺將瞻武田勝賴等像。僧勸予先上天目山。乃共出。庭中見梅迎春連翹彼岸櫻並開。桃方含蕾。予出東京時。櫻桃既謝。唯有重瓣櫻花。入甲斐則櫻桃未謝。而此間則猶見棋花。僧曰與東京氣候差三十日。信然。路沿溪數折。足指寝

仰。十數町見前崖陡絶數十丈。雜樹蒙絡其左右。二瀵之水。懸瀉而下。其下深潭拖藍。是為龍門之瀑。路一綫亘危崖上。崖石家鉅者。横出遮路。其下如削者亦數丈。設棧以通人。聞古無此棧。人抱石角。翻身跳過。方可出石後。勝頼之將入天目山。遇土寇而返。其臣土屋昌恒曰。事急矣。臣請以身當敵。乃匿巖下。伺敵兵至。揮刀砍之。敵倒墜崖下。而繼者不知。隨至隨砍。敵恐其有備而去。昌恒乃追及勝頼於田野而殉之。因稱此處曰一騎打。言一人能擊衆也。行數町。山路頗險。予自田野下輿而歩。至此不能歩。又上輿。路

經崖上。危甚。輿中下瞰欲悸。越一石橋。榜曰八代郡木賊村。舊稱木賊郷。天目故名也。數十人家。點綴崖腹。而其有鐘樓者。不問而知為栖雲寺。寺ゝ無主僧。守者亦不在。乃踵戸長家乞導。戸長導入寺。指示諸勝。且見其所藏諸物。蓋戸長而兼監守之任也。堂殿傾圮。四面鎖戸。僧厨外一筧水。淙ゝ而落。如藩籬則蕩然矣。入寺後林中。見金剛窟者。大石屏峙。石上刻文殊菩薩像。不太了ゝ。又刻數字。藤蘿絡石上。苔紋疊起。不可辨讀。撥藤剔苔。始得讀之。曰貞和四年戊午。開基山建精舍。抵摩利支天祠。啓其龕不見像。戸長

大驚。將報官廳。因請併記予名以證之。許之。上有梵音洞。亦大石所成。其下窪然。石上刻地藏像。謂業海爪刻。ゝ則吾不知。爪則恐妄。次至忿怒巖。巖ゝ高丈餘上角鋭出。如鷲鳥之喙。其下空洞。可坐十數人。安佛陀石像十數箇。下而右。鉅巖縱横。其交錯而不相合處成洞。謂藏勝頼首級處。蓋自田野齎來者。十五六年前。主僧於洞中得一髑髏。假瘞之塋域中。按信長送勝頼首於京師。梟於四條河原。曰成乃父上京之志也。事見于諸書。與此説不合。更下則樅樹森然。有山神廟。龕中舊有一銅像。其腹別嵌一小像。而今又

亡之。廟上八町許。有天目井。水大旱不涸。不及觀而返。繞出寺後。觀塋域。塔形頗奇。俱非近世物。中央二個較大。一曰晋同。蓋為武田氏先靈脩冥福者。背面鐫字。曰文和癸巳歳自悠日建之。説者云自悠日者。七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也。其一為業海禪師塔。前面鐫字。曰開山業海淨禪師。背面曰觀應壬辰七月日誌。三面小塔三十又二。較大者二俱有字。其一曰沙彌道林塔。觀應壬辰十一月日。一曰沙彌道光尼。觀應以下同。中央塔傍半埋小壺。導者啓蓋。則砂土中見白骨兩三片。前所謂勝頼首者是塋域之前為

傳燈菴。即影堂。右有普應禪師像。左有業海像。丹青剥落。塵埃蔽面。相傳業海入元。師普應。遂負其像而歸。將索山水類天目者。建寺安之。至此始駐錫。像以木造。大等人體。負之固非易事。且當時行旅非如今日之便。而跋渉内外山川。其勞何如哉。菴之前爲鐘樓。登樓見鐘。々勢銘并序。其末款曰延文巳亥檀那沙彌道林勸進比丘之元。之元則本寺第二世僧之名。而道林恐武田伊豆守信武法諱。信武以是歳七月十三日卒。而鑄鐘在其十月。蓋信武子刑部大輔信成。爲其父脩冥福也。鐘樓扁曰向岳閣。冨岳在南

方山上露其半。其西隅漢一嶺。尤近而陡峭。曰飛猿嶺。入寺觀舊藏諸物。有藕絲袈裟。題曰明本與本淨。明本即普應。而本淨即業海也。琺瑯香爐一。毛拂二。一普應遺物。一業海遺物。古鏡一。磁碗一。爲點搽器。蓋皆業海所齎歸。軍麾一。以鐵造。中嵌玻瓈。謂武田信玄所用。有刀砍痕數處。與上杉謙信鬪時。用以自捍。又有普賢畫像。謂呉道子所畫。頗巧緻而古。然恐非呉畫。再入戸長家。渡邉氏餽酒飯。在此蓋山中無賣酒食者。故豫爲予輩具之也。鄰家庭中有一石。無它奇狀。衆指之曰。業海嘗踞其上而憩焉。辭而出。崖

路一轉。前見一峯自山間突起。直上數十丈。累石而成。是爲雷闘峽。而來時未之見也。自龍門至雷闘。合爲十勝。業海既命以此名。毎勝各賦一詩。而又有和歌十首。世以爲武田信滿所作。按信滿以應永二十四年卒。年可五十餘。距業海歿時文和元年六十五年。已非同時之人。不當和業海之詩。而其曾祖父信武。略與業海同時。又善和歌。恐其作也。世又以信滿爲助業海捨財建寺者。蓋亦信武之誤。録以存疑。沿原路至田野。僧出示武田氏兵器數種。又有明晁畫不動明王像。用筆古樸。蓋爲眞蹟。乃瞻武田氏廟。庭

故有松。曰旗立。勝頼竪旗處。及松枯。主僧建石表之。廟前有石。相距各數步。竹籬護之。謂勝頼父子及北條夫人踞此而自裁。廟曰甲將殿。有三人像及從死士女牌子。廟後有三人墳。々之左右有從死士女合葬之墓。其碑安永中所建。僧遥指北方一峯曰。是爲天童山。亦業海所名。以克肖漢土天童也。問寺所由創。粗與祖徠所記同。曰僧拈橋者爲小宮山内膳弟。在中山廣嚴院。聞變奔赴。瘞積屍作佛事。徳川氏附以傍近山林。爲香火之資。而第二世僧某貪婪。斫伐樹林。擅役村民。不復作佛事。武田氏遺臣憤恚。將訴

於官。僧大恐謝罪。事得釋。且談勝賴死時狀。又與祖徠所記粗同。與外史諸書所記異。土人口碑之說似可信。歸路過諏訪明神祠。有大杉樹。殆不讓箭立杉。祠堂四傍作人物鳥獸之像。極刻鏤之巧。比返及駒飼。天已昏黑。初予聞天目距駒飼不過二里。意謂半日可以了遊得入甲府。而遂窮日之力。然於其遊也無復遺憾矣。

十八日。辭渡邊氏就驛路。沿溪而下。經鶴瀨驛。古置關處。人家多賣蜞石。蜞石者一種坑物。取小片投烈火中。須臾伸長而動。狀似蜞。故名。行里許。崖極險。鑿

崖腹通路。稱觀音阪。過之則地勢漸開。下瞰曠野。為孔道咽喉。明治中興歲近藤勇等數十人。據險築胸壁。排巨礮防官軍。且縱火民家。自煙熖中點放。官軍始不辨其衆寡。將斂兵退。已而風變。烟熖反向賊。賊勢頓窮。乃分兵繞出賊後。破走之。此路官軍我高知及島根等兵也。有橋。過之則柏尾。勝賴待小山田義國來迎處。外史曰。七日不至。走入駒飼民家。據尾理慶所記乃曰。三月三日夜。勝賴夫妻及從行諸士。共入寺。宿尾菴中。翌日遷駒飼。未知孰是。有寺。曰大善院。有巨勢金岡畫不動像。像大可蔽席十二枚。恨纔素太敝。不可復辨。幅背記改裝年月。嘉元中。岩崎地頭武田筑前權守信政改裝。是為第一次。而至近日又有第四次改裝。文化中。畫師汝圭。作其臨本。頗可觀。寺僧出示古文券。大如東筍。平清盛所書家古。歷代霸主文券。幾無不有。而武田氏書最多。其中允募財者居多。寺記云。元正天皇養老二年八月。行基菩薩所剏。聖武天皇賜鎮護國家大善寺之額及御祈願所宣旨。安藥師如來像。然據三枝氏家譜則三枝氏之先所捨財而建。理慶所記亦同。上山。瞻藥師如來祠宇。乃下。路左折。即為赴甲府新路。過一橋。有村

曰祝村。村故岩崎。其右即勝沼驛。二處共以葡萄名。而岩崎之產比勝沼更多且佳。左見一簇樹林微露丹艧。是為野呂社。祭三枝氏祖守國將軍。將近一櫻村。古屋氏出迎。入其室。供酒飯。閱其家藏後水尾天皇御書及霹靂礎。出而謁一宮。宮司。又出示後奈良天皇御書紺紙金泥心經一卷。卷末書甲斐國萬民和樂。天文十九年四月廿日。又有信玄和歌及野大刀一口。過田中村。有烈婦粟女碑。粟女者村中農家女。嫁安兵衛者。未幾安兵衛患惡疾。男六右衛門亦年七十餘。粟女代夫耕田。為人紡績。以換薪柴。夜則侍

夫病。每男出游。必携茶菓餉之。若歸晩則出而迎之。一村之人。莫不嘆賞。享保十三年七月八日。山水大至。婦負男避之。夫在牀。四肢潰爛。婦逐將又負夫去。夫辭之。婦留不去。乃共溺而死。邑宰小官山某。具狀申官。〻賜金於六右衛門。大阪人五井蘭洲。記此事更詳。過石和驛甲運村。入里垣村。〻家夾路成街。直與甲府諸街相連。烟火二千餘家。頗爲熱鬧。市廛所鬻靡一不備。而官署學校之類。殊覺宏敞。蓋萬山中只有此一大聚落也。常盤町訪外兄僑居而宿焉。

十九日。同外兄家眷內人及源二郎。謁外母墓。〻在

縣廳東北板垣村歸命院中。其畢而出。過新善光寺。永祿元年信玄所建。山本勘助司土木事。信玄屢出兵於信濃。取善光寺諸佛像。遷於此寺。規模宏壯。然是日非賽日。香火寂寞。唯聞木魚聲丁〻而已。其西有東光寺。文永中。大覺禪師所啟。師名道隆。蜀蘭溪人。寬元四年歸化。建鎌倉建長寺。遺讒來本州。建此寺。望而不入。又入酒折宮。有寶曆中所建碑。山縣昌貞撰文。又有本居宣長撰碑文。寬政中所建。甲斐多日本武尊遺蹟。而此爲其最著者。日本紀景行天皇四十年。日本武尊征東夷。蝦夷既平。自日高見國還之西南。歷常陸至甲斐。居酒折宮是也。歸寓午飯。又與內人過勸業局。觀製絲鑄釜等處。製絲之法。特爲周密。是日以葺治水路。而機器不動。聞本局所出之絲。細而緻。得市價冣貴。亦局員用心之効也。隅街有織造局。方織蠶絲棉花各種布疋。又過府城址。府城一名錦城。淺野長政築而居之。後燬於火。不復重葺。竟廢。湟上石垣曲〻。蹤松駢立。近就其中種洋菜洋菓。亦爲縣官勸業處。有葡萄酒火酒釀造局。司其事者。嘗在米國農家習業。延予飲其所釀酒。

二十日。微雨。終日不出。借閱地誌諸書。曰甲斐國志

者六十八卷。曰甲斐叢記者前後編各五卷。曰甲斐名勝志者三卷。曰裡見寒話者五卷。又得仙岳闢路圖峽中紀游各一卷。〻帙浩瀚。不可悉寓目。而予所嘗經及事涉御岳者。則閱之至盡。將以明日爲御岳之游也。是日書諸人所囑辭幅楣扁數十紙。

二十一日。雨止大風。仍欲果御岳之游。渡邊二生有從游約。亦來。別雇一人。携酒飯。繞府城下而北。麥隴中有街名。蓋德川氏時。士族所居。而今則他遷。又有一帶長堤。蓋築以守城者。城之北。峯巒連亘。而兩峰之間。家者數百。曰上下積翠寺村。峯之麓。竹樹一簇。

繞以長堤者。曰古府中。躑躅崎大泉寺在其東。而其西村落曰和田。曰小松。經和田村。上山十町餘。是為和田嶺。蓋由村得名。路愈上愈峻。數步一憩。每憩顧見岳。岳〻形漸高且大。他山又無適形。平野則麥苗與菜花。黃綠相間。甲府人家。連甍接棟。鱗次櫛比。一幅活畫也。將近嶺頭。碧松間見雪峯皎然。踰嶺見峯背多白砂。乃知其非雪。四山之頂亦有白砂。但色微帶丹黃。當面一峯。不太高。而粗砂純白。尤可觀。是為高砂山。又名雪山。或稱白山。怪石錯綜駢列其上者數百。色皆純白。而其形或銳上。或斜下。或如張吻。或如豎拳。或如鹿角。或如老樹之枝。不可悉名狀。石質類花崗石。第脆易泐。泐〻而為砂。頹而下者。逐年愈多。而石理稍堅緻者不泐。故作此奇狀。松生其間。不能得水土之養。故又偃蹇古怪。如在盆中者。蒼翠之色。鮮麗如沐。沿路之山。右曰帶那。左曰吉澤。而前則平瀨。共有村落。崇嶺起伏。昇降數次。始達于平瀨。就店頭喫所齎酒飯。地距甲府二里。距御岳猶可二里。而倍險。予前此著皮靴。至是改穿艸鞋。沿崖而行。山漸峻且多石。得一溪流。是為荒溪。俗稱荒河。荒河發源於本州之金峯山。經甲府。與蓮吹川合。遂入富士川。從

甲府至御嶽有三路。其一經千塚鹽部山宮吉澤等諸村。至羅漢寺而上。其一自嶋上條村北折。經境牛句二村。沿荒河西崖。抵獅子巖下而上。共可五里。其一則新路最捷。文化中。猪狩村里正圓右衛門所開鑿路也。圓右沿溪芟木。鑿崖構棧架橋。以開別路者。殆一里半。至天保十四年。其功始竣。圓右之意蓋欲便於溪上諸村互相往來。而見其山水絕奇。遂又欲公之於世人。竭已家資而不足。募財於人以成之。圓右之名始顯。而新路山水之奇。亦曝於世。從西平右折而入。是為新路之始。溪之右地稍平寬。老樹根上安一石龕。是為天神森。其左溪水匯焉而下。是為長潭。新路之勝始於此。兩山壁皆欲合。而溪流劃之。路沿其東崖而進。數遇崖石出而遮路。是為袖磨鬢磨。言石擦行人之袖與鬢也。西崖之屏峙者為鷹巢山。為猿岩。其下急湍數震。隨石為形。為不動瀧。為轆轤磯。巖勢之奇者。為五月雨岩。為鏡岩。為瀧見石。為寒山拾得石。為駕籠拔岩。崖數折。路數轉。溪山愈勝。然不能久駐觀。蓋欲勇往直前以窮探其勝也。已而山勢稍開。天碧漸多。有圓右架橋處。名曰有年之橋。而今則斷矣。其前則溪之西崖。削險為夷。是為羅

漢寺坪。々有蝦蟇石綰結松。以無橋不可往。逢一老人。問松所在。老人遥指曰。彼處有松。徑尺餘。距地四五尺。綰之。不知何人所為。而今枯矣。其上諸峯怪石欲飛。直立數千尺。雜樹生之。松最多。如此者三面環抱。曰一岳二岳三岳。一岳之東。宋陡峭者為彌三郎岳。西北之巔為鷲岳。為金剛峯。各有石窟。今置五百羅漢像。寺之所以得名焉。好事者命石狀之奇者。為石林。為白石岩。為仙掌石。為兜鍪石。聞又有石橋。廣三尺長三丈。漢土天台山中有石橋。故又借其名。為天台山。而橋壞已久矣。東崖之地亦稍坦。墾而種麥。

榜曰能泉村。々之北。舊有紫橋。亦圓右所架。今亦墜。圓右已架有年紫二橋。以與西崖通。而今無之。故此行不過西崖。而常繞東崖行。未幾而山勢又合矣。鉅石出而遮路。為天狗岩。轉出其後。路益險。石與石之間架鉅木。平其上以承足。其斜傾者。刻劃其上面。令不滑汰。鉅岩之斜者。不可架以木。則就石面鑿成小欿。承手足。蒲伏以進。隔溪之峯。當面者為覺圓峰。相傳昔有道士覺圓者。入此山脩煉。故名。路左有接待亭遺址。亦圓右所築。其右一石鐫圓右像。有林鶴梁贊。上有釣岩遮雨巖等奇石。而溪之左則石壁更奇。

以為門三字衍

下為屏風岩。上為重箱岩。更進。則東崖亦有右門之奇。崖石挺出。其下空洞。有一石突起承其端。以為門。如將支之者。但其不相合者僅數寸耳。門之高可建旗而過。予至此駐步。以石門既奇而脚亦酸麻也。其北有石壁斜立。光滑如削。為滑巖。乙事耐軒為荒溪銘。鐫之石上。又有急湍。々水跨鉅岩而下。岩形斜下。而一方如削成。水自斜處洶湧而落。々又溢。循削平處而下。如水精簾。其上又有一鉅巖。水衝岩為窪。濺而跳散而為沫。其餘勢成風以披拂。岩抽水數尺。無不濕。即如行人。亦被沾溼。此勝不審名。據所聞。則此

間有雪虹瀑沸玉瀑等之名。未知果是否。又聞有仙娥瀑。不知其所在。凡荒溪之水。從峡中瀉下。到處皆石。水無不奔湧者。皆可稱為急湍。即邦言之瀧。強設之名。恐不堪其多。亦不足深奇。只如前二處則奇矣。從此路愈上愈高。穿怪石間至危峯頂。即朝天門所在。今唯柱礎存。立而顧盼有振衣千仞之概。朝天之名不虛矣。下而涉溪。亦劉險為夷。據山構屋數十。黃茅此為猪狩村。々將盡。即御岳川與荒溪合處。與溪別。沿川而上。始見兩峯屹立雲表。右為城山。左為我貴峯。兩峯之間。杉林深邃中見殿宇丹雘。不問而知

為御岳祠。〻後之山。茂樹如織。蒼極而黑。為黑冨士。時日將晡。氣力俱憊。投祠官内藤筑波家而宿焉。此日所見局面數變。和田高砂之際。眼界曠豁。自西平抵有年橋。曲折多姿。而羅漢觧泉則有仙山縹緲之風。石門朝天之間。以奇峭勝。而猪狩村則山綫水舒。殆類平地。迫近御岳。則一味幽邃矣。而石〻所在不同。西平有年傾欹縱横。尚多小者。羅漢石門層疊合沓。宋巨者。如大厦。如崇墉。至御岳則崖壁率皆此石所凝聚。絶無平滑者。大抵山戴石。〻生樹。〻横生若倒生。以粧點之。此其所以與他山異者。夜大寒。呼酒連飲數大觥。而肌粟猶不止。蓋深山之氣候然也。

二十二日。起而盥。見盥中水凍。飯罷。與同行及祠官某共出。將見櫻門之櫻。在甲府日。問人以此間花候。衆謂。花已謝矣。而此日未見一花。行半里許。抵羅漢寺上。路左有八雲社。入而憩。左右峯巒起伏連亘。而左方之山為彌三郎岳。即前日在路上所望。其下前日所經之路。而不可見。以其山陡絶也。其前則甲府近郊田畦綺綰繡錯而諸川縱横。細大相連。四山低者如伏。高者如揖。岳則拱而立。而如前日所經和田嶺。直在脚下耳。羅漢寺想當在其下。而亦不見。乃將

抵彌三郎岳。路廣不過一丈或四五尺。如蹈馬背行。白砂每步乃頽。簌〻有聲。左右皆絶壑。若一失脚。輒墜於不測之底矣。路有一碑。題曰羅漢寺道。微徑一綫。直下太峻。想下易上難。乃不敢往。只欲遠瞰之。遂抵彌三郎岳。攀樹枝。俯窺其下。遥聞犬聲狺〻出於松霧間。想應是寺。路遠而不可見也。岳頂亂石雜樹森立。如樹與石爭地者。而其南側鉅石斜傾者數十丈。路窮乃返。北望金峯山。〻皆雪。屹然而高。旁峙上平。〻處又起一峯。土人云。是鉅石隆起者。高廣各十餘丈。本一塊石而中裂。稱曰神像石。返内藤氏午飯。主人出示水精球。徑四寸九分。晶瑩無微瑕。嘗供勸業博覽會勘查。蒙褒賞牌。祠中故藏一球更大。獻宫内省。賜金三千五百圓及御劒一口。又見其庭上種天然水精數箇。其尤大者二個。蓋亦罕覯物。此地距金峯麓三里。而金峰水精甲全國。故祠傍之民。多以雕琢水精為業。出而謁御岳祠。〻一名金櫻社。〻前植櫻一株。曰金櫻。相傳自吉野移之。開花黄如菊。殿宇外多長杉。其尤長者。可二十七丈。他山之尌。大於此者甚多。而長少及此者。殿宇合三。中祭素盞烏尊。右祭稻田姬。左祭日本武尊。日本武尊為地主神。

雄略天皇十年。自金峯移於此。是稱里宮。內藤氏啓神庫所藏見示。古扇源義経姫靜遺物。古帖柳澤氏所納。假面及數信玄遺物。又有鐵具。稱為天狗枕。予謂兵器也。古硯紫翠相間。製作頗樸。相傳以泗濱石造。小野道風所用。仁壽元年。小野貞村。為甲斐國守時所納也。出祠門而右。是為赴草加澤路。在御岳三路之外。是日疲飢特甚。貫轎而過。有洞道。數十年前所鑿。過此則是指寢伏。左見我貴峯。右顧大刀岡山。山腹有石窟。可容數百人。稱為鬼屋。相傳古有鬼據之。日本武尊誅之。置劍於此。故稱大刀置。與岡訓

相近而訛。鬼蓋盜賊也。已降而又上。阪不知名。次得一阪。曰雷塚。從此不復升。抵柳平下轎。從御岳至此二里。経叢薄中。即所謂長者原。其上則萮岳金岳。岁削刺天。而其北八峯帶雪者。知其為八岳矣。渉鹽川。入中條村。宿渡邊氏。即同行者家。從柳平至此。不過一里。而予則覺其甚遠也。

二十三日。主人出示其家藏舊物。芙蓉峯隱士道輔畫作人物。而信玄贊之。有吾生也有涯。而吾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云々語。信玄詩歌載在地誌中。而文則不見。予唯見此一篇而已。有文券四。武田信虎

山本勘助馬場美濃高阪彈正所附與。別有信玄感狀。記名多曰渡邊金太郎。金太郎仕武田氏。與仁科某小山田備中共守高遠城。為織田氏所攻。拒戰而死。蓋此家之祖也。而家譜失其傳。又有一銅瓶及劍。墾新府傍近地時所獲。劍不過一條敗鐵。而銅瓶則猶可用。辭出。上平岡。憩于其族人家。又行數町。抵新府。遠見松間石壁可三百級。上有藤武社。而此日實會士女成群。壁下有池。蓋為故隍。山上高低皆剷而平之。外邊之土皆隆起。蓋為故壘。有童子。掘土拾焦米。蓋為故倉廩址。其北與他岡相接。而隔以水田。蓋

亦為故隍。其西則石壁削成。高數十丈。祖母石一驛在其下。釜無川繞驛而流。甲信孔道貫驛中。勝頼等築城。將以扼西北之兵。亦宜矣。予初來。未覺其太高。而至此則全國山川。歷々在掌。地勢之特出可知也。甲斐全國除都留一郡之外。山梨八代巨摩三郡。共在高山之間。莖龍三阪諸嶺劃其東。金峯八岳擁其北。駒岳鳳凰白根諸山屛峙其西。而身延七面諸山連亘其南。山間之水漸合漸大。縱横貫注。遂匯為富士川。南流入海。國為宇宙間大觀。而此間所見最佳。蓋地勢愈高。所望愈廣。釜無川在脚下。駒岳諸嶺近

在帽簷上。南北諸山。則似畫中平遠之景。而岳亦靈其半。此為他處所無焉。予因以荒溪為甲斐第一之勝。然以大小論之。此猶大園庭。而彼則盆景矣。下山里許。抵韮崎驛。憩于小林氏。亦為同行族人。出酒款待。且共出觀岩屋觀音。鑿崖腹安龕。龕傍又有洞道。入數十步而出。上有一屋。蓋古僧庵也。躡而憩。其南一岡為船山。狀如覆舟。躡松櫟巔。上有姬宮明神祠。天文中。信玄敗諏訪小笠原二氏兵於此云。船山與岩屋觀音。稱驛中二勝。而其地為釜無河岸。蓋河所

地質。砂石與土相和而成。雨淋之。致蕩之。土砂去而石留。或石落而痕存。如受砲彈者。高率十丈餘。削成如壁。從下望之。類深山中所有。而其上則岡勢陂陀。無甚高低。墾為田圃。如此者起於八岳之下。東南沿河連七里。故稱為七里岩。即徂徠所謂崖皆懸垂成條。矗矗然如數萬石柱湊成者。七里之岩。至是驛而絶。絶而船山又起。猶是八岳之脉也。此等奇狀。悉在釜無東岸。而西岸則又多石磧。蓋駒岳鳳凰諸山。支為諸嶺。漸伏河上。嶺已大而嶺之間深奧。每天雨。水聚嶺間。暴漲而溢。旁嚙嶺麓。下而愈廣。旱則白砂瀰望。如御勅使川。其最大者云。與小林氏別。越鹽川得

村。為鹽崎。自村中左折。經千塚松島諸村。抵湯村。浴於溫泉。村故名湯之嶋。天文十六年。信玄與人戰而傷。浴于此而愈。事見於甲陽軍鑑。予之賜暇。以浴為名。不可不浴也。

廿四日。栗原渡邊二生。勸予過市川驛。驛古市川莊。南距甲府三里。大道如砥。車馳甚快。將近山麓。渡桃林橋。水勢渙漫。即篴吹與釜無將合處。又越蘆川。川中清淺處。涵樹皮。蓋製紙之料。市川物產。以紙為首。紙皆以黃瑞香皮造。稱市川紙。世稱為駿河紙者。其實多產於此間。驛戶頗整。訪渡邊氏。借閱河浦山藥

王寺所藏舊物。有信玄與謙信格鬪圖。武田信綱所畫。相傳信綱在川中島。親見其戰而作之。信綱號逍遙軒。善畫。事見于本朝畫史。又有元吳鎮風竹。並佳。飯後共出至藥王寺。寺在蘆川之上。據山麓。好事者設此間八景之目。各賦詩。刻木揭之。匆匆不遑悉讀。寬永二十年。後陽成上皇第八子二品良純親王。獲罪於上皇。遷甲斐。居湯村。明曆元年。移於此寺。寬文九年赦還。寺藏其遺物數品。予見其扇於渡邊氏許。

二十五日。雨。為人作書書各數幅。且閱韮山日記二帙。昨借於渡邊氏者。嘉永中東京人黑川春村所著

亦爲此間紀行之書。記國中事蕃詳。昔人稱本州爲奈麻余美之甲斐國。據冠辭考等書。奈麻生也。余美弓也。甲斐反也。言弓之生者易反。以爲甲斐冠辭。而春村謂奈麻余美者並山之義也。以訓相似訛甲斐即峽。言在連山間之國也。因以名其書。春村邃於古學。如此書特其緒餘耳。予嘗知其義子真頼。亦善承家學。

二十六日。本縣議員開會於縣廳。議歲入歲出預算。與縣官共臨場觀之。午後會散。乃同外兄抵大泉寺。寺在府城北半里夢山之麓。大永中。武田信虎請天桂禪師所剏。天正二年。信虎卒於信州高遠。而葬於此。影堂有信虎信玄勝頼像。堂後則三人墳。此日主僧不在。不得見他物。寺後有富士見池。不過盆大之水。相傳信玄生時。浴於此水。徂徠謂之富士川濫觴。其實有一小川從岩窪村出者。名藤川。而池水流注之。固非富士川。又非藤川濫觴。距寺一町許。田圃中有信玄墓。就而觀之。安永中所建。其下甃石繞以石垣。據地誌則舊有天正中所建碑。及修墓埋諸地中。當時信玄卒於軍中。秘不發喪。送柩於土屋左衛門尉家。火浴瘞其骨。今墓所在。蓋爲土屋氏舊宅。又去

北條氏下脱之字

上故城址。即所謂躑躅崎城者。信虎所築。信虎初居石和。永正十六年。移而居之。天正九年。勝頼移於新府。而此城遂廢。其塹壘歷歷可按。然規模狹隘。不可置重兵。論者謂信玄志大。非守一國者。每用兵於境外。而甲斐山國。到處皆可以爲城。故不築大城。然以當時事論之。未有不重城池者。如上杉氏之於春日山。北條氏於小田原。織田氏之於安土。徳川氏之於岡崎濱松。皆無非固其根據之策。乃信玄亦嘗築岩殿久能吾妻諸城。而獨不爲退守之計。恐非貽謀之善者。穴山氏之勸勝頼築於新府。未爲無所見。所憾不及早爲之而已。城址之東。山勢陡絶。松林如畫。爲躑躅崎。信玄游賞處。亭榭廢已久。今有一敗屋。蓋後人之所葺焉。此夕與相知諸人飲。將明日上歸途也。

二十七日。出寓至田中村。渉日川。經栗原等々力諸村。至勝沼。地勢寖高。車行寖緩。見輿夫來迎。亦渡邊氏所遣。乃捨車而輿。午後抵駒飼。飯於渡邊氏而出。渡邊古屋二生。從甲府送予。至笹籠嶺上而別。夕宿猿橋驛。

二十八日。早發猿橋。觀猿橋碑。碑文鳴鳳卿撰。闕思恭書。天然石横伏路傍。過者不知其爲碑也。午飯於

吉野驛。供香魚可二三寸。山中偶喫溪鮮。覺太可口。
爲呼酒取醉。過小佛嶺。抵小名地。罷遣輿夫。馳車至
八王子。
二十九日。雲陰四合。已而微雨。上馬車。行數里。天全
晴。午飯于府中驛。換車。一路泥乾。不如來時之苦。午
後三時歸家。初出家時。庭中櫻桃始謝。未抽葉。半月
之後。新綠葱蒨。輝映書幌。如別境。二小女兒方戲席
上。見爺遽入室。不敢遽近而凝視父之。如錯認以爲
他人者。

記峽中者。古今唯一徂徠。而不目荒溪之勝。未
爲盡峽之奇也。此記。敘荒溪及新府壘。家有精
采。所至搜古書遺器。攷證亡詳核。比之徂徠文
多浮辭虛構。其益於觀者。果何如也。
明治庚辰六月　　重野安繹妄批

附武田氏遺聞
徂徠記武田勝賴末路。據田野村民淸右說。當
時距勝賴時。不過百二三十年。傳聞之說。蓋有
可信者。而與外史諸書不合。而尼理度以同時
人記其事。又與徂徠所記不合。今據理度所記
撮其要。令後之讀史者有所考焉。
天正十年三月。武田勝賴爲織田氏所逼。衆盡離。無
有鬪志。勝賴猶欲守新府。小山田義國。憂其母質城
中。欲取之去。紿勝賴曰。臣所守城在都留郡岩殿山
上。險阻無比。可以待天下之兵。君請徙居焉。勝賴曰。

吾猶視息。豈可見敵而逃。義國曰。臣固知其不可。然
性命苟存。寧不有時機之可待乎。勝賴默然。義國乃
流涕曰。君則固勇矣。獨不念夫人與郎君乎。勝賴遂
從其言。三日。與夫人北條氏。率殘兵徙于岩殿。妃妾
皆騎而從。過古府。抵栢尾。土寇往々縱火劫掠。從行
將士思其妻子。多亡。勝賴夜召左右。不應。又召土屋
昌恒。昌恒在焉。問諸臣何在。曰某前日已逃。某今日
亡逃。勝賴爲之悽然。四日。將發。妃妾將騎。而馬丁亡
已逃。乃皆徒跣而行。次駒飼。館於岩見氏。義國將以
其母去。會人來報敵至。義國因昌恒請勝賴曰。公何

駐于此。宜赴岩殿。請臣與母先歸邑。掃除房中。為夫人室。事畢奉迎。勝頼頗疑之。然不欲違其志遂許之。七日。義國與其母去。既而不來迎。遣使促之。義國兵擁篠籠嶺。拒而不納。使者返報。勝頼始悟見紿。斷憤跳躍。一行為之驚擾。岩殿火人家。勝頼計無所出。將赴天目山。十一日既發。衆皆不肯曰。吾曹不始期從行至彼也。爭起擁之。勝頼不得前。憩於田野。北條氏泫然瀕涙曰。原野荒涼。死不得所。均死。盡死於新府。勝頼曰。吾意亦然。然々輕信人言。竟至於此者。抑亦有故。以岩殿近相模。相模即卿鄉里。欲使卿或得脫歸

母家耳。北條氏曰。生為夫妻。死豈相別。勝頼曰。万象皆空。何傷原野荒涼。北條氏曰然。於是作和歌。言其意。勝頼悲喜交集。時聞敵已至善光寺。勝頼乃命酒訣飲。土屋昌恒呼其子。年可五歳。謂之曰。公家所以至於此者。以多叛臣也。吾將示我心無二。汝宜先父以待我君於地下。教之西向念佛。又刺其胸而斃。又指一女謂其妻曰。以此付汝。汝須扶去。若長則令為尼以祈父兄冥福。妻請與死。強之不聽。乃託之家奴。家奴亦不肯去。昌恒親扶妻抱女騎馬。使奴執轡。鞭之疾馳十町許。乃返。北條氏又賦絕命歌二首。令妃

妾和之。及敵兵漸近。又取法華經第五卷。徐誦之畢。勝頼使昌恒取北條氏。終昌恒不忍下手。北條氏口啣劍鋒而伏。勝頼就而斷其頭。昌恒與二弟及妃妾。血肉狼籍。勝頼謂昌恒曰。我欲與敵鬪死。我家世不許親操兵。然事已至此。兵可操乎。昌恒曰。何不可之有。乃出戰。昌恒等亦戰。敵進者悉斃。不肯輙迫勝頼命昌恒進席皮。踞其上。賦絕命歌。昌恒乃奉刃。昌恒弟某刃勝頼子信勝。昌恒曰。我事畢矣。可戰也。與二弟突入敵中。殺傷太多。衆皆披靡。昌恒曰多殺人無益也。死焉耳。先刺一弟。而相刺死。武田氏自太郎至

勝頼。三十一世。至此亡。勝頼死時年三十七。北條氏十九。信勝十六云。

叙事明白條暢。曲悉事情。足補史氏之缺。

藤野啓拜讀

明治十四年十二月廿七日　版權免許
同　十五年四月　出版
東京府士族
細川潤次郎
東京府神田區駿河臺
北甲賀町壹番地住
著者並出版人
定價廿五錢

細川潤次郎 著

採訪餘録

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東京刻本

據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

東京刻本影印

明治甲申中秋鐫

採訪餘錄

吾園藏版

采訪餘錄序

遊之方不一有文士之遊有考古者之遊有經世家之遊撫江山之景賭故文氣攄憂鬱文士之遊也探舊碑古冢索軼事摭遺聞考古者之遊也問

吾園藏版

民生之疾苦考政治之失得察地勢之險夷關隘之要害經世家之遊也三者各擅其長而相兼并收者蓋鮮矣十洲细川君往著峽程記再作毛遊紀程今又有采訪餘

録於武野房總軼事異聞收
録無遺君學兼漢洋常謂
西人好作紀行曲寫景物至巧
可悦故嗜中之記雖鏤藻繢
追徐霞客之筆致而盡象
窮形更加密爲既以爲筆而

少要故毛遂則倣我本居宣長
等之為以訪軼攟墜為主既
成又自以為質而不文至此編
則折衷二者出之於是乎其
文已可悦又有資攷證之用夫
巧摹形勝固非易事而考古

則更難蓋非平生目渉萬卷胸
蓄百疑雖值軼事墜文無知其
為異也君夙敭歷諸官每兼
數職事務叢一身此行又為
視察民隱撫覈衛生利害而
蒐所至會吏胥父老訪問習

採訪餘録
吾園藏版

俗徧及食飲房舍諸瑣屑々事
而餘力又有此著予前所謂
三家之遊者君則一身兼之噫
何其偉哉此行川口子濯屬
君以從子濯嘗予善頌語予曰
君辨公事之餘採勝訪古鉛

筆登記手帖悉皆成文此編
蓋直寫手帖者非別勞思也
其敏蓋如此
明治甲申夏六月下澣
藤野正啓拜識

采訪餘錄

五香園藏版

採訪餘錄

予以元老院幹事兼中央衛生會長。衛生會者以中
外醫士及内務書記官為會員。平常討議衛養方。有
時巡視各地。驗之實際。為長者。酌量衆議。以立規程。
令茲癸未。衆員推予自往。稟請得命。巡撿埼玉群馬
千葉三縣。以群馬為始。乃於八月二十日起程。黎明。
與書記川口嵩及兒順。抵上野山下。上汽車。不數時。
抵熊谷。東京至此。予五年前所經。非生路。然此轍路
與驛路相離合。其觀自別。是日。雲陰不漏曦影。車急
風激。車窗中頓覺秋暑如洗。夾路田稲方花。瀰望無

際。時見遠風過之。蕩揺似水波。益多涼意。比至熊谷。
雨下。禾黍勃然。秋旱之後。得此好雨。田畯喜可知也。
下車入驛。傭馬車。疾馳而去。車敝路壞。撼頓太窘。往
年換轎以馬車。人悦其捷。及今汽車之通。其捷而且
穏。又有霄壤之別。下汽車坐馬車。其感尤甚。得隴望
蜀。人情固然矣哉。從深谷左折。午飯于境驛。至前橋。
則縣吏出迎。入樂水園而宿焉。
二十一日。微雨。已而晴。出抵縣署。過養病院師範學
校監獄支署。又過工場稱懷清社者。社以理廢絲為
業。養蠶家將繰。先剥去裹繭粗絲。方始入鑊。其粗絲
無所可用。土人熟思數年。合金購太西機器。細剉其
絲。紡績成絲。絲可織以成布。足本是廢絲。徒費人工耳。
故價之廉。殆與棉布同。化無用為有用。寔可嘉尚也。
是日。雨止無風。溽熱如坐甑中。途中俄覺頭痛如劈。
乃返寓。兒順亦患頭痛。對牀倶臥。縣吏令醫來視。乃
貼蜞顳顬。飲藥而睡。
二十二日。休養終日。際晩覺稍佳。兒順亦然。乃諮縣
官定此行所由之路。本縣多是舊遊之地。不必悉經。
欲擇未曾經之地。專事採訪。則惟有利根吾妻邑樂
三郡。而吾妻多温泉。於衛生事干渉不少。利根則無

大利害。因畧利根。而向吾妻。
二十三日。飯後試歩於利根河濵。帰路過勝山氏製
絲場。即往年予所一過。而此日機器不動。工場有積
埃。問故。則曰。今春前橋街火。延及勝山氏。一家六七
人。不遑走避。焦爛而死。其祀雖存。財産蕩然。為之酸
鼻。下午發前橋。縣吏一人為郷導。溯利根河。踰八埼
橋。抵澁川。訪堀口藍園。共語少頃辞出。抵伊香保。浴
者雜遝。舊寓木暮氏。無室可容。乃投永井氏。
二十四日。飯罷。謁伊香保祠。至仁泉亭舊址而返。藍
園弟貞敬。與狩野某來訪。

二十五日。將向吾妻而發。先詣至中野條郡署之路。從伊香保西北越山谷。至岡崎新田若五町田村。以達于中野條。行程五里。是為捷徑。然險不通車。下山再至澁川。則稍坦夷可車。而迂迤加二里。余方病後。不宜冒暑徒步。乃取路於澁川。從澁川左轉。乃為走北越孔道。經金井驛。抵南牧村。道岐。右即北越路。左為中野條路。路沿吾妻川南崖。憩于祖母島村。過沼尾澤橋。橋下水名沼尾川。蓋從榛名沼中流下者。得村。即岡崎新田。次則箱嶋村。路右一簇老杉中有古祠。為甲波宿禰神社。祠掌狩野利房。嘗請予署其額。

亦在五年前。次即五町田村。午飯于一店。隔川望石山甚奇。曰佐久間山。在其西者曰祝堂。在兩山之北更高者。曰市城山。市城之東。一峯最高。曰十二岳。在十二岳之東者。曰啼山。石山之東。小山頂圓。曰兆山。合而稱之。曰村上山。山下之村曰村上。故有此名。飯後抵市城村。為群馬吾妻二郡之界。路右之山。即前所望石山。近而視之。純石突立。綴以矮松。古苔纏之。老藤懸之。生石長生甚多。聳者為峰。陷者為壑。姿態大抵與妙義中嶽相類。惟具體而微耳。然地僻吾妻川。山水相映。又妙義中嶽之所不及焉。繞山下。越名太川。上崖則為伊勢町驛。驛中有善福寺。門前有碑。益天明中淺間山崩裂。村民多為沸湯糜爛而死。修百年忌祭。建碑弔之云。既而抵中野條。吾妻一郡無非山谷。而此間稍平。田圃頗闢。人家成街。誠為宜置郡署之地。憩于郡署。此日元擬宿四萬。郡吏曰。從四萬至草津。險甚。不如先過河原湯。而後抵草津。最後過四萬。漸上而頓下。勞逸懸絕。乃從其言。而中野條與河原湯之間。無可托宿處。因留而宿焉。

二十六日。命車早發。中野條街盡。涉一溪。又得街。為原町驛。街口有一老樹。車中看過。不遑測其大幾圍。

抵鄉原村。右見石山峭立。是為岩櫃山。絕壁屏峙。高數百尋。曰屏風岩。比市城諸山更高。而地勢深阻。有城址。天正中。上杉景勝使其將齋藤攝津守守之。時有海野能登守者。嘗為武田氏將。及勝賴死。匿于吾妻。年可七十。攝津守聞其智勇。招令居城中。厚待之。某歲正月二日。能登守與其子某入謁賀新年。且曰。其近日購得一口古刀。將請明公審定。及攝津守前席。直抽白刃擬之。攝津守大驚而起。走入其室。從後門逃去。能登守代據其城。事見地誌。矢倉村有鳥頭社。一老杉槁而中空。內生一杉。其大合抱。并前大樹

為二奇。岩下村山漸合沓。路漸險。至松谷村。更甚。捨
車而步。仍令車夫挽空車從後。予父子病後若疲甚
則不得不籍其力也。左折沿溪入山。有寺。曰少林寺。
而今廢矣。高處一龕。額曰琉璃閣。蓋安藥師如來像
處。庭中有温泉。曰川中湯。宜疥癬及瘡痍。其性微温。
不久浴。則温氣不透體。男女數十人踞湯中。出其頭
寂然不動。別有一小池。亦微温。主治眼疾。去而沿原
路越溪上崖。右傍峭壁。左臨絶澗。為吾妻川上流。仰
望則樹石欲墜。俯瞰則深潭搖碧。一路危甚。然純是
石。無崩裂之虞。實不太危也。其尤險處。曰地藏坂。下

採訪餘録　五　吾園藏版

坂則得一村。曰河原畑村。仍在崖腹。上有一峯。突起
數十尋。曰天狗峯。下崖過橋。又上前崖。崖腹數戶。即
河原湯村。河原湯之所在。其上數峯爭峙。摩雲蔽日。
土人謂此地在山峽。太陽晚出而早沒。四時之晷比
他境常短。蓋信矣。投萩原氏。澡浴而睡。
二十七日。從河原湯村至草津。險不通車。乃僦藍輿。
藍輿亦不可多得。予父子得乘之。而同行人皆步。遠
出村後。盤崖上下。林菁中日光未漏。露氣淒然。冷透
毛布。行久之。距後山不遠。前山亦不近。始見崖路高
低。又太迂曲也。抵橫壁村。山始少開。當面一峯頂圓

如覆敦。而左右皆削成。所以名橫壁。渡溪左折。抵永
野原。人家排列。成一條街。有警察支署。署長萩原某
來謁。出街。山勢益開。左眄淺間山。此外不見高峯。蓋
地勢愈高。山脈愈大。起伏開闔皆以漸。故雖深山。粗
類平野也。有新舊二路。新路不如舊路之捷。而稍坦。
又有林箐。可免日炙。乃從之。一里半許。與舊路合。山
皆童然。路亦平濶。至三澤。憩于茶肆。喫蕎麥以代午
飯。未牌達于草津。村吏迎謁。導入山本氏別室。飯後
遍觀浴場。浴場舊有十五區。其二久廢。現有十三區。
每區泉質不同。主治亦異。而率無不有硫氣者。是以

採訪餘録　六　吾園藏版

其主治。大抵宜經久梅毒傷冷毒及一切皮膚病。十
五區之外。又有一泓熱水。謂宜眼疾。別有一溪。流貫
街中。温可浴。而古來未有浴于此者。温泉之中最奇
者。為大瀧之湯。湯池廣袤可百許步。底皆純石。湯自
石隙湧出。浮水面。往往成蟹眼魚眼狀。湯氣蓬勃。掩
覆池上。池一方陡峭成崖。崖上設數大筧。導湯墜崖
下。浴者立其下承之。所謂拊法。非浴也。其次為熱湯。
湯熱如名。經久梅毒。非此無効。浴此之法。以唧筒去
槽中故湯。待熱水瀰滿。令數十人各持片板攪拌。頃
之。浴客之長。察其適否。下令為其備。衆客以布片纏

東臂腿謂不如此則糜爛也又各以杓汲湯灌頭上
者數次長又下令一聲衆乃下至湯沒肩皆默無譁
長乃發聲曰更忍一分時衆齊聲答曰諾已而長又
大聲曰熱已透否曰透矣曰出衆乃出而他客代之
第一次最熱第二次熱稍退第三次則熱更退三次
以下則不可浴云次為御座湯相傳昔源頼朝狩淺
間日來浴于此湯池沸沸有聲其熱恐不讓熱湯之
熱池中築石龕曰頼朝之祠也祠傍設有浴室令人
不得視其内浴于此者概皆癩疾人間有血肉腐壞
者不欲觸人目故有此設此地浴槽他皆上有屋耳

四方不設屏牆行人皆見浴者而不恥惟癩人蓋露
已體癩誠惡疾矣哉凡此諸湯對症未必無奇効而
我輩無病未宜將身試之有稱耶義湯者水多於湯
冷温適體又無主治乃就之而浴然硫氣所蒸砂石
皆帶青白色蜻蜓蠅蚋之屬過其上輙為湯氣所中
紛紛墜下入湯即死見之則亦必有効未可謂全無
主治也察草津地勢在白根山腹雖有高低不太峻
嶮温泉散在十數處湯戸繞之而工商之家亦在其
外家屋不太陋街衢亦整足待一萬以上客蓋地形
之曠與温泉之多此為我國浴塲第一明治六年有

舞馬之災焚蕩殆盡今未能復舊觀云浴罷歸寓主
人出示武田信玄文券一通當時地屬武田氏近邑
武人就此湯療瘡痍者多暴村民病之訴於信玄信
玄乃下令俾草津浴客此文券即是主人之族人湯
本氏又示其所藏豐太閤起馬牌據之則太閤亦將
欲來浴而不果想使太閤果來則與源頼朝後先標
映為此山中添一故事也二人倶乞跋語乃抽橐筆
為書數言於卷末

二十八日將上白根山觀火坑白根火熄可七十年
客歳七月六日轟然爆發山谷鳴動泥水自坑中溢

出流入吾妻川川水為濁數日自此騰沸不止煙氣
冲霄土人嘗懲淺間之變至此大驚請縣官及郡吏
來視及余至亦有此請乃又賃藍輿而發同行者八
九人自街中左折乃上路不太峻為走信濃之道愈
上愈高西北一帶連山不絶顧見東南諸山山勢漸
低而遠山漸出如日光赤城伊香保秩父淺間歴歴
可數冨岳露一角於其間不覺其高又足徵此地之
高也行里許遥見一瀑布懸於煙樹間是為常布瀑
又渉一澗云澗水有毒稱為毒水先輩高野長英記
之刻石建路傍以戒行人白根泥水溢澗失石所在

近日土人始得之於下流云路從此頗峻升而復降行見白根煙氣漸近在左方地名蘆平距信濃國界一里距火坑二十五町有一茶肆入之而憩且開行厨飯而去沿原路右轉入一徑穿叢薄中平行原上已而火坑漸近則乱石嶔崎皆是火勢所噴出物疊疊交錯不成位次人無投足處躡石頭而進尖者刺足欹者傾倒漸近漸峻坑上四周泥土堆積成高阜如池之有塘一方稍平可以觀坑坑中泥土洶湧如洋海風浪轟殷動地每火力衝激如粗礫者騰起數丈而復墜墜而復升其散落坑外者紛紛如雨蓋硫

黃塊也衆皆陟高阜欲一周坑上而還余亦從上過風挾煙氣來腥臭撲鼻不可呼吸且步阜上如履馬脊無可避風煙處乃走而下且戒衆勿行阜衆乃下已而從平處臨坑上會風微煙氣直上可横過坑中泥乾處以達于前岸前進者五六人余亦從之風忽反向殆不可息急匿身石隙偷一呼吸以進終得無虞越阜而下從坑東南繞至故徑乘籃輿而下日夕至寓浴于山本氏一槽槽中之湯即熱湯以筧引之然主人為予停新湯來以待故湯熱減則亦可浴也二十九日又乘籃輿發草津從原路左轉而下愈下

則羊腸九折阪盡得村為小雨村一名冬住村昔者草津居人皆避冬于此春過夏來浴客將至則復歸草津留一人守空宅大寒客絕則鎖戶而下山以為常近日湯戶專業有不事農者故草津過冬者浸多而貲産稍饒有地可種桑麻者猶逐時遷移故有冬住之名云有一溪發源於入山村至永野原與吾妻川合民橋於其上過之則復上崖路之險猶小雨村而又有人家為生須村路東轉阪極則少平里餘山勢始開忽臨崖谷東南諸山之頂皆在脚底而回顧白根之煙去帽擔不遠也有一茶肆午飯而下又殆

一里此為暮阪阪盡處左見石山峭峙數千尋是為大岩其側有不動瀑距路十二町不及往觀之又右見石山其高與大岩相若也而尤奇突其臨路上處石張如傘是為有笠土人折田氏就此間牧牛稱為有笠牧場入其家而憩後軒正與有笠山相對相距蓋十數町而石氣蒼蒼覆其屋上牧人呼牛採湩供余為盡一盞而去地勢稍曠然行不久又沿溪流入兩山之間忽見數十人家鱗次崖腹即澤渡村也投福田宗禎家主人業醫既七世矣其大父浩齋博涉群書又能詩文與高野長英為友因又習和蘭方書

累世湯波之効。與温泉並稱。他浴場之所無焉也。此地。温泉有浴室。繞以板。甃以石。不留穢氣。湯戸亦多新築。然地既狹隘。家家相連。笑語謦咳之聲。猶在一席。此浴場之率所不免也。

三十日。將往四萬。仍用籃輿。村吏導余。遍撿温泉。從街中上岡脊。行山谷中。絶少平路。下一峻坂。曰天狗坂。從此沿溪而行。兩山漸蹙。地漸幽邃。殆覺非人境。既而聞人聲在近。又見數十人家據崖。湯氣升騰。想當是四萬。而同行曰。此為山口村。過之更溯溪者八町。始得四萬村。投關善十郎家。出而觀浴室。尋常浴

槽之外。有蒸浴之處。屋下架屋。引湯其下。湯上設簀。可以坐臥。欲浴者開戸而入。閉戸而坐少頃。不覺汗之浹體。於一切皮膚病及骨節疼痛。有奇効。草津亦有此浴法。然據澤元愷所記。詳四萬蒸浴事。而不及他。且謂。西窮長崎。東至蝦夷。未有蒸浴之法也。則四萬之蒸浴。所由來久遠。可知而已。又有湯瀑可行拊法。其法。臨溪設水車。車有二。一則藉溪水力轉輪。一則用以引湯池之湯。湯和以水。不冷不熱。車繫數十小筒。筒下入池。湯滿而上。至梘上。筒傾而水注於梘亦益有巧思者之所為也。上州温泉。率有硫礬氣。主

治必須對症。不宜妄浴。且腥臭之氣。澁濇之味。既不快於鼻。又不可於口。獨此湯。少有塩目。輕鹹宜飲。羸弱之人浴之。不必問何疾。温泉古人少飲者。而浴此湯者以飲少許為法。且在吾妻温泉中。距京為最近者。浴者之衆。亦宜矣。然而地勢偪仄。遊者雜遝。比澤渡為更甚。是為缺陷。溪上有橋。橋上屐聲趯趯不絶。加以兒女喁喁之聲。雖以余之疲秇。終宵不能交睫也。

三十一日。發四萬。路險。宜仍用籃輿。而索村中。籃輿無有。乃僦車各用二人挽一車。僅能行。沿原路。抵天

狗坂。有岐。右則昨日所經。左通中野條。坂盡而原。原盡而下。則中野條也。郡長真野氏。邀入其家。飯而行。從此至澁川。皆為原路。然從五町田村以東。別有一路。沿吾妻川北崖。南崖與村上諸石山稍遠。而北崖之路。則繞其山麓。里程粗均。乃取北崖之路。石山之狀。愈近愈奇。仰視矗然。一曲一態。面面不同。過絶壁橫前。下則臨急湍。不可以路。村民鑿石為洞。以通路。於其側面臨水處。別鑿穴通日光。猶人家有窓牖。石山已盡。地勢始開。間有田圃。而山或開或合。無有複筆。然漸下漸開。至北牧村。人煙漸稠。北越孔道所由

有長橋架焉。過之而上。與南牧村原路合。日暮抵澁川。值村祠賽會。村民息業。奔走如狂。各挽山車。皷笛喧闐。近邑之人皆來觀。客滿逆旅。予輩既懲前宵不睡。欲覓一幽僻處托宿。村吏導入警察署。署係新築。規制不陋。樓上尤潔淨。且警部巡查之所番直。可以安眠而無虞矣。

九月一日。發澁川。抵高崎。亦為熟路。土人近日別開一路。路平濶。比舊路頗為便捷。然所鋪粗礫。未襯貼。不便車行。只徒行者由之。可惜已。入郡署。辦公事畢。乃飯而出。高崎近年罹火。今過之。街戶修整。不覺其

為災後。下午。抵安中。入郡署。與郡長古川氏。過其衛生會堂。又去而之礒部村。投田村順一郎家。距此半里。有鑛泉。名赤城湯。主人令僮汲泉來。燀之而浴焉。唯覺肌膚潤澤。心神和暢。

二日。出觀赤城鑛泉。泉在碓氷川上田圃之間。有二方池。騰沸不歇。非由火氣。又非由水勢。蓋由發一種氣而然。掬而飲之。其味鹹。汲之一日可得一斛。土人曰。此泉自古有之。至近日始著。村民數戶搆浴室。燀以為湯。現有來浴者九十餘人。又汲泉裝瓶賣之。服之有効。可當湯液。比前所撿諸泉。又頗不同。歸路過

松岸寺。寺有古石塔。相傳佐佐木盛綱。死而葬于此。其傍亦有石塔。不知誰氏墓。想是盛綱妻若子孫也。其稱盛綱塔者。似有文字。剥蝕不可讀。呼僮洗而觀之。彷彿見正應六年四月十日八字也。按東鑑。正治三年三月三日。越後人城資盛反。命佐佐木盛綱討之。盛綱時在上野礒部鄉。偶步門外。見使者至。受書立讀之。即上馬馳去。又按武家系圖。盛綱子曰加地信綱。信綱子曰礒部秀忠。秀忠子曰礒部秀綱。及礒部景秀。則可知盛綱之家。果在此地也。盛綱之卒。年壽不詳。大抵與賴朝同時。而少於賴朝。賴朝之薨。在

正治二年。下距正應六年。九十四年。則塔所刻年月必非盛綱卒年也。建塔之年乎。將非盛綱墓乎。寺中別有一碣。題曰慈望游謙墓。相傳。赤穗侯舊臣大野九郎兵衛。享保中來居下礒部村。為塾師。稱林游謙。有材藝。善與人交。里人每張宴。招游謙為上客。以寛延辛未九月死。年七十七八。葬于此。慈望游謙其法謚也。松岸寺與下礒部村相距數十町。村人憂其遠。又別建一碣於普門寺。為供香花處。其為人所慕如此。夫大石良雄以下四十七義士復讐。而大野氏食厚祿而不與焉。後人唾罵不遺餘力。雖然。當時宿儒

猶有評義士之舉以為賊者大野氏之遯豈又別有所見也耶過板鼻驛驛有木島氏者予之所曾一宿也今聞其家已經千餘歳因欲訪其詳入而憩焉據其家所傳其祖嘗此屋於乘附村在大同二年後撤而遷于此元亀天正之間有木島善忠者稱筑後入道善忠子稱縫殿介縫殿介有二子長稱新五右衛門始為驛長新五子稱喜兵衛始為里正自善忠至今主人十又四世自善忠以上不可得而考焉板鼻驛數火木島氏與比隣連甍然火將及而風向頓變得不延燒如有鬼神呵護者門前有一老櫧傳言神

棲其上里人無有觸者其家屢加修葺俄見如新而棟梁之屬渾是舊物如其將軍柱竈煙薰灼拭之又久漸生光澤猶髹漆也至高崎與郡長別再抵前橋此路則余所未經也日暮至樂水園縣令揖取氏以下知余將返俱在此以待置酒縱談夜深始散

三日發前橋至太田驛踵郡署出而投逆旅此間熟路無可記者

四日發太田過大光院訪舊識僧不値而去渡渡良瀬川入足利街過古學校及鑁阿寺以往年一見不入而去足利學校之創造未有定說鎌倉大草紙曰此校永和六年小野篁所建應仁元年長尾景久移之於今處而分類年代記則以為足利義兼所創而尊氏重建之余以後說為近何以知之曰以鑁阿寺知之鑁阿寺與古學校殆在同一區中而鑁阿寺者義兼之所創則古學校蓋為義兼所創矣亦猶北條顯時創稱名寺而傍設金澤文庫也出街再渡渡良瀬川下隄入梁田驛午飯而去夕抵館林旅舎熱甚體覺違和引枕而卧郡吏來謁辞而不見

五日疾愈發館林館林嘗為秋元侯治城街衢猶整百貨畧備按邑誌曰邑樂郡人赤井法蓮世居青柳

城屬上杉氏後移大袋弘治二年再移館林法蓮死時子文六尚幼為家臣諸野因幡所逼出奔宇都宮赤井氏亡長尾顯長據之屬北條氏天正十八年與北條氏俱亡德川氏以此地賜榊原康政後屢易主最後屬秋元氏至中興後而城全廢矣街中有善導寺寺有榊原氏墓域左折出街隴畝中多種桃穿桃林而行里許一阜隆起上多躑躅此為躑躅岡初新田義貞嘗別業於南田島鄉與夫人共居夫人即勾當内侍植躑躅於庭稱之花見山義貞薨後夫人雉髮為尼以終其身其地後屬宮下氏寛永中榊原氏

封于此。乞躑躅於宮下氏。而悉移植於此岡。云岡之下。瀦水縈廻。多蒲葦蓮芡之屬。其上一帶榛莽。與岡相向者。為城址。其右則遠疇連天。煙樹參差。固是一勝地。第憾此行非躑躅之花時。而沼中蓮花亦既飄零而已。顧眄之間雨至。急上車而去。沿原路。左折至青柳村。入茂林寺。寺藏古茶鐺。併有古畫十餘幅。數年前。寺僧送茶鐺及錢舜擧唐寅等畫於東京。遍示衆人。余亦嘗一見之。而古畫之佳者尚多。悉出而觀之。雨甚。待其少止而出。迂路過古海村。村中有高德寺。兒島高德居此地。沒而葬于此。後人就其地建寺。

薦寅福。寺門有垂絲櫻。其一最老。大合兩人抱。佛殿有高德像。又有靈牌。署高德姓名。俱非近日物。而其墓則在寺外墓域之中。小石塔無文字。村人近築土為壇。安塔其上。史不載高德所終。如吾鄉土左。亦有高德祠。如其墳墓未可得考。而此寺之為高德遺蹟。則不復容疑也。過白石氏午飯而去。渡利根川。抵妻沼。從此至熊谷為舊路。入驛。投旅舍。埼玉縣吏二員先來接伴。共商縣內巡檢之所後先。將先至忍。再返熊谷。從本庄驛。左轉入秩父山中。經小川川越。以至浦和矣。

六日。雨歇。以兒順途次數病。不宜搖撼。遣歸東京。乃之忍。忍距熊谷二里。為松平侯采。故成田長泰所居。地在湖沼中。余少時見兵家所傳忍城圖。城外環以水數重。繞以土壩。又數重。內外相通。無路而有橋。撤橋則路絕。且其四圍皆水田。人馬不得奔馳。置兵數處。遮敵來路。不可得近。今日過之。猶想見當時規摸。而近歲故忍藩之士。請于官。鏟壩為圃。塡隍為田。其深而不可塡者。種蓮採藕。亦可以見時勢之變也。城址中有郡署警察署中學校東照廟。而舊藩士之居。散布遠近。城址之外。則行田街。人家櫛比。男子多縫

襪。女子織襪底布。每歲所出之襪。蓋不下數十萬云。此日入郡署。辦公事。又觀學校及繰繭絲績綿絲等工場。而返熊谷。

七日。至郡署。公事畢。至汽車站。從熊谷至本庄。鐵路粗成。未通載客之車。而有運土石之車。乃懇驛吏。得附載以行。其車上無蓋。傍無屏。各張一傘遮日。車急風生。不覺午熱。下午。抵本庄。憩于諸井氏。郡長小泉某。示渡邊登所著訪瓺錄二卷。詳記瓺屍事。瓺屍地名。在熊谷西南一里半。三宅侯之先居于此。登承其藩主命。採訪遺蹟。并作之圖。予嘗聞其地勢幽爽。而

未及觀劉覽終卷。以當宗少文卧游。午飯而出路左折。經田圃林莽之中。日暮抵八幡山街。路露石角。山勢漸逼。投福田禮藏家。

八日。發八幡山街。街與兒玉街連。街中有八幡祠。祠以北即八幡山街。土豪兒玉氏所嘗居。又有黑澤氏城址。兒玉街有倉林氏。以皷鑄為業。近邑所用。釜鬵帑甬。皆出于此家。地產繭絲頗多。有繰絲場。觀之而去。街盡入山。一路沿澗。坦夷曠濶。聞舊路溯洄澗流。澗流曲折。有四十八瀨四十八曲之目。水乾為路。水漲為瀨。瀨移而路變。加以石芒峭發。不可置足。徒行

猶苦。是以秩父郡中貨物。難於外出。而郡外之物亦不入。土人因共謀作新路。富者出財。貧者出力。縣官又從而監其工。工猶未全畢。而大抵無所不通車。其功偉矣。河內村。路傍有數古碑。所刻年號。粗可辨者。曰文永。曰觀應。不知何為而建。然亦予所著毛游記程中所謂板佛之類已。憩于太駄村學校而去。金澤村為兒玉秩父二郡之界。岡脊隆起。衆方剷平之。過之則路右有金澤學校。此間地既僻陋。非學校無可憩處。又無賣食店。故携行厨來。憩于學校。午飯而出。村西地稱國神處。有知知夫彥知知夫姫墓。而墓相

距里許。不往觀。知知夫彥者。垂仁帝時。為秩父國造。與其妃共居此地。事見于秩父風土記。行見武甲山當面突起。其西北則大日向三峯兩神諸山。環拱於遠近。而無名之山。爭地而出者。不遑指數。下岡則山勢漸開。荒河橫前。一小川從北來。郷平川從西北來。俱入荒河。河濱奇石甚多。踰荒河。得村。曰皆野村。有圓福寺。寺有古墓。傳為畠山重能夫妻所葬。亦不往觀。從此路過崖腹。沿河而上。至黑澤村。同行人遙指東方山上曰。元明天皇時。有銅坑。土人採而獻之。因改元和銅。此其處也。既而地益平。人煙漸密。可知為

山間一大聚落者。則大宮郷。以有秩父神社得名。郡吏邀入福島氏。多來謁者。然疲甚。倦於應酬。辭而就睡。

九日。謁秩父神社。社所在。稱柞森。然不見柞。而多杉櫟老樹。樹有焦爛處。數年前。街中火起。延及社傍之樹。而社則得免。相傳。祭八意思兼命。配享知知夫彥命。或曰。祭大貴已命。配享知知夫彥命。或以為大和三輪支祠。又以合祭北辰。稱妙見社。中興後。始復古稱。三代實錄曰。貞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戊子。授武藏國正五位下勲七等秩父神正五位上。十三年十

一月十日。授從四位下。元慶二年十二月八日己巳。授正四位下。我祖宗歷代之所致尊崇。而至中興後。亦列之縣社。每歲賽會。遠近之人麕至。如東京歲市。亦不及其盛云。謁畢而出。將上三峯。三峯者在大瀧村。距此可六里。以路險賃籃輿去。街盡經桑林中。與荒河或合或別。經影森村。抵上田野村。渡浦上川。有橋。名常盤。長七丈二尺。架於両崖。下無橋柱。橋下石筍直上。為之支撐。石上有松及雜樹。蒼苔點綴。老藤糾錯。一奇也。白久村。渡荒河。得街。此為贄川村。午飯于一店。香魚入饌甚美。此行溯利根上流。又沿荒河。

地無海魚。唯有河魚。又為香魚時候。無日不喫香魚。而其味無及之者。蓋其水之性令之然也。飯罷而去。會微雨至。沿崖漸上。見石崖矗立。隔河相對。石崖右角。有一茶肆。憩而出。路漸下。則有橋架焉。越河則三峯山麓。會雨甚。入路傍人家避之。有二路。一峻而捷。一迂而不太峻。同行步而從者。皆從捷路。而予與郡長。則取迂路。日漸昏黑。濃霧四合。輿夫既憊。而每步顧脚底。輿行益緩。距峯頂尚可二十町。步者先達頂募數人。持燈來迎。併力助輿夫。比初更。始至社傍公館。衣袖沾透。夜氣甚冷。假借衣就火。

十日。晨起。閱社庫所藏古書畫。其可觀者。亦不為少。然率係後人所寄捨。而畠山重忠所納願文一紙則其固有。尤可把玩。重忠父重能。弟有重。共在京師。屬平氏。重忠已屬源賴朝。聞平氏西竄。思二人不能寘于懷。乃上此願文。祈其生還。重能等果不遭害。未可必謂無神明之陰助也。出而觀山館別室。結構壯麗。如貴人居。又謁三峯神祠。祠宇雖不甚宏敞。而刻劃精巧。丹青輝映。不意深山絕頂又有是矣。相傳景行天皇四十二年。日本武尊東征。至此建一祠。祭諾冊二神。及天皇東幸。登山禮神。由是稱為勅願所。文武

天皇時。役小角亦來此修煉。自是後其徒。訪其遺蹟者寔繁。天平八年。痘瘡大行天下。死者甚多。聖武天皇遣奉幣使於諸國。禱神禳災。葛城連好久。來此上大明神號。九年。好久以光明皇后命。安置觀音像。乃課國司郡令。造別殿。十七年。由國司請。以月桂僧都為山主。天長中。詔以十一面觀世音為本地佛。勅僧空海。刻其像。安之別殿。建久六年。畠山重忠寄捨近邑地。可方十餘里。正平七年。新田義興自鎌倉亡匿于此。足利基氏聞之。以為故舍藏之也。大怒。悉奪其地。文龜二年。有道滿者。募財修葺祠宇。天文二年。住

持僧龍榮。由聖護院宮奏請。賜大權現號。稱觀音院高雲寺。住持僧世任為僧正。明曆中。南部山城守重直納鐘。鍋島侯納刀。伊奈半十郎忠福尤尊崇之。自納祀具。且令村民虔事。由是。强石組人獻山林五十六區。太達原神庭人獻十八區。下納組麻生人獻七十區。於是此山之神愈靈。四方來賽者。每年約有三萬人。明治元年。禁神佛雜糅。一用神名。是為山志之大畧也。三峯者本指雲採白巖妙法嶽三峯。雲採在祠東北。相距七里半。有石室。祭那那石權現。白巖在祠東里許。有白山權現祠。妙法嶽在祠東三里。有熊

野三社山王二十一社。稱之為三峯奥院。俱以險遠不往。乃從捷路下山。原路至大宮鄉。再宿福島氏。是日。微雨不息。山氣冷然。覺暑衣太輕也

十一日。頭痛岑岑。不欲食。又不欲動。靜息至午。頭痛差愈。試步戶外。會土人為市。估貨中尤多者。為繭絲生絹。生絹即世所謂秩父絹也。行不遠而反。殷勸留而養病。乃從之。引枕而卧

十二日。冒雨而發。至皆野村。右轉沿荒河而下。渡河經金﨑藤谷淵本野上中野上野上下鄉等村。野上下鄉路傍有一古碑。土人設籬護之。不知為何人碑

詩人宮澤雲山為此地人。而今不在。梁瀨村為秩父榛澤郡界。次為末野。其次為寄居。至此山勢已開。河水平衍。岸亦漸濶。聞藤田村正龍寺藏古畫。過而觀之。仙男仙女圖二幅尤著。不知何人筆。又有僧牧溪十三佛。明兆十六羅漢。雪舟靈昭女。及寒山拾得像。亦佳。僧示古文券數通。據之則天文元年。僧瑞元得藤田康邦襯施金。以創建此寺。而德川氏賜之以田。租入可二十石。藤田氏之先。政行。自保元中為鉢形城主。稱五郎。世世相承。傳至康邦。略地漸多。悉有藤田十二鄉。為播羅榛澤男衾郡司。天正九年康邦傳

之於義子北條氏邦。寺後山上有其古墳。見畢而出返原路。路右石崖陡出。橫遮河流。水至此為滙。寬圓如大池。其上老樹掩焉。有一祠。稱聖天堂。又稱雞蘿窟。僧空海親彫歡喜佛像。安于此云。初石崖之嘴。漸低入水。忽復突起。狀類象鼻。故稱此處為象鼻。近歲河水暴漲。盪激嚙石。遂為崩裂。不復類象鼻。而未害於風景也。見河上繫舟數隻。中具杵臼。藉水勢轉車輪。由車軸上下其杵。以舂米。亦一奇也。午飯于寄居街。渡河則鉢形村。即古鉢形城所在。其平處東西可六十步。南北可百四十步。石砌猶存。又有廢隍。行見

村民所居。其牆屏門戶之制。不類尋常村廬。恐又為古將士之遺宅也。鉢形城則北條氏邦所據。隔河與象鼻相對。以天然山水為城池。在當時固為要害之地。而今徒見其山水奇勝耳。秩父山龍脈。至此殆絶。路繞岡阜間。經露無等諸村。抵竹澤村。村民以抄紙為業。溪流中多漚穀皮。經角山村。抵大塚村。有梅皇子墳。一斷碑刻竺字。下有貞治年號。其南有乳母冢。亦有古碑。不詳其字。傳以為皇子乳母之冢。又有大梅寺。相傳建治二年。梅皇子所創建。寺藏靈牌。永仁中所造。有後深艸院第三皇子大梅寺殿二品親王

賀慶法師等語。然後深艸天皇第三皇子。則久明親王。由北條貞時請。以將軍留于鎌倉。事見于史。與是不合。夕投小川客舍。入夜風甚。

十三日。風猶未歇。而雨亦乍來乍歇。從小川繞岡阜。入林叢中。行數里。得街。曰松山。過郡署。午飯于一店而去。地勢漸窪。左見平疇如海。林樹如薺。至川島鄉。則去山漸遠。四顧平平。暮入河越街。街中人煙稠密。百貨山積。其盛為縣中第一。按地志。河越元作河肥。東鑑所載有河越太郎平重賴者。蓋為此間人。長祿中。上杉持朝。命其臣太田道眞。城于此。自持朝以下。五世居之。文明中。道眞道灌資忠。上田上野介某。曾我丹後守某。輪流居守。天文中。上杉朝定守之。北條氏攻而奪之。使福島綱成守之。十四年。上杉憲政將兵八萬來攻。足利晴氏亦助之。綱成堅守不下。十五年。北條氏康。率兵八千。夜襲上杉氏。大破之。賞綱成功。令稱巳族。綱成之後。北條阿波守某。大導寺政繁直宗。相繼為城主。及北條氏亡。德川氏賜此地於酒井重忠。重忠移封於上州厩橋。乃賜於其弟忠利。忠利又移封於若州小濱。以相馬虎之介為城代。寛永十五年。封松平信綱。信綱孫信輝。移於下総古河。封

松平吉保。吉保移於甲斐。乃封秋元喬朝。喬朝曾孫涼朝。移於羽州山形。又封松平朝矩。朝矩六世孫直克。又移於厩橋。更封松平康英。至明治中興。而藩廢矣。宿街中旅舍。

十四日。雨歇。入養壽院。觀其古鐘。文應元年所鑄。又抵烏山稻荷祠。陋無可觀。初聞有古文券。而文券亦無有也。過郡署及中小學校。沿途入仙波喜多院。院係天長七年慈覺大師創建。慶長中。德川氏賜田租入可五百石。一匝寺域而出。經伊佐沼古谷上二村。渡荒河。又經游馬佐知川水波田下内野並木與野

町落合中里諸村。始與孔道合。浦和驛宿星野氏。

十五日。故擬以此日至岩槻郡署。以雨而止。乃踵縣署。縣令吉田氏。導余至監獄師範學校及養病院。共過公同園。園即調神社所在。入小亭而憩。少焉酒肴雜陳。既醉而散。縣官送至寓告別。余將路次過東京更入千葉縣。乃出寓抵停車站。上汽車。車纔動而日已暮。時雨方霽。月色皎然。是日恰值中秋。見路傍人家為觀月會。我輩在車中賞月。亦足快也。倏忽至上野。下車歸家。

十六日。休養終日。

十七日。出家。家人送至市川而別。四年前。余以暇日。探此間故蹟。如手子那祠弘法寺總寧寺等。流觀畧遍。賦詩紀游。以故今不復往。里許抵八幡村。遇八幡祠賽會。往來如織。予惴惴惟恐車傷人。又里許則船橋驛。驛中路岐。左走成田。謁不動尊者由之。右則千葉。乃入右道。頓覺寂寥。右臨小海。潮落沙平。遠帆點點。與山色相映。余輩平生在東京。所望江戶灣之東涯也。午飯于馬加村。聞有城址。千葉族馬加康胤所據云。又聞先輩青木昆陽歿而葬于此。經檢見川。右折越一岡。驟雨大至。下岡則登戶村。縣吏嘗送書。請以本村木村氏為小寓。乃投其家。須臾接伴諸人來見。入夜客散。出步庭中。海山渺茫。時月始出。清氣襲衣。徘徊不忍即寢。

十八日。雨作輟無常。縣官駕車來迎。入千葉街。古千葉氏所居。常將以來子孫相承歷三十世七百餘年之久。為阪東名門。街中舊有一萬二千家。千葉氏亡後。戶口頓減。不及什一。近年。縣署新建。官人移家而商賈之來者亦衆。過縣署學校及養病院。上千葉氏墟。墟在小邱上。稱豬鼻。土人墾而種紫芋。惟有疎松或是千葉氏舊物耳。謁千葉神社。為縣社之一。祭天

御中主尊。配享經津主命日本武尊。係長保二年創建。其旁有妙見寺。香火甚盛。神社之名。殆為之掩矣。明治七年寺罹災。而神社則免。又有大日寺。墓域中石塔纍纍。曰千葉常兼至胤將十六世。皆葬于此。予見之其塔非不古。而塋小如匹夫墓。不似諸侯之墓或曰。千葉氏之墳。故在他處。而大日寺僧。窃移于此。蓋或然也。返寓則書記官岩佐氏先在。設酒待余。酒間共議前途所由。將以明日如佐倉成田。再返登戶。沿海經木更津。過鹿野山。海路入房州。繞其南岸。東北入上總。至茂原東金。訪郡署。東至銚子。溯利根河。

觀香取佐原木下諸處。從松戶入京。筭所費日殆倍於前所經二縣。葢縣內多湖海川澤。與衛生事相關不少。而前二縣無之故也。

十九日。馬車發千葉街。東北入林叢中。越岡阜。四里半餘。至佐倉。佐倉在一山支之上。西南臨印幡湖。故堀田侯所城。今有兵營。營之東街衢修整。士第與商鄽相連為一都會。入郡署而憩。將渡印幡湖。郡長命艤舟。且具酒飯。既告備。乃出街盡。下坂入舟而去。船首西北向。繞一山嘴。眼界漸濶。湖上山巒環繞。沙嘴參差。蒲葦獵獵。風帆與之相掩映。遠近小舟。如風中

之葉。間有垂釣撒網者。而採藻者尤多。其法繩縛兩竹竿。兩手執兩竿頭。開張如股。而後下水底。既又緊握兩竿頭。則其末自合。以夾藻。乃將竿回轉數次。引而出之。至水面。拍以去泥。至舩上。放開竿頭。則藻自落。滿舩始去。以供田圃培養云。西見一岡。斗入湖中。上有枯樹。同舟人指之曰。是臼井村山王社古樟樹也。今枯矣。余嘗閱地志。載古樟圖。且曰。周圍五丈餘延元中臼井興胤。自筑紫移來者。按。興胤父祐胤。世為臼井城主。祐胤死時。興胤尚幼。遺命使弟胤氏助興胤。而胤氏窃謀殺興胤奪其地。其臣岩戶胤安知之。盛興胤於笈。負而逃於鎌倉。入建長寺。求救。佛國禪師。憫而收養之。為詐之於北條氏。會禪師寂。其弟子佛眞欲繼師志。又未成而北條氏亡。興胤率九騎屬足利尊氏。數有功。延元元年。尊氏在筑紫。與菊池武俊戰于多多良濱。興胤等奮戰破武俊兵。尊氏大悅。封以故地。歸於臼井城。古樟葢此時物也。既而船首稍東。更覺曠濶。抵柏木。捨舟而上。村吏具車以待。乃馳里許。抵公津臺方村。值宗五祠賽會。士女麕至。祠傍有陳舊物。觀衆處。入而閱之。大抵傍近社寺及故家所藏書畫文券器具金石之類。寄古者皆集。不

遑詳觀。又不遑悉記。出祠而行。未半里而與孔道合。行又半里。入成田街。投客舍。時既昏黑。

二十日。出寓觀不動祠。石門石橋石路石磴石垣石欄石燈之屬。皆善男女所寄捨。其費工力。不知幾何。而又多銅燈銅牌銅像之屬。祠宇翬飛。丹雘眩目。香火之盛。殆可與讃岐琴平神社相伯仲也。正殿之外。經藏鐘樓。三級浮圖。支社別院。不遑僂指。而一室稱參籠堂者。即信男女所寓。現有十餘人。默禱不食一七日。若二七日。或有至三七日者云。其稱光明堂處堂後甃石為壁。中有古碑六七。一為延元元年物。一

為明德五年物。是在此間為最古物。祠傍有寺。曰新勝寺。僧聞予至。請入閱其所藏刀劍及古書畫。僧又云。不動像。故在京師神護寺。天慶中。平將門反。朱雀天皇勅廣澤遍照寺僧寬朝。祈佛厭之。寬朝乃奉此像。至下總。修護魔法。已而將門伏誅。天皇嘉之。勅留其像。鎭護東州。創建一刹。號曰新勝。言新勝賊也。至今威靈顯赫。香火輻湊。誠有故也哉。余初與縣官約。以是日下午迓千葉。乃擇車夫强健者。疾馳過酒酒井驛。不復過佐倉。而直向千葉街。未至二里許。驟雨至。入一茶肆避之。雨少歇而出。雨又大至。復入而避

比未牌。方達于千葉。入郡署。臨其衛生會。縣令船越氏亦至。共過監獄。觀警察吏獄丁等演劍法及拳法。至暮而散歸。

二十一日。雨晴。縣官嚮約。為余供馬車。飯罷而馬車果至。即發登戶。從千葉街右傍海而前。所謂館山道是也。經寒川村。小川架橋。稱待君橋。千葉常胤迎源賴朝處。又有白旗祠。亦常胤募兵處云。曾我野村。與生實鄉相接。生實舊稱小弓。以訓相近轉訛。足利義明。嘗居此地。世人稱之小弓御所。今存其遺址云。過濱野村。渡一小川。入上總國市原郡。經八幡五井等

諸村。渡養老川。又渡一小川。自椎津至奈良輪。為山支入海處。崖路崎嶇。行旅苦之。明治八年。土人新鑿山通路。十四年。更修補之。今可通馬車。村盡。地勢稍坦。渡小櫃川。至木更津。木更津距縣廳九里餘。而郡署審廳等在焉。輪蹄絡繹。帆檣輻湊。汽船亦日自東京來往。水程八里餘。頃刻可至。誠為水陸之要衝。戶口雖未繁殖。而商事之盛。縣內未有及此者也。午飯于一店。謝遣馬車。別雇人挽小車去。從櫻井村。左轉入周准郡。渡小絲川。三里至鹿野山下。距山頂猶里許。遙望山上。老樹鬱茂。人家隱現于其間。不問知其

為驛舘。自此捨車而步。路不太峻。土人又新修之。只不可車行已。比至山上。日已暮。村吏持燈來迎。導入驛舘。余嘗聞此處可坐望十三州。急開後軒。時已暗黑。無所見而止。冷甚。乞主人借衣襲之。山下人某偶宿于此。聞余至。來見。且曰。某熟於此間地理。願為鄕導。因說其勝梗槪。余聞之意甚樂也。

二十二日。晨起未飯。導者亦未至。偶開後軒。則煙霧中見丘陵起伏。邑落攢簇。海水迴環。隨山賦形。茫乎不知其何處。而其為江戶灣。則可知也。既而疾風衝逆。霧變為雨。咫尺混沌。無復所見。乃急閉戶。飯罷。導

者來張傘而出。此驛分為上下二街。余所宿即上街。在神野寺西。稱箕輪。遠眺殊佳。下街則在神野寺東。稱阿伽井。地勢稍窪。不可望遠。過下街而東。數百步。突起一峯。老樹間仰望石磴數百級。層層入雲。不見其所極。是為白鳥祠。祭日本武尊。祠前地平曠。向南少傾。雜植花木。多櫻樹。春夏之交。游人多駐筇于此。其南斷崖之下。則所謂九十九壑。固稱奇絕。會霧晴雨歇。遠山雖不可見。而九十九壑則無所遁形。蓋無數童山。不太高又不太大。連亘數里間。似菌蕈爭出。而他景不與之相混。所以為奇絕也。返至神野寺。入

僧房。閱其緣起及古文券。據之則是地昔有不遵王化者。人號為鬼。景行天皇使皇子日本武東征。鬼王阿久留者。邀戰於駿河。兵敗而逃於此。皇子追而殺之。其埋屍處。曰阿久留冢。其血所漬原草為赤。溪流變色。號其地曰血草川。又曰染川。阿久留王所率鬼見勢不可當大哭。其原曰鬼淚原。其山曰鬼淚山。推古天皇時。豐聰耳皇子。淑建此寺。親刻藥師如來及軍荼利明王像安之。源賴朝獻刀。德川家康捨地。歷代諸將之所虔事。而僧親鸞亦從常陸來此瞻禮。淹留已久。及其將去。村人慕之。不忍別。親鸞乃親刻已

像。留之曰。汝等視之。猶視吾。寺為眞言宗。而有親鸞之像。以此故也。辭而出。將午。乃返驛館。飯而下山。雨復至。山不可用車馬。乃着艸鞋去。導者送至驛西一岡陵絕處。聞此地眺矚尤曠濶。導者故擬一一指示。而煙霧四合。導者缺望。察其意甚於余恨不得見也。下山。有二路。右經佐貫。左經關。共可抵湊村。二路皆迂曲。別有一徑。繞鬼淚山。經和合村尤捷。乃從之。三里抵湊村。沿川戍街。街不太陋。隔川一岡。即古造海城址。又名百首。眞里谷丹波守所居。里見義成攻之。丹波守使人謂之曰。聞君才兼文武。若能賦造海歌

百首見寄。則吾當降。義成立書百首。付其人。丹波守駭歎而降。因改為百首云。即今竹岡也。艤一小舟泛海。海濱多石。岸勢漸奇。過萩生村。繞一岬。則鋸山橫出截海。峰頂參差。與鋸齒相似。鋸山之名不虛也。其下山少開。有一簇人家。是為金谷。沿岸皆石。蓋鋸山之脉所蔓衍焉。捨舟而上。村吏迎入其家。是日。下山雨始歇。至湊村。路亦已乾。至金谷。天氣朗晴。豈初雨而後晴耶。抑山上獨有霧雨。而山下則不然耶。

二十三日。出而過金谷街。街中有鐵尊祠。祠後石室中。貯二大鐵片。傳言自海中所出。村吏令守者持鑰

來開扉視之鐵色鏽澁厚八寸圍七尺五寸許合二片則其形略圓如釜蓋前輩稱之為鐵釜蓋然不知何用或云龍王廚下之物或云古者有湯鑊之刑是其蓋或云蛟龍惡鐵此鐵釜蓋意亦禦蛟龍者余謂此則天生之鐵在石層間者偶成此形非釜蓋也既而告舟㒵乃上舟去岸上萬石奇不可言蓋其質本不堅緻風濤激之日刓月銷而筋骨悉露故也海岸之石已奇而鋸山則尤奇鋸山自海岸起以劃斷房總二州其北面臨總州處峭刻嶄絶岌岌乎有欲墜之勢山中之石其用甚多而北面之石尤易斫伐金

谷之人以農漁為業而皆兼石工近年人多用石造房屋石之用日廣金谷石工蟻聚山間椎鑿之聲日夜不絶每年所出不下五萬枚以故鋸山之利總州多於房州而鋸山之景以自金谷仰觀為最奇時風勁且順須臾至保太上岸保太即鋸山南面自村中左折入小徑為日本寺道道不太峻又不太高曲折而上可二十町則寺及醫王殿呑海樓等所在地稍坦夷有土壤可作菜圃有泉滙而為池流而為溪其上及左右則又皆石崖矗矗非可架屋處也入寺僧不在囑守者開呑海樓少憩脫去外衣并釋所携帶

諸物留于樓中更從寺後小徑登先至通天窟窟以石造彫鏤頗巧有梁星巖詩碑從此路懸石崖間始尚帶土愈上則鑿石為級以代磴崖間嵌石佛大小新舊相雜或曰千二百軀或曰千五百軀故稱五百羅漢今不特止五百者蓋土人有死喪則造一軀薦其冥福以故石佛之數有增而無減也盤旋而上一條泉從絶壁瀉下滙為小池有石橋架焉過之復上數町達于峯頂稍平處可坐十數人土人稱為十國一覽峯峯頭小立顧眄欲眩料其高不盈鹿野山之半而十州之山野遠近高低攢蹙層累叢于眼中無

復遁形隔海之地浦賀諸村粉壁碧瓦呼之欲譍而如今朝所歷金谷村則在游者之脚底非石山峭立安得有此奇觀惟恐風雨地震豈得不崩裂乎蓋天然石骨未必俄然崩裂經數十年之後一山將無完膚也即如余所立相距數十步亦現遭石工斫伐若他日來過必與今日所見異矣從別路下山其有石崖處無不有石佛而有石佛處必有曲徑鑿開石崖盤旋通路其造石路之工亦甚費力要之鋸山之勝在石而鋸山之累其亦在石也乎逕入呑海樓則安房郡吏來迎乃俱下山抵保太街午飯于一店待汽

船至。附載而去。過鵜來島下。岸上則加知山。海色與山光競秀。未遑諦觀。而船行如飛。繞大武岬。則為舘山灣。灣一名鏡浦。澄碧一泓。真是菱花之出奩也。過多多良船形那古諸村。那古一小岡。有觀音閣。結構宏麗。其南平沙如雪。松村一帶。直連舘山。其東則茫乎不見丘陵。益多田圃。安房中沃壤也。抵舘山海上而停船。小舟來迎。上岸過舘山街。半里抵北條街。其間數村。人家相連。如一條街。街路潔淨。旅舍亦軒敞。

二十四日。過郡署及養病院。從舘山街左折入山。是日用車。至是捨車而步。阪曰日阪。有石無土。雖險不

難於移步。越阪則全是沙路。無石無土。雖平頗費足力。經佐野村。抵太神宮村。以有安房神社得名。社祭天太玉命。中興後為官幣大社。入祠瞻拜。觀所藏舊物。高脚木盃一。素餅一。其脚甚低。燧臭匣一。鑿木而造。皆不髹漆。而經年垢汚。黑如髹漆。傳言昔天富命所用物。其果然與否。未可知。而古則真古矣。出祠左折。行十數町。越一阜則漁家數百。據岸上下。為布良村。滄海瀰漫。西南僅見遥青數點。為伊豆諸島。波濤至此愈高。不與內洋同。其所衝擣。石質剝泐。呈奇狀者愈多。憩于福田氏。見庭中鉅石峭立。泉懸其間。蓋

天然石崖。起伏有姿態。覆以土壤。綴以雜樹。儼然假山水也。主人供酒及飯。盤中棘鬣魚。鱗鬣欲動。鰒魚帶殼。殼帶海苔。苔氣猶腥。俱斫肉為鱠。風味絶佳。近來所喫。未有如此之新鮮者。衆乃大醉飽而出。繞布良岬而南。又東向。布良海岸。猶在外洋與內洋之間。至此則全對大洋。一碧渺茫。風帆煙檣之外。無復所見。左則房山連亘。石上多生矮松。山麓又多苦竹荒蘆。其間黄茅隱見者。為根本砂取横須賀諸村。半道有車來迎。馳抵白濱。白濱在房州極南。其稱野島岬處。有光樓高十三丈餘。聳于礁上。山勢稍開。人煙一

簇。笑語相聞。不意荒涼之境。乃有此聚落也。蓋房州三面沿海。所到捕魚為業。而此間所獲。常多大魚。嚮過日阪。見村馬陸續馱魚來。鮫鮪之屬。一馬所馱不過二尾。問其何來。則曰自白濱。漁獲之多可以推焉。且白濱城者。里見義實所據以創一方覇業。人烟輳集。蓋自昔而然。非獨為有捕魚之利也。宿一村家。距岸數十步。濤聲鞺鞳。終夜不絶。余輩不慣聞之。已寐而夢猶數驚也。

二十五日。命車發白濱。經乙濱白松等諸村。山勢益開。又多田圃。民居之稠。大抵與白濱相似。東北至江

見村。峯巒之勝。松石之奇。不遑指數。江見之東。岬角入海。曰大夫崎。即源義經所愛駿馬大夫驪之所產云。路左轉。得村。為天面。土人方作新路未成。車不可用。舊路則迂遠。村吏導余等。從新路而前。路又左轉。見一簇人煙。是為浪太村。山角入海。危礁林立。波濤噴薄。有驚雷倒雪之勢。村名浪太者蓋謂是也。海上有一小島。名仁衛門島。昔源賴朝為大庭景親等所逐。航海逃而至于此。仁衛門者待之甚謹。賴朝大悅。賜以此島。歷足利德川。世有其地。明治中興。更賜券為私地云。越一小坂而下。別是一灣。傍灣人家櫛比。

磯村與貝渚村。犬牙相交。商漁雜處。路左有義奴久八碑。天明六年所建。石質剝蝕。字不可讀。其大畧曰。朝夷郡平舘村民藤兵衛子藤吉。與其家奴久八長吉等七人。捕魚海上。大風俄起。柁折船壞。衆急抱一檣。漂蕩波上。久八與長吉。助藤吉。泅而向岸。岸已近。久八偶得片板。乃以授二人。勸與俱去。欲助五人。藤吉曰。我輩憊甚。不可再冒險。久八掉首曰。見危不救。何顏復見人。乃單身還救。五人共跨一檣。以手撥浪。已近岸。激浪大至。七檣。六人皆溺。時天明四年十一月八日也。平舘邑主松平氏。囑關修齡作文。建碑於此。蓋以為久八故里也。街盡而下。渡一川。地勢稍敞。又得一街。為前原。郡署支局在此。以距本署遠也。入旅舍。其家踞岸上。每波浪衝岸。窓戶震動。余懲前宵不寐。囑村吏。別擇距海差遠處。覓一室而移焉。

二十六日。是日將上清澄山。賃藍輿而發。穿松林行。可二里。抵天津村。村中居民幾五千。漁舟數百隻。捕魚之利。為縣內第一。而鰮魚之利。則不及下總銚子云。左入一徑。是為上山之道。沿溪而上。漸上漸高。近山頂則林樹漸多。人家九十餘。點綴其間。而中有一巨刹。樓閣聳于雲表者。為清澄寺。未至寺。路右有朝

日森。僧日蓮十二歲入山。從僧道禪。披剃受業。此其向朝陽。誦經處云。入寺而謁僧。及村吏出迎。閱緣起等諸文書。寺係光仁天皇寶龜二年創建。仁明天皇承和三年。慈覺大師重建。至嘉保三年。遭雷火焚蕩。國守源親元。捨財重建。承久中。平政子。建寶塔經藏。塔中藏佛舍利。安毘首羯磨所造涅盤像。經藏則貯一切經。天正中。大田喜城主正木大膳亮。疑佛舍利非真。令鐵匠椎碎而不能破。大膳亮大驚。寄捨水田。租入可二十八石。又觀扁圖大盒。髹漆描金。曰政子鏡奩也。出寺。入一店。午飯而下。與故道合。村民又鑿

新路入山間一峯橫前。衆工方揮鎚碎石作洞道。長可三百尺。未能穿透。乃排草菅越峯而下。又得一峯。亦有洞道。長二百四十尺。濶僅數尺。傴僂而得過。役夫數人。助余輿夫。共擁空輿。越峯而至。乃復坐輿而行。地勢又少開。市廛鱗次。是為內浦村。村與小湊村相接。峯巒環抱。海灣如池。即所謂妙浦。又稱鯛浦。以訓相近而訛。土人虔事水神。不下網。故多棘鬣魚云。村將盡處見一巨刹。瓦色與山光相映。則誕生寺也。寺係日蓮降誕之地。按日蓮父曰貫名次郎重忠。母清原氏。其系出於大織冠鎌足。鎌足十八世孫政直。

始居遠州山名郡貫名。自是以貫名為族。重忠為政直曾孫。以事謫於安房而死。生四子。日蓮其第四子也。以貞應元年壬午二月十六日生於小湊。初受業於道禪。聰悟絕倫。淹貫竺典。遂以法華經為無上法門。倡其說於天下。觸時君忌。屢瀕死而不屈。遂為一宗之祖。雖與余輩不同道。而其志行卓異。百折不撓。令人翹企不已。其徒之表章遺蹟。以誇揚天下後世。亦宜矣。是寺。係建治二年僧日家所創建。堂廡閎壯寺域寬廣。有松曰胞松。表藏胞之地也。有井曰誕生水。以此水始洗兒也。村吏報余至。數僧出而迎。乃入而宿焉。飯罷。與住持僧談。僧言。舊誕生寺。在今海灣中。後遷就稍高處。元祿十六年地震海溢。小湊村家大半淹沒。死者百餘人。而寺亦被水。即卜地於今處桑田碧海之語。果信矣。

二十七日。飯後。請僧出日蓮墨蹟觀之。其書南無妙法蓮華經七字者二。其他則書竺典中語者。及書牘之類。奇恣橫逸。不可悉讀。雖不可律以書法。而亦足以見其襟度。又有德川光圀贈寺僧忍上人書牘及茶鐺。号法華堂者。忍上人住此寺。數與光圀語。光圀大悅。自此奉法華之教。會此寺移於今處。乃捨金以

助新築費云。其書南無妙法蓮華經。署文永年號者。稱蘇生題目。相傳。日蓮母病而既絕。日蓮默禱稍久。母乃得蘇。日蓮因書此七字。以謝佛。後數年而母歿。先是重忠歿。日蓮葬之於村中。親栽梅墓上。今妙蓮寺是也。併此諸事而考之。日蓮蓋孝於親矣。浮屠氏無君父棄倫理。而日蓮不然。是則我輩之所最欽焉也。既辭而出。路不可車。而又不得輿。乃僦馬去。從街中右折入山。山曰巖光。橫劃房總。阪曰市阪。峻甚。路皆石。經年磨礱。石面光滑。不受馬蹄。欲倒者數。馬夫執轡。勵聲警戒。僅得不墜。其危雖步行者猶所難。不

特難騎行也至最高頂而始下。初上則路峻而促今下則稍夷而甚延。兩山之間多田圃又多人屋午飯于下植野村經法華等諸村。抵勝浦舊為植村侯采邑鄽央路成街數條海上又多船隻入警察支署而憩。遣歸所騎馬。徒步上下峻崖從小湊至勝浦。姑與海相違至是復臨海上海中多産鰒魚漁戸近用太西所傳泳水器捕之縣官以其近於竭澤而漁也將下令禁之而議未決云路數逢山嘴入海鑿石通路。其竟不可路處則踰山嘴。山嘴與山嘴之間則細砂沒踝殊不便於移步。只潮退沙濕處覺差易步余久

不騎馬而今偶騎越峻阪腰脚為疼徒步亦窘是日元擬宿大原驛而俄減行程宿於濱村之西村氏西村氏不意余至固無待客之備投宿時日猶高而至深夜始得食蓋其待我輩過於恭謹不欲供以其所有而取之於隣邑酒肉店云。

二十八日。微雨步而出濱村經須賀村入山下一阪即小池村房總之險至此全盡乃僦車只有一車同行皆推余乘之已而步者亦沿途僦車相繼追至到大原驛午飯于一店郡吏二人迎謁云自昨夜在此而待俱到長者町憩于中村氏主人業釀因出其酒乞品評酒間談及宇子廸事子廸本此間人以學仕松江藩子孫世為其藩士而長者町宗家如故近日藩廢士皆失祿而子廸子孫返鄉依其宗家主人之高祖父國香與子廸為從兄弟同學於物徂徠而不仕著房總志料二卷又有遺稿若干卷惜不遑借閱也匆匆辭出與郡吏別將之一宮本鄉而迂路欲過大東崎及鳴山乃渡夷灊川右轉入中原村繞小阜則見一山嘴斗入海中巖礁相連一里餘波浪奔騰如銀山之倒是為大東崎自此東北至下總之飯岡岬平沙迢曠青松如畫有新開古所等諸村總稱之

為九十九里九十九里者古里法也其一里值今六町則可十六里半此海平衍無險惡處便於挽網而鰮魚入網有時山積或壓搾採油或乾曝糞田其利尤多非他魚之所能及也距大東崎數町小山陡峭曰鳴山聞晴日過山下必聞風水之聲故稱鳴山余故欲驗之而是日風浪轟殷山谷鳴動不特鳴山有聲已也左轉入村落抵一宮街故為加納侯采人家將千列肆繁錯大原長者町一宮在上總中共稱殷賑之區而一宮為之最是日比至大原驛雨全止入夜又雨。

二十九日。雨歇。遂次謁一宮祠。今稱玉前神社。為國
幣中社。或曰。祀豐玉姬。或曰。祀玉依姬。或曰。往昔寶
珠自海底出。因祠而祀之。未審孰是。創建年代亦未
詳。然其名見於延喜式。則其為古祠可知已。街西小
岡上有城址。足利氏末。正木某所據云。行二里半。抵
茂原。憩于郡署。去觀妙光寺。一稱藻原寺。為此間巨
刹。藻茂同訓。村名蓋因是。午飯于本納街。街將盡處
有一古祠。額署橘神社三字。祀弟橘姬。亦為延喜式
所載。經大網。抵東金。街上又有城址。足利氏末。酒井
定隆第三子隆敏。及其子孫居之。定隆居土氣城。子

孫相承。人稱其家。謂土氣酒井。隆敏家稱東金酒井。
合稱之曰兩酒井。初事里見氏。後屬北條氏。天正十
八年。與北條氏共亡。余本欲宿于此。以日猶高。更擬
至八日市場驛而宿。乃入郡署。更募車夫强健者二
人共挽一車。路平如砥。車行如飛。第驟雨忽來忽歇。
甚則避入路傍茶肆。少歇則奔。且從東金至松尾路
無泥沙。而松尾以東則沙深没車輪。不得馳走。為之
費時亦不尠也。橫芝村為上下総州之界。余嘗聞物
徂徠舊居。在此近邑。叩土人家問之。竟不得其詳。時
日已昏黒。雨亦甚至。潦水滿路。猶涉淺水。車夫頗憊。

而行程猶過二里。冒暗夜行。已而見燈光漸多。則八
日市場驛也。投旅舍。冷不可耐。欲藉酒力防冷。須臾
酒至。盤中有鮓。以鰛魚極新鮮者作之。味甚適口。宜
以下酒。既醉而飯。不遑浴而就睡。是日所歷殆十五
里。而再過郡署。得以辦公事。非路平車快。安能致此
三十日。雨全止。乃命車而出。此地戸數殆六百。有審
廳監獄。以其為本郡中央之地也。近邑水陸所產物。
至此賣買。昔者土人每月以八日為市。故有八日市
場之名。銚子港直東。而路反向西南。歷乾艸沼側。抵
野手邑。欲觀所謂内裏塚者。踵村吏家。命鄉導。曲折

數町。更入一小徑。見蔬圃中雜樹叢生處。中有一小
丘。可籠而有之。則内裏塚也。或稱神山。或稱神林。邱
傍之樹。不甚古。而獨有一桑樹。枯根猶存。其圍八尺。
邱上一碑。昨年所建。相傳堯弘文天皇妃藤原氏處
也。妃名耳面刀自。大織冠鎌足女。白鳳元年。大海人
皇子起兵。天皇遣兵討之。不利。妃避難東國。宮女及
中臣英勝等。從者十八人。乘船至下総海濱。會妃病
而薨。從者乃葬之於野田。野田即今野手村也。從者
家於椿浦。以耕漁為業。歲時祭祀。其子孫以天慶三
年九月。分野田墳土於椿浦。別起一墳祭之。又以永

長元年九月。奉天皇靈位移於其處。合而祭之。今川口村內裏神社是也。當時從者所齎。有錦旗畫日月者。後人神而祭之。今駒込村日月神社是也。川口村人明內氏藏元永二年英勝之裔。中臣正勝所筆錄。詳載此事。傳言。明內氏舊稱日月內氏。取其嘗捧持日月二旗。且守內裏塚。併此等諸說而考之。內裏冢蓋為藤原氏墳也。按土人所著山陵考曰。天皇兵敗時。遺一死屍。號為天皇。紿退兵。而竊逃東國。至下總募土人為兵。謀再舉。逢西軍來逼。而天皇自刄。乃葬之於九山。今白山神社所有木像。被髮戎裝帶劍者。

即天皇像也。九山者。在上總望陀郡俵田村。且兩總之間。多天皇遺蹟。事固不與正史合。而亦與內裏塚事相牽連。故錄以存一說耳。迂行二里餘。始與大道合。至太田驛。路逢海上郡吏來迎。入一店。午飯而去。踰一阪。曰忍阪。下而又上。曰夫婦阪。下而行里許。又得一阪。曰三宅阪。至阪上則見林樹間。刀川如練。一汽船方駛去。而小舟往來如織。隔岸之地。屬茨城縣。松林森欝間。有聚落。其沙邱起伏。絕無艸木者。所謂沙山。而其東北。則滄海連天。沙際湧白。所謂鹿島洋。亘十八里者也。下阪則右見松岸長塚本城松本今宮荒野新生飯沼等九村。即所謂銚子港也。港上人家。三千一百餘。煙火稠密。其屋率覆以牡蠣殼。望之皎然如積雪。隔河與常陸羽崎人家相對。河流入海處。鉅巖亂立。間多暗礁。難於船舶出入。數有覆溺之患。而海口又無避風浪處。是為可憾。然河海所產水族甚多。又饒布疋醬油之類。而商業繁盛。不乏豪家溫戶。蓋河運之便令之然也。投今宮旅舍。少憩而出。過大悲閣。閣據小阜。宜遠眺。閣外多古碑。中有早器居士墓。土人傳以為瀧川一益墓。又過圓福寺。余欲更登高處。收遠景。乃上前鬼山。遙望一光樓於山間

樹杪。光樓即在犬吠岬。距此里餘。高十六丈八尺云。既而雨至。急下山。返寓。終夜風雨不止。

十月一日。雨少歇。下午上汽船。溯河。雨又至。自玻璃窓窺外。惟見一碧萬頃。蒲葦瀰望。岸樹參差耳。比至小見川。天色漸昏。會機器少傷。乃下錨駐船。修補多時。機器始動。至津宮。津宮距香取神社。僅可十六町。余前與郡長約。從津宮上岸謁祠。陸路至佐原。至此郡長使人來迎。暗中遙呼余名。然時已入夜。不宜謁神祠。因謝不上岸。直向佐原。須臾見津樓懸十餘燈。有蕩小舟來者。曰佐原也。乃移入小舟。入渠而行。左

右燈火漸多。為佐原街。投八木氏而宿焉。

二日。雨未歇。縣令偶來在此。就而相見。久之別去。下午。謁香取祠。祠祀經津主命。配享武甕槌命天兒屋根命。係神武天皇十八年創建。重建者數次。未嘗罹兵火。中興後。列於官幣大社。與常陸鹿島神社。共為此間古祠。謁畢。請觀其所藏古器古文券之類。文券則中興後。散在諸教正及祠掌家。聚之則盈數筐。序其前後。細字謄寫。猶成二冊。文券之多可推而知。地有七橋八阪。其他號為神靈遺蹟者。不遑傳指。記此祠者。有香取志及香取新志等專書。故不復贅焉。返

寓則雞棲于塒。衆勸更留一夕。乃從其言。

三日。將發佐原。衆又勸上汽船。余既懲前日機器之傷。又憾船中無他眺矚。乃僦車而發。路率沿河。因堤上行。兩岸村落田疇。遠近之山。皆畧得覽其大勢。經神崎。至猿山村。其南有名古屋村。村有小御門神社。祀贈太政大臣藤原文貞公。公名師賢。事後醍醐天皇為大納言。元弘之役。詐稱天皇。上叡山。募僧兵事不成。為北條高時所拘。配于下総國。使千葉貞胤守之。二年十月病薨。乃葬于此。號為公家墳。而久不著于世。安政中。土人伊能某。著文貞公事蹟考。始表章其事。清宮某亦著公家墳考。明治十年。賜號小御門神社。新營祠宇。其地距孔道。可二十餘町。不往。西大須賀村。渡長沼下流。經安西矢口北邊田諸村。至安食。為印旛湖下流入河處。渡之而西。至木下。在手賀沼上。而又臨河。為此間要津。憩于郡署支局。更募車夫。西向疾馳。經岡隴上。手賀沼水光。常從樹間隱現。暮抵我孫子而宿焉。

四日。拂曉地震。不甚而止。天翳。欲雨不雨。飯罷出街下隴。則田稻方熟。黃雲滿目。左眄手賀沼。既而入曠原。原上家多新構。土多新畬。是為小金原。原盡而下。

則田疇愈多。人煙愈稠。至松戶驛。入郡署。小憩而出。渡利根支流。午飯于千住驛。歸家則雨大至。家人皆賀余無恙。且慶及雨未至也。此行足跡所及三縣六州三十八郡。可三百里。費四十又五日。採訪之法。畧於都邑。而詳於僻陬。其民生土俗。與平生所見聞迥異。而事與衛生相關者。亦不為少。余既悉輯為一書。以上於官。故此篇不載。而如山水之勝及故蹟遺聞則縷述不遺。庶幾乎後之游者。有所考焉耳。

採訪餘錄終

明治十七年九月一日版權免許

定價五拾錢

著述兼出版人　東京府士族
從四位細川潤次郎
神田區駿河臺北
甲賀町壹番地

日光紀游

細川潤次郎 著

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東京刻本

據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
東京刻本影印

明治乙酉夏鐫

日光紀游

吾園藏板

日光紀游序

余嘗游日光山。文久元年歳在辛酉。時年二十有七。信筆記載不過籍示郷友。以代一夕之談。歴觀先輩之紀游日光者。莫不盡態極妍。殆無餘蘊。如余少作。奚足與之頡

頏。固無傳世之意。是以棄置筐中。不復省。二十三年于茲矣。偶与友人談及日光山事。因檢出與之觀。友人曰。今日々光宮寺多廢。僧侶漸少。非復前時之日光。子之所記依稀見二三十年前之日光焉。則

傳之亦未嘗無補于世。因從其言。刪正舊稿。以示今時未及知前日之日光者。時明治癸未十一月。細川潤次郎自識。

日光紀游

吾園藏版

日光紀游

土左　細川潤次郎著

予嘗閲諸先輩紀游日光山各書。神馳歴有年矣。歳四月十七日為東照宮祭會。人多詣庿。予承藩命。東學于江都。主高島家。四載于茲。有友人楢林信叔。京師人也。來游東都。亦有年所。是歳將歸。因届初夏欲有日光之行。促予同游。予久曠定省。方擬西覲。且藩府之意。無非望予成學而早還也。如既歸此游不可再期。乃決意俱行。以歳辛酉四月十三日。相携出都。是日。天色陰翳。幸無煦炙之苦。温涼適體。殊覺游興

勃然。過小塚原。踰荒河。即千住驛。驛盡則四野蒼茫。心眼共豁。抵草加驛。驛將盡。路左有一旗亭。後軒臨水。欄外一老垂柳。毿毿然成涼陰。可依憩焉。時將午。乃入店呼酒飯。信叔戶小。涓滴即酣。惟予連釂數觥同飯而出。永晷長途。不免倦困。且憩且行。過蒲生村。見多種油菜。已結子。莖長七八尺。與馬上人齊高。一望可駭。然此是芥子菜。非尋常油菜也。夾路鶺鴒英盛開。與黃花菜回回蒜諸花相映。花後白毛如球。信叔戲摘一莖。近口噓拂。四散飄蕩。猶蜉蝣然。徐察之。白毛蒙茸。上開而下合。合處粘種子。種子重而毛輕。

輕。可以擧重。憑風而散。所以種子遠播蕃衍。此理見于植學書。今覺信然。過越谷驛。驛中煙火蕭條。不見大小驛亭。過一橋為大澤。驛長等皆居焉。不知越谷之名獨顯。而大澤之名不甚顯。何耶。夕入糟壁驛。聞米倉侯次焉。蓋侯代帥府朝山進香者。傔從絡繹。驛吏趨走。街上不留纖塵。通驛女子概多盛飾。予等元欲下宿于此。顧侯伯所次。客館填咽。不便同舍。予輩乃越驛行。未半里。日既落山。淡月在天。驛夫散徭。荷杖行歌。過客聞之。不覺觸起旅思。宿杉戶驛。

十四日。飯罷登途。陰翳甚於昨日。勃姑鵓舅。遠近相

和。渠水中蛙鳴閣閣然。加以草際陰蟲之聲。野趣淒絕。將近幸手驛。望見路傍列植柳樹。似樹隨行而移。而遠樹則未移。其遠樹即微移。更遠者全不移。星學書中載金星逆行事。揆其理。蓋與之同也。有渚曰秀活。有橋架焉。過之則幸手驛也。驛盡。僦馬跨之。又過出羽茂呂二橋。右盼一長堤。即刀禰堤也。有二道。左即官道。經中田。過刀禰川。所謂房川渡是也。栗橋驛有關津。其南伊坂村有源廷尉妾靜女墓。光了寺為其香花院。相傳。廷尉與賴朝不協。東奔奥羽。靜女追之。至栗橋。聞其遺害。憂憤成病。死而葬于此。故栗橋

舊有此寺。後避河害。遷中田。今猶藏其舞衣。紺色繡雲龍。頗奇古。係後鳥羽上皇雩祭之日所賜云。予欲一觀。然此行不持路引。恐為關吏所阻。且以其道較迂。不果往。右道即間道。兆為抵筑波山之道。臨刀禰支流。刀禰川世稱坂東太郎。薄海以內。容水最多。推此川為首。故稱太郎。其次[illegible]川。稱筑後二郎。其次則吉野川。稱南海三郎。太郎二郎三郎。猶言伯仲叔也。予燥髮涉三郎川。弱冠西游。又涉二郎川。而今始見太郎川。游漾浩汗。莫測其深。宜彼二川之俱屬弟輩矣。水源在上野文珠山。至埼玉幡羅南。別為故刀

禰。至關宿為二派。今所臨即其支流。遝武總二州之界。至行德入海。廣尚不下數百十間。渡之而左。經田隴邑聚間。再上堤。則其經流。水勢更大。舟楫相接。經常陸入銚子海。又渡之上岸。得村曰大山。有巨浸。蒲葦獵獵。荇葉浮水面。田字草欲花。路通沼中。廣數尺。左右皆遠水。窅然無人。鷄犬之聲不聞。沼盡而村。村盡而原。雉啼荆榛中。鷕鷕然。可三里。始與官道合。有獨葉松一株。令馬夫拾墜葉數針。拈而視之。無一為釵股形者。路左有沼。產蓴。其凍附枝葉間者。多于他處之蓴云。至古河。路平如砥。夾道古松整列。宛如在

畫圖中行。地多桃林。想花時應滿目紅雲絳霧矣。古河為土井侯采地。街衢稍整。左見粉堞隱現樹間。蓋其治城也。憩于一酒肆。此地多古墓。大堤村鮭延寺。有鮭延義綱墓。義綱最上氏臣。稱越前。以勇聞。嘗以其兵四十五人。與上杉氏將直江兼續兵八千餘人戰。破之。最上氏亡。乃仕古河侯。死而葬于此。故以氏名寺。寺又有熊澤了介及妻矢部氏墓。御所沼有足利成氏墓。永仙院有足利晴氏墓。迂路故不往。至野木驛。為總野之界。野木本作野毛。兩野州舊名上下毛野。若曰毛野。或非無理。而顛倒其語曰野毛。不知

何故也。過眞間田驛。至小山驛。驛北有小山判官故墟。又不往。至新田。日已晡。然驛亭荒陋不可舍。更行里許。暮夜達于小金井驛。適內藤侯次焉。蓋亦朝山者。驛中喧閙。一如米倉侯之次糟壁驛。然予等既疲。前驛又遠。不耐鼓勇前行。乃囑驛吏。覓一托足之處。驛吏導至一店家。幸無他客雜沓。浴罷就睡。夜半有物壓衾。蹶起則燈火微明。見一鼠跳下。隨取木枕壓殺之。陰類惡物。攪人夜眠。得禍宜哉。

十五日。霽。意今日亦當雲陰解散。不齎雨具而發。比近石橋驛。微雨忽至。杉樹兩行。枝葉蒙密。曉煙糢糊。

雨緜皆綠。古詞中有杉雨字。昔游高良山遇雨。用二字入詩。爾日游狀。恍如再現。出石橋驛二十九町。有多功村。至此雨珠寖大。投路傍人家避之。因路泥濘。濕透麻屩。買桐屐代之。此地民家多製瓜緜乾為生者。出匏瓜極大。其殼濩落。若康侯之瓠。人家多懸諸戶賣之。秋帆高島先生。嘗用此瓠。刳其腹。安小銅爐於中。蘊火。以手摩挲。熱不傷掌。如親人膚。蓋亦出此地者耳。行里許。憩于雀宮驛。有雀宮故名。古河亦有雀宮。並祭藤中將實方。聞祠宇頗陋。不往。二里許。抵宇都宮。為戶田侯采地。街中貨物饒阜。非復後之諸

驛比。路岐左可抵鹿沼諸邑。取右路。路又岐。右抵奥州。左上日光。逆旅櫛比。每戶蓄妓。投街角一旗亭。午飯而出。近邑產石。石質鬆脆。剗削不太費力。作板長可三尺。濶一尺。邊與邊相接。釘貫之於壁。三和土補其罅隙。富商倉廩皆用之。又以蓋屋代瓦。里許至野澤村。茅茨數椽。路外多曠原。原上雜樹。參差點綴。望之如薺。杜鵑花方盛開。多赭黃色。里餘抵德次郎下站。更行則中站。又行十四町為上站。蓋本皆一驛。分為三站。每站二聚。三站按月輪當驛遞差務。而中站煙火較繁。然行程記。止載上德一站。土人稱。上德十

數年前罹燹。至今未能復舊觀云。是夕投驛長福田氏。館舍廣可容百許人。而吾儕兩人。相對默坐。一燈熒熒。蛙聲盈耳。就睡後。雨又大至。聞仰板上作滴瀝響。慮漏浸枕席。幸登時而止。

十六日。蓐食而發。行列樹間。四顧雲煙浮動。山岳出沒于其中。秀色撲面。衣襟欲濡。自出都至此。日日陰晦。未有所見。昨入此驛。晚靄四合。至今朝。天將晴。始知已在此中矣。呼路人問山名。不甚了了。但回指背後一帶蜿蜒起伏者。曰高田。右邊直上尖銳者。曰飯盛。迤北層疊迴環者。曰重山。皆最近者。至其遠者。連

亘天末。翦雲平截其頂。高原及靈岳諸嶺。以至西南諸山。高深瑰偉。不可名狀。而又不可數計也。予在都日。有時望富士筑波二山於數十里外。煙雲迷濛之間。不免有漢武隔帷見李夫人之憾。而今也甫近名山。得見雨後晴色。何減明皇以蓮花湯洗楊妃而睨之之樂。顧盼之間。忽起膚寸之雲。五里之霧。瀰漫混沌。無復見一抹之黛。信矣天下之事。可恒也哉。山口村路右有堠子。為日光祠田界。祠田廣袤十餘里。東南至大澤文挾。西至足尾久我村。西北至栗山鄉。而湯原之西。與上毛接壤處。則崇巘深谷。不可窮極。通

計租額可一萬三千石云自此夾道所樹者皆是老杉古碧參天間有數株枝幹排擠與左右聯作一樹者此係源正綱所植路左有碑刻皆讀之其文曰下野國都賀郡小倉村同國河内郡大澤村同國同郡大桑村自此三所至日光二十餘年間植杉路傍左右并山中十餘里以奉寄進東照宮慶安元年戊子四月十二日從五位下松平右衛門大夫源正綱戊子距今茲辛酉閲二百三十二年矣想當時杉苗不過數尺至今則老幹數圍美蔭相連不則行旅之人不為日炙即為雨濡正綱氏之利亦溥矣哉過大澤

驛就馬跨之土俗婦女當馬夫驛外繫馬四十餘疋行客債之者稀聞是歲因物價踊貴雇費倍常近邑之人朝山者比常減三分一云往年趨拜之盛概可想焉抵今市驛一渠貫街有聲潺然清鑑毛髮蓋自靈岳中發源不為旱潦增減左右人家皆就而汲無需鑿井里餘憩于野口村茶肆主人指山上一古杉樹語予曰神護景雲年間八百年所植山中人説未審果然與否聞樹下有大日祠而重蔭横垂掩蓋祠頂不露于外云市中往往陳山中異卉鬻之有石楠花方開吐艶濃艶渾如胭脂而望其稍淡處可方美人醉頰路左有空祠中坐吏胥見過客喚誰何令行人親筆記姓名籍貫蓋因近年諸藩士流多有脱亡間或群聚為刼盜者稱為浪人坂東諸州多被其害幕府特加戒嚴譏察故爾二十町為鉢石驛街中通渠猶今市然惟覆以木板鋪沙土其上當每戸前面鑿方數尺眼汲之凡引溪流為渠以代井誠便也然地勢成平坡而下其流頗急難免小兒或有陷溺封蓋如此可無患矣左右鋪戸多賣獸皮及盪醃拼參等類皆山中所産且用所出諸木製造各種器具故如鏇匠漆工寔繁有徒通衢十三町街盡有大谷川

朱漆橋架焉稱曰神橋設柵鎖之別有一橋以通往來其下亂石峅崿溪流湍悍為雪為藍其源滙中禪湖而下至此與稲荷川合下注絹川踰橋又有邏卒數人詰客取具姓名放行沿溪而上至善女寺谷敎光坊投宿先是高島氏為致書先容主事人接以禮因寮席客已滿著一僧送予等囑南谷守光坊接待遠近老幼來舍者數十人臨食皆集一席嗽聲雷震主僧別掃一室以延予等乃卸旅裝浴訖供伊蒲膳間此間客舍值祭會令游客一體持齋況如予等既舍僧家宜當隨喜者也

十七日。夙起開戶。杉樹上半隱霧中不見。蓋亦雨兆也。飯罷。有導夫者來坊。引寓客至各處游觀。予亦隨之。至神橋。躡石磴而上。先謁東照宮廟。有石門。以花岡石造。元和四年。筑前侯所建進。其左有五層浮圖。若狹侯所造奉。大門左右安金剛像。門內有神庫。庫楣刻象。黑白各一。導夫曰。此係左甚五郎摸狩野探幽畫所雕刻。有石造盥盤。蓋以銅瓦。四隅石柱各三。通刻雷紋。係肥前侯所獻。再躡磴而上。左右石闌悉刻獅子。有佛經輪藏及鐘鼓樓。又有朝鮮國所獻鐘。和蘭琉球所獻燈缸。並極奇巧。本地堂安樂師像。仰

板畫蟠龍。徑四丈許。狩野永真所筆。陽明門扁。東照宮三字。為後水尾天皇宸翰。楣梁椽桷。遍刻人物草木。飾以金碧。仰板有探幽畫龍。門用外蕃異枝。故稱之曰唐門。鏤刻畫彩。俱極精緻。左右護屏。又刻百花禽獸。入觀神宮。結構高敞。彩繪妍麗。實為瑰觀。瞻拜而出。次觀日光權現祠。又謁大猷廟。廟壖有阿部豐後守忠秋墓。廟後一丘。有梶左兵衛督定良墓。至此與導夫及同寓人別。與信叔取瀧尾道行。瀧尾神祠祀田心姬命。樓門扁女體中宮四字。相傳。僧空海所書。所謂日光三神者。一為本宮。祀崇神天皇長子豐

城入彥命。二為新宮。祀大己貴命。三即瀧尾也。登行者堂。巖下安樂師像。水自石罅滴下。曰能已眼疾。蓋其水帶塩若礬也。盤旋而下。下而又上。至三本杉。三本杉者。三神所憑云。有鐵塔。高丈許。文明二年所鑄。祭儀將未牌始。士女提攜滿路。會雨至。霏微不止。就杉蔭而立。忽聞喝道聲。輿丁舁門主輿來。至新宮前而停。權現祠前設假棚。僧十餘人。赤衣白袍。背帶小刀。環坐誦經。一僧起舞。有頃。一僧更代。稱謂延年之舞。舞罷。輿門主歸。已而見白衣裳者。蜂擁而來。共持一大樹枝。摘葉折枝。投之於路左右。士女爭拾之。曰

得之者得福也。土人曰。神輿將至。乃至石門下觀之。前徒左右兩行。各為一隊。每隊百人。有執矛者。有執銃者。有執劍者。有執杖者。又有執幡者。有廟官乘馬者。有童子服古繡衣冠者。有樂師行合奏者。而金章燿燦。緋絨照灼者。則三神輿也。神輿至御旅所。供食之儀畢。而後各返其宮矣。凡樓閣之製。祭祀之儀。不遑縷述。此其大略耳。返寓而雨益甚。同寓人將出觀寂光瀑。慫慂諸客。予等以欲有中禪寺之游。却不從焉。庶養足力。蓋逐麋之犬。不復顧兔也。

十八日。雨仍不止。導夫請從。顧予等攜有山志諸書。

不煩若輩一一指示。凡導夫所嫻。止于神祠佛宇之類。吾儕志在山水之勝。究不如自由縱觀之為愈也。笑而答曰。昔勝道上人入此山。孰導者乎。導夫出。領衆客去。予與信叔。故落後而行。過原街。左瞰大谷溪溪上雲煙。呑吐連嶂。極其變幻。過蓮花石街。街中有石碧色。相傳。勝道曾憩此石。街盡。路左折而下。有大日堂。庭中池水瀠洄。清淺可掬。草樹葱蒨。與之相映。其下大谷奔流。亂石林立。一壁小景。佳境也清瀧村有權現祠。路岐。左抵足尾。右則上觀音祠。可繞出于中禪寺。乃取右路。過水澤村。有阪曰牛王。行半里。抵

回馬村。至此例禁牛馬登山陟嶮。故土俗稱此處曰馬返。乃憩息于一茶肆。見盆栽異卉。問之曰白根葵也。三四月着紫花。此時花已謝矣。嶺頭有白根山。葵産于此。沿溪而上。流益峻。山益峭。樹益老。石益醜。路愈轉。境愈勝。信叔云。大抵姿態。似豐之耶馬溪。而局面較大。晃岳之奇。蓋萃于此。徑穿亂石間行。舉趾寠高。山嘴錯襍。縈紆宛轉。越溪橋三。自橋上臨下視。飛沫濺衣。不可久立。時經陰雨連日。水勢殊壯。仰觀兩山壁立。又有一峯。崛起于前。右山最峭絶。懸崖數百丈。上齙下瞘。石皺奇怪。橫裂直紋。不可具狀。雲霧忽

起。抹去崖根。只露出上半。浮游飄忽。山動石走。為之凝睇。如觀影戲。路自此直上。稱為中禪寺東門。有女人堂。凡婦女子拜香。至此為限。攬禁入山。磴路盤曲。一旋一高。山路之險。亦始于此。山隈高低間。杜鵑花盛開。紅紫紛然。此時山櫻方華。山梁有異禽。鳴相和。聲丁丁如伐木。不知何名。又聞慈悲心鳥聲。不見其形。世傳。此鳥惟此山中有之。似鳩而小。毛彩多異。其趾四指。前後各二。或曰杜鵑類也。慈悲心者其音。猶鳩鳴布穀云。過山脊。兩崖陡峭。下臨深谷。間有架棧路處。行人惴惴焉。如蹈劍鍔。此為劍峯。見一瀑懸于

霧中。蓋方等瀑。左有白絲瀑。而此日雲煙封鎖。無由得觀。憩于路左茶肆。稱之中茶屋。二少年當爐瀹茗。待客解渴。距中禪寺尚二十町。路泥滑甚。不少儆則跌倒。扶木代杖。躡木頭而登。氣息欲絶。汗浹項背。抵不動堂。始得平坦。是為大平。滿地斑篛叢簇。高殆没人。萬木未春。枝懸女蘿。蒙蒙如老婦披髪不梳。雨灑其間。響如墜雹。蓋以樹無嫩葉。淋濡女蘿。下撲斑篛而然。左取小徑。行數町。穿深莽。遇大木枯僵橫路。廻避而行。漸聞殷殷之響。林開而崖絶。下瞰飛泉一道。懸瀉而下。墮雲霧中。不見其所底止。是為華嚴瀑。崖

路危甚。雨中泥滑。恐一失足。冒垂堂之戒。欲下而止。再行深莽中數町。自林隙望右方。煙波淡遠。岡巒迤邐。知其為中禪湖。一名南湖。闊一里。長可三里。凡湖以二十五町為一里云。澄碧如磨青銅。淨沙可以指數。就而嗽之。冷沁齒頰。聞湖中不產魚鼈。隆冬冰凍不合。不知誠然乎哉。有小嶼。名上野嶼。至湖上。覺眼界益空闊。廬舍數十。茶肆六家。臨水開軒。入而倚欄。水氣與山氣。共來襲衣襟。倏生寒栗。乃呼酒取溫。一飯而出。謁三社權現祠。及其別宮。別宮即中禪寺。初勝道以神護景雲元年四月登此山。路險雪深。雲霧

日光紀游　十三　吾園藏版

晦冥。困頓于山腹間。經三七日而返。天應元年四月重登。未得造山而止。二年三月。又抵山麓。讀經禮佛一七日。裂裳裹足。背負經像以登。信宿始至湖上。葺一草菴。復禮誦三七日而下。延曆三年三月。帶從其徒。定錫舊菴。砍木為舟。泛湖游眺。探勝既遍。撰第一地。建一伽藍。名曰補陀洛山神宮寺。一住四年。七年四月。更遷北岸。今中禪寺所在。即此。事詳于空海所撰碑文。寶永二年。以古碑已泐。更建銅碑於權現祠前云。沿岸有船三隻。聞為巡拜湖上諸祠用。每歲夏時。許人登鬒髮山。道俗結社。齋戒四十八日。以七月朔登中禪寺。更齋七日。方可詣嶽。當此時也。挙數十廬舍及茶肆。招留信客。悉皆填滿。其數通計二萬。行者詣嶽而下。方可遍謁湖上諸祠。此時一過。客跡稀踈。操舟者無以為業。故自横耳。行里許。背湖入林。有一茶肆。稱地獄茶屋。渡杠而右。有窟。此為地獄。又有骨堂。即藏勝道遺骨處。皆不往。思龍頭瀑應在不遠。然不見峭壁。意疑而止。越一岡。岡多白樺樹。樹皮猶塗粉然。蓋可作炬。路傍草。品類如生山下者。而矮小殊甚。行摘異卉。夾所携山志中。須臾每頁殆遍。岡盡而下。為赤沼原。原上瀦水四周。其水清澄。而底則血

日光紀游　十四　吾園藏版

色。故名赤沼。相傳鴻荒之世。山神與赤城山神戰處。故又名戰場原。方可二里。絕不見坳垤。多枯樹枯草。惟四山林麓間。多落葉松。蒼翠如沐。當面遥見一山。如懸匹練。及天風颯然。雨止霧開。則其上諸峯凝白。不可指數。以為瀑乎。不當有如此之多也。及行盡赤沼原。再入山中。前所見如懸匹練者。係所謂湯瀑。而諸山之斑白者皆雪矣。四山至此合沓卓立。如鐵步障。中有一泓水。名湯原湖。老木横路。蒼苔數寸。叢陰殘雪皎然。行掬而嚙之。一路所見。深沈杳絕。實羽客山魅之所窟宅焉。路一轉。忽覺腥臭撲鼻。不知何物。

復轉則更有一湖。紺碧中別成乳白色。硫氣勃勃上騰。風捲之四散。蓋水中有温泉涌出也。湖上有客舎數區。店主人家於鉢石。每歳四月八日。來此開店。至八月九日散。一切器具。委置于中。閴室而去。以無盜也。昨有一客宿焉。予等今日至。為第二流。次而來者。見共有十數輩。浴自在湯就睡。是日所游。始則溪山蒼秀。次則湖波瀇遠。又次則原沼杳絕。大勢已三變。而湯原則更極幽邃。予平生所經山水不為不多。然求與今日所見相髣髴者。不可多得。枕上回想。亦足以自樂也。夜方半。起溺。山氣蒼寒。星斗燦爛。可卜明日之晴。大慰游悰。

十九日。開戶。山翠入座。冷氣襲人。諸巓殘雪。得晨曦爛然。蓋當西壁立者為温泉岳。其下有蓼湖。次南石山戴土者為赤巖。其下有彌陀湖。赤巖之趾。與北山相接處。坳如可越者。為金精嶺。其次嶄然岑蔚為前白根。而與白根則在温泉之南赤巖之後。故未能即目。白根即白嶺之訛。以四時戴雪得名。以為此間高峯。而鬒髮則一州之最高峯。而其巓不見雪。人或疑白根卻高於鬒髮。殊不知鬒髮雖比白根甚高。其巓平圓。渾然無向背之差。雪積之厚。與太陽暴之之力並齊。是以夏日無雪。如白根諸峯。㠁斜拳曲。雪凝深壑。而日光未能及。以故難消。二山之有雪無雪。關山勢之向背。非關其高下也。飯後遍尋諸湯。湯戶刷印湯泉圖。及温泉効驗畧記鬻之。云某湯利某病。某瘳金瘡。某愈眼疾。然査覈水質。元非易事。其所載未足深信也。攄山志所載湯泉九所。一曰河原湯。以近湖得名。湖漲則涼。不可以浴。湖涸則温涼適體。二曰藥師湯。三曰姥湯。色黑沫濇。四曰瀑湯。皆過涼不堪浴。五曰中湯。六曰荒湯。皆過熱。七曰篠湯。八曰御所湯。九曰自在湯。皆屬温涼適體。諸湯水色。率多渾濁帶硫礬氣。獨自在湯。清澄無味。竹筧引湯。過久則熱去。筧則涼。所以名自在焉。予等擬以此日下山。昨有患足者。乘籃輿來。舁夫苦于回空。來請賃歸。許之。乃與信叔交番而乘。穿深林。渡遠谷。不異康莊。脫非習慣之久。抑難能也。經赤沼原。霜華滿路。瀦水結冰。舁夫以杖叩之。作冲冲聲。命摘櫻花視之。纖小如綫。亦因深山氣候異也。原之三面。鬒髮山太郎山大小真那子山月山寺。疊巘插天。環抱映帶。唯其南一面。連岫差低。其為沿湖諸山可知也。入林越岡。至龍頭瀑上。乃下輿。披榛莽。躍溪石。攀巉巖而望瀑。蓋本湯原湖

之水。一為湯瀑。而墜。墜而又流。至此為龍頭瀑。瀑以純石為底。石齟齬出沒。絶無平處。其水奔騰激跳。貫穿而下。如行如止。如動如靜。忽疾忽徐。忽起忽倒。悍然而去者。死士之赴敵也。沸然而騰者。汗馬之蹴旗也。已而進一大巖。分為二派。右墜深淵。左循澗而瀉。亡幾。又合為一。亦猶兵家之分合奇正。鬭亂而不可亂。水之變極矣。過中禪湖上。湖波與天日輝映。澄鮮艶冶。蓋昨日則雨奇。而今日則晴好也。憩于湖上茶肆。再過華嚴瀑。躡樹根。捫藤蘿。以下至危崖傾仄處而止。憑一枯株以窺下。不覺毛髮森竪。試投拳大之

石。比其落潭。續投五塊。作連環掛。其遠可知。中禪湖之水。汎濫渟蓄。從此一方瀉下者。約七十尋。勢如百雷爭轟。萬弩齊發。驟雨急雪。未足以擬之也。懸崖之木。澗草石苔。皆有怒容。與瀑相映發。瀑之下有鉅巖。錯出柔水。水碎為霧。日照之成五色彩虹。數十巖燕。貫虹來去。凡瀑宜仰望。而不宜下瞰。宜正對。而不宜側向。而今不免側面下瞰。殊為可憾。間迂路可至潭上。然升降必須半日。故去沿原路。再乘輿而下。雨後阪路泥滑。恐舁夫或傾跌。乃不轉側。又不游目。將至劍峯而輿暫停。右顧小瀑一綫。是為白絲瀑。左觀般

若方等二瀑。方等一折而下。聲勢較壯。般若則一小瀑耳。然其水平鋪而散。如白玉簾。蓋瀑上之石平滑故然。午飯于回馬村。供麥飯。磨薯蕷入羹。又摘山蔛菜葉為葅。淡不可茹。然為此間常供之品。除此則無可食。至水澤。散遣舁夫。左折入山。此為往阿含瀑之路。凡觀瀑常對面。惟此瀑反觀裡。故俗稱裡觀瀑。泥行里餘。見溪橫前。即瀑之下流。渡溪有一小亭。自亭後上山。崎嶇特甚。八町而降。峭壁斗出。畧如注茶酒器之口。而溪水瀉焉。成弧形而後下。其下崖石內刳。橫通綫路。可達前岸。游人在崖腹觀瀑。懸瀑距人僅

數尋。宛如猛雨中觀簷溜。皮日休詩將泉作水簾。當亦爾爾。其西又有飛泉一派。緣崖瀉懸。其上亦有瀑。但不甚高。乃返。路循山麓。有牧馬十餘。見人來。相將逸去。經久次郎村。入原街妙道院。有五公墓域。五公者。堀田加賀守正盛。阿部對馬守重次。內田信濃守正信。三枝土佐守守重。奧山左衛門安重也。猷廟薨時。皆殉焉。而葬于此。守僧修常念佛法。打鐘讚連日夜不絶。夫殉者。非中道也。然諸公勇決。視死如歸。亦可以見古人重義尚武之風也。渡大谷川。左顧山腹。有閣。稱靈應。想登眺可呼一快。以憊甚而止。入慈雲

院。石佛極多。令人生厭心。然溪上之石。淺碧光滑。不假彫琢。此則可觀。隔溪有數仞鉅巖。上戴叢樹。樹間安置不動尊石像。向巖壁如削處。刻有梵字。譯為憾鋡。憾鋡者。蓋不動之義也。僧晃海所鐫。晃海者天海弟子。世俗以為僧空海揮筆所作。蓋以晃與空音相近而誤耳。鉅巖之下。潭水拖藍。深不可測。此曰憾鋡之潭。流觀畧遍。乃歸寺寓。寺中蒼頭語予曰。昨夕衆客皆返。而獨君輩未返。殆將遣人四出。以蹤跡君等矣。

二十日。雨。微恙。不出。蓋入高寒之地。不携副衣。為嵐瘴所侵。重衾温覆終日。

二十一日。雨止。此日頭重岑岑。同寓人又出觀寂光諸瀑。信叔亦俱往。而予獨留。比歸問游狀。無他異聞。蓋此等瀑。未必無可觀。而同一自高處墜下之水。別無言語文字可形容者也。

二十二日。辭告別小寓五六日。雛僧幼僕。相馴無猜。臨別有惘惘之色。下至今市。跨驛馬。取捷徑。杉林礙日。泥濘淋漉。馬步亦窘。至石橋驛。見一山抱驛回環。峭絶無所依附。土人稱之曰城山。相傳石橋將監所居焉。左顧田隴中。土饅頭纍纍然。中有一塚。虎落護之。其藩士遇其藩侯與日光祠事有責。乃引為已罪。自刄而死。葬于此云。更行三十町。為文挾驛。二里餘涉黑川。抵鹿沼驛。驛較殷繁。土産麻苧。多素封家。然沿街逆旅。概屬青樓。非我輩歇宿處。街將盡處。一店家賣蕎麪。就而喫之。偶翻所携澤弟侯漫游文草。及米良子庚日光紀行。有鹿沼驛宿鈴木氏事。因訪其家乞宿。主人出迎。置酒款待。蓋其家奕世喜學。傍耽韻事。煙華界中。只有此一家。宜矣古今文學之士多主之也。夜大雨如注。

二十三日。晴。晏起而發。四里至壬生。為鳥井侯釆地。

予病未瘳。苦惡風。即下歇。

二十四日。晴。至小田驛。即原路。飯于古河街。僦驛馬而行。諸村農家。方收油菜子。連枷打之。子悉落。其稭浮起如丘。烈火焚之。爆聲震野。刀禰堤上遙見西方一山。黑焰沖霄。蓋火山之所噴。意知為信之淺間山。刀禰漫流平岸。帆檣相接。夕景如畫。宿幸手驛。

二十五日。微雨。諸村乘雨揷秧。瀰望如翠毯。晩入千住驛。過煠鱔家。數日住僧家茹素。即逆旅亦不過枯魚。至此甫得果腹飽飱而返寓。此行元擬上日光之後。從鹿沼經橡木佐野天明諸邑。過足利觀古學校

址。拜孔聖像。以途次偶病不果。為可憾甚。顧人世多故。心事易違。不知何日再補此缺陷也。

所貴乎游記。與其文也寧質。與其簡也寧詳。要使人有足踐其地目擊其勝之思也。此編。使未抵日光山者有足踐之思。使既見今日之日光山者有目擊昔時之日光山之思。以質而詳也。謂之游記上乘而可矣。

辱知　南摩綱紀拜觀

十餘日之游記。而其中則寫景考古記事。無一

不備。文筆則煙雲變幻。波瀾雄濶。步步引人入勝。非志在煙霞胸有邱壑者。曷克臻此。當與前賢並駕齊驅矣。

張滋昉拜識

明治十八年四月十五日版權免許

著述兼出版人　東京府士族　從四位細川潤次郎

神田區駿河臺北甲賀町壹番地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五輯

地理

[General Information]
□□=14664130
SS□=14664130